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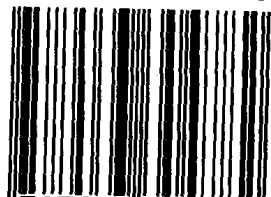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3/06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一七冊目次

## 子部·儒家類

家誠要言一卷

〔明〕吳麟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

讀書劄記四卷

〔明〕喬可聘撰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七年刻本

.....六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稟義二十二卷

〔明〕林胤昌撰 張拱宸等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刻本

.....九三

消閒錄十卷

〔明〕成勇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間刻本

.....二五一

顏子繹五卷(存一卷)

〔明〕張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〇七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二卷(一)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四二七

# 家誠要言一卷

〔明〕吳麟徵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家誠要言一卷》提要

## 家誠要言

明 海鹽吳麟徵齋著

進學莫如謙立身莫如豫持己莫若恆大用莫若畜  
母爲財貨迷母爲妻子蠱母令長者疑母使父母怒  
爭目前之事則忘遠大之圖深兒女之懷便短英雄之  
氣

多讀書則氣清氣清則神正神正則吉祥出焉自天祐  
之讀書少則身暇身暇則邪閒邪閒則過惡作焉憂  
患及之

學海類編 一 家誠要言

一行齋

通三才之謂儒常愧頂天立地備百行而爲士何容恕  
己責人

知有己不知有人聞人過不聞己過此禍本也故自私  
之念萌則劇之譏諷之徒至則卻之

鄧禹十三杖策干光武孫策十四爲英雄所忌行步殆  
不能前汝輩碌碌事章句尙不及鄉里小兒人之度  
量相越豈止什伯而已乎

師友當以老成莊重實心用功爲良若浮薄好動之徒  
無益有損斷斷不宜交也

方今多事舉業之外更常進所學碌碌度日少年易過豈不可惜

秀才本等只宜閑修積學學成後四海比肩如馳逐名場延攬聲氣愛憎不同必生異議

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熟讀經書明晰義理兼通世務世亂方殷入股生活全然冷淡農桑根本之計安穩著數無如此者詩酒聲遊非今日事

纔能知恥即是上進

學海類編 太 家藏要言

二 行詣

鳥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

男兒七尺自有用處生死壽夭亦自爲之

語云身貴于物汲汲爲利汲汲爲名俱非尊生之術

人心止此方寸地要當光明洞達直走向上一路若有

齷齪卑鄙襟懷則一生德器壞矣

立身無愧何愁鼠輩

打掃光明一片地囊貯古今研究經史

豈可使動我一念此七字真經也

功名之上更有地步義利關頭出奴入主閒不容髮

少年作遲暮經營異日決無成就

少年人只宜修身篤行信命讀書勿深以得失爲念所謂得固欣然敗亦可喜

對尊長全無敬信處朋儕一味虛僞習慣既久更一二

十年當是何物

交遊鮮有誠實可托者一讀書則此輩遠矣省事省罪

其益無窮

人品須從小作起權宜苟且說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

學海類編 太 家藏要言

三 行詣

壞矣

制義一節逞浮藻而背理害道者比比大抵皆是年少

姑深抑之吾所取者歷練艱苦之士

多讀書遠觀今古可以免憂

立身作家讀書俱要有繩墨規矩循之則終身可無悔

尤我以善病少壯懶惰一旦當事寄雖方寸湛如而

展拓無具只坐空疏鹵莽秀才時不得力耳

邇來聖明開學日夜不輟講官蒙問雖多不能支東宮

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皇上語閣臣回東宮又荒



疏四五日矣汝輩一月潛心攻苦能有幾日欲望學問之成難矣

士人貴經世經史最宜熟工夫速段作去庶幾有成器量須大心境須寬

切須鼓舞作第一等人句當

真心實作無不可圖之功

竹帛青史豈可讓人

不合時宜遇事觸念此亦一病多讀書則能消之

忠信之禮無繁文惟輔質仁義之資不廣儉以成廉

學海類編

家訓要言

四

行誼

海內鼎族子姓繁多爲之督者其氣象寬衍疏達有禮法而無形畛有化導而無猜刻故一人篤生百世弟鬱以醞釀深而承藉厚也水清無魚牆薄亟裂車鑑不遠尚其慎旃

莫道作事公莫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朶插在人家

聽非議莫恃榮其牢莫恃打算備恨不繫君雙眼睛

而在家堂看興廢

家之本在身佚蕩者往往取輕奴隸

家用不給只是從儉不可攪亂心緒

四方兵戈雲擾亂離正甚修身節用無得罪鄉人

疾病只是用心于外碌碌太過

家門履運正當蹇剋跬步須當十思

處亂世與太平時異只一味節儉收斂謙以下人和以

處眾

生死路甚仄只在寡欲與否耳

水到渠成窮通自有定數

治家含節儉別無可經營

待人要寬和世事要練習

學海類編

家訓要言

五

行誼

四方衣冠之禍慘不可言雖是一時氣數亦是世家習于奢淫不道有以召之若積善之家亦自有獲全者不可不早夜思其故也

憂貧言貧便是不安分爲習俗所移處

孤寡極可念者須勉力周恤

近來運當百六到處多事行過東齊往往數百里絕人

烟緡紳衣冠之第僅存空舍河南尤慘一省十亡八

九江南號爲樂土近亦稍稍見端後憂患更不可測

凡事循省收斂節儉惜福惜財多行善事勿苟圖利

益勿出人縣門勿爲門客家奴所使勿飽食安居晏寢自鳴得意

厚朋友而薄骨肉所謂務華絕根非乎戒之戒之世變日多只宜杜門讀書學作好人勤儉作家保身爲上

早完錢糧謹持門戶

兒曹不敢望其進步若得養祖宗元氣于鄉黨中立一

人品卽終身村學究我亦無憾浮華鮮實不特傷風

敗俗亦殺身亡家之本文字其第二義也

學海類編 八 家誠要言

六 行詣

人情物態日趨變怪非禮義法紀所能格化宜早自爲

計

若身在事內利害不容預計盡我職分餘委之天而已

陳白沙先生云吾儕生分薄于福敢求全三復斯言自

可不肉而肥

家業事小門戶事大

人心日薄習俗日墮身入其中未易醒寤但前人所謂

要事以爲殷鑒

惡不在大心術一壞卽入禍門

姻事只擇古舊門坊守禮敦實之家可無後患

本根厚而後發每舉寬一分卽積一分之福撥之

天道隨之入貴往往而合

遇事多算計較利惡錯錯其過甚小而積之甚大慎之

慎之

茹荼歷辛自是儒生本色須打清心地以圖大業萬勿

爲瑣瑣縈懷

一念不慎敗壞身家有餘

世變彌殷止有讀書明理耕織治家修身獨善之策卽

學海類編 八 家誠要言

七 行詣

仕進二字不敢爲汝曹願之况好名結交嗜利召禍

乎

游談損德多言傷神如其不悛誤己誤人

官長之前止可將敬不可逐羶

居今之世爲今之人自己珍重自己打算千百之中無

一益友

俗客往來勸人居積諛人老成一字入耳虧損道心增

益障蔽無復向上事矣

右吳忠節公家誠全文見遺案俱宜邸家書也公子仲木氏蕃昌節輯其語傳之當世名曰要言言言隋要非公之閱歷深見義晰未易幾此仲木故出山陰門下申酉以後益刊落紛華親賢樂善矩法古人居嗣母喪不勝毀瘠未祥而卒年止三十有五惜乎志業不究然無愧爲賢父賢師之後也已

家誠要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吳麟徵撰麟徵字來皇號磊齋海鹽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亡殉難

世祖章皇帝賜諡忠節事迹具明史本傳是編皆麟徵居官時寄訓子弟之書其子蕃昌摘錄其語輯爲一帙故曰要言蕃昌字仲木劉宗周之門人也

讀書劄記四卷

〔明〕喬可聘撰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書劄記四卷》提要

之力無朋友講習之功兼衰殘潦倒舊學  
消忘夙心掃地驗諸身心學未嘗有諸已  
也管窺蠡測若存若亡夫學未實有諸已  
誠如朱子所云自家一箇渾身無處着雖  
三魂九魄亦不知下落而欲高談性命之  
理不亦遠乎因惕然自懼浩歎生平無用  
八十無聞有媿而已  
時戊申三月一日柘田逸農年八十書  
於畱耕堂



讀書劄記卷一

柘田逸農喬可聘聖任甫著

男

蓋萊遇英

校

周子太極圖論無極太極二氣五行乾道坤道之理說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行感動可見人之生生於理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正此理也人心不失此理方不虛生罔之幸而免君子修之不失此理庶無忝所生故曰吉小人悖之失此理有忝所生故曰凶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人之所以爲人者此理而已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言人之所以始所以終所以生所以死者此理而已善乎朱子之言曰周子著太極以明道體直指出中正仁義四字使人求之日用之間若曰理雖精微無形象可指工夫只在中正仁義非是別有本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氣行而理亦行朱子說理極精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無極之真理也二五之精氣也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陰陽是兩物乎羅整菴嘗疑之朱子亦云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整菴曰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

紐萬物之根抵也耶

薛敬軒曰太極動而生陽且從動處說起其實動自靜中來觀右半陰中之陽可見靜又自動中來觀左半陽中之陰可見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張子所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於是可見此段說理最明白

敬軒曰以太極圖反求之身心動靜之閒無一不合又曰讀太極圖說句句體貼向身上看自有無窮之味又曰說太極馳心玄妙而不知反求諸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最切實可味

太極也是箇理一分殊朱子語道體渾然一致而精

麤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燦然於其中非理一分殊而何

通書皆發太極之蘊而未言及太極太極圖明一理陰陽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五行散爲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

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讀了幾遍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噫朱子可謂善讀通書者矣

大學自正心誠意說到治國平天下合內外之道也中庸自獲上信友歸重誠身明善合內外之道也或云正心誠意如何能治國平天下不知此是實理

正心誠意未易言也是聖人地位世無聖人不見如此效驗果能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喜怒哀樂未發中已發和致中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其於治平何有只看那舜居深山之中木石居鹿豕遊有何功業可見只爲舜能正心誠意自然做出巍巍許大事業來顏子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有何功業可見只爲顏子能正心誠意孟子稱其禹稷同道易地皆然由是觀之便知合內外之道

楊中立疑西銘言體而不言用恐流墨子之兼愛及聞正叔理一分殊之言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遂深信不疑曰橫渠作西銘只是要學

者求仁而已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的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大抵西銘自乾父坤母至顛連無告者一節皆狀仁之體自於時保之至沒吾寧也皆求仁之方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讀西銘着不得一毫私意

破得生死關是學問究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論盡心知性知天而以夭壽不貳終焉周子著太極而以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終焉張子作西銘而以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終焉若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下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

所以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戒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不愧屋漏存心養性盡已性以盡人物之性參天地贊化育之功亦自在

惡旨酒等不過借彼明此要活看不必着迹橫渠之意見得天地閒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其言固爲學者而設亦是分殊理一

敬軒曰西銘大旨欲人克己爲仁

正蒙以太和爲道體胡敬齋謂太和是氣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其實太和是道敬齋多說一層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故聖人定之以中正

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說理甚好程伯子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挑剔出來何等明白正好參看

天命之性太極本然之妙氣聚成形遂爲氣質之性人能善反變化氣質則氣質之性卽爲天地之性已氣質之性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造於後學而此未曾說到

性命理也各正者氣也太和氣也保合者理也卽氣卽理卽理卽氣

理之自然也。理之實是。兩人道。天人一理也。

理氣二字惟羅整菴看得最分明。其言曰。理只是氣之理。當於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便是轉折處也。夫往而不能不來。來而不能不往。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有一物主宰於其間而使之然者。此理之所由名也。易有太極此之謂也。若於轉折處看得分明。自然頭頭皆合。程子嘗言。天地間只有箇感應而已。更有甚事。往者感則來者應。來者感則往者應。一感一應循環無已。理無往而不存焉。在天在人。一也。天道惟是至公。故感應有常而不忒。人情不能無私欲之累。故感應多忒。而靡常。夫感應者。氣也。如是而感。則如是而應。有不客以毫髮差者。理也。適當其可。則吉。反而去之。則凶。或過焉。或不及焉。則悔。且吝。故理無往而不利也。然此多是就感通上說。須知此心雖寂然不動。其冲和之氣自為感應者。未始有一息之停。故所謂亭亭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自不容有毫髮之間。此則天之所命。而人物之所以為性者也。故須就氣上認。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言殆不可易哉。

程子性即理也。一語理一分殊。一語真是論性大本。大原發千古未發。可與孟子性善同功。

朱子謂禪家最怕人說道理。楊慈湖說學者胸中常存一理。舍是則無所依。吾儒舍理字不講更講何事。難道視聽言動喜怒哀樂。豈可漫無主宰乎。龜山語羅仲素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意象之表。此語似平淡而實精微。功夫到精熟後。始能為此語細味之。自見。

正蒙六爻擬議各正性命。言六爻各得其所。以當然之理。

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

讀書劄記卷一

本

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謂性命之理。謂之何哉。氣行理亦行。不有理為之主宰。能周流不窮。整菴曰。此段議論最精。

伊川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

聖人觀象畫卦。若有所迫而不能已。撰著命爻分合進退縱橫逆順。無往而不相值。皆氣數自然形於法象。非聖人心思智慮所得為也。

敬軒曰。天地間陽陰是自然之易。卦畫奇偶不過摹寫陰陽之象而已。故亦謂之易。程子曰。陽無可盡之理。陽即乾元之氣也。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闢關之象也。可見易即在已。故動靜語默應事接物。能

合乎理便是學易

邵堯夫天資極高見得天地萬物往古來今道理分

明直截上達情無下學功夫反成侮玩天理

胡敬齋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

着他則與天地萬物隔絕分爲二體矣陳公甫言一

片虛靈萬象存是要將天地萬物強包放胸中本一

體何用強包用強包愈乖離了數語發揮甚透

邵子以象數明易伊川以義理明易朱子明易之象

數兼程子義理三先生有功於易者大矣

敬軒曰須知已與物皆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

萬物爲一體此是本原之說

讀書劄記卷一

七

一息不可不涵養涵養只在動靜語默之間

學者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氣象克已後自見

敬軒曰觀太極圖得一靜字爲處事之本

文中子心在天下亦好但明德之功未至遽欲新民

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甚是

明道去國分明不容於朝自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

不能動人用意忠厚如此卽孔子去魯不欲顯君相

之失意也

以高年篤於進修者衛武公遽伯玉真可法也

舜居深山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

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

而不疑其才其德可謂大矣當其未見知于堯也飯

糗茹草絕無求知於世之心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孟

子摹寫其心若將終身若固有之真淡知聖人者也

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心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

之理雖在外統在吾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

吾心之所發見故聖人以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

外一致心迹無二異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內以

何者而應天下之事哉由其專事於內而遺其外不

考諸迹而專求諸心厭棄事物之理事欲本心虛靈

離內外判心迹爲二本矣敬齋此段議論最了徹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點天

讀書劄記卷一

八

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

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其所見者失

之矣敬齋此段最切實

程子曰見可喜可怒之事着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

聖人心如止水

胡敬齋似尹和靖總是一敬字做成其言曰端莊整

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

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處惺惺不昧精

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

操則存不操何以存不待操而自存原無此理操只

是存養收斂專一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專



一只一敬字貫乎動靜爲操存要法

程子發明心有主一句與學之要只收斂專一便是

有主之道朱子所謂主宰自操自存

存養後方能窮理窮理後又須存養不先存養則心

體昏放大本不立何能窮理若不存養則理無歸着

隨得而隨失矣何能爲我有敬齋此語最醒透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主一若正則平生事心反不寧勿忘勿助乃本

心存處天理妙處程子以與鳶飛魚躍同活潑潑地

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

守敬者吾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

程子曰憊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朱子曰才悠悠便是志不立

孟子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

中知覺此知覺不是外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

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

操存涵養是靜時功夫思索省察是動時功夫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存養久則理自明蓋心無雜擾而本然之善自著窮

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

具於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從此力加

操持省察推廣擴克此便是原頭工夫根本學問

蕩的心都收了許多雜擾的心都一了敬則萬事萬

物之理都在吾身上豈不是約

持敬更要義理來浸灌硬持守不得

人心宰制萬物若馳逐事物是爲物所制也

涵養得這道理熟發便中節

人不學便老而衰若能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故

年愈高而德愈進

心才私便是放心一放便是私

窮理到融會貫通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

慮以窮其理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

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

今人學不會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

窺其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

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盡發窮理則天地萬物

之理卽在此

司馬君實之誠與聖人異由欠致知工夫

敬軒曰爲善須表裏澄澈方是眞實爲善有私意夾

雜其間卽非眞爲善矣

天地不以萬物已生而不生聖賢不以往哲已言而

不言顧涇陽謂文清立言皆往哲已言文清一一反

躬實踐遂爲文清之言

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只是天理人心自不容已而死生存亡非所計也如宋之高宗父兄宗族皆爲金人所害甚至辱及陵寢以大義言之只當以不共戴天爲心而求所以必報其讐至於死生存亡非所當計也若區區爲自全苟安之計則必不能伸大義於天下矣敬軒此論深得春秋之意

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可見人之爲學當於性情上用功

論性不論氣不備有二說性氣不相離專論性不論氣則性無安泊處此不備也性氣既不相離因氣有清濁故性有明暗若專論本然之性善而不論氣則

不知有清濁明暗氣質之性此不備也

知性善則天下之道皆自此出

復爲動之始乾爲動之極始爲靜之始坤爲靜之極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無端如復之初爻自坤之初爻來始之初爻自乾之初爻來陰陽互根此亦可見

士氣關國運士無氣節國勢奄奄殆盡觀西漢末季可見

春秋重民力凡有興作小大必書聖人仁民之意見矣

聖人聞人毀已譽已曾不少動如浮雲過而太虛

湛然

人之爲學若實心爲已日省已過之不暇何暇責人太極圖貫天下之理爲一

家人卦初九曰閑有家悔亡九三家人嗃嗃厲吉上九曰有孚威如吉大率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

春秋辭謹嚴而意忠厚

偏執已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克己之功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之變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天理之當然而已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大本大原語人

讀書紀卷一

三

楊龜山曰人性上不客添一物此言當深玩

薛敬軒曰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止之爲義得矣

放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閒省事

一切外事與已本無干涉而與之擾擾俱忘所以

為心病也惟知止則心自定矣

聽人之言不能辨其是非得失而隨口附和此修己

第一失

程伯子曰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叔子謂所以陰陽者道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之語觀之自見渾然之妙但不須更着所以字

朱子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為直截與伯子之言相合

天命之性無形象可指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

未嘗時無象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言實得之程

門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

養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未發之中須有體認功夫

邵子精於數學因學數推見至理見地亦超然賈誼不離數學未免與理為二三程不甚許之

程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亦是燭見仁體後方可識

此今猶未識仁體便要做的工夫已明是助長了只管翻來覆去將勿忘勿助助騰說不謂佳所望於

後學乎誠欲識仁須實用格物工夫乃可格物云者

脫不得勿忘勿助然便要費纖毫之力是誣也凡

程子之言其於大學或問中者斷不容易真積力久

自當豁然有覺處斯識仁矣識仁固已得其大者然

其間精微處未必能盡故程子又有存久自明之訓

說得都無滲漏以此知吾人為學須要循序漸進好

高欲速不得整齊此語最切當滴水不漏

果於性情上有見則天下之理皆不外此然亦須於

事物上驗過或先於事物有見亦須就性情上驗過

蓋內外只是一理但有纖毫不合便成窒礙所見終

未為的也且吾心之理與人倫庶物之理皆所謂無

聲無臭者也既曰窮理窮理非明其所當明者乎整齊

此語最切近

知幾其神幾者動之微也微者道心而謂有惡幾可

乎故云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云動而無動之云也

而後人以念頭初動當之遠矣周子幾善惡之言言

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惡可盡故曰言

之可見蓋至善也常以至善為主是天命自主常能

慎獨常依中庸常服膺此一善是謂先幾

斯識仁矣

物我同體此仁體也學者須要識仁識得西銘之意

民立命不然必信必果理小人而已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此理然此理不是懸空在那裏  
纔有天地萬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纔有天地  
萬物之氣則此理便全在天地萬物之中周子所謂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  
生陽纔動而生陽則是理便已具於陽動之中有這  
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纔靜而生陰則是理便已具  
於陰靜之中然則纔有理便有氣纔有氣理便全在  
這氣裏面那相接處全無些子縫罅如何分得孰為  
先孰為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若分別得先後  
便偏在一邊非渾淪極至之物北溪陳子此論最明

讀書劄記卷一

五

燕不勝突發諸儒未發

吾人有智慮血氣之運自不能遽與道合非假存息  
斷無頓悟超入之理

心動物也神物也攝之固難凝之尤難象山立大之  
論於凝聚處煞有地步

無靜非靜理靜為靜周子著無極太極主靜自註無  
欲故靜學者須要打疊心源潔潔淨淨欲淨理凝方  
可言靜以然空守寂坐禪入定為靜失之遠矣

開卷不喜聞毀不怒是謂不為萬物役是謂至樂  
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沙所謂見得  
理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今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

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間隔非必觀破時  
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此一段正可見念菴了當  
切實工夫

孟子言怵惕必以擴克繼之言好惡必以長養繼之  
言愛敬必以達之天下繼之今也不然但取足於知  
而不原其所以良致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  
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  
交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  
故多認欲以為理物我倒置故常牽已以逐物念菴  
此語切中談良知者之病

讀書劄記卷一

六

體不談工夫纔指工夫便指為外道此等處使陽明  
先生復生亦當攢眉也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所言何  
事初學下手便說了手話惟恐為工夫束縛但欲圖  
融活發信手拈來無非本色此等議論遂直令龍谿  
輩隨事隨物流行感應等語無處生活

物格則無物者功深力到豁然貫通千緒萬端卓然  
心自開者無非此理一切形器麤迹不能礙吾廓然  
本體夫是之謂無物

困之進人此為德辨為威速夫人處順境易處逆境  
難逆境動見拂違學稍不密怨尤隨之是乃能辨而  
速也伊川自涪潯道氣彌著季通父子怡然就道惟



義理相怡悅絕無湘鼎之憤楚囚之悲西山先生  
血亦無怨尤而不失其所亨者是謂能辨而速也  
白沙云學思不用心用心滋率擾又云但得心存斯  
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少太操持即入把捉學者之病  
助長爲多  
晦菴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無  
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參觀二語可以見有事勿正  
之意  
靜中隱然有物此即是心體不昧處能爲萬變主宰  
此先立乎其大者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  
心言也由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  
一矣今人說着物便以爲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  
外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  
矣此語可味也有之數語最醒快  
理不明則心不靜故理靜爲靜  
高存之曰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足靜中  
作主不得本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工夫未密在本  
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  
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  
久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氣自靜氣靜理亦明  
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延平門下至

嚴立規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靜坐時只將程朱所  
示法門懇求於凡誠敬主靜觀喜怒哀未發氣象默坐  
澄心體認天理等從容默會立坐食息念念不舍心  
氣清澄時便有塞乎天地氣象龜山語羅仲素曰以  
身體之以心驗之驗字最妙高子非以心驗得如此  
豈得見此氣象  
楊復所欲廣師門之傳每對人談本體而諱言工夫  
以爲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張陽和曰本體本無可說  
凡可說者皆工夫也識得本體方可用工工夫明道先  
生言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是也經云理以頓悟事  
以漸修悟與修豈可偏廢哉陽和之學宗良知者也  
作如此見解可謂善學陽明者矣  
時當衰亂禮義消亡政教不明風俗傷敗人之好惡  
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分善惡惟君子以善  
惡爲好惡心有真是衆口不能惑群情不能淆也心  
有真非衆口不能惑群情不能淆也砥狂瀾而持氣  
運世之賴有君子者此耳  
其人果君子與自當愛之親之然居熱鬧之場謹勢  
赫奕亦當處以淡漠所以遠嫌也其人果小人與自  
當撥之遠之然居患難之際光景淒涼不妨稍稍照  
管所以存厚也

陽明先生謂親民即是明德教不倦即是學不厭深  
得孔門俱立俱達學脉孔門之學在求仁仁者以萬  
物為一體成已成物元非兩事

正蒙言中正貫天下之道是語括盡六十四卦之理  
死中正則吉凡不中正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事貴為已胸中有所得便思發露心跡有不明便要  
剖白全是為人若是真實為已自修孜孜不服那有  
閒工夫到此

處事無他至誠而已仰不愧俯不忤至誠也

物各有天然之則格物者因物察則以則還物謂格  
物物如其物無加損也積久而通觸處洞然物格之

謂也

讀書劄記卷一

九

格物即格不令放過久久見到至易簡處所謂豁然  
貫通

有物有則物雖有萬則則惟一未格見物既格見則  
非正人心必不可以治天下非明學術必不可以正  
人心

動靜者時也無動無靜常翕而不離常聚而不散者  
心也夫心無動靜而存心之功未有不靜中得之  
者初學之士未能於靜中得其槩柄而遽欲以其憧  
憧擾擾之私而妄意於動靜合一之妙胡可得乎  
自今猛發一念於心髓入微處討一究竟庶不枉過

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古人之言行有限而吾之日用應感無窮若摹擬於  
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不免有博而寡要之議  
不若反求之一心為易且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言多識非務外求自得於心也又曰擬  
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言擬議於  
一心以成不測之用也若徒一一摹擬於古而不執  
其要則於心終無所得而變化之用分矣

但存心地無諸惡刀劍叢中也立身而況於區區誇  
毀乎若於此處稍動一毫則風急天寒之夜安能當

門立脚

讀書劄記卷一

十

人心之體無動無靜而當生生與天同運直謂之乾  
可也曰復曰無妄皆因動而得名者也故無妄之象  
曰動而健復之象曰動而以順行至健至順者心也  
方其未動時善且不得名而安有所謂妄本未有所  
之而安得謂之復哉惟其動而有所屈撓健者餒順  
者乖矣動而健者動以方也動而順者不拂其天也  
是以人而合天者也乾者性之之德自誠明者也復  
則不妄者反之之德自明誠者也陽和此論明快透  
露可謂深於易理

程子曰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始得作善之功仁體

本人心識之固難而存之尤難識而不存非真識也存而不以誠敬非真存也世儒以直悟本體為聖學要訣而誠敬存之功忽焉不講其亦異乎程門之訓矣

學者誠廓然以萬物為一體則必不忍以一己之見而拂眾人之好惡必不忍務一己之名而忘生民之肥瘠自私自利又何足云

心體着不得正誠意者正心之功也  
洗心未至難語退藏慎獨不力難求未發

物物皆有定則一循其則而不違是為格物或曰知體無窮物則有定是將以知不足恃而取則於物矣

讀書劄記卷一

主

是將舍吾心之天則而索之於外矣是將岐知與物而二之矣

郡志與國史不同郡志紀一鄉之賢苟有一德一藝者皆可書也

克念作聖不分有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

朋友所以不信由胸中有物如意見藩籬血氣名檢四者皆物也有物則不虛不虛則信何由生故惟心虛者乃能自信而信人易坎中虛為中孚其旨淵乎謂學者立志必以聖人為師則可謂即此志為學之究竟極則則不可

萬事之障皆起於有我古之大聖不以我為我而以物為我

楊中立教學者每令以心驗之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驗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程門之學原自如此但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似與前所舉有礙黃直卿答楊道夫曰此問亦切程先生剖析毫釐體認明白羅李二先生深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竝行而不相悖矣况靜觀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初無害於未發此段說理最好

徐仲車以正治心心本自正何煩以正治之

讀書劄記卷一

主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所貴於習靜講學者正欲於靜中體認萬物一體之意世間有一種清高之士只管杜門習靜談道講學至於民生利病一念不及成就一箇自了漢不知聖賢那有此種學問昔人所謂養育習靜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讀之得無悚然

隨處體認天理動時體認難靜時體認更難言動循天理未易不言不動合天理更未易須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方可言體認二字

王文成具豪傑之才而談聖人之學當時功業彪炳宇宙真有用之學大有功於孔孟獨詆排前賢太甚

有詩云影響尚疑朱仲晦支離差作鄭康成躋鄭於朱加以影響二字詆排殊甚後來流弊口舌多鋒躬行玷闕者往往有之則亦先生之過也

文成命世奇才使居政府必有非常相業張羅峯欲引與同升桂萼忌之薦平閩廣斷其入輔之路使文成不得大展其才天下不得收定太平之功惜哉陳幾亭心服梁溪先生稱其論學至精當與程朱語錄同看獨不服朋黨說一篇謂其有激而發足見幾亭持論之公

天下道理至多至煩瑣至艱深如何能使心神默聚性體時彰惟思則得之嘗默自體驗思若在事物或

讀書記卷一

詞章便紛然散亂惟思道理神閒意定水止淵澄從容涵泳真有不思而得之妙可見率性之道原自如此故曰念之有起有滅者動靜所乘之機心官之無思無不思者太極本然之妙也

大學論明新止至善論知止定靜安慮說道理可謂廣大精微矣引證文王所稱緝熙敬止只仁孝敬信慈在在能止可見人倫外不復有道盡倫外不復有學

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意也如此議論見識董子所以

稱醇儒許衡乃曰學者以治生爲急夫治生與學道何關而顧以爲急耶此語最足壞人心術喪人名檢豈可筆之於書啓後人口實也

孟子爲卿於齊終不受祿夫君祿且然况交際乎蓋守身若此其嚴也而彭更猶以爲傳食之泰萬章至比於禦人之貨蓋學於孟子之門其守身之嚴類如此而今人說取與多援孟子交道接禮孔子受之之說以自便其私豈不謬哉

凡人不能進善只緣看得已太重纔做一事便欲好名歸已即與人議論惟恐善言不出於已以此爲己却是壞已明者不然如才美驕吝餘不足觀若人知

讀書記卷一

執已如沉溺坑穢即欲不舍不可得凡人好自高大祇屬見小若見大者自然覺得善爲充天塞地之善不覺此身爲充天塞地之身何所不取何所不用如三人可師隨在改從若人明知善本大海汪洋已從何處湊泊即欲不舍亦不可得象山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何能舍得舍盡却是聖賢吾人須從平生最用心最用力最自得處猛舍起

何以言畏天命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詩書言天命不出此即中庸所云栽培傾覆者也善即福不善即禍無念不善即無不福一念不善

即無不福得不畏耶惟君子知命故不敢不畏若以爲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特莊列之知命非夫子之所謂知命也夫以爲不可奈何而安之則其視命也直氣數之適然其來吾不能却其去吾不能止舉古聖賢小心昭事感格凝承之理一切都置不道而徒以悠悠曠達當之而已蓋其說疑於俟命而實非俟也中庸稱居易俟命孟子稱行法俟命夫俟之之心正畏之之心也一毫不敢期必一毫不敢悖違此其敬畏何如而顧可以悠悠曠達當之哉孟子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立命夫壽縱百年不可姑待明日天卽一息此志不容少懈此君子之所謂修身俟之非不可奈何而姑安之之謂也故以修身爲俟則凜然爲善凜然去惡天人感應毫髮不差君子所以畏天命也余最服淇澳先生二則故詳錄之

讀書劄記卷一

廖仲晦貽朱子書云鳶魚之生必有所以爲鳶魚者其飛其躍豈鳶魚之私蓋天理不可已也讀此則上下之察明矣

延平教人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入門一法非中庸慎獨本旨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令觀中止是居處恭一義

執中有權權在何處以心之安不安得之

講學者提挈宗旨亦是一病如孔子提出修身爲本何嘗諄諄言之

士君子出處最貴守正如七國之時秦爲最強一時功名之士慕其強大以爲非秦不足立功行道故爭仕之孟子棲棲齊魏獨不入秦此孟子之守正也三國之時魏爲最強一時功名之士慕其疆大以爲非魏不足立功而行道武侯受昭烈三顧獨不仕魏且以討賊自任此武侯之守正也

蘇長公惜賈誼不能用漢文夫人臣而可用其君乎學術之謬如此

充無欲害人之心充字好正在此用功夫若直任此心漫不用功豈華爲善之意

讀書劄記卷一

學者立心須要萬物一體若獨善其身清高閒靜只成得自了漢成甚學問

古人學天地天地之大德曰生完生生不息之心方不愧古人

直養無害塞乎天地之間是實理實事贊化育亦是實理實事明道先生謂氣則只是氣說甚充塞化育則只是化育說甚參贊此皆直指自然故以思孟之言爲有迹也思孟說盡道之功程子徑言道說盡道之功却不妨道徑言道或妨修道之功顧端文有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

堯是開天的聖人說厥中加箇執字孔子是天縱的聖人說從心所欲不離矩可見至聖至神俱從規矩執持做成

聖人本原洞徹功夫精熟言動不待擬議自然從容中道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至神至妙當體卽是太極卽是無極而太極

湛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此語最好陳九川疑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亦疑得好陽明謂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亦看得透露但謂意之涉着處謂之物殊欠自然

陽明先生謂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

讀書劄記卷一

主

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理最靈透又謂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止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蕩也

一點良知是自家的準則纔起一念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看陽明先生此語便知心卽是理不消於心上更尋

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是收斂凝一的靜不落空動不逐物只是一理爲主

人一呼一吸與天地鬼神相通一念非理卽是得罪

天地鬼神戒懼恐懼之功何時可已

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

陽明子曰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

陽明致書楊遠菴論任天下事一段甚好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後

讀書劄記卷一

主

世無相業不知此道故也新鄭江陵多愧斯語

上蔡常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陽明曰此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易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卽是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只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

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功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地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

心外無理存心之外更無窮理功夫若云有箇天理藏在心中便是心與天理爲二所思慮只是一箇天理者心內不着一毫閒思妄想謹微防危存之而已任他千感萬應本體一毫不走作人惟此心常存而不放即觀花聽鳥莫非天機搬柴運米莫非實際不以執着思慮天理何嘗不在施四明此段議論正好與姚江互相發明

陳善言記卷一

无

人惟敬以持內自成威儀而無矜持之患自見從容而無直應之患

學者要常懷箇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

陽明子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

倒

窮理是學者終身不了功夫居敬者只是此窮理之心至一無適之謂不是居敬後方去窮理

在物爲理在心爲善窮到理之極至處便是明善誠身

陽明子曰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

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最看得了徹

理與氣非有二也理即氣中至當不易之則視聽言動氣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即理也氣離却理便成邪氣氣得其理便是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顏之克已爲仁孟之集義養氣總是此道

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

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曾子固文人此段說理最透

常知常存常主於理理在何處夫人心止此一點虛靈爲天然自具之條理能致此良知以常存此虛靈之體此便是常主於理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也若不能常知常存而求主於理是不能有事而先役其心於正物也此便是逐物喪心憧擾已甚安得言靜

良知之說欲慊此獨知不是實心靜坐便盡獨知功夫必靜時體認天理一念不差錯亦必日用所行事



不盡合天理方能不愧此獨知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君子之學動靜皆有事究竟只成箇內省不疚

人生有知有覺無時非動即瞋目深思亦動也何曾有靜字以爲之對惟是其所爲動者一率其性之本然即千變萬化應物不窮胸中何曾有一毫攪擾不寧所謂動而未嘗非靜也人惟循欲背性動失其常即矯爲鎮靜此心只覺紛擾震盪求靜而反動矣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非欲慄動而爲靜也惟欲動者各安其則率其性之本然無時非動無時非靜又安有內外前後有事無事之可分致知者

自得之

周子靜極而動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說余常疑之陽明曰太極生生之理妙用不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  
君子之學一生只是有事成敗利鈍不必與心照管蓋學問原不在於天下事都做得完只要求不愧此心致良知之說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

則死致良知以求自慊只是要不愧此心  
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

精察義理此正是學

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體用一源遂用忘體非也舍用而專求之體淪於空虛又非也惟識得體用一源動也靜也性也情也心也一也

陽明曰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心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此段語錄直實學問學者最宜究心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欲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宜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人必實下克己功夫方能自見其過而知改若只外面高談性命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望自見其過而知改難矣

顏子之學盡之克己曾子之學盡之省身蓋心之私欲淨盡雖泛應不窮無不合於天理所謂止於至善也



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先儒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為私已不可不察也

集義是有本大學問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誠義字無不該貫君子之集義是精神畢集於此戒懼慎獨學問思辨行俱是集義功夫故孟子云集義便知言養氣一以貫之王伯之業略不動心若世人只說箇勿忘勿助只是無頭學問做得馳空守寂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孔之周流孟之好辯蓋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

切雖欲一日安坐一日無言不可得真有太不得已者

日用間莫非天理流行只要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

曾子固論劉向敘戰國策其言曰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乃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頑久矣二子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

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予固此段持論甚正

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

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王文成曰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是要添上又曰義皇之世其事疎闊傳之者鮮矣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彩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

可及

至一是專至一箇天理

立志是念念要存天理然尚有許多功夫舍不得學問思辨篤行否則天理何能存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功夫臨事便要傾倒致知之說正要實地上用功夫

世人見物自物聖人見此物即吾心活活潑潑天理絕無精麤內外之隔

施四明曰要識養此未發之中既不可從講求得如閉目冥心以為養又墮寧靜為主之病究竟從何處下手蓋人自墮胎後無息不與物接此物物之則在

吾心即是未發之中乃所謂天理也君子只是戒慎  
恐懼一心在天理上任他耳聽目視手持足行定盤  
星一毫不走方是有本原之學

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功夫陽明日除了人情事變  
別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  
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  
聖人只是一盡性此外更無能事然與初學言渾淪  
說箇性字又無下手處陽明日看得一箇性字分明  
卽萬理燦然此語最可思

學者不能一心在天理上用功徒知主一無事便是  
着空有事便是逐物

黃志二字最好

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看來還只是無私心爲主心  
無私自然當理釋氏之未當於理亦是他在出入生  
死上起見所以究竟成一箇私已

墨氏認那兼愛是仁究其害直到無父田地楊氏認  
那爲我是義究其害直到無君田地二氏發念未嘗  
有私只是察識不精流害遂至於此講求之功是必  
不可已第不容徒役於閑見外用其精神耳

今人喜講學而不重躬行爲世道人心之害甚大  
爲善而有求福之心不謂之善矣蓋善者渾然天理  
故責以報應夫子不答求福之心是功利心如何叫

做善

爲善而有求名之心不謂之善矣蓋善者闢然自修  
故不見是而無悶無悶善也遁世不見知而不悔不  
悔善也求名之心是炫耀心如何叫做善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說得斬截謹嚴  
此語可接孔孟之傳曰董子不聞道吾不信也

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  
是傳之文武說得極的確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斷得極精當曰韓子不聞道吾不信  
也

臘月三十日人生究竟將如之何曰無媿周海門言

心安穩處是究竟亦此意

勝心爲害最大一有勝心縱令學問淵博精深徒增  
勝心此學者所宜深戒也

習氣爲害最大非豪傑之士不能超然洗脫王龍溪  
曰學者以煎銷習氣爲急務

武問象山先生之學當來自何處入象山曰不過切  
已自反改過遷善象山自信本心平生功夫嚴密如  
此豈可擬爲禪學

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  
於在邦

作文章好譏議人是一大病

伊尹斟酌於仕隱之間曰仕不若隱曰隱不若仕不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無可無不可

鄧文潔會云天不做地不做聖人也不做及記秋遊遂削去顧涇陽服其苦心

二疏生平無可錄止以一去成千古之名事至須耐一刻然後應之最得力

賈山至言在賈誼之上賈誼論事賈山在原本上着力

政繇俗革允升於大猷所以平易近人民必歸之後世反有篡逆之臣失在從俗耳

殷浩以清修悞晉郭汾陽以窮奢極欲造唐說者疑之馮仲好曰殷浩一籌莫展是生來才短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非奢靡之故也論

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此段議論最醒發

培植正人是有功造化事

尹和靖錄中言伊川未嘗言前輩之短朱文公曰此語當表而出之

蘇子瞻輕侮伊川辱之朝端詆之廣眾見之章疏伊川默然受之不置一辭以辨不出一言與較門人問

答著書立言併無一字相及陳公甫以為分明天地

氣象即此可為百世之師

聖人最重謹言曰訥曰慎曰寡曰不出至於危亂之世為戒尤深曰邦無道危行言孫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曰邦無道免於刑戮

士君子最重大節裴顗生平無一善狀可稱但不食齊粟遂能垂名青史褚彥回少立名行但因仕齊一事遂披猖玷辱千秋

朱文公極不喜王介甫駁正曰錄不遺餘力獨論熙河功曰不得介甫主持不能成功介甫毀多失惟熙河看得定等語議論最公

漢之文帝武帝宣帝皆加一孝字文帝舉孝弟武帝舉孝弟宣帝亦舉孝弟根本之地如此宜其風俗淳厚

漢詔太多近於虛文真西山以為不本於誠意然漢朱子言年運易往時不待人中歲以後尤宜汲汲我輩年踰七十奄奄待盡豈可不自鞭策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

曾子之學只是弘毅孟子之學只是剛大朱子論學貴剛果決烈慈善柔弱終不濟事

韓子以仁義禮智信說性見地最高程子性即理也正好理會

窮理只是要熟

學問要絕頂源頭一澄其流自清

中庸二字先儒解中字停停當當解庸字平平常常然而庸更難於中只一平常依本分做去閑然自修洗心退藏孰從而知之邇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故曰更難也

仁道至大有子謂孝弟爲仁之本然孝弟爲本猶樹之有根也樹必條幹茂叢枝葉扶疎其根株始堅固孝弟必百行修始能本立道生假如百行不修如何叫做孝弟如何能爲仁本

古人最重安貧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數語是十分到頭話

聖道之大要發萬物峻極於天至矣歸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君子尊德性道問學歸到敦厚以崇禮可應學問離不得規矩準繩吾儒脚跟要踏實地大學言一厚字中庸亦言一厚字

善處患難者不在悲憤而在憂勤讀越羣臣視憂爲福堂卽生於憂患意禍爲德根卽德慧術知存疚疾意此越之所以能沼吳也

讀烏鵲黃鵠二歌女子且然况鬚眉男子乎陶嬰末句雖有賢雄分終不同行後世擇君而仕之說非也周子無極張子西銘是天地間大道理象山皆不以爲然此不無過當處宜爲朱子所非

士人最重名節龍溪乃曰打破毀譽關卽被惡名埋沒一世不得出頭亦無分毫挂帶顧涇陽曰此便是爲無忌憚之中庸立箇赤幟

顧涇陽曰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人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卽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象便是究竟處矣涇陽此段論靜功最切實神氣常要凝定

倡奢侈之風者不仁

聖賢用惡處亦是一體

曹真子曰遭人之唾罵斥辱皆我大得益處非深於理學不能爲此言

以未發之中爲根本以萬物一體爲規模以遷善改過爲工課

以聖賢之道爲口吻之資罪之大者故空言不譚泛問未答氣盛者勿與辨曹真子數語最切要

陸象山有言建安亦無朱晦菴青田亦無陸子靜此其合併爲公可破異同之見

象山教人只揭本心以示當先其大不隨問分解令

人言外自悟所以能成就人

鄉志完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王羲之言植德無殊逸惟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遜讓戒以輕薄此正是植德殊逸處

荀爽貽李膺書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抑揚此亦因世亂而冀其明哲以保身耳

郭林宗化賈叔之凶德卒為善士慰太原之犯法勉以責躬所謂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

士君子果能實實修持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夙夜循省求免愧怍之不暇那有閒功夫作那不要緊的欺

### 世盜名的事

人於青天白日尚有游氣惟於子夜時將自已所行好事從幾微萌動處還是光赤赤一條而出還是遮

悶悶夾傍而行此時神明獨鑒莫見莫顯那有一些毫瞞過得去真令人毛骨悚然前輩如此議論何等

### 嚴切

學問之功專為掃除私心客氣倘私心未化客氣未融何貴講學

李晦叔問學於東萊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文公曰東萊此說是也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

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橫渠此語最見得微微

張子韶破扇敝履清苦已甚可謂篤志於學然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洽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

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正好參看

朱子曰從無不曉事底聖賢無不通變底聖賢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要去通

那萬事如何可得至哉言乎功夫不純熟義理不浹治學不足通方應變成甚學問

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開海表視曹操父子穿窬斗筭

終身不屈又不得而殺蘇子瞻以為賢於文若文舉遠矣誠哉是言也

無事自佳早寢自適安步自佚晚食自淡安用當貴當富當車當肉為哉是顏蠲胸中未忘乎富貴車與

肉也子瞻以為未聞道然哉朱元晦謂陶淵明高閒省曠真是不受白樂天自以為曠達每說到富貴濃

艷處不覺口中流涎亦此意

東漢朱暉力爭均輸之法非明主當行肅宗方以張林之言為然發怒責諸尚書暉等皆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駁義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

暉等稱爲病篤尚書惶怖謂暉曰今休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七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令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遂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大官賜食暉乃起當是時君臣之際俱有可觀嗟乎肅宗旣已引罪謝暉諸尚書何怖之甚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蘇子曰蓋以帝不悅後不進用爲莫大之禍也悲夫愚見世有不當仕而仕者自云不仕則有大禍或曰不仕不過不用耳何禍之有余曰不然仕者以官爲命不仕則奪其

命矣非莫大之禍乎正好與此參看

管子有尊周之功而無後於齊蘇子瞻謂其以魚鹽富齊也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淮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僅誅死有以也夫

許魯齋學行極爲薛敬軒推重謂實過其名獨丘仲深貶駁吳草廬諸儒多非之仲深世史正綱稱官稱卒不知何據而相反若此

朱子喜讀正蒙至老不衰當其少年讀時李愿中曰子讀正蒙非不好只是走難路了朱子謂正蒙說理精深熟讀深思愈覺有味嗟乎此朱子之所以爲朱

子也

心居性情之間而裏卽是性而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只在心裏看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於後學

性者人心所具之天理以其稟賦不齊故先儒分別出來謂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仁義禮智者義理之性也知覺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義理之性而無氣質之性則無異於枯死之物故有義理以行乎血氣之中有血氣以受義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孟子見當時諸儒但知形而下者只就他義理上說攻他未

曉處程子恐後學死執義理之說而遺失血氣之性故并二者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說性不

明循物無違之謂信信主人言言貴有物如物有五方便言五分物有十分便言十分是謂循物無違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所謂日月至焉悠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心潛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

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議論文學遺書二則  
最切實可味學者宜以身體之以心驗之

與西山大學衍義一片忠愛自心性中來議論純正  
文辭遼雅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說得痛快明切足以  
悚動人主深得人臣告君之體凡為人君宜錄置座  
右自傲為人臣宜熟讀潛玩師其意以格君是書可  
為君臣鑑

論人者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成帝時王章言王鳳  
專權誣罔不忠不可任用竟為鳳所陷以死班史譏  
章不量輕重信斯言也必如杜欽谷永張禹孔光庶  
幾能量輕重者乎章由諫大夫遷司隸校尉為京兆

尹位高祿厚固宜盡忠輔弼明目張膽言天下事名  
見延問輒避左右咸帝亦曰非京兆尹直言朕不聞  
社稷計不幸見殺此天不祚漢也奈何譏其不量輕  
重耶班固有作史之才而所見若此不亦陋乎

陸宣公當德宗多事之秋奏議鑿鑿可見施行大有  
功於唐室然皆道德仁義之言無一語用術數學術  
純正非諸賢所及

張茂先不聽劉卞廢賈后言恐無君及以不孝示天  
下持論亦正式乾之議獨盡忠言更見鯁亮獨小子  
題以中台星拆勸其遜位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  
以待之以俟天命可謂無識矣史贊曰忠於亂世自

古為難明炳凡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亦可乎  
當主闇后亂之時而戀戀不知去位自取禍敗固其  
所也

洗心未至難語退藏慎獨未至難求未發許敬菴曰  
語最的當

親民即是明明德效不倦即是學不厭本無先後彼  
此之別陽明數語最可味

問學問在人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工夫  
否曰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  
人情便是徇人忘己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  
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

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着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  
心便是憧憧往來精山之學何等嚴切純正大有功  
於師門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一言一動豈可鄙瑣輕  
率

已有過惟恐人知人有過何忍向人津津以彰其失  
身心收斂始有根本義理沉酣方有意味

左編列魏晉於奸臣列楊堅於外戚列孫權於鎮俱  
為快論至於劉玄德前史言中山靖王之後孔明亦  
曰帝室之胄朱子作綱目以正統歸之而亦列之於  
鎮似未當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退藏於密四字是爲學金針

朝聞道夕死可矣此是吾輩究竟法何以謂之聞道曰無愧於心有益於世

宇宙內事已分內事已分內事宇宙內事伊尹爲農夫而耻百姓之饑溺孔子爲匹夫而憤吳楚之僭王人但知小人害君子不知小人亦有益於君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宋乾道初元使問胡銓安在張魏公聞之曰秦太師專權柄二十年僅成就一胡邦衡耳喜發露甚害事

邵詩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吾輩多種芝蘭莫種

荆棘可也

邵堯夫曰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此語切中賢智之病故曰與溺於利欲之人相入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相入最難

堯夫謂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郭二語得從前未有

事到快意處要轉言到快意處要住

楊敬仲曰人生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

直道事人虛衷御物可以持已可以涉世

世人但知患凶誰知患吉惟聖人洗心退藏方能吉凶與民同患

講良知更講致良知講理以頓悟更講事以漸修庶幾無弊

內省多疚空言何補空言不談泛問不答

明道云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此仁體也克己以復禮閑邪以存誠此以誠敬存之也識之固難存之尤難

慈湖曰不起意白沙曰千休千處明一了一切妙不謂之禪不得也

陽和曰良知從踐履上體驗得過方爲真知徹內徹外無一毫私欲攙雜方是致良知若但曰知得到便是行以是爲簡易要訣恐空虛之病終所不免此等議論大有益於陽明龍溪一派應有愧色

鄒南皋曰聖人心法別無可傳只在不傷人害物上見南皋氣節理學卓然千古而其言平實如此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蓋不傷人害物仁體也不可作細事看故曰聖人心法在此

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道人之善不見人之過予須學之終身充拓得盡便是位育氣象人知蘭泉正直不知其忠厚如此所謂腳踏實地也



年愈高而學愈進境愈逆而心愈泰方見學力

鄒南皋曰居鄉居宦莫要近名此語最可法

有世學謂之世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耕田鑿井讀書談道父子相繼祖宗相承滔滔勿替此之謂世學此之謂世家

夫子荅子貢問士首先有恥終以必信必果爲學根本在此

鄒南皋曰予見慈湖語錄云若道人短乃是下俚人風味吾家豈宜有此予讀而惕然予讀二先生語倍爲惕然

南皋曰予鄉風味百事樸實今人都要學三吳家數

此可謂善變耶予願科第中人無使輕薄浪子僥倖其間是天所以昌吾吉也予鄉素稱樸實淳謹予所願亦願如先生惟有焚香祝天而已凡學者作事宜和緩從容可理性情卽後來福壽亦培養於此

慥慥篤實是爲學根本橫渠以禮教人無弊

南皋曰古人取與一介必慎今學者多以此爲交際常規遂漫受不加致察不知害道義尤甚故凡無干涉而遺送者纖毫不犯一犯此界非孔子之徒也

又曰談性命身墮欲海斯人也脉強盜加一等讀二則何等嚴切或謂吉安之學鬆活者非也

古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若從人身上起怨尤

生意已絕豈可復語學問二字

張子厚學譜載西銘喫緊在疲癯殘疾皆吾兄弟顛連無告者一句學者有此胸襟自與天地同流識得先輩此語方知萬物一體之學

學者當用心於內中庸曰內省不疚一念入微處識取不觀不聞上戒慎常見已過處潛修此方是內於

此時時省察不使放過爲學方有下落

周海門心明境鍊四字心不明白對境拒排謂之瞎鍊盲修境打不過冒言心明謂之掠虛捉影

張陽和曰宋儒分析誠多支離然當時講論皆尚名檢故一時人物卓然可稱今之言學者信心而遺行

崇虛無而蔑禮法作偽之士得假其說以曰文曰任真曰妙用曰不顧毀譽只成得箇無忌憚而已聖門立教不曰忠信則曰恭敬其所慮者遠也此等議論甚有益於良知

致知力行兩者並重學者若但事空言而無躬行之實徒徇應迹而忘著察之功成甚學問

朱文公謂張南軒輕以上達之理語人孔門以文行忠信立教而罕言命與仁子貢亦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抵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不可以語者而遽語之不惟不入而吾之道亦褻矣

孔顏之樂所見者大也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

自古嗜殺之主其祚必不昌秦併天下余計秦斬殺山東六國之民一百六十餘萬古今嗜殺多殺未有甚於秦者而妄期福祚祿長曰朕為始皇帝二世三世至千萬世愚哉

柴菴曰紀綱不立四維不張而欲大小吏廉法不可得也大吏不法而欲小吏之廉謹不可得也貪吏不誅而欲息民於水火不可得也此講學正論亦經世名言

柴菴曰隨才器使惟君子能之人才各有長短麗士

元在縣不治為侍中從事則親待亞於諸葛亮黃霸守潁治行獨著為宰相則功名損於治郡天下未嘗乏才患用違其才耳讀二則具見經綸好手公乃一代偉人惜當時用之未盡其才

柴菴曰君子處居所求之志即大行所行之道境有窮達道無窮達故驕語貧賤亦是損塵視富貴亦是加謂其心為境所輕重也古人學而後仕非如今人分仕學為二也

讀書劄記卷二

柘田逸農喬可聘聖任甫著

男 校

五經自秦燬後至漢稍復出皆私相傳習耳自武帝可公孫弘之奏置五經博士而後天下靡然以五經為世業帝可謂有功於經學矣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以爲樸學弗好是有志於學而不知所以學惜哉

漢詔近古司馬遷作史記於文帝紀皆稱上曰而他紀不然蓋以見文帝之詔皆出於帝之實意也

先賢謂丙丞相傳宜日讀一遍涵味深厚不伐氣象以自蓄德雖作聖胚胎不遠何論事功

擇文最難穆生曰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於此見得分明善擇交者也

史稱和洽清貧至賣田宅自給建安中毛玠崔琰用事選用專尚節儉洽曰人之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節儉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庭之議吏有着好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偽矣以

治之清介而持論中正如此可不謂賢乎

洪範九疇次三曰農用八政如祀以行禮賓以待客師以用兵與三官所掌之事似不相關而皆謂之農何哉惟丘仲深解得最好後世朝廷之所施行宮闈之事則有之國都之事則有之官府之事則有之邊塞之事則有之而頌頌及於農民之事者鮮矣間雖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於為農泛然而施之漫然而處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廢農業是皆昧於洪範農用八政之本旨也

漢九五渙汗其大號當人心渙散之時而欲收之非有大號令不可唐德宗奉天之詔宋高宗中興之詔

真足鼓舞天下快動人心

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其天地之性必不然也凡為人君者讀此應惕然猛省

文王襁褓解顧左右無可使結者乃自結之以前後左右無非賢人也周公倦倦於襁褓虎賁惟恐不得其人蓋有深意常伯常任準人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衣朝夕侍王側最親且密苟不得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乎

蓋仲舒說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直說到陰陽和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是天地間實落

大道理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於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亦明此理

學者所以治性情者也漢儒匡衡有言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

周世宗為劉晏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振果敗晏取淮南定三關嚴於馭將故也古來如昆陽之尋邑枋頭之桓溫周之宇文護遼東之宇文述南詔之鮮于仲通李宓燕山之媼相襄陽之侂冑臣不知有法君不知行法喪地失師之後軍威豈能再振乎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於上當是時年七十矣

尹之薨在沃丁八年致政三十八年使霍子孟立宣帝後致為臣歸安得有滅族之禍

蕭何告高祖曰臣願夫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鄧禹告光武曰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在大小當干戈搶攘之秋二臣獨為此根本之論即伊周不是過也一位開國一位中興子孫福澤皆過五世

校章刺忽程子以為非禮真西山曰此詩蓋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絕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於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

之忠厚何如哉蓋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倦倦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夫子不輕以仁許人如清而非仁忠而非仁由求赤皆曰不知其仁惟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微子箕子比干曰殷有三仁所重在綱常之際也至于管仲特伯佐耳且學術雜駁有忘君事仇之失爲子貢子路所深詆夫子特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所重在尊周之功也

平江之役喻子才謂趙忠簡曰勸帝親征當思歸路張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諸路俱以諸選軍赴闕則其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然之遂召浚還後浚

執鼎手謂曰此行舉措甚合人心鼎曰喻子才之功也公明知其功不能引以自輔奉爲奸檜所賣亦獨何哉

生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此左氏格言也

犯而不較非顏子不能薛敬軒曰最省事看得何等平常潛修不求人知所謂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敬軒曰理當如此看得何等平常大抵胸中道理純熟見得世間好事只作等閒如孔子論語楊中立講學平正簡易言近指遠都是如此乃知諸儒說立說妙皆是學未至也

楊中立曰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朱子亦言驗之于日

用思慮作爲之關致廣攝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可見體驗功夫最爲親切

太史公天官書歸結到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禳又曰有德者昌飾詐者亡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言數不離乎理也見太史公學術之正

嘗讀河渠書疑天子何故自臨決河負薪沉璧讀封禪書內云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瓠子歌亦曰不封禪兮安知外可見武帝臨決河之故矣

鄭端簡公今言內言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慎哉慎哉

江彬領兵殺一家二十口報功論死得脫朱寧淫人之妻而殺其夫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康陵竟罹極刑以語言竿牘之間陷人于死豈無果報况竊上權矯上命而殺人是一事而得二斬罪矣况又不止于一事一人乎慎哉慎哉世間姦邪讀此亦可稍知警矣

端簡公言國初李太師胡丞相京國公諸獄未可知若于少保石總兵獄詞恐未爲無枉卽劉瑾錢寧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積惡負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終難服其心惟曹賊反是實此皆持平正論也

孝皇召見劉忠宣論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可能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致省可爲鑑戒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容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上稱善久之嗟呼此忠宣之所以爲忠宣也後來內閣亦有用密揭害人者可見內閣必得端方者碩而後可容耳

仁宗卽位之歲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建文中

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爲民給還田土仁宗檢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又論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嗚呼仁哉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圖書上爲大本堂記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親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讀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學無虛日王文恪公進言英宗曰今既未能如古禮亦宜稍略君臣之儀教師友之分使宮僚口侍左右從容講讀講讀之暇

宴飲出入居處皆得周旋其間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戲隨事諫止宮僚有不法從三師糾正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預其間如此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三代所以久長者用此道也太祖可爲萬世法文恪立言亦可不朽迨後君太尊臣太卑經筵講讀虛應故事而已尊卑濶絕上下情疎禮節繁多君臣義薄安得收啓沃之益成泰交之道也陸宣公有言軒墀之間且不相喻宇宙之廣何由自通乎國事日壞弊實繇此可勝歎哉

秦始皇焚書坑儒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

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小子胡亥愛慕請從出遊遂致失天下是秦之亡亡于焚書坑儒也可不慎哉

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爲非賈生之言不易之論也

弘治十一年監生江容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抑排勝己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奏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繫不施行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

感物議沸騰草野之士其言乃至于此乞罷上不計下谿詔獄建等又上疏力救谿得釋嗟乎宰相聞人言不之罪反引咎用其言諫君匡救時事真古大臣之用心斷斷休休最可法

綱目書赤眉破廉丹誅之王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亂人懷漢德甚于詩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心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如屯據大郡鎮撫吏民砥礪其節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于無窮功

烈著于不滅何與軍覆于中原身膏于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接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綱目發明曰赤眉賊也廉丹將也觀丹盡心所事力戰而死自謂得死節之誼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誅丹所以誅莽也賊莽篡逆凡事莽之徒皆賊爾雖盜賊亦得而誅之綱目於事莽之人必正其罪蓋誅其黨所以孤元惡室賊亂之原也其旨嚴矣昔荀况有曰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得其賊者是亦賊也此即廉丹之類也亂世以悖逆為忠義為人臣者不可不讀綱目

嚴尤有經濟才屢建忠言但以王莽逆賊之黨雖易主而死猶不免於書誅綱目之討賊嚴矣

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真西山此語最得人君觀人臣之法

秦尚詐力用法刻深累世殘暴嗜殺宜敗亡之速自秦襄以至二世歷年六百一十歲何其久也秦之先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費禹功爾後嗣將大出厥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然則秦享國之久豈非祖功宗德乎語云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

必章然哉

李斯阿二世意欲求容以申韓商之術進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積于市當是時人人自危二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於是楚成陳勝吳廣等揭竿斬木而起天下響應是亡秦者申韓商之術也謂申韓商之術可治天下豈不謬哉

梁武帝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可謂明矣奈何以正月乙卯之夢為朱异所惑貪侯景十三州內附而納之是明知而明昧也東魏高澄數遺書求復通好

許正陽侯淵明還司農卿傳岐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問故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其言可謂忠且智矣奈何帝從昇言竟許其和是明知而明昧也卒貽臺城之禍可勝悔哉武帝恭儉勤苦雖有佞佛之失禍不及民祇因誤聽邪佞之言遂成禍亂小人勿用有國家者慎諸

賈誼晁錯有經濟奇才同以文章名世誼忠于文帝錯忠于景帝皆漢名臣也誼立言倭乎義理如論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保傅篇皆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合乎聖賢大道錯持論專重功利學申韓刑名如論太子讀書宜深知術數等語人品學問相去遠矣

齊桓公管仲知以富國彊兵爲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身殺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富彊豈足恃乎

仁孝同源孝者必仁仁者必孝

真西山曰舉陶虞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武王拜之古之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蓋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爵祿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于我而我以無藉於臣君亢焉自尊

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于下如僕隸趨走之惟恐後上下之情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

又曰按鹿鳴之詩曰燕群臣嘉賓是以臣爲賓也代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爲友也以臣爲賓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玩其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蓋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君臣相陵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爲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爲有周之盛也與此二則最切治理凡爲人君者宜錄一通置之座右爲治國平天下之本

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幾乎一言喪邦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乎幾乎一言興邦

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有變權不分平勃交驩滅呂安劉陸賈真是經綸妙手至論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皆經世名言

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中庸曰君子而時中楊時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蓋所以爲



惟也與西山曰易之道以時義為主如乾之六爻當  
沿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  
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  
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  
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物物莫不皆然然  
必以致知爲本二先生剖析無餘蘊矣

易有太極周子無極而太極蓋以無極贊太極之妙  
也若無善而至善未免有語病王文成曰無善無惡  
心之體似與告子性無善同旨許敬菴周海山辯論  
不已王龍溪諸公言行不相顧說者歸咎無善二字  
開鬆活法門看來無善二字畢竟下得不穩

敦厚醇謹士君子所貴也然須中正和平大節不差  
乃爲可重如直不疑矯情近名周仁陰重不泄景帝  
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常在旁隱忍取媚豈可謂之  
君子乎太史公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調君子議之  
爲其近于佞也窺見二人隱微識見最高

前賢謂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  
可奪今人竟無志竟無志可奪豈可不猛然深省奪  
志卽有志學問其中趨向不純正亦是搖奪

漢室人才專重篤行謹厚高祖論曰周勃厚重少文  
安劉必勃石奮父子無文學材能但以馴行孝謹官  
皆至二千石武帝當多事之秋紛紛用喜事之臣乃

用石慶爲丞相事不關決取丞相醇醜而已文帝問  
田叔曰公長者也宜知天下長者所重若此景帝以  
衛綰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武帝用霍光金日碑受  
遺輔政皆取其厚重故託以六尺之孤也用人如此  
根本固矣培植深厚所以風俗淳美享國久長

戰國以魯連子爲高士不欲帝秦大義昭然于天下  
太史公謂其指意不合大義僅取蕩然肆志不諂于  
諸侯非知魯連者也

明彝利艱貞明而見傷之世天地閉矣賢人君子無  
時不當守正但此時不能直遂當艱難委蛇不失其  
正如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

所謂艱貞也否象稱儉德避難才智之當斂人知之  
德之當斂人不知也且斂德非聖人不能如文王陰  
行善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箕子曰爲人臣諫  
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爲也乃  
披髮佯狂而爲奴隱而鼓琴以自悲二聖人一段忠  
君愛國之心不欲告之君父不欲明之天下可對天  
地可泣鬼神所謂儉德所謂艱貞也

箕子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詩以  
傷之殷民聞之皆爲流涕嗟乎嗟乎殷之民風何其  
厚也

微子去之行遁荒野也何至如史記面縛等語微箕



比于其跡若異而心不忘殷則一孔子曰殷有三仁微子封于宋奉其先祀殷之餘民甚戴愛之箕子封于朝鮮而不臣皆所以存殷也然則周之德其至矣乎

堯舜而上善無盡孔子七十以往所造不止從心所欲王文成刻朱子晚年論定誠爲確論嘗見朱子與彭子壽書內云緣此閒坐却有恬養功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貴先于致知又未有致

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濂溪諸書亦多是發明此意朱子此段議論見地實比從前不同晚年造詣精深真可玩味

朱子答蔡季通書內云恐只中甚自愧便是病根不若從此痛自斬絕庶乎於遷善改過有日新之功如其不然則平日講論徒爲虛語臨事之際依舊只是平日氣習世俗常情以左右之高明區區常竊愛慕深不欲其如此故竭底蘊幸熟察而深思之以季通之賢朱子訓戒如此固可想其立教之嚴也

陳白沙學以自然爲宗郭中養山端倪胡敬齋起而非之曰是將此道變妄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劉

念臺亦曰有何端倪鄒南舉曰予亦嘗用心于內似端倪呈露細思之孟子亦曰仁之端義之端等語學者靜中存養久深造自得覺有端倪呈露但指何者爲端倪而求之則不可耳靜中養出四字最可味君子于小人每以激而取禍惟管幼安懷寶遜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筭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蘇子瞻謂其賢于文若文舉遠矣陳師道荅章惇書理直氣和真有道之言巖巖氣象隱隱見于言外但渾含不露終不往見章惇無所發其怒士君子不幸而遇權奸處置之道當以二賢爲法既不失節亦不取禍

明可晦不可息貞則不息不貞則息矣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惟箕子能不息若楊雄則息矣

處治世其道一處亂世其道多不達是不能精義入神若箕子爲之奴正所謂精義入神也

文王蒙大難而作易箕子遭內難而演疇以晦蒙之際而啓文明之會正所謂其明不可息也

歐陽修宋之名臣楊中立謂其著書立言論事勢甚好論道理則欠分明余嘗怪其持論謂易之文言非孔子之筆亦太奇矣若陳壽作三國志猶三國竝稱修獨于魏進而正之賴朱文公作綱目以正統歸漢昭烈而修之失自見矣若朱溫起家盜賊兩弑其君

同時殺唐子弟宗屬千餘人爲三坑墓此盜賊中最慘毒者溫纂唐後晉岐吳蜀皆稱唐天佑不絕修獨于溫而正之中立謂其見道理不分明誠哉是言也道理散見于天下者多矣若天地萬物三千三百不能理會與我有何干涉惟能靜坐慎思深造自得心神默聚性體自然呈露靜幽之際其有天地位萬物育氣象便覺三千三百皆吾固有之物嘗試以心驗之若思聲色貨利其心不勝焦灼卽思語言文字亦多勞苦惟靜思道理纔一凝神便覺肅然不紛亂久之神閒氣定更見水止淵澄紛者可貫之歸一艱者可融之使顯隔者可會之使通故曰思則得之非虛

也  
春秋無理會處不須枉費心力吾人晚年只合愛養精神做有益身心功夫如此等事便可一筆勾斷斷不須起念任教他是魯史舊文聖人筆削又于我何事耶易說侯取得卽納去然亦政自非急務也朱子晚年議論如此又曰近覺讀書損耗心目不如省察自己爲有功大抵學者除却存養省察有甚功夫若不能靜坐理會從身心上實做縱使埋頭書冊何益之有  
王文成在軍功倥傯中無一刻不用工正是以人情物理爲學然工夫只在心上

身心樂于會合苟此心常在腔子裏不馳騁于外形色天性融合爲一樂莫大焉倘心思雜亂馳求外物將不勝其苦矣身心最苦支離

郝經勸元主不當圖宋與王猛勸苻堅不當圖晉其意相同皆一時賢者經之言曰苟能彌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吾學有用矣此段精神學問夫豈草草奈何宋反囚之顛倒至此安得不亡

人不可不學不學則不知義理之所在與禽獸無異喃喃而嚙嚙響響而飽偷肥其軀以近于死荀卿子之所哀也豈不可懼哉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今人之言曰不言而躬行

角以講爲念臺子曰世之狃于習者每以道學二字避流俗之誚而人之諱言講者轉以躬行一途開暴棄之門有味乎其言之也

陳了翁于處患難自試力量許敬恭每于身經歷處體驗所學皆真實用工夫庶稱慥慥君子

學者最難者克治之功古人二十年治一怒字何等艱苦卽孔子猶曰不爲酒困朱子曰世人無如人欲險胡邦衡風節凜凜猶爲色累于此等處不旋加克治成甚學問

念臺子曰一進一退一飲一食一問一答一聽一聽莫不具有三千三百嗚呼嚴哉

學有本領若敏事慎言就有道而正皆工夫也本領在不求安飽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子路與衣狐貉者立不恥緼袍孟子在彼者皆我所不爲聖賢樂倦所重若我輩于此關不破難以語學

蔡虛齋密箴曰若是真學問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政不然徒日皇皇于多故而在身無受用之實在心無灑落之趣是直博學之小人而詞章之兒豎爾危哉此語我輩宜書紳銘几日夕警省不然一生誦讀置之無用可不哀乎

秦殘暴無道白起王翦蒙恬皆秦名將有功於秦甚大起賜劍杜郵死非其罪鄭孫王離爲項羽所口恬吞藥自殺兄弟遇誅天網恢恢可爲詔附暴主嗜殺殘民阿意興工輕用民力者戒吁可畏哉

人才可惜善人不爲流俗所喜每多謫毀在端人正人宜多方輔翼以成就之在一鄉則培元氣在一國則養正氣關係甚重

人有不善而樂道之羅念菴謂之癢癢不仁若一體痛癢相關自不至此噫念菴此言真有道之言也

閱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遂使衆散而歸豈非

棄其師乎蓋惡其人使之將兵以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先朝末年士大夫分左右初每惡其人擠之危疆借端殺之不知其人既敗如國事何封疆用人爲驅除異己之地使世事敗壞至此士大夫不得辭其罪讀龜山集感憤往事不勝痛哭流涕

楊龜山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悶而不論朱子曰其不自欺如此後學宜取法

武安用事魏其與灌夫不勝忿恨遂致取禍至若大將軍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驃騎輒得官爵而大將軍處之恬然史稱爲人仁善退讓非虛語也若謂親附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

入主之柄人臣奉法遵職等語驃騎亦做此意二人雖武人器識亦不可沒若夫儒者讀書談道相猜相害亦獨何哉

申屠子龍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幸有阮儒焚書之禍至哉言乎三吳兩浙文章獨盛而一時知名之士互標聲譽著述好議論或非訐朝政海內士大夫爭慕其風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遂罹奇禍極人世未有之慘悲夫士居非命之世不能隱鱗藏羽而以筆舌蒙大難天下惜之嗟乎物忌盛名忌高聲氣忌廣所從來矣

文中子欲獻太平十二策於隋文帝太白丈人責以

負策干進徇時射利且曰隋君沉猜不悅詩書刻薄  
毒痛禍在蕭牆談仁義于桀紂之朝必見黜等語迨  
文中子策不見用歎曰丈人其至人哉嗟乎賢如文  
中子抱經綸之才猶以獻策蒙譏况其下乎聞太白

丈人之言可知出處之道矣

忠孝大節山濤以消息之理誤嵇紹蕩陰之節忠則  
忠矣其如忘父讎何晉人清談不知大義如此若玉  
衰則得其正

鄭端簡公曰公孫丞相布被非偽也公孫節儉惡衣  
食宰相封侯而子孫貧不能存漢每下詔存卹司馬  
圖館不知公孫有否余以爲此語非也公孫弘曲學

阿世巧結主知陰害善類故汲長孺斥其詐僞司馬  
君實心事青天白日堂堂正正布衾誠也圖館誠也  
清風高節卓絕千古何至與公孫丞相併論乎

鄭端簡公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傳前有孟  
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似乎推尊太過朱子言退之  
原道諸篇非通所及此爲確論

文王美里時年八十有八能演易以垂萬世此一段  
精神非聖人不能

大學明新止至善歸重修身爲本孟子盡心知天知  
天歸到修身以俟鄭端簡公論齊治平以修身爲本  
格致誠正壹是以修身爲本若徒知格致誠正而不

知修身則爲二氏之學淪於空虛寂滅王文成講良  
知門人流弊不能躬行實踐故李見羅講學揭修身  
爲本爲宗旨顧高諸君子皆以爲然所以救良知之  
流弊也甚矣講學不重言而重行不貴悟而貴修慥  
體拘拘實修實證方爲實學不然與貧子說金黃葉  
止啼何異

士處亂世出處宜慎功名之士動藉口于孔孟不知  
孔孟雖汲汲皇皇以行道濟世爲心未嘗苟且赴功  
名之會孔子之言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無道則隱  
孟子之言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  
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嚴哉嚴哉苟或失

身于曹操崔浩失身于元魏皆以凶終二人才智有  
餘而事雄猜之主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後之君子慎  
諸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余讀  
孟子不得其解錢啓新曰春秋直道也春秋之是非  
詩人之美刺也盛王之世善善惡惡無一不公諸天  
下而與天下共善之共惡之而猶恐耳目日壅過惡  
不聞于是而有採詩觀風之敎使商旅工瞽得獻其  
忠法家弼士得申其議見于雅頌者若歎瞻烏之爰  
止憂宗周之覆滅言之曾無所忌甚則曰家父作誦  
以究王訥尹氏皇甫輩皆明列其名不恕甚直切如

此故上下能相保以不貳迨其後也有射諫臣監諫者而國人至道路相目莫敢言矣即黍離之大夫不過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敢私憂而不敢顯言也謂之何哉嗚呼此春秋之作所以續詩亡者乎蓋直道而行而人各有詩直道不行而聖獨有經其善善惡惡使聞者知戒懼者知悛直不欲棄人于權奸險佞之歸而待天下以至誠惻怛之意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啓新先生此段議論不獨講書明快于世道人心大有關係

講學須有諸己有諸己之謂信苟不能實有諸己何以自信信人乎果能密地修持實有諸己行載其德而言出焉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故曰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存乎德行爲學最忌立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何以異于人哉先民有言同乎愚夫愚婦謂之同德異乎愚夫愚婦謂之異端鄧文潔篤行君子也嘗曰吾輩所修須與人同與人同即與天下萬世同學者具此大同雅志血氣之倫皆可偕之聖域

陶周望曰著書立言凡以矧世不驚以奇特此語最是

古之君子嘗自見爲不足今之君子嘗自見爲有餘吾輩學道果能卓然以古人自待默自省察生平存

心制行實實落落與古人相合者幾何與古人相遠者幾何毫不敢自恕則其心自虛其心虛則進修自

力矣心無動靜而下手功夫未有不靜中得力者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意正如此苟初學之不能習靜而妄意動靜合一之說紛擾場中望其爲學也難矣

學心學也心學最易最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多識非務外求自得于心也言心而事物在其中矣言心學而應事接物在其中矣學歸于心內外打成一片所謂頭頭

是道也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所謂一以貫也此之謂本原之學

楊慈湖不起意等語類禪陳白沙一了一切妙等語類禪若陽明知善知惡是良知言知也爲善去惡是格物言行也知行合一豈得以禪目之

顏子之學心學也曰不遷怒不貳過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皆實學也若以曾點琴張之見而談顏子之學失之遠矣

理以頓悟事以漸修是合內外之學

稱大臣者曰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蓋大臣職在用入不自用乃能用入房琯之用劉秩安石之用惠卿皆

因自用之心悅其人而用之遂致誤國必克己而後能舍己必舍己而後能取諸人以爲善工夫在正心誠意

善人多則天下治正氣盛則邪氣消只要君與相培養善人扶植正氣天下自然易治

楊復所曰識得本體便是工夫張陽和曰本體本無可說凡可說者皆工夫也識得本體方可做工夫陽和語較切實程伯子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亦此意今人病痛只是自私自利孔門之學重在求仁仁者以萬物爲一體苟實見得萬物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自不能已何處着得箇自

私自利然工夫未易言也須要克己復禮己私淨盡天理純熟廓然無我元氣渾然方見得萬物一體

孔子曰可以無大過矣聖人不能無過知其爲過乃可言無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過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故欲寡其過而未能今人茫昧身在過中而不知沉溺淪喪宜也須讀書窮理用存養省察工夫隨處體認天理方能知過知過然後能改過

朱子曰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何處是切要事尹云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復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得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諸若學者未嘗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余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噫古人如此虛心如此詳細吾輩粗心浮氣妄希高玄全無實際枉讀了古人書

丙吉傳不可不讀吉有恩于漢宣帝宣帝立而吉終身不言高允傳不可不讀允有功于魏高祖高祖立而允終身不言深厚不伐真古人之風人臣立心當以二君子爲法

蘇子瞻謂范蠡去越不復有爲張孟談爲趙襄子滅智伯而去之耕于負親之丘可與蠡五湖同風大抵

英雄退步便是明哲令圖不以寵利居成功伊尹卓越千古

明道善固謂之性是義理之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氣質之性也纔說性時已不是性了纔說義理便落氣質了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道性善言本然之善不與惡對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義理之性也故曰論性不論理不明

劉靜修上宰相書願隱居養病世祖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謂與世祖重風節如此宜享國久長大定初有近侍進言欲罷科舉者世宗問張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之曰誰與曰秦始

皇世宗顧近侍曰豈可使我爲秦始皇事遂寢世宗  
天資明敏聞言善悟宜爲金之令主

章宗時有司論太學廩費太多章宗曰養出一范文  
正公其所償顧不多與章宗此言可謂識治體矣  
竹林七賢王戎不足責山濤亦不無可議觀其語  
紹四時消息等語則其心之所存可知矣晉人宦情  
濃艷一面談道一面熱中山公雖賢亦未免爲習氣  
所移此顏延之五賢詠所由作也

薛敬軒論道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論  
大極理雖至妙而其實不外乎身心動靜五常百行  
之間後人論太極卽作高遠不可窮詰之理求之去

道遠矣敬軒胸中道理純熟在他人說玄說妙在敬  
軒只平常看了楊中立立言亦類此

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樂死而厭生也樂死  
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子之歌曰而已反其  
真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真以生爲不反真其惜于  
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  
生死之一也此段生死道理敬軒看得極是

綱目書晉處士陶潛卒以其心不忘晉也書唐特進  
監軍張承業卒以其心不忘唐也范粲獨坐所乘之  
車三十六載不履地不啓吻綱目不于晉泰始六年  
書魏侍中范粲卒豈非一缺事乎

秦王熾磐后卽涼王儁檀女其言曰秦本我仇讎何  
婚姻爲讀此可愧鬚眉爲人臣子臣妾者

蔡季通爲言官疏訴僞學遠謫道州州縣捕季通甚  
急季通不辭家卽就道朱晦菴與從遊者餞別蕭寺  
坐客輿歎有泣下者季通不異平時賦詩曰執手笑  
相別無爲兒女悲晦菴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  
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履以行其子仲默徒步數  
千里以從脚爲流血九疑之麓居楚粵窮僻處山川  
風物悲涼慘愴季通父子相對獨以義理自怡悅浩  
然無湘纍之思楚囚之泣也季通沒貶所復徒步護  
柩以歸嗟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季通父子有

焉此之謂真理學

丘仲深馮琢菴高中立論國家事切中時病俱經綸  
好手而中立更直截實落

氣節而不道學者有之未有道學而不氣節者也蘇  
文忠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死生之際  
等語甚爲朱文公所重稱爲東坡帖每書壁以置座右

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資治通鑑采正史之外用雜  
史凡二百二十二家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  
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此溫公  
所謂平生精力盡于此公嘗謂此書惟王勝之嘗讀



一遍餘人不過數卷已倦睡矣愚謂此書經世之書不可不讀且易讀不似廿一史浩煩讀之宜手舞足蹈何至倦睡也大抵士志科舉之業留心史學者少疎陋廢學一至於此可爲浩歎

羅念菴家居與東郭南野雙江爲會講學衆常至數百人念菴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此最可法講學而好以言辭先人便是今之學者爲人念菴之學潔淨精微豈龍谿可比者嘗以龍谿論告子義襲之旨龍谿曰學問識得真性方是集義不然皆落義襲矣念菴請曰兄觀弟識性否龍谿曰全未因與南山歎曰如此吾輩已非集義終日作何勾當

可不省哉因惕然自懼嗟乎若念菴可謂若無實若虛矣

朱子于前輩字畫書帖俱珍藏愛重恭敬奉持至于前賢著書如溫公疑孟余隱之尊孟李公常論語鄭公折衷胡子知言張無垢論語蘇黃門中庸等書反覆辯論剖析駁不遺餘力嗟乎先生之心苦矣以斯道爲己任繼往開來不辯則道不明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朱子之心孟子之心也程子易傳不肯輕出朱子曰論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王文成刻朱子晚年論定錄亦言朱子之學晚年大進惜著書太早不及改正等語後之學者又以

惜朱子者惜文成甚矣著述非易事非聖賢得已之事也

朱子荅潘叔昌曰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講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閑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讀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余病目經年每以讀書爲苦讀此令我心目豁然

關中諸君欲謚張橫渠決疑于伯淳伯淳轉請教于溫公溫公以爲不合古禮不合禮而謚之非張子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爲比不若以孔子爲法噫溫公愛子厚以禮者如此

橫渠深于陰陽五行每發前賢所未發朱子曰五行之理正蒙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又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不甚分明惟張子推得來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秦皇漢武竝論非也秦皇焚書坑儒漢武表章六經尊重儒術相去遠矣此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昌也薛敬軒熟讀性理大全謂此書出學者但當玩味不必復談性理噫惟敬軒全體皆是性理讀之津津有味故爲此言若學者粗心浮氣一開卷已倦睡矣然此書廣大悉備集合衆理精深耐看果能收斂身心熟讀深思當與五經四書同功



胡敬齋曰著述是聖賢不得已事著書而有爲名之心便是悖逆天理持論嚴平如此

朱晦菴先生曰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全不自覺真是枉讀了他古人書讀此知理學亦重史學明道看史一字不遺亦此意何嘗一槩以爲玩物喪志

鄭夾漈譏司馬子長全用舊文又譏班孟堅全無學識專事剽竊及其自爲通志天寶以前盡寫杜岐公通典之文略無增損天寶以後竟不復陸續疎略如此爲馬端臨所指摘然則著書豈易言哉

陽明要書成自幾亭陳子之手除繁表微大有功于陽明駁正便是發明其功更偉陽明答顧東橋按本塞源論幾亭曰此條之論乃先生直接道統處智略技能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惟求復心體之爲貴解悟靈通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躬行五倫之爲貴其心則惟欲安天下之民惟共成天下之治道學一點真血脉先生得之恐後世以頓悟而疑其爲儒之禪以事功而疑其爲儒之雜不可不辯也先生固云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若自道云大都聖人以天地萬物爲心何官不可做何事不能做彼堯舜諸公所以能平未平

之天下今人惟知爲己只務擇官不務任事所以并不能享已治已安之天下只由一念公私危微精一所以開千古之道統者所以卽擅千古之統得先生一番指示喚醒有功于天下者大矣

陽明刻朱子晚年定論幾亭曰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爲口耳之學正文莫猶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自言而謂聖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謂讀書著述精神所用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進處寧可眞謂其生平專事口耳茫然無得于心至老而痛悔極艾未及改正耶幾亭此論深得朱子之心兼益陽明之學

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言王者不必勤兵于遠蓋兵猶火也不最將自焚也唐太宗得天下後自恃其富彊欲征高麗房玄齡以死諫之不聽後卒爲高麗所困翮然悔悟曰使魏徵若在必不使朕有此行噫悔亦晚矣以太宗之全盛猶有此悔況其他乎有天下者可不以是爲炯戒哉

學國之殖也不學將落是以衰世亂國之士誣善之人必先去其學士大夫廢學天下之大患也章邯之于二世嚴尤之于王莽道覆之于盧循皆因事非其主身名俱敗士生危亂之世可不知所事哉張羅肇釐正孔廟從祀疏併孔子祀典或問議論純

正俱有功于聖門若夫從謝諱之議黜吳澄從祀尤為確論其言曰澄生于淳佑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如此之久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等語澄雖復生應為心服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皋陶言哉言乎只知人安民二語治統在是道統亦在是矣

王文恪謝存問獻講學親政疏忠愛懇惻實關萬世治安凡為人君宜錄置座右朝夕省覽

讀書劄記卷三

柘田逸農喬可聘聖任甫著

男

蓋萊邁英

校

程子曰只為誠便存閑邪更着甚工夫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提一箇誠將來存着看存誠二字甚好

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澆厚且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涵養須用敬如此看來敬更須涵養栽培深厚四字最當玩味敬而無失即是未發之中篤恭而天下平須是栽培深厚方能如此

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存養即栽培澆厚之意敬以直內必有事焉而勿正當是存養意

蕭夢明曰敬有甚形象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如此

敬字甚好

古人所謂默足以容者不為危言激論也所謂明哲保身者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也若夫依阿隱忍僥倖飲氣有意避禍自占便宜聖賢無此種學問

宋文憲公既已歸田又復入朝不知隱禍伏於魚水之歡茂州安置骨埋夔峽哀哉使居浦江之日入山惟恐不冻子孫凜凜循禮法寧有是乎公讀書破萬卷而獨昧此明哲保身知幾其神君子不可不慎也

管寧謂邴原曰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是謂默足容徐穉謂郭泰曰何爲棲棲不遑寧處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維也是謂明哲保身

何曾知習不能久安長治亦可謂有識之士矣日食萬錢何爲者乎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豈非侈泰之報也耶

伊川先生在講筵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茅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爲妻求封之理羅念菴在講筵亦不爲妻求封皆可師法楊中立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米搬柴話來證徐行後長義朱子以爲其語有病蓋如釋氏說但能搬

柴運米卽是神通妙用若儒者須是徐行後長方是疾行先長便不是

所謂格物致知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月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着此理非者便是逆着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不是兩事也釋氏只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會見裏許真實道理所以用處都差將見處行處打成兩截

許魯齋立朝事業甚偉持論甚正臨終語其子曰我生平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

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敬軒謂實過其名然哉

李延平危坐終日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求所謂中者久之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既得其本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自中節先生沒朱子云李先生教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霑衣也可見延平當年下數十年靜功觀未發氣象朱子且云若存若亡今人

豈可輕下一語

朱子曰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朱子晚年進道所見如此此方是日進無疆幾乎聖人地位或問講學不明用處全差了朱子曰若學不切已自家一箇渾身無處着雖三魂九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處方差此等議論何等謹嚴何等悚切曾子稱顏子犯而不校以爲至德薛敬軒曰犯而不校最省事看得平常程明道曰犯而不校校則私非樂天者也看得嚴重學者於此細心理會可以悟道

謝上蔡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又曰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朱文公晚年恨盲廢不早亦此意

武安挾權勢殺魏其灌夫以十二月晦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祝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鬼神之理昭昭如是所謂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如此夫後之挾權勢殺人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咸淳間謝疊山過辛稼軒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室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於三鼓不絕聲疊山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疊山得請

於耕加贈少師或以為其說怪誕余曰非也稼軒正氣蓋山正人氣之相感誠之不可掩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此之謂與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或謂居室出言人聞之千里之外何由應之真西山曰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西山此言最快切謂此醒語於人間後世所當深省也

一鄉之善士一節說不得善蓋一鄉如此則何日方

能善蓋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只是渾渾說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一鄉一國天下善士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文武周公諸聖賢呂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番便是與他為友一

善故曰尚友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後才去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如此且稱不得一鄉之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一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耳古說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得交則為友不交便不是友孟子又恐人泥定之交二字必親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說箇尚友見得不僅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如此看來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盡又何孤立寡助之

患耶若必於覲面相處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卽一國之善士亦豈能盡相面覲哉自古未有這等解友字者解之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說盡了卽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說誦詩讀書若曰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讀書誦讀了不會知其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舜往於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爲證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於天下後世使千古聖賢滿

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如此才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千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爲之體諒卽心上體諒而不爲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於我之爲友而我亦何以稱於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爲之告有冤則必爲之白有善則必爲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日時勢又

如何必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諒於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怨發推則舜號泣之心事自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自矣封其弟而不使之有爲於其國非特愛有庠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爲放至孟子以封之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白矣至於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瘠環誣孔子以自衛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爲之辨無

論當時卽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哉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尹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此章書從來無人闡發到此大抵從前論友曰朋友之交也蓋交則爲友不交則非友也孟子另具心眼獨闢尚友之論得少墟先生辨誣白冤等議論知人論世俱是心乎道合真正神交知己雖寂寥一室而天下聖賢皆良朋勝友也雖生叔季之世而唐虞三代聖賢皆良朋勝友也此宇宙間最快之論有功於天下萬世者大矣

中庸論道有鬼神一章蓋學必與諸鬼神與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者如此夫此知天之學

伊尹樂堯舜之道只在辭受取與一稟於道義上見得有如辭受取與不合道義雖誦讀詩書高談性命何益哉何以言樂道乎

馮仲好曰自古聖人未嘗不言遭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遭際恐寬了自家反已功夫至哉言乎明道謂韓宗師曰君守晦叔曰矣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真古大臣之用心有斷斷休休氣象

龜山立朝九十日論者責備不已文公立朝四十九日論者責備不已世之人待小人何怨待君子何刻可爲古今浩歎

明道謂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蓋言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何須窮索若心懈而曰不須防檢理未明而曰不須窮索其害道也更甚馮仲好曰不窮索則不能誠不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此先生之學所以爲大也然哉靜中靜易動靜難勿視聽言動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所謂動中靜也故四箴中不

曰操之有要心爲之則而曰操之有要視爲之則明道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愚謂不能克治存養甚看來克治已私四字最難

象山掌庫三年所學大進曰這方是執事敬象山之學從人情物理磨煉出來實非禪外事勢物理只在人情中此原是聖門格物宗旨

荆川謂吾人終日擾擾嗜慾相混精神不得歸根須閉關靜坐一二年養成無欲之體方爲聖學龍谿曰吾人未嘗廢靜坐若必籍此爲了手未免等待非究竟法聖人之學至於經世原與世界不相離古者教人只言藏修游息未嘗專說閉關靜坐曰日應感時

時收攝精神和暢充周不動於欲便與靜坐一般必待閉關靜坐養成無欲之體始爲了手不惟蹉却見在功夫未免喜靜厭動與世間已無交涉如何復經得世龍谿此段議論最好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儀之隅二章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八章曰淑慎爾止不愆於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古人之重威儀如此雖然未易言也大學先言學次言修次言脩次言格次言威儀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非盛德積於中安能動容周旋中禮乎

精神不凝聚則不能成事今欲凝聚精神更無巧法只是將一切閒浪費精神徹底勿畱些子盡與蕩滌全體完復在此觸機而應事無不成是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曰心之精神謂之聖龍谿此段議論甚好

未發之中性體也有未發之中而後有發而中節之和道修而性復矣戒懼慎獨而中和出焉是也未發之中非對已發而言即感而寂非寂而生感也常人亦有未發之時乃其氣機偶定非大本達道也龍谿持論亦正

聖人胸中自有全經固不在於紛紛點畫之盈縮以

為分合機軸也若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故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或虛其中或總其實河圖固可以畫卦亦可以敘疇洛書固可以敘疇亦可以畫卦庶幾不失圖書之本旨於學思過半矣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為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為月窟所謂姤也震為長子巽為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乾坤先天也自一陽之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去以至於乾自一陰之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

坤由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妄謂之姤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即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所同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祇於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

陽陽而藏不繼不繼則獨陰易滯而應不龍谿看月窟天根最為分明

三代而下士鮮中行得鄉愿之一支半節皆足以取盛名於世究其隱微尚不免致疑於妻子求其純乎鄉愿且不易得況聖人之道乎夫鄉黨自好與賢者所為分明是兩條路徑賢者自信本心是是非非一毫不從人轉換鄉黨自好即鄉愿也不能自信未免以毀譽為是非始有違心之行徇俗之情龍谿此語最為的確

自聖學不明道義之風日微功利之毒淪洽於人之



心體始千百年於茲苟不從一念入微處察識誠偽  
求微於心求通於道縱使擬議卜度盡將古人行過  
好事湊貼身上行持以爲集義正墮在義襲窠臼各  
爲宣暢光復適足以增伯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  
不可復覩其亦可哀也已龍谿此論亦好

先正曰學以忘已爲大猶龍氏曰無以有已程伯子  
曰千萬人場中須常知有我正可互參

程伯子曰有恁你管得我有恁我管得你教人致太  
平後我願爲太平之民程叔子曰學者不可不通時

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顯經陽曰讀兩先生之言分明天地氣象

中是體天地位萬物是謂體用一原戒懼

謹獨是微天地位萬物是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

育是謂顯微無間

動極而靜求其動之端不可得靜極而動求其靜之

端不可得是謂動靜無端

陰中有陽而非始於陽陽中有陰而非始於陰是謂

陰陽無始

或問儒佛同體異用如何高存之曰體則寂無朕兆

所以易混用則全體俱呈所以易別原道闢佛惟在

人倫上斷置心性之說不攻自破矣

陽明拔本塞源之論大有功於世道人心耿天臺見

之奏疏亦是具眼

陳白沙謂子美詩中聖堯夫更別傳蓋堯夫之學得  
之靜養其詩本諸性情如擊壤集詩吟咏先天超然  
書言意象之表其自得者深矣故曰別傳也

王仲山有言居官者不知有家盡職而已居家者不  
知有官守分而已數語最可味予從安節寬念菴先  
生三游記閱之既畢謂安節曰於冬游一記見先生  
虛心於夏游二記見先生苦心始先生傾慕陽明真  
如孔孟復出見陽明之高足弟子王龍溪如見陽明  
焉以故一嘆一笑一步一趨無不奉爲著蔡至於俄  
而而之曰全未俄而而之曰悠悠俄而而之曰錯過

好日月俄而而之曰只是依阿世界亦皆欣然俯首  
而信受之又其時銳然以聖人自期精神意氣十分  
猛烈不無用心太緊處而龍溪所言融脫灑落適搔  
著他痛癢如予醉以醒予寐以覺遂不自知其豁然  
以解也故曰見先生虛心已而熟察龍溪行徑往往  
不滿人意退而考其言亦率不翻遂并其言而疑之  
就加推敲反復辨折冀以匡扶獨正引歸實地於今  
檢點還似在文義上轉換乍合乍離未足以服龍溪  
至最後數十言披肝瀝膽傾盡底蘊字字血誠亦字  
字藥石龍溪始無處躲避只得承耳故曰見先生  
苦心



安節曰鄧定宇先生秋游記何如予曰此老虛心苦心亦與念菴略同舊本載先生之言曰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聖人也不做他龍溪極賞之予二十年從張陽和先生受而讀之亦為踴躍新本刪去此三語必是此老百步竿頭進步不以此為極則也豈得不謂之虛心察其意又若惟恐發人之狂預為掃蕩也者豈得不謂之苦心此所以為定宇先生也吾輩須要識得涇陽先生謂二先生虛心苦心識論甚好

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學而時習之日著日察  
必為鄉國天下善士方可尚論古人不然一切文人皆能誦讀詩書評論今古苟非端人正士中心不直脉理皆邪筆頭寫得幾句口頭說得幾句可謂之知人論世乎可謂之尚友乎

自世之學者沉於訓詁沒於辭章謏謏焉守咫尺之義不覩於大道儒者慨然發憤欲起而救其敝於是乎招而來之曰爾其歸而求諸心斯意亦善矣及此說既行學者又惟日以尋索本體為務搗揚騰弄了無實際至乎土苴六經浮游萬物而猶曰吾有得於心甚者恣情肆欲惟其意之所便有從而難之輒曰吾無愧於心而已迹非所論也於今乃得見羅李先

生先生始亦嘗習其說已獨有會於大學反復磨勘凡數十年自信益確遂斷以修身為本一言為宗而曰此孔子透性之學也嗚呼深矣且夫家國天下之不得為本固也雖正心誠意致知聖人亦繫置之而獨本修身何也彼其無形而虛此其有形而實虛則高明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聘其究渺悠荒唐不可端倪卑陋之徒入於中而有以自益其究巧秘詭密不可致詰是可得欺也實則一切無所容矣是不可得而欺也夫然後知孔子之立言其指甚精其為慮甚遠而先生所以起瞶發矇其為吾道計者甚不小也或曰周程張朱四夫子大儒也其於繼往開來最

汲汲矣顧不揭此為宗何也曰當是時斯道方明知學之士大率謹於自守雖以游揚之難於佛老亦意見之偶偏耳未嘗不尊奉其師說也雖以陸氏之公然敢與朱子抗其規矩準繩未嘗不嚴固也以是談心之害尚隱而未彰雖有而未甚至於今始不勝其可慨耳故先生之揭修身有見之言也萬世為學之常經也其所以揭修身有激之言也一時救弊之急務也

良知之說近於鬆活始未嘗不善其後流弊埋藏出脫一時士習從風而靡王龍谿諸公言行不相顧迹多可議兩先生有憂之發此深慨蓋心可匿而身不

可謂悟可製而修不可取應兩先生心亦苦矣  
性上知不得一物故曰養心上着不得工夫故曰存  
白沙曰但得心存斯是致於於存外更加功亦此意  
事有難於言者托古人見意子貢不問衛事而問齊  
齊問米仁得仁等語悟曰夫子不為也大禮議起聖  
元涯席元山黃宗賢宗望問陽明先生先生皆不答  
蓋有難於答者無善問如子貢者耳  
大禮議起或問楊文襄文襄曰張生之言必可行也  
此語有病不若王文成不答為是  
人具七尺之身全憑此心此理始為可貴故曰仁者  
人也仁則為人仁則不得為人矣

七月陳工業也處家以農業開基成土功冲嗣位周  
公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此詩使替稼歌之  
宮庶幾幾也二知小民之依不敢荒率蓋與無逸之  
傳同一意也況南軒以為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  
於此真西山大學衍義詳言詩中之意備陳農家勤  
勞情形可作幽風註復悉言後世農家諸苦極其痛  
切一字一波凡人尋宜錄置座右時切省覽必惕然  
於中知稼穡艱難不謂小民之依戒諭也乎勤  
相毋妄與衙役以奪其母橫加賦歛以困其方目  
得為政之本所神治道豈曰小補也哉  
馬慕崗先生以楚事繫獄薄海之內咸謂公以一身

易全楚之命烈日爭光而全楚世世感之刺骨曹真  
子先生曰公於楚事偶然耳儒者以無事為本體以  
有事為應迹而世人能觀人於有事不能觀人於無  
事假令以楚事繫公則謂公以楚事掩亦可也慕崗  
有體有用之學真子先生可謂深知慕崗者矣  
敬者禮之所以立和者樂之所由生二語可達禮樂  
之原

已是人欲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富貴能不淫貧賤能  
不移威武能不屈及勤到這裏還剩下許多渣滓掃  
不盡禮是天理之最微最細處儘有家庭莫不稱孝  
宗族莫不稱弟鄉黨莫不稱忠信廉潔只勤到這裏

便現出許多差錯不過就克已復禮乃工夫之最  
微最細處也既是最微最細如何下手却又捉摸得  
十分痛快謂之克直是一刀兩斷絲絲見血沒些子  
遲回沒些子計較沒些子包裹沒些子牽纏謂之一  
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直是當下圓滿物物回春  
沒些子空缺沒些子遮攔沒些子停畱沒些子涯際  
且曰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直是把柄在手超超獨  
上沒些子等待沒些子假借沒些子倚靠沒些子幫  
貼非天下之至敏其何以與於此此聖門為仁第一  
局也  
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

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率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總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

試讀到夫婦之愚可知夫婦之不肯可能憑他何如人也應欣然踴躍精神煥發一番試讀到聖人亦有不不知聖人亦有不能憑他何如人也應茫然自失意氣收斂一番此真子思子弊緊爲人處也此正涇陽先生弊緊爲人處也

千古聖學本於經世與枯槁山水不同吾人此生不論出處閒忙亦只有經世一件事如吾兄今日處在兵中金革百萬與山中飲水曲肱萬變在人原無二事徹頭徹尾只在機上理會原無二學此機無寂感無閒忙有無之間不可致詰是謂圓機日應萬變而常寂然方是大鎮靜方是經世之實學固兄所稔聞也但恐救世心切如張忠定之救火當局對境復作二見傍觀不嫌於饒舌耳昨聞兄誦兵意氣橫發君臣朋友之義以身相許誓欲與同生死竊意此尚從俠氣帶來俠者之重然詔輕生死終涉好名與聖賢本色作用未免毫釐亦在機上辨之而已兄常自謂

已忘得名根試驗之纔遇差別境界便會觸得動機涉嫌疑便思分疏忍耐不下纔經指摘便覺懊惱不快活只此便是不能忘處大抵豪傑不落卑污多受此病非從學問理會時時自反常見不足常見有過可改幾於無我者未易以氣魄承當吾兄性根原來暢達矯歡抑情處似涉安排坦懷任意反覺真性流行其帶些子俠氣疑於輕躁亦在此正是學問血脉路未分曉在若信得及時全體精神收攝來只在此一處用針針見血絲絲入理神感神應機常在我如馭之有轡啣射之有彀率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一切嗜好自然夾帶不上一切意見自然撓搭不入

豈止用兵如神千古聖學亦不外於此矣何如何如兄任事真經世心切愛人根重每事盡心寧可犯手不肯些子放過但恐應機處少有所礙如前所云實同心隱憂也易無妄繇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既無妄矣尚有匪正之眚何哉此正是研幾之旨夫子求免大過之心幸默察之文成養得此心純粹造詣精深機神圓妙方能如此雖荆川先生不能到沉龍谿乎然此段議論透露真切令讀者心開目明所神學問體用非小補也

明道謂韓宗師曰君實晦叔相矣若與元豐大臣分黨則衣冠之禍未艾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

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過可也又曰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苟如是尚是爲已其心却不在朝廷觀先生立言之意分明聖人氣象

此事體大須着力來方知不易

工夫到後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

余嘗以使事至吉安知南泉先生人品甚偉風節極高晚年進道專務培養元氣讀其遺書蕩蕩平平無偏無黨所謂豪傑而聖賢者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昔李延平豪邁人也琢成與田夫野老一般與先生正相似

余嘗以使事至安邑知曹貞宇先生讀書談道繼往開來讀其遺書益念聖賢事聖賢者也躬親農事與田夫野老同辛苦寒暑以之風雨以之真有耦耕植杖之風大江南北無此風味

仁者必有勇仁莫仁於顏子勇莫勇於顏子孔子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稱顏子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惟此心常定故能不遷此心常一故能不二是從混沌中直下承當不仁而能若是乎范氏曰不遷怒者惟不移於怒也朱子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消凍釋又曰重處不在怒與過上只在不遷不貳上今不必問過之大小怒之淺深只不遷不貳是

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問董仲舒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修飾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修飾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卽此道之健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道何由而明

濂溪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未始不精誠卽神神卽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衆人無之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民不能是賊

其民者也

正叔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與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藩離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障塞坦夷之道

慈湖自信無前摘抉前哲實是透悟了徹但其學以無意爲宗立論多禪語不謂之禪不可也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已富惟欲已貴惟欲已安惟欲已樂惟欲已生惟欲已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卹由是生意

或問錢緒山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不動了  
聖學只是正已而物自正文王名卦不曰感而曰咸  
取其無心也若着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懂  
懂往來此語纔合聖人之學鄉愿只是要人說好忠  
信廉潔要感動人說他忠信廉潔故孔子惡之若存  
感人一念便是攪入世俗心腸既曰何思何慮如何  
又曰百慮蓋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於  
明覺自然之體無所加損於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  
慮  
天下無見成良知陽明說得明白王龍谿曰嗜慾深  
痛割情最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  
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吾人豈可輕易放過須信  
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  
變化之跡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  
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功時便是有安  
排討見成時便是無忌憚龍谿此段議論最說得的  
確  
有未發之中自有已發之和未發之中所謂主宰也  
人心上有箇主宰動時自不至逐物靜時自不至着  
逐世無間雜矣逐世矣猶不見是而無間不更難乎

理於圖象之表苟只於圖中溺意求之又焉有超然  
自得之妙哉  
太極圖貫天人之理爲一  
第一要有渾厚包涵從容廣大之氣象  
文中子心在天下爲甚大但明德之功未至遠欲新  
民失本末先後之序如朱子所論是也  
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于進修誠可爲後世  
法  
離內外判心迹此二本也蓋心具衆理衆理悉具於  
心  
心與理一也故天下事物之理雖在外統之在吾  
一心應事接物之迹雖在外實吾心之所發見故聖  
人心一心之理應天下之事內外一致心迹無二異  
端虛無空寂此理先絕於外而應天下之事  
哉由其專事乎內而遺其外不考諸迹而專求諸心  
厭棄事物之理專欲本心之靈是分心迹內外爲二  
本矣  
朱子曰人纔敬時心便在上身上了又曰敬則萬理具  
在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字之而已最是如曾點之  
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顏子  
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  
失之矣

楊龜山言王荆公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于天下最說出荆公學術偏處

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動學之不講乃至于是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着意着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過絕思慮以爲靜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

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此便差却卽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

心不可放縱亦不可逼迫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爲存心之法雖借用孟子之言其義尤精此自然之理非有毫髮私意與之飛魚躍

同活潑潑也

程子發明有主一句真爲學之要只收斂專一便是有主之道朱子所謂主宰自操自存

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窮理格物先從性情上窮究則見得仁義禮智渾然全具于吾心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就此力加操持省察推廣擴克此便是原頭工夫根本學問

古人年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凡有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

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心不亂則必流于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

昔王介甫以高明處已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已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沒其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卽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已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卽言天地萬物本無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胸中再

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是敬窮理則天地萬物之理即在此

朱子嘗言伊川性即理也一語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每將此語體認有處通有處不通一旦於理一分殊有箇悟處反而驗之身心推而驗之人人又驗之陰陽五行又驗之鳥獸草木頭頭皆合道於是始渙然自信而知二君子之言斷乎不我欺也世儒只爲理字難明往往爲氣字妨礙殊不知工夫到後雖添一箇字自是添不得也

延平李先生南軒張先生所見皆真有言皆當宜爲朱子敬畏延平因朱子喜看正蒙嘗語之曰橫渠說

不須看非是不是恐先入了費力南軒因朱子心之安者是道一言明謂此語有病若學者錯會此句執認已意以爲心之所安以此爲道不亦害乎此等言語須是經歷過來方知其爲至論

詳辨工夫只在致知不在物只在內不在外只在不學不慮自知自能不在致此良知于事物物只在由仁義行不在行仁義斬截不少混淆可謂苦心矣嘗思孔門之學其要領已于大傳寂感兩言開示明白至其教人只隨處提醒如論語喫緊工夫無過告顏冉者言克己不離視聽言動言敬恕不離出門使民施人在家在邦非是敬之空言只是各處做

工夫克己與敬恕無可着口形容不得故須指其時與事示人未嘗避諱涉于事物物與在外也至教弟子亦只在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論君子好學只在敏事慎言其他門人隨問隨答若色難言詁之類皆是實指其事提醒人未嘗處處說靜何也欲其即實事求之俟其自得所謂語不能顯者也

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而已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便見繼之者善所以憂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隙隙吾靈府庶幾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惡乖方用舍倒置

凡人之所謂心者念耳人心日夜繫縛在念上故本體不現須一切放下令心與念離便可見性放之念亦念也如何得心與念離放退雜念只是所謂主人一也習之久自當一旦豁然

雞鳴而起莘莘爲善是吾人終身進德修業事也然



爲善必顯明善乃爲行善習察何謂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知識以復日添出來非其然也既是添來今宜減去減之又減以至于減無可減方始是性方始是善何者人心湛然無一物時乃是仁義禮智也爲善者乃是仁義禮智之事也

理只是一箇道理學着全無欠缺但如言着仁則都在仁上言着誠則都在誠上言着忠恕都在忠恕上言着忠信則都在忠信上只爲只是這箇道理自然血脉貫通

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

### 要將此心處理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我爲心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也就使實能把捉得任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任乎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就主靜然亦非棄物事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

茫地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

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

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長如坐底時方好

靜中動是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盡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慮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興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道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念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道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其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

淳熙八年春先生訪元晦於南康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嘗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會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言明白然讀之者

苟不切已反觀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能無所感竊謂學者于此當辨其志凡人之所喻由其所以習所習由其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乎義所習在乎義斯喻於義也志乎利則所習必在乎利所習在乎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于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其志之所向則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又惟官資崇卑廩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于國事民隱以無負于

任使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習講之熟安能無有所喻顧恐不在于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于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乎場屋必能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在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元晦跋講義云陸兄子靜來自金溪熹率僚友諸生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

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而動心焉熹又恐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于簡受而藏之凡我同志于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不迷于入德之方矣先生云講義述于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得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

人心須常息息止息也息則生矣復于未發之謂息  
但自反照靜妄了不可得息之久而自能復也  
人性不向道理上去總是虛生道理不向心上去  
總是虛語

人生只有一箇念頭最可畏全憑依他不得精察天  
理只在兢業中行久之純熟此箇念頭即是天理孔  
聖七十方到此地位吾輩何敢說大話也

既得其大本則宜涵泳聖賢之言而寬以居之

初入南昌時日坐都院後堂對士友論學洞開中門  
令見前後報至登堂遣之時有言文定焚鬢及兵前  
却狀者衆咸失色陽明徐起如側席遣牌斬其前却

者還坐復理前語論學後聞濠擒衆咸色喜陽明愀  
然曰濠雖擒第恐傷死衆耳亦復論學如常

歐陽德爲六安州守奉書問學以爲初政倥傯後稍  
次第始得與諸生講學陽明日吾所講學正在政務  
倥傯中豈必聚徒而後爲學耶

先生自經宸濠患泰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  
出生死所謂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無弗同  
者

其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  
一曰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  
不實落用功負此知耳

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  
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  
義心外無善伊川所云纔明彼便曉此是猶謂之二  
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

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力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  
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紅爐點雪天  
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  
問思辨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亦誠可哀也已  
先生曰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  
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陳九川問  
近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

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  
有無念時否先生曰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  
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周子言無欲故靜是靜  
亦定動亦定定字至其本體也

答顧麟書曰夫根本濫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  
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而猶自以  
爲聖人之學夫聖人之心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  
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  
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心其初亦非有異  
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  
以不通者以塞甚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

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肯此者雖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

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並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其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辟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

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以降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生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寒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可復覩於是乎有訓

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各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者則欲並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夫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嗚呼以若是之積弊以若是之惑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兩難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

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難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知乃德性之知是為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觀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眾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論正已物正曰此是吾人歸宿處以此見已一身不是小一正百正一了百了此之謂通天下之故聖人

以此修己以安百姓而天章華得此道者孔子而已行有不得者皆反諸己是格物底工夫嘗謂朋友之義不明久矣其相與言者率多誑耳非有誠心切磋者也夫舉天下之朋友而謂之未有誠心相與何也以其自處未有誠為聖人之心而一切所為徒營人之耳目則其相與皆耳目之營而未有誠此心無足怪也古人好善惡惡皆在己身上做工夫今人好善惡惡皆在人身上作障礙

聞異端

論語

鄒東郭曰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技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江門之詩曰却憐夜半留雙睫早為人間了六經六經之了繼往開來而反憐之何也程門謂唐虞事業自堯舜視之不過一點浮雲過太虛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薦終於耕稼陶漁以老焉其將不得為天地萬物一體乎

教人為學不可說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

去盜賊須有備若無備則盜賊之來無所畏也如好色好貨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出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還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出路方是真實工夫方能掃落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學理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是此一念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問伊川曰不為不善之善長未發之前求小延平却教學者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

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

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底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何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動亦定靜亦定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只是

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命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于有我則此心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既已亡其本矣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

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子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

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此擬做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是時去集義若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則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

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箇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看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渾渾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得箇空空守寂學成一個癡騃僕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無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

致良知則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事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着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一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工是以如此若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

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



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撓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

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

循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得可增減若須假借卽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子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實不容蔽昧處提醒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卽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

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

居今之世若欲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阻隔處多決然難行要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只是要擇人

問若使先生見用經世何如先生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

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不能近

伊川先生才說病便有藥和靖却似合下便作死馬醫此道之傳真未易以屬人也又云子靜兄弟今日

豈易得

近日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徧以告之也

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乃覺其非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行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爲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

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爲高則私意而已

三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

人謹言語不妄發卽求仁之端

既得後須放開此亦非謂須要放開但謂既有所得自然意思廣大規模開廓若未能如此便是未有所得只是守耳蓋以放開與否爲得與未得之驗若謂有意須放教開則大害事矣

克己已私了到這裏恰好着精細工夫故必復禮方是仁

佛家儘有能克己者却不曾復得禮

朱子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書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韓公書讀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

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扎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聖人指示爲學之方周遍詳密不靠一邊若只恃一箇敬字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有空缺不到之處方爲善學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須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

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合參然復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蓋謂此也

聖學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在說之太高與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惟失却聖賢本

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

周禮恐五峰之論太偏只如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續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

所論太極散爲萬物而萬物各具一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槩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說耶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便又有

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隨處盡得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是大槩法象若論日用功夫須先自家有箇親切要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惟也既先有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証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濶矣若但寸寸銖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則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學者多說萬理具於心苟識得心則於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當而指致知之說爲非不知知者心之所覺吾之所覺吾之所同有太極無所不該天下未嘗有心外之物也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者豈皆窮之於外哉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所以處之者欲窮其當則固在我矣

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沂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証則虛理易差也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

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理義之同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

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謂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鑒真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責也  
顏子樂道又不爲顏子夫顏子舍道亦何所樂然先生不欲學者作如是見者正恐人心有所繫則雖以道爲樂亦猶爲二也須要與道爲一乃可言樂不然

我自我道自道與外物何異也須自體會乃得之此只是贊咏得一箇樂字未嘗正當說着聖賢樂處更宜於著實處求之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尹和靖詩云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難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顏嚴哉

朱子曰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於圖事

不知此箇端緒何故汨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爲之理今人沒經濟直是沒學問耳太息

朱子答江元德曰所喻易中庸之說足見用心之切其間好處亦多但聖賢之言旨意深遠仔細反復十年二十年尚未見到一二分豈可如此纔方撥冗看得一過便致遽然立論似此恐不但解釋之義有所差錯且是氣象輕淺直與道理不相似願且放下此意思將聖賢言語反復玩味直是有不通處方可權立疑意與朋友商量庶幾稍存沉浸濃郁氣象所係實不輕也此可爲好著述者之戒

余昔年被謫洒然自得人皆謂余困而不失其所亨友人衛帶黃以爲不然謂雖被小人陷害是奉旨處分富有皇皇待罪之意余聞而悚然讀高子遺書見雲從先生建言蒙謫處之坦然顧端文謂臣子奉旨處分當引咎不遑不當如此坦蕩陳了翁謫官之日衣白布衫草履困苦異常謂朝廷行遣吾輩正欲困辱之也若處之泰然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是不受天命也小心翼翼謹嚴如此乃知此種道理甚大韓昌黎文王操天王聖明今臣罪當誅亦此理也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

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况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爲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觀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錄以藏於家云  
觀楊文貞公此語乃知張魏公行述文公甚不安於心見之手札真古聖賢之用心卽此一片虛公可爲百世之師至於著述不自足求正於人且多悔皆望

道未見之心尤不可及

治天下全憑紀綱風俗元魏羽林衛士焚張彝之第太后不能行法高歡聞而喜曰天下事可知矣因散財結客遂有飛揚之志紀綱不振奸雄生心關係之重如此

東漢專尚風節以曹操之奸雄不敢篡位自立惟恐得罪清議也乃知風俗關係之重如此

人於夢寐可卜學力淺深況生死乎楊敬仲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年八十有六屬續之夕怡然如平時可徵其學矣

周海門聖學宗傳亦有可觀詳錄陸文安語錄可補

性理之闕不爲蔡元定立傳不知何意趙大洲似屬兩刪其意專主推崇姚江無善無惡許敬菴辨論不已張陽和謂敬菴不當與同鄉多辨然顧高兩先生同是雲從事端文忠謹講學辨論不休端文欣然受之乃知敬菴非好辯不得已也蓋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闕一不可

讀書劄記卷四

柘田逸興喬可聘聖任甫著

男

英藏

校

中庸其至矣乎無極而太極

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

極而太極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大抵道理只是居易俟命正已無求不怨不尤反求諸身而已可見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道理原自平平常常聖賢所遭雖極奇極險處置道理只是平平常常人若能盡得平

平常常道理自然無入不可

太極非是別有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看得徹當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于中而性不能惑也理定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

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西山解說定性最明白了徹

真西山曰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不可以一言盡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最確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乃愛之理也蓋以仁之體言之則仁之道大無所不包發而為用則主乎愛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以愛出於仁則可以愛便作仁則不可故朱子以愛之理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為五常之本故仁為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為心之德者正以至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為心

而人得方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乃先儒所未發而朱子始發之其有功于學者至矣

堯欽明舜溫恭湯聖敬日躋文王緝熙敬止都是做工夫天下無不做工夫的聖人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只要深造之以道

學者須于主一上做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究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功夫則

外面許多道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物事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緩散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時節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來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看來只是一箇敬收斂身心便是敬至一是一心把天理作主宰

心須兼廣大流行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夫子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便廣大生物便流行生生不窮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

頓處

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着落與孟子說一般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性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于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五峰云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慎獨爲主蓋該寂感賁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橫渠先生氣質剛教德盛貌嚴與人居久而日親治家接物大要正

已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反躬自治最好不以語人更好最可師法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而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傾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蓋不欲與學者語未至之理耳學者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此學者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于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于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見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可深造自得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今於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示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的天理，非的便是逆天理。常常懇切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度物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將爲一物治一物，非徒無益而反有害。

問：延年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

道理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問：所謂窮理不知是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朱子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皆有箇道理，窮到十分盡方是格物。不知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侵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

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

臨川吳氏謂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

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爲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驕吝。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這道理只一而已。

若是迫切求益，亦害事，豈不是私意。

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身微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要識之。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眼前道理若有箇高妙底，聖人隱却便是。聖人不忠不信。

只是眼前切近起居飲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處便是這道理只就近處行到熟處見得自高

聖人說下學上達卽這箇到熟處自見精微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云云先生曰聖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

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

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孔子循循善誘先博文後約禮正是此意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耶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據某看學問之道只在眼前日用底便是初無深遠玄妙又曰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

做將去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

看文字專一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尹和靖云解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聞之令人悚然汗下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

心不耐閒亦是大病

謂陳安卿曰吾友僻在遠方無師友講明不接四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又不知古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性而無道學問許多工夫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學不足以應變應得只成杜撰不

合義理則平日工夫依舊是錯今須遊學四方事事去理會這道理方周遍浹洽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無不通變底聖賢無關隔獨坐底聖賢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要去遙那萬事如何可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撒開心胸去理會他人未做工夫的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己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公又可惜了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問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

兀然守在這裏，有事未操，底便散了，却是舍則亡也。

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才，整肅自和樂。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純然，自然無此等思慮矣。又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又曰：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又曰：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又曰：思慮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

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

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粗。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黃直卿曰：此問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乃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為

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是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

呂與叔謂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程先生大以為不然。某初亦疑之。近方信才養氣，心便在氣上，却不是養心了。此所為不可也。

荅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

十

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漸入熟，自然貫通。即自有安穩受用處耳。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先生曰：通透灑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識，助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真實積累功用中來，人性福急發，不中節者，當於平日言語動作間，以緩

持之持之久則所發自有條理

晦翁先生答陳膚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却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蒼胡伯逢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

十一

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其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喪禮自堯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死者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家禮又謂奠爲喪祭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命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開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

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

定是如此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則當修復

十二

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聖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此段道理可治天下

先生言於孝宗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

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宦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朱文公此段議論爲治天下大本大原人君宜錄一通置之座右

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竄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人君所敬者天古帝王承天子民兢兢業業其心一也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

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行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

用人是治天下第一義訪賢選士是用人第一義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開闢

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

平易近民爲治之本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據守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

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挂

三

三

天踏地方不負此生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喫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

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自隨眾不得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自定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

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徹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謙之爲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

苟欲闢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計較必與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

真氏曰周子因群聖之言而推其所未言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

七

有百善循環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只是守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是栽培之意

理則極高明行之只是中庸也

學者今日無可添只有可減減盡便沒事

克勤小物最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



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事世則謂之道  
落道請之教

人能將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  
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碍

學者須是兩儀擺脫得開始得有見  
聖賢必不害心疾

或問人或倦忘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  
若是氣志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

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康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  
若是志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

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  
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初子厚不輕與人言學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久矣  
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之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

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  
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與

洛中並  
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順然後爲得

解處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賢聖若彼其多也  
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

數記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  
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

者其用心必有在矣  
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

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問當初發此語時  
何如曰見得這箇事經時無他念接物亦應付得去

問如此却何故被一句救轉却曰當了終須有不透  
處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直

是會煅煉得恁說了又却道恰好着工夫也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

否曰此只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  
有此氣象方好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進却不去着  
他事凡事果自家一毫不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

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閑閑散散全不  
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  
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予我者是

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  
謂之學問

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  
或流俗方可要之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



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徹骨徹髓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靈醒

前言往行所當博識古今興亡治亂是非得失亦當廣覽而詳究之顧其心苟病則於此等事業奚啻聾者之想鍾鼓盲者之測日月耗氣勞神喪其本心非徒無益所傷甚多

問近日日用常行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略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何患不成心只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

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騰口說伯敏云性才心精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脉且如情性才心都只是一件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騰口說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得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道理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千古聖賢若同堂合席必無盡合之理然此心此理萬世一揆也

所論收斂則失於物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所勉強爲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爲此皆聖人事此自然耳夫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

甚力量便見工夫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問顏子  
勇乎程子曰孰勇於顏子見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  
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故曰仁者必有勇  
明道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即孟子大而化之之  
謂聖意呂晉伯下一轉語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  
橫渠云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不免多此解  
說矣

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龜山先生言近指遠如論易  
簡理得行所無事非易乎一以貫之非簡乎如是則  
天下之理得矣何等簡易真切可謂至言不惑

蓋測曰古今論學之言撒手懸崖無絲毫粘挂道人  
所不敢道蓋楊慈湖一人而已誦其言真自痛快末  
後數條自信無前痛挾前哲如禪門中所謂喝佛罵  
祖是真學佛祖者尤難與拘牽者道也要之邵子胸  
中實有箇學故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陸子胸中實  
有箇本領故敢不怕天不怕地胡賊亂叫楊子胸中  
實有箇透悟故能自信無前痛挾前哲夫豈草草者  
哉

宋朝家法遠過漢唐先朝家法遠過於宋后不垂  
簾外戚不與政可爲萬世法  
宋景濂修元史將許魯齋平生虛名所系等語一併

則主想以離亦以事二姓爲故忌諱不著  
或問錢緒山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  
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各卦不曰感而曰咸  
取其無心也若着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  
憧往來此語纔合聖人之學鄉愿只是要人說好忠  
信廉潔要感動人說他忠信廉潔故孔子惡之若存  
感人一念便是攪入世俗心腸既曰何思何慮如何  
又曰百慮蓋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於  
明覺自然之體無所加損於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  
慮

天下無見成良知陽明說得明白王龍谿曰嗜慾深

痛割情最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  
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吾人豈可輕易放過須信  
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皆是本心  
變化之跡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煅煉若不信得  
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下苦功時便是有安  
排討見成時便是無忌憚龍谿此段議論最說得的

有未發之中自有已發之和未發之中所謂主宰也  
人心上有箇主宰動時自不至逐物靜時自不至着  
逐世無悶難矣逐世矣猶不見是而無悶不更難乎

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王文成千秋理學蓋世功  
勲思田碑文直述時事謗訕紛然卓吾子曰此碑石  
若出他人手則字字皆金石矣惜哉先生自爲之耳  
勞而伐功而德非九三君子之終也嗟乎無伐無施  
可易言哉

石昌言愛墨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  
墨墨當磨子蘇子曰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  
可以爲好事者之戒由是觀之愛金玉寶玩愛良田  
廣宅愛書籍字畫愛園林花石欲以遺所不知者何  
人與昌言之愛墨何異獨不可以是爲戒乎  
著書立言下筆一字不可輕太史公衛青傳但謂之

大將軍謂賈誼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蘇子瞻譏西  
漢風俗禍熖雖司馬遷至伉儷亦不免耳

學問思辨辨何可少但辨貴明不必多陸象山辨無  
極太極議論紛然似乎太多

王文成作象山文集序文一字不可移易道統賴之  
以明朱文公譏其胡喊亂叫過矣

陸象山作王文公祠記一字不可移易自謂斷百餘  
年未了大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哉是言也  
或謂象山禪學不知禪之說棄人倫物理象山之學  
在人情物理做工夫如論理財論聽訟俱是真實經  
濟實落可治天下國家豈得以禪目之

黃山谷謂朋友至輯其讀西漢書數葉胸中頓時古  
今澆灌之不爾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學者胸中豈  
可少此一段風味

道之將墜自孔孟之生不能回天而易命士君子生  
於亂世天下自亂吾心自治豈以其時之如此廢其  
業墮其志哉此孔孟當年棲棲皇皇輒環不已蓋有  
不得已者存焉耳

尊所聞行所知要須本正其本不正聞是聞箇甚的  
知是知箇甚的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  
較分明聖人氣象若朱陸辨論太多自是好勝四字

二先生胸中尚未渾然者去顏曾尚遠陽明先生亦  
謂象山純粹和平不及周程二子

道外無事事外無道

道理只是眼前道理雖見到聖人田地亦只是眼前  
道理

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言有臯陶  
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未言孟子所  
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此

吾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發他

自周衰以來人主之職分不明堯典命羲和教授人  
時是爲政首務後世乃付之星官曆家蓋緣人主職

分不明所致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句  
是人主職分

易繫上下篇總是贊易只將詩易看便自分明

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纔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梭山云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先生再三稱嘆曰

家兄平日無此議論良久曰曠古以來無此議論惟

武王見得此理伏羲以來皆見此理

學者須是有志讀書只理會文義便是無志殷有三

仁却從血脉上說來

若是聖人亦是一些子精彩不得

這裏是刀鋸鼎鑊的學問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

在內時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

瞞得你見得親切得常涵養是其次第

惟精惟一須要如此涵養

無事時不可忘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每理會一事時血脉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

却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古人樸實頭明播種者王播種明樂者正樂欲學者

都學他然長者爲主又其爲王者自爲主爲副者自

爲副一切皆有一定不易不爭

後生隨身規矩不可失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學人言語

大人凝然不動不如此小家相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

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

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

假寇兵資盜糧

庸以動之教以化之風是血脉教是條目夫子曰由

知德者鮮矣要知德臬陶言亦行九德然後乃言曰

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

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

而徒繩操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偽

溺於俗見則聽正言不入

須是下及物功夫則隨大隨小有濟

某之取人喜其忠信誠慤言似不能出口者談論風

生他人所取者其深惡之

讀書不可曉處何須苦思力索如立之天資思之至

固自有一箇安排處但恐心下昏蔽不得其正不若

且放下時復涵泳似不去理會而理會所謂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

之潤渙然冰消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人不肯心閒無事居天下之廣居

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

越溪父糾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某皆逐事逐物攷究練磨積日累月

內無所累外無所累自然自在纔有一些子意便沉  
重了徹骨髓隨見得超然於一身自然輕清自然

莫厭辛苦此學脉也

論嚴泰伯之學只是一箇好勝見一好事做近前便

做得亦不是事好心却不好

王道蕩蕩平平無偏無倚伯夷伊尹桀下惠聖則聖

矣終未底於蕩平之域

朱陸之學一也但因當日辨論之多後人遂生異同  
之見不知辨論者所以明道也孟子曰子豈好辨哉

予不得已也予詳錄象山數十則從血脉處與朱子

印合何嘗不一學者紛紛異同之論亦何息矣

陸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此無善無惡之說

所自來其說頗類告子至揭為宗旨以說互相

榜又互相攻擊亦紛紛多事矣

許敬菴周海門九諦九解所謂明辨之也嚴挺之寧

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士大夫立朝最不可依附權貴昔人太山冰山之喻

最為警切孟子曰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權貴之

門所謂巖牆之下也

士君子遇小人最難處置惟孔子待陽貨道存而不

元辭遜而不卑最可師法

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暮年則見聞多紀錄不至失

真暮年則識力到不肖輕書人過

陸傍觀云為善自是士人常事今乃遂身後福報若

市道吾實恥之可見為善望報君子所恥今人行得

幾件好事便望報於天所持者狹所願者奢何異豚

蹄祝歲乎

高雲從嚴事顧端文及其講學反復駁正辨論不已

端文樂受之不以為異蓋道之所在不得不辨所謂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所謂不直則道不見也以

是知朱陸之辨非得已也顧高兩君子宜其卓然千

古

高子答馮少墟云內存戒慎恐懼外守規矩準繩兩

語當終身行之又云戒慎恐懼是性體真精神規矩

準繩是性體真修持此透性語也人未知性語謂此

為桎梏若透性方知是真安樂蓋天然自有之中絕

無安排造作者也非究參不悟非悟不徹性體不徹

未有知古聖人之矩為天生自然者又何怪其欲掃

除此矩哉此段說理最真切亦最透悟

戒慎恐懼亦不過一靈炯然知是必行知非必去而

已

心即理理即心理故見於六經間見狹而心亦狹非

細事也

龜山曰天理卽所謂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因物付物者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心法之要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爲性天之所以爲命也在易則爲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

門人厚葬何以爲不可使門人爲臣何以爲欺天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此理也朱子曰天地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

安排不容毫髮意見夾襍自然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世俗論真在不拘禮法異端論性在絕仁棄義而於禮之一字掎擊尤甚如此病痛牢不可破恰似自生知的大聖人把一切禮法都丟過任意自家縱橫必不似學知的聖人只拘拘在禮法上又恰似禮之一字專爲後世迂儒設不爲自古大聖人設不知孟

子論堯舜性之處却云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者經德不同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何也不惟說禮且說動容周旋中禮不惟在大節上要緊雖一步一趨一言一動細微曲折人容易忽略處都是確然不苟的如此難道說他不是自然性之的聖人可見吾儒論真論性與世俗論真異端論性絕不相同人又奈何以禮爲僞爲迂以不拘禮法爲真爲自然哉知此可以祛世俗之障可以破異端之說

明道程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到得外面物事事好時自家身心蚤已不好了也所謂外物奉身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飲食衣服器用玩好皆是欲一事好時費多少精神若事事要好自家全副精神都到那邊去終日營營擾擾一箇身心弄得委瑣齷齪不覺醉生夢死過了一生豈不可哀若能移這精神歸向學問探討自性自命當知吾性自有尊爵吾性自有安宅吾性自有膏粱吾性自有文繡儘風光儘受用得此滋味回視一切萬物直是性命斧斤身心寇賊不但有所鄙而不屑爲抑亦有畏而不敢爲恥而不忍爲者矣

凡了悟者皆乾也修持者皆坤也人從迷中忽覺其

非此屬乾知一覺之後遵道而行此屬坤能皆乾坤之倪而非其體乍悟復迷乍作復止未足據也必至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大畜之上九畜極而通曰何天之衢乃如是乎心境都忘宇宙始闢方是乾知知之既真故守之必力細行克矜小物克謹視聽言動防如關津鎮如山嶽方是坤能如此看乾坤切實了當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恒

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繇命造命繇我造但知委順而不知盡道非知命者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爲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孔子言仁便說復禮孟子言浩然之氣便說集義夫仁者與萬物爲一體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可謂大矣而拈出一禮義字便分毫走作不得其嚴如此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復七者取大易七日來復之義也凡應物稍疲卽當

靜定七日以濟之所以休養氣體精明志意使原本不匱者也先一日放意緩形欲睡卽睡務令暢悅昏倦刷濯然後入室炷香跌坐足靜坐之法喚醒此心卓然常明志無所適而已志無所適精神自然凝復不待安排勿著方所勿思効驗初入靜者不知攝持之法惟體貼聖賢切要之言自有人處靜至三日必臻妙境四五日後尤宜警策勿令懶散飯後必徐行百步不可多食酒肉致滋昏濁臥不得解衣欲睡則臥乍醒卽起至七日則精神充溢諸疾不作矣食芹而美敢告同志

龍正謹接萬洪謨一歸何處此千古神奇語亦千

古疑難事若平平看破只須曰原非有一一復何歸嗟然而一笑耳禪家參話頭千蹊萬徑不出此類彼原謂以妄息妄但知參之者爲妄用不知所參者原屬妄設也終日終年參無理之話真是勞而無功故程子謂天下莫忙如禪客先生反其意而用之使人且於靜中體貼聖賢切要之言可謂開百世之群蒙矣大抵釋氏立靜坐一法與孟夫子平旦之氣一段話頭意思儘覺相近吾儒不廢其所長往往用以門程子嘆善學陽明補小學皆借用先生體貼要言是反用

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



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須在人各各自體貼出方是自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清只體認本性原來本色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意不得著一毫見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學者不過借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

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仁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也高子數十年靜功在此

萬曆癸丑秋靜坐武林敬光山中作靜坐說越二年觀之說殆未備也夫靜坐之法入門者藉以涵養初學者藉以入門彼夫初入之心妄念膠結何從而見平常之體乎平常則散漫去矣故必收斂身心以至於一一卽平常之體也主則有意存焉此意亦非著意蓋心中無事之謂一著意則非一也不著意而謂之意者但從衣冠瞻視間整齊嚴肅則心自一漸久漸熟漸平常矣故主一者學之成始成終者也此高子安樂法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明白易簡慈湖透悟語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爲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爲主譜之爲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爲主不可一繫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爲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

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闕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卽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畧無顧忌而後爲直哉無論族譜卽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於職官一類但寓褒貶於三十年之前於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一則有自已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於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況修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爲悖亂孰甚焉古人又不云乎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

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爲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捐釋借此族譜洩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之書爲後人報復思讐之具也又誰爲之作倘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於始而猶霑霑以訐爲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哉先是作者誇其門閥多失於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於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少墟先生仁人君子之言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馮仲好曰闕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筆之際不可不若此一念

閒言穢語不如一默閒思穢慮不如一靜聞是聞非不如兩渾聞毀聞譽不如兩忘勿以人薄而已不厚勿以人僞而已不誠非意相干退而自反心跡難明安受無辨打疊心源體認天理潔潔淨淨渾渾淪淪惕惕乾乾真真實實磊磊落落正正堂堂平平常常停停當當坦坦休休徐徐于于涵養性情尋繹道體修身以俟死而後已昔衛武遽伯玉不以年老廢學而忘箴警彼皆聖賢勤修如此余小子碌碌老年學

道差其晚矣收斂身心責志自警一息尚存此志未已於乎小子念哉敬哉

頗知自好不敢立異油油與偕不敢苟同時雖艱難不忘道理年雖衰朽不廢詩書朝粥暮燈左圖右史孳孳爲善平旦雞鳴內省無慚青天白日聲色貨利性生不喜浮譽虛名心竊恥之願爲狂狷不爲鄉愿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居易俟命正己無求平平常常宜不見是於世疎疎落落原未求知於人枯淡寂寞飄灑自得險阻艱危怨尤兩忘老年學道癡識大意無深造自得之功無精修力踐之學碌碌無奇難以希蹤賢聖朴誠自矢庶可質諸鬼神自述

### 書壁訓子

無莊周之遠而知魚樂無茂叔之靜而愛蓮香無陶元亮之高安意羲皇一枕無邵堯夫之學漫吟雪月風花無吳康齋之收斂身心而羨綠陰清晝無高雲從之沉酣義理而慕水居優游內不足外有餘君子所恥也可不大懼乎先儒以玩物爲害道所從來矣吾輩莫把丘壑二字等閒看過不以此自娛日以此自警庶幾得之

唯菴先生曰貧人所不堪吾以儉之一字銷之橫逆人所不堪吾以忍之一字銷之士不得一第宦不得進一秩老而喪其室喪其冢子人所不堪吾以命之

一字銷之是吾銷其意之不足也青山白雲吾遇之欣然第以散步微吟銷之長溪煙水吾遇之欣然第以小舸蕩槳銷之空齋永日吾遇之欣然第以焚香跌坐銷之僧廬梵宇吾遇之欣然第以啜茗清言銷之是吾銷其意之有餘也銷其不足而無餘憾銷其有餘亦無不足之歎吾之所以爲吾自若也君子曰是皆壽道也宜其壽然則堯生養之少壯養之暮年者交至矣寧獨天植哉先生得年九十一而卒其卒之年第不能步履無他疾痛其卒之旬第不能飲食無他疾痛蓋氣盡而止矣斯所謂壽而考終命先生一生景况與余同而酒然無累處余不及也故錄以

自警

讀書劄記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喬可聘撰可聘字君徵一字勝任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河南道監察御史是書自序謂始讀王文成全書知有知行合一之學又與潤山葉子幾亭陳子互相切劘知有居敬窮理之學晚年讀性理大全近思錄諸儒語錄知有理一分殊之學蓋可聘之學初從陸王入晚乃兼信程朱故其說出於兩派之間然生於明季頗染佻薄之習如其中一條云中庸其至矣乎無極而太極又一條云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終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無極而太極此其詞氣與叢林方丈掉弄機鋒何異乎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耨義

二十二卷

〔明〕林胤昌撰 張拱宸等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七年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史耨義

二十二卷》提要

經史耨義序

聖人之教罕譬而喻莫切於治田 志務之亂苗者無

學也 矜苗混而田蕪矣禮運爲之言曰爲義而不講

學猶種而弗耨也過欲存理莫大乎耨何以耨之講學

也 何學經史而已矣七十子喪而微言絕其流

於天啓永年山 又宗小試命經只作破承

題年小試 有停降者史學荒矣亡

世界吾 憂焉泉有監躬社節江社前有

嘉禮所自矣經史耨義則猶萊 亦素先生集

經史耨義序

及門人而爲家學少起庚子迄今不輟

節訪素問 值此會但 其大叩小叩或俞或吁談經談

史一團和 初弟嘗解易曰鶴鳴子和好醇

曰吾曰我曰 家人氣誼蓋自詫其家學少予津

然 請業諸蓋周 不虛顧殆耄矣有志而未之逮也

臺歲是書成以相贈且徵序於余余曰家學何助乎周

曰文上我師也誰謂父不得而傳之子也子思筆之

厥授孟子誰謂祖不得而傳之孫也此先聖家學也晉

版有七子五通五經一通中記一 吳書宋嘉熙間

蔡九峰父子兄弟隱於西山六一經熙寧間斷欄  
報禁胡安國父子兄弟隱於九峰而春秋傳出一門授  
百世弗航此前賢家學也柄葉先生家學人各兼經經  
以史討論印証積久盈帙初集出已彬彬然成一家言  
此止一經之目而友哉顧安得衰朽暇日將此書組  
藏戒章瘞也  
秋禮記歸之私禮記六史學則三王五霸漢唐宋亦  
從其世系以教我兒孫又南臺抑叟之家學也  
抑叟天子垂裳南都學賢征栖葉先生肯口召顧  
是義進俾叔世經史再耀而日月重光也太平可立俟  
老瘝敬跽足以望

八十九叟社弟黃文昭頓首拜書

經史稱義序

講學者學爲聖人也學爲聖人則當見聖人之心聖人之  
心寄于六經其言徵于諸史先正云六經者天地自然之  
文生人日用之具嘗明若日月嘗行若江河其本在人心  
是聖人之心即吾人之心學可不講乎宋儒講學最詳者  
莫如考亭掌杭經史如牛毛繭絲其門人雄辯霞蔚翻  
亦多可採嗣後莫詳于姚江于天人理欲之關古今成敗  
之故實以良知真可金大地而豁長河也古者堂階都俞  
家庭授受自朝家至韋布莫不是學真見學無地可雖  
雖錄堂經史稱義序

時可輟無人可廢者今人于經則鬼守一家而不知旨  
史則狐集衆事而無所衷徒侈見聞無俾性命又有借六  
經証我之高談咲三絕章編爲多事而弁髦文禮淪志玄  
雅者于是寧爲文人通人奇人而不肯爲聖人學之不講  
故也吾郡林素庵先生學爲聖人者也其教以旦氣爲宗  
云此言旦而不夜即是明德即是聖人聞者多悟遂人  
人欲作聖矣每聚晤時拈及經史其門人雄辯亦霞蔚翻  
翻競呈所見先生片言竹剖羣疑冰消如醫王用藥仍是  
衆醫所用第一經其手立起沈疴有云諱經足矣何必及

史不見文成云易是庖羲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  
是三代史史亦經經亦史也其門人朱得之云吾一日間  
呼吸易也施設書也謳歌詩也進退禮也權忻樂也予奪  
春秋也吾情之外無經也可謂深得文成之解矣足見吾  
人胸中具有全經當下即是聖人聖人非他不過明子臣  
弟友之倫還吾巨體而已前後會講二十餘期門人哀而  
刻之名經史耦義耦其義者所以溉心田也心田腴則聖  
人之種生而天下旦矣

崇禎甲申春社弟池頓方頓首書于願學堂

願學堂經史耦義序



小引

讀書不及經爲文不到史此外豈復有學乎儒者通說經  
日月也史山海也今古以來經一家史一家治經者一經  
而輒十百家治史者一史而復十百家假使日月山海各  
自成家則二大之間真如瓠齒之隔房而器界壘裂矣故  
日月亦可以成史山海亦可以垂經此吾師素翁先生  
所以有經史合解之作也師之宗傳在旦氣問學在耦義  
坦與耦師既爲說以行世獨論其耦經史者昔漢何邵公  
解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與私心竊喜其  
善讀書天地之分靈以篤聖賢與聖賢之論者以答天貺  
未有不於其隙者茫茫理族悠悠年數雖復書疏林立文  
獻麻竹此隙未嘗不存若使捫篇封目雷同信耳其人可  
免其書可憐也維師羈年通悟得自天稟近以松風多暇  
益出入諸經上下百史其所持論皆穿覓破荒開鑄事理  
引後覺所未嘗補先正所不備二三門士時有推波揚瀾  
先生間稍存其說然皆經刪潤窺改而成瞻日月者意滿  
日月觀山海者意滿山海至日月山海激澹互滋容光相  
取之處隱隱有其隙焉惟師獨知之他人奮筆以從真如

拔刀刺山泉脈不出其奚足窺師之膚邪乎同社諸友合梓是編哀於及門中尤稱寡榮敬述先生之大旨以爲經史之人古如此

門人張拱宸敬識

同社門人何世程 陳公聖 黃士猷 郭承汾

謝廷錫 黏本盛 王命岳 蔡向陽

溫紹勳 何運亮 許吉環 鄭熙揆

朱冠 徐奇政 何承都 王會圖

沈佺期 郭世績 諸葛斌 顏楷

桐嶽堂經史輯義引

施乾亨 溫玗寶 黃中通 史玄瑚

武斌 李曾琳 孟巖英 尤運亨

施昂亨 蘇文昌 王壽 溫明登

劉士績 伍瑞班 郭璘珪 尤俊

楊正樞 龔壽祖 金季麟 楊善獻

楊龍祚 黃履之 李瀛銓 賴承茂

賴綿祚 鄭朝楫 黃維翰 黃維璫

莊允迪 陳盤龍 盧兆魁 李登卿

陳旭開 吳從魯 莊嗣珩 陳奇慎

蔡彬文 施謙亨 童子燁 夏仍孫

蘇文煜 莊嗣珩 顧甲馨 黃世璫

趙見綸 楊亮 盧穀 張煒

曾聰 黃大梅 楊士璉 王錫

史助微 韋承訓 何繼化 蔡尚珩

蔡尚璚 楊彝璠 陳忠孜 洪士鎬

蔡增榮 劉麟應 王子駟 張增慧

陳譽鐘 謝允齋 傅元冕 王柎

陳兆示 鄭是曾

桐嶽堂經史輯義引

全訂刻



辨義說

心如穀種心之初有善而無惡猶種之初有穀而無莠也情慾牽之物緣擾之而惡念始萌善體漸蝕此時如嘉禾中忽生稂莠不早爲芟鋤究必維莠駢駢不至犂亡之盡不止也禮曰講學以耨之耨之云者存穀而去莠也夫欲存穀而去莠則必先辨其孰爲穀孰爲莠使善惡兩途判然若淄澠之不相混若黑白之不相淆然後可以用吾省察克治之功而施其痔錢趙鑄之能則舍講學誰以乎夫今所云講學者亦講古人之學而已矣古人者善種心之

辨義說

辨義說

人也而種心之譜著於六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千古禾莠之辨也閑邪存其誠千古耕播之法也筆則筆削則削去莠存穀之方也故卦畫爻象定其吉凶典謨訓誥明其敬怠臧事比興昭其美刺經曲千百詳其坊表易始三皇書始二帝詩紀三王禮脩成周經卽史也春秋尊天子紀五霸史卽經也麟經既杳異端爭煽楊墨老莊申韓之徒紛然耕耘指禾爲莠指莠爲禾心性迷惑善惡易位子與氏出始明有善無惡之旨嚴誠淫邪遁之防提以幾希驗以平旦使人恍然知吾心之田原有穀而無莠莠非吾種

辨義說

辨義說

也鋤而去之然後聖人種心之譜始大明於天下大所貴乎穀者謂其可養人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先王所以教人自養也使楊墨老莊申韓之徒皆可以教人則是莠亦可以養人也莠可以養人又何必講學以耨之乎惟其無父無君虛玄刑法之教祇足爲人之酖毒而無以自養彼貿貿出出者受其黃惑如田甫田而不悟蹊間茅塞將至淪於禽獸此子與氏旦氣之學好惡幾希之辨孔子而後善耨者一人而已漢唐以來學術雜揉江都相文中子粹然一出於正而不究其用

漢繼周也終于宋者黜元也以

以再闢也至若五經之廣爲十三經宋史而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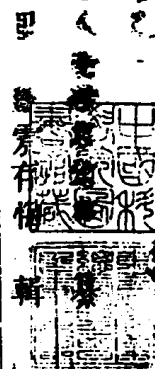
昭代史數摩挲挖余竊有志焉而力未逮試引其端而諸  
子竟其緒可乎子輿氏有言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愿今之庶民固根莠充塞之世界也吾欲以一家之書  
芟天下之根莠不亦難乎吾亦自悔吾圃焉已矣 皆  
崇禎庚辰孟夏朔日素菴居士林胤昌手書于請學爲圃  
之栖綠堂

釋義跋

家先生釋義於五經講畢復翻閱十三經以語孟配易以  
周官配書以爾雅配詩以公羊穀梁配春秋以儀禮孝經  
配禮記又以心史配史心史者鄭所南先生井史也所載  
元事甚異且悉讀心史始知作元史者譌爲粉飾非信史  
也或謂經史所配甚確獨語孟配易未詳其義先生曰魯  
論開卷便說時習孟氏首篇便說仁義此是學易真本領  
易道錯綜變化不離與時偕行一語而關鍵在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孔孟深於易者也憶庚辰除夕諸子會栖綠堂  
論講講不輟計釋期二十有七今所刻者二十二釋先生  
謂此一部草稿未可示人以朴而同社兄弟恐其久而散  
佚亟謀諸梓以公同志尚非先生意也先生之教在釋義  
與續小學而其志在易占易史易者萬古之旦氣也易義  
釋而天下無莠矣

壬午暮春男逢震逢泰逢元謹跋

素菴先生相續堂經義



第一期 崇禎庚辰年四月初六日

易乾卦

書堯典

詩二南

春秋隱公元年

禮記曲禮上

史漢高惠文景四帝

先生前里居時發明旦氣開講筭堤爲學者所宗戊巳出  
山筮得明夷之卦庚辰春賦歸入里門卽以經史日課諸  
子第拱宸忝門牆幸得與爲時值孟夏六日會栖綠堂先

栖綠堂經史義卷之一

一

生謂六經之旨同歸命各兼經互相關發小子首舉易乾  
卦先生曰讀易者須鐵心於太昊未生龜龍未出鬱確荒  
屯如何有易時光景又須極目於榮河效馬溫雒呈龜親  
見庖犧周旋盤辟注想出手時如何作易光景然後於易  
有一二分入手也拱宸曰是時一晝未作萬類沉枯自伏  
義動手製畫然後有天地有日月有人類羣生有四時四  
德五嘗五行而遂有六經有二十一史究其破荒漏洩可

第二畫以下不過足此畫而敷衍之伏羲多事正爲多却  
此外五畫若併一畫而亦病其多則大荒至今猶當夢囈  
矣姬孔三大聖人參透此秘於此一畫者不勝留連鄭重  
故觀其所象所象所係俱不落第二畫說話三古以後瓊  
瑣擬經者勿論卽如連山歸藏義首艮坤是不知乾之爲  
湯沅之爲乾一畫之爲元而強求諸第二畫以下空乎周  
易之單行也元呂曰乾元亨利貞萬古著書立言之要首  
也義首一畫文首一字一畫可以冒諸卦一字可以冒全  
易則元字是也元十有二會會萬有八百年戌亥消滅復

栖綠堂經史義卷之一

二

開于子固此元也起无妄明夷之立春終謙否之立冬坤  
復至後仍復生春亦此元也繇上上聖人至下下愚人又  
復還於聖人亦此元也繇易詩書禮春秋推至未有易未  
有詩書禮春秋之時亦此元也元者善之長於四德爲仁  
故孔門言仁首得義文之傳弼夫曰初畫開首如何便說  
潛說勿用先生曰初用易者也非爲易用者也有初一畫  
便可用億千神變之畫有初一元便可有億千神變之元  
初毫不爲人用也神龍有首而不見其首无首所以稱潛

擬孔子一生行藏竟不出太昊之初畫勿用之用蓋將萬世用之也爲初曰六爻做一人看者惟乾自坤以下便做六人看矣可見乾元之無所不貫餘三百七十八爻俱統括全乾之一爻也存悔曰天荒地老學問獨存功名之事次之乾初潛確是純乎學問者不謂開天首畫卽崇學問義皇所以爲道德祖也存九曰自見龍而上之皆功名路上人也繇學問而之功名勢不底于亢悔不休功名之極仍以學問終之則潛亢俱圓出處兩利所謂用九而不見其首矣子曰非元公神慧絕智莫能於六爻之外更加

補蘇堂經史釋義

卷之一

三

三用然非乾坤獨也他卦雖九六偏駁幾不各有常用之九六第惜不能用而惟乾九爲能用耳坤之用六皆乾九爲之也九初九也一畫也元也彌夫曰文周係乾視他卦無加詞夫子於彖三釋之於爻五釋之胡詞之繁歟先生曰乾爲卦首爲理族發凡起例自應比他卦不同然夫子詮釋雖多止還得元之一字統天長善純粹之學俱於潛確時備之則其旨未嘗不簡也拱宸曰元亨利貞利字極奇夫子解爲義之和絕頂名理自茲以外鮮不視爲財求者是忘利字之出自文王也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是一套

精微學問故言之罕耳存悔曰潛龍勿用亢龍有悔若作兩截看則初上蟻蛭也非龍也惟龍故遇潛卽潛我自勿用也遇亢卽悔究未嘗亢也亢而悔則仍歸於潛无首者潛之用也人士曰元亨利貞卽天行健也自強不息卽元亨利貞也姬氏家學備見於此文王我師殆師此四德歟元白曰潛陽躍四爻夫子皆以德業明之細看全乾之一卦卽魯論時習之首章也悅樂不愠羣龍皆解此味卽飛天首物何嘗改吾學習之素哉斷章去漆夫子所以南面王樂也龍韻曰遷世无悶潛學堅確全在不悔何上九反

補蘇堂經史釋義

卷之一

四

做到有悔學問先生曰惟站定脚跟不悔故至震无咎時纔能悔若起初便悔後來不至死而無悔不止矣此消息極微非深於乾學不解也拱宸曰凡天道之進退存亡必有過差之處故置閏以救其差方與歷元相接閏卽天之悔也非悔不能起元又非朝更夕改左建右易者之可言悔也繇不悔而有悔其惟聖人乎存九曰潛龍之爲孔子旣聞命矣文王周公皆作易大聖人於六龍何居先生曰伏羲初畫便得孔子再畫便得文王三畫便得周公有二服事內明外順非在田而見乎吐哺孫膚宸負舄几非

乾乾而惕乎是乾之內卦已備作易三大聖矣存九曰敢  
問堯舜禹湯武雖未作易然皆備龍德當配以何爻先生  
曰堯得五爻中天文明四表光被飛之象也舜禹得四爻  
側陋蓋愆以功自試躍之象也湯武得六爻革命順應身  
居慙德亢之象也六龍之德非大聖人不能當六蓋之元  
非大聖人不能用也得御因舉書堯典先生曰堯備龍德  
者也龍之德在惕堯之德在欽故開首堯典實億千年道  
德開荒之河洛學者所當正冠欽衽而讀也拱宸曰五十  
八篇之書無語不稱天無語不主敬此欽之一字所以爲

淵源堂經史纂義

卷之一

五

典淵法書之要首也堯多治天舜多治人堯以一字自治  
而天治焉人治焉併舜亦在所治焉上治皇遂下治晚暮  
自庖犧以至勝國二百二十七主亦無不治焉故曰斷自  
堯始斷自欽字始也爲初曰欽字毫不涉動冠放動於欽  
之上其爲勲也微乎微矣有文有章有光有明充斥四海  
橫塞天地皆勲也則皆放也惟欽故能放惟舜亦能欽故  
堯曰放而舜遂曰重也人士曰欽明之實從何而見孝悌  
而已親睦至孝恭讓至弟卽此便是禪位之根苗受終之  
胎息以孝傳孝以弟傳弟毫無所私於有疎之子也存悔

曰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稷思文千古帝王君相不離一  
文字文思與思文自有安利之別白虎通所謂清妙高遠  
優游博術皆文思之所蟠踞也思九族思萬邦思授時思  
釐績思俾乂思異位忽而思及姚墟之稊農媯嬭之降女  
如牟尼珠光晃漾四焰堯之所以號諡文祖而爲衆聖之  
主百王之長也獨夫曰先明德次睦族次和民人事既盡  
然後起而治天此乃命羲和之次第也爲玉曰欽心曆也  
帝心至此真有朔夜子旦七曜聚斗合璧聯珠之妙故能  
四官金道基閏成歲時惠而辰從也羲和特視候之官堯

淵源堂經史纂義

卷之一

六

之胸中則有瓊衡視候所不及者金縷項而稱曆宗以此  
年存悔曰曆象不考孟季而考四仲定中星也卯酉日出  
入處出曰賓磬折以迎也入曰饒既祖取道也隆之以客  
禮接之以人道敬謹之至也二至爲晷影贏縮盤針晷長  
則抑短晷短則舒長故冬夏獨言正備表中庭而延臬也  
先生曰堯之曆法不傳殆班固所謂六曆疏濶者也然驗  
之星驗之民驗之物繁甚精細天之差處卽在合處所以  
時時刻刻亟需聖人也如冬至之日堯時在虛已不能保  
三代之不在女春秋之不在牛至漢永元則在斗宋開禧

及我朝嘉祐則在其未四千年已倒退五十餘度曆家以萬五千年後所差殆半周天三萬年後則差全周天矣知其差而不改豈天賴聖人自救之意與拱宸曰敬致曆象續續日分然後知建寅之義在堯曆尤謹此矣殷周子丑殊建未嘗改子丑爲正月其說見于春秋漢最近古史遷次漢律書起十月終九月而正月仍續于十二月之後自可爲殷周不改正月之明證也存九曰放齊舉胤子是千古論媚之祖驩光舉共工是千古朋黨之祖存悔曰方鳩傷功四字卽共工罪案也觀天察地自有易簡之理禮樂

以風而頌也風之正者必雅故頌聲隨之風變雅亡則頌亦亡矣關雎立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岳臣曰周介雍豫近西音矣而篇獨名南以其和平雅正也候人兮猗塗山氏女已揀南音之先薰風雅操實繼自南此名南之義也拱宸曰文王后妃至矣哉卽宮人亦聖女也不獨其詩宜冠三百篇一段窈窕令淑真可步趨太姒者夫夫婦之際外所難言有道學莊氣則不摯有閨閣媚氣則無別關雅一篇將緝熙敬止之聖人與幽閑貞靜之令女定情結禱之感挑撥入微而千古之男女以正焉孔子曰大哉關雎之道也文之刑于所以大也存九曰夫子哀不傷小序哀窈窕哀字極瀉深幻澤陂之涕涉非哀也芍藥之相諱非樂也鄭箋以哀字爲衷字之誤真強作解事者咸卿曰讀葛覃卷耳二詩其爲窈窕也淑也去之千載猶如見也勸續事淑矣思父母淑矣嗟懷人淑矣而一種情至之况極雅正又極婉媚忠臣之媚茲孝子之不違皆窈窕之善物也存九曰葛覃服之無數一語直契純亦不已心傳卷耳陟岵陟岵酌壘酌兕其輾轉反側於懷人亦猶昔懷人之輾轉反側於淑女也離騷之僕馬卷曲正得此意存悔曰

不嫉妬之小君衆妾遂以君子目之千古小人只病在嫉妬故把檜林南號爲妬婦宜爾子孫正君子之福履處妾子雖多不敢專而有之故辭曰爾子孫也拱宸曰文教洽而武夫出武王將興之應也綸竿猶捲而鷹氣已揚鬼且之英人無乃類是耶武之義何見於蕭蕭見之詩人早知關雎之必爲大武牧野之寓于周南矣此產棘商廷所以沈吟沈吟之夢也元呂曰荅甘之詩未嘗一字言及風化而太和景象自備言外此詩中盡也宜侯曰均此男女也取之不得則此諸河洲不可求思則等於江漢河洲以禮

西華堂經史叢書八卷之一

九

和求則琴瑟鐘鼓遂其歡江漢以義自防故秣馬錯薪絕其想也子曰汝墳於別久會稀之後尚作憂天恤緯之語造次驩合而言不及私非賢婦其孰能爲之拱宸曰語有云桐實生桐桂實生桂公麟也惟麟生麟此振振者所以皆麟也公子卽武周公姓卽成康公族則所云亞圍之玄孫文王三從兄弟皆分麟氣焉姬氏一門人文熾盛過曆受命之符不蔡而次矣先生曰易首龍詩二南皆首鳩龍德變化鳩德安靜其拙處所以爲淑也故麟趾馴虞爲二鳩之應爲玉曰召伯宣風而南國不貳則詩之系召者

音節義指觸物感懷莫不耿耿有召伯焉伯乃去矣惟樹存焉耳人之過之者至愛之而不能言則凡星露草露之感蘋蘩梅李之微羔絲葭茅之際莫不耿耿有召伯在也有甘棠一詩而后召南之十三詩係焉耳先生曰標有梅三迨字是待價美玉無限禮意吉是吉士不是吉日有吉士則可以今矣有吉士則可以謂矣若以今字謂字作不能待的意思何以曰迨也下章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正與求庶士而迨其吉同意言有佳人必配才子有懷春之女則惟吉士能誘之也誘之以禮便是善誘大雅曰藹藹王

西華堂經史叢書八卷之一

十

多吉士若以誘爲私誘安所稱吉士又安所稱召伯之化耶爲初曰召南有兩強暴焉野鷹以吉士爲強暴解詩者過也厭浥章明有訟獄字面豈召棠之下猶學斷斯獄乎蓋厭浥舊染追叙往俗忽信誓而自矢也上有葛藟蠶羽之君子而後有江汜之悔南有刈楚刈蕢之子而後知鳳雀之非從變風而歸正所以爲二南也先生曰周南首關雎而宇宙之太和畢矣召南特其宣布之吏耳計二南二十五篇夫婦男女之事居其二十若一詩中而風雅頌備焉者其惟關雎乎所謂仰則天俯則地神龍變化斐斐



文章憑憑翊天地之間無思不服夫子之言差足以狀之也二鳴讀春秋隱公元年曰春秋之首平隱也義係平歟抑係隱歟先生曰亦平隱會者也平王無父隱公無君平非正立隱非正攝事適相會義起于隱之元年則不得承于平之四十九年取其與隱會者而已存悔曰儒者箋述大經高者僅如譚人終有譚不能盡之旨况春秋出聖人叢載有案無斷最費學人思索者乎公穀程胡繼起游夏凡發例實號精審雖時有支節拘謹之失然作春秋者既有知罪註春秋者豈無知罪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

南齊書經史纂義卷之一  
十一

夫子之義又復為學者竊取惟有合益見聖筆之旨嚴而義大也拱宸曰先正湛甘泉先生謂春秋之事存乎文魯史之文存乎報報則書不報則不書如隱不書即位史不書也不書不在夫子也王稱天不稱天史詳畧也予奪不在夫子也自謂盡洗義例之穿鑿矣夫史遷奮筆尚以傳紀變編年夫子筆削在手反盡依史克之蒨蘆乎遷更事實時據世本謂魯史為夫子之世本則可而不可謂春秋之文全奉魯史為金科而一字無所平反也大都執例求義間有不合以義還義不合或詳遺者予與之所標

例者諸儒之所起公穀程胡則按例附律之人雖有深文小苛咸斷斷稟聖筆為王章不敢稍有出入正不得破筆舞文自伸其說之為快也先生曰春秋名義從春夏秋冬而舉之也觀天之道有正春者無亂秋今於春夏秋冬四字而先自亂之將何以正春秋之名而定二百四十年之是非乎夫春天曆也於月建為寅於時候為旦於名號為正於音義為政蓋惟此月正而餘月俱隨之正也皇英古帝高陽曆宗未之有改矣湯武革命始有子丑興建之說於是商以十二月為歲首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是歲首

南齊書經史纂義卷之一  
十二

雖有改終未嘗改十一十二月為正為春也即欲以十一月十二月為正斷不敢指十一十二月為春春係正正係春此夫子所為行夏之時也為玉曰考三朝之改夏平旦殷雞鳴周夜半夜半者來日之履端今星曆推算必以子時為首畢竟萬事興作俱在平旦以後周之建子亦猶是也或以是月坐朝受賀或以是月視朔頒曆示來歲履端於子之意至其時之尚為冬與再閏兩月後之始為春為正則剴然在也是以周時冠周月未嘗以夏時冠周月也未嘗以夏時冠周月則未嘗以匹夫改天子也則未嘗截子

月之事爲正月之事也子丑異建春正之名未嘗稍紊又何紛紛於聚訟乎拱宸曰支干起自天皇甲子作於大撓歷元定乎顓頊分正命諸堯廷在察齊自舜帝春夏秋冬與十二月之名其來甚古夫有所受不可亂也以秦政之暴尚不敢以名政故諱正月之名僅訛其讀曰征他可知矣湯武雖聖不聖於顓頊堯舜偶爾別異昭受命自天之符而已其敢變置三古相傳四序十二月之曆數而爲秦政不敢爲之事乎吾鄉蔡文莊先生以正月可以推移四序亦可遷還設使乍呼十一月爲正月乍指十一月爲春

補錄堂經史輯要卷之一

十三

之祀典失嘗而合焉考之麥禾失時而合焉然以書法事理通之亦未見確然其爲周正而非夏時者試一一條晰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謂是夏正月也不當震電而震電者也夫雨電不異震且大焉異也月五陽矣尚爾大雪則更異若正月而雪反不異矣桓八年冬十月雨雪謂夏八月也未可以雪而雪也范甯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是也雪電之類聖人謹之雖時亦屢有書者矣僖三十有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倍公霜也三家草也李梅也當殺不殺不當實而實處隆

補錄堂經史輯要卷之一

古

冬而之秋不依然秋之仍有麥乎恐未可以一槩也雩爲  
憫雨之所多書秋者夏旱少秋旱多正其宜也天不擇時  
而旱人豈擇時而雩謂非雩時者謬矣魯不當郊郊卽非  
時雖郊於周之三月而亦非時也故據其郊之歲月而刺  
議之何暇爲周正作證佐耶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春正月  
巳卯烝是春烝也應祠而烝其失明甚若以正月爲十一  
月則冬烝不反合禮耶五月復烝譏又甚焉非可援五月  
之責以蓋正月之是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秋嘗  
是矣去災僅兩日耳惡其未易災之餘以是爲不敬也安  
猶錄堂經史叢義八卷之一  
五

所以爲大居正也胡康侯既知春秋之行夏時而諸傳之  
中又拘周正以立解何自相矛盾歟存悔曰隱公之賢未  
必如公羊之所稱蓋隱之一身處乎可以嫡可以庶可以  
攝可以立之會而其心亦憧憧往來不忘立之意居多卽  
芟夷之管亦一時機變之語非真一意以庶且攝自分者  
也卽位未幾屢盟求固誣信交譏卒蒙弟禍子所以削之  
而不書卽位也爲玉曰鄭伯克段于鄆同氣作敵國之稱  
推刃等覆軍之慘書法可謂凜烈矣爲初曰以天王對仲  
子以宰咺對賈辱尤甚焉平氣不天而王室左右俱宰咺  
猶錄堂經史叢義八卷之一  
六

祭伯之傳故曰平與隱會者也子白講禮記曲禮上篇先  
生曰凡聖賢著書於篇首開宗無不鄭重立說而大旨亦  
曉然易見看全禮數萬言開口便曰無不敬繼之曰安定  
辭足之曰安民哉儼然欽明文思安安光四表格上下之  
堯典也爲玉曰丁寧煩悉者禮也其撰著非一人采集非  
一事頗近乎龐矣獨無不敬數語尤醇乎醇者思爲敬之  
啓篇思故能敬思故能安思也者六經之舟車萬理之梁  
筏也先生曰禮記之可兼樂記猶孝經之已冒忠經也所  
以可兼樂記者於安字見之安則樂樂則與天地同和且

與天地同久也安安而能遷所謂生惡可已而舞蹈不知  
矣拱宸曰讀疑事母質語頗甚疑之締思直而勿有乃所  
以質也質者訟也事之費辨別者吾第存吾說於天地間  
他日必有直之者何爲沾沾有之而紛紜於聚訟乎此正  
處疑事之禮母質乃所以質也存悔曰歷歷非禮不成六  
比段而終之曰自別於禽獸然則禮豈長物乎祈免於禽  
獸而已茅鷄相鼠之譏未有若是烈也人士曰車馬錫自  
朝廷未聞以辭尊爲孝而凜凜於父子並貴之嫌者禮蓋  
嘉其能讓也三賜車馬而三辭之庸愈高讓愈固國之讓  
節即家之孝子也爲初曰勦說雷同禮所大禁而千古共  
蹈之無論朝廷草莽道德文章但有一番建白定有一種  
附和焚聽敗成視則古稱先之士反以迂誕崖異譏之不  
知其空疏寡識亦已甚矣君子所以貴博識而強立也人  
士曰曲禮一書有簡正似大學者有纖悉似小學者至如  
酒掃應對之文服御兵車之節卜筮喪凶之類食經帳簿  
之類莫不刻畫眉列士君子一行順越貽譏大方一事顛  
頡緒賴終日故斯須不可去身終身繇之不盡者禮也弱  
夫曰郊墨則曰辱拾挫則曰怒未有辱之而不怒者亦未

通鑑堂經史叢義

卷之一

七

有怒而辱不可雪者也自朝堂寡引辱之公卿則行間無  
繕怒之武士禮維不張威神喪失夫父讐不共戴天君猶  
父也義可復乎爲卿大夫者盍相率而讀曲禮矣講罷先  
生命奚僮取酒人各就席復繙閱古史至漢高惠文景先  
生曰漢得天下何休以爲繼統於獲麟其說頗近識緯然  
漢夏商周之跡雜見詩書而九九是非之限復備於隱信  
褒哀之四際繙經者以獲麟爲終則釋史者不得不以漢  
高爲始麟本木精獲者薪采庶人燃火赤帝將代周而居  
其位春秋史終漢高史始然後知何休之非曲說也存九  
通鑑堂經史叢義

卷之一

六

人草昧流離中網羅收拾舍此別無機括此無雙國士所以跋馬而還來也蕭相國造漢基業惟此最爲宏偉轉饒給食猶其後矣先生曰高帝智謀之臣當以何人爲最獨夫首舉陳平以對爲王曰若論智謀當以留侯爲最平計奇良計正史稱留侯有儒者氣象自與陳平不同存悔曰若論智謀當高帝入關之初必以新城三老爲最教以三軍編素爲義帝發喪此收拾人心第一着實有良平所不逮處先生曰義帝乃劉項未祭之芻也禮畢終歸委棄羽不殺帝沛公豈能終奉之乎所最愚者羽代沛公伐所必

卷之一

九

代之人反假沛公名義以伐已也項愚則劉巧矣良平諸公見猶不到董公急起而收之劉項勝負之機不崇朝而遂決也拱宸曰當高祖置父之時假使而翁之說不行殂上之湯竟熱沛公處此定當何如曰想亦竟聽其烹耳蓋沛公失父三年既不能委身贖父據地請父又不聞用術脫父其意固以天下爲重父爲輕又或以爲不急其父乃所以急父許之以烹巢必不敢烹者人子至此真別具一肺腸卒以遇諫幸免未幾遣歸後史尚論遂畧過此段公案耳而實棄父以行權畧輕父以示整暇徹履竊負之心

定不如是也爲王曰沛公當百有天下而有不肖得者烹翁之一言項羽當百失天下而有不肖失者釋翁之一舉或者以此中有天則非儒者道其常之初意矣爲初曰定都大事也聽奉春之言遂卽日都之卽日之勇古之聽言未有若是者拱宸曰張良亦近漢室之伊呂矣湯武功成朱聞伊呂辟穀良蓋知赤帝子之不可與遊而托赤松子以寄諷也假神遷以遂其明農衰世高帝不得不出此耳先生曰食其刻印之舉不當遽進於劉項龍戰之日留侯銷印之說尚宜再陳諸濟楚並封之後蓋天下已定大封

卷之一

十

同姓高帝之意甚盛使博求六國後參錯裂土將封建之盛可復郡縣之弊可革矣不此之講而驕養庶孽坐廢封建此蕭曹良平之才均之不可復三代之治也人士曰漢高從龍之彥多起吹簫販繒刺船屠狗之倫事定以後亦稍稍誅夷矣大風猛士之歌氣雖籠罩詞則悲涼蓋四顧徬徨求所與共天下者遂有郡國遺賢之詔也厥後文景以還瓌才頃背不可勝用亦此一詔基之耳先生曰秦政壞燼之餘日月幾晦漢高過魯一牢比之鳳至圖出使萬世帝知有宗師其有功於詩書最大彼叔孫之朝儀出陸

賈之新語亦何足溷乃公哉元呂曰蕭曹起自名法宜以刻深爲事者乃平陽擇吏專貴木訥長者而斥言文負聲西漢一代元氣賴培養不少所以並稱蕭曹也先生曰曹參遵何約束守而勿失是耶非耶弼夫曰史稱載其清寧民以盡一遵之便先生曰否天下未定蕭何順流與民更始可也至天下已定論者以漢治雜伯其待更張處已多且守成與繼體不同曹參爲相當必有潤色太平之事一仍刀筆吏之所爲殊未爲是拱宸曰起李斯雜燒詩書至惠帝除挾書律首尾二十三年矣天地重華日月再朗

續通志卷之六

三

而壞壁殘灰遂有永不可復者三代以下之學問遠不及上世之人豈非以見書不多神智損失秦火之罪上通于天與二鳴曰呂雉狙醢韓彭誅夷諸王潛樹假子其陰鷲殺手有漢高所不能逆料者漢高臨崩之言以陳平可以助王陵周勃可以安劉氏至二公慇懃王呂然後知陳平之不可助王陵周勃之不足安劉氏也其後亦卒安劉矣幸值后死耳后而不死劉誰與安者而後知王呂之原不爲安劉安劉之不爲劉氏也故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得御曰太尉入軍門令軍中左右袒使當時左右參半

當若何先生曰左右袒乃太尉入軍門之時賞罰嚴明譬令專一有敢爲呂氏者右袒當時一呼誰敢不左袒者其先聲奪人之魄不待將比軍而諸呂已授首矣拱宸曰文帝以代來新君應大橫之兆恭儉仁恕是其天性其以夾獄錢穀問者正留神於民生物命之間陰陽所以理四時所以順四夷所以鎮撫百姓所以親附宰相所以調元而亮天正在於此勃慚謝不知猶不失爲重厚少文之人平言之便便則智有餘而口給以自蓋者也先生曰漢革秦命曆數直接成周所以竟襲秦故不能復周之百一者以

續通志卷之六

三

議讓未遑耳然謙讓未遑正文帝之可以爲成周者也賈生未達此旨而言之銳哭之痛孰謂生之善用孝文者拱宸曰漢治所弗必世者蘇文後卽繼之以景所以遽失諸景者蘇景爲太子時不以賈誼傳而以鼂錯傳耳賈生英才偉負正青宮開導妙手顧不以之輔震器而擯之於梁於長沙反使刻深任數之小才豫養君德識者私計仁厚之已衰矣賈生策中趙高胡亥之言字字爲鼂錯發藥而帝不知也孰謂孝文之善用賈生者岳臣曰除肉刑則失之厚初短喪又失之薄嚴以誼法孝文將不得爲孝乎宜

侯曰景帝十五六年間止辦得廢后殺子獄功臣削六國  
數事至於殺鼂錯一着方與之促膝深慮忽作東市之給  
其天性惜刻一往不回誰可與共功名者後世文景並稱  
亦史氏之誣也拱宸曰景帝可謂惡養天倫者矣梁獄之  
燒與其治之以田叔孰若傳之以正人向使勝詭之計得  
行奪儲之謀寢遂將梁王有于鄢之書而啼泣不食之太  
后亦幾幾焉城穎之置非親愛保全之善法也先生曰漢  
富必稱文景文多除民租稅景率三十稅一覺十一而稅  
已屬古板法子矣讀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之詔溫醇  
和厚成康而下此其小康者矣於是撰次論定各執經而  
還

西華堂經史辨義

卷之二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二

門人陳奇禎子白纂

弟環昌爲玉輯

第二期 庚辰年四月十六日

易 坤屯蒙 書 舜典

詩 鄘鄭衛王 春秋 隱公二年至六年

禮記 曲禮下 史 漢武昭宣

先生既爲經史家會每十日一開講孟夏既望少長咸集

齊禎與焉存海首講易坤屯蒙三卦謂坤配乾者四德即

西華堂經史辨義 卷之二

一

乾之德而柔順以承之方能育終乾稱六龍坤稱牝馬人  
君法天當法其元故龍首出庶物人臣法地當法其貞故  
馬應地無疆先生曰坤亦有潛見之道含從龍之潛章從  
龍之見或從王事或宇與或躍在淵同旨是坤亦惕也又  
曰東北喪朋舊謂反之西南則有慶不知易取扶陽抑陰  
之義西南陰朋從其類而已東北得陽氣而喪其陰朋乃  
爲終有慶也補曰朋則有類類則有黨又爲龍之戰矣故  
喪其朋之爲慶弼夫曰陰雖有美舍之以從王事弗敢成  
也弗敢二字許多學問王夫着一敢字便是弑父與君之



漸先生曰克一陽氣直至天地合德克一陰氣直至弑父  
與君陰陽之辯不可以不明也履霜堅冰聯幾在早慎哉  
慎哉存悔曰坤四無咎無譽君子處世不可有咎亦不可  
有譽否子將曰括囊之慎必於咎譽處消磨咎之不動譽  
之亦不奪此順而得貞之道若爭咎譽便有玄黃之傷  
爲初曰天道有陽必有陰猶世道有君子必有小人然陰  
利於從陽不利於抗陽坤道至順而變之反爲逆故聖人  
深著其順之利明臣子之大分究極其逆之禍立君父之  
大防存悔曰屯建侯不寧不寧二字正得乾惕之意必不

漸先生曰克一陽氣直至天地合德克一陰氣直至弑父

二

事而懼奸謀而成此真濟屯妙手矣存九曰國主於侯人  
主於心故經綸從心上起然非求賢誰與共濟故求婚媾  
之爲明先生曰濟大事以人心爲本屯膏者小人節儉纖  
膏如卽剝不予之類若大人以天下爲家當使膏澤下民  
乃爲光大故曰屯其膏施未光也爲玉曰蒙山下出泉不  
曰水而曰泉泉乃有源之水其出最清正與童蒙初體相  
肖先生曰山下泉此時未有所之可以疏導猶人氣習未  
潤尚可化誨若支派既定則不可以復反也子將曰觀山

下果蒙宛然未發氣象存悔曰人生爲氣稟所拘蒙之  
真體猶存可發可包甚而可擊若見金夫而以利欲失其  
真心則不成其爲蒙矣故納婦者無類之心勿用取女者  
不屑之教也彌夫曰天地之中君爲尊師爲大屯建侯君  
道也蒙求我師道也天地位而君師立故乾坤之後卽繼  
以屯蒙初曰屯之建侯不寧聖人之命官咨微也蒙之包  
蒙納婦聖人之取人爲善也千古來惟虞舜一人而已得  
御講尚書舜典爲初曰堯典四欽字舜典亦四欽字一敬  
合德故謂之協帝彌夫曰受終之初察璿璣以齊七政正

漸先生曰克一陽氣直至天地合德克一陰氣直至弑父

三

如人子事親伺候顏色惟恐一毫拂親心舜事天之敬迺  
從祿載見臂腰得來爲玉曰舜咨岳牧與洪範八政皆以  
食爲首武王重民食喪祭故夫子論政亦先足食先生曰  
難壬人三字是要法君子易事難說只一難之壬人便無  
所售其奸矣存悔曰舜紹堯致治乃先奮庸人主非常存  
奮起之心安得有日新不窮之治補曰先命契後命陶敷  
爲先刑次之教以寬而刑以明然則聖人所重者國法所  
慎者主心得御曰鳥獸草木莫不有職以掌之見唐虞天  
涵地育氣象爲初曰既命司徒敷教百姓又命司樂教胄

子胥于他日將以治百姓者故涵養德器專責之典樂  
曰初春難壬人最後重聖讒此是危微心法先生曰初春  
不曰歷朕之載而曰歷帝之載總春不曰亮朕功而曰亮  
天功焉君者誠知人臣所歷之事皆祖宗事所亮之工皆  
天工則決不徇私意以用人政脩人舉而天下治矣弼夫  
說詩邸鄺衛王四國風曰邸鄺兩柝舟皆處夫婦之變一  
則堅我心而不忍斥言其夫一則善靡他以感動其母蓋  
被關雎鵲巢之遺化者所以冠變風之首禱曰楚丘之章  
有塞淵之心淇澳之篇有圭璧之德衛其庶幾乎爲玉曰

四

卷之二  
詩經之詩兵蓋圖志節也先生曰州吁弑君自立復會陳  
宋以伐鄭有寵而好兵石碏爲先見矣春秋譏宋碏之不  
能討賊故以宋公爲首衛人悲戴嬀之大歸于陳故以平  
陳爲先存悔曰賢者不得志而仕伶官得趣在簡傷心亦  
在簡爲初曰簡兮之碩人寄懷於西方北門之大夫歸怨  
於室人無限悽愴都在言外存九曰簡兮稱碩人考樂稱  
碩人乃爲莊姜亦賦碩人然則碩人者固賢者不得志之  
通稱耶子將曰浚郊考樂之間多隱君子焉衛未嘗無人  
然伏而在野矣浚郊猶有干旌之來考樂已錮煙霞之癖

可先生曰永矢弗諼尚未忘世既云獨寐何待永矢爲玉  
曰投桃報瓊交情最重采芣之歌謂之好友可與執爰前  
驅婦人思王戌申之懷謂之同仇可與先生曰木瓜之詩  
起采芣之詩蕩矣伯兮之詩壯戌申之詩怨矣弼夫曰黍  
離見大夫之忠于役見大夫之義大車見大夫之政東周  
猶可爲也若乃君子興嗟於雉堞戍士怨思于楊水中谷  
慨嘆於此離葛藟終遠於兄弟哀艸萎蕕之氣盛周之景  
象蕩然矣故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爲玉講春秋隱公  
二年至六年曰春公會戎于潛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  
濄然春秋是膺周公之道衰矣先生曰春秋書災異不書事  
應然春王二月己巳書日食三月庚戌書天王崩隱然相  
應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爲玉曰四年夏宋公陳侯蔡  
人衛人伐鄭六年冬宋人取長葛宋穆公以其國傳兄子  
與夷而使公子馮出居鄭自謂堯舜之禪讓不是過也宋  
碏卽位乃忌馮而伐鄭雖首謀者州吁也春秋推見至隱  
直以宋爲首而衛爲從所謂治亂賊者先去其黨也存九  
曰州吁平陳與宋不以義興師是以詩人有擊鼓之怨存  
梅曰秋鞅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諸侯伐鄭宋

卷之二

五

公使來乞師公辭之是矣羽父請以師會公弗許亦是矣乃固請帥師而公不能禁何哉兵柄久入其手繇辦之不早辨也爲初曰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雖諸侯之子無王命而以衆人立之可乎君可以衆人立則亦可以衆人廢乎故書衛人以明其專書立晉而絕其公子厥後宣公無道衛人有新臺之歌自其初立而已見矣奇蹟講曲禮下篇曰執主器諸章雖各小節寔經世之大典也天子之器上衡權不歸于盟府也國君則平衡上不敢迫天子下不逮于大夫也大夫則綬之家不能分公室也立則磬折

御覽堂經史叢書

卷之二

六

佩垂人臣無異主之義也振書端書有誅人臣無素餐之義也獨夫曰君子將管官室宗廟爲先凡家造祭器爲先禮之重有本也爲王曰公事不私議見王制之無私焉春田不圍澤見君心之不殺焉存悔曰不私議者季氏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是也不圍澤者四面之網去其二是也咸卿曰反必有獻乃靖獻之忠採風問俗陳之天子我有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亦反必告之意也爲初曰人臣不顯諫則繡檻手攀玉階頭碎後世必無其人何以顯忠距佞古有寧死而不悔者顧曰諫者人臣之忠不顯諫者人

臣之禮先生曰士之子能典謁自是大學問少則應對進退無失詞長則束帶立朝對賓客大成之器也又曰在官言官在府言府便是素其位而行又曰五經各有妙解今日當盡拈之以公同志奇蹟曰讀一經之士守一家之說經之爲教也易潔靜而精微書疏通而知遠詩溫柔而敦厚春秋屬詞而比事禮恭儉而莊敬人所知也六經之旨同歸人所未知也先生今日拈之顧請得以今日所識者而合闢之可乎王者利建侯故當依當寧之期天子有朝觀操幣圭璧之儀諸侯有聘享輯瑞覲后五玉三帛虞帝

御覽堂經史叢書

卷之二

七

所及開草昧也若夫升虛望楚詩人美之喜其有再造之親觀魚于棠春秋譏之惡其非勤民之事矣夫賢人之隱天地之閉也故羔鴈之贄以招卿大夫雉匹之贄以招士庶人各岳詢牧闢門宅揆虞帝所以求婚媾也若夫公子彊書卒春秋惜老成之彫謝浚郊見姝子詩人嘆空谷之足音矣坤道其順承天時行故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稱於諸侯曰寡小君禮不素矣葛覃樛木歌好逮也綠衣黃裳刺終風也馮內釐降聖帝觀厥刑也履綸逆女諸侯廢親迎也夫婦者人道之始

也重蒙之吉順以巽也故禮問長幼國君之子有宗廟社稷之事大夫士之子有能御典誦之文虞舜之咨夷夔也禮樂以教胄詩人之歌芄蘭也佩觿以刺童克段于鄆議失教也州吁弑完所繇來者漸也且不特此也無成有終臣之分也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虞帝禪祚必受終于文祖衛人立晉不入告于天王旄丘瓊尾遂無救災恤鄰之誼武子求購益非登假措廟之常矣又不特此也陰陽之大界夷夏之大防也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于蠻夷猶夏舜分北于三苗會潛盟唐公失制于

納錄堂經史叢義

卷之二

八

中國驪山不戒黍離興嗟陰凝堅冰禍莫大矣又不特此也王者憲天出政大饗不問卜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天之道也易戒履霜詩嘆雨雪春秋書日食虞帝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法天行也又不特此也王者任地爲治故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衛中興而桑田稅駕周室衰而中谷曠獲易戒屯膏春秋書螟昔虞舜之咨后稷曰黎民阻饑播時百穀生地利也夫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故王者治定功成而禮樂作以教胄子以和神人六羽初獻名知禮而實僭倖隱公之罪大矣禮之爲教也大夫不撤縣士不撤琴

瑟詩之爲教也執黃絲房而樂君子椅桐梓漆以備爰伐禮樂者不可須臾離也昔夔之告舜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治之成也六經之旨同歸禮今日學之今日言之未知有當否先生曰快哉六經之旨同歸于易子知之乎夫建邦任賢明倫立教正君臣之分嚴華夷之防順天地之利脩禮樂之和數者致治之要而易皆備之卽舉坤屯蒙三卦而全易在是矣舉一易而六經在是矣易其至矣乎於是各就席論史自漢武帝至宣帝依前序也禮曰漢武窮兵黷武是下用文學之過然受顧命托孺子偏得武臣

納錄堂經史叢義

卷之二

九

之力先生曰武帝殺鉞弋而用霍光真千古英雄手段史稱霍光不學無術然觀其輔孝昭冲主政錄已出嫌疑不生天下又安如同文景之世及昌邑無道光白太后解其璽組扶歸邑邸迎立曾孫而宗社晏然真漢之伊尹也孝宣卽位光卽稽首歸政不學無術而能若是乎得御日光不能阻霍顯之謀故有後禍存悔曰上求徵時故劍公卿心擬霍將軍女卽此光亦不能無意先生曰光之忠誠昭帝宣帝皆能白其心故後竟有麒麟閣之祀以漢高之明而有呂后以霍光之忠而有霍顯皆天也爲王曰武帝舉

賢良而不能用中公何也顧曰武帝雄才大辨中公爲治不在多言一語便足見踈然如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後未嘗不陰用其言爲初曰蘇武持節匈奴以爲神李陵降虜太史公以爲陵猶圖恢復然否先生曰陵之心或有之亦遇之不幸也大將五千之卒在外而內無救援難乎免於患矣咸卿曰武帝重將不重相愛李夫人而及其兄榮以貳師之將期其封賞相多坐事得罪公孫賀至拜泣不受可見事英主之難顧曰衛青起于奴僕日磾出于降虜磾不納女於帝尤見識量之高于霍也獨夫曰武帝廟上

西華堂經史壽彙

卷之二

十

見衛將軍不冠見丞相弘至汲黯不冠不見自是敬黯先生曰廟上之見正其親之不冠不見正其踈之子將曰卜式欲烹弘羊衛將軍敬加汲黯可見當時同朝自有忠佞之別顧曰汲黯過河南矯制賑饑原爲公幹王賀爲御史捕盜多所縱舍直種陰德爲王曰趙廣漢錄兩立法見事風生于定國決疑從輕民自不冤畢竟寬嚴皆有顯報存悔曰武帝知撥勞天下重稅聚財之非厥後禁苛暴止擅賦又能用趙過教民可謂初年好學中年好兵末年好德獨夫曰武帝才似秦始皇其制匈奴威如始皇其殺太子

酷亦如始皇爲初曰漢有兩衛太子秦有兩公子扶蘇明是好殺之報爲王曰雋不疑猛斷成方遂之僞見其勇決幸亦僞耳使出於真將若何先生曰不疑明知其僞但叱從吏收縛時曰削贖出奔轍拒不納春秋是之斷以大義不復論其真僞雖引經未甚確然亦倉卒行權之法存悔曰燕王上書霍光止畫室中不入室有周公輔成王圖畫圖豈足護身耶然孝昭不待風雷之變金滕之啓而能辨上官桀之詐高成王一等矣子將曰宣帝迎立雖出霍光而丙吉之功爲大獄中天子氣惟吉生之諸大臣議立未

西華堂經史壽彙

卷之二

士

定惟吉奏記之有大功又不言功真純臣也先生曰宣帝綜覈名實雜用申韓東萊議其開立國三大釁但與于閭閻知民事之艱久任良二千石最是千古治法得御曰漢治循良爲盛然黃霸爲相功名損於治郡何也先生曰漢治專尚嚴刻潁川獨敦教化當從夏侯勝授經得力然治貴寔政若以鳳凰神雀定官評其不相率爲粉飾虛文者鮮矣觀京兆鵬雀便當符瑞則知嚴延年此蝗蟲蠹食之讖蚤已輕霸是霸之功名固不待爲相而後損也滿座稱善時始撤席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三

弟 璣 璣 璣

男 逢元有九

第三期 庚辰年四月二十六日

易 雷訟師比

書 禹謨

詩 鄭齊魏序

春秋 隱公七年至十有一

禮記 檀弓上

史 漢元成哀平

孟夏念有六日栖綠復會聚昌執經史從家先生後是日  
易講雷訟師比四卦存悔曰混濛初開盈天地間止一水

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三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雷訟師比四卦皆乾坤而會象於  
坎存九曰雲上於天何以謂雷存悔曰天地間雷風電雨  
皆迅閃決驟唯雲上天卷舒悠揚以此取象需之義本於  
潛龍德而在下也先生曰世間唯能需最妙飲食宴樂中  
自有素位工夫如曰乎曰恒曰衍曰敬慎曰順曰中正曰  
不速曰敬之皆是終日乾乾學問需于泥致寇至亦未便  
入險乃寇逼門庭而我先臨險以待之所謂致人而不致  
於人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弼夫曰不速之客三人來  
三人何所指先生曰卽下三畫乾是也剛健不陷應時而

動其不速處正其能需處此真可與涉險之人也故敬之

終吉弼夫曰訟卦卽臯陶期無刑孔子使無訟之意其妙

在惕惕者是內自訟乃及求諸已之學龍德也爲初曰言

食德又言復命見天命之初以德服人原無爭競訟者雄

心勝氣皆有生後習來的先生曰天上水下清虛澄泓亦

聽訟中正之道存悔曰見大人尚中正如虞芮爭田質成

於文王鼠牙雀角見化於召伯是也環曰六爻皆不於訟

論曲直但既訟欲其止訟未訟欲其絕訟曰不永曰不克

曰無成曰逋曰渝皆以不終訟爲正皆所謂惕也存悔曰

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三

讀師客民膏與見先王井田之法讀比建國親侯見先王  
封建之法又師獨嚴小人比獨嚴匪人師以田禽之執爲  
利比又以前禽之失爲吉先生曰所謂師欲其有名比欲  
其無意也弼夫曰敢問丈人長子有異乎先生曰以德望  
言則稱丈人以事權言則稱長子古者閭外之事不從中  
制德望不足以服衆者小人也事權不統于主帥者弟子  
也與尸不免况欲論功行賞乎環曰執言二字是行師第  
一義凡師出無名而能成功者鮮矣存悔曰兵非一元長  
養之事故聖人止言貞而不言元師出則正其律師休則

正其功止守一貞不敢以奇取勝存九曰比不寧方來如  
何解先生曰不寧與屯卦建侯不寧同看言我能兢兢業  
業不自安寧方能來人之親輔即原筮元永貞意存悔曰  
六四外比大臣以人事君之誼故從上爲吉見其無私比  
也九五顯比以一人撫萬邦之象有何可私若汲汲求比  
必至比匪人矣故失前禽爲吉子將曰乾之無首剛而能  
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無首陰柔不足爲首也故凶先生  
曰合觀四卦需曰中正訟亦曰中正師曰中行比亦曰使  
中然則易之爲道也中而已矣得御復取先生荀提師比

補錄堂經史叢義六卷之三

三

論語讀之曰師之初嚴於律一律字已括全師之旨如閭  
權不專而使衆主之非律也時未可以戰而躁進僥倖失  
其常度非律也田有禽而不知執長子任而弟子參非律  
也論功行賞濫及小人非律也惟九二以丈人之德居長  
子之位以持重之將而馭素練之兵無監軍參謀以撓其  
權而復有胙土分茅以待其後不爲奇勝不讓縶端功成  
而天下安之譬猶江淮河漢日行地中而人不知則地水  
師之說也比之初主於孚一孚字已括全比之旨如內臣  
不能達民情以徹宸聽非孚也外臣不能布主德以惠民

補錄堂經史叢義六卷之三

四

生非孚也依阿干援匪人比周非孚也不誠於始而求信  
於終非孚也惟九五以元永貞之德居顯比之位以大公  
之道而開三面之網順者從之逆者令之不以私智籠絡  
天下而以至誠孚格天下民亦共歸於大順焉如地得水  
而柔水得土而流兩相親輔而不可離則水地比之說也  
先生曰畢竟師之丈人難得比之匪人難去奈何得御因  
講尚書禹謨先生曰首言敷文命末言敷文德皆從堯之  
文思舜之文明得來得御曰史臣序書以禹謨爲先禹貢  
爲後可見嘉言之益還在臍脈之上環曰克艱厥后克艱  
厥臣君與臣分任之至舍已從人則君不自用而專用人  
似臣之任爲更艱也弼夫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不曰  
如而曰唯確有一毫不容爽之意先生曰勿貳勿疑千古  
用人要訣遠道干譽直刺破後世驢虞之政觀不忘二字  
便是危微本領存悔曰戒董而後必用勸所以有康衢擊  
壤之歌子曰曰臯陶邁種德即上天好生之德其學以天  
爲主洽于民心者真天心也爲初曰禹之功脫民於昏墊  
所以全其生也臯之功使民復其所受之中全其所以生  
也存悔曰惟精惟一是一自內做工夫出來勿聽勿庸是自



外傲工夫入去所以護守此中而勿失之也先生曰虞生十六字吾謂只傳一字環曰莫是中字先生曰便是一字一從義易一畫得來人稟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即道也寧有二道又寧有二心但心一而已而不能無未發已發之分未發則純是道渾淪初結萌芽未動所謂微也已發則著于人一念甫起萬緣互伺所謂危也若此則心真有二矣惟聖人能用惟精工夫辨理欲于毫髮察敬怠于幾微如堯之欽明如舜之濬哲中庸戒謹恐懼必慎其獨所謂精也精字從米去郭般而見本來若此則已發未發不分

兩家堂經史纂義

卷之三

五

靜心道心合而爲一矣人心道心既合爲一則天命稟受之中隱然有可持循矣蓋惟精乃能一惟一乃能執中故夫子吾道一以貫之更不言中而言一存九曰舜未竟之業惟有苗未格耳畢竟以文德收功至誠感神分明格有苗易不格姦難先生曰舜之咨禹也曰不自滿假惟汝賢益之贊禹也曰滿招損謙受益可見謙之一字爲虞廷相傳之意謙與傲對亦危微一關頭丹朱象只是傲王陽明云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此言可發深省獨夫說詩鄭齊魏唐四風先生曰鄭風首緇衣是夫子宗周

之意將仲子篇爲譏鄭伯而發叔田二篇則譏莊公不能教誨其弟聽其飲酒服馬暴虎騎射多行不義以自斃曰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蓋深爲叔段惜也弼夫曰役童二詩序以爲淫奔春秋以爲譏鄭忽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忽忽辭焉曰齊大非吾偶祭仲曰必取之以爲援忽不從鄭人惡之然則有女同車美孟姜者豈亦咏役童之意耶先生曰青青子衿曹孟德與呦呦鹿鳴並咏可見當時未作淫詩今謂鄭聲淫而其詩皆淫非也存悔曰齊風首雞鳴見齊當日分封之始得關雎葛覃之化猶未泯處子曰曰春秋

兩家堂經史纂義

卷之三

六

秋書夫人孫齊而後會于禚享于祝丘會于防會于穀詩所以譏豈弟也莊公不能復讐而會齊伐衛會齊圍郕及齊狩禚詩所以刺禦亂也乃知鄭忽固自有見存九曰鄭齊之國其俗夸靡故其風蕩魏唐之國其民勞苦故其風儉先生曰魏有坎坎之君子唐有瞿瞿之良士園桃之憂君杖杜之好賢此風尤爲近古又曰魏詩終碩鼠知苛政之猛可畏唐詩終采芣知讒言之毒難防環講春秋隱公七年至十有一年曰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承王命賓寓于衛戎伐以歸是秋滅衛之漸矣

凡伯不能死其位固爲失節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罪  
可勝誅哉旄丘中露之詩所爲刺也子將曰三月鄭伯使  
宛來歸所庚寅我入所近魯許近鄭故鄭伯以許易所  
夫土地受之先王承之先君以近相易可乎宋鄭交惡鄭  
欲人地以離宋魯之黨則前之來輸平者輸利也鄭之計  
亦詭矣爲初曰夏翟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前此書翟帥  
師會宋伐鄭矣此復爲鄭伐宋宋鄭交惡不足責隱何爲  
者竟聽羽父之謀倏而黨宋伐鄭固請而行倏而助鄭  
宋先期而往兵柄下移卒此鍾巫之釁豈不愚哉存悔曰

新錄堂經史叢書

卷之三

七

春滕侯薛侯來朝滕薛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  
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乃長滕侯夫滕  
薛不朝因而朝魯名既不正而爭長於先後之間不以爲  
恥天王求賄而隱不往天王來聘而隱不朝乃南面而受  
滕薛此孔子所爲懼也子白講檀弓上篇曰事親有隱而  
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親愛和氣則發爲柔色怡聲憂盛  
危明則發爲痛哭流涕禮之生於心也存悔曰事師無犯  
無隱師之教其弟如父母愛于無不期以聖賢如人君養  
士無不期以譽髦故師道等於君親誼最重也子將曰太

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故今人以耐祖而葬  
爲禮孔子殯其母於五父之衢問諸耶曼父之母然後得  
合葬於防故今人以合葬爲禮爲初曰子思之不喪出母  
義也子柳不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仁也縣責父卜國以執  
御而効死忠也申生再拜受賜則恭而近於愚矣彌夫曰  
檀弓之於公儀仲子立孫也子游之於將軍惠子立適也  
此正名之禮也獻公知此必不安驪姬而殺申生矣子白  
曰公叔文子樂瑕丘伯玉請前賢哉瑗也子高擇不食之  
馳仁哉高也其視季武子成寢相去遠矣存九曰冉子攝

新錄堂經史叢書

卷之三

八

束帛乘馬去子以爲不誠於伯高舊館人脫驂夫子以爲  
悲涕之無從然則禮固以義起耶子將曰禮與其不及也  
毋寧過孟獻子縣而不樂得孔子彈不成聲之意子曰獻  
子加於人一等矣情之至處無妨於禮之過子夏和之而  
不和子張和之而和子張行過高而難爲仁吾尤願學子  
夏之篤志也先生曰子夏喪明而曾子罪之童子易簣而  
曾子是之速貧速朽之論而有若疑之仲由之姊喪弗除  
伯魚之及葬而哭而夫子非之故議禮者必折衷于聖賢  
以求適乎中也於是復論史自漢元至平帝漢祚衰矣得

御舉孝元踐位間貢禹節儉之說賑貧減膳與文景無異而治道不振何與先生曰孝元易欺難寤天資柔暗至不省召致廷尉爲送獄果然殺吾賢傳亦足異也得御曰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於恭顯相用之時不密害成適足以殺其軀而已先生曰望之當宣帝朝與韓延壽互訐竟殺延壽爲孝宣盛德之累殺人抵罪况殺大賢乎然則望之自殺蓋其報也弼夫曰京房學易而不知易盡言以殺其身考功課吏法果可治郡否先生曰京房王章爲元成所誤人臣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况當推誠下問而隱忍

御舉孝元踐位間貢禹節儉之說賑貧減膳與文景無異

九

使盡言之士身蒙顯戮此梅福所以仙去逢萌所以浮海也爲初曰劉向作洪範五行傳以濟其忠而杜欽谷永之徒假托經術以濟其佞同一經術顧在善用與不善用耳予白曰向子劉歆能讀父書乃依附逆莽且改名以應圖讖尤爲舛謬歆嘗師事楊雄豈信父不及其信師耶存梅曰漢室已衰單于猶朝豈衛霍之餘烈與先生曰劉向有言康居之國疆於大宛到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之罪甚於留馬甘陳不啻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甘

陳實亞於衛霍也然則矯前與師生事邊陲罪顧可不治與曰否功罪自不相掩但功小則當錄其功而并論其罪功大則當赦其罪而專賞其功此駕馭邊臣之法也若邊疆遠在萬里事權必從中制功未建而罪已及矣誰復肯爲甘陳哉予曰漢廷累累若若上書者僅梅福一尉言事者獨朱雲一令而頌莽功德者四十八萬人楊雄美新作偏真漢賊也得御誦介甫之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余謂確論先生曰真偽自不同量亦不難知當王氏柄政劉向梅福已知其心蓋漢矣莽不能欺其子宁其能欺天下萬世耶蔡邕虛齋云使王莽而肯爲周公曹操而肯爲文王其孰能禦之心而既差作用自殊聖賢奸雄之辨僅一間耳理曰漢初諸呂安於周勃漢末亡於諸王成於孔光按春秋六不當置孔光於王莽之下先生曰漢高殺士好色故西漢之外戚多恣而經術多僞人才氣運關于主德豈不信哉座中更番問答頗多環目謹述所記憶者而纂次之如此

御舉孝元踐位間貢禹節儉之說賑貧減膳與文景無異

十

門人李登卿得御

第 奕昌爲記

第四期 庚辰五月初六日

小畜履泰否

書  
阜陶益稷謨

詩 秦陳檜曹

春秋 桓公元年至五年

禮記 檀弓下

史  
東漢光武帝

時維五月越端午之次日筭堤先生復集諸子講經史登  
卿幸黍牆序先生以沐蘭芳節出離騷經和示謂屈子一  
面緣堂經曰穆表下卷之四

西華堂經只替義入卷之四

生神遊虞舜蛾眉見嫉妬蘭未悔乃就重華而陳詞望蒼  
梧而發朝夢馳九疑思結舞韶蓋與簡兮之詩思文王同  
旨是故幽蘭芳卉配忠貞也蕭茅鳩媒比讒佞也靈脩美  
人婉君也宓妃佚女喻賢臣也虬龍鸞鳳託君子也飄風  
雲霓類小人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  
慨當以慷哭繼以歌此三百篇之變也登卿因憶向在鏡  
山師門時亦值芳蘭節湖上泛舟鏡山先生談離騷經陽  
發其旨云離騷之文屈子體三經而作者也首曰昔高陽  
之苗裔詩之厥初生民也紉秋蘭以爲佩詩之珮玉瓊瑤

也夕攬洲之宿莽易之潛龍勿用也馴玉虬而乘鸞易之乘龍御天也就重華而徵詞書之臯陶謨謀也登崑崙而陟流沙書禹貢之敷土也其怨慙不平皆主於初終不能自己之意未可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先生曰攝提貞于孟飢春秋之春王正月也脩繩墨而不顧禮之母不敬也離騷之列於經也宜哉存悔講易小畜至否卦先生曰小畜潛龍義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分明是文王三分服事之時文德積滿而未敷內健外巽上下應之懿文德有闇然日章之象非文王其孰能當此存悔曰復道牽復處畜之西華堂經史壽義本卷之四

以止暴故履虎尾不咥人履者行也行有往必有來  
素履往上九其旋元吉視履者考其祥於一念旋往之關  
見百福之順期於有終也先生曰其旋元吉乃大人在上  
幹旋造化能行已志以定民志所以有慶又曰素履二字  
正是行素君子如素富貴則履帝位而不疚素貧賤則履  
道坦坦而不自亂以至愬愬夫履視履皆素履也若眇若  
賊若武人不安于素則必有咥人之凶矣復問否泰弼夫  
曰泰言拔茅否亦言拔茅可見君子小人俱關氣運先生  
曰泰之拔茅曰志在外否之拔茅曰志在君君子之治小  
人非能盡去之也俱外之而已小人雖不利於君子而其  
志未嘗不欲得君誘以富貴之門開以功名之路使小人  
皆志在君則小人亦化爲君子矣爲王曰泰之福成於包  
荒否之禍起於包承包羞然泰之艱貞勿恤否之有命無  
咎見君子處此當有幹旋之方不徒爲氣運所使者先生  
曰包荒不是包小人正是包容善類渙小羣以成大羣從  
來多以君子不能相容反示小人以隙故必朋亡乃爲光  
大包承者小人欲用君子而君子豈肯爲用身雖否而道  
則亨故曰羣不可亂也存悔曰平陂往復天之道也泰之

後否卽繼之故泰不獨言時之泰而極言保泰之術否不  
獨言時之否而極言休否之方登卿曰翩翩者小人類進  
之象如何能乎先生曰不戒乃所以乎也曰勿恤曰不戒  
皆反求諸己不責備他人所謂積誠以感動之也又曰城  
復于隍者戒君子當內自脩葺不可使小人得乘吾隙也  
傾否後喜者戒小人不可怙終否極泰來必盡傾之而後  
已也故曰春秋者傾否之書也爲王因講春秋自桓公元  
年至五年曰隱公卽位不書而桓公書春王正月公卽位  
不書卽位者明其擅立書卽位者著其弑立春秋欲使亂  
之入顧名思義隱然有不安其位之意以天道王法誅  
之其嚴尤甚於不書矣爲初曰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  
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宋殤立十年而十一戰民不堪命  
孔父爲司馬未能格君之非以除君側之惡而使華督得  
肆其謀然盡節而死有足稱者蓋孔父華督所憚也孔父  
存則殤可不弑故春秋予之厥後春正月不書王見篡弑  
相仍王朝無司馬之法而王之不王也存悔曰滕子來朝  
紀侯亦來朝書法何嚴於滕而寬於紀乎爲王曰爲桓正  
朝者降而稱子所以孤亂賊之黨爲懼齊而朝者則仍

侯號所以明其無朝桓之意爲初曰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華督弑君桓不敢討乃會諸侯受賂立督使相宋公又貳大鼎納于太廟桓之惡加宋督一等矣春秋據事直書欲盡隱之而不可也子曰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無王命而相與爲命公羊以爲近正非矣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明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桓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乃王命屢聘亦猶之乎諸侯相與爲命也故前此歸贈之恒書牢以見貶今者來聘之糾兼稱伯以示譏責天王之意深矣子將曰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春秋左傳卷之四

五

王伐鄭王奔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亂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夫王者恭行天討此時魯有桓宋有督弑君之賊皆釋而不問乃乘怒攻不朝之鄭而以諸侯伐之非天討也春秋諱敗諱戰而書從王者明君臣之大義存天下之大防也弼夫說詩秦陳曹檜四風登卿曰秦風雄壯無鄭衛柔靡浮漫之習故季札聽其樂而謂之夏聲存悔曰秦地在岐雍本文武忠厚之俗至秦用之未幾而一變又三良之賢不以遺子孫而以之焉殉秦晉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何其言前

之矣也先生曰夫子刪書終以秦晉知代周者秦也秦車鄰小戎諸什隱然有招八州朝同列氣象是其得天下在此序秦風卽冠以寺人知亡秦者寺人也其後不韋以進嫪毐趙高以殺扶蘇又權輿不承爲逐客坑儒之漸其失天下亦在此禍夫曰陳詩十篇彷彿鄭衛陳太姬好巫覡歌舞之事而其民化之故有宛丘之俗若乃株林誨淫墓門貽譏此賢者所以思衛必也爲王曰匪風下泉當時瞻念周京唯曹檜獨切蓋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禍夫曰檜亡於東周之始曹亡於春秋之終然匪風作于東

春秋左傳卷之四

六

遷之前尚觀周道之復興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惟懷嘆想慕而已先生曰聖人於變風之終恐亂極而不治故係之以思治之詩正國萬年思周之盛王黍苗陰雨思周之賢輔以言亂之可變爲治也子曰講禮記檀弓下篇曰穆公利人以國舅犯實人以親起而不私君子知重耳之將興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君子謂齊大夫之能儉也子將曰蟻固不脫衰而問疾不以臣稱君也晉子齊衰哭不以弔不以親夷友也有悔曰季昭子之問爲君何食也猶思補過孟敬子之不以情居瘠也儼然無

君矣杜黃之揚解而飲也頗知諫法平公之必毋廢斯爵也尤善旌直矣弼夫曰君子進退各有禮進人若加膝退人若隊淵當加膝之日駭膚非分已成隊淵之漸此有志之士寧却步而退也存九曰文伯之母云吾將以爲賢人也可謂愛子以德杞梁之妻云有先人之敝廬在可謂成夫以賢爲玉曰禹人之偕鄰童汪錡死敵也仲尼稱其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陳棄疾之與工尹商陽手刃追吳師也仲尼稱其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可不謂仁乎爲初曰不斬祀不殺厲動之以仁義之名及爾地歸爾子

蘇軾經史新義卷之四 七

愛之以矜赦之實陳宰嚭善於詞令矣先生曰苛政猛於虎爲上者不可不問艱難嗟來甚於餓爲士者不可不敦氣節存悔曰不有居者孰守社稷不有行者孰衛寡君柳莊其謀治之要乎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宗廟之中未施敬而民敬周豐其知禮之本乎子曰古者相贈以言類淵之贈仲絲敬祀展墓之道也張老之贈趙武歌哭聚族之常也先生曰沐浴佩玉龜知有父鸞續璧匡成知有兄故孝悌之道可以感神可以動人子將曰季札龐博之葬仲尼以之觀禮原壤狸首之歌夫子作爲不聞不屑之

誨甚於叩脛矣先生曰趙文子之知人其庶幾乎陽處父智不足稱也舅犯仁不足稱也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雖古上臣何以加焉登卿講尚書臯陶益稷二談先生曰取人以身慎修思永爲知人之本知人乃所以安民也爲初曰惟帝其難非是難能正兢兢業業慎重其事觀何憂乎雖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二語見於廷當日憂畏謹伎甚於有苗惟恐傷知人之明也卿曰日宣日嚴一日二日思日俱是乘時圖治意先生曰不言萬事而言萬幾事之未至惟聖人能謹其幾也卿曰洪水滔天數

蘇軾經史新義卷之四 八

無是爲自繪一治水艱難圖鮮食艱食復推功於益稷正禹不矜不伐處先生曰安汝止三字是千聖相傳之脉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敬止易曰艮止大學曰知止無二止也安汝止是未發氣象惟幾惟康則發皆中節矣存悔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忘分繼以作朕股肱耳目見君臣忘形至于逮汝弼連舜一身是非之責都付禹點簡了卿曰數納明庶與舜典敷奏明試相類先生曰諸侯朝覲以黜陟爲重故言奏言試萬邦黎獻以人才多得爲盛故言納言庶爲初曰格則承之庸之聖世所以無棄才敷同日奏



開功聖朝所以戒附和先生曰君歌則先股肱臣歌則先  
元首一堂拜殿頌不忘規千載而下猶令人神遊其際云  
講畢弼夫因問高祖光武優劣弼曰觀石季龍答徐光  
若遇高皇當北面事之遇光武當並驅中原英雄必自有  
見先生曰光武故不如高祖卽當時諸臣亦非蕭韓比高  
祖起徒步之中四無憑藉所敵者拔山蓋世之雄光武承  
莽亂人心思漢其亡命草創如隗囂公孫述輩本非豪傑  
一時竊據終易掃滅先儒謂光武不出高祖範圍亦確論  
也存悔曰沛公謝羽鴻門項莊拔劍起舞更始殺劉續持

經史叢書卷之四

九

節徵蕭王此呼吸存亡之關同也楚兵圍漢王三匝大風  
拔木揚沙光武奔薊沱河水堅可渡此天心眷顧之機同  
也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幸分我一杯羹伯升死蕭王飲  
食笑語如平常是皆忍人所不能忍之痛高祖釋季布封  
雍齒光武焚吏人與王郎交關文書曰令反側子自安是  
皆客人所不能容之量高祖關智不闕力光武小敵怯大  
敵勇皆當機妙算器識過人然高祖輕士殺罵光武謙恭  
下士此一段較勝乃祖耳卿曰光武能容嚴光而不能容  
韓歆至廢后易嫡又多可議先生曰光武遭際遠勝高祖

光武嘗云娶妻當得陰麗華畢竟陰后賢德薦生明帝而  
外戚陰興等又皆謹恪以至太子驥被廢退守藩服賢而  
能恭明帝則友其兄始終無間可謂處天倫之順卿曰符  
識之興至光武而大盛光武得赤伏符始卽位鄧洛又讀  
會昌符乃禪泰山布識文於天下以天子之尊取決於微  
茫數字何其惑也子曰光武勳業今不知銷沉何處而  
嚴陵釣臺千古長存設使子陵相助爲理亦豈能遠過馮  
鄧爲玉曰子陵亦有濟世之才彼見王莽既死天下既定  
英雄之恨已銷可以耕釣澤中矣然亦幸光武之遂其初  
志耳倘遇公孫述雖欲終身耕釣其可得耶存悔曰諸將

經史叢書卷之四

十

攻長安鄧元侯以赤眉鋒未可當姑就養北地此與鄧侯  
勸王漢中養民致賢數語相類爲初曰鄧非蕭匹也蕭勸  
王漢中此權宜計耳項氏入關官室廩實燒燬又成阜放  
倉盡爲他族所據唯巴蜀沃野千里差足圖存雖王漢中  
朱曾一日忘三秦也未着新拔長安衆未必附鄧禹以乘  
勝之鋒摧之必克舍此就養北地孤元元塗炭之望阻三  
軍新銳之氣非策也其後卒致馮惜之變情鄧所擇將也  
而不能知其反覆其視鄧侯之識淮陰又寧可同日語耶



矣先號咷而後笑者非爲三四所隔也君子與人同其初必落落難合雖危言抗論不以爲嫌而後乃言斷金而臭如蘭故解曰中直四弗克攻是有心反求諸己五克相遇是無心求合於人師衆也詩曰大師維垣其于野之衆乎存悔曰大有元亨得乾德之半然乾猶有悔而大有則無不利何也先生曰大有爲任賢致治之主入之所助即天之所助也大車以載大臣任重肩鉅之義初當有之先脚根宜定故言無交害以勉其始上處有之極過明必亢故言自天佑以勉其終彌夫曰火在天上離明當空善惡必

漸錄堂經史纂義

卷之五

二

端所患堂陞未乎君備之臣且意之綜核專攬欲作威而威愈削六五君臣交孚君和易而不備其臣臣恪共而不敵易視其君正不怒而威景象存茹曰同人曰應乾曰乾行大有曰應天曰順天同人以貞爲要歸大有以元爲首出畢竟離學歸于乾學存悔復講謙豫二卦曰謙者天地人鬼之所與以大川之險而亦可涉以行師之毒而亦可用非僅卑抑遯遜而已彌夫曰舜格有苗文王伐崇伐密皆是勞謙卽湯武征誅亦虧盈益謙之天道也夾曰六二鳴謙上六亦鳴謙二曰中心得六曰志未得豈有分別耶

先生曰二六鳴謙均一樣謙不鳴於外而鳴於心志未得者蓋謙謙君子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行師以征不服正合天下以成其謙也存悔曰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上天下澤高卑有節故聖人制禮以配地雷出地奮神入俱洽故聖人作樂以應天爲王曰建侯行師必以和樂之道行之薦上帝配祖考是威格天地祖考之心以和洽四方億兆之心故古者錫山土田必告于文人受命底罰必類于上帝存九曰謙曰撝謙極者謙之效豫曰冥豫極者豫之戒者何雲將曰謙以下濟而有光豫必順動而

漸錄堂經史纂義

卷之五

三

有得有三之勞謙不可無五之侵伐知侵伐之皆爲謙則知變盈流盈正天地之謙而非天地之盈有四之盍簪不可無二之介石知介石之善處豫則知不過不忒刑清民服是天地聖人之順卽天地聖人之豫故謙可鳴而豫不可鳴也得御講夏書禹貢謂禹貢一書非止叙治水本末誠萬世治天下者不能外也如奠山川而九州之域以定辨土色而五方之壤以分定貢賦而上中下錯之則不紊疏貢道而江淮河海之流不爭錫土姓而諸侯封建之規已具揚聲教而四夷琛貢之道悉通八年於外豈但勝手

賦足而已哉先生曰禹規畫廣大又極周詳如兗州被水患最深則寬其貢賦至十有三載乃同又如畿甸之內不徵貢賦只納總納銓納結粟米明以重農貴粟風天下且示以內地自饒無煩仰給外州豈如後世每報悉藉東南以三十石而致一鐘之比存茹曰島夷皮服萊夷壓絲淮夷蠙珠暨魚又島夷卉服三苗丕叙西戎卽叙禹只平水土耳未嘗勦兵遠畧何道而使四夷賓服若此先生曰禹祇台之德感化不待言卽觀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又蠻夷要荒雜以流蔡使知王法無遠不及可見當時自有稱服夷人作用存悔曰貢獻不貴異物只以土產資器用亦防後世誅求奢靡之漸矣曰冀州三面臨河爲古今帝都第一形勝今河道已多轉徙郡縣亦多變更惟山洲之名不改故跡尚有可尋方知禹貢一篇是全部廣輿志先生曰將盡力溝洫與行所無事兩語參看便見禹當日導山導水之心弼夫說詩幽風曰幽居風之終而雅之始詩首二南者爲王化始基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相之不可得故歸以后稷公劉之化意更深矣先生曰文中子以幽風亦爲變風君臣相疑安得謂非變乎然惟周公能

變而克正故二雅繼之爲玉曰周之始興君民相親如家人父子觀羔羊兕觥自諸公堂禮甚野而意甚真非三代盛時安得有此存悔曰蚤續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待獵必獻一男之作不敢忘君也先生曰幽風紀日紀月不易寒暑之序說者謂周不改夏正按周本紀后稷子不窋失官子鞠復立鞠子卽公劉也公劉爲后稷曾孫其時當是夏帝相少康之間未有殷正安有周正乎夫子序幽風而先十月爲春正月秋七月一大證佐正行夏時意也易夫曰讀書武城泰誓知周之代殷不易讀詩鴉鵲東山知周之安殷甚難存九曰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叔姪之親顧命之重而流言一播風雨漂搖鴻飛狼跋嗷嗷未已君臣相與之際豈不危哉存茹曰文王演易於羣里周公作詩于東山然西伯之釋却藉人力金縢之啓直格天知雖所遭不同而處晦而明之理則一也爲玉講春秋桓公六年至十年曰六年春正月寔來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而亦有名不名之別焉蓋不得已而爲強大所逼猶可言也驕奢淫佚以自底滅亡則皆其自取焉耳寔書名書來蓋不與其來也存悔曰蔡人殺陳佗陳佗淫獵于

蔡與蔡人爭會蔡人不知其爲陳君也而殺之夫陳佗執太子自立自有可殺之罪春秋不原其以爭禽見殺書曰蔡人殺陳佗見亂賊之人天下皆得而殺之不殺於陳必殺於蔡不殺於人必殺於天也存茹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嬀豷始生卽書于策他世子不書獨書此何也明其爲桓之子詩所謂展我甥也先生曰七年夏殺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六滕子來朝降而耕狄宰糾來聘貶而書名此夏殺鄧來朝則黨惡衆矣特書其名比於失國滅同姓之制而法益嚴矣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弑君之賊天討所必加也及宰糾下聘而天王之望絕矣故四年獨去秋冬二時譏天王之失刑也王師不出則方伯連帥以討之及殺鄧來朝而諸侯之望絕矣故七年獨去秋冬二時罪諸侯之溺職也子將曰十年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鄭忽有功于齊而魯以周班後鄭伯鄭忽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戰夫討賊之義不明而以私忿陳戰則我爲有辭矣鄭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先生曰齊之惡魯也非爲班鄭也爲襲紀也觀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謀成矣紀侯來朝者再公會紀侯于

卷之五

六

處者再視丘之城猶不失救災恤隣之誼焉此齊所以來戰也桃丘弗遇衛之失信何足責者惡曹同盟而并去其爵春秋誅同惡之義又加嚴矣子曰講禮記王制曰王制一篇與書禹貢相表裏禹貢分九州而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禹貢莫高山大川而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不以盼五嶽視三公四墳視諸侯禹貢厥賦上中下錯而王制分田制祿各有差等祿入之外又有閒田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使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禹貢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而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禹貢錫上姓而王制州有伯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各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禹貢要蔡荒流而王制簡不帥教者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曰棘曰寄若夫東夷南蠻不火食西戎北狄不粒食達其志通其欲則皮服卉服之卽叙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則東漸西被之舊跡也惟論官興學二義禹貢所未及詳而王制詳之此周禮所以大備也爲王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明乎天子不得以爵賞私人也出征受成於學訊讞釋奠於學明

七

乎有文德者必有武功也存悔曰賜弓矢然後征彤弓所以賜嘉賓也賜圭瓚然後爲咈和齒所以錫虎臣也夾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既無度支先征之苦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又無人不供出之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盛世之所謂急卽衰世之所謂裕矣先聖曰王者無事不反躬修德以身先天下學之不變王三

和三日不舉樂下官齋戒受質天子齋戒受諫夫容諫已難况

八

齋戒而受之乎此又論官與學之本也因論史東漢明章和三日雲將曰明帝習見光武圖識爰感佛夢周禮所云夢夢所當而送之者也乃至桑門延釋萬里馭經此害遂與世界終始春秋有作宜重作偏于茲矣存茹曰所最怪者是時經學大明帝親受桓榮尚書又親詣孔子宅講說適於攻乎異端之訓悉如充耳而浸淫于因果報應之言吾不知太師桓榮所講何經環橋諸儒所聽何義雲將曰茲事爲三百二十八萬年二百七十主中絕大關目故不厭詳開當年購來佛書其說膚末原不足疎聽如四十二章經佛問一僧彈琴絃緩絃急及緩急得中之說云可益道此等見解卽中國黃口皆笑其淺後來宗乘通傳皆

華人背經畔道者翻弄使深佛翻受誣耳先生曰良然存悔曰明帝天資超越千古者全在友愛東海王一節是十八年興禮作樂橫經論道大根本子曰曰明德不宥以馬氏比陰氏殆得伏波將軍戒兄子書之意爲玉曰椒房不與雲臺亦非所以示公但雲臺之功爲靖莽亂故不欲以外戚躋功臣之列夾曰明帝時四姓小侯建師入學立法甚善然自是貴戚得通賓客如班固於賓楊震於鄧李固於梁賓客反受其累可見貴戚之家只宜優以爵祿教以詩書不得使通朝士而士君子交游侯宅貴門亦不可不

慎也存茹曰章帝制禮違衆而獨用曹褒乃以識緯之術

九

易綿荒之說反不如綿荒爲正矣魯兩生而數叔孫曰吾不忍爲公之所爲褒以一夢自任排黜衆說獨自成書其忍已甚又惡知禮意弼夫曰章帝寬厚所失策者固在竇憲奪園時不施斧鉞全在鄭弘自繫時不猛覺悟至貽和帝以用鄭衆之憂又因用鄭衆以召宦寺之禍東漢改祚關樞全在於此讀史者所以有長者無用之嘆也雲將曰和帝十四齡天子解用烏喙以攻荏苒聲色不動鉅慙立預具位三公束手不參一策魏報入地矣事之已定韓稜

丁鴻張酺等皆勁正之臣何無善後啓沃且鄭衆賢闢非  
甚喜于政事者卒使天子倚毗密參閣帷遂爲子孫永堅  
之禍鈞軸大臣其有專責矣先生曰愚讀東漢史至辟雍  
養老虎觀橫經羽林悉通章句匈奴遣子入學則羨其文  
教之盛鄙善納質車師乞降西域內屬重譯貢獻則羨其  
武功之遠郭賀禱帷廉范襁褓宋均務還姦貪朱暉自遂  
疆直則羨其吏治之隆毛義捧檄色喜鄭均脫身爲儒丁  
鴻之讓弟第五倫之有私則羨其風俗之美西漢文景東  
漢明章三代以後均稱太平盛世然椒碗更迭昭事燎未  
滿而窮瑞之熾兆矣薛文清曰漢誅實憲五侯有功而勢  
自此盛故功繇君子立國家之大慶功繇小人立智者所  
深慮也

卷之五

十

悔曰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夫秋而嘗宜也然壬申  
乙亥僅隔兩日耳御廩既災以告廟改卜爲正乃不脩而  
祭非敬也書法自見觀禮曰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君臣之  
道兩失矣知人卑人葛人來朝不奔天王之喪而朝弑君  
之賊故人之人之者秋之也爲玉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蔡  
侯封人無子季以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蔡季季避之  
陳封人卒反歸奔喪思慕三年毫無怨心可謂難矣鄭伯  
突衛侯朔見當魏死存九日自桓公十年至十有八年如  
書春王正月何也先生曰桓之無王久矣十年書王者天  
道十年一變志桓之惡已盈十八年再書王者桓見弑於  
齊雖非天討亦以見亂賊之人終爲王法所必誅也子白  
講月令春夏之禮曰帝王秉天道以治民占象於日月星  
辰審候於昆蟲草木有順陰陽之序者有變陰陽之和者  
有先時而備陰陽之成功者事事無非爲民也春盛德在  
木其服爲青倉夏盛德在火其色爲朱赤皆順其序以知  
五行之正春祭先脾使尅土以生木之旺夏祭先肺使尅  
金以生火之旺以至獻羔啓冰皆變其和以知二氣之權  
麥登于夏季春天子祈麥寔登畢于夏季春天子薦鞠衣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釋義卷之七

男

逢震存悔 纂  
逢泰存茹 輯

第七期 庚辰年六月初七日

易 賁 復 无妄

書 湯誓 仲虺 湯誥 伊訓

詩 小雅 魚麗 彤弓 之什 春秋 莊公元年至十年

禮記 月令 秋 冬

史 東漢 桓靈 獻

浮憂七日諸子復集栖綠堂逢震侍講席首舉易賁剝復  
既妄四卦家先生曰義皇以賁係卦可見自開闢來賁有

經史釋義 卷之七

一

變時而恥其不賁之賁純韻曰文至周大備然周公制禮  
作樂畢竟大嘗沿飾丘園白賁二義周禮周官皆從此出  
弼夫曰卦凡剛柔交錯總是不欲文勝質意柔來文剛謂  
質勝而以文濟之分剛上文柔謂文勝而以質救之來與  
分二字寔有去恥斟酌之意先生曰艮上一畫爲剛離中  
二畫爲柔以離之柔而文艮之剛則剛柔相濟文質彬彬  
而爲亨然分艮上之剛以文離之柔分了剛去覺柔之分  
數多了故可小事而不可大事也存茹曰文有天人之別

原缺第二至五葉

素菴先生經史釋義 卷之七

六

終於逸樂藋蕭湛露諸篇見君臣之間笑語和樂猜嫌不  
作人臣所以得享其功名保其祿位有功必賞有賢必庸  
彷彿唐虞都俞景色降自宣王六月車攻諸篇雖云復古  
然鴻雁鳴劬汚水發譏其意象不及也故毛詩謂正小雅  
自此止六月以後俱爲變小雅先生曰宣王之功成於吉  
甫然吉甫所以能成功者緣有賢輔於內故六月之詩曰  
張仲孝友以例諸僚友皆賢也自古未有內無賢輔而大  
將能成功于外者也震曰六月出師似非司馬氏興師之  
法然微狁孔熾以匡王國則知兵非以毒民爲正事舉也  
正華夷之大分伸天子之威靈事出倉皇人心競奮雖六  
月出車而人不以爲暴也弼夫曰吉甫萬邦爲憲方叔克  
壯其猷易稱丈人長子此二人足以當之雲將曰車攻吉  
甫二詩皆言田獵蓋因田獵以閱軍寔以嚴師旅以朝諸  
侯王賦復而與人效職馬政脩而牧人供事非尋常所爲  
田獵也先生曰鶴鳴章納善陳誨愚謂直參聖學夫誠於  
中形於外好知惡惡知美大學之道盡是矣魚潛淵在渚  
卽易潛龍躍淵之義此座右箴銘也存茹講春秋自莊公  
元年至十年曰莊公國之嫡長其爲儲副明矣而不書卽

位者何父弑則子不忍卽位猶子誓於王始爲諸侯所以明君臣父子之義也爲玉曰夫人孫于齊去姜氏者所以深絕之也諱言奔而謂之孫先生曰文姜之罪著矣然彼視其夫有弑君之事故敢謀殺以遂已私擄幹之謀桓公啓之也視其子無復報仇之志故敢屢會齊侯而無所忌享會之事莊公成之也爲玉曰桓公之智不及鄭忽假使鄭不辭婚則彭生之禍不在魯而在鄭矣震曰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魯桓弑君自立侯無王矣王旣不能討死從而錫之則王無天矣故前此宰糾來聘則去秋冬二時以

兩緣堂經史釋義

卷之七

七

見王不能用刑今者榮叔來錫則不稱天以見王不能承天爲玉曰溺會齊師伐衛齊仇讐也衛同姓也毋論溺不當立卽溺而當立也仇讐之人其可會乎故書名以貶之震曰魯築王姬之館于外其心實有所不安然就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姜會于禚公狩于禚若不知有父讐者卑齊以人正所以卑公也存茹曰莊公有復讐之志或屈於母而不可得先生曰莊公誠能哀痛以思父禮敬以事母威嚴以督下齊子歸止安得從如雲乎觀齊人來歸衛寶則文姜請之以謝已慙魯莊受之而釋父怨諸侯納之而

寵王命君臣父子大義都被一點利心抹殺故春秋特書以著其罪震曰子突救衛使天下尚知有王故王人之微嘉而書字爲玉曰紀季以鄆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紀季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賢者固如是乎存茹曰齊將復讐紀侯自知力不敵而志距之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以鄆服罪於齊請立五廟使吾先君歲時有所依歸則季奉紀侯之命以存先祀固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代之主襄公逐之不去取之弗予上下同

兩緣堂經史釋義

卷之七

八

心而俱死故謂之太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爲諱滅子曰然則齊滅之非也震曰齊之滅爲復讐也紀侯譖齊侯遠在九世矣而始復之蓋不共戴之讐雖百世可也爲初曰襄公無道自取覆亡無知弑之可得無罪乎先生曰惡得無罪以臣弑君以弟殺兄大義所凜也故書諸兒者以明襄公之不君去公孫者以著無知之不臣而存國氏者以責僖公寵愛之貽禍嗣後雍廩殺無知而稱齊人見弑君之罪人人所共誅也存茹曰當時惟魯莊弑之便可無議爲玉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與讐人戰

雖敗亦榮而不書公者何以其納讐人之子而忘已怨也  
存菀曰公敗齊師于長勺當時齊師來伐魯有辭也曹劌  
三謀而後戰亦得及已之意况視其轍亂望其旗靡尤精  
戰法乎乾時而不書公者爲內諱也長勺而書公者爲公  
幸也先生曰魯莊之失失在通齊之始大義既失不可復  
伸故國卿則卿降齊師納糾則糾爲齊殺春秋於乾時之  
敗則不書公於長勺之戰則不書齊來伐義不能服氣無  
以先之也故君子作事謀始子白講月令秋冬曰秋冬之  
令與春夏異天子存仁厚之道則秋冬尚有春夏之意賞

繡像堂經史釋義

卷之七

九

以春夏罰以秋冬人所知也若立秋之日簡傑俊任有功  
猶不失獎賞之恩春夏之氣仁秋冬之氣肅人所知也若  
孟秋之時獄訟必端平斬殺無枉撓殊不失仁慈之心雖  
封賜不行而養老授杖之禮不廢雖收藏宜歛而賞死恤  
孤之惠下施使老幼如在春風和雨中不知有秋冬肅殺  
之氣尤以見王道之大爾夫曰簡傑俊任有功者旌歲寒  
不彫之賢養衰老行廢粥者念垂暮將盡之年滿腔諄惻  
忽與秋冬之令相關子白曰王政先時趨事秋合諸侯制  
百縣定來歲朔日稅賦冬祈來年于天宗則秋冬又備來

年之事存菀曰人主愛民如家人父子之親命有司曰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詩謂嗟我婦子入此室處也人主法天  
計寒往暑來之運告民出五種具田器詩所謂三日于耜  
四日舉趾也先生曰秋日夜分又必同度量平權衡者收  
成之時將以賦稅故仲春旣行而秋尤加謹焉王者制治  
無事不法天而行存九曰孟冬收賦與季秋歛藏之意相  
參命曰毋敢侵削爲天子耻怨于下此所謂耻民有制也  
濬禎曰季春陽氣發泄勾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春  
之氣舒也季秋申嚴號令無不務內會天地之藏無有宜

繡像堂經史釋義

卷之七

十

出秋之氣歛也先生曰冬之閉藏天地與人皆有其室地  
氣沮泄是發天地之房天道也審門閭謹房室人事也塗  
闕庭門閭以助天地之閉藏則人而補天矣咸艸曰暢月  
陰陽爭諸生蕩君子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靜者貞也  
陰陽之所爭二氣終而復始也靜以定之蓋恥貞丁起元  
之義子白曰工師効功不作淫巧以蕩上心天子不私玩  
物寶器聲色嗜好之邪養主德也惜民財也教民田獵以  
習五戎班馬政天子不狃太平無事晏安嬉遊之娛振主  
威也儲武備也震曰冬大飲蒸燕饗旣行必食之以時詣

侯之列共皇上帝之饗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祭祀  
既行必用之以禮帝王之道備矣先生曰愚按月令一書  
與堯典敬授人時語意相似當是虞夏間物孟春上辛祈  
穀于上帝朏先甲三日之義仲春上丁釋菜于先師朏後  
甲三日之義以寅月爲歲首以甲日爲千首也仲春元日  
命民社地道立矣玄鳥至日祀高禘人道舉矣仲丁又命  
樂正入學習樂師道尊矣仲夏大雩帝用盛樂季秋大饗  
帝告備牲是郊天不止孟春也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季  
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視學不止仲春也春祭脾夏

補錄堂經史劄義

卷之七

十一

祭肺秋祭肝各從其所尅冬祭腎中央祭心獨從其令者  
水火之性不可以互爭也日長至則節嗜慾定心氣日短  
至則禁嗜慾安形性君子之德不可以不靜也明於月令  
之義者脩齊平治其庶幾乎講畢論史漢桓靈獻三帝子  
白曰漢家之禍起於宦寺成於黨錮桓靈爲宦寺所蔽有  
黨錮亂無黨錮亦亂也先生曰不然國之將亡必元氣先  
斷賢才者國家元氣也祖宗數百年培植德星之聚上應  
太史之占乃無端以鉤黨死徙廢禁株連六七百人元氣  
斷喪無餘矣此郭泰所以私慟瞻烏也震曰漢家制度嚴

密如果冀驕橫帶劔入省尚書張陵敕羽林虎賁奪劔冀  
卽跪謝冀乘皇子有疾遣客齎書詣京兆貨牛黃延篤發  
書收殺其客冀慙而不得言當時使桓帝能稍繩以禮法  
勿致怙終何待謁單超臂出血爲盟而令權歸中常侍乎  
存茹曰桓帝憤梁冀之橫與宦官圖之冀誅而權歸於內  
何進憤宦官之亂召外兵誅之內靜而權歸於外總之元  
氣旣散百病交侵莫知所救療也震曰竇武何進計圖中  
官未嘗不是惜所遇皆女主狐疑不斷而武不能先收張  
冀爲用進則外召董卓以洩其謀事機一悞宗社遂墟可  
嘆可嘆子曰曰宦官亦多奇禍呂彊之賢不免見殺然王

補錄堂經史劄義

卷之七

十二

甫張讓畢竟蓋粉小人威福終不可恃也爲王曰桓靈雖  
暗尚可與言之主如桓帝問爰延朕何如主延對以漢中  
主靈帝問楊奇朕何如桓帝奇對以猶虞舜比德唐堯延  
拜中郎將奇亦蒙優客非猶存一隙之明乎弼夫曰靈帝  
時封諸徐奉事發帝詰中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謀不  
軌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復以張鈞疏示十常  
侍皆免冠徒跣乞自致詔獄乃詔冠履視事如故旣伏其  
辜而忍不加誅不斷之禍更甚於不明也人士曰漢郊鄉

侯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人前太丘長卒海內赴弔者  
三萬餘人自是氣誼相期豈復標榜所致爲初曰李膺殺  
張朔又殺張成遂爲權奸不共之仇范滂登車攬轡奏權  
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以所劾猥多乃知善善同清惡  
惡同污二語卽是黨人禍根先生曰李膺范滂蹈禍不辭  
徐穉魏桓隱身不出其道同也皇甫規耻不與黨申屠蟠  
免於評論其心同也元呂曰陳寔高節之英何以往吊張  
讓豈就污而不損其清蔡邕博雅之儒何以枉受卓聘乃  
避禍而卒以貶禍先生曰陳寔之弔乃官問之禮終身不  
納縣堂經史釋義卷之七

聞與近侍私交故能免誅蔡邕之仕扶漢之志乃私心  
爲奸賊痛惜故難逃網人品邪正不辨自明震曰蔡邕以  
卓誅而人猶有惜之者惜其才也荀彧爲漢死而人猶有  
疑之者疑其迹也存茹曰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遍天  
下然袁紹初欲扶漢畢竟危漢一召董卓再合曹操至討  
賊之功托于孫堅而遂啓三國之分爭存漢者卽亡漢者  
也王允才過陳蕃而識乃不及孫瑜使馬日禪王公無後  
之言不踰時而驗又足悲矣嗚夫曰有詔勅紹地廣兵多  
不聞勤王之師紹上書陳懇乃以紹爲太尉紹要君辭位

耻在操下操卽以大將軍讓紹可見操之奸雄紹非其匹  
也得御曰操以奸雄外施仁義如荀彧所陳孝主上以從  
人望誠匡扶漢室乃問計董昭東遷車駕逆萌已兆矣或  
不以此時引去直待飲藥壽春安得爲知先生曰漢獻之  
世始終爲漢者惟壽亭侯一人觀與豫州誓扶漢室降漢  
不降曹卽曹魏表封必標以漢操不能奪其志也至罵絕  
吳使不許求婚尤確乎不可犯壽亭好學春秋所得於春  
秋之義多矣豈荀彧輩所可同日語哉座中各將所見不  
能盡述聊紀其大都如此

西京堂經史釋義卷之七

七

素菴先生栢絲堂經史樞義卷之八

門人陳旭

第 奕昌爲初 輯

第八期 庚辰年六月十七日

易 大畜願大過坎離

書 太甲上中下篇咸有一德

詩 小雅祈父之什

春秋 莊公十一年至二十年

禮記 文于世子

史 後漢附魏吳二傳國

季夏之望旭開從錦田歸侍講席先生舉易大畜願大過坎離五卦曰大畜者孔畜養畜止二義德日養故能日新

栢絲堂經史樞義卷之八

止乃所以行也存悔曰剛健篤實是闇然光輝日新是日章元呂曰剛健是不息之強篤實則無出位之思總是至誠無息日新正誠之不可揜處存茹曰止健便是止至善之學元呂曰天生大聖賢不令自有餘而已故利涉乃應乎天弼夫曰應天也是止健意思大經濟非大學問人不能爲玉曰初之已二之脫無非爲與衛計耳三已逐矣而猶日閑何也大聖賢功業之終猶然學問之始乾之三爻進德脩業亦是此意存九日九二與脫輒與小畜九三與說輒如何別存悔曰小畜不能進而爭其脫輒繇人大畜

自止而不進其脫輒繇已元呂曰牛豕於乾義無取四牝五積總是自家禮坊勢禁爲君相安止之學相能以禮自坊循理則樂故有喜君能以勢自禁民必受福故有慶至何天之衢然後知畜之用大也存悔曰願所養本於自養親民本於明德也聖人養賢有取人以身的意元呂曰賢人慕勢則良貴已失故爲龜觀聖人養賢則從欲可治故曰虎視爲初曰願中虛有物以實之故示以所養自養之道自養者自貴而不從欲也初違枕流漱石之心二極乞墻登龍之態初二處下以上求則凶四五處上以下求則

栢絲堂經史樞義卷之八

吉先生曰養賢以及萬民養一人而萬民繇之以安故聖人慎之以天子下匹夫則雖顛而吉以師傳肩天下則必厲而吉顛者觀其所養厲者觀其自養也存茹曰大畜言養賢願亦言養賢聖人以養賢爲心則德足應天賢者以自養爲貴則功可及民爲玉曰夫子云五十學易可無大過即大過卦義否先生曰然觀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二語即是夫子學易本領存悔曰大過棟撓繇本末弱三四皆大臣之位四應乎初救其本也故吉三應乎上救其末也故凶三無輔而撓見大臣當以媚嫉爲戒四有他則客見

大臣當以貞白爲心元呂曰生稔則利本尚固也生華則  
醜氣無餘也國勢重大多文具而緩本圖可以鑒矣先生  
曰大過之時只宜敬慎故藉用白茅无咎過涉滅頂不獨  
殺身成仁卽吾夫子作春秋誅亂賊冒知罪於萬世蓋不  
得已而爲之正所謂其道凶而其義不可咎也存悔曰坎  
重險也而曰習坎者何先生曰習字最妙水之流也習而  
不已乃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乃成大賢凡人不習  
險則見險而懼至日習乎險則不以險夷動其心便有出  
險之日矣存菺曰習坎自有工夫若六三險且枕便有安

齋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八

三

其危利其災意先生曰處險之時無一可恃所恃者維心  
耳信心而行則履險而道自亨納約自勝納以心也坎不  
盈祇既平者言能不自滿盈而以祇敬自持則險者可平  
矣中未大者文王所謂小心翼翼也元呂曰盈則滿不盈  
則虛滿則自恃自恃則窒虛則善下善下則達於水有之  
人亦宜然弼夫曰六十四卦大象稱君子五十三稱先王  
者七稱后稱上者三稱大人惟離一卦蓋古之明明德於  
天下者與存悔曰明兩作離正是明明德于天下繼明者  
湯之日新文之緝熙是也然明太用則竭故二爻有眚於

黃離初敬其錯三虞其昃四憂其突五則出涕嗟戚而反  
以得吉王用出征者用此出涕嗟戚之道以出征便能威  
震而刑不濫也先生曰離得坤中爻坤曰利牝馬離曰畜  
牝牛坤之五曰黃裳元吉離之二曰黃離元吉人主以離  
道治天下必以坤道濟之則兩作之明可以長焰矣得御  
講尚書商太甲上中下篇咸有一德篇曰伊尹周公攝政  
相類周公却憂流言而太甲不疑伊尹何故先生曰伊尹  
當時實有妙用王徂桐官居憂以密邇先王不知其爲放  
也三祀喪畢以冕服奉歸于亳不知其爲放而歸也太甲

齋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八

四

處仁遷義俱從居憂感悟出來但知爲先王之教尹不自  
以爲功迨復政厥辟陳言告歸稱天稱祖尹不自以爲德  
尹蓋龍而無首者也周公則幾于亢矣况後世受顧命如  
霍傅陸輩者乎子曰慎儉德懷永圖與臯之告舜慎厥  
身脩思永相似皆帝王進德之方欽厥止卽明德之止至  
善先生曰昧爽丕顯坐以待旦看來湯亦是旦氣之學爲  
初曰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二語爲  
千古君臣龜鑑先生曰無自廣以狹人一語尤爲後世英  
主藥石存悔曰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皇天之眷



佑尹嘗五就桀矣桀終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存茹  
曰伊訓作於嗣服之初預防其縱故其詞嚴太甲三篇作  
於悔過之時微轉其機故其詞婉咸有一德作於悔過之  
後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詞深以厲爲玉曰惟尹躬暨湯咸  
有一德克享天心千古誰人敢開此口尹所以爲聖之任  
也先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日新者乃祖家學惟一則  
堯舜以來統系也視湯銘尤真切矣旭開說詩祈父至兩  
無正曰周官司馬太師二責任此重乃當時轉予恤者祈  
父也秉國鈞者尹氏太師也古者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

補錄堂經史釋義卷之八

五

不恥王之爪牙今以禁衛而使之遠戍則軍政亂矣太師  
秉國之鈞而弗躬弗親委於瑣瑣之姻婭則朝綱亂矣且  
也皇父治外豔妻治內繁霜諸篇欲無作得乎存悔曰尹  
氏厲威使人不敢戲談而家父作誦乃著其詩出於已以  
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家父周之世臣義無所諱故也  
焉初曰周占夢之官謂之大人昔文武有帝錫九齡之夢  
故斯干以熊黑虺蛇徵其祥無羊以衆魚旒旆兆其吉實  
本於此周之衰也君臣迷惑訊之占夢而雌雄不知但視  
天夢夢耳正月所以有瞻烏之嘆也先生曰舊以正月繁

霜爲正陽之月卽夏之四月也攷之六經並未以四月  
爲正月者若胡氏以周正建子無永爲失宜則繁霜爲令  
令矣看來正月便是夏正月時當孟春陽和播氣而陰凝  
不解憂時者觸之而傷傷小人之用事而陰氣盛也亦何  
必四月繁霜始爲災異乎存茹曰白駒譏朝之無賢十月  
之交則小人盈朝矣黃鳥哀野之無民雨無正則君子在  
野矣爲玉講春秋莊公十有一年至二十年曰秋八月甲  
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  
仇牧于門批而殺之牧可謂能死其職矣捷弑而書仇牧

補錄堂經史釋義卷之八

六

亦猶與夷弑而書孔父也冬十月宋萬出奔陳陳不能討  
賊納萬受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陳與萬爲黨也雖賊已  
討而特書出奔著陳之罪也存茹曰春齊侯宋人陳人蔡  
人邾人會於北杏諸侯主盟自北杏始也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桓能會諸侯安中國故書會北杏以與之先生曰冬  
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  
盟于幽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魯始叛盟故諱不稱公惡  
失信也襄弑桓公則齊爲世仇莊公初無復讐之志而會  
伐衛狩于禚同圍郕納子糾忘親釋怨莫此爲甚及桓公

始伯天下與之而魯始叛盟豈真以仇人爲不可會乎故  
柯之盟春秋是之幽之會而春秋諱之也存悔曰春齊人  
執鄭詹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其見執於齊桓宜  
矣然則人之者何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然則書詹自齊  
逃來者何春秋譏其苟免亦猶凡伯戎伐以歸罪其失節  
之意也爲初曰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  
公盟媵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重而加禮之輕也  
盟國大事齊伯主宋王後大夫與焉是以輕而當禮之重  
也輕則失人重則失已兩者交譏矣先生曰冬齊人伐戎  
顧錄堂經史釋義卷之八

七

桓自北杏以來盟柯伐宋會鄆伐鄭盟幽至此伐戎  
殆舉攘夷之兵將卑師少夫子所謂不以兵車管仲之力  
也二鳴講文王世子之禮曰周家以孝治天下文王止孝  
者也武之不脫冠帶卽文考色憂不能正履苦心武之一  
飯再飯卽文考復膳亦復初至意周公撻過伯禽以教成  
王皆文武之家法夫有所受之也推而及於教士立學取  
賢才正公族東官行齒讓天子重羞考皆是物也孝之爲  
義大矣哉而權操自上道端自初此世子之篇所繇名也  
存茹曰教世子及士春夏學干戈矣又春誦夏弦秋冬學

羽籥矣又秋執禮冬讀書干戈之氣近于肅而無唱嘆吟  
咏之致不足陶其性情之正故配以誦與弦羽籥之事近  
于嬉而無經曲政事之規不足厲其經濟之才故配以禮  
與書時教必有正業大學之道也子曰語于郊者必取  
賢欽才欽者積聚之意天積衆精以自剛人主積賢以自  
輔故庸主欽貨財明主欽賢才子將曰曲藝皆誓之以待  
又語遠之於成均非苛責而終棄之也一年離經辨志三  
年敬業樂群納之衆賢之藪與俊秀相觀摩而學問成人  
才出矣先生曰天子視學于大昕之時鼓徵以警衆大昕

八

者平旦之候天初闢其光明人初發其覺體此時鼓徵警  
衆觸其日新之靈而發其朝氣之銳卽湯所爲昧爽丕顯  
坐以待旦也子曰教世子必視學祭先聖先師必養老  
非先王古昔不可以啓屯蒙而異端之學不得入非三老  
五更不可以輔幼冲而新進之士不得進存九曰問安視  
膳亦孝之末節人人可能何以千古獨稱文王先生曰孝  
庸德也問安視膳庸行也但行之不厭不倦卽是聖人地  
位今人或以爲末節而忽之或行之久而不能繼焉所以  
不如文王處二鳴曰夢渺茫而不可知聖變化而不可測

天下既無夢國讓父之道又無捐齡與子之理九齡之夢  
先儒謂好事者爲之然愚按正義曰虞芮讓國時文王受  
命爲王九年方崩則武王與我九齡之夢推終撫于君王  
孝心動而帝亦允洽其願矣金縢篇云惟克殷二年王有  
疾弗豫令與師之年爲三年遂爲九十有三則文王與爾  
三齡之說授位壽於其子以孝爲慈之心動而帝又允洽  
其願矣其說亦安可謂不是也講畢復論史漢昭烈至後  
帝附魏吳二僭國弼夫曰陳壽誌三國以天子之制予魏  
至綱目始以昭烈承獻帝後深得春秋遺意旭開曰陳壽

南齊書經史釋義六卷之八

九

黜漢號而蜀其名不知蜀地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  
嘗以蜀名漢名尚存豈容有魏吳乎故明蜀漢之稱而正  
統可定也雲將曰人知操爲漢賊不知孫權賊漢視操尤  
甚焉權據長江爲夜郎羣江東之智士謀臣無復王室中  
原之志至昭烈甫定三蜀喘息未蘇遽剪其荆樊之羽翼  
迨夫號亭再舐昭烈資志蜀漢大業遂不復振皆權爲之  
賊也存悔曰赤壁一戰三分局勢實在乎此爲初曰孔明  
未出茅廬已知天下三分然則東西川而後不空費六出  
之師耶存茹曰孔明預知三分然局雖先定而幾亦轉移

當先生崎嶇哀曹劉表間無巴蜀而有巴蜀安知有巴蜀  
而不可有吳魏也先生曰孔明自言興復漢室還于舊都  
志固自銳又曰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勢亦難中止成敗利  
鈍天也非人也子將曰壽亭車騎不悅武侯得玄德魚水  
之言依然合角共鱗一體無間故能成天下大事存茹曰  
壽亭好左氏春秋始終扶漢曹操用兵手不釋卷亦讀春  
秋豈用之有善有不善耶爲玉曰操時漢室已在掌握猶  
未敢奪帝位或是讀春秋而有懼意存悔曰操欲以已爲  
文王而使丕行武王之事自稱漢故將軍視天下萬世皆

南齊書經史釋義六卷之八

十

可欺不知月旦亂世奸雄一評已刺老瞞之膽爲初曰司  
馬懿不身篡魏而昭與炎取之亦是踵瞞故智子曰曰操  
自立魏公加九錫其行事一如安漢公後司馬昭亦加九  
錫名器至無可加而篡逆繼之孔子所以惜繁縷也爲玉  
曰操下令云國家非孤當不知幾人帝幾人王予謂當時  
能得幾人瓜分魏勢漢未必遽亡雲將曰曹瞞有言向使  
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以爲患此時胸中已有挾天子據大物之粉本矣至迎帝  
祿離間劫遷都許則禪漢根基盤針大定宜乎羣雄紛紛

撼之不動也存悔曰當時此着沮授田豐許攸輩屢屢看破而豐言之尤痛袁本初悉如充耳所以坐受阿瞞之屠先生曰揀不獨識天下大勢并能趨天下大利中平以來民棄農桑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孔給滿羸民多相食者操能用聚祇任峻之言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州郡各置田官積穀餉軍而無運糧之勞此漢宣趙充國君臣所畫爲便宜者操得之以成其篡厥後司馬懿復用鄧艾之策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以乘吳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

續編堂經史壽義

卷之八

十一

騎之精忠焉而死種種簿書亮安得不自較也得御曰孔明自比管樂後人謂其出處之正不愧伊尹然與先生曰止觀其受遺託孤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出師二表彷彿伊訓惜劉禪之不能爲太甲耳爲初口魏主獻託孤司馬懿曰君與曹爽輔少子豈知懿陰移魏故識孔明之忠者尤服先主之明子曰呂蒙拔荊州白衣搖櫓鄧艾攻蜀拔木緣崖兵固不嫌詐然孰與武侯聲罪致討而爲正正堂堂之師哉先生曰昭烈失策在於漢帝遇害時不蚤定中原之計結吳伐魏聲罪致討乃耻關羽之歿悻悻小

續編堂經史壽義

卷之八

十三

忿舍魏而伐吳使吳與魏合而蜀益孤喪師殞將元氣遂不可復當時孔明無一言匡正豈見有所不逮抑力不能得之於先主耶觀孝直若在必能制主東行之嘆是孔明真不能得之於先主也先主既殂良臣彫落魏氏據有中原已歷三世乃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難矣故曰成敗利鈍天也非人也爲玉曰當時處士有竹林七賢啓江左風流之濫觴然稽其行致稽阮狂也劉伶誕也王戎穢也惟山公差強人意耳先生曰當時處士唯管幼安有誼行有學問有隱中經濟魏敕青州安車禮遣不至又有管輅以

易道教人非禮不履絕意富貴二管足稱潛龍非竹林諸賢可比爲初曰當時以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爲一龍華龍頭而管龍尾然兩人鋤金已卜優劣彼發壁弑后上表篡漢者伊何人哉狗彘不如乃稱龍頭乎存悔曰東漢宦官移漢祚指掌間幸爲袁本初所殺畢竟蜀漢復以一黃皓覆亡無多閹黨獨耗愚昏豈非宦官足以滅漢哉先生曰蜀漢之亡先主有北地王謀孔明有子瞻孫尚至今凜有生氣可謂無忝爾祖矣視孫皓何啻霄壤雲將曰我輩讀史魏蜀吳並稱三國夫所謂國者敵國之詞也綱目建安

綱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八

十三

素菴先生栖絲堂經史釋義卷之九  
門人施謙亨二鳴 纂  
男 逢震存悔 輯  
第九期 庚辰年六月二十七日  
易 咸恒遯大壯 書 盤庚上中下三篇  
詩 小雅小旻之什 春秋 莊公二十一年至三十  
禮記 禮運篇 史 晉司馬氏炎表熾業四君  
先生談經史三閱月易上經而讀遍因謂諸子曰易上經首乾坤定天地之位也下經首咸恒正夫婦之位也咸以情相感爲男下女恒以義相制爲女下男通於咸恒之義而乾坤之道不外是矣時謙亨侍坐進而問曰咸以交感爲義然有心非感故感去心而爲咸所謂何思何慮者非耶先生曰何思何慮正心之本體何思故能思何慮故能慮天下惟心思能感人存悔曰虛受人最妙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總是拘於形體而不能虛故不能感存茹曰三體艮爲手肱也非股也手能執乃隨股而動故曰所執下也爲玉曰虛者道之原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善

綱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九

十四

憶憶往來得無着於思慮而不能虛乎先生曰四當心之

位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夫子曰精義入神曰窮神知仁  
皆言思之妙也日月寒暑屈信相感往來之迹也尺蠖之  
屈龍蛇之蟄心思之藏也憧憧正如赤子混沌之初乃何  
思何慮世界朋從爾思則思之所至無所不感無所不通  
天下之最相感者莫如朋分明有從心所欲的意曰未  
感害曰未光大隱然指出未發氣象矣謙亨曰貞者咸恒  
二卦之本貞於咸貴以無心而爲咸貞於久貴以立心而  
爲恒存悔曰咸所貴者虛若徇情以爲感則不虛矣恒所  
貴者方若舍義以爲恒則不方矣存茹曰恒有不易不已

樞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九

二

二義惟不易故能不已利貞乃所以攸往也元呂曰恒非  
拘方而不知往惟有攸往所以可久也三不恒而羞見名  
德貴乎有終五恒而凶見執極貴于知變先生曰恒久之  
道宜順無強宜漸無驟着意則淪於穿鑿着力則陷於助  
長初曰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聖人戒其鑿於始上  
曰振恒是本無事而強爲有事聖人戒其助於終此有恒  
所以難也謙亨曰天下有山遯天不期與山遠而山自不  
能近君子無意於絕小人而小人自不能侵此遯之象否  
先生曰天下有山是示君子以遯世之處故入山惟恐不

深彌夫曰遯以君子遇小人時不得不遯者也處遯之時  
止在果斷不宜係戀故尾則厲係則疾好則吉嘉則貞肥  
則利元呂曰三之係非貪位慕祿乃係心王國者疾厲而  
憊是一段苦心畜臣妾是駕馭小人之道正遯之妙用不  
可大事亦不可揚庭致討之意存悔曰九五剛當位而應  
有是君子亨嘉之會然時當其遯跡雖委蛇而志不可不  
正遯之正志卽否之不亂羣也先生曰遯者隱藏不露正  
聖人應世妙權不獨洗耳赴淵卽如舜與共驩同朝旦與  
管蔡同國孔子見貨孟子偕雖小人在前而我自遯無

樞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九

三

色相無圭角人莫測其所以然斯真能遯者也弼夫曰物  
不可終遯故受以大壯然壯不可過恃壯趾則凶觸藩則  
羸惟貞惟艱可以致吉如慶曆元祐諸君子或失之疎或  
失之激則用壯而反得罔者也存茹曰大壯以剛而動有  
君子之德九三曰小人用壯是壯反爲小人用何也先生  
曰九三恃壯者也君子傷於所恃小人遂乘而竊焉君子  
自謂用壯不知我之壯已爲小人用矣用罔者乃爲小人  
所罔也存悔曰陽壯之日正君子有爲之時貞者壯之防  
中者貞之幹禮者中之則決藩則進無所疑喪羊則退無

所悔蓋天德之剛原不涉一毫意氣彼恃壯而輕進者猶之非時而震之雷氣一洩而不可復振故取象於雷在天  
上曰非禮弗履也得御講尚書盤庚上中下三篇曰殷在河南偃師乃湯興王之地不可輕去自祖乙遷耿圯于河  
患民用蕩析離居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惑于浮言不知利害之實故盤庚爲其臣若民決遷殷之計以利害反覆開諭之去其傲上從康之心也黜乃心宣乃心恐迂乃心誓予同心戕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永肩一心至于敷心腹腎腸皆開心諭之也先生曰各設中于乃心設字與  
繡錄堂經史壽義卷之九  
建字相灼湯建中于民實示以大中至正之心法也存茹曰無起穢以自臭臭字與易臭如蘭詩臭亶時同看人雖至愚豈願起穢惟不知其爲穢而自以爲臭則迂乃在心耳先生曰弔繇靈三字靈卽靈龜弔者神之弔也古者遷國必稽之卜詩曰爰契我龜曰考卜維王曰卜云其吉是也天保曰神之弔矣貽爾多福言予遷都之舉非敢廢爾衆謀我宵稽之靈神業告我以叶吉爾各非敢違我之卜亦惟當宏大我舊業耳存悔曰鮮以不浮于天時一語最可味古者天時有災必以人事勝之後世則莫知補揅而

歸咎于天姚韻曰輕心不可與圖事薄德不可以成功盤庚所與共承民命者乃在篤敬之人先生曰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總字並宜戒貨寶生民之大命而使貪人總之則生意索矣朕不肖好貨其乃貝玉則有刑此見商道崇廉黜貪所以能致治也得御曰盤庚遷都之後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漸衰敝至紂竟以奢而亡是知盤庚之遠慮誠賢哉弼夫講詩昊天疾威至四月維夏章曰小旻小弁小宛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著其爲小雅也存悔曰周之衰也三綱絕人紀壞小弁則父子情乖小旻則君臣道缺谷風則朋友誼廢小宛則兄弟相戒以免禍而其端皆始于讒巧言傷君子之屢盟盟生于疑君臣相疑而讒言至矣何人斯傷伯仲之如貫小人之交甘如醴惟其如貫所以爲飄風也巷伯傷驕人之好好非但自鳴得意其君實信之以爲好也故呼蒼天以視之當時上下間結成一譜人世界于是孝子哀蓼莪大東嘆獲薪四月之詩至求爲鵲爲鱸而不可得讒之爲禍亦烈矣先生曰讀大東之詩而知西周之將亡也至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則非獨東國困於征輸南國亦



苦於誅求矣東遷以後天王求賄求車實兆於此駭讀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之不改夏令益驗存茹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可見商亦改歲首而不改月令也爲王講春秋自莊公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曰祭叔天子之內臣無王命而私交故不言使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荆人來聘荆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其入蔡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鄭黎來朝而書朝荆人來聘而書人所謂夷用中國則中國納緣堂經史輯義卷之九 六

之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爲弗受也前此書盟于防遇于穀盟于扈皆以要結姻好也莊公生于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六歲尚未娶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莊公越禮不顧丹桓宮楹刻桓宮楹以迎讐人之女而見宗廟臨羣臣且使宗婦觀用幣焉詳書之以著不孝之罪爲後戒也存悔曰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羈曹世子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爲君致爲戎所逐也宋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存茹曰曹殺其大

夫諸侯之大夫命于天子有罪亦請于天子曹不歸於司寇而專殺之無王甚矣故諸侯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書曰其大夫而曹之罪著矣爲初曰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敗績衛管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此聲罪致討之師也桓公尊周之義見矣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欲盡文夫人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而楚師夜遁幕有烏焉此救急恤鄰之義也桓公攘夷之事見矣齊人伐山戎戎病燕職貢不至故齊以此伐之書齊人者戒其勞中國而事外夷故於戎捷而書來獻以抑之也先生曰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莊公承隱桓篡弑之後敵笥貽譏姜氏享祝丘如齊師會禚會防會穀而不能禁猶曰屈於母也齊襄弑矣姜氏薨矣乃身如齊納幣如齊逆女此豈復有人心乎德政不脩災異頻見終莊公之世書日食者四星隕者一大水者二書螽書多麋有蜚有蜚無麥苗大無麥禾者各一雖不言事應然孰非陰氣爲之召耶而公且好事治兵伐衛圍鄭伐戎敗宋以至浚

沐築郿城諸及防小穀築臺于郎于薛于秦而不恤非時之役冊楹刻楠新延廡而不顧物力之詘鼓用牲于社于門而不知脩省之實僅肆大胥一事微合先王解網欽恤之意而論者猶譏其失刑厥後哀姜孫邾慶父奔莒豈非莊公忘父難而娶讐女之明報耶子白講禮運曰孔子之道在黃虞不在三代也求三代之治不可得乃作春秋焉故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謂之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謂之小康道失而求之禮是三代之治僅可以小康也我觀夏道杞不足徵我觀商道宋不足徵我觀周道幽厲傷

涵齋堂經史叢義

卷之九

八

曰殷人以丑建統立地之道先柔後剛故歸藏之易先坤後乾若連山首艮亦取寅建統之義畢竟乾元居首理不可易存茹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吊喪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讎禮於君臣獨嚴蓋逆知後世必有崔杼弑徵舒之事諫亨曰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繇夫作則而說到飲食似大無味不知飲食乃禮之根根切處畜四靈而魚族鳥獸不能逃焉獨龜以爲畜而人情不失何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有龜以定吉凶決趨避則人各得其情之正而饑渴不至害心單豆可辨禮義矣正聖王作則之妙處先生曰禮於人猶酒有藥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厚者禮之意也吾儕每事皆當從厚彌夫曰心如穀種故陳義以種之君子如嘉禾小人如惡草故講學以耨之先生曰耨字最妙吾儕執經講論皆耨義也存悔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春秋天子之事前代所未有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子白曰神農時作蜡祭報順成孔子於禮運首以爲嘆堯時甘露醴泉出舜時鳳翔麟感鳥獸茲至孔子於禮運終以爲思故孔子之道在黃虞不在三代也謙

涵齋堂經史叢義

卷之九

九

亨曰禮運不獨理勝其文詞亦在諸子百家之上先生因命存九再朗誦一遍始讀史自晉武帝至愍帝先生曰晉非正統莽操之續耳晉武庸才亦非開創之主也當時諸臣有羊祜杜預王濬故能成克吳之功畢竟山巨源外寧必有內憂之言獨爲先見爲王曰晉武自平吳後溺志聲色其始也青麻以代青絲其究也賣官錢以入私門是先廉而後貪也其始也焚雉頭裘於殿前其終也選吳女五子於後宮是先義而後慾也存悔曰晉武預知賈后五不可之病而決於楊后之請是惡惡而不能去素愛齊王攸

綱緣堂經史壽義

十

有備物殊禮之賜而疏遠於荀勗之怨是善善而不能晉卽此二端便基晉禍子曰晉武蔬素三年有親親之恩除吳苛政有愛民之德禁星氣讖緯之學而知所恥舍錄用諸葛亮傳食鄧艾之子孫而可以勸忠初政亦似可觀惜其貽謀不減操柄盡失至于子孫相屠幾無噍類五胡乘之遂使中原化爲腥羶豈非天道好還以弑逆得者竟以弑逆失之乎先生曰天道好還只生一賈充而魏晉之祚其亡也忽焉故成濟之抽戈非充能使之也乃漢獻之假手也郭槐之陰賂非充能謀之也乃曹髦之冥報也奸

雄僭竊自爲得計不知上天已蚤爲安排矣存茹曰賈充身爲弑逆自知慚愧嘗一屈於孫皓一奪於庾純至老疾自憂謚傳此見良心不容泯處弼夫曰賈充語其女云衛瑾老奴幾破汝家當時此座可惜之言晉武亦知感悟所恃者有皇子通耳詎意逼遣賈后毒手乎獨怪衛瑾既樹此大怨乃當賈后柄政之時猶錄尚書事卒以見殺耽榮賈禍可謂愚也已矣諫亨曰晉武子二十五人皆有才知惟惠獨闇兄弟相屠之餘僅存其三至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則古今所僅見如劉蕡之諫漢聰曰忠臣進諫者固

綱緣堂經史壽義

十一

不顧其身也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聰遂命其園曰納賢堂曰愧賢堂非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耶爲初曰晉五胡劉淵胡也石勒羯也符堅氐也姚弋仲羌也慕容廆鮮卑也按關西有羌自馬援平羌徙其餘種居焉朔河東空地始中國有匈奴自西漢呼韓入臣始至魏曹操分南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徙武都氏於秦川以折巴蜀于是要害竊據種類漸繁釀成亂華之禍若曹操者不惟漢室之罪人抑亦中原萬世之罪人也爲王曰惠帝時江統有徙戎論魯褒有錢神論裴頠著崇有論果皆揅時之談

否先生曰徒戎論尚矣惜朝廷不能用也神錢如江河之  
趨不可砥也崇有論曰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繇於心不可  
謂心爲無也此語似爲近道當時王衍王戎阮瞻之徒祖  
述老莊推尊何晏頗能起而闢之可謂賢矣然世所最當  
崇者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三者有之大也裴頠  
棄典禮而附賊后吾不知其所崇爲有者何物乎樂廣之  
嘲畢卓也曰名教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吾又不知賈后之  
朝當以何者爲名教也謙亨曰裴逸民愆而無厭張茂先  
華而不實韋忠先識之王夷甫誤天下蒼生山濤先識之  
弄巧粧乖豈能瞞得巨眼存茹曰羊祜修德信以懷吳人  
似矣乃成藥相饋將無冒私交之嫌稽紹屏私門以痛父  
仇似矣乃蕩陰赴難將無乖復讐之志先生曰祜有吞吳  
之勢所忌者陸抗耳抗死而祜表伐吳乃知祜不酖抗者  
乃以酖吳也紹無蕩陰之忠則君父兩無據矣雖魏王泉  
之枯樹猶幸不爲王衍之三窟也存悔曰惠懷愍之時荆  
州有劉弘涼州有張軌并州有劉琨廣州有陶侃皆足夾  
輔晉室所恨者骨肉相殘禍在蕭牆之內耳雲將曰劉琨  
受石勒之質不救王浚浚雖有異志然使勒得成伐虢之

謀似未得爲智陶侃坐視蘇峻之亂自冬至春遷延不  
必俟溫太真悉力邀之方勉強從事似未得爲忠也存茹  
曰讀祖生中流擊楫數語猶令人髮上指冠元呂曰五王  
篡弑以後長安城中戶不滿百百官以桑板署號蕩陰之  
困帝餒甚左右執桃以進武帝後宮數千惠帝何不食肉  
糜觀此可爲永鑑先生曰開代之君必建學崇聖使教化  
大行朝無異政家無異學故能致治延世漢高過魯以太  
牢祀孔子光武卽位幸視太學猶得三代遺意魏晉以來  
賡賡公行名教湮滅君尚法術臣慕曠達正心誠意修身  
齊家之理蕩如矣棄學最甚得禍最慘愚故曰學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釋義卷之十

門人謝廷鏘統韻纂

男逢元存九輯

終十期 庚辰年七月初七日

易 晉明夷家人睽

書 說命上中下篇高宗彤日

詩 小雅北山之什

春秋 閔公元年至僖公八年

禮記 禮器篇

史 晉牛氏十一君附五胡

孟秋七夕先生後會講栖綠堂廷鏘與講席舉柳子厚乞

文有不期一時以俟悠久之句先生曰柳子文章之士

素菴堂經史釋義卷之十

耳立志守拙猶不欲以彼易此吾倚終日談經論史豈非

拙人所爲存悔因講易晉明夷家人睽四卦曰晉明出地

上無所不灼賞罰清明之世也顧而麗乎大明所謂小心

翼翼以事一人也康侯何以名時當明盛生事微功者不

乏人而王朝所寵遇者唯是能安民者居上功明不欲以

多事擾天下也存茹曰坤爲牝馬故錫馬蕃庶爲安土得

衆之象離爲日中故晝日三接爲虛中下賢之象廷鏘曰

初二貞吉反之身也三爻衆允徵之人也摧如與愁如不

同摧自人阻愁繇已生愁非怨尤實有憂天憫人意存九

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先生曰不用明而用柔

柔而以順麗之交乎之極尊而且親也弼夫曰處遯惡後

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以晉之時宜用柔而不宜

用剛也元呂曰晉其角與姤其角義同剛進之極有些圭

角氣質之偏必須除去伐邑卽告自邑自治之意先生曰

康侯只用安民不用伐邑晉角過剛有征伐之象便有計

功謀利之心其於大明之道尚未光也故君子以自昭明

德子曰曰日之明爲地所掩君子之明爲讒邪所傷大難

曰蒙有許多韜晦善藏之意先生曰處明夷之時明不可

素菴堂經史釋義卷之十

盡用明不晦非唯不足挽回國運而身且不保故晦其明

者正忠臣萬分委曲不得已之至情畢竟用晦而明終不

可息便是能正其志存悔曰明夷一卦其在商周之際乎

初之垂翼見幾而作義不食祿西山之採薇東海之垂釣

也二之拯馬正西伯演易文馬九駟之義三之南狩正孟

津觀兵遵養時晦之義四出門庭爲白馬之遁去五近暗

君爲狂奴之自囚登天入地其示獨夫之戒也深矣存茹

曰明夷之時貴乎艱貞自全故義不及比干元呂曰坤爲

腹左者隱僻之地入則傷矣而未深也于出門庭分明見

幾而作矣先生曰獲明夷之心一語最妙此心只可自對只可自獲韓退之作文王掾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真獲明夷之心者矣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亦此意也爲玉曰家人之卦離下巽上離德爲明然通卦不言明而言貞言閑言厲言威者國有明君家有嚴父固以嚴字代之也元呂曰離中女而位二巽長女而位四居柔得正故曰利女貞存悔曰男女交天地之大情男女正天地之大義正卽嚴也薛文清云治家過嚴雖非中而吉故與其噓噓毋寧噤噤存茹曰家人親也不患不寬患不嚴國人疎也

續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

三

爲同也我有異意則人有異疑疑且睽矣故元夫可乎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巷亦可遇不以同異起見不以意見生疑終必疑化爲信睽還爲合往遇雨而吉矣君子處睽之學問固宜如是先生曰與曳牛掣睽猶在形豕塗鬼車睽乃在心主曰遇巷乃心志之不隔宗曰噬膚則形骸之併忘睽在君臣之間最爲難合故善遇主者必先遇兩也廷講講尚書說命上中下篇及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諸篇云高宗舊勞于外知傳說之賢而欲相之矣必假之帝賚以歷羣心而又先以弗言俟羣臣既請而後告之

續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

四

此哲后用人大機括也得御曰按命官有詞自唐虞有之說命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先生曰說命首篇恭默思道四字爲作聖之基中篇政事惟醇四字爲致治之要下篇學乎古訓四字爲進學之功蓋聰明之主不患不能思而患不能默恭默以思然後能收放心之心之助勤敏之朝不患不事事而患知生事政事以醇然後能成欽若從人之化克邁之君不患不力學而患不師古學以古訓然後能不愆于先王之成憲而克紹于天道之奉若又曰代言二字始於高宗今閣臣票擬卽代言之任也爲初曰學字

亦自說命始。上繼執中下開時習在此一字。存悔曰金之  
礪川之楫早之霖雨三用字得力。有礪楫霖雨之才而不  
則奇將安施乎。存如曰爾惟勉。爾惟鹽梅一德交脩并  
不言用可也。先生曰惟賢乃係固不同心以匡乃辟不但  
以心事君而且以人事君人之才品各不同惟從君德民  
生起見則無不同。又曰惟口起羞四語舊以言動命討分  
四件愚竊謂未然出口之間有甲冑焉出好興戎古人所  
以慎起羞也衣裳之藏有干戈焉不衷身灾古人所以嚴  
省躬也存如曰惟敬學半可見明德新民不分兩事廷鏘

卷之十

五

自后從諫則聖無耻過作非兩語是典學根本子曰讀  
股肱惟人始知魚水鳳梧猶落第二義。弼夫曰尹以后弗  
克堯舜爲耻說以阿衡專美有商爲耻說之對揚休命。即  
尹之咸有一德也爲玉曰彤日確雉祖已以祀典無豐于  
昵爲告蓋商道尚鬼黷于祭祀故說命謂禮煩則亂事神  
則難祖已謂民典厥義王司敬民即夫子所云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也爲初曰受不虞天性而責命于天蓋不  
知性之卽爲命也存九曰我其發出狂卽箕子之伴狂非  
指紂也先生曰觀微箕相商云自靖人自獻于先生可見

爲比干易爲微箕難孔子所謂殷有三仁也。獨夫說詩北  
山至裳裳者華章曰北山之詩王事靡盬忠不懈於君憂  
戩父母孝不忘於親然執掌不均之嘆與北門王事埤益  
莫知我艱語意相似。皇華四牡之音遐哉邇矣先生曰北  
山嘉我未老胥力方剛隱然有任四方之意非怨尤也小  
明之詩無恒安處靖共爾位而且祈之于神聽以憂謗畏  
譏之時而存忠厚正直之規視北山又加婉矣廷鏘曰賢  
勞憂我父母未若湛樂者之憂父母更甚湛樂息偃者夫  
所謂佚遊宴樂也若夫出入風議此老子所謂聰明深

卷之十

六

楚茨至車牽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刺之  
意序以其列變雅中皆以爲傷今思古之詩然與爲玉曰  
楚茨南山甫田大田四詩蓋所謂幽雅也若瞻洛裳華則  
周之正雅也小序以其在宣王詩之右爲刺幽王之詩似  
未必然先生曰周以農事開國于邦舉趾見于風載爰良  
邦見於頌卽其衰也而公卿有田祿者猶能修茨梁之舊  
樂隆茲芬之孝祀故美曾孫者謂其能續先祖也淮水湯  
湯幽之流連忘反也洛水泱泱宣之保邦致福也審于此



而治亂盛衰之故可類推矣爲王講春秋閔公元年至僖公八年曰齊人救邢桓公恤隣攘夷之義也次于聶北譏林援之不逮遷于夷儀美器用之無私也存茹曰季友來而姜氏孫和慶父奔莒落姑之盟魯可謂能得賢矣故於其來歸而書季子不稱公子者賢在季子也齊使仲孫湫省魯難意在取魯也高子將南陽之甲平魯難而定僖公魯人至今以爲美談美不專在桓矣故於其來盟而稱高

齊不曰桓使者權在高子也雲將曰牆茨采唐鶉奔之詩

狄入衛之因也定中楚宮木瓜之詩衛城楚丘之始也懿

七

幽綠堂經史釋義六卷之十  
楚丘而不書齊桓者不與諸侯專封也存茹曰狄伐邢滅衛後二年始遷邢封衛所以養其亂也饑則食美渴則飲甘憂名喜名之論其審於王伯之辨乎爲初曰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服江黃也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國來盟則楚失其右臂矣侵蔡遂伐楚次于陘盟于召陵此桓定伯第一績也蔡自哀侯入楚不通中國者二十餘載則楚東敵也先侵蔡以撤其藩遂伐楚以奪其魄次陘而匪紆匪紹其威自震盟召陵而不驕不暴以禮下人此王迹

熄後僅見之師乎子曰冬十月不雨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書不雨者見僖公閔雨之誠書雨者著僖公憂雨之應存悔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惠王將易世子桓公憂之始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乃告難于齊而盟于洮此皆盟之大者召陵之師舉而華夷之分明首止之義申而父子之倫定桓於是乎夫有造於王室矣存九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申生再拜稽首而卒可謂孝乎先生曰否以首止之盟論之王嗣未定諸侯可以力援也晉侯聽驪姬無故殺世子國之大亂

幽綠堂經史釋義六卷之十

八

也申生能辨則辨之不能辨則逃之乃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明陷其父於不義矣安得謂孝子曰晉荀息假道于虞寶藏之外府馬繫之外廐可謂智乎先生曰否招携以禮懷遠以德管仲所以霸齊也荀息巧於謀虞而拙於謀晉奚齊卓子豈可與立者而荀息死之是愛其身不若璧與馬也安得爲智存九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禮與先生曰舊以禘而致哀姜則非禮明矣然吾讀魯頌閔宮之篇燕喜壽母則其爲致風氏無疑也禮隆於所生故詩人美之而春秋亦無貶詞焉文公四年書夫人風氏薨

是其一證也子白講禮器曰禮持文質之平無文者譬如  
稿木無質者譬若朝華竹箭之有筠人之有文理也松栢  
之有心人之有忠信也先生曰質在先文在後故致其敬  
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始終不能離誠存茹曰禮貴其  
稱也貴其時也貴其豫也管仲纁簋朱紘山節藻梲而君  
子以爲溫晏平仲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而君子以  
爲隘是故稱之爲貴也居山不以魚鱉爲禮居澤不以鹿  
豕爲禮年雖大殺衆不匡懼是故時之爲貴也魯人將有  
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  
於桑

編錄堂經史壽義入卷之十

九

然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故豫之  
爲貴也稱矣時矣豫矣然後可多可少可大可小可高可  
下可文可素而無之乎不貴也先生曰禮之著於外者是  
誠之已發的故君子樂其發禮之著於內者是誠之未發  
的故君子慎其獨子白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于此知  
言行之分忠信可以學禮于此識文質之合存悔曰室事  
交于戶堂事交于階質明行事晏朝而退知此義者不惟  
可以承祭抑亦可以使民矣講畢復論史東晉元明成康  
穆哀帝夾簡文孝武安恭凡十一君舊傳東晉爲牛晉非

復司馬家兒矣齊夫曰東晉諸君惟明帝差疆人意觀舉  
頭見日不見長安之對似有志中原者惜享祚不永耳其  
餘或失之柔懦或失之昏暗然猶能推誠任賢故一隅得  
以偏安迨至孝武任用道子荒耽酒色變起房帷而晉祚  
遂不可復矣桓玄篡弑劉裕繼之彗星再見長星竟天禍  
亂相尋豈非天意乎先生曰東晉中興之業壞於王導當  
時以爲江左夷吾愚謂江左之操懿也但其才不能爲篡  
弑耳慨自懷愍戮辱中原腥羶稍具鬚眉誰不激憤當其  
時內有溫嶠庾亮戴淵周顒外有祖逖陶侃劉琨張駿皆  
勳勳羽翼之才以至段匹磾慕容廆皆望義旗而前指者  
也導歷相三朝曾無一言恢復惟固寵位而修恩怨王敦  
之亂既難免於趙盾郭解之誅伯仁之死又重負百口相  
累之友蘇峻之難再入石頭但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  
似不如是噫導亦顏之厚矣且夫人主所以治天下者賞  
罰二柄耳王敦不赴國難以爲廣州刺史郭默殺其主劉  
胤胤卽用代胤至象其首以媚之陶侃予導書曰默殺方州  
卽用爲方州若殺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無以答自托於遵  
養時時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嗚呼導之心路人知之矣

編錄堂經史壽義入卷之十

十

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日近出臣族導固懼于敦郭  
默之議其後也雖然導之得令終亦幸也成帝初加元服  
幸其府拜導及其妻曹氏以萬乘之尊拜其大臣此豈特  
下堂而見哉恐操懿至此亦尚踧踖而躊躇者也爲王曰  
茂弘以寬和得衆而諸將多不奉法元規任法裁物遽失  
人心敢問治亂壞之世寬嚴孰以先生曰寬生玩嚴生怨  
自古記之要兩者不可偏廢也元規擅殺白頭公激亂蘇  
峻罪固難赦然能表請伐趙有開復中原之志自與茂弘  
氣息奄奄不同存悔曰溫嶠兩平石頭之難然絕裾諸建

續錄堂經史叢書卷之十

十一

康豈曰移孝以作忠蔡謨堅避臨軒之請乃素服稽闕下  
何爲後恭而前倨存茹曰張駿四世奉表于壺父子赴難  
其忠同也謝鯤終日沉醉溫嶠出關後入其智同也陶士  
行竹頭木屑謝安石山水文藉其心同也子曰曰以祖述  
爲見而有約以桓彝爲父而有溫豈賦性各異也抑朝廷  
處置失宜耶先生曰溫非約比也有詔經略中原溫爲先  
鋒一出而滅李勢敗姚萇如壓卵然恢復之業非溫而誰  
乃以咄咄書空之浩妄議北伐遙與相抗使壯士灰心於  
流芳而慨思于遺臭誰之咎哉庾翼有言此輩宜束之高

閣恩謂宜投之四裔耳存九曰殷深源謝東山均負蒼生  
之望而作用頓殊何也先生曰深源罷太學生徒以從戎  
似知急務者安石圍棋賭墅以制勝似不解事者然自古  
受成釋奠皆在於學未聞以軍興之故而廢生徒也姚襄  
傳衆來歸正可資以北伐浩無故以兵襲之既不能克又  
使之前驅此謀城所以敗也苻堅既失王猛驕矜悞諫欲  
以九十七萬之衆投鞭斷流彼客我主彼勞我逸彼散我  
聚彼驕我懼勝負之數已在安石局中矣寇逼門庭人情  
洶湧任將以專則事不疑鎮俗以靜則神不亂此淝水所

續錄堂經史叢書卷之十

十二

以捷也厥後寇萊公澶淵之役殆亦類是存悔曰王與謝  
齊名新亭之役坦之倒執手板淝水之捷安石屢折戶限  
可見矯情鎮物亦非易事弼夫曰謝玄旣破苻堅復抹苻  
丕且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古稱郵鄰豈非郵寇存茹  
曰晉人作事多不可曉如祖士雅鎮雍丘後趙人多叛來  
歸乃聽石勒詭計禁諸將不得暴後趙之人豈胡運未衰  
抑聞難起舞之志至此稍懈耶爲初曰五胡之亂中原塗  
炭然如靳準之滅聰石勒之滅曜石虎之滅勒冉閔之滅  
虎苻堅之弑生姚萇之弑堅皆轉盼相尋天道好生宜有

此報存茹曰五胡中亦有賢才如趙有張賓燕有劉翔秦有王猛魏有崔浩皆遠過江左人物惜不為中國用耳先生曰晉有義士二人巴西龔壯以父為李特所殺積年不除喪乃往見李壽勸發兵取成都得報父讐及取成都壽徵壯為太師誓不仕贈遺一無所受勸壽稱藩於晉壽不從遂稱病去終身不入成都隴西辛謐故晉散騎常侍也歷劉石之世不就徵辟冉閔篡趙往徵為太常謐遺閔書勸閔因此太捷歸身晉朝必有辭夷之廉喬松之壽遂不然而卒二人倚在異域名不甚著然以視王猛崔浩竟何如也於是諸子舉樽相屬星槎微轉河鼓欲鳴亦恍然有天孫之來告矣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一

三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一

門人陳公望元呂纂

男逢泰存茹輯

第十一期 庚辰年七月十七日

易 素菴解損益 書 素菴上中下篇 牧誓武成

詩 小雅桑扈之什 春秋 僖公九年至二十年

禮記 郊特牲篇 史 南朝宋齊梁陳北朝魏齊

七月十七日先生復集諸子講經史公望與講席首舉易

素菴解損益四卦曰素菴俱利西南西南者坤也素以坎遇

素菴堂經史輯義 卷之十一

艮艮位東北反其所為素乃可濟解越艮遇震不止於險

動而免乎險矣故不假言不利東北直言西南之利而已

雲將曰素者坎也二為坎主互又得坎是坎坎也故曰素

素匪躬二字就王臣看出臣是王臣事便是王事如何得

不開誠布公先生曰人臣最病在有己有己則功名富貴

繫其念安能濟素匪躬即或從王事無成之義故決之曰

終無尤見其能成事也存悔曰二陰何足反就寔是反身

修德內省不疚十分快活故曰內喜獨夫曰五是大人故

稱大素濟素英雄皆利見之故稱朋來存茹曰解利安靜

初六无咎不言有爲亦安靜之意存悔曰解卦多言解小人以小人者難之所繇生也先生曰有孚于小人孚字與朋至斯孚字義同君相之解小人其心總爲解難計耳四解而悔君子有以信其心五維有解小人亦有以信其心矣存如曰小人情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猛鷙以言其比附負乘以言其僭竊五爻則明指小人而斥其自退易之垂戒深矣公望曰損最重曷之用二句國家只緣用度奢侈以致海內虛耗至不得已而爲額外之征雖斟酌得盡善而用度尤不可以不謹卽如國之大事

漸齋堂經史纂義

卷之十一

二

祀亦可從薄況其他乎存悔曰忿忿正是勞民傷財病根忿不懲忿不窒不至於損下不已者故懲忿窒忿正是經濟大學問公望曰已事已字如字讀如卜中郎輸財助邊曰天子誅匈奴有財者宜輸委便是看當已事一般天子亟尊顯之以風百姓非合志而何宜侯曰損以三得名則公若曰損非得民之道也故變義而言得友上九弗損益之則真可以得民矣故曰得臣无家先生曰得臣无家是止有節儉之君下又有理財之臣能不顧私家而以奉公益民爲念臣卽友也詩曰燕及朋友志不入得乎公望

曰益卦震巽二體皆木若濟大川汝作舟楫有其具也王道與管商自別故曰木道存悔曰本義謂十朋之龜大寶龜損益當一側看聖人之大寶曰位六五受下之推戴是武王之爲天子六二受上之錫命是文王之爲西伯先生曰益用凶事非羨里不足以當之從此小心柔順獻地除刑賜弓矢專征伐得力在此一節存如曰有孚惠心是實有不忍人之心有孚惠我德是實有不忍人之政公望曰風雷爲益雷風爲恒易窮則變上九求益之極該變了而猶不變變則爲恒久道化成不變則或擊之凶所不免矣

漸齋堂經史纂義

卷之十一

三

先生曰損益妙在與時偕行殷因夏周因殷奢示儉儉示禮皆時也禮與其奢也寧儉故過損无咎而過益有凶得御講尚書泰誓上中下及牧誓武城諸篇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竝聰明作元后與天乃錫王勇智皆先以天自任也爲王曰文之德在肅將天威武之德在夙夜祇懼紂之惡在夷居不敬上天敬與慢聖狂分而興亡判存悔曰以一人而兼君師父母之任欲不夙夜祇懼得乎爲初曰敢問官人以世便稱大惡何與先生曰官以治民者世家子弟不知民事艱難授之以

政肆行暴虐此與罪人以族何異然世官亦有賢者則武成所云建官惟賢而非以世矣子曰四海原自清紂汙之永清則非獨臣同心同德即民亦同心同德矣宜侯曰勗哉夫子數語固不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萌倖勝之心亦不以羣臣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臨事而懼也先生曰湯克夏云惟有慙德武克商云于湯有光分明借湯以釋慙湯詰曰夏王曰有夏泰誓則曰商王受曰獨夫受分明指后以爲譬夫子所謂盡美未盡善也存尤曰然則受命文考代商果文王志否先生曰非文王志也觀予克受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不言有功而第言無罪分明恐累文考之德而傷文考之心矣夫子所謂周德爲至德也存茹曰步伐止齊戰法之見于經者尚父六韜已露一班先生曰爲天下通迷主萃淵藪非謂四方負罪逃亡而受納之也凡受所崇長信使之人皆與受暴虐百姓獲罪于天之人也大夫卿士咸作姦宄而受不知討是爲通迷主耳存悔曰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容間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財用與民爲公也武成一篇最得大學平天下大旨爲初曰妙在

補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一

五

放牛歸馬不惟偃武亦可釋慙得御曰垂拱而天下治一語見堯舜無爲景象恍然若存安在征誅之不爲揖讓也而大講詩桑扈至菀柳章曰桑扈與鹿鳴章語意相似鴛鴦與天保章語意相似猶爲盛世之音類升章似伐木然觀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等語漸有衰頹之氣矣存悔曰衆奴無道周人思賢女以配君子爲賦車牽今觀高山仰止果有西方美人之思存茹曰賓之初筵謂武公飲酒悔過非也幽王荒廢飲酒無度臣下化之沉湎淫佚武公作是詩以諷之武公金錫圭璧似無有沉湎于酒之失觀詞中賓既醉止豈有自悔過而反尤他人者末章繇醉之言俾出重殺則爲警他人而言益可驗矣先生曰魚藻采菽與瞻彼洛矣詩意相同然讀隋史薛道衡進高祖頌煬帝怒曰此魚藻之義也言萬物失性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煬帝以道衡之頌高祖是思武王之義刺已爲幽王也則桑扈諸篇大抵皆幽王時詩只妙在含蓄刺而不露耳若青蠅角弓菀柳三詩則怨而且憤宜其降爲黍離矣爲王講春秋僖公九年至二十年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克乃欲以

中立自免是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卒之克亦不免於死是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責以弑二君與一大夫克何說之辭焉冬楚人伐黃夏楚人滅黃黃恃齊不歸楚晉故楚人伐之伐黃而齊不救桓公霸業於是乎衰矣存悔曰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晉侯背施幸災貪愛怒隣宜其見伐三去之後獲其雄狐已見於卜徒父之占矣及陰飴甥會秦盟秦伯改館晉侯東而伐之服而赦之君子謂此一役也秦可以霸先生曰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初桓公多內嬖五公子皆求立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至是宋襄竟立孝公人皆謂仲有知人先見之明然愚觀葵丘之會初命曰無易樹子齊桓以立長則武孟以立賢則孝公大計早定誰敢干之仲無故屬其君於他國是明教之亂也既屬孝公又立武孟亂形已兆而仲不諫豈雍巫寺人貂在側仲真不能得之桓公耶然則仲之得成伯業亦倖也存茹曰狄救齊冬齊人狄人伐衛狄救齊則罪在中國矣稱狄人者進也也文公東徙渡河桓公城楚丘而封之一匡之賜於衛為多桓沒而遽伐其喪可謂能念舊德乎故先書狄救齊

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春秋蓋不泯齊桓之功也為玉曰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秋宋人圍曹襄公不知修德欲急合諸侯故執嬰齊盟曹南又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牲祭用人其誰饗之盟曹復圍曹其誰服之不隕鵠飛變固不虛生耳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臧文仲可謂知言矣先生曰冬會陳蔡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盟齊者修桓好也楚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至是始與中國會盟蓋桓公能修霸業荆楚讐服故終桓之世止以人書及桓公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於楚其後遂主中華會盟春秋沒公人陳蔡而以鄭列其下蓋傷中國之無伯也子白講禮記郊特牲篇曰郊貴於誠牲用特膳用饋誠所繇備也牲孕弗食祭帝弗用此君心不嗜殺無斬卵食胎之義得天道好生之德飲養陽氣而有樂食養陰氣而無聲鼎邇奇而遠豆偶所以交於旦明之義見聖人飲食祭獻無非法天而行先生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謂周始郊祀適值冬至是辛日自後相沿俱用冬至後辛日愚謂未必然周公制禮作樂豈其於郊祀之禮不加講求必



於辛日有所取義按社祭用甲爲用日之始郊大報天而  
生日郊先於社天先於日易曰先甲三日辛也郊天取辛  
亦歲序更新之義今郊天皆用冬至日子時取一陽來復  
之義與周之用辛雖不同而其義一也子將曰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先畬神農司畬后稷郵  
亭標表田畔相連猶食田鼠虎食田豕土反其宅水歸其  
壑見虫毋作八蜡以記四方凡皆以爲農也古人之重農  
事也如此羅氏詔告客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既蜡君子  
不與功古人之戒怠荒而與民休息也又如此存茹曰冠

蘇蘇堂經史纂義

卷之十一

八

祭之禮郊特牲爲詳適子冠於阼歷於客位三加彌尊  
然則未冠而字非禮也執摯相見以示別共牢而食以同  
尊皆禮不質以示序然則昏而用樂非禮也殷人尚聲求  
諸陽周人尚臭求諸陰升首報陽明水著潔祈報縣辟必  
見其所祭者然則祭而不齊非禮也子白曰主人自盡其  
敬一語括全篇之旨致敬則存致慙則著皆貴誠之義也  
講畢因論六朝宋齊梁陳隋并比魏周齊得御曰崔浩云  
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然則楊堅之受遺政不  
猶曹氏之司馬與子白曰劉裕弑昌明立恭帝旋踰垣弑

之蕭道成殺宋室子孫殆盡蕭衍廢實融又從加摺焉蓋  
其父祖種毒必發然鬯酒之慘卒召彈指之悲土囊之謀  
祇圖生金之孽獨陳霸先頗不嗜殺故雖荒淫如後主亦  
以不材終天天道好生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存悔曰  
劉裕代晉徐廣流涕蕭鸞篡齊虞仲勵哭當時篡逆成風  
如此涕淚亦不可多得爲初曰張偉飲醪以活君詎非舍  
生而取義沐諫托疾以全友豈爲市交而沽名存茹曰宋  
故與杜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此何異漢武億頗  
敬宋有十檀道濟而不能容縱有日磾其不爲養馬者幾  
希獨夫曰宋文見裕微時縛郭不覺有慚色袁顥盛稱裕  
儉素之德宋武謂田舍公得此爲過使武帝能思顥言安  
有驕奢敗度之事二君固一律也存茹曰梁武題作性牢  
詔袁綽不得爲人獸之形然築一淮堰而陷數十萬人是  
以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臺城之圍湘東王上雞千數百枚  
千古傳爲笑柄當時南北朝諸君往往捨身佛寺覆轍相  
尋莫知省改佛教之禍比洪水猛獸爲烈矣子白曰梁武  
不殺袁昂猶知天下義士及顏見遠不食死乃曰何預天  
下士大夫事此言何相刺謬存悔曰蕭道成入官時傳詔

蘇蘇堂經史纂義

卷之十一

九

解璽謝脚陽爲不知引枕臥可謂能全乎義厥後仕齊爲  
侍中又事梁爲司徒輕舟詣關安所謂終身秉節耶其與  
點胤被徵不就同日語耶爲玉曰人有以氣節著者不  
必慕乎通顯也王儉之國華何如張嶠之鬼錄也名義至  
重淵生不若繁死往不復返沈公不效何公人有以品行  
重者不必徇乎虛聲也徐羨之之風度何如蔡興宗之方  
嚴也高中書博學豐才所乏非矯矯風節王祭酒造次儒  
緒豈直擬江左風流人有知幾先見者不必事後而知也  
雍結之胸中甲兵何如高允之緼袍布被也謝晦賓客輻

南齊書經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一

轅難逃離隔門庭之見景安棄姓從人何辭瓦金玉碎之  
議人有志淡名利者不必委蛇易操也楊素之富貴逼臣  
何如裴頡之掛冠徑去也褚彥回羞面見人徒勞腰扇之  
障日陳顯達位重寒門亟燒拂蠅之塵尾爲初日魏收用  
愛憎爲褒貶時號穢史崔浩譏國史以刊石卒隕其宗然  
則國史至重苟非其人史未易作也昭明辭藻輕靡時人  
謂之宮體江總文士之華孔與譏其無實然則文章至大  
苟非其人衰朱可振也王僧虔善書見忌至以禿筆書自  
免薛道衡作空梁落燕泥詩煬帝嫉而縊之然則文人國

寶苟非遇其主難保其身也雲將曰隋煬帝謂人不欲多  
多則相聚爲盜盡坑殺數萬餘人人有何罪梁世祖戎服  
講老子比聞魏兵至焚圖書十四萬卷書則何冤爲玉曰  
隋文帝自謂旁無嫌侍五子皆真兄弟可以無憂而身先  
亡於楊廣之手陳後主自謂長江天塹隔限南北終日縱  
飲而虜已飛渡於沉醉之日公望曰初楊堅輔政女楊后  
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父有異圖意不平及堅篡位  
欲奪其志誓不許其賢與操女同二女欲倚其父以匡王  
室二父反藉其女以資逆謀親如其女而奪之况於孤兒

南齊書經史纂要

卷之十一

十一

寡婦之手乎先生曰自牛晉委馭南北閭位朱晦翁謂自  
古亦有無統之時故宜南北並書以俟正統之歸也考其  
一時君臣大都魯衛之政然北朝較多賢主而魏主拓跋  
宏能表章聖學罷黜邪說親詣魯城封孔子後爲崇聖侯  
周主宇文邕廢毀佛教首崇儒術能躬行三年喪皆三代  
後所希觀江左五朝僅一宋主義隆美質溫厚愛養斯民  
然立四學而以玄學冠之則寔未嘗知有儒也豈非夷狄  
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于南朝諸臣若劉穆之之瞻舉沈慶  
之之忠亮亦稱一八人物惟魏咸陽公高允以忠誠不欺

歷事五朝壽躋百歲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真所謂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矣

素菴先生栢絲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二

門人吳從

男逢震存輯

第十二期 庚辰年七月念七日

易 夫姤萃升困 書 洪範篇

詩 小雅都人士之什 春秋 僖公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

禮記 內則篇 史 唐高祖太宗高宗

七月念七日先生講經史復集諸子於荀堤從魯時假館

荀堤竊聆緒論先生舉易夫姤萃升困五卦曰夫去小人

栢絲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二

妙在和之一字健而說決而和虞廷去四凶而不見其怒

此之謂和從魯曰夫如決水水澤之氣上通于天必決而

下此時陽盛陰微君子或以爲不足介意有優柔未肯決

者故又須以剛決之雲將曰施祿宜夫居德則不宜夫而

宜蓄道聽塗說則德之棄矣六十四象言宜者多未有言

忌者有宜復有忌易之用所以無窮也先生曰夫小人只

宜任怨不宜居德初以壯得咎二以惕得中三雖有壯頌

之凶然時當其夫卽至有愠而亦得无咎皆居德則忌之

意四非能夫者居不安而行不進但能與衆陽相牽而動

猶可以無悔然狐疑不斷終不足與有爲也五於陰爲近不無係戀然位既居中義當自斷夫夫中行所以責人君也六係戀於君依附柄臣既無正人君子之助終有永山有解之時曰無號有凶所以危小人也存悔曰夫小人唯在乎號君子號厲則光小人無號則凶無號者言必盡夫

補象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二

二

人楊灶之奸自無所庸先生曰包魚包瓜包字最妙小人在吾包含之中則不獨繫而牽之矣包瓜有隕俗所云瓜熟自爛是也含章有隕自天天者乾也乾之初變爲姤九五含章以坤道用乾旋乾轉坤之手也故曰中正可以回天志不舍命者初不變其乾德也存悔曰萃尊祖敬宗使人知所本方爲久聚之道推假廟之敬便可以除戎器戒不虞一敬存而天下之心聚矣先生曰萃之精神在今天下未有不孚而能聚者若號一握爲笑當與同人號咷後變參看其始乎號惕號後至握手談心相視莫逆何等氣

補象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二

三

志之聚齋咨涕洟當與離出涕洟若參看惟其不敢安而居上所以能戒不虞而得无咎也存悔曰升者大人之道升於位則爲王公升於道則爲聖賢南征者離明於南而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會於南方以向明爲吉爲初曰初之允升合於二也二之用禴乎於五也合於剛不爲援乎於柔不爲亢小臣行志大臣納牖無不順也從魯曰萃六二用禴升九二亦用禴臣之乎君與人之乎神要皆以實誠爲主存九曰三當可升之時進臨於坤何以爲虛邑先生曰虛邑非空虛無人之邑也禮讓之國以謙虛冲牧相尚以推賢讓能爲心而無嫉妬猜疑之風真有虛邑之象故曰無所疑也虛故能升實則不能升矣存悔曰九五升階是有階級次第所爲積小以高大也宜升在上宜有悔矣但能以不息之理貞之亦無不利皆引人進德修業之意存茹曰困爲剛掩困而能亨處坎之險不失兌之說真有無入不自得光景焉夫曰有言不信非人不信也信者安義命之實心困而有言則不安命矣雲將曰黨錮之禍起於標榜則違尚口之戒也致命遂志是處困第一法故動悔有悔而君子以爲吉也先生曰朱紱金車赤紱世人

以爲榮而君子以爲困彼沉湎濡首一生束縛於名利之場與羨慕幽谷何異是不困而困也知不困之困則處困之不困固有道矣得御講尚書洪範篇曰洪範一篇總歸皇極君身爲皇極之準須欽五福順五行敬五事厚八政協五紀以結果箇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區處合宜疑稽之神徵驗之天福體之人以維持箇皇極爲初曰武王作君師位之所在爲萬世開太平箕子罔爲臣僕道之所在爲往聖繼絕學從魯問洛書不過龜背

龜書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二

四

所分配則洪範之書禹所自作曰天錫何也先生曰洪範九疇合雜書出於漢儒孔安國劉向輩孔子繫易曰河出圖雜出書聖人則之河圖雜書並出於義帝之世未嘗以雜書爲錫禹範也天錫九疇從龜背出則天錫王勇智亦從龜背出乎五行一曰水洪者水也天一生水實包天地而範圍之縣陞洪水則五行汨而天不界範禹平洪水則地平天成而天遂錫疇也而總以建極爲主九疇總一疇也錫厥庶民錫汝保極皆天錫也爲玉曰皇極本易太極來天立極而君則之君立極而民則之詩所謂四方之極

卽建之義也大學言新民而曰無所不用其極惟建極斯能用極也存悔曰極卽中也堯舜禹授受一中湯建中于民卽建極于民也先生曰皇極以三德爲體五事爲用皇極曰王道正直三德亦首正直剛克柔克總歸于正直而已惟正直則貌自恭言自從視自明聽自聰思自睿而五事克修五事修則八政舉而卜筮從于是驗之庶徵則有休无咎兩賜寒燠風卽五事之占候也王卿士師尹庶民卽並紀之明徵也日月得其序風雨得其從而五行不相滲矣五行備而五福欽欽之身則爲保極欽之世則爲

龜書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二

五

會極歸極吾故曰九疇總一疇必存九問庶民惟星如何存悔曰按漢五行志天星盡攝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故省星以觀民王者所謂體天而治也存茹曰攸好德德也而謂之福何也先生曰皇極云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人而不好德天雖錫之福而彼不受也好德之福錫則五福皆錫矣是德卽福也五福雖天所畀實君相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若五行庶徵失其序則民陷於六極矣此治道之極功故九疇以是終焉湯大講詩彼都人士至何草不黃章曰古

者長民衣服不二威儀有常以齊其民而民德一周末文  
勝制度無常郁郁之風蕩然矣思都人士者即思西方美  
人意也爲玉曰采綠刺怨曠也衰世役使不均怨曠之思  
不能免矣然言報其言言綸之繩與鷄鳴之婦弋鳧與雁  
同意是能相夫勤王者所謂可以怨也存悔曰肅肅謝功  
召伯營之當時區畫有方布置得宜有附衆之文有禦亂  
之武可見宣王時憲邦者不特文武吉甫也存茹曰昔誦  
禹功者曰平水土召伯之營謝邑土治曰平水土治曰清蓋  
亦衍所無事者弼夫曰隰桑章遐不謂矣遐字須依鄭氏  
爾雅堂經史釋義卷之十二 木

墳首祇空嘆三星之留無生匪民哀而傷矣寧有關雎遺  
意乎爲玉講春秋自僖公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曰秋宋  
公楚子陳侯蔡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代宋  
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已非尊王室攘夷狄之  
義矣且盟主見執而全盟諸侯不敢與爭不亦羞中國而  
辱盟會乎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而直書其事者着宋公  
之罪也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宋與楚會其名固爲非義然  
教盟主以獻捷有是理乎魯不能申大義以攘荆楚乃受  
其獻而不討又會諸侯于薄以釋宋公是夷狄反爲中國  
爾雅堂經史釋義卷之十二 七

左社矣則謂城濮繼召陵之美可也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王作宮于踐土晉來獻楚俘王命尹氏及王子虎策命晉侯爲侯伯晉驤侯伯實行天子之事矣春秋於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維君臣之分也先生曰余讀左氏春秋至子犯授璧請罪策公投璧示信而嘆其君臣相與之誦也文公居外十九

櫛森堂經史叢書

卷之十二

八

下之釐醉後之戈文有所疑於僂耶抑魏華束胃顯頤伺師僂固蚤慮之耶晉室未祀天王出居僂以此時再進仁親之說僂尊王之略則高梁可無殺南陽可無啓也計不出此區區以從亡之功要白水之盟此介推所以耻效尤而終隱死也愚故曰齊桓之正正以管仲晉文之誦誦以舅犯也子曰講禮記內則篇先生曰事父母於難初鳴之時明發一念良知最先欲培旦氣者以教孝爲根本爾夫曰問所欲而進之曾子所以問有餘也柔色以溫之夫子所謂色難也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起敬起孝夫子所謂幾諫也爲玉曰子婦無私貨無私蓄庸人所難不敢以富貴

加於父兄宗族乎必果小宛所以有日邁月征之戒存九日食齊視春羹齊視夏醬齊視秋飲齊視冬因天時爲節和皆所以致孝也存茹曰養老必有憲乞故君無泰養之交下無素餐之耻始知淳熬淳母亦出積古之力先生曰欽有帥云者非徒率循善道乃期之以智帥人之義幼而習射教以內志正外體直之意美其德也長而習舞則有振衣千仞鳴珂佩玉之度美其才也筮仕之時道合賦從不合則去壯行之節不失幼

櫛森堂經史叢書

卷之十二

九

長安也與民約法十二條此與漢高三章之約同而除隋苛政立隋子孫尤爲忠厚得御曰太宗畢竟是將帥之才嘗言吾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要每臨敵陣卽知其強弱觀其追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雄略健戰信陵淮陰以後所僅有也爾夫曰徐世勣不利主之敗而邀富貴堯君素不惜妻之死而全名義李密何如人隋何如主而不肯德不變節若此王魏尚當魏汗矣子曰世民開館西宮延四方文學功高望重羽翼日成而瀛洲之選又皆娓娓私忠倖留樂囂之士玄武



之禍此其肇也存悔曰建成之禍在高祖冊立太速處置失宜魏徵以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使太子請討黑闥借敗賊之威以張其勢是導之以爭也至於文幹兵反高祖謂秦王曰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他日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是啓以弑兄之漸也不待太白星天玄武事發而後知矣從魯曰秦王同氣相殘貽議千古昔人已論之詳矣然當時建成既立無復推賢遜能之意秦王功高見嫉欲其效季札子臧之所爲不亦難乎爲王曰建成以金銀一車贈尉遲敬德謂得敬德即可補錄堂經史釋義卷之二

十

傾世民此固愚計然當時有魏徵王珪忠諫之論默默無聞惟請討黑闥一事豈匡建彌直必遇明主而後獻耶存九曰世有譏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者建成時爲東宮君臣之分未定孔子大管仲之功而薄責其不死亦此意否先生曰太宗之誅兄弟也曰周公誅管蔡魏徵之事太宗也曰管仲相桓公古聖賢不幸爲後人援引故湯有慚德曰恐胎後世口實誠慮及此也爲初曰房杜命世之才議者比之漢蕭曹太宗嘗與文昭圖事曰非如晦莫籌及晦至意從於黃帝其時蕭曹固要旨以知喪次開國

相業雲將曰貞觀善政莫大於宰相入閣命諫官隨之省章奏之煩杜專擅之漸開師濟之雅衛室總章而後此最良法存悔曰三代而下善納諫之君無如漢文帝唐太宗文帝止輦受言從善如轉丸太宗好名心勝每能委曲優容如孫伏伽諫騎射而聽納羣臣諫封禪而罷止皇甫德參諫收租厚歛而見怒賜絹馬周諫營繕而覽奏稱善張玄素諫修備雒陽而賜絲二百匹李百藥諫陰氣致旱而出官女三千當時面折廷諍不獨魏徵一人從魯曰太宗惟好名心勝故事多勉強怒試羣臣不從去佞之策絹賄補錄堂經史釋義卷之二

十一

門吏復陷無辜之人縱鵲野外每笑隋帝之喜祥而懷中竟啗魏徵之奏事知廬江之爲非遂命出左右之侍女而忍玄武之就戮不能割巢刺之王妃其視漢又何啻霄壤存茹曰太宗詔決死刑必日五覆奏又讀明堂鍼灸書詔自今毋得答囚背開國之君要以慈祥爲本初夫曰太宗徇四夷之請而稱天可汗與高祖聽吉善行之言而爲白衣老人立廟卑天誣祖悖道實甚雲將曰前世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並列祀典太宗罷周公而專祀孔子似矣乃以孔子爲先聖又以顏回爲先師豈聖固不足

素菴先生栢綠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三

男 逢泰存茹 纂

婿李日焜卓甫 輯

第十三期 庚辰年八月初七日

易 升革鼎震 書 旅繫金縢大誥三篇

詩 大雅文王之什 春秋 文公元年至十年

禮記 王藻篇 史 唐中宗睿宗玄宗

仲秋七日諸子畢集栢綠堂逢泰等執經問業是日講

革鼎震四卦家先生曰升以不變為德終日汲未

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不以人有往來改其洗濯之心也

溺夫曰治道一定而不易猶井體有常而不遷即勢有推

移終不敢變亂先王舊章汔至一段戒守法者不可不敬

慎以保其終也存悔兄曰井是有源學問水無源則其出

易窮井則其源深矣可以養德可以養身可以養一人可

以養千萬人往來井井正左右逢源之妙故曰井德之地

也先生曰井以汲而日新三在內卦潔井內以致其潔四

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君子內外交脩之道如是泰

王明並受其福者以王唯明方能知其德汲而用之也微

明揚之帝堯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之高宗則傳說

巖野之胥靡矣弼夫曰坎離相為用之水火也故為既濟

未濟離兌不相為用之水火也故為睽為革存悔曰革者

聖人之不得已也天下事苟不至如水火相息如二女同

居何樂而至於革哉泰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

之革寒暑者一歲之革曆元者無窮之十凡革者皆乘時

之自然故治曆明時君子以為革之大聲先生曰乾之龍

曰飛革之虎曰變要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揖讓天

其德故稱龍焉湯武征伐天下懾其威故稱虎焉虎變之

病豹變文蔚諱武而言文者聖人不欲以征誅之事示後

世口寔也雲將曰革命之後翺立新制此鼎之義也聖人

烹以享上帝言其造鼎之繇也器不可以無輔又於廣平

帝之義以養賢共維此器而長主祭位天所命也鼎三足

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先生曰鼎之用在耳巽而耳目聰

明輔弼之位也五取金鉉上取玉鉉金剛而玉和也五體

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柔皆調變元氣以凝天命耳革則

失其義矣顛趾折足所繇來也卓甫曰震恐懼致福是一

卦主意大約先事知戒斯可免臨事之虞臨事知慎猶可

免後事之失恐懼者畏天之寔心脩省者回天之實事存  
悔曰乾君也震長子也震之懼所以法乾之惕震之動所  
以法乾之健泰曰人之致誠敬者莫如祭祀能敬始能懼  
故可爲宗廟社稷之主詩曰奏假靡爭祭祀之道通乎治  
道也先生曰蘇蘇震索索之狀皆似兢兢而非者也中  
苟無億徒懼何爲故知致福不在笑言卽在億度脩省之  
日弼夫曰天下之禍莫大于其鄰漸至于躬而不覺如江  
亡而秦穆懼吳亡而晉國吊大得畏鄰戒之意婚媾有言  
卽舟中敵國之義防之益備震之所以貴億也得御講尚  
書旅焚金滕大誥三篇曰西旅貢焚爲贊非慢也太保作  
書乃防微圖漸之思亦千古制馭夷狄之法厥後穆王曰  
猥入而荒服不至太保之言驗矣弼夫曰玩物喪志病根  
甚細上蔡有一硯極愛之遂屏去可爲克己養心之法存  
悔曰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君子人心所歸若狎侮君子  
不惟失一人之心并失天下人之心矣小人自盡其力亦  
足爲國家用豈可以狎侮得之狎侮者英主通病非慎德  
不能勝也先生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亦是通病勿以善  
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兩語可發深省泰曰不寶異

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此武王不泄不忘之寶  
事子曰曰周公金滕或疑爲後世開作僞之端豈周公逆  
知後有鳴鴉之鳴而先伏此一場公案耶先生曰聖人作  
事無不與天意相合克商二年王室未安三王之業危如  
一髮公願代而王卽夢此天所以造周也迨夫公孫碩膚  
孺子未悟曉曉一鳴風雷繼之此天所以報公也若云金  
滕作僞則反風起禾亦僞耶存悔曰讀太誓牧誓知武王  
孔商之易讀大誥諸篇知周家安商之難爲王叔曰洪範  
稽疑建立卜筮周家之興大事皆以卜而定如文王獵得  
西旅堂經史纂義入卷之十三 四  
非虎非熊之卜武王朕夢協朕卜成王賴朕卜并吉三十  
興周故大龜爲世守之寶也存九曰十夫予翼易所謂勿  
疑朋盍簪也爲初叔曰古者帝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  
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及卜筮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  
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朕卜并吉固知人謀卽  
天意矣弼夫講詩大雅文王篇曰此章重一敬止文王以  
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脩德脩此也配命配此也蓋合天  
人而一之格天不在法祖外耳存悔曰常服黼皐猶商之  
衣冠此見周家忠厚如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

民監稱五祀猶言商之紀年蓋文王以服事殷之志也爲  
王曰言后稷而及姜嫄言太王而及姜女言文王而及太  
任言武王而及太姬要知周家開造王業不獨世德作求  
而且德音相繼夫子序詩首關雎卽此意也泰曰王業之  
成雖在文武而天命之定已見於泰伯讓王季之日非王季  
因心則友無以成泰伯之志非文王順帝之則無以錫泰  
伯之光存九曰西伯戡黎而祖伊恐然則伐密伐崇剪商  
之舉皆非文王所得已也無矢我陵無飲我泉是文王兵  
禍緣堂經史纂要卷之十三 五

思不服武王之盡師道也君以治之師以教之其尚德而  
不尚力亦可見矣爲玉講春秋自文公元年至十年曰天  
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諸侯終喪入見有錫來朝有錫能敵  
王懷有錫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何爲來錫命乎禮有受  
命無來錫命也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疑罪在秦乃以晉侯  
主之而書及何哉寡怨息爭之道晉侯多有未盡耳故四  
國伐秦而稱晉人者貶晉襄結怨勤民之非伐晉而稱秦  
人者責秦穆逞忿貪利之罪至晉侯伐秦秦穆不報善可  
知矣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秦以號舉而晉得稱侯蓋聖人  
以報復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也秦曰自十有二  
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八月嘗雨矣不書八月雨者見文  
公之無意於雨也僖公勤於愛民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  
而書夏不雨而書所以著其勤也文公怠於政事故自十  
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而書所以著其慢也存悔曰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閔  
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升僖於閔之上非其義矣作  
僖公主綏而生慢躋僖公親而害尊爲初曰晉陽處父帥

師伐楚以救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晉襄計不出此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所以救之未善也弼夫曰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賄以天王而賄臣下之妾弗克若天矣故不稱天以謹之其後秦歸成風之祿而係以僖公貴其子乃以賤其父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大夫無罪而專殺不名此以官舉者罪公子卯主兵而不能其官以見殺

癸亥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三

七

蕩意諸守土而不能盡職以出奔也爲王曰楚子使椒來聘君書爵臣書名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僭號稱王則彼之夷狄向風慕義則進之中國春秋用夏變夷之道也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楚滅江六平陳鄭遂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禍心見矣當時陳鄭宋皆從獨書蔡侯何蓋三國不獲已而從非若蔡之得已而不已也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先生曰觀穆伯奔莒而知四方無共主之義觀毛伯求金而知天朝無秉禮之臣周道其衰矣子白講禮記玉藻曰朝日東門者寅賓秩作堯之

欽若昊天也聽朔南門者恭已垂裳舜之南面而治也非區區冕服之榮以聽政者先生曰天子出震繼離以日視朝遂以食實用旦氣以出治也爲初曰定龜定墨定體龜之卦畫定於卜人之手墨之兆義定於史官之手若夫善以致祥暴以致凶此龜墨之體定於人君之德非卜史之所能爲也子將曰八月不雨君不舉還有省躬脩德以消災祲之意故春秋十月正月四月不雨取僖公之憂民十二月不雨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責文公之急政爲王曰

癸亥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三

八

善思對命見臣子對揚王休出納王命一本於風夜之思也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乎笏無之而非敬慎也存悔曰黜褒以誓軍旅省耕歛取能斷之意故詩羔裘豹舄嘆在位之失職狐裘以朝譏國君之遊蕩弼夫曰右徵角左官羽其德有以諧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非其佩之謂也先生曰無君者不貳采非列采不入公門然則角巾野服而入公門者非禮也存悔曰非辟之心無自而入在平日戒慎愍忿室慾之功而成豈鸞和佩玉之聲所能制哉學問之道特因此而加謹耳存九曰端行願雷如矢升行刻刻起屢極狀鞠躬氣象見所尊者齊邀

則見大寶如承大祭矣雲將曰山立時行不但狀君子之貌而且摹君子之養凝定不搖如山之靜正出處不滯若時之流行子曰曰士稱傳遽之臣是期士以才如古所謂奔奏之臣故名稱其義皇華四壯之使所能賦政于外四方爰發也經畢論史唐中宗睿宗玄宗子白曰中宗只爲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一語纔幾日天子而歲歲房州得御曰武后舍子立姪輩唐爲周妖魅煽虐戮唐宗室子孫殆盡以太宗深仁厚澤傳位未幾似不宜有此報秦曰或者建成元吉爲崇未可知且納巢刺王妃固宜有才人韋后

補錄堂經史彙纂卷之十三

九

貴妃良姊之報禍夫曰武墨之禍爲三千年世界所未見乃讀史者或取其英邁豁達有丈夫子所不及者李卓吾尤極口譽之此尤甚於指桀紂幽厲爲能主稱操懿莽溫爲才臣皆邪淫蔽陷之說也治亂臣賊子一詞不容假借方見後史心眼之嚴爲王曰武后朝狄仁傑妻師德宋璟魏元忠徐有功李日知唐休璟等數人皆能保祿位以令終當時奸諂諛用酷吏宋璟仁傑剛直抗顏日知寬明仁恕而獨見優禮仁傑被來俊臣羅告元忠被張易之傾陷濱於危矣而卒無恙來俊臣周興侯思正等峻法苛刑竟

不保首領天道神明人固不可獨殺也爲初曰武后朝有告皇嗣異謀命俊臣推鞠朝臣無敢白其冤獨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明其無他安祿山陷長安宴羣臣於凝碧池樂工雷海清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夫工人至賤也忠義所激捐生不顧彼居位就列者寧不愧心存悔曰武后時未有興師義舉者獨李敬業駱賓王等舉事卽不濟乃一檄痛快千古矣得御曰妻師德薦仁傑仁傑不知太后以實語之乃曰妻公盛德我爲所包容不審當時果真不知耶先生曰兩公心事千載下無知者廬陵不還一時蠅營

補錄堂經史彙纂卷之十三

十

竄竊固已青絲朱紫射如來鷲如周相與開告密工羅織使二公者互相標榜樹幟功名則譏人得構於其間目爲朋黨而國事去矣彼其擠師德于外而若不知者所以能反周爲唐也爲初曰姚崇勸天子不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至矢寶之亂人始服其先見子將曰姚宋齊名而人品懸甚璟剛方正直百折不回崇智數押闔尚世取舍廬陵反正崇旣嘗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嗚咽流涕不忍舊主遂爲五王所逐又上以天下事委姚崇崇頗有德色至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姚果非宋比也雲將曰

上陽遷而姚元之鳴咽流涕實封矯而魏元忠捧制涕流  
二公非君子乎何易祿而懷惠如此昔蔡中郎曠世逸才  
竟畢命于坐中之一嘆士君子而輕受匪人之恩固當吊  
而不當賀也爲玉曰唐室之亂古今未有太宗殺建元  
吉而高祖內禪中宗以五王反正而武后遷宮玄宗一誅  
韋氏而殤帝讓位再誅太平而睿宗還政授受之際皆以  
臣子稱兵迫脅君父又何綱常之有存九曰武韋之亂均  
法所不赦然中宗以五王靖亂而天下以爲功重俊以衛  
士叩關而天下以爲罪何也先生曰武氏革命改物義與  
廟絕五王之舉是以唐攻周也可不謂之功韋氏之罪曾  
不容誅然中宗在御大物未改重俊之舉是以子攻父也  
可不謂之罪乎存悔曰古今奸名之主無如晉武帝唐玄  
宗一則焚雄頭表一則焚珠玉錦繡然殿前之灰未寒而  
鳳樓之醢已設罷繼之令未遍而運租之額已徵官闈之  
勅未行而紅塵之騎已出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泰  
曰珠玉焚矣金釵鈿合安所供乎錦繡燬矣霓裳羽衣安  
所製乎器玩銷矣洗兒金錢安所出乎子曰太子成器  
以弟有大功曰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又連牀大被花萼

題樓成器可謂退讓玄宗可謂友于其視先世喋血禁門  
之事可謂善鑒覆轍者矣爲玉曰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  
之路自是邊師悉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祿山懸是傾覆  
天下噫一小人固寵耳遂使兵起邊疆腥羶汚于伊雒乘  
輿播遷生民塗炭小人患得患失之心流禍可畏如此爲  
初曰開元初張九齡等爲相而連牀花萼李林甫纔爲相  
而三子瓜蔓歷考史冊唯漢王莽殺其三子亦未有一日  
殺之者林甫之罪浮於祿山矣卓甫曰明皇殺三子秋七  
月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相輔賜李  
林甫牛仙客爵昏瞶至此可爲浩歎先生曰祿山叛不四  
年而滅固李郭之功亦天道不容叛逆殺祿山者慶緒也  
殺思明者朝義也慶緒旋爲思明所殺朝義旋爲李懷仙  
所殺凡臣子大逆朝廷不能討者畢竟天網何嘗得漏秦  
曰唐人連昌宮辭有云舞榭欹傾基尚存文窓窈窕紗猶  
綠塵埋粉壁舊花鈿鳥啄風箏碎珠玉嗟乎馬嵬之役睡  
起海棠淡掃蛾眉者果安在乎耽女謁者當發深省先生  
曰中宗卽位之初爲母后廢者十五年及其復祚嬪妻嬪  
黨妖女撓權點籌三思貶損譙王以至崇獎僧道女謁盛

行五王竄殺墨勅授官始見廢於母終見殺於妻可稱昏  
主之極致肅宗因子之功而踐大位能任姚崇革弊政罷  
斜封官廢承恩廟翕然有貞觀之風乃感於一婦明斷不  
足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明皇以臨淄王舉兵靖亂開元  
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出官嬪叙友于而敦骨  
肉二十餘年幾致刑措天寶以後侈心乃生嬖妃子而飲  
醖以爲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爲玩殺三千納子婦委轡邊  
將而貽藩鎮之憂怙寵力士而開宦官之禍致兩巨燬卒  
以亡唐詩云靡不有初豈克有終如明皇尤可慨也

楊綠堂經史釋義

八卷

十三

上

素菴先生楊綠堂經史釋義卷之十四

門人鄭熙揆弼夫 纂

弟 奕昌爲初 輯

第十四期 庚辰年八月十九日

易 易新歸錄

書 微子之命 康誥 肅訓 梓材

詩 易生民之什

春秋 文公十一年至十八年

禮記

明堂位 大傳

史 唐肅宗代宗

中秋既望金風漸肅先生與諸子會楊綠堂講易艮漸歸

來豐四卦適以溪傳先生至因相與商艮背之義熙揆曰

楊綠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四

一

人之一身四體皆動唯背不動故取止之義人所以不能  
安於止者動於欲也無所見則自然靜止所見在前而背  
則無見之物也所止在後不與面相對故不獲其身忘已  
也不見其人忘人也人已兩忘纔是真止存悔曰背雖不  
動然人之玉藏皆係於脊九竅百骸之滋膏皆爲之輸是  
以無用爲用者也知其所止而止之則止矣在背而得理  
在心不言心而背之卽心可知也先生曰止緣艮義爲止  
聖人恐人淪於空寂故特發個行字艮體篤實光輝故其  
道光明所云安而後能慮也若異端虛無之教便墮枯槁



寂滅境界其道豈能光明傳先生曰艮卦只是止意大學止於至善卽此止字書曰安汝止曰欽敬止止字乃千古聖學心傳敦艮是止至善也初之趾二之腓三之限四之身五之輔都是交位取象四在趾腓限之上交言身身總攝百體之地故幾曰止諸躬躬卽躬行之躬的有實踐工夫吾所大患爲吾有身既艮其身身於何有猶之不獲其身也背者體之定象理之定分固有當止之處艮其背是止於所當止見得定理實是如此則一身之窮通得喪都自縣不得一忙隨之是不有其身矣雖事關衆人動繫萬

續錄堂經史講義

卷之十四

二

世然吾見得道理實是如此雖一國之人不顧天下之人不顧萬世之人不顧是不有其人也存悔曰爻言身象言躬者凡人之伸爲身屈爲躬兼爻象之身與躬而言則是屈伸並用所謂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是也且艮身猶覺有意至敦艮則不依形而立所謂安止也艮之道期于有終故初爻便着永字能永則能厚終矣傳曰此卦當與謙六爻皆吉並看如二爻之其心不快非不快也九二居中得正欲以中正極物其心乃成已成物之心不能極隨而其心不敢自爲愉快有不能卽安之意三爻厲薰心不

安之甚亦是此意蓋九三過剛不中腰胯塊勁脊脊不得屈伸而心縮百骸九竅之總能以危厲之心薰蒸溫熱此中消息漸漸貫輸不至上下判隔不相屬矣厲字卽戒慎恐懼之脉乾之九三亦曰厲無咎是艮亦乾德也座中稱善熙按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遽也象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偶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兩偶俱以正其道亦同雲將曰君子以漸而進可謂動不窮矣乃自二而外初且厲三且凶四僅得無咎甚矣仕路之多險也先生曰人臣行道濟時要在安其位然後行其志不得所安如何舒展當漸之時于于木所在危機于陸則心累于富貴非無從容氣象然乃冥行妄趨矣二獨能有德以居位真所謂明良會合居高食厚而委蛇自得者也傳先生曰二居有用之位有益於人之國家而非素飽者上無位之地亦足爲人之儀表而非無用者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爲王曰士人守道猶女子守貞女必六禮備而後歸君子必三聘求而後出妹乃少女而從長男情以悅而動是貪寵利而枉已敗名喪節凶必然矣存悔曰咸曰取女

續錄堂經史講義

卷之十四

三

吉吉在凡也以凡屬男歸妹征凶在征也以征罪女先生曰男女之交與君臣之義一也觀歸妹六爻其德有貴有賤其所遭有幸有不幸如上世之君虛已求賢貴德而不貴飾真有帝乙歸妹之盛後世君與臣往往相求而不相值故有若女無實士無血者有其君而恨無其臣有跛能履眇能視者有其臣而恨無其君合觀六爻見為君者不可無虛中之誠為士者不可無愆期之待為初曰豐卦要得聖人憂盛危明意天道日中則昃宜日中者言當如日之中偏炤天下也宜字亦有及是時之意借日中言盛

梅緣堂經史壽義

卷之十四

四

寓盛極必衰之意宜及時保泰也存茹曰炤言日中也不知節何以亦言日中昃亦言日中傳先生曰日中見斗見沫正是當豐亨之時離明之象及有極昏暗的事二應六五正是人臣遇暗主直致而往反重其疑惟積誠以感動之則吉九三日中見小星其暗更甚是君子為小人所傷然於人臣之義何咎此二卦大約就臣說雲將曰此卦不為昏主說法全為明主發藥明主多猜每每任賢不卒所云見斗見沫至于得疑疾折右肱失夷主浸至窺戶而開無人者皆起于日中有見故明極而昃也宜日中則朗日

當空來章來輔中天之炤永無晦蝕矣先生曰聖人以憂勤惕厲為心而以晏安為懼故卦爻辭皆重致保持之意又豐時許多障礙許大隱憂至五來章遂有慶譽可見用賢為宜日中之一大關鍵也得御講周書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四篇傳先生曰當武康叛後以新造之周侯前代未亡之臣子曰慎乃服命以蕃王室蓋成湯之廟當用天子禮樂防僭擬之漸故特戒之明天朝有作賓王家之隆恩而亦無名器假人之患也先生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無所隱為大會言之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

梅緣堂經史壽義

卷之十四

五

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臣子言也而但曰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之有體也夫雲將曰讀白馬之詩妻且敦琢想見微子一段脩潔整肅處故周人信愛之所謂舊有令聞也使當日即以微子傳祿父則茲命可以不作矣存悔曰康誥開口便說孟侯朕其弟者稱其貴也小子云者稱其少也以年少貴人新俾侯封儼然居於民上恐以人命為草菅故痛陳慎罰之詞慎罰即所以明德也存茹曰刑殺剗刑封所專也而曰非汝封朕心朕德朕自知也而曰惟乃知一奪其權

一提其心使英少殺氣毫無所用而孩赤醇良淳然生發  
可謂法異互用者矣爲玉曰人有小罪非青一段註解謂  
卽舜典刑故無小之說似矣然後世有以深文殺小罪者  
得非此言悞之耶先生曰此段當矧下元惡大憝一段看  
自作不典卽指不孝不友之人也如子弗祇服厥父事罪  
過似小迺至大傷厥考心民彝大戾亂此便是元惡大憝  
安可不殺乎速縣文王作罰端謂此也有悔曰速縣無赦  
一段隱隱在康叔身上暗諷如考慎罰而子弗紹不大傷  
厥考乎寡兄勗而弗不念不弗恭厥兄乎是明有刑殺則  
刑榜樣懸于小子之目前卽欲不恫厥乃身不可得矣雲  
將曰兩速縣刑殺在他人身上極說得斬截乃非德用又  
漸逼到康叔處又微帶吞吐父兄心口俱苦千載如見傳  
先生曰言明德曰裕乃身言慎罰曰乃裕民民不裕卽身  
之不裕也敬典則法其法敬忌則法其行法之心矣耽韻  
曰酒誥初以酗酒戒妹土之人未專戒康叔之身欲以其  
身率國人也熙揆曰禁酒如此之嚴而復教之使用酒者  
聖人不斷絕人情然亦不過奉親養老祭祀三節耳子白  
曰有司之不腆於天命何預而以克受殷命爲職此之繇

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至墮失天命比此皆然  
始知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實萬世人君龜鑑爲玉  
曰剛制亦勗茲之意而用力加重嚴於身以率其下故當  
比剛德勝之也耽韻曰厥後武公飲酒悔過作賓筵之詩  
可謂克念厥紹後人之論謂鶴足以亡國而酒能全其真  
未可爲通論矣得御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意思相承反  
覆於明德慎罰悉矣不得已而及於速縣文王作罰速縣  
茲義率殺酒誥以懲飲爲務而曰予其殺時同于殺梓材  
又以尚寬宥無刑辟爲言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仁哉武王  
之心其帝舜刑期無刑之心乎子白講大雅生民至板板  
章雲將曰毛傳云姜嫄爲帝嚳元妃帝禋祀郊禘妃從之  
履帝跡而行將事齊敏神歆其祀于是震動有身而生后  
稷至鄭氏乃有大神跡之說謂無人道而生子似誕而不  
經矣岳臣曰然則隘巷平林寒水之說何居先生曰此不  
過因后稷名棄而詩中生情景未必有是事也今貴介  
家希罕子輒名棄名乞餉亦隘巷寒水之義耳傳先生曰  
不云生周而云生民有稷而民乃有生也耽韻曰后稷肇  
配南郊之祀所謂無悔者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南郊不以

后稷配之則遠皇帝養生之意矣武王在位七年已舉行南郊之禮此詩作於成王之時故曰以迄于今言至于今無罪悔也爲玉曰行葦之忠厚既醉之太平鳬鷖之守成迄今讀其詩恍見風物和淑一段安懷慈壽光景悠然生心所謂善頌善禱子白曰既醉篇終言子孫之事觀周之變邈太姜太任太妃徽音相嗣則釐以女士從以孫子其期驗矣先生曰假樂章百辟卿士不懈于位舊說百辟卿士欲王不懈于位非也保泰之道須君臣兼說乃全夙夜匪懈靖共爾位臣誼也若但以勞望君而羣臣自處以逸

綱絲堂經史輯義

卷之十四

八

豈所以保泰哉存悔曰均此朋友也當泰交而脫略各分則君臣有燕及之歡值亂離而呼告顛危則僚案有怨及之懼要其所以燕及者則曰之紀之綱不忘不懈也所以怨及者則曰莫肯夙夜莫肯朝夕也存九曰媚于天子媚字下得極奇妙覺皇變龍比皆媚臣而蓄聚蹶禍俱逆于也先生曰爲公劉詩徹田爲糧爲能紹后稷種植之傳而善嘉種誕降之政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公劉之謂與存悔曰匪居匪康此公劉立國之本憑國念頭在是非僅避狄已也觀詩賦降王岳輯奉當日氣象若然有奉先劉劉

四海之志後世洛水泱泱天子親秣餼佩鞶褱而保萬年之家室王業皆肇於此存茹曰舊說以公劉居邠爲夏人逼逐乃避而去之今攷是詩意象暇整規模廣大蓋自不宿于西戎至公劉而後興墾場倉積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景土而遷都于邠焉固都雖遷向之疆場倉積固在其封內也熙揆曰卷阿之詩全是要王任賢却恐任賢兩字搭板不中聽故前後借景欲動鋪張鼓舞孔子所謂歡忻芬芳以送之此古今第一諫法也子白曰卷阿乃大臣告君之體格非順美深婉渾入典則風雅不涉一諫

綱絲堂經史輯義

卷之十四

九

諄之氣前四章渾然不露五章以後皆歸本於用人所謂以人事君大臣之義也存悔曰民勞爲大雅發首考其音節痛定思痛猶有孑號相告之誠焉上帝則加厲矣而其大要急急在遣小人焉翼之吉士不用而寇虐充斥于國中高尚之鳳鳥無聲而殿屎日聞乎四境大雅之正變君子小人之爲耳爲玉講春秋自文公十一年至十八年曰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同盟于新城荆楚僭王陵蔑中華陳鄭諸小國力屈勢弱不得已而從其心實有不服特中國無伯耳有能安中國壞

夷狄此志未嘗須臾忘也故新城之會書曰同盟志同飲也先生曰冬十一月諸侯盟于危商人弑君罪在必討且執卑伯執子叔姬無君至於無王晉爲盟主受賂而還其餘諸侯不足責矣雖欲分惡于諸侯而晉惡爲上蓋商人所憚者晉晉既可賂商人益何畏忌是以有侵西鄙遂代曹之舉畧而不序所以深罪亂賊之黨也雲將曰晉人弗克納接苗固屈于義亦屈于勢當其時以長轂五百不遠千里歷宋鄭滕薛之國變置人國君亦犯千里蹶將之條邠婁雖小觀其接苗四指獲且五指之對語詎而神甚暇

經史纂義

卷之十四

十

且曰子以大國歷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又明明倚齊挾晉有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矣宜卻克故順其詞曰吾非力不能也實義弗克也畢竟力不能納意居多雖然屈義義也屈勢亦義也故遂義乎弗克也有悔曰商人弑君賊耳何稱乎公子其乎賊之詞也若曰公子也而弑君耶耶閻弑商人亦弑君賊耳何泛而稱齊人怨閻耶也非果怨閻耶蓋商人卽君舍之閻耶也故稍從怨也舍未成乎君而君之與商人不宜君而亦君之蓋甚防乎天下萬世之爲商人與爲閻耶者也正乎君之稱則商人閻耶俱不可

怨也爲王曰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襄仲欲立宣公惠伯不可故襄仲如齊請於齊而立之是邪謀已蓄於奉使之日矣外有大國以爲之援內有奸臣以協之謀襄仲憚不爲弑君之舉哉曷不明正其罪書曰子卒何也爲魯諱也非爲襄仲諱也至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襄仲弑君之罪不書而自見矣而宣公不能安其嫡母至於大歸之罪亦見矣二鳴講禮記明堂位及大傳少儀雲將曰先儒多疑明堂位爲偽書謂其張魯而彰僭不知乃姬公當年手定太平之草稿所云負扆南向者周事非魯事天子

經史纂義

卷之十四

十一

之事非周公之事也何謂僭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我朝大儒嘗辨其不出於成王然以至親叔父匡定王室斷敵王家卽異禮殊數崇報身後原不爲過傳世而下祇合世守其禮以康周公卽禽父爲東藩首君用此禮不着矣存悔曰魯用禘天子之禮也乘大路用白牡從先代之制以別於本朝之禮然則文王服殷之心未嘗一日忘也公不僭周而乃僭殷豈周公所以成文德乎子曰法于鸞車禮用四代之禮倣於土鼓樂用四代之樂米廩及序簪宗類官學仍用四代之學非魯之僭也公兼三王新制作故

前代禮樂俱集其廟耶熙揆曰德及一方者享在一方化及四海者報在四海太廟之樂用東夷之昧南夷之任豈公以中國之聖亦僭四夷之樂乎朱干玉戚武王之功也兼夷驅獸周公之功也周公相武者定天下則舞大武奏夷樂廣簪於天下明示公之功以垂不朽云爾存茹曰大傳記祖宗人親之義先之以不王不禘次之以武王牧野柴望天地之事助祭宗廟之禮註疏云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仁專屬父母義專屬祖意殊不然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則父祖皆仁也名曰輕者服

楠絲堂經史輯義六卷之十四

廿二

輕非仁輕且以見仁中之有義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稱則祖稱皆義也名曰重者義重故服重且見義中之有仁也子曰尊尊之義自敬心生親親之義自愛心生尊者等而上之至于祖此時音容已杳思慕將衰唯有敬之心事之下治親親自仁率親者膝下之際血氣網繆故率親之道曰仁治下之道曰親親爲王曰民不與焉一語是教始于身法行自近人君正己以及人之意岳臣曰王者以忠厚治天下尊尊親親周道也所得變革若法度天下所以遇新主而治不可變革者人倫帝王所以不易民

而治存九曰少儀云如見於君子者辭賢人不至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矣致馬資於有司人君不至寶珠玉者殃及其身矣先生曰事君者量而後入非徒明哲保身乃良臣致主之術以智爲忠也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非徒忠厚愛君乃養事機善成事之道以愚爲忠也子曰毋拔來者如衡之平無預設之輕重毋報往者如鏡之空無已過之形迹毋循枉者如水之定一動便靜毋測未至者如太虛之洞洞萬象淵涵先生曰少儀一篇曲禮之名而及於應對脩身之要凡班朝蒞軍餽獻車馬之際莫不詳悉所謂禮者人治之大也摘經畢因商唐肅代二帝先生曰肅宗靈武卽位一案先儒多予之至以父失實貨卿之於地子從而拾之爲譬夫所貴於子拾之者謂其還諸父也子拾而子匿之是猶楚弓而楚得矣傳先生曰肅宗之基唐禍有二始焉王李補國開宦豎廢立之始授侯希逸開方鎮跋扈之始雲將曰肅宗信宦妾之言遽殺賢子於矛頭劍首之中愚忍特甚跡建寧所以致死蓋露于欲除良梯以報李泌之一語於事親處友之道兩俱失之吾獨惜鄭侯所以匡正建寧與所以開導肅宗者兩未盡善也爲

楠絲堂經史輯義六卷之十四

三

王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上皇入蜀之時肅宗宜請命于父以青宮而攝帥府連郭李之勁卒平東西之舊京迎至尊奉大物情莫順焉功莫偉焉今儼然居天子位而萬歲之呼猶瞻拜于興慶官爲子者若是安乎存悔曰使上皇果欲與肅宗則搃譽言天不偵之未卽位之初國寶玉冊不傳之既卽位之後矣卽謂軍機遙度蜀道險隔不如正天子位以出號令獨不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彼太子者間外專制上下協心以正號還玄宗以討賊爲已任非必事事問之蜀中也迺居西內不憚成疾一摘再摘之辭

續錄堂經史考義

卷之十四

古

與將相之氣相近其初歸衡山不足爲奇是時良婦在牀輔國在旁實有不得不歸之勢其妙正在做得熱鬧處忽爾魚逝鳥翔其冷着微機全是放鬆一步爲他日取將相張本觀其後來甘匿判官不薄刺史可見也比之子房尚有名根在庶揆曰肅宗北行倚令公爲腹心而輔國魚朝思眺眺在側使必言不從則衡山高風不待法駕迎還之曰矣攷其時聖人而友山人衣黃而授衣紫懷中出敕井歷則聽李臨淮馮翊則聽郭令公遣西域之衆擣巢穴之

根至與上對寢談家人父子事泌可謂言信計行矣子白曰僕固懷恩引回紇入護雖收復兩京而所在殺掠入寇播遷夷亂華臣叛主懷恩之罪不容追也爲初曰役夷悍將古多有之在御得其道耳免胄釋甲回紇可擊吐蕃唐家恩信令公亦讓元帥可汗之上表河朔功不小也抄掠無所忌竟失色于馬燧夷狄非不遵約束者可惜堂堂天朝以帥女妻異域而失招懷之道一門死事以譏藩構大隙而上怨詆之書無怪後之反背而入寇也存茹曰中唐名將自稱李郭李臨淮絳灌倫耳非郭儔也必也其李西

續錄堂經史考義

卷之十四

革

平乎航韻曰肅宗過龍近臣貽修妻子制敕押署之權政勦兵遷殺之禍傳先生曰張后迎遷上皇肅宗不諳西內無父之罪上聞于天矣婦不有其翁臣何有其主矯詔之謀縱肅宗不寵輔國難保張后之軀勒殺之亂縱遣盜不竊一臂難全輔國之首天道好還報施不爽洵可畏哉先生曰劉恩立之帖括裴光庭之聖書二千年來奉之如金科玉律視古者無方之擢孝廉之舉不啻如井田封建之承不可復矣楊文簡紹議舉孝廉深得鄉舉里選遺意且其與選平允既登揆席必有可觀何僅三月展布竟歸廢

格豈天不欲致太平耶存悔曰代宗受劍三官人多稱其武替諸餌鳥喙者幸而得解又從而再之而三之而不知元氣之虧損從茲甚也爲初曰吐蕃之度便橋也元振過不以聞却官閣焚陵寢宜用柳伉之疏斬首謝天下乃依違微勞僅一削爵而歸魚朝恩一宦官耳總典禁兵升座國學直至專權勢傾已不能自誅而屬之元載史書宦官以典兵亡唐實代宗爲其高矢也咸卿曰漢高帝與淮陰諸君四方逐鹿倘非有蕭相國轉運關中而糧食竭矣代宗中興未盛舊物可復故其時郭與李倚角以輔有一人

綱鑑堂經史纂要

卷之十四

其

焉如劉晏者設法轉運歲得米數十萬石熊羆之虎臣錢穀之良吏人才固自相需雲將曰唐失河北論者謂自立河北諸鎮始不知實自李林甫始也蓋唐兵三變每變每下呂東萊先生譏其處外之制初卽踈戾亦未盡然考唐初邊帥皆用忠謹名臣其制之最善者尤在功績茂著之後往往入爲宰相是時邊疆大帥大率儲總揆之望于安攘之中故跋扈尾大之習不革而自馴也自李林甫欲杜邊將入相之路一切以蕃將代之西北畸重天下遂傾於初制乎何尤存九曰楊瑄平章事以清素爲風相臣秉國

須有燮陰陽維中外一大手段似不僅淡泊了事存茹曰省約雖非大利驕侈亦爲大害朝野相賀亦淡簡之可風天下也先生曰尚有玄宗肅宗二大事不可不追商者如臨年改元古通義也父歿尚爾矧父在乎太宗首創鴻業推以與父八月嗣位詔改明年武德十年爲貞觀元年於義自正玄宗削平家難不得已而奉諸睿宗亦以八月嗣位區區五殘月耳曾不能待遠有光天之改父在之謂何其後肅宗襲之播越草莽遂改父元究竟光天至德兩無元也律以春秋四始之例其能免於討乎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五

門人郭璘珪王文纂

甥 楊邦桀準卿輯

第十五期 庚辰年八月念七日

易 旅巽兌渙節

書 召誥維詰

詩 蕩抑雲漢

春秋 宣公元年至十有八年

禮記 學記樂記

史 唐德宗

仲秋念七日諸子復集經史會存悔講旅巽兌渙節五卦  
弼夫曰旅卦有聖賢素位學問在旅而喪其僮僕孰不曰

栖綠堂經史輯義八卷之十五

一

人之無良而聖人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  
不曰數之適然而聖人曰其義焚不怨天也璘珪曰旅者  
遊也變動不居之謂于處二字有意必固我意思孔子絕  
四故一生善遊時止則止時行則行通於內卦之艮可以  
旅矣元呂曰語云文王明夷仲尼旅人古未有聖賢而歷  
聘者然運會祿更師臣帝賓臣王王變而風師賓變而旅  
也勢也歷九州而相若仲尼不幸而有其迹矣雖然臨津  
不濟返轅息鄒自是旅貞家法雲將曰獄一入難出聖人  
以旅象之明行徑爲僑居急欲人得返于處非慈祥仁惻

不能是有是言也然至于不留而倍可懼矣刑者成也一成  
而不可變故明慎最要也先生曰懷資資斧遭遇相同而  
窮達自異者有說也當七日不火之時而思繼肉繼粟之  
爲隆禮也際攝政當國之後而知季孟之間之未爲遇時  
也此卽夫子一生之旅况也存悔曰巽者蠱之半體也乃  
何以爲巽不爲蠱其得力全在皆順乎剛處非至柔之人  
能巽而至剛之人能巽也牀下之臣非剛無以格主田獲  
之佐非剛無以弋賢正中之王非剛無以克終重巽則重  
剛矣何慮蠱元呂曰蠱先後甲巽先後庚義曷取爾蓋取  
諸五卦也蠱五卦爲震兌震木兌金木朽而金伐之燃則  
爲火巽五卦爲離兌離火兌金金頑而火煉之液則爲水  
大抵蠱巽二體皆積弊而宜新第蠱壞已極故象卽著其  
旨巽弊漸積故五始發其義也存茹曰兌說也天下至可  
說者莫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無味豈  
能有得於心乎然習固自習而講必不能自講故朋友麗  
澤不可誣也爲玉曰媚茲比匪豈徒商度而後定哉兌爲  
正秋之卦商爲西方之音四居相臣之職握進賢退不肖  
之權高涼峻節正色立朝故有取於商兌然一時士君子

或乎或和而已獨商一何介也四將無有疑心所爲未寧乎然大臣介疾自是有喜不寧爲四之商而或爲五之乎方且有厲矣庸慶且喜乎先生曰凡百君子宜介而相臣獨不宜介相用人者也初視此以爲和二視此以爲乎深嚴絕壑人不敢近故介而繫之以疾也介疾有喜則斷斷休休一片和衷世界矣存悔曰漢初馬二机三躬四羣五居上血想見一時君臣同心協力撫應誓肌景象漢何患不濟哉若大臣惜身植黨小臣分門別戶欲其君之虛懷罪已施舍已責難矣血何時去逃何時出手先生曰漢躬

卷之十五

三

不能開誠布公使人人乃心王室究竟國事曷濟故聖人特表此第一流人物爲古今時事救濟航韻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三將臣也四相臣也漢時所急將在將矣王假有廟君之渙也六三渙其躬臣之渙也不徒分君之渙却把自身當渙了聖人下無悔一語極感激極自然多少功名學問人做不得兩字出來存悔曰節初二取象門庭戶庭謂之節如門戶限人一般時有通塞猶戶有出入也先生曰水澤合而成節澤水居也實爲水道六爻

卷之十五

四

之間如治水然初知通塞時其潮汐也四承上道順流而東也五居位中朝宗于海也二之失時下知疏濬一意堤塞三不節則消浸潰決矣上道窮則下漏上枯矣禹貢龍門諸篇纔當得一節封得御講尚書召誥維誥雲將曰築城作邑尋常事耳乃稱天者十八言敬者十一以此爲八百年創屢之基宜其長世而勿壞也爲初曰稱天主敬固過曆根本畢竟維城工夫要緊在用賢也召曰智藏鰥在無遺壽耆服殷御事譬民友民周曰予齊百工受命篤嘏惇殷獻民蓋欲使百千周召散布豐鎬郊廓之間非區區維也存悔曰自卜維至甲寅七日而位成自告廟至甲子三旬而業定周召規模敏妙如此萬年丕基建自彌月此豈後世可及存茹曰庶殷稱頑民矣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新邑匹休固不獨膚敏裸將矣先生曰營維之事二公並遣而留維獨推周公者蓋周之與召雖稱同心而經略作手召自難與周等倫也黎水地近故商卜則不吉維都控扼河南龜乃食墨此中權略妙用非周公其誰能之雲將曰宅維未已卽萌念明農非有范蠡輕舟子犯投璧之感也豈其時殷庶在外身

親作鎮形迹所在即聖人亦不欲居耶東山滔滔予室  
翹即求爲明農而不可得矣璘珪曰拒壘二南周公尚  
敢宿其敢當天子禮樂乎春秋於魯之郊禘而皆譏其非  
禮猶此志也先生曰維已新造首行郊社東都留後不廢  
歲烝古哲王以享帝恭祀爲治天下一大機括此武成之  
篇侯族駸奔用載丁未之舉維詩之篇殺禮入禋必附戊  
辰之文也翺夫講詩蕩至雲漢子曰曰板猶臣子直刺之  
詞耳蕩則託爲爾祖之嘆商聲緩而痛所云優乎如聞嘆  
息之聲者矣元呂曰其怪嘆深切全在不任賢也榮夷衛  
卿絲堂經史壽義六卷之十五 五

人勸諭後生自不厭重複爾弼夫曰桑柔篇乃芮伯世臣  
忠懷鬱發又值監謗之世故其情沉綿而凄婉雲將曰宣  
公之早承父厲之餘烈也然其告于上帝告于父祖告于  
百官有司側身修行不遺餘力雖謂雲漢之八章亞于桑  
林之六事可也爲王曰雲漢章憂旱祈雨而通詩不露一  
雨字呂東萊謂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  
言其心也無其心又安得有其功哉存九曰一雲漢也文  
王象之以作人宜王呼之以憂天盛晚氣象於此可見爲  
王講宣公元年至十有八年雲將曰宣公篡立經年位久  
卿絲堂經史壽義六卷之十五 六

定矣然心未定也納賂于齊而心始與位俱定矣春秋急  
起而討其心則平州一書猶市朝之肆也存悔曰趙盾弑  
君聖史與董筆同詞而旨不同焉董之責盾不過以亡不  
越境反不討賊爲詞不知盾實夷臯之司馬昭而趙穿其  
賈充成濟也伏甲之霧自匪純臣孰無憾心且也裴林之  
會已明嫌于無君侵崇之師又假手而不禁不待桃林兵  
發伴出遽復而盾志已見諸道路矣故董筆猶曲聖史自  
直也卓甫曰君者臣之天也郊不避喪而未嘗不避天天  
且崩矣其將誰郊乎郊牛屢戰天教人以避天也璘珪曰

歸生趙盾同書弒君惡造意也凡造意與手刃同科故春秋之筆嚴於蕭曹之律先生曰十二公之無王未有如宣公者曲意媚齊史不絕書至宗周之朝會葬赴絕口不道乃天王顧下聘何哉譬驕子之於父母溫清定省漠不一及而爲父母者反煦煦然修歲時之賜遺而若子竟岸然不報也書季聘益以甚宜惡也雲將曰以利合者利盡則交疎宜公德齊惠護寡之功營於此身不敢失禮至齊頃嗣立則疎之矣小人行遇類如此存悔曰楚子圍鄭胡氏以爲因入陳而未滅之其說非也鄭無弒君之惡乃楚子以淨盟之故一旦而入自皇門至于達路則固已滅鄭矣雖入而遽出非果矜其君有內袒牽羊之詞實懼晉之夾持恐終食之不下咽也諱入書圍者泮楚惡故殺鄭辱也存茹曰論者謂自辰陵以後春秋始予楚以霸於義亦未確據楚莊之入陳利有意多討罪意少觀其復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人實殺泄冶者也楚重納之是又再殺一泄冶矣春秋始終揆夷必不爲一事之盡善而遽進之况求善乎璘珪曰稅敵而係之曰初見虜王章棄典禮皆於是托始也後雖有甚於此如作三軍用田賦之類竟不

綱錄堂經史叢義卷之十五

七

後書初矣若曰有先此者也卓甫曰當宣而大有年則必有以稅敵爲無病於國而灾祥皆天之爲者宣尼曰此亦循堯之水湯之旱不當有而有者也故謹書之子白講學記樂記雲將曰學記明是一篇師說有旦奭之師傳然後能開八百之太平有洙泗之抗顏然後能成三千之俊造魯論首章則專言習學記全篇則專言傳也存悔曰教然後知困非困辱之謂困者倦也誨人不倦則自不困矣存茹曰孔子言學十年一進如何大成之候止須九年此正如樂之一成而終身按節以進亦恰好符着十年之說矣

綱錄堂經史叢義卷之十五

八

先生曰攻木撞鐘與車在馬前之喻罕譬入神四目之請問顏子之攻堅也空空之叩竭夫子之盡聲也闕童之將命孺悲之取瑟真所謂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者也存悔曰學記卽古者欽定教條也觀其始教時教之格與夫立師聚徒置塾考較之事莫不嚴整有則至論其若何教若何學則併如今日所云正文體之法而垂示之矣道德一而風俗同宜聖賢之輩出也先生曰古者學士德業皆自上操之故七年九年懸其期大成小成程其效及其鋒而用之則事多博通而齒皆壯往至大成以後明又出而謀

國匡王不復以離辨之事苦之矣今則上無以教下自爲學終身汨沒于陳潘支言是使天下黨庠術序之彥頭白可期學成無日乃始嘆一代人才不足供一代用也惟倣蘇湖之分齋廣鄉較之積分設誠而豫教焉庶幾稍復古夫雲將曰音生人心與生於人心妙難意喻林木官冥群鳥悲號成連所以移情此生人心之說也螳螂捕蟬一步一却中郎爲之動聽此生於人心之說也先生曰或謂樂記必載聲音樂舞之節而無詞句可讀者竊以爲不然觀樂師之北面宗祝之後尸商祝之後主人而知古人歌腔

西錄堂經史輯義

卷之十五

九

樂譜如所云牛鳴登雉登木者別有太常專家之錄此雜引古聖論樂粹語輯以成篇後史作禮樂志只宜直載本朝秩祀歌章本末不必更於禮樂來頭另加一段說話以有樂記立於前也璘珪曰知樂則幾於禮可見樂記隸于禮記不能於禮外自立一樂經也弼夫曰以敬四海之內綴於合父子明長幼之下正是古文佳處應氏擅改章句曾文理之不知雲將曰既知武之備戒之已久則必知遲之遲而又久矣然則賓牟賈胸中祇循舊傳古本殊不能彈琴而見其人者眼如望羊奄有四海子之見武猶見文

也存茹曰聲淫及商乃傍及商調非貪商天下之說也爲初曰八音舉五獨遺匏土木者古人文字原不拘拘非有所去取也元呂曰子諒二字質與天然韓嬰易以慈良則膚近無味文字之不能復古大率坐此先生曰五聲相生以宮徵商羽角爲次官亂則荒君不事事也不能下生角矣徵亂則哀政煩賦重也不能上生商矣商亂則陂臣子奢沓泄泄也不能下生羽矣羽亂則危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也不能上生角矣角亂則憂星動民勞衆畔親離而君獨受之也不能旋歸于宮矣雲將曰六律六呂其娶妻生子處甚巧算五音相生至角獨零一數便損益不去此音之止五猶卦之止八也然至其旋相爲宮處則十二宮各有五音而律呂始盡此音之有六十猶卦之有六十四也存九曰禮樂所以合睽也樂者爲同禮者爲異豈禮樂果有異同乎易曰睽君子以同而異禮樂並川於以合睽不難矣爲玉曰有勇有義已進乎道矣曷謂非歌其孰能保此係以防其壞也書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是卽歌商歌齊之說也復論史至唐德宗先生曰讀史者謂德宗大弊有三大病有三而皆以姑息藩鎮委任宦官聚斂貨財弊

西錄堂經史輯義

十

之豈知其次骨之病在與小人一德一心以盧杞爲腎  
以裴延齡爲肺肝視正人君子不過如衣裘帶屐時御時  
釋耳故雖以李泌陸贄李晟渾瑊馬燧之賢竟不能削平  
大難堪嘆堪嘆雲將曰兩稅作而府兵永不復矣蓋府兵  
之制全視平版籍人皆土著民無轉徙故賦額恒足而農  
末不病也今兩稅不問戶丁只科目前貧富其最弊者在  
輕征商而重徵農於是人率變爲輕賁以避徭稅而土著  
務農桑者反困於夏秋之誅求亦羣相率爲流徙耳戶籍  
既壞易從起而問兵制耶存悔曰德宗好利而自室其利

納蘇堂經史辨義

八卷之十五

十一

源莫鑄於殺劉晏也晏心計之精常見錢流地上看其作  
手尤在山高乘馬之上至云理財以養民爲先出納必委  
之士類則真周官本領矣晏死未幾而遂增商稅括富商  
稅間架刮稅外帛稅茶置欠負耗贖染練庫種種食肘且  
受欺於妄報月申之延齡死而不悟猶尚悼惜之誰云德  
宗而好利者孰韻曰桑道茂言奉天有天子氣假使德宗  
能推誠用賢則離宮之言亦未必驗渾沌麥飯漢卜中興  
之基奉天蕪青唐貽宗社之辱未可盡諉之氣數也爲王  
曰士君子之貪廉小則關一身名簡大則係衆正盛衰德

宗初政固虛心倚仗士類者自張洎薛邕相繼賊敗而心  
始疑而任始變悠悠史冊爲邕爲涉不一而足也安可獨  
咎人主得御曰崔祐甫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當時政  
聲請然有貞觀之風及盧杞始勸上嚴刻馭下邕涉賊敗  
而宦官武臣得藉口可見相臣宜寧過於容毋寧過於刻  
雲將曰事之去已千載而談之猶切齒如當日者如朱泚  
已據官禁號令百官而盧杞猶極言其不反奉天圍急靈  
鹽援兵初集存亡介在喘息盧杞故置諸險道使盡爲賊  
邀杞誠何心而樂所以亡未有如德宗之甚者也存茹曰

納蘇堂經史辨義

八卷之十五

十一

朱泚之變有已不必死獨自請代死者有蚤辦一死意欲  
有所爲至事不濟而後死者有初欲不死後逼於名義不  
得已而死者盧杞請擇大臣宣慰朱泚此其慣用毒手必  
陰有所擠吳淑獨慷慨請行此必有暗惜其人而明代之  
者也段秀實初被劫時誓以死殉至符印事敗稱帝議成  
直前批頸烈矣哉獨惜樊系以一篇勸進文字泚筆於泚  
初意固不死者畢竟有幾句文章塞肚撐腸情知得罪名  
教故遂以仰藥消其壘塊然亦愚矣胡致堂乃謂秀實死  
得草草秀實豈草草者耶彌夫曰盧杞之去實蘇李懷光

懷光之叛實繇去盧杞寧使盧杞去而懷光叛無使懷光  
不叛而盧杞不去懷光者雖唐室之叛人而德宗之烏附  
也元呂曰陸宣公學問遠過鄴侯德宗欲因鳳翔軍勢遠  
代李楚琳宣公以爲反經爲權任數爲智重所輕而輕所  
重其於權也不亦反乎講學鉅儒疏權字未有此圓折鄴  
侯則未聞此也先生曰孔子論諫貴諷而少直德宗之語  
李泌曰卿雖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  
直使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數語實千古臣子  
進言上法存悔曰長源宣公同時遇主泌死而贊遂相雖  
齊東野語經史釋義卷之十五

士

並號偉人然觀其心事行藏似各不相謀者必舍贊不薦  
而薦一充位之董晉峭刻之竇參其後參所用者且併以  
傾贊矣贊自泌相後亦落落不聞昌言豈德宗素親泌而  
憚贊兩公之作用亦因之而不同與先生曰史稱敬興年  
十八登第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夫名位品望猶可易得獨  
年少謹慎是人所難爲初曰杞引裴延齡而行事多類之  
泌引竇參而行事多反之時謂喜鵲吾直謂之鴟鵂璘珪  
曰李懷光之功爲杞所抑而反李晟之忠爲延賞所申而  
罷二人均見嫉於宵小而忠倖不同開指爲杞所引無所

可否事柳渾爲韓滉所薦正色讓其福察二人初自許于  
名流而貞邪各別準卿曰奉天之圍高重捷與李日月戰  
俱死重捷死而德宗結蒲爲首泚東蒲爲身日月死其母  
不哭忠義則盜賊知感倖逆卽父母亦惡矣子曰宣公  
議去吐蕃鄴侯議和回紇二公有見於此歟先生曰吐蕃  
反覆皆盟中國勢強則附險則凌前車可鑒請和特狡謀  
耳鄴侯之欲援回紇也以其新來請附未必異志歟藉其  
力以攻吐蕃是亦權計然堂堂天朝內中國而外夷固  
當以自強爲本也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輯義卷之十六

門人溫明

姪

奮英

輯

第十六期

庚辰年九月初七日

易

中乎小過既濟未濟

書多士無逸

詩

登高至召曼

春秋

成公十八年

禮記

雜記上下大記

史

唐順憲穆徵四宗

序屈重陽諸子約爲登高之行先二日登筍堤風乎亭復

論經史是日易講中乎小過既濟未濟弼夫曰中乎無虛

竊綠堂經史輯義八卷之十六

一

實二義內無私係謂中虛萬理各足謂中實虛則心平實

則理到聖人論中乎而必以豚魚見意正義曰魚者蟲之

幽隱豚者獸之微賤人主內有誠信則雖微賤之物信皆

及矣不獨謂其無知難感也雲將曰一物而中備虛實者

其莫若舟乎實者舟之才虛者舟之德然才易而德難也

故曰舟虛惟虛始能容實也功高天下而粥粥無能位極

人臣而抑抑弗克非不矜之哲王無驕之賢相其孰能當

之先生曰易六十四大象言刑獄者四或言勅法或言致

刑或言用刑意俱至斷決此獨言議言緩者噬嗑豐旅內

外六卦三爲雷電二爲火故多出於明威中乎之卦取諸

澤風擬彼性情亦微柔懿恭之主也其言議者即五聲八

聲之文而緩者爲三刺三宥之法也爲兩曰鳴鳴子和好

爵爾席曰子曰吾曰我曰爾隱然家人氣誼如召公詰玉

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朕復子明辟雖周公亦云君也而以

子稱之真是脫畧形迹之外明登曰中乎取象豚魚復言

鶴鳴言翰音蓋鶴性軒翥則鳴在陰而遠聞雞本卑棲則

音登天而無實也先生曰乎者鳥字子也凡物當字子時

精神寂寞意氣專一何其乎至羽翼具而能飛則胎性漸

竊綠堂經史輯義八卷之十六

二

離而中乎之本亡矣此小過初上之飛所以皆得禍也不

得已而用其未羽取彼鼓音則在穴之弋亦庶幾在音之

和矣微彥曰小過不以人類言以事類言時異勢極必須

補偏救弊小有所過然後得亨即寧儉寧固意元呂曰先

儒謂時有舉趾高之莫敖故正考父矯之以循墻時有短

喪之牢子故高柴矯之以出血時有三歸反玷之管仲故

晏子矯之以徹裘雖非中正亦足矯枉爲玉曰小過之時

用靜吉用動凶陰盛陽衰小人制君子矣故用靜之說爲

君子計也然小人倚勢以凌君子則驕亢而災膏隨之故



戒之以貞存茹曰既濟卦時既濟矣而曰亨小者蓋既濟  
之尾卽未濟之首有微戒無虞意存悔曰卦曰終亂象曰  
終止則亂非終之能亂也於其終而有止心此亂之所繇  
也先生曰殺牛盛祭用之於冬至禴祀只用聲樂用之  
於盛夏惟其時耳六五當既濟時享治平之盛驕奢易生  
而誠敬必不足此蓋教以祈天永命之道故設兩鄰爲喻  
言導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也雲將曰乾  
坤定位以後幾剝幾復總求一既濟而止至時當既濟何  
聖人震動憂思與否剝而一視也蓋時處盛極聖人心憂  
其難繼矣既望則必魄既潮則必汐就其既而時豫防之  
易之所以可久也存九曰六三未濟征凶又言利涉者何  
不悔曰征者自征此自用不足之象涉者乘物此用人則  
裕之象也先生曰既濟伐鬼方而憂其憊者既濟時利用  
靜也未濟伐鬼方而得其賞者未濟時利用動也存悔曰  
既濟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之濡首者酒也水溺人身酒溺  
人心先生曰易終未濟實聖學大本領于思于聞未發之  
中節味濟之義也易首龍而終以狐狐濡其首而龍无首  
也知天德之不可爲首則未濟之道通乎乾矣兢韵講書

多士無逸二篇曰周公營雒告民而先多士士者民之望  
也稱之曰商王士又曰肆爾多士不敢以頑民加之也是  
時新邑已定重遷可虞無論愚秀皆有疑貳之心故特諮  
其秀者告之此籠罩所民大機括處存茹曰大聖人詒誥  
稱天道命然未嘗無權畧無着數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謙  
抑之氣已令殷士降心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明  
以帝天自處使之易面移向不得至懼之以爾殺歆之以  
幹年以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此權畧着數之妙也  
先生曰上帝引逸逸從戰兢來詩所謂良士休休從瞿瞿  
猶緣堂經史釋義卷之十六 四  
中來也周公以無逸名篇正所以引逸也德御曰引逸有  
思若啓行若翌之意不適逸卽不克勤之迪存悔曰湯革  
夏獨舉俊民甸四方者蓋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是湯一段  
真精神大曠舉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成周以親親爲  
重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此卽湯之立賢無方處存九  
曰所其無逸何謂也先生曰楊升菴引關中方言着力作  
事爲所猶未盡所字妙義此與王敬作所居其所所字同  
一渾成分明以此爲安身立命之處如神守舍魂附殼兩  
不離也所其無逸無論不知有逸且不知有無逸矣彌夫

曰周書惟無逸一篇最剴切先以艱難陳戒次乃稱引商家王之賢否壽促以及周文考之勤勞而惓惓于觀逸遊田老成輔冲主苦心如是雲將曰昔人謂無逸與幽風同義夫幽風特稼穡一事耳無逸則圖度天命敬畏自德朝中日月以防之訓誨保惠以勸之豈徒流火授衣塞向墜戶之謹飭而已故幽風可圖無逸不可圖也先生曰無逸一書以知小人之依爲第一義太戊觀祥桑而側身武丁聞雉鳴而反已又武丁舊勞於外祖甲曾逃民間故能知稼穡艱難若盤庚亦殷賢王也然遷都作誥幾於未信而

新學堂經史精義卷之十六

五

屬矣無逸稱引文王以及太王王季幽風備陳民艱直追后稷公劉總以知小人之依而已爲初曰皇自敬德敬字乃無逸之本不敢荒寧不敢侮鰥寡不敢盤于遊田皆敬也故四聖能享國長久所謂恭則壽也明登曰哲不外先知稼穡之艱難拈出一迪字見非徒知之實允蹈之臯陶言迪德立政言迪知迪字有許多喫實用力在爲玉曰無逸一書稱述勝國低迴祖功千餘年之法鑒備是八百年過曆根本卽在是後雖以夷厲之諺誕幽平之乃逸猶烟烟食在天之敬德也周公之明德遠矣嗚呼講詩崧高至

召旻曰宣王封國有三爲親也爲賢也爲國也然因親建侯疑爲王者私恩故特鋪張其賢簡注王心藩衛王室見元舅之親實足爲文武之憲而錫之餼之遺之以華其行者非僅爲外戚之榮也存悔曰柔惠卽是文且直卽是武文武足爲憲則式南邦者卽所以保南土而翰周室者卽所以操萬邦矣孰謂曰明哲保身四字爲後世全軀保妻子之臣開許多方便門蓋臣致身道固若是乎先生曰保身乃所以保王躬也吾愛吾孺而金淬吾愛吾霖雨而田歲吾愛吾麴糵而酒醴醕從王躬起見則爲明哲從自身起見則爲貪昧耳存悔曰崧高蒸民韓奕贈送褒美之詞後世踵此且爲饋遺之餼牽矣豈知作誥吉甫都有微情讀者第襲其清風而不覺乎夫蕃宜維翰人臣職耳乃以元舅備藩封而賁送錫予如此之盛使非柔惠如申伯幾何不開侈心仲山甫上相也宜朝夕帝右而使董築城之役將無衣職有闕之莫補與若梁山故道久矣不通士服受命者韓侯也獨褒韓侯明平有不爲韓侯者也吉甫微情似出於此觀其自命曰風風者刺也風能動人頌不忘規所以繫之大雅也明登曰美韓侯則言其錫命序江漢

新學堂經史精義卷之十六

六

則言其平淮稱嘗武則美其專征蓋周自汾王失道諸侯之立多不請命又白狼之征荒服不守戎狄背叛天下久不成世界矣三詩皆以王命爲重而韓侯召虎南仲休父一詩賢臣輻輳宣之中興豈偶哉姚鼐曰諸藩散處中州各自爲隣韓居河北獨與邊隣以故天下分藩代興以非爲燕河以北當成臯之口爲韓其受命也稍與諸藩異曰幹不庭曰長百蠻恐小侯未必知兵諸夷因而不共不球者有之明告以新承錫命事非草草也存茹曰徐州有夷在淮北楊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繇之路首以

經史叢書 卷之十六 七

近漢言可見命召穆公伐淮南而自將伐淮北是一時之事矣賞功武夫也而曰告文人曰矢文德則又無黷武耀兵之意矣先生曰不留不處二語可爲萬世行師良法王旅嗶嗶數句直開孫子十三篇之祖姚鼐曰宣王允塞其猶平淮濯徐兵不勞而民不病使繼世亦知此意何至復貽犬戎之變奈何騶狐與譏長舌煽處蟲賊乘權瞻玃召旻之詩所爲作也夫宣之興也以姜后而吉甫佐之幽之亡也以褒姒而虢石父佐之所憂乃不在戎狄而在婦

詩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諒哉爲王講春秋成公元年至十八年子白曰三月作丘甲古者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今以甸所賦者使丘出之脩齊難也益兵以脩敵獨不思困農將削國乎存茹曰魯之事齊甚謹雖易世聘會不絕及斷道赤棘之盟遂伐北鄙則齊之非義兵也以婦人一咲之微大戰于鞏則諸國同爲憤兵矣且鞏去齊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一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次侵車東至海亦已甚焉是以召陵之盟桓公退舍禮以相待則春秋美之表婁之盟晉侵其地而受其賂則書及譏之弼

經史叢書 卷之十六 八

夫曰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中國諸侯下會夷狄之大夫不惟會非其人卽自處亦卑辱矣故書侵衛而不書侵于蜀非爲諱也書其重者也先生曰楚僭稱王春秋黜之乃陽橋之夜諸侯畏晉而竊與楚盟是謂匱盟夫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季孫行父爲魯上卿起於忿憤以至危辱罪寧可追哉人諸國大夫者所以人公也存茹曰如晉者何爲汶陽也成公於是立三年矣不以士服入覲首越國以拜汶陽之辱何視累葉天子不如區區數畝田也厥後晉乍與之乍取之如嬰兒之錫然

者魯其不振乎。齊夫曰同一伐許也。一鄭之一伯之蓋幾。軌在疚未成乎伯而已。浸與乎伐故伯以規之也。鄭之秋也。伯之亦秋也。爲所曰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晉命也。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而師出無名。是以遣二卿而書侵者。陋之焉。雲將曰。嘗不當郊。歷世無敢議者。獨有臧。臧差知禮意。故郊牛食角。屢書于冊。是臧固賢于惠公而智于宰嚭也。迨至五卜不從。甚且印人之臭血而強用之。書辛丑用郊者不宜用也。存九曰。藥書救鄭既善之矣。嗣晉人執鄭伯。藥書伐鄭得無貶乎。猶象堂經史輯義卷之十六 九

先生曰。鄭既背楚。復得重賂而與楚會。則甘心事秋而有貪利之心。前之會晉者。時不得已耳。故楚救鄭而不書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晉執鄭而人之者。晉無專王之命。而復不歸京師之俘也。存悔曰。楚頻年伐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故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吳偕太號既伐鄭。復入州來。於是始大通於上國。故鍾離之會。稱國以狄吳者。並責晉也。爲玉曰。春秋時諸侯蒙耻反覆。莫鄭爲甚。背夏即夷。訟不勝而始歸。款未幾而受重賂。受汝陰田。復改而事楚。聖人於其服也。輒書救於其畔也。輒

書伐討亂賊之法。意尚有在也。雲將曰。自勝者必強。魯之得田。猶得捷也。無信者不立。晉之歸田。猶歸霸也。爲玉曰。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迹。職無聞此書如書。遂者伐秦道自玉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不得已。而朝王也。況朝而不成。禮乎。春秋因其如京師而遂書之。且重書之。蓋隱其不朝王之名。而著其如京師之實。所以正大分而誅無禮也。元呂曰。天王之歸曹伯。非失刑也。畏晉也。厲公暴後。藥卻之族。豈素有真王室之心。且孰敢亂賊歸諸京師。果卑我乎。抑嘗我乎。故遂獨踰。罕略不敢問。以俟晉款。而遂遣歸也。共主委馭。良可慨已。先生曰。晉處負芻初終兩截。獨惜子臧自處亦初終兩截。夫宣公弑子臧亡義也。子臧反負芻復不義也。已欲守節而成人之失節。則亦與於失節之甚者也。寧沾沾致邑辭。卿之未乎。爲所曰。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蕩澤賜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奔晉。歸而殺蕩山。出魚石國。賴以定春秋書不省文者。著其正也。華督受賂以成宋亂。華元不賴寵以靖公室。其功罪豈可同日語。

耶爲王曰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前公如晉送葬不書者爲公諱也此不見公辱莫甚焉而不諱何也魯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侯聽僞如之謂而不見公曲在晉矣不諱公者所以罪僞如也先生曰晉殺其大夫卻鎬卻犇卻至晉有三卻猶魯有三家也三卻有當殺之罪然以嬖胥童殺之則非也公尚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而逼於長魚矯夷陽五之謀侈多外嬖故三卻亡而書僇弒也其視魯公奄奄不振病則一般耳二鳴講禮雜記上下大記曰三記皆詳喪事讀禮經

榘錄堂經史釋義《卷之十六》 士

者廢之惟三患五恥忽生出大義論存悔曰三患以爲學言五恥以爲政言明登曰未聞患弗聞既聞患弗學既學患弗行三患總是一患存茹曰五恥亦是一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得而又失君子恥之地有餘而不能聚民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功績不及君子恥之五者總重在力行古人恥躬不逮一語便具五恥先生曰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非謂他人之功倍於已而恥也君子休休斷斷人之有功若已有之倘以衆寡比量生恥心幾何不流爲岐求愚謂衆寡者以利言也利

之所在宜均而我反倍焉如買三倍是則君子所恥耳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恥其無才衆寡均而倍焉恥其無品也彌夫曰使民之道如用弓然民之勞譬則弓之張也民之逸譬則弓之弛也使民常勞而不思所以逸之是張而不弛則其力憊矣先生曰勞之於三時而俾率作興事以盡其力息之於終歲而俾蜡祭醉飽以盡其歡一張一弛觀於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存九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禮與先生曰管仲釋檻車而受齊相非常之才非常之遇也乃舉盜以爲臣豈人人能如仲乎人臣無私交乃使宦於大夫者而爲之服是明以恩歸下矣此豎刁易牙所以接踵生亂也微彥曰喪服人治之大者先王制禮自軍實飲食而外莫重喪服君徹縣士去琴瑟卽夫人世婦大夫士之妻皆有常服所謂無貴賤一也元呂曰讀喪大記其間哭踊有節坐次有方大小斂有數如男子稱名婦人稱字碎瑣煩猥無徵不錄所謂養生不足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也雲將曰禮記有當送爲一處附禮書之末如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傳喪

榘錄堂經史釋義《卷之十六》 士

服小記之類是也有章句雜亂當釐歸正者如雜記純  
等喪葬之事易爲當升樞執綽之下陡接以管仲晏嬰嫂  
不撫叔叔不撫嫂之下陡接以三患五耻其訛舛明甚稍  
加芟訂似無不可得御論史唐順宗憲宗穆宗敬宗雲將  
曰順宗七月瘖主事無足書憲宗剛毅明敏用人行政殊  
類太宗而削平僭僞尤極英斷獨其信閑宦奸進奉似從  
德宗透下病根至于金丹之害禍及其子闕宦之害禍烈  
于其身與孫人主好尚安可不謹也爾夫曰唐人以詩賦  
試士而史中所列止重品行經濟職業無言詩人故李杜  
蘇軾堂經史釋義八卷之一六 主  
至崇諸篇俱不一錄文章家之難重史冊也漢司馬相如  
來已然矣子曰曰韓柳元白皆稱莫逆交然韓白守正不  
阿元柳交結嗜進何其志行不同耶先生曰韓之德絕於  
白而元之邪甚於柳得御曰白因論事言陛下錯妄胆甚  
上不平此真諫官也豈止歌行韵句之士元稹爲江陵士  
崇因監軍崔潭浚以進爲朝論所鄙至於瓜上青繩面相  
嫉厚其品可知白不失爲正人而韓則一代之山斗柳不  
免於佞黨而元則士類之虺蛇也存悔曰牛僧儒皇甫湜  
李宗閔應賢良方正直言之選三人學術品行俱無可觀

而僧儒宗閔樹黨有遺譏焉豈得稱賢良方正若陸宣公  
其人殆庶幾乎爲所曰李絳與李吉甫言論每每相左絳  
爲直諫以道事君吉甫專爲導諛獻美所記奏對之語曰  
天下太平陛下宜爲樂絳曰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又  
曰人臣不當強諫以君悅臣安爲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  
口陷君於惡豈得爲忠又云陛下威刑未振絳曰帝王尚  
德不貴刑竊意吉甫亦名相也若其導諛逢君與盧杞李  
林甫何異先生曰李吉甫拜相感激涕泣欲求進賢報國  
令舍人裴垪疏所知三十餘人選用殆盡當時翕然稱爲  
善緣堂經史釋義八卷之十六 古  
知人此一時也何其虛心及宗閔對策指陳時政吉甫惡  
其切直請令垪等覆策以無所異同俱遭斥逐此一時也  
何其剛愎且均一裴垪也方欲用其疏以褒進名賢而不  
能從其策以優容士類旬月之間意向頓殊權勢之溺人  
至此哉然韻曰吉甫初爲博士李泌實參器其才陸贄疑  
有黨出吉甫明州刺史及贊貶忠州執政欲害之徙吉甫  
爲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與贊結歡人服其量後爲相薦  
裴垪自代又薦武元衡材堪輔相似未嘗執拗亂政者晚  
與李正辭有隙罷正辭而獨用蕭儼人不能無疑其擅耳

明登曰李絳用人不避親故蓋以非親非故不諳其才此  
崔祐甫之言也至曰所用非人朝廷自有典刑尤確論故  
朝廷用人先視薦人者之人臭味各別邪正攸分薦舉連  
坐之法不可不慎也青于曰五坊使楊朝汶妄繫平民爲  
中丞所劾度等以爲言憲宗曰姑與卿論用兵此小事朕  
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關東耳五坊暴橫亂輦  
較此言最識治體存九曰憲宗晚年好神仙又好佛韓文  
公諫迎佛而不諫神仙何也存悔曰仙事幻如白日飛昇  
辟教之類與緹城蓬萊之相遇皆不可學而至其勢必自  
幽錄堂經史滌義卷之十六

圭

衆止不必諫也至於佛之事近曰寂寞人主效之以靜攝  
曰慈悲人主效之以放生曰持齋人主效之以茹素其道  
若可喜舉斯世淪入于無父無君賊害羹倫而不覺此昌  
黎所以急攻而碎其骨也雲將曰郊壘累舉威神不張天  
下之大坐無一將一旅故到處風鶴爾劉闢反杜相獨薦  
高崇文豈文粹能辦賊乎良繇平日練卒五千嘗如寇至  
故能受詔卽行屢建奇績今之圻父率多清人凶門一鑿  
周章失措安望其能亂乎爲玉曰裴度平蔡后三日憲  
宗逆渡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裴度切諫以外寇

初平營繕太多上不聽晉武平吳而怠隋文帝平陳而驕  
唐憲宗平淮蔡而後三君如出一轍存悔曰李深之以干  
頃爲虜族不欲其子之尚主而又勸上以女妻回鶻豈時  
勢緩急有不同耶堂堂天朝姻虜紆禍甚非宰相所宜言  
也明登曰杜黃裳建議征蜀指授高崇文方畧蜀平宰相  
入賀帝目黃裳曰卿之功也未幾出爲河中節度使裴度  
平淮西以功晉柱國復知政事因諫皇甫鎛程异入相遂  
罷政外遷憲宗豈非勵治之主奈晚節喜信異端雖以晉  
公忠誠難格心非管蠅亂聽洵可畏哉爲玉曰事有相類  
幽錄堂經史滌義卷之十六

圭

而不同機有一失而難再師古死師道立衆心未附可以  
兵臨也而黃裳之計不行士真死承宗立衆心久附未可  
以兵臨也而承瓘之師已出此相類而不相同也田興歸  
命投誠使節使之麻越日而不下安知不重勸數載之干  
戈從諫匿喪求封使李絳之策決計而速行又何至釀成  
澤潞之征討此機一失而難再者也爲玉曰淮西之後非  
李祐先導則李愬不得入鄆州之後非劉悟反戈則田弘  
正不得入故克強敵者必有內應方得成功而御大衆者  
一失人心必至大潰此得失之機也存悔曰唐初用兵不

知凡幾如河北之役以李郭爲之將會十三道之師圍鄴而不克元和之討成德會六道之師以屯易定而不拔河其難也至如伐蜀之師高崇文以千餘卒直入劍門平淮之師李愬以三千親兵夜襲蔡州不勞一鍊又何易耶先生曰古今用兵最忌監軍杜黃裳奏遣崇文卽無置監軍裴度一至行營卽奏罷諸道監軍以兵屬將故能有成鄴城之圍魚朝恩監軍成德之討吐突承璀爲制使武夫力而閫諸原中使扼而制於幕欲不敗得乎后之用兵者可以觀矣元呂曰高崇文擒劉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李愬擒元濟檻送京師屯於鞠陽不戮一人肅然有古大將風姚頴曰吳元濟之據蔡也禁民間偶語夜不燃燭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及裴度入蔡盡弛其禁而蔡有生人之樂李師道之據鄆也親識宴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田弘正入鄆盡除其法而鄆有生人之樂亂世民易見德故二公以仁易暴其道相同雲將曰淮西之戰韓弘則倚賊爲重不欲淮西速平袁滋則卑詞以請專欲以恩惠懷賊事之可嘆千載一揆非得李愬光顏其人吾未知亂之所分也青子曰憲宗信裴度平淮西武宗信德裕平澤潞皆排衆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十六

七

御批通鑑輯覽卷之十六

六

論斷宸衷二相調度有方委任得人敕監軍不得與軍政奉他詔不得從中出號令旣簡事權得專故能平大憝建大勛二公德業勳望大畧相似然晉公以祿位終而衛公以貶謫死寧非度量相越與先生曰晉公自長慶寶曆以後旋罷旋拜如奕棋然老成之策無聞羣小之侮踵至甚至宦豎弒立三朝上相毫不敢問安能遠盾止之誅悉緣野辜負當重草北山之檄也衛公勳望不及晉公然遭武宗言聽計行王室幾至中興崖州之貶禍餘分門植黨匪人乘間而擠之耳穆敬以後朝無公政士之附會者不入柘穽堂經史輯覽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釋義卷之十七

門人何世程偕若 纂

男 逢漸存衍 輯

第十七期 庚辰年九月十七日

易 上繫六章

書 君與蔡仲多方立政

詩 清廟至思文

春秋 襄公元年至十五年

禮記 祭義祭統 史 唐文武宣宗

栖綠堂經史講義玄風大暢世程急因元白贊問業焉肯  
易六十四卦已說畢即拈繫辭一章至六章雲將曰原易

栖綠堂經史釋義入卷之十七

者須置身義皇時想其如何畫卦方曉易簡源頭蓋上古  
蘇有筆墨義之所畫者竹木也如邵子所云八卦次序則  
居然筆之於紙矣康節以圖為加一倍法備極精巧然不  
如西蜀汪紹伊所傳者之尤易簡也汪之言曰伏羲之畫  
非以竹為之即以木為之其實只一畫間仰面為奇俯面  
為偶仰面為偶俯面為奇作則一齊俱作無有先後次序  
乾反即坤坤反即乾畫乾便有坤畫坤便有乾畫震坎艮  
時便有巽離兌畫巽離兌時便有震坎艮是何等易簡元  
白曰以為必義止作八卦軒轅重之為六十四者以理意

之恐亦未然八卦既成定不至六十四不止兩兩相乘殊  
無安排之勞也世程曰第五翼首言剛柔而必歸本易簡  
第六首言八卦推究剛柔而亦必歸易簡當時三去其漆  
三折其撻許多苦心只看出易簡生平所以能一貫能無  
大過俱從此中享受存悔曰乾知大始知字最微天地間  
只一靈機所為氣中自有靈此惟輕清者先得之重濁者  
則弗及矣勝菴何見而易以主字而後儒更援知府知縣  
之說為護乎先生曰知之故能主之今如郡縣之事有一  
未知可為郡縣之主否于是先生慨然而若有思諸子起

栖綠堂經史釋義入卷之十七

二

曰先生何嘆乎先生曰吾嘆易象耳象原一乾坤乾坤原  
一易簡曉此者恰好先天一段清福惟錯入八卦遂成雜  
居遂不能有吉而無凶甚矣理之貴一而不欲雜也元呂  
曰言象言變言失得言小疵何多言乎又有言其言象變  
言失得與小疵者義非暗也文周非喋也泗尼非贅也各  
指所之謂也雲將曰讀天地準章始知佛家山河大地輪  
迴生死一切冥心見性乾慧圓覺之為謬妄天地易天地  
也生死易生死也心性慧覺易心性慧覺也彌天塞地之  
中何處更容佛教世程曰幽明一段易曉惟死生鬼神講

每混帳死生合人物俱有的人人物物各有生死各有其說惟原反其所以始始終終乃知或應候而生或具形而生或賦理而生或候窮而死或形盡而死或理完而死說可明也鬼神則為禱為瑞為妖為厲於兩間者時而精氣不散或自華降象或憑石以言是之為物亦時而幻楊杳冥若在爾室若在空中界是之為變其情狀莫不可知中庸言鬼神之為德而歸諸誠之不可掩可知者誠也誠者陰陽也故自然與天地相似耽訥曰先儒稱易為明道之書然義皇落筆只畫陰陽二象孔子大傳只駁解陰陽二義西錄堂經史齋義入卷之十七 三

却落於氣何也先生曰除却氣安得有道世程曰昔有兩生相爭理氣先後一曰道體渾淪破道為氣一曰混元一氣原無道名道是後儒之目氣是自然之體一曰今如人之一身心性載道形軀運氣父母方孕先胎心性徐胎形軀一曰天地一縕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是心性亦從氣生敢問氣先為得道先為得先生曰且為兩生解關心性載道雖先形軀然當母胎初孕纔胎心性未有營衛亦會運動壹縕會精時若無氣易以有物若無道則良知良能豈歸父母後來之教諸子曰噫嘻一陰一陽之謂

道其斯之說乎謝夫曰孔子言太極生兩儀是以太極為先天之理又言一陰一陽謂道繼之者善則復以陰陽為先天之氣不矛盾其言哉先生曰極何說乎四方六合之所取中謂之極在天有南極北極皆言南北所底至之處於人為未發於易為太極不得分氣不得分道更不得分陰分陽後儒錯用字目乃以極字當道字耳世程曰先生以旦氣醒世繼善一語恰好參求一日之旦氣在昧爽一生之旦氣在繼善認得一生之旦氣方不昧一日之旦氣認得一日之旦氣方可全一生之旦氣旦氣是良知田地西錄堂經史齋義入卷之十七 四

致良知是旦氣英苗良知是旦氣種子惺旦氣是良知雨露元白日止因有一陰一陽篇遂做出宋儒一部性理繼善成性語孟子道性善正認定此處作祖也紛紛仁智異說如何抵得他過雲將曰二論中論道德知仁從無如此繁詞如此粹妙蓋彼以權教弟子故指點每多簡約此以議漢三聖故揄揚惟恐不盡也得御講君真蔡仲多方立政四章先生曰召公不說周公作君與此齊東之言孔安國安得筆之于書乎再四莊誦想見元老同心殷殷獎王之况後世以師保重臣兩相傾軋偶王之謂何顧邊以周

召相疑爲解也存茹曰純佑則商實周禎則文寔世之盛也人才實於朝故子與氏云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存悔曰天壽平格平字卽詩所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葭深棠陰其人固非缺急者得御曰暨汝共濟如大川之有舟楫偶王在夏如咻之有偶乘茲大命如車之有馭造德不降鳴鳥不聞故卷阿矢音亦曰高岡鳴鳳周召豈相疑者乎宛訥曰明我俊民後世若呂文穆之夾袋虞允文之材館錄三楊云老臣衰懶無從効力惟有薦幾個後生報主上俱曉此意雲將曰致辟降囚差等有異兄弟之罪各不相相緣堂學史壽義卷之十七 五

廢也踐位邦蔡命諸獨隆父子之善又相爲賜也聖人何庸心哉其所以位置蔡仲者卽位置伯禽亦當若是而已得御曰每對紂民必言桀事借鑑寫炤見夏民未嘗有懟湯之意而周亦未嘗有利商之心也弼夫曰惟狂克念作聖卽易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狂念克去聖體自復所謂靈也復禮爲仁也存茹曰頑民一腔憤懣以和字反覆開論是一帖清涼散存悔曰綴衣虎賁珍重其選庶常吉士卽彰厥有常常字虞周盛世其人開荒闢沌鷹揚捷伐皆古來奇勳而一則曰庶常一則曰有常豈不奇不可爲常

乎此意不明以庸碌充位者多矣先生曰繹委事也今之俊父亦有如委者乎愈繹愈有今之宅俊亦有如宅委者乎屢繹不倦爲玉曰衆正盈朝所慮者僉人莽蕻其間故云時則勿有間不待履霜而知戒矣雲將曰其勿悞悞字是固敢知罔攸兼本領人主以聰察悞事者多矣而獄爲甚故特深切言之先生曰立政一書終以兵刑而要在克用常人可見兵刑之外更無政常人之外更無吉士也爾夫講詩清廟至思文因總論頌義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固嚴于春秋者也考諸子貢詩傳無魯頌有魯風至夫子刪詩刪魯風蹟魯頌是詩未嘗亡不幾亡于夫子之刪與宛訥曰此正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於詩固亦有然者也魯之禘也頌也非一日也夫子不能禁魯之不禘又安能禁魯之不頌使刪詩而可削其頌則亦可作春秋而併削其禘矣而兩不能也存之以徵實刪之以志鑒而春秋之法行乎其中矣然則于貢之詩傳其猶未筆削之春秋與存九曰有商頌何獨無夏頌存悔曰夫子嘗云周之臣子而殷人也史克之佞筆不容沒而周太師所未傳亦不容誣耳爲玉曰升歌清廟則祭祀宗廟之樂歌文王之樂其重

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存茹曰維清奏象舞也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簡者卽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舞將舞文則先維時清是以序曰奏象其詞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舞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詞曰於皇武王也弼夫曰高山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可見太王之功與天並先生曰不敢康之心直是所其無逸分明是敬止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於此世程曰我將我享因宗祀文王以配天故卽因文王以奠天之享古止有郊天之祭而無明堂之祭此周人以義起者所以奠天之享而又不

通鑑堂經史輯要

卷之十七

七

敢遽必其享先生曰書武成庚戌柴望大告武滅此所謂祭告懷柔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所謂莫不震疊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式序在位也偃武修文歸牛放馬則戢干戈索弓矢也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求懿德而肆之也兢謂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日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日不顯反就其外之所著而言此治統道統合一之意爲初日稷以猶事開國人知其功在養民不知立民命卽立民性雖教教在司徒而文明寡條稷寔先之故闢其功曰思文配天

也吳孟淑講春秋襄公元年至十五年曰晉爲宋討魚石圍彭城經追書圍宋彭城所以深子晉也晉悼初立首建此仁義之師其中興伯業也宜哉爲初曰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寔救鄭而書侵宋者不予其救也何爲不予其救鄭爲楚黨同伐彭城以封魚石罪在鄭矣晉旣圍彭城復御師以伐鄭宜也故書侵宋以著楚鄭之罪世程曰晉悼有伐宋之義而昧於赴王喪之大節其何以爲盟主哉邾朝衛聘與荀嬖同責罪晉悼也孟淑曰虎牢鄭巖邑也鄭人背華卽夷負險黨楚以患中國苟非扼虎牢以制則楚將蹇鄭而東蹂躪中華未可知也晉聽孟獻子謀城其巖邑則鄭失所據而始受成鄭成則楚孤而諸夏于是乎息肩是城虎牢者晉悼之善識地利也其不繫之鄭者予晉也說約曰彭城非宋有也爲宋討則係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則不書鄭書鄭是罪晉之偏鄭矣胡氏責鄭不能世守似未得春秋之旨先生曰同盟于雞澤凡盟書同者志同也其同欲者同病楚也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某日同盟平丘先書會而再書地某日同盟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繼事特繫日於齊世子光之下而與新城

通鑑堂經史輯要

卷之十七

八

之書同盟一例以見王臣與盟上下瀆分不可不書日以謹之也然則宜何若葵丘不敢盟宰孔首止不敢盟王世子春秋於其盟必再書諸侯而後無譏焉爾陳袁僑如會諸侯皆在諸侯既盟則袁僑至無盟可也今諸侯盟大夫又盟是諸侯失政之始也至溴梁之盟但書大夫而不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專于大夫矣踐土之盟陳穆公如會文公未嘗再與之盟而陳服於晉三世不叛今悼公再盟袁僑不五年而陳侯如會逃歸信不由中盟何益哉存茹曰會吳同也善道之會吳書國戚之會吳進而稱人何與聖

補錄堂經史辨義

卷之十七

九

人之於夷狄治之至嚴而待之至公按左傳吳子使壽越請聽諸侯之好晉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二大夫特往會之善道吳地是吳為主而以中國大邦為蠻夷屈也故稱國者絕之也至戚之會則諸侯為主而吳人來會是以蠻夷而慕中國之義也聖人於是不忍絕之而稱人以進之斯非治之至嚴而待之至公與雲將曰事有始謀輕率制置不臧終不能以自久者如陳侯之逃會實始于袁僑之與盟也陳右於楚一旦自叛求附於晉則宜躬自赴會乃時值遭疾而使大夫來為晉計者當亟獎其來意少需其

疾平仍徵以赴會制置方為得策乃貪籠罩之虛名遽使大夫盟其大夫欲速而志輕彼弱新嗣服遂至無固志也故陳侯之逃袁僑之盟為之也存茹曰昔人滅鄆公穀胡三傳皆以鄆立莒人為後自取滅亡如晉賈充妻以外孫韓謚為後同譏但按左氏叙鄆本末甚詳則又似以兵滅莒而昭四年魯復有取鄆之文何與趙子以為莒人以兵被鄆立其子使守之其子為鄆之外孫令奉鄆祀然神不歆非類故書滅公穀但傳得立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事實耳此說近之先生曰鄭僖公卒三傳皆以為弑而左則

補錄堂經史辨義

卷之十七

十

曰以癘疾也公則曰為中國諱也穀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于中國之君也胡氏取公穀二傳復暢其說以為深得聖人之旨余以為未然何也春秋為誅亂賊而作公羊以伐夷為中國諱則伐夷之事不宜書今晉宋衛侵鄭既書于策不為之諱曷為於弑君之賊諱之至云不使夷狄之民加于中國之君謂僖欲會鄆卻楚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諸大夫背夏即楚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其解更遜夫春秋列國從楚者亦易使數聖人何遽以夷狄之民待之若即待夷狄乎

其待之以夷狄不更嚴乎而又何諱之且君父臣子之分視中國夷狄之分尤所宜謹蔡世子般弑君固楚世子商臣弑君顧聖人不以臣子而加其君父之嫌爲之變文起諷而直書以示戒何與按左氏載鄭僂公不禮諸大臣殺侍諫者其舉動與鄭靈晉靈一轍春秋爲賢者諱非爲此也況弑君賊未討則不書葬此夏書葬則聖人於髡頑不敢指其爲弑也明矣何則疑之也其或瘞未可知也未可知而遂書弑可乎故曰亦疑獄也疑則聖人不敢筆之書後世如宋尤義問疾藝祖遙見燭影引斧之事亦猶是也

榘錄堂系史壽墓《卷之十七

士

豈敢信爲實然而遂書弑哉世程曰鄭自城虎牢之後受弑於晉患兵六年楚猶未動也無故侵蔡獲公子燮從此啓釁晉楚兵戈日尋公孫僑之言其知之矣邾丘之會公在晉而季孫宿會雖曰晉不欲重煩諸侯其意可知然以伯王會列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悼公復伯而虛打同盟首以仲孫蔑齊崔杼與焉繼會鷄澤又以諸侯之大夫盟陳袁僂今會邾丘復使大夫聽命春秋之末世卿執政悼公爲之也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人諸國之大夫所以人宿也弼夫曰晉楚爭鄭鄭服而旋叛者于茲五年然戲

之盟知武子得不戰傲楚之法祖之會晉結吳又得遠交近攻之術所以三駕而楚不敢與爭雖然資吳困楚楚賜矣而吳張其爲中國慮庸愈乎陳大士曰晉之會吳卽齊桓遠結江黃之遺智也而吳未嘗亡一矢遺一鏃卽江黃按兵不動遙相犄角之遺智也斯言信哉存悔曰城虎牢不書鄭成虎牢則係之鄭者何不書鄭者與晉之能制楚爲中國城之之辭也書鄭者晉楚兵爭迄無寧歲聖人厭其黷武若曰晉旣不能爲鄭主則虎牢固鄭之虎牢也何爲動戍以迫之哉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聖人與其救

榘錄堂系史壽墓《卷之十七

士

與前不書救又異一與一誅昭然爲初曰作三軍者強私室也魯舊有三軍皆屬之公室是廢公室之三軍而私征焉舊法亡矣是以爲之作明年季孫帥師救台遂入鄆遂者專詞也蓋季氏自此擅權於策具見之矣存茹曰縣上之蒐六卿和睦而不能毫末有加于出君之孫寤與作三軍入鄆之季孫宿此而得言刑善未可也荀韓諸公不知本此爲題目而區區爭三駕之餘烈宜其三鼓而竭也于白講禮記祭法祭義祭統先生曰郊禘祖宗許大關目然四代祭法先儒互有聚訟愚謂必先明世次而後可折衷

其說今以史遷譜系及歐陽修帝王世次序考之則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宗堯是宗其四世祖也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郊禘祖宗舜於禹竟不得一焉何四世祖之缺薄也以義祭之已多訛謬至契稷同父之子也一作祖於殷一配天於周已稱極盛然通考而下至文王與紂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如此差殊則稷契又豈兄弟乎世次湮而文義遂移識其大者而已爲王曰古者郊社之禮極重郊者至尊之祭燔柴於泰壇社者中央之祭祀位於國中其間或兼日月或兼群望

補錄堂經史壽義 卷之十七 古

而先世有大功德示民者爲之尸所以尊上帝而顯祖考也符茹曰觀歷代帝王以有天下者爲宗而必迺及于始祖以隆郊祀之典如鯀治水無功爲舜所殛然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可見天子必有父而發祥肇基後人不可無水木之思且亦示萬國事親之本祭法卽孝法也弼夫曰古者立廟立社立壇等等有別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品節限度後世歌雍舞佾其蔑祀典也甚矣爲王曰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禦大菑則祀捍大患則祀先王之立祭法不但以昭對越而且以示獎勵虞

夏殷周之盛其先皆有功烈爲民瞻仰故能享祀久長苟非其鬼而祭毋論祀者不安其於法亦未當也存九日詩藏之僮僮被之祁祁得祭不疏不數之義存悔曰愉愉其忠也孝子事親與盡臣事君同一勿欺之誠孫子之視其祖宗在上在旁如天威咫尺之臨耳先生曰至孝近王至弟近伯蓋王者以父道治天下伯者以兄道治天下也然接諸侯以伐諸侯幾於鈇兄臂矣又如鄭莊之於共叔小白之於子糾伯者也弟之道尚有遺憾况能孝乎子曰注無以爲養竟是賢人不安貧困之志養可能也敬爲難

補錄堂經史壽義 卷之十七 古

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隱然見守身爲事親之本先生曰曾子言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夫子言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弗辱與不匱最難體認世之求榮以辱其親者多矣讀至戰陣無勇非孝始知臨深履薄兢兢此七尺之軀皆爲父母令名用耳博施脩物必天子之孝方能盡之然士庶之孝仁義著於鄉閭力田以供祭祀卽此是亦不匱之孝亦所謂博施脩物也雲將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天不可見也而見之于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升而故義易首乾所以尊



天也存悔曰不徒尊天又且尊賢善則稱人以見人主與人爲善之忠過則稱己以見人主不吝改過之誠尊天尊賢均人主修身行道之孝矣先生曰祭必受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詩云卜爾百福如幾如式蓋言備也知內盡於己外順於道之爲福則知徽福冥冥者乃祝史之諛詞非孝子所以明薦也爲祔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此最得祭之解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親蠶於北郊凡祭必夫婦親之以備內外之官故昏禮從祭禮而生者也

綱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七

主

祭之時義大矣哉先生曰鼎有銘銘者自名也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後世遂以爲諛墓之詞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世但知不明不仁之非孝抑知誣之亦非孝也在家爲實錄在國爲信史則美其所稱又不若美其所爲矣畢竟守身是事親之本也復論史至唐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四君雲將曰善哉胡寅之論文宗也謂且夕丞弼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資而懷周赧漢獻之憤愚謂文宗愚者也與宋申錫謀宦官愚矣遽有誣申錫廢立者此

不問而知爲羣宦乃盛怒申錫又欲殺之又何愚也罷李德裕用李宗閔愚矣乃因王璠之誣遽疑德裕爲不軌又何愚也與李訓舒元興等舉事殿陛之間愚之愚矣乃兵事猝起不能正色殿上叱縛諸閹反與宦者疾趨北走致百官駢首却問宰相爲何不來則其愚不更有甚者乎祖甲成王諒不如是徒發憤自訟亦何爲哉世程曰以裴韋賢相而不敢拔一切直之劉蕡豈唐世宦官亦慣磨勘卷于耶君子重爲晉公惜矣存悔曰維州一案李是牛非所不必論然牛李自牛李維州自維州士君子但當就牛李

綱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七

主

辨牛李不宜卽維州蔽牛李也元白曰若論書法當云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歸不受不當云來降歸之與降已足見一班之牛李矣先生曰牛僧儒太平無象一語昧心欺主天下何時太平此問原自不錯乃支飾禍亂以爲小康天下豈有無象之太平乎將誰欺孰韵曰韋元素殺鄭注見其螻屈鼠伏後詞泉湧不覺執手歎曲厚遺金帛小人固善移人之情然爲小人移者亦小人也文饒不喜曰香山得其詩歌篋而不視曰見詞則回吾心此又文饒之小人處存茹曰唐自元和以後君之獄立皆出宦官文宗



有誅宦之志惜托非其人初除守澄又得訓注既殺訓注  
又有士良雖煬灶欲清豈知三窟尚存李中敏論之太露  
宋申錫謀之不密皆文宗優柔不斷之過也存悔曰武宗  
得諡爲武者以平澤潞能平澤潞者以用李德裕也自強  
之道在于任相相一而已豈在多乎先生曰正人如松柏  
邪人如藤蘿千古邪正定論然藤蘿之中決無松柏松柏  
之下尚有藤蘿殺吳湘黜韋元質抑白居易皆惡其不附  
已者其爲松柏之藤蘿也大矣世程曰李衛公誠一權相  
觀其處分兵機沛若無事至折馬元實之虛詞論三鎮使  
綱鑑堂經史纂要卷之十七  
七  
以歸命六爽中窺即欲自委於權而不能矣雖然權效用  
於秤者一當聽用於秤而不可有用秤之心使秤嘗恃權  
而毫不疑權非知道者莫與語此耳他日韋澳語周墀曰  
願相公無權夫無權之秤豈所以治天下哉存茹曰守澄  
援注而植黨乃謀誅澄者即在鄭注鄭注緣訓以結主乃  
陰圖注者即在李訓初藉爲肘腋之助而反操入室之戈  
德裕惡白居易誣言敏中器識乃乘怒而極力排之者即  
器識之人有薦丁永立清直者裕不以爲諫官乃當補闕  
之右疏訟寬者即清直之人初引爲黨援之私而相得

在炎涼之外可見黨人平日較計安知所親者偏爲所忌  
所疎者偏爲所與乎先生曰韋溫志在澄清流品楊嗣復  
云若有吏能者不得清選則天下事當誰理之此言似是  
而非也小人所恃者才所忌者清每詆清者爲無用若清  
華之選可待濁流則輦轂之下誰非才士用人之際不可  
不慎也倘清者無用將濁者有用乎存茹曰魏謩補闕入  
直文宗以甘紫比之且云不忝乃祖宣宗亦嘆之曰魏謩  
綽有祖風不知文宣二宗亦嘗念其祖武乎爲王曰宣宗  
平日每稱從諫之誠乃周墀之直以開邊之議忤旨孔溫  
裕之直以討黨項無功坐貶又稱有親戚之誼乃愛鄭元  
舅之親而不念崔慎有儲建之說納鄭顥之親而不知王  
歸長非寄托之人明察者固如是耶爲初曰韋澳云若與  
外庭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  
謀自是以小人去小人之法若夫有罪莫捨有關莫補真  
處置宦官妙用特令狐綯非其人耳世程曰史贊宣宗好  
聽察強記非人君之體但觀其帖名寢殿除君與懷州蔡  
次州縣境上風物及詔令刺史毋得外徙必至京師面察  
能否即今風尚干透重裘唐累傳受制家奴蒙蔽

已甚非一番振肅不可乃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此意真不可解耳咸卿曰葉京以馬上一揖遂有沉廢終身當時未免吹求太過不誅訓註之僨事而恨監軍之識面恐葉京未必心服存九日止郭太后暴崩一事遂蓋大中之政弑母之罪茂繇伸討而亡唐諸盜卽生於宣宗之朝可畏也雲將曰王皞對時宰爭執郭后附葬其氣愈厲真男子事理之所是當生死以之非關揀題目也先生曰咸通亂無一可書止見其度僧尼幸安國寺躬迎佛骨流涕霑臆而已藩鎮宦官而外復多一佛欲不亡得乎

續錄室經史釋義

卷之十七

九

地之數人生成於天地實生成於天地之數變數有生化數亦有生化數有成變數亦有成分天地之數則變化各有生成合而積之有五有十則生數既成五十有五則成數復生此所以成之者不是數却是道了分明是個鬼神運行其間故曰知神之所爲存悔曰易書曆法實相表裏有句氏正文以配氣種爻以抵日爰作甲曆攷三墳書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政治小大無非取於易者筮法易用無往不合自是實理實事元呂曰易爲卜筮之書幾把全易粗看不知聖人爲何教人卜筮卜筮又是何等功業河等精細說到洗心齋戒是聖人德繇以崇說到同患前用是聖人業繇以廣如何得粗看卜筮會圖曰聖人立象盡意便了何故設卦係詞變通鼓舞且既有許多不盡意思又何故畢竟要人神明默成先生曰設卦係詞總不離形下之器而形上之道不存焉道不可以言知變通鼓舞爲下根一等人慈悲筏若夫聖人之意固欲人人皆能洗心齋戒觀象自得故雖設卦繫詞亦不過盡得情僞與言而已若意則非立象便不能盡也所貴乎神明之人矣龍韻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全以賢爲承天

理人之本殷王所以汲汲於簡在也然不信則釜鬲之患生不顧則參差之見起安在其能尚哉天順人信其在殷肱喜元首起之世乎存悔因講尚書周官若陳顧命弼夫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相表裏如撫萬邦征弗庭卽詰戎兵罔不服之意立太師保傅卽用三宅之意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卽克用常人之意成王遵所聞行所知以答元公翼元子可爲千百世龜鑑雲將曰四征六服每有未治未安之狀于董官特揭一治字以自治非以治人治乃不亂不亂乃安一部精神全在此存悔曰周成以六卿倡九

家聲史壽彙

三

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會圖曰唐虞以前詳於道而畧於法故禮樂之官分爲二而兵刑合爲一成周以後略於道而詳於法故兵刑之官分爲二而禮樂合爲一建官之異風氣亦自不同先生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一語千古致治之要存九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邦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爲皆有所施固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安危存亡係焉此戎政所以獨爲之政也咸卿曰無載爾

僞最妙一人之恭儉非出於聲音笑貌則百爾有位皆當以實心應看一个臣休休竟自作德得之以屏姬族而容彥聖那一念不可對天人先生曰若舜恒和周公所以保撫頑民者道不出此殷民逆周雖下一頑字然故國故主之恩猶然倫理實心第愚鈍不達時變於新朝賢主敢自爲梗故周公拊誨不離厥常令德通之以神明使知俎豆香火原係德眷聖明自有變化謀猷不在勢威爾元呂曰民有不若不和便非草隨風偃之德直是奸宄敗亂之屬故丕變大猷仍自孝恭伊始姚頤曰益贊禹云惟德動天

家聲史壽彙

四

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云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天與神猶可以孝恭之德感動况苗民商民乎先生曰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是上古蓋臣心法爲初曰東征斧斨周元公何曾弛刑辟耶此正成王善體元公哀我人之意以作訓迪不徒曰式公猷訓且曰弘公丕訓惟弘乃丕惟丕乃式倘尹茲者稍有倚勢恃威之意雖能節制亦屬刻削故始終不離一和字辟之宥之務協厥中和自中出乃大源頭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如此風俗之薄可知若陳欲化其俗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

借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會圖曰觀狄設敷仍夾序純几前後左右煌煌奕奕壯觀是爲亦欲令元子四顧震奕興生存孝恭之感乃可無忝冊命於大訓永永有光蓋卽君陳所祝有辭于永世而曩日分命公孤卿士之職今日爲大用云耳元呂說詩自臣工至武職韻曰臣工二詩紹思文而作也國重民依萬計皆集於農無事而修孝弟故其詩曰帝命率育陳常時憂有事而寓于櫓故其詩曰壽乃錢鏐十千維耦存悔曰天子九推所以敬百姓也而農官亦以敬在公君臣相敬不出敬之一字而於勤農尤所

納緣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八

五

重周家所以久長也維暮之春惕以其時將受厥明歆以其効壽乃錢鏐勉以其職細理密情覺唐人田家詩說不出先生曰振鷺有客待勝國何其厚且遠也待之以恩而且勉之以德不知其在國視其來朝西離之羽潔清之度也不知其主視其臣萋苴之旅膚斂之彥也弼夫曰聲音之道足以動人王者初興制禮作樂示與天下更新合乎祖者肅雍祖德也今於厥聲傳之先祖所爲聽也嘉客所爲觀也然讀是詩亦有世運文質之辨商之那曰我有嘉客亦不夷譯亦之一字妙有該括周言之則不覺其揚厲

矣純韻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敦此兩句治身治世處家處國都宜不但爲二恪新故之際莊子所謂哀駘駝之爲人有類於是鄉愿人却學不得爲祢曰有客一章首云有客有客嗣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決不止爲微子一人想商家有賢德來助祭者周人俱以客禮待之耳邨人見新故之際麥秀在懷不忍久視故有左右綏之一段周旋左右綏之母亦與說天命靡常廢興通禪銷其陵谷遷移之感耳詩人極善體情存九曰樂者和之所繇生牧野克商桓桓赴赴豈能兵不血刃而謂之遇劉何與先生曰和非一

納緣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八

六

于生之謂也有以生之道生之者亦有以殺之道生之者商之天下穢濁矣太白懸而清明奏古今用殺以止殺未有如周之盛者也故曰大武而周公猶推本允文者伐密伐崇蚤已應人心之不得已亦亂以關雎之意焉耳爲王請春秋襄公十六年至三十一年純韻曰齊師伐魯魯使叔孫豹如晉其叙傳云穆叔賦圻父及鴻鴈之卒章言晉國憂國無所止居亦如鴻雁之嗷嗷也比旋丘之葛更哀鳴而有體然黎瑣尾而衛不救衛是以亡晉人救之是以尚爲盟主管仲勸桓公救邢卽此意爲王曰邨庶其竊邑

來奔季孫納而妻之是賞盜也宜乎魯之多盜矣書名書地以正庶其叛君之罪書來奔以著魯人受叛之非春秋間亂賊非惟無罪且有慶矣言之使人毛悚存茹曰晉樂盈不能以禮防其母無異敝笱之在梁矣然以凱風之母譖而逐之為之君者不能原其罪而乃錮其身勿論樂氏之動猶將十世宥之即使盈而無益於國人將棄之何勞錮焉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為其既絕而復入甚逆之辭也會于商任會于沙隨至殺之而書人為其極於所往已甚之辭也宜侯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幾先之哲向母有

精緣堂經史叢書

卷之十八

七

焉視祁以母而譖其子古今所未有也盈亦不幸哉存悔曰臧孫紇出奔邾臧紇廢嫡立庶紊綱常為甚外史犯門之盟紇何辭焉厥後對齊侯伐晉之言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其無容於人國抑有繇也子曰齊侯伐衛遂伐晉晉為盟主而齊伐之夫伐盟無信故不能保其身而有以兆篡弑之漸救晉而次天下自此多故而無以興伯主之業存悔曰崔杼淫而驕諫伐晉不聽而逆心已萌無待爭棠公之妻伐莒伐魯而兵威已逞無藉於賜冠之嫌雖莊公不君而崔杼之罪寧可勝誅先生曰春秋之時臣多亂

賊所以然者天王之義不明方伯之師不正也誠使夷儀之役倡師討亂義孰大焉乃受賂而盟重丘則中國無伯亂臣益無所忌是以喜弑剽殺弑固開弑餘祭展與弑密州踴踵繼之史不勝書故國而書同者予之盟而書同者罪之也純韻曰淫棠姜者光也逐兄而立者剽也通太子妻者固也親近刑人者餘祭也立世子而復廢者密州也之數君者罪過已盈自取滅亡故君人者非以位凌人也德不可不慎也會圖曰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晉楚同主夏盟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

精緣堂經史叢書

卷之十八

八

辨春秋至是益危矣故楚雖先而序晉上者不使夷先夏之意也先生曰晉德既衰楚風方盛巖巖魯邦而北面事楚此膝一屈不可復伸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耳書公如楚以見霸業之衰書公在楚以存君人之義純韻曰吳子使札來聘吳始君臣並見矣何以稱子而書名也蓋札辭國而守節也則因札之賢而稱國以子札辭國而生亂也則因吳之亂而貶札以名春秋責備賢者其意愈深婉矣宜侯曰延州季子明於穆叔聰於聽樂而昧於吳亂豈天厭吳之僭耶抑諸樊戴吳謂札也賢欲以其次立卒亂是

尋去夷齊之遜遠矣。鮑韻曰：殺侯夫者五大夫也。而書天王者何？僭括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愆期料之審矣。乃不早爲之計，卒成殺弑之禍。則王之小不忍而亂大謀也。猶之殺叔段而書鄭志也。先生曰：春秋大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二百四十年列會亦衆，而未有言其所爲獨於蔡景公書葬於澶淵者，宋災者責天下之諸侯坐視弑君而不討，徒知恤憐之誼而不知三綱之重也。子白講禮記經解哀公問燕居，閒居先生曰：就觀風上看出經學是聖人之經解，非老師者宿之經解也。入蒲邑之郊，垌已稱邑宰之三善，遇齊門之童子，懸知韶樂之必作，正是如此看法。後段約畧諸經而總歸諸禮，尤爲特解。蓋恭敬二字已足括五教之全，而愚誣煩亂之失禮，無以已之也。故曰六經者，天中之日月，大禮者六籍之津梁也。雲將曰：哀公問一章歸結亦重。一禮禮始諸夫婦，故夫子之告君也曰禮爲大，而其言禮也曰大昏爲大，不以哀公徒求之言而不實告之行，也不以哀公年四歲而不正其義于大昏也。細閱此章，哀公凡十二問，每進而意愈切，有直窮到底之意。孔子凡十三對，而三其遂言，每應而辭愈亟，有鼓舞策

禮記經解史釋義

卷之十八

九

廟之意會。圖曰：哀公一生全當在愚柔上用功。孔子一則曰物壯再則曰國耻下來，說不過乎物全是繇此耻心驅而進之。卿九曰讀燕居而至周流無不徧見夫子一生學問全在禮字周流天下，未嘗不以禮自處，不以禮處人。進必以禮是其禮也，退必以義亦其禮也。若不悅愠見之舉，禮失則迂扶強抑弱之謀，禮失則遁以之周流天下如何行得爲初曰典禮命夷典樂命夔各專其官耳，未聞有偏素之病。觀夔教胄子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是何等禮意。後世樂官違禮者多，安望其和神人舞百獸乎？夫子推尊古人有不滿當時用樂之意。鮑韻曰：五至三無正與民之父母四字相應，蓋人之一身受氣於父成形于母而施之者，天生之者地人必極盡人道而後不遺憾于父母人必効法天地而後爲有功于天地。先生曰：嵩高之詩本以美宣王，曷以爲卽文武之德？文王純德不顯，則周命維新而二老先歸，武王敬義夾持，故大統克纘而十亂畢集。申甫之生，周德祿之也。宣王之美，文武遺之也。故以爲卽文武之德。鮑韻因論史至晚唐，問然於僖昭宣之際，曰僖昭踐祚唐室，遂徵史稱其天人之會，雖然作史將爲法鑒所

禮記經解史釋義

卷之十八

十

論者人也蓋國家以紀綱爲柱石紀綱以誅賞爲關鍵唐之紀綱殆類矣矣不自僖昭始然苟能懲其弊而痛思自振安在多難之不足以興邦乎雲將曰誅賞人主之大權也黃巢一販鹽虜耳童倖不習馴至僭號金統鑾輿播越伊誰之咎李克用有恢復唐室之烈而遽爲巢降將所圖朝廷不能正其功罪而反以優詔和解全忠與諸鎮請討克用則翕然聽蓋張濬街私忿而不知大體基之以成此後也爲玉曰克用初亦唐通臣也勳高功盛志難爲制留諸鎮以制克用亦犬牙相錯之法也先生曰事或不可前

綱鑑易知錄卷之十八

十二

魏禍或不可慮卒因其理而爲之處則驕然立解故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敵夫秦知築脩城以備亡而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唐知留全忠以制克用而不知全忠之遂移唐祚也純韻曰朝廷以大寇初平不欲遽誅全忠以激亂雲彼全忠者既無溫嶠之計與夫郭令公之誠鬱鬱不平亂端見矣縱無緯濬能不亂乎元呂曰唐之亡也以鎮帥石門華州鑾輿其數動矣弼夫曰唐之亡也以盜賊長垣曹濮朱溫亦降將矣存悔曰唐之亡也以孽豎銀提鎮鑾廢立在其手矣爲初曰唐之亡

也以匪輔盧張崔韋各背戾于厥心矣先生曰鎮帥不能亡唐鎮帥之亡唐也曲直不詰倒授厥柄之所致也夫唐之弱也以河北之強唐之亡也亦以河北之弱使河北諸藩咸迪果毅以扞衛天子彼碣山一民何能逼遷於雒陽奮逆於椒殿乎又曰盜賊不能亡唐盜賊之亡唐也南牙北播將相離心之所致也夫乾符之變民愁盜起奮臂長呼至以巨萬然使崔沆盧瑑之倫詰於制勝之道委任將帥責其成功則制勝窮追宋威何得留賊以免禍而劉巨容又何得縱敵以冀後福乎又曰中豎之亡唐也兵權

綱鑑易知錄卷之十八

十三

繇其素握政事必出參謀之所致也夫匹庶猶有佐佑宰天子而亡妄御要不可使干預朝政耳乃不察臧否欲草薶而盡藏之是以袁紹誅嘗侍以逞而曹操移漢崔承相血軍容甘心而朱溫篡唐又曰宰輔非人足以亡唐獨怪唐朝三百年養士乘輿播越者屢卒至交兵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蒞城却遷岐陽竟無有一人惻然赴難者椒殿之篡獨有一孫供奉呼哮不肯拜嗚呼使李振杜曉之徒視此能不愧心哉會圖曰大抵國祚之隕先滅紀綱次殲賢類至於貞氣直節銷鑠殆盡而後國隨之故唐之亡也如

於侯拾遺之賜死繼於孟昭圖之沉津而終於白馬驛之  
投河清流濁流千載而下聞者爲之髮植存悔曰士生濁  
世類流當有攬轡澄清擊楫渡江之樂柳玘敦敦告誠可  
謂保家令子非骯髒之士也先生曰不然夫世亂絲俗敗  
也俗敗絲驕汰也維持生驕唯驕生僭觀柳玘誠其子弟  
可畏不可恃數語比之馬伏波誠子書更爲敦切咸當書  
之座右長爲佩戒予白曰鄭縈何如人先生曰可謂寵辱  
若驚不誣其能者也夫唐室傾頽庸暗在位自比謝安裘  
渡好虛談而亂天下者有矣身爲宰相親執版歌以侑酒

補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八

三

者有矣鄭縈聞拜而驚累讓不獲旋而致仕故論者謂張  
濬孔緯之流求如歇後鄭五亦不可得存茹曰人孰肯自  
不足而愧于高官且固讓哉鄭五自知若此過人遠甚觀  
其刺廬州時黃巢掠淮南州人甚恐縈移一檄而巢遂歛  
兵廬特以完此實有碩德重望不獨知進知退弼夫曰唐  
末人物何者爲最先生曰司空表聖其最也表聖見唐政  
多僻中官用事屢微不起當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  
河中士人依以活者甚衆使李氏十八葉社稷依此以爲  
之衛唐室詎遂墟哉奈天厭唐德任用非人至有貶死爲

幸不忍見簪紱之辱彼亦知人事之大不可爲而翩翩借  
墜笏以去矣厥後朱晃篡統梁室大臣如敬翔楊涉杜曉  
之徒皆唐朝舊族一旦委贄朱梁手持天子璽綬以予他  
人而表聖終以清直避世不仕梁朝胡明仲謂其進退不  
污在韓偓之右允哉允哉

補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八

古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十九

門人莊嗣珩元白纂

姪逢謙存稿輯

第十九期 庚辰年十月初七日

易下繫一章至六章書康王之誥畢命

詩閔予至敝春秋昭公元年至十有六年

禮記坊記表記史梁唐晉漢周五季

時維陽月先生復集諸子會栖綠堂嗣珩得與講席是日

易講下繫六章先生曰上篇開口便說易簡贊畫卦之易

一

簡也下篇開口亦說易簡贊係詞之易簡也曰係辭而命

之曰情見乎辭見易辭之妙而係之不可以已也六經惟

易獨稱作作之一字正聖人所欲避者易則艱深不煩簡

則數語便了文周大手毫無作家自命之意而太玄之警

牙齟齒自負擬易者所為得罪名教也存悔曰仁義是易

書本統文周未嘗言及夫子取而贊之正在斷章去漆時

悟得嗣珩曰將八卦看作家常日用之物大而衣裳書契

小而耒耜杵臼總有個八卦在後世因之於投足拔牛絢

首閭鬢絕桑緯瑟之外別有製造為聖人智慮所未及者

皆分取象之一察而增華加厲者也雲將曰像譬傳神之

畫工材譬架屋之木值二老六子各有面龐刻畫肖像方

不張冠而李戴也陰陽純雜各有材料位置得所庶不以

莛而為楹也象象經營聖人何等心苦咸卿曰易雖不經

秦火其錯亂遺軼亦多竊玩乾坤爻詞夫子於本象而外

詮釋繁複屯蒙以下遂寂無發明何也觀上繫鶴鳴八卦

與下繫憧憧等十爻皆逐爻發明六十二卦爻爻應有惜

其軼者多矣不知先儒何故編入繫詞又割八爻以隸上

十爻以隸下千年讀者亦瞢然不察也存茹曰君子尊思

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十九

二

大學貴慮如何何思何慮便了却學帳分明指出時習見

學須因時服習不應憧憧過日浪費時光也憧則不屈憧

則不贅其所往來者朝生暮死之往來其所思慮者意南

意北之思慮而時習之學荒矣先生曰千聖萬賢未有不

在屈蟄上過者過此者過此屈蟄一關也屈蟄之時精氣

下守思慮入神時至而飛則聽其候至耳奚憧憧之為乎

雲將曰象易於門從橫圖象也乾峙于東坤峙于西六十

二卦中分屹然成兩大扇至中間如復相值正當門之關

闕處而乾坤恰其戶樞耳門體具雖天地神明自然出入

其中也先生曰乾坤而名曰物者見易爲親人入用之書而非陰陽識緯之幻數也有物而遂有名自處於物而後可以辨物而後可以當名而後可以辨物而不物於物當名而至莫能名偕若曰撰論著也自有二大以來其間水火日月雷風山澤種種物類天地之論著亦多矣體之者其誰耶乾坤立如親執丹漆器佐天地剛柔也先生曰衰世之意正不徒指後天也卽就六十四卦之稱名已居然有中晚之慨矣夷考太昊之時木德方隆胡以稱屯而命寒兵刑未立胡以興師而構訟臥吐咭起吁吁民生其間

西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九

三

尚不識往來之事與有生之樂也胡以知睽而知困其工柏皇相上下朱襄吳英居左右粟陸赫胥涖南北見連葛天治西東龍師盈廷非有無邦剝牀逕荒蒙難之事也胡爲乎憂否而觀剝繫遯而驚夷蓋身處龍荒而下觀千古俯察將來其象合當如此所以通德於神明也嗣珩曰有議文王者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負苓氏曰伏羲氏病甚者也非關譏嘲自是透頂名論蓋塊然數畫而天地之大文以洩又不僅蒼頡製字之事矣故曰龍馬出而天地其衰卽衰世之意之解元呂曰易備六經之教敷陳

王道綱紀家國書教也義多比賦體合規頌寓興觀羣怨於趨避之中引鳥獸草木於象占之內詩教也貴陽而賤陰進君子而黜小人墳夷狄而尊中國旨雜出而必歸事無微而不嚴春秋教也稟天澤之正位通奮地之精神乾坤定而禮行陰陽和而樂作禮樂教也正言備乎書辭文肆隱備乎詩辨物斷辭備春秋雜而不越備禮樂夫子之於易終身焉耳已存悔曰乾陽坤陰如貳物然故謂之貳也無此貳者吾卽有新舊亦悵悵乎奚之矣高因山下因澤因是貳者以濟民固哲愚萬世之舟航也爲初講尚書

西錄堂經史釋義

卷之十九

四

康王之誥畢命雲將曰誕受姜若以爲姜里受命之說殊涉影響按姜字義一曰道一曰進善正言文武能受天下之道與進善者而順之故能克恤西土也存茹曰易曰大師以克儼然初服便稱張皇六師非以詰戎責自克也所謂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皆能佐我張皇之勇以無壞祖宗之寡命者也子曰陳戒之語責敬於君報誥之詔願忠於臣匆匆咄咄數語于以滋大保世君臣胥得其道也先生曰同一成周也分正之遺則屬諸後進之君陳保釐之命必資于四世之元老何哉蓋君陳時周公甫歿八誥

規條猶煌煌在耳正須得一孝謹忠篤之人守而勿失至  
君陳去後和中不易必後良難非有宿德素望如畢公其  
人固與成厥終矣康得繼成而稱烈則命畢其大關極也  
雲將曰世多以雉邑之頑民爲殷室之忠臣此小儒隨聲  
之論也忠者必不頑頑者必不忠假使殷民果忠於舊君  
聖人豈忍以頑之一字而強畀之果以忠爲頑又豈開譬  
曉諭之所能施乎存悔曰頑民率世家鉅族染紂惡厭深  
如所云席寵怙侈服美驕淫及君陳所云姦宄敗嘗者此  
其人豈能作殷先哲王之思乎周公遷雒實就殷遺民中

爾雅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九

五

簡汰其如此種者聚爲一處置之肘腋竭三后之力始克  
勝之雖收放心閉之難艱諒哉孰謂曰殷士資富第染林  
肉精止餘習故多不率也惟陳幽風而詔以稼穡之艱難  
引復穴而語以開基之不易諒爲大訓當先此矣得御曰  
以克勤小物爲懋德元老精神煞甚深細非具此深細作  
用或能保而不能釐而仰成之望孤矣爲初曰政所以無  
恒者率無體要之詞爲之也感人以言其本已淺况汗漫  
煩悉不樸不重而欲正詞禁非以服利口之心蓋亦難矣  
前王已慮及百世以下有粉飾於條教戒令而謂可治天

下者故於此發之嗣珩曰三讀畢命而知先王命官一事  
何詳重而周至也夫以開國顧命之父師與四朝弼亮之  
黃髮撫治近郊何難奏紘定之績乃動以安危之大機焉  
以前人之成事若深慮其不能爲而欲代之爲者又若慮  
其能爲而不爲而更策之爲者後世爵人率多輕付况人  
不必如畢公任不止如保釐亦漫然爲之何無弼夫說詩  
閔予至殷爲玉曰閔予有作正所謂與琴不和彈不成聲  
之時也然所以追念皇考者偏不在見似而疑聞聲而瞿  
之小節直從皇考之念皇祖處落想覺原委再綏初同一

爾雅堂經史輯義卷之十九

六

爾雅序卽續緒也清思杳杳經緯冥冥如之何而不哀敬  
存九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非學問深人不歷此境成殆  
苦武之卓也孰謂曰紹庭陟降以法其治國齊家解殊癡  
是時皇考已在天矣而其精神靈動颯爽似憫小子之未  
堪而或步自庭或降自家以明保吾身也朝廟承祭之時  
自合作此幻想故數章俱有陟降語弼夫曰敬之心傳直  
接敬也懋懋音節韻類鳴鳴真守成過曆之令主也康釗  
以後不能爲是言矣爲初曰周繇農事開國自合以田功  
告諸神明故凡耘耔之苦餉饁之狀收穫之樂皆神聽所

欲聞也止因農事而抒爲頌不必拘爲曲頌熙洽以後義  
不係曲矣嗣珩曰堂事室事百潔清百肅給皆助祭者爲  
之而基中之主人不動所謂天子穆穆也先生曰酌桓賚  
般皆頌武王開國承家與夫封建巡狩之事而酌賚般三  
字造字命題意特工巧斟酌也幾幾乎不可爲而可爲  
也使後之人非純熙如武王亦不敢輕言戎衣之事矣賚  
予也我應受之則亦我應予之賚人以土田爵服而發其  
繹思此賚之所以爲大也般於義爲還瞻河拜岳告成功  
而還也如書所云卒乃復歸格于藝祖然者存茹講春秋

通鑑堂經史叢書

卷之十九

七

耶公元年至十有六年先生曰讀春秋者至楚子麇書卒  
而四行想知爲疑獄無疑也弑君大逆也弑父與君尤逆  
之逆也考三十六弑書法獨我魯多諱詞如壬辰公薨丙  
子公薨之類宗國禮義之邦隱忍從諱固其宜耳楚爲夷  
狄公子圍親繼其父惡豈出商臣下何獨於類則弑之於  
麇則卒之諱深而護重若宗國然者胡氏以爲憫之甚懼  
之甚則未聞甚憫甚懼而反諱之甚護之甚也又以十三  
國皆與會宋向戌鄭子產皆有獻爲解則未聞萬世之刑  
清而區區以一日之會一人之獻而遂從曲說也故曰疑

也雲將曰或曰鄭髡頑齊陽生不俱書卒乎夫鄭齊猶與  
國也且弑非其罪似可推諱魯之例而諱之夷狄之惡何  
難表暴矧楚虔又多行無禮行弑者與受弑者兩不必諱  
曷爲以微詞沒其文夫盾止之惡不正乎弑者也而覆暴  
之子圍之惡親行乎弑者也而覆沒之惡後世無子圍之  
心而諛行盾止之事者將轉恨子圍之誅誅而盾止爲深  
文是誠不知何解也爲玉曰聖筆肅嚴止在一佐字淮夷  
一耳佐之者實繁有國焉甚楚於夷狄而宋鄭諸侯皆其  
佐圍行弑者也存悔曰以虔而殺般是桀以正桀紂以正  
紂也卽奉詞致討如傳中所言果可平亂而服其心乎慶  
封云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  
代之爲君者乎宜聞者之粲然而笑也嗣珩曰前書紅後  
書昌間此書比蒲是何其屢蒐也三軍舍矣藐爾寄生公  
臣無耦亦何足忌乃非時而耀武於君側其意尚可測乎  
先生曰韓起聘魯得觀易象春秋此與季札請觀周樂皆  
賢大夫公子之榮遇也以孔子之聖尚假兩馬一車以游  
周廟矧方國末學獲睹法書典冊其發蒙當何如者雲將  
曰是時魯國富先王之書儒君不能讀強臣不知警曉不

通鑑堂經史叢書

卷之十九

八

見賊不知祗柱下之藏史而康衢之書肆也周禮盡在  
安足重乎存茹曰先孔子而墜費者南蒯也人雖不倫事  
雖不濟亦以見木曲者影曲呼疾者應疾大夫而竊國家  
臣而君圖兩相報也悼公以後三家竟不能自存南蒯亦  
公室之功人夫元呂曰弑虐者觀從與羣失職耳專目公  
子比何也此見有子而弑其父者則必有弟而弑其兄者  
爲惡相尋而首惡者尤罪也爲初曰伐邾莒者三家而受  
其愆者國君書公不與盟見公之大昏博夜無復丈夫之  
氣也爲魯公者宜因晉人之詞而自理曰稠之寄食於魯  
不啻牛之瘠也以三豚償於瘠牛之上其畏不死南蒯子  
仲之謀洵哉其不可棄也治亂持危是所望於大國則義  
聲之發既正意如之討必堅矣計不出此而夢夢蘇蘇辱  
不慙抑不憤身雖在國無異于陽州乾侯也悲夫子白講  
禮記坊記表記先生曰坊水障也蜡之第六祭也表郵表  
囷也標表田畔相連囷處蜡之第四祭也君子物身顧取  
此者何蓋慾嗜侵人慘於水禍也千丈之堤潰於蟻穴萬  
家之聚障以寸土吾懼吾身之有蟻穴不得不兢兢然捧  
土以塞之也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阡陌正經界存焉耳不

阡不陌而自漫其經界表囷云乎哉何自謀其身之不若  
田峻也故坊表之義從蜡祭取也偕若曰雨天施也必雲  
上於天而後雨歸於地是下天上施也然非有以酌之則  
不可酌雲者龍酌民者聖故君子貴之耽讀曰言孝不言  
慈能孝而慈可無言也薄孝而厚慈則併其慈而非矣此  
傷時之語而非爲論也雲將曰極敬之人心氣澄適樂卽  
樂此敬也若繼之以樂反覺樂宕不羈而煩苦矣極辦之  
人精敏強固樂亦樂此辦也若繼之以倦反覺糊塗苟簡  
而厭棄矣凡事皆然不獨朝祭也爲玉曰莊敬日強安肆  
日偷冊書錦語粹語所謂敬者萬世也唐韋執誼自失勞  
以來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儼焉如不終日真  
千古小人之傳神歟先生曰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  
己此爲真坊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此爲真表存茹曰子罕言仁獨于表記詳哉一之如所謂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凡人舉動必右先而左隨之卽有子  
所云本立而道生也弼夫曰表人於身后者莫若謚姬公  
一篇謚法止是尊名壹惠四字今人知有尊名而不知有  
壹惠往往規求美謚此亦如楚靈瀕死以謚爲憂不自知

其無可節取也存悔曰若論壹惠則立謚者還以一字爲正召虎謚穆孔明謚武岳鵬舉兼之曰武穆未見鵬舉之榮於孔明召虎也考亭謚文伊川謚正范希文司馬君實兼之曰文正未見考亭伊川之亞於希文君實也或兼用兩字而瑕瑜不掩如貞祐壯繆之類則大于激揚有裨耳嗣斯曰石梁王氏以情欲信辭欲巧爲非夫子之言愚譚行有枝葉似亦非夫子之言也行有枝葉則不問而知其詞有枝葉矣天下有道則行無枝葉其庶乎因論史至梁

唐晉漢周先生曰宋人作五代史後世因之稱爲五代丘

綱鑑堂經史繫義卷之十九

十一

現山公駁之以其敘起欲減不成乎代依紫陽序語改稱五季愚謂卽五季二字於義亦甚有未安是時天下分裂僞土相承寧止五者卽如蜀閩楚吳越南漢南晉後蜀南唐北漢諸國自天佑以後以爲正則皆正以爲閏則皆閏專目五季而臣屬諸國得無五季正而諸國閏乎存悔曰朱溫以羣盜而篡天子此千古必討之賊也乃儼然接梁於唐而大書太祖皇帝於冊其何以訓後唐得統差正然假名興復而身自代之辜負老奴一片苦心且才僅鞍馬體雜優伶君子惜之矣石敬瑭爲夷狄所立劉智遠經事

契丹郭威亦弑君之賊將何以君臨中國脩史者於五季之代尚宜另出手眼也子曰從古帝王受命無論餘分閏位其中不無一二忠臣義士至五季之代都無一箇當繇世淺培養未深爲玉曰五代人君皆繇勇力弑逆以得天下迨其既得又無敦尚廉耻廣厲教化之事死忠死孝安得有人爲初曰南唐孫晟劉仁贍抗節周師亦空谷之響賜夫曰一偶偏安猶得人死力以是益愧中朝之主元呂曰唐室不造篡承兩更張承業獨迴心王室至十六載

不諭士大夫罕有此忠誠謹謂宦寺無賢者蒼玉曰晉主

綱鑑堂經史繫義卷之十九

十二

因契丹加已尊號遣尚書王權出使稱謝權曰吾老矣安能向窮廬屈膝趙延壽引契丹兵攻晉語沈斌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媿耻更有驕色城陷斌死是五季尚有忠臣義士也存茹曰唐主與優人共戲自呼李天下敬新磨遽前批其額曰理天下只有一人尚誰呼耶中牟令諫獵唐主怒欲殺之敬新磨遽責縣令曰汝爲縣令不知吾天子好獵縱民稼穡以妨馳驟罪當死唐主笑而釋之若敬新磨者以善諍悟主寧當於伶人中求之庶幾簡兮之碩人矣蒼玉曰馮道經歷四姓事

一十二君都無譴貶豈非涉世末流之法耽韻曰五代無英雄之主所以得竊位倖生若遇漢高唐祖不爲丁公亦當以蘇威輩畜之然則道是何等人物觀其自言曰無德無才癡頑老子是他自己寫出生面要癡頑二字未免瞞心道是極奸滑的人豈有得於老氏之教彼其心術全用富貴一途卽舉世爲他瞞過已不免禪僧飛鷹之譏倘生聖人之世詎能逃兩觀之誅耶先生曰馮道一身幾與五季相終始綱目於其死也備書之曰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何其推尊而健羨之手解之者曰將以魂之也此

續藏室經史叢書

卷之十九

七

老惟其耐魏所以致身到此田地今於身後無貶詞而反得全其爵位號諡於史冊是長樂老子果有媚術雖至作史以繼春秋之大儒遇之亦曲其筆也然則誅馮道者宜用直筆無恥微文盡削其官大書曰馮道死矣可魏將來之爲道者耳存九曰晉王兵克幽州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唐王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可見當時無文章之士存悔曰韓熙載善文舉後唐進士竟流奔江南羅隱爲唐相鄭畋所知而不能進時豈無文士朝廷不用耳

武盛文衰亦世風治亂之感蒼玉曰石晉旣以十六州賂契丹張誼言夷狄雖有援立之功宜外倖信好內謹邊備可爲千古禦戎要着弼夫曰此語人盡曉得而竟不能行何也雲將曰當其謹邊備時必未敦信好迨其倖信好時又不思謹邊備所以古今禦戎無策存悔曰杜威謀降契丹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踴躍以爲且戰威規諭之曰今食盡途窮當爲汝曹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哭聲震野可見所欲有甚於生之心人皆有之皇甫遇所以扼吭也嗣所曰道士王栖霞答唐王昇問致太平曰陛下尚未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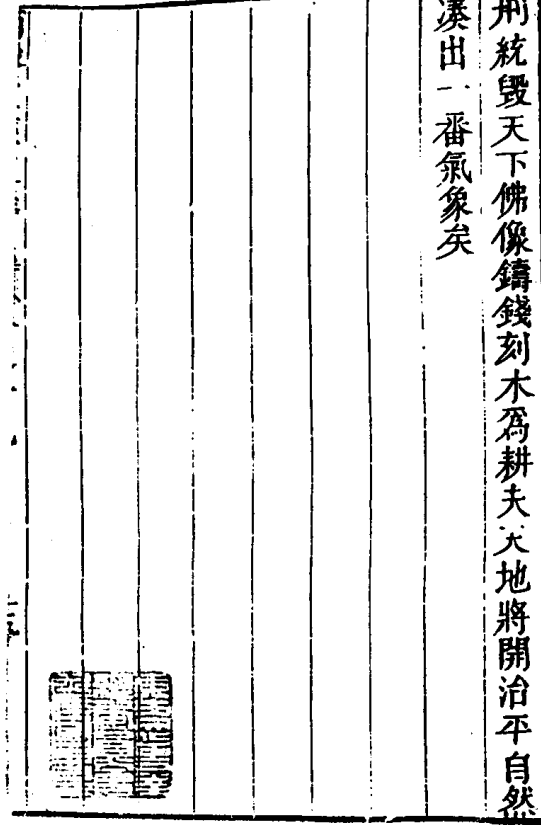
續藏室經史叢書

卷之十九

七

饑餓飽喜何論太平此言似有得於大學誠正之旨存悔曰此道家言不可爲聖賢之教饑餓飽喜卽好色惡臭學問余爲轉一語曰陛下能饑餓飽喜卽可以致太平焉初曰漢太后命郭威將軍擊遼威至澶州將士裂黃旗以被威體迨後宋太祖陳橋之役黃袍加身纖忽必肖天道循環可爲寒心雲將曰周主如曲阜拜孔子墓如重陰積霧之下忽睹日月先生曰天地至此晦冥之氣將盡譬如寶光琉璃雖着數百年塵土亦當漸漸出氣唐明宗九經之板至是始成迨世宗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定禮樂議

刑統毀天下佛像鑄錢刻木為耕夫大地將開治平自然  
湊出一番氣象矣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輯義卷之二十一

門人金季

姪逢時

第二十期 庚辰年十月十五日

易下繫七章至十二

詩 春秋 昭公十七年至三十有

禮記 春秋 昭公十七年至三十有

陽月之望經史再辨李麟偕諸子問業是日講易下繫七  
章至十二章雲將曰嘗疑義盡以後傳世曠遠寂無有作

易者豈以歷代帝王全無憂患耶如是則舜之賦畝湯之

夏臺天然一部易也顧處憂患而不著書其故何與蓋堯

舜禹湯皆深於易者也禪代征伐治天平水皆易之大者

况九德在躬不必出履入謙朝復暮恒而全易備體得大

究諸事業之間即不作可矣至姬文而功未著於三分志

不行於西土適值幽憂遂覃思萬世之業至使枯畫斷管

忽爾能言而天地之大文始究於是榮河重馬溫碓再龜

易道中興此其盛矣先生曰若論中古之說似徑指必義

不指文王義開五帝之先三皇龍荒其時已中古矣雖



繼天稱聖身無憂患然憂世同患之心正始自義氏而復  
困損益之名所自來也憂固憂世之不德患亦患世之不  
德古帝之心所以屢且厚也若文王之時夫子專指曰殷  
之末世又曰衰世之意非復中古之名號矣存悔曰德以  
立基始以行權終末有不讀易而可與立不辨易而可與  
權者皆論所指字字皆易教也先生曰有不可遠之書須  
有不遠書之人所謂其人者也六虛不指六爻二大虛廓  
之間也虛行行於虛也非其人則雖捧易而著之心胸已  
如印板山水矣安在其能虛行乎偕若曰越虛越不遠不

續錄堂經史壽義

卷之二十

二

虛則不啻遠矣吾獨嘆夫太玄之易也刻定三百五十四  
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當夜畫者吉夜者凶畫者不可夜  
夜者不可畫凶者不可占占者不可凶欲垂不可遠之書  
不自知其爲遠書之人也存茹曰易不諱難孔子屢屢言  
之惟如時物故不祿難也時見于昏者又將以司曉物若  
于冬者亦旋以稱春彬彬錯列互相經緯故此章曰質下  
章曰文也爲王曰無初則無畫無畫則無卦義皇俯仰躋  
蹠難在於初畫姬公凝思濡筆難在於初義雲將曰孔子  
論筮亦用互體有指雜撰爲言互體者夫互亦易之一體

其實卽不互體未嘗不雜撰也中四爻爲卦腹故備物析  
義自與本末之例不同耳宜侯曰彖易象易贊易之聖人  
皆所謂其初難知讀易用易之人皆所謂其上易知今卽  
中智以下觀文王已思周公之過半觀周公已思孔子之  
過半何智者之多得哉繇三聖已爲其難而今人遂安享  
其易也爾夫曰二四於功位之外另有善字譽回善懼亦  
善不同而乃以同也三無善故多凶非專曰賤也五無善  
何多功非專恃貴也當柔則柔善當剛則剛善五之多功  
者視三多善也爲初曰既曰末世又明指文王與紂事益

續錄堂經史壽義

卷之二十

三

信中古爲義皇而發矣玉門之羈此危懼之小小者耳易  
緣起于此而不盡于此蓋百物身世莫不惕惕然有玉門  
此戒懼之道所以大而無忌憚之小人之自外于易也雲  
將曰二篇以易簡始復以易簡終明大易之義指而係詞  
之情亦因以見義也觀下文六詞險阻五而易簡一雖欲  
不係詞以救之俟俟而聽其情還豈可得耶先生曰易簡  
獨尊乾坤者重純德也其他餘子自艮止而外都不免有  
險阻處如離之甲冑戈兵興戎之口也非叛乎巽之進退  
不果二三之德也非疑乎震之決躁躁人也能訟者鮮矣

坎之隱伏矯誣誣人也直道而行者寡矣兌以口舌附人失守之甚者也恒其德貞者誰乎艮其輔言有序則真吉人矣此連山所以首艮也爲俞曰古註解諸侯之慮以能精爲之者務也侯王有爲者也解極自然諸心衆心也諸侯之慮衆爲之慮也險阻去而吉事來矣故曰有祥如此吉事之屬吉人言無實不祥以此知吉人之迺祥也季麟曰以情言不以不情言以利言不以凶害言皆所謂吉言也首言險阻而終以六詞首言易簡而終以詞寡見詞中之孟門太行瞿塘滬瀨非易簡不足以消之詞所以不苟

蘇軾經史纂要卷之二十

四

係夫子所以述而不作也得御講書君牙同命二篇曰穆滿承漢演湯父之難嗣服初元卽有司徒之命是時造父之御未進周遊之志未生呼告憂危若春水虎尾使長保是心卽文武成康之緒豈難保焉無何化人驟乘璠水賦詩法祖翼君是念頻改雖三命幸存於書冊而外史備誌其荒亡獲致祗官良亦幸耳雲將曰以世篤忠貞勗臣以嗣守遺緒自勗所謂無忝祖考也穆爲成王曾孫君牙諒有聞祖畢竟嗣君世臣尚莊守典型故諄諄於時式孜孜於奉若但不知當更駕之時君牙之予翼何在與季麟曰

弘敷五典卽周禮地官之五物十二教三物德行藝是也條教雖存而統率貴正故深以克正望之爾身也先生曰祁寒暑雨不應訴諸掌教之前然考先王保息本俗及十二荒政皆司徒所掌是教養之責兼屬一人非可聽其訴怨咨於上帝者此君牙所以宜思艱也存悔曰三復罔命中宵警覺拳拳於侍御羣僕之間殆不勝媿悔自訟而爲此也白雲之謠已關八表之駕已倦一軍猿鶴祗成夢幻惟有文武成康遺緒耿耿想念中耳然則罔命之作是卽後世秦伯之殺晉漢帝之輪臺也仁山金氏以爲中年悔

蘇軾經史纂要卷之二十

五

遇之書其在祈招之後乎斯言諒哉存茹曰慎簡乃係其惟吉士而以屬之伯罔意必放八駿黜造父挽車轍馬跡而爲還原息既獲係雖解命結無人始稱僕臣之盡吉士也季麟曰於命詞之終深戒其受賄雖告戒之詞不厭夫過慎然伯罔而賢不應怵之以汝辜且怒張嚴厲非復盛王聲口矣咸卿曰有謂讀穆王三命憂危敬謹如此不應有巡行天下之事者祭公謀父之詩令尹子革之引左氏豈盡誣乎子白說詩管頌駟駟泮水三篇曰子貢詩傳無管頌有管風秉大義以黜僭也賢者之學問也孔子刪詩

無魯風有魯頌寄微義以存僭也聖人之學問也有斐史克寧不知督欲請頌而諸篇俱作風體彼以魯宜風而不宜頌故名頌而實風之惜魯之君臣皆不知詩故不風而遂頌之也惟頌而實風故史克竟作而夫子不刪子與史克默相喻於微文冷刺之外子貢尚未之解也先生曰請頌躋僖是三家一套作用張公室以僭卽他年作三軍舍中軍之狠手也夫子不能禁僖之逆祀又安能刪魯之頌僖乎雲將曰美牧事而本諸思猶美駉牝而本諸心皆詩人更眇之想也若思字於馬上此思尤不可思議以日睿

續錄堂經史叢義 卷之二十 六

作聖通天徹地之精神而勤勤於思馬安得不臧類而言之彼宣王之考牧必能思羊思牛而周南之懿麟亦可曰思懿斯懿思麟斯振也存茹曰可見秦非子及張萬歲王毛仲輩皆能思馬者然思祇在馬故雖臧才作徂有如此之盛而不可曰無疆無期無數無邪也此又思能思馬而思馬者未必能思之轉解先生曰夫子刪詩尚欠一叙忽拈出思無邪一語妙絕四詩叙文也寧直詩叙卽六籍二典皆可以此叙之也思字宜一逗思便無邪不思則邪矣季麟曰有駉音節駘蕩類繁聲促節之樂府僖之君臣以

道相悅未必濃至如此極寫胥樂史氏祝不忘規也駘韻曰非徒酒燕也先明明而後可以酒燕矣乃風夜在公之忱未嘗頃刻而去懷也君臣之間嚴而敬其政事治而辨教我子孫壽而善咽咽之鼓始足樂也爲俞曰振振鷺卽西雝之飛鷺非優伶之鷺羽也于下于飛想見羣彥充廷翱翔容與之况象潔白於白鷺猶取肥羶於有駉非肥羶則不能風夜非潔白則不能明明也存悔曰思樂之思卽思馬之思當牧事則思馬值視學則思樂此思之所以無疆期也望旂鸞而欣然載色笑而不怒非樂何以致之非

續錄堂經史叢義 卷之二十 七

思何以樂之爲玉曰作泮宮耳何遂服雉夷得無文士之駕說乎此舞羽之前烈因壘之故事也無論血有氣之淮夷卽飛鸞亦相率而從邁矣異類羣醜各有思樂之心也爲初曰矯矯之虎臣與濟濟之多士匪從外來卽泮宮之俊彥也赫幹從戎則鷹揚虎賁脫劍親書則依芹擷芣允武允文澤宮之教原自如此先生曰古者鑿門振旅必於學乎受事者以將帥正從學出也今學校無爾猶之訓縫掖鮮克廣之心鸞音日聞四讎誰獻欲賦來輔之詩者其亟修泮宮之政可耳爲玉講春秋昭公十七年至三十

二年曰星孛大辰梓慎徒知四國之必火而不知王室嫡庶之兆爭是於天道僅知半而人道則全不知宜子產之不用其說也存九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許止偶不嘗藥耳而遂列於三十六弑之列不已甚乎先生曰許止罪非不嘗藥而在擅立方誤投之劑雖參朮亦足以殺人是以父嘗藥不在藥之嘗不嘗也哭泣辭位絕粒以死差可謝乎此悼公所以得書塋而許止則比於庸醫殺人之例可也故曰人子不可不知醫雲將曰王室自曰服頌帶以來復播朝猛亂者已非一日此獨曰王室亂者以蕩折日久而

通鑑經史纂義

卷之二十

八

匡幾反正之無人也若者臣之天也王室無君遂至五年是晉天之下而五年無天所謂方伯連帥者果職何職而事何事乎故謂之亂也偕若曰蚩旗首奉王猛問關百戰百敗之中名義極大心事極正比諸靈景之族及毛召尹氏順逆莫然不同故聖筆兩書以王獎蚩旗也王即不可以然王臣不以列國不以將誰以耶康侯反謂其挾天子今諸侯而專國柄使後之臣子避以之一字昧順逆之分仄任事之氣信傳而疑經失有甚大者也存悔曰猛稱王子句稱天王成立未成立之分也猛而成立其稱天也必

通鑑經史纂義

卷之二十

九

矣乃與王猛而復罪劉單豈聖人亦以成敗論人物耶先生曰黃父之無美詞也譏緩賊而後君也子朝擁號已久至稱曰西王是時晉兵力非細也召伯南官尹毛之族非甚桓矯也乃泄泄然踰年而後會又踰年而出師視狄泉之寄君與王城之僞主若姑待我左右足始分輕重者且范獻子爲政求冠之請日聞安知子朝之冠不早入范大夫之室而故爲此泄泄與故曰緩賊後君也有茹曰聽鸛鶴之語稠父乾候之事若預定諸數世以前者然春秋言事不言應則鸛鶴亦未定之祥也使懿伯之諫得行長府之戈不動謂無鸛鶴可也即不然臺前之怒稍平五乘之巨得許是意如即鸛集之鸛鶴也又不然荀躒之請荀從一乘之人無後是稠父亦歸穴之鸛鶴也計不此出鸛鶴鶴鶴往歌來哭謹言卒驗師已幸中未如之何已存九曰雩而又雩早既太甚也誰爲雩之意如雩之耶則早即在雩意如也昭公雩之耶則早又在昭公也君臣皆足以致早而欲以禳早是猶以旱魃禳旱魃也焉得兩成卿曰陽州之次恍惚勾踐會稽之時也昭公既無屏櫓動忍之誠從亡之衆率皆庸妄男子無種蠱老謀壯事之算僅一子家

子忠撲足智動中機宜而嘉言百不一用讀勾踐烏鵲之歌始憤而終壯聽昭公嗷然之哭先笑而後恨十九年童心至老歲播遷而不改猶云禮與詞足觀甚矣其誣也爲王曰宋公佐賢於晉頃齊景遠矣哉其塔逐君婦翁越國而求納知名義至重不忍以私親掩也乃軒車甫駕而惡夢果靈豈天棄禍父真如子猶所言耶宜侯曰取鄆圍成取闕適彰公之不君且無復入之志也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爲問罪復辟之舉遂巡潛圖一鄉一邑而居之究至羣心盡解一鄉亦不可據客死寓所爲天下笑下愚不移

續錄堂經史壽義六卷之二十

十

公之謂與先生曰扈之會定王室存與國善莫大焉乃一克一弗克者人知弗納公之爲賂不知緩成周之亦爲賂也洎于利者必不復顧名義定王存國均名義也既知定王之爲名義則知存國之爲名義乃緣利而行其半則所行者必非名義也乾祭之問告歸于朝之使始辭則初固納其使也廢緯之詞逼切獻子之心始懼則初固甚無懼也何恃以無懼也賂也何知其賂也知之以叔孫之冠季平之貨也季麟曰平子每歲之饗馬猶擯父於中路而曰我固膏奉晨昏也亂臣之黠智恐欲蓋而彌彰耳雲將曰

適歷之會意如麻衣徒跣請從君歸公爲羣小所脅欲歸不得甚矣二三千之好亡而惡定也然公之在乾侯與夫在魯實無以異假使公從之入能使三軍不作乎中軍不舍乎公臣具耦乎衆萬復歸乎然則乾侯况味公嘗之久矣宜其蹀躞而不歸也爲王曰將以師納公者晉侯以私納公竟弗克納者士鞅以師納則四費待察可也賜之死可也不絕其後可也以私納必弗克納矣甚矣賂之害大也季麟曰天生季氏以貳魯此史墨犯亂之言左氏錄之過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尊無二上庸可貳乎善哉昭子之

續錄堂經史壽義六卷之二十

十一

答平子也曰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悲涼峻烈明休亂賊之膽倘聞物生有兩之言將是君是臣世相貳也貳以出之貳以代之何君而不可出又何怪乎犯亂之接踵也哉弼夫講禮記緇衣三年問深衣接壺諸篇曰緇衣大旨惟在束脩言行言有章而行歸周其入可愛自不覺其衣之食之館之也取以命篇厥有旨哉雲將曰民有惡德而上遂絕世酷吏果報未有若是烈也然則投畀之說非與曰不食不受惡浮於法而匪以爲虐也作五虐刑則爲善者懼而殄世宜矣故又曰惡惡如巷

伯先生曰小人溺於水大人溺於民然則小人者大人之  
水也恃其載而不慮其覆鮮不溺者矣如履薄冰蛟在其  
下如入林而遇乳虎斯稱能慎者季麟曰善言君民者未  
有加於心好身安之說也父尚推其子心推其體乎兄猶  
股其弟心股其體乎然尚有以體傷以民亡者是抽刀置  
染自啖其肉者也存茹曰君子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億千  
載君子小人行徑盡此二語矣簾衣之君子好我而願其  
加繁永巷之豺虎惡惡而投之不食然則毒正之小人何  
不幸而見棄於豺虎也元呂曰讀鳥獸之邦回之鳴號之

蘇軾經史釋義卷之二十

士

麟獨之脚麟與夫燕雀之鳴嚙而忘其親者非人也孝弟  
帝王之要旨今達喪通行於天下而以日易月之制獨限  
諸帝王何與先生曰冠深字於衣之上謂一衣而有甚深  
之義也今之便衣但取簡便無復義理矣寧直衣而已縑  
布冠之變而巾幘也鳥之變而履屨也以至爵變而琖豆  
變而器大小篆隸之變爲小楷皆從繁重變爲便簡而深  
之意義亡矣爲俞曰一衣耳上應十二月下備五法甚矣  
其深也方員在手繩直在背權衡生下書垂於紳道存於  
帶褱服造次必顧名義循循儒者之服也宋神宗蘇軾觀

朝衣者何服軾以道衣對蘇氏之未得稱純儒此其一端  
矣季麟曰投壺卽射義之外篇也義不如射大然其藝可  
觀其德可師循之乎射也勝偶跪觴劣偶曰敬養劣偶跪  
而舉勝偶之觴曰賜灌自覺謙雅可觀後世兩君相見有  
曰寡人中此爲諸侯師又有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與者是  
以投壺爲霸戲矣季麟論史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曰自  
古得天下順取順守者湯武也逆取逆守者石敬瑭劉暠  
郭威也逆取順守者藝祖也順取順守終歸於逆取者太  
宗也得天下於宗訓之小兒旋失天下於光義之長君報

蘇軾經史釋義卷之二十

三

藝祖之逆取也既得天下於昭美之不終終還天下於高  
宗之無兒報太宗之逆取也此宋室一代關目之大槩也  
予自曰有韓通李筠之盡節自可媲美質王溥之事讐然  
其養成一代氣節至收文陸諸公未造之用者則全在韓  
通之一贈興王之善於培植者如此弼夫曰金匱亂命也  
欲更帝其二子而後次及於冢孫以爲幼兒耶不知德昭  
之已長以爲長君耶又不顧德昭之俟河也婦人鍾愛少  
子遂至以天下爲戲趙普豈不知之而書誓署名若是之  
謹者策茲誓之必寒而欲有所推戴於其間也學究老賀

費人父子兄弟機心已伏於此元呂曰杯酒釋兵人皆避之蓋鄙哉藝祖之言也如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英雄權術帝王籠罩氣象兩俱無之而其徵倖天物管度大命之意則一口供出恐保全功臣衅甲銷兵道不當若是也爲玉曰藝祖不隸武功得天下故削奪方鎮抑墜兵權趙中令每每言之其後厯厯成性卒胎虜禍作法於弱之過也先生曰異哉宋主能贈一舉義不屈之衛軍而不能容一先見輪忠之言路異哉鄭起楊徽之能知宋主之必有天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

古

而猶能知其身之見黜也雲將曰范質將死囑其子勿爲讎請益蓋將見榮氏於地下故略爲此貶損也善哉光義尚惜其欠世宗一死夫范質死矣乃既死而還欠一死則不如一死之愈也宋室新臣其通世宗之死帳者多矣孰謂曰五星聚奎終綱目纔一書何文字之祥之僅也上有視學購書贊孔繪顏之聖主降婁之間遂出其光氣以應之數千年來孔孟之教至宋室而大明曠世瑞徵良不誣也先生曰鼎瑞之怒非怒德驥枉斧之擊勝擊趙晉身居鼎鼎而增減刑名聚斂財賄人主至欲殺言者以謝之

卽甚願甲能安其位乎宜侯曰北漢以臣弑君以子弑母太祖申討所謂堯舜之師也續綱目者前書侵漢後書引還議兵出之無詞殊昧春秋討賊之旨矣存悔曰太祖得國率用舊周濁臣其介然山立者僅一劉溫叟真鶚鶚家裏下一鳳凰也西舍封識其視應下海物秦隴屋料品格何如乃帝不相溫叟而區區鄭重一難代之中丞開天弘議於是減色先生曰讀史者謂光義之嗣立與廷美德昭之冤死皆起於趙曾之免相也曾貪位足智者也免則克耳胡上表申位於皇弟知傳弟之後已且再出也遂尋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二十

主

匱矣出則出耳胡一出而重擠夫廷美知再勸傳弟已必立免也遂寒金匱矣假太祖而終相普安知不陰固德昭首勸太祖以傳子耶人徒嗤范質王溥之賣周與宋而不

曰未踰年而改元者漢光武晉元帝而唐有玄宗肅宗肅宗尚得以播越草莽急正位號為詞云示之改時距明年猶半載也未有一殘月之不忍驟厭然惡之而革除恐後者開寶不臘太平興國無元能追后史之討賊存九日羣臣論列即時引對美求言也時政之失孰大于改元易名二事竟寂無獻替何歟先生曰抑聖裔為編戶周之以陵也錄聖後而踵封宋之所以競也雲將曰劉繼元弑母賊耳屢老王師兵盡矢窮狼狽歸款非有獻地投城望風歸順之意也城下之日宜赦其弑母拒命之罪俘而戮

續錄堂經史輯義八卷之二十 六

忽必烈弑弔伐乃爵資兼優擬錢俶故事是以地易暴而不自知其非也季麟曰太宗一怒而殺德昭然德昭所以自殺決無因一言一怒之理必其平日之舉止言色有積志於中故一旦為此耳龍行虎步忽變蜂目豺聲惜藝祖無知第之明辜負鮑姑幾灼艾也弼夫曰幽薊雖所當取然動不以時倉卒開邊竟有驅車之歟聖人安內以養外又曰民既安利則戎狄歛衽而至西都惟一張齊賢果然雲將曰趙普以空術奉春秋鬱鬱喪氣者有年再四籌度計非金匱敗盟必不可出此時廷美已有死之機無生之路

矣矧上以告變下詢遂願呈身樞軸以察姦變羅織抑勒必死之而後已噫嘻昭憲神德降在天口血未乾黃臺再摘位極人臣異圖復燃而作此漸負天地之事猶自扇扇發書苦讀論語嗟嗟上半部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下半部耶既患得之又患失之論語罪人晉之謂大存九曰太宗為政八九年遂圖封禪問長生建浮屠號曲宴良賕涪陵公憂死傳子之局已定故為是意滿也帝子元佐極力營救廷美遂發狂疾良心獨存帝真下媿今子矣為初日人主盡下則聰明開况宰相耶姬公一朝而見七十士

續錄堂經史輯義八卷之二十 七

則未知見諸都堂乎抑見於本廳也王禹偁疏禁宰相樞密不得本廳見容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獎謝泌駁之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帝為追還前詔朝廷惟在慎簡其相不當更疑其人都堂本廳總不如暗室屋漏之無獎也號韻曰隨踵而至者人之薄易祿而畜者士之賤蘇易簡方在詞林甚為帝所雅重及規入政府帝不復款接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政府詞林其爭幾何一念速化而帝所以待之者頗若霄壤可恥也善哉錢若水之言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全進退以感動之者耳其羽為儀



草不可亂若水之謂與存茹曰王繼恩討蜀歸中書欲除  
宜徽使帝不可宰相尚方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此  
宰相何人豈呂聖功耶皇恐入地矣然帝徒知宦官之不  
可預政不知宦官之不可典兵不抽薪而止沸策之左者  
也季麟曰寇準贊帝立儲以爲謀及中官嬖人不可斯誠  
定策之篤論矣然帝宣傳弟者也而廷美憂死宜傳姪者  
也而德昭自裁推原天命必屬德昭之子惟吉矣準能引  
金匱以感動上也卽不然平日嘗待此正論使帝不敢以  
立子下詢次也含是而順君所欲焉抑未矣他日捲簾升

續錄堂經史輯義

卷之二十

太

親降堦以拜之大臣亦謹於其末者也太事糊塗小事不  
糊塗呂公之謂歟借若曰開寶皇后崩歟天不成服舉朝  
噤不言而爭之者獨一詞臣之禹偁乃寇呂諸公尚晏然  
大位所謂汝安則爲之者也婦人之仁禍逮兒孫匹夫小  
諒不保妻子杜后太祖之謂歟存悔曰真宗初元首除天  
下通欠一千萬釋係獄三千餘人祖宗以來少此美政而  
建議乃出王欽若祖宗朝無小人自欽若出遂開宋室小  
人之始而初年持論乃能如此道長道消之關豈易識哉  
爲愈曰李文靖以不用浮薄新進爲治道最先及中外所

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元龜格人若預知有熙寧新  
法之事矣且其言曰沆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  
未能行趙普一部論語安石滿腹詩書孰如文靖之有味  
乎兩言乎爲玉曰趙保吉陷靈州帝悔不用李文靖空曩  
而歸之策文靖左計真宗錯悔靈州與唐維州不同必不  
可棄者也且知州裴濟甚能州事乃聽其食盡援絕刺血  
書奏而不救不悔其不救而悔其不棄西夏用兵與國終  
始矣先生曰种放不孝者也太宗朝召終南處士种放其  
母患甚欲棄之入窮山放始稱疾不起竟不起不足稱孝  
母患甚欲棄之入窮山放始稱疾不起竟不起不足稱孝

續錄堂經史輯義

卷之二十

五

耶乃鶴書赴隴荷衣竟裂甚至飾與訟田極市井之賤行  
而不媿母而存耶諸闕之行慘於絕裾母而殺耶窮山之  
恨深入黃墟矣存悔曰陳曲逆不答錢穀陳晉公亦不答  
錢穀曲逆之不答佞而誣晉公之不答忠而智宜侯曰田  
錫代屈軼使少假以年王欽若必不敢正色而道封禪  
王子明亦何至長跽而進天書先生曰澶州之役議者以  
萊公之飲博方東山之奕棋淝水奇捷適有天幸使非朱  
序大呼恐一局殘棋遂爲千古笑柄也萊公承制專決號  
令明肅士卒畏悅自屬偉男子舉動然飲博歡呼終不可



夷簡所爲其忍心狠手更勝三人之上廢郭后易誓詞兩  
罪直通于天至連斥正人誣指朋黨孫元規之藥言猶未  
足蔽其萬一也吾尚惜蔡襄一不肖之諸空指若訥石介  
盛德事之頌單及夏竦而夷簡猶得以許公文靖完其身  
名爲青史之瑕玷耳爲初曰自越責言事有禁而萬口齊  
暗矣夷簡罷始求直言是十日饑而索太牢也然蘇舜欽  
不訟言去國四賢亟宜環召僅以御殿經費兩事塞責曾  
是而可謂直乎存九曰西事之起韓主戰范主撫元昊驚  
悍不可撫致似主戰爲長然范非一味甜撫而不知其自  
縛者也大開州兵日夜訓練使更出禦敵引兵城大順旬  
日城成而環慶盜少膽寒人兩譟之如是而或戰或撫始  
可以並用耳存悔曰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吾觀富鄭公  
之折契丹直欲移韓公之膽以贈之也真中國之威神而  
皇華之妙簡也呂夷簡何心必欲擠以死向非鄭公膽識  
兩全國書再易其不死于夷簡之手者無有前人以此事  
比盧杞之陷顏真卿恐盧杞想頭其奇險尚不到此借若  
曰任天下者得君不專行政不久雖甚聖賢不能以得志  
也范富之在參樞匝一年耳仁宗用人如桔槔俯仰因人

二公汲汲顧影惟恐後時所云規模濶大更張無漸理或  
有此使仁廟能排衆說而用之如裕陵之用安石何憂太  
平之無緒乎不任之病既失於慶曆獨任之病遂失諸熙  
寧宋之天下奚堪此兩失也咸卿曰冊諒祚爲夏王固一  
時左計其機會未大失也惟杜范韓富歐同時金罷朝廷  
之失機會正坐此耳元白曰貶諫官而護以中使是不能  
從諫而猶欲與諫臣分名也然勝於投荒頻聞竄逐不悔  
者遠矣文彥博因御史之請勸召唐介亦非真有長者之  
懷蓋端帝有不欲殺直臣之心已縱不勸終當召還路公  
際此卽不欲不爲長者而不得也李麟曰范諫院奮筆而  
爭建儲一時之大烈也執政何人尚以希名干進營之豈  
不欲皇嗣之建成於言路乎議既不行而官仍報罷執政  
之罪也先生曰王半山之變法盛行於熙寧而其人之登  
庸則始于嘉佑安石以出息貸民之法小試於治鄴遂欲  
以之易天下固簿書之小見而非經國之宏才也且屢辭  
館閣而徑就度支以財柄所係可以行吾法胸中槎芽已  
露於此一時士大夫傾動嚮往奔悅恐後小人道長有識  
所以嘆履霜失雲將曰宋多君子未有如仁廟之盛者政

府則王曾韓琦富弼范仲淹杜衍薛奎曾宗道言路館閣  
則蔡襄唐介包拯趙卞范鎮司馬光歐陽脩尹洙講筵學  
官則孫奭孫復石介胡瑗將帥則王德用狄青所以將相  
得人譽傳虜使惜還轉無恒如蓬轉棋置使齒齒諸賢不  
能大奏治平之績爲古今通恨耳

素菴先生河緣堂經史辨義卷之二十一

門人黃慶之徵彥 纂

弟 朝昌爲俞 輯

第二十一期 庚辰年十月二十七日

易說卦傳

書 曰利文侯之命

詩 會頌閭宮

春秋 定公元年至十五年

禮記 儒行昏義冠義 史 宋英宗神宗哲宗徽欽

宋咸總至子半將復慶之與諸子侍坐柝緣各有力學三  
餘之學是日易講說卦傳偕若曰參天兩地闢孔之解先

河緣堂經史辨義

卷之二十一

一

出然皆去天一不言而言天三似爲任臆考亭徑一圓三  
徑一圓四之論頗覺其支王蕃又駁其徑一不啻周三惟  
取諸河圖生數以一二三三位爲參天二四二位爲兩地  
則子瞻若有據者然河圖分明有自一至十之數去成數  
而用生數裁却一半未甚自然細思數以畫爲主陽天也  
其畫中實得三分是謂參天陰地也畫中虛比陽缺一分  
而得二分是謂兩地朱子亦云一畫中有三畫參之則爲  
九此天數也陽管饒陰管之地之數不能爲三止於兩而  
已三而兩之故六爲坤倚此數之三奇爲陽畫兩其三爲

陰畫三畫爲初卦兩其三爲重卦畫數此參兩也以至於  
策數及過揲之數二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以參兩  
計之無非是者雲將曰三才卽三極造其至以示謂之極  
存其質以應用謂之才不動不可謂極天地若毗陽毗陰  
必訝其災沴人若兼愛爲我必譏其賊道不兼不可謂才  
單至之技自有時而拙偏習之藝難易地而良此三才所  
以兼而卦畫之所以用六也先生曰天地定位三章備說  
先後天易學之妙從來莫解竊謂伏羲作易原則河圖之  
數圖數變化具有五行下一六水左三八木上二七火中  
五土右四九金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  
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復生一六水是  
五行之本乎數者一往相生原是順的故曰數往者順伏  
義則圖作易自是則一六畫坎故坎爲水則三八畫震巽  
故震巽爲木則二七畫離故離爲火則五十畫艮坤故艮  
坤爲土則四九畫兌乾故兌乾爲金水火分不得陰陽故  
爲卦一木金土各有陰陽故爲卦二坎爲水宜北一六水  
原北也震陽木宜東巽陰木宜東南三八木原東與東南  
並離爲火宜南二七火原南也艮陽土宜東北坤陰土宜

西南五十居中原寄旺四季也兌陰金宜正乾西陽金  
西北四九金原西與北也伏羲當初畫卦次序原其如此  
然忽想到天上地下定分不易如何乾居西北乾居西南  
經把八卦相錯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而艮西北震  
東北而巽西南卦既相錯而於圖數亦逆故曰天地定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若此者非原畫八卦次  
位分明已相錯了若未錯以前圖中之數五行相生以往  
原順至伏羲作易神以知來却相錯而逆了是故伏羲作  
易已爲逆了圖中五行之數也然天地間原有一理天地  
定位是爲與天地合其德離東坎西是爲與日月合其明  
豈不是先天而天弗違故曰先天之易及文王一眼觀着  
伏羲當初則圖畫卦一定原是則一六水畫坎爲水則三  
八木畫震巽爲木則二七火畫離爲火則五十土畫艮坤  
爲土則四九金畫兌乾爲金故出乎震震居東齊乎巽  
巽居東南相見乎離離居南致役乎坤坤居西南說言乎  
兌兌居西戰乎乾乾居西北勞乎坎坎居北成言乎艮艮  
居東北一歲四時之次序恰合無爽故復更定之是爲與  
四時合其序豈不是後天而奉天時故曰後天之易也存

荀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孔門專言仁孟氏兼言仁義是  
得於易學者深矣德御講書呂刑文侯之命曰王享國百  
年下孔安國以耄荒爲句今文以耄爲句耄荒安能詰刑  
則荒度之解是也爲初曰肉刑三苗法也惟三苗始作肉  
刑惟三代能行肉刑漢文除之亦以不三代而用肉刑懼  
爲三苗之歸也後之儒者以爲不封建不肉刑不能治天  
下迂忍之見矣先生曰甫刑一書直接欽恤觀其告典獄  
告同姓告邦土告官伯族姓告嗣王惟恐或有鳴義矯虔  
近蒼鷹乳虎之爲者至贖緩一節全爲疑獄而役刑之而  
不得故從而罰之罰之而不得又從而赦之乃就私憤而  
之心猶爲非死而已極病也夫如是而父兄伯叔幼子童  
孫皆祥刑之種矣慶之曰腥聞發而後清問垂清者所以  
滌物之腥也剗刑極黜其腥已具一滌以清問而下民皆  
香德矣雪將曰同一敬獄耳胡曰忌曰逆曰哀非忌憚則  
不能敬也天道神明人詎可獨殺逆則不順君以殺人也  
盜器犯蹕皆有審刑法如是止敢不逆與見綱而祝遇囚  
而泣古帝類然則哀之謂矣此外而曰懼曰勤舉七情三  
德盡取爲敬獄用刑安得不祥存九曰敬逆天命說謂覺

法之人天所棄也天棄而君矜之故曰逆天如何解爲不  
順君以殺人存悔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此天之命君也  
倘過奉天命以惟辟威福之說則生殺畏休胥奉君意可  
乎上帝好生無有逆理故逆其所命者逆君乃所以奉君  
逆天乃所以奉天也詔臣逆已尤君所難甫刑自非三代  
以下之主耳爲俞曰獄貨非實滄盡千古鬻獄饒想羊舌  
駟之錦范獻子之冠皆獄貨也存茹曰呂命五刑雖皆有  
贖實非真犯墨剗刑官大辟之罪猶可金贖之理也攷其  
命曰五刑之疑有赦又曰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是其疑者  
赦之然後因而罰之耳故曰墨辟最赦其罰百鎰云云非  
其實應墨辟尚可罰以百鎰也此與虞書贖刑之旨原不  
相悖不則聖人何以普之爲經慶之曰坡公讀文侯之命  
知東周之不復興也豈非以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  
若衛文公越勾踐然坐薪嘗膽養士訓兵帥天下諸侯搗  
其巢穴誅其種類復居鎬京則可謂能子矣今其命乃旋  
旋焉語平而不切志舒而不慘忘其不其戴天之仇輕棄  
舊都以西事委之秦知平王之無志也先生曰平王雖不  
自振而文侯不失藩衛之道使平王能念爾祖而以文侯

爲輔則周室不終泰離矣孔子刪書深取文命者於平王  
猶有望焉耳存茹講詩曾頌閭官曰閭官九章卽一篇重  
脩太廟記也氣象堂皇鋪揚宏麗乃其詩心史眼雪成王  
賜禘之寃隱禧公始郊之僭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戒諫  
而信頌而規非大手其孰能爲之弼夫曰山川土田之後  
綴以龍旂承祀中間挿曰周公孫莊公子可見莊公以上  
未嘗爲爲之者莊公之子也是饗是宜豈有不宜者耶亦  
其福女豈有不福者耶先生曰僖公三十一年書四卜郊  
左氏以郊爲魯之嘗祀林堯叟議其不知禮郊非嘗祀也  
爾雅堂經史釋義卷之二十一 六  
然幸而不從則僖竟未嘗郊矣夫子謹而筆之於左書克  
諱而黜諸頌皆嚴筆也雲將曰閭官黍稷重穆兩句與幽  
風十月納禾稼相同先疇風味宛然周家以農事開國故  
降之百種卽降之百福也慶之曰熾昌壽域孝孫之慶也  
而曰保彼東方言須有以保此者卽泮水固猶獻賦之意  
昌熾壽域富君人之福也而曰壽胥與試言胥有以試此者  
卽泮水多士廣德之意總言神休必本人人事存悔曰祭天  
祀祖而以膺懲之事爲言何也物雖殊類莫不尊天而畏  
聖人尊天者得治之以天畏聖者猶得治之以聖也是以

伐止一國而義及於諸蠻事在子孫而名引於君父先生  
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一門之內壽子承歡舉朝之聞筌  
宰莫逆國家之瑞氣已備矣四封自清土宇自復豈待筌  
哉爲王曰商人因脩廟而念伐楚之勳魯頌緣作廟而願  
復宇之績可見古帝王不諱武功卽祖宗上願亦在克振  
武功是以平淮而告於文人獻賦而格于烈祖爲初曰讀  
率從之章知閭官之什所以繼義於泮水誦膺懲之句想  
魯頌之作可以並義於春秋爲王講春秋定公元年至十  
五年曰定何無正月不當立也昭公薨有魯國者非公  
子行乎乃舍衍而立宋愈彰意如滔天之惡也原始責備不  
能不于子家羈有罪焉子家賢者季孫所心憚而委志者  
也當其以立君諮詢亟宜正告以公衍之當立出君之不  
可絕後生弗能事殺而奉其子以自溷也將名義至重意  
如必不敢有越志乃漫然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守  
龜在羈弗敢知是明以廢立大事拱手聽意如之所爲而  
區區對及從君之細節彼又何所忌憚乎然則定無王月  
子家羈之爲也慶之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諸侯城成  
周仲幾不受功彼固有罪然京師之地天王在焉不告司

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晉於是乎無王矣故雖討有罪猶  
賁雲將曰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兩觀非魯制繇  
來舊矣前此五月告災魯所不能革者天革之至是新作  
魯但知爲習故而不知爲僭王故僭復闕官不書作南門  
則書此夏見災則書而冬新作則又書謂作不若災之爲  
愈也先生曰十八國義正之師春秋文實俱予者也自荀  
寅一念求貨遂使晉失諸侯之名楚負爭官之醜毒哉貨  
乎寧直不利於晉且併不利於楚使召陵之志得行漢水  
方城薄受虜懲之戒則蔡必不訴於吳未有班官以處辱

補錄堂經史輯義

卷之二十一

人

如其甚者也元呂曰冬十有一月庚午葬以吳子及楚  
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楚薨瓦出奔鄭荆楚暴橫爲一衰  
一馬拘唐蔡二君晉主夏盟而不能討陋亦甚矣當時闔  
閭子胥皆素蓄謀楚之志不有蔡請吳亦未肯甘心於楚  
外托恤鄰之名內快復仇之憤彼蔡者會逢其適耳非真  
有救中國伸伯討之素志也然春秋不没人善於柘舉之  
戰則書爵以進之所謂中國不可則夷狄而已蓋深湯晉  
之無伯也存悔曰從祀先公卽宣尼溝墓之作用而陽虎  
先得之可惜昭公生則見逐於意如死又見祀於陽虎存

析曰意如出其君至珮璫璵以祭宗廟其爲弓玉也大矣  
夫子曾不盜之而盜一犯上之陽虎何治大夫尤恕於陪  
臣耶盜賤名也又係以竊則愈賤者也其人微其行賤各  
因其所治而治之爲僉曰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夫子相魯事業見于夾谷一會却萊兵龍野享數十年  
侵地一朝而反之誰謂軍旅之事聖人未之聞存茹曰却  
萊戮施國僑際此或有此手段然鮮不與其君三年止矣  
萊不易却施不易戮戮之却之不徒無愠且引罪焉始謝  
過以言繼謝過以田非大聖人其孰能致此存九曰秋宋

補錄堂經史輯義

卷之二十一

九

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前此書及書叛皆顯詞也此入于蕭  
而不書叛何也樂大心結鄰爲援自曹入蕭其詞不順聖  
人卽急書于以叛之後雖不明書而罪更著矣先生曰十  
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書圍書至成已明明不墮矣  
而胡氏曲爲解曰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國政  
當時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嗟乎三家之悍何待僞辨僞  
堅者然後能肆其疑沮耶舜文命誕敷尚煩七旬之干羽  
高宗殷武捷伐猶有三年之鬼方大聖人作用亦有時格  
手處此夫子所嘆手無斧柯奈龜山何也弼夫曰孔子九



年爲中都宰十年爲大司寇十二年攝相十四年去魯首  
尾五六年時亦稍久矣其於變魯亦止定得一本本未能  
大究厥蘊何故先生曰孔子良醫也季威子用醫者也季  
懲陽虎而用孔子以虎爲已之二豎也子且以季爲魯之  
三豎而針艾之七魄漸強豈三彭之利哉於季覺而孔子  
去也然則孔子前後五六年間尚未可稱朞月之已可安  
在乎莫辨莫究之迂疑乎子曰講禮記儒行昏義冠義曰  
先輩謂儒行非孔子之言爲其誇大以誑君也細釋義旨  
知非孔子不能言第語出蘇軾輩傳述容有複冗雜出處  
西華堂經史彙編卷之二十一  
至其氣象矜貴爲儒者長光價增身分語氣正合如此能  
莊此爲玉律金科其於儒也可謂學博而服鄉矣先生曰  
悉數儒有如波斯船珍晃耀人目却語語是夫子自道小  
影卷懷舍藏其席珍也恭儉溫良其粥貌也恕已勿施養  
身以備像也乘田委吏易祿而近人也夾谷匡園弗怵弗  
懼其特立剛毅自立也曠野與歌七日不火其仕與寬裕  
也剛定詔世其憂思也蘇夏開求俱可作宰其援能任舉  
也諫與諷聖豈敢不蠲翹而臨深也書社廩丘不介一盼  
何廉隅之砥礪也顏甯史遷傾蓋贈帛其交友也終食無

違中心安仁其尊讓也不隕穫不充訕萬世爲士也夸詞  
搖君之謂哉存茹曰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先儒謫  
之以爲尚義好勝之語於義理未合而不知爲錯解經文  
之誤也儒者之過仁過也觀過斯知止可微辨面數之過  
則過之顯者五尺之童皆得指斥之矣曾儒而有是哉先  
生曰若莫若敬敬則慎慎則正與莫若恕恕則虛虛則公  
唯公正而後可以任天下之事故齊難不爭疑近於拘惠  
者之所爲不知其愛死將以有待養身將以有爲此爲儒  
者儒豫之主也爲俞曰今人以儒相詬病以爲離異不近  
西華堂經史彙編卷之二十一  
人情不知人實金玉而儒以忠信爲寶入新土地而儒以  
立義爲十地人所多積而儒以多文爲富以多積土地金  
玉與人而自取此文義忠信儒者自占便宜非離異也爲  
玉曰古之人重冠日有筮賓有筮母有拜兄弟有拜若是  
其重之非重冠也冠者成人之始禮義之始也重禮義是  
以重冠存九曰禮義莫大於君臣長幼區區容體顏色辭  
令似非所先存悔曰容體顏色辭令皆根於心而發於外  
者也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婉容忠臣之事君也嘉謀  
以告媚茲一人兄弟之睦和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安在

容體之正顏色之齊辭令之順不爲禮義之始乎子曰昏者以昏爲期取陽往陰來之義雲將曰昏者禮之本也卽易利女貞意將成婦禮焉將明婦順焉將治陰德焉將聽內職焉陰順不脩則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聖王重之先生曰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亦此意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昏禮可不敬與因論史自英宗至欽宗偕若曰英宗屢辭建立史美其謙讓而不知爲好名之至英宗預測仁宗定策已決故愈辭以彰已之德而堅仁宗之愛觀其疑蔡襄而有杭州

續錄堂經史辨義

卷之二十一

七

之命見文彥博而有歸功之語是其最幽之折也存悔曰韓魏公虛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曰人臣惟求盡力事君至於成敗天也此與諸葛武侯鞠躬盡瘁無異爲俞曰魏公調和兩官不過與父言慈與子言孝之嘗無甚異事惟厲聲撤簾以全太后之德而安英宗之心竄守忠與其黨以絕離間之隙而完母子之誼是其識力最周摯處弼夫曰濮安懿王禮議紛紛然司馬援古論正衆所是而歐陽引喪服大記衆論不服何也存悔曰濮王係臣爵不宜與仁宗敵尊然禮以義起子爲天子不以天子尊其父亦非情

必尊承繼父以重大統并尊親生父以盡至情庶並舉而不悖爲王曰濮禮之議英宗爲私恩所誤仁者之過也永叔爲文章學問所誤非有意於長君也慶之曰綏州之論當時啾啾惟魏公始以爲不可取終以爲不可棄方是真意見不則幾蹈維州之恨矣存茹曰漢唐以來奸臣如公孫弘之詭譎李義甫林甫之柔奸盧杞之狡險然才未足以拒諫學未足以飾非無如王安石強伎偏狃敢作敢爲能以經術文其詐是其傾邪出諸奸之上也存九曰安石當熙寧初政問以唐太宗何如曰當法堯舜又語以魏徵

續錄堂經史辨義

卷之二十一

七

諸葛亮曰陛下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焉高宗則必有傅說其爲取入主之權與蘇代暗動燕噲同一奸智先生曰安石所以愚熙寧者惟不加賦而國用足一語所變新法固多煩擾然亦有害相半者但行之太驟而不問其難易奉行者多匪人而諸賢又持之太急相激相勝故至大壞偕若曰安石初見上時言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安肯苟食其祿未進身而先防口故終身疲遂其奸軌韻曰神宗本是多事之主首得安石變風俗之言卽深嘉納認共驩爲皋夔所以畢世不悟先生曰孫固對

熙寧問相之言可謂失言矣詩曰爲王唯舌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美之也慎之也如安石者果堪獻納之人哉抑豈有可獻納而不可爲相耶爲俞曰孫覺原爲同議新法者以錯舉李定反堅新法之行孫固失言孫覺失人良可浩歎存悔曰均輸青苗市易諸法雖奈孔故智罪不容誅至募役之法今之均徭似之保甲之法今之坊保似之卽詞賦變爲經義今亦用以選士但安石不能以公平之心敷易簡之化紛紛相構故成誤國之罪先生曰新政之改安石後亦悔之嘗恨爲惠卿所誤而不自知其爲學術所誤也安石經義罷周官儀禮又以春秋爲斷綱朝報學術既差卽不改新政亦安得有奸經濟存九曰新法如免役之行初爲不便及行之既久民亦安之司馬爲相盡革新法更之無漸民復大困善乎范純仁之言曰役議或難回可先行之一處以觀其究竟惜司馬不能用也弼夫曰安石粹見彈於袖中之文便亦求去當時朝猶多君子何無一人繼起爭之者雖君實尚惑時名况其他乎知人則哲難哉爲初曰熙寧每得范純仁疏皆留不付外一開程顥之言至於肝食是未嘗不喜正人乃於安石不能去豈

南人作相先徵地氣國運使然莫可如何耶存茹曰當新法用事時有生病老死苦之謠謂趙抃莫如之何徒稱爲焉及觀熙寧威韓琦一疏論執政罷之抃欲俟安石出如此依違自貽伊苦而已予白曰富鄭公入覲面對數語便切中熙寧當日膏肓是何異良醫之視疾也存悔曰郭宣撫阻夏人之謀善矣然使果交二砦卽以絳州界之乎吾恐得二砦未必收其土之利棄絳州先已寒吾民之心雲將曰鄭休曾流民圖上反覆長吁通夕不寐俟以監門小吏而能傾動主聽此一幅畫圖當與袖中彈文並看存九曰熙豐之朝雖非全盛未見敗駟遽侵一至卽割地七百

自代佐以惠卿其意以爲身可去而法不可罷也法不罷而身可復出也固不疑惠卿之負之也後世小人去位亦倚一同心自代然身去未幾而負之者亦不少矣爲初曰小人附小人如火自焚如水自釋久則相戕害如曾布初附章惇極贊紹述之論而爲惇所忌不得入政府那恕初附章惇肆羅織之文而爲惇所忌至于斥逐然則小人亦枉做小人而已雲將曰呂大防范純仁欲兼用熙寧之黨其說出於惇惇不過欲爲自全計耳竊以邪正不兩立後之巧於窺伺者陰借其言爲牢籠之具究竟惇亦安得

蘇轍堂經史壽養

卷之二十一

六

自全先生曰待小人如待夷狄治以不治去小人如去已惡除惡如去方宣仁垂簾漸屏諸奸呂范何不見及此乃語太后曰錄人之過不宜太深故元祐君子有二失自相猜若忌刻致有三黨之名待小人反平恕不爲種毒之慮爲俞曰子瞻所草呂惠卿制傳者稱快太后之罷賈易君錫見固甚明呂大防請併罷子瞻不幾長奸人之氣乎迨後趙權楊畏約以助已竟爲首亂之人史謂大防不立黨是失有甚於黨者也元呂曰宣仁垂簾動多嘉蹟獨其立孟后曰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語呂范曰官家別用

一番人若燭計而算數之卽當年老成諸公寧有此異識每嘆唐多受中官之禍宋多藉中官之德貽謀不同故食報亦異耳二鳴曰哲宗始親政而祖禹一疏遂見留中太殆之言驗矣先生曰紹聖之際並斥元祐之人林希爲章惇鷹犬至自擲筆嘆名節之壞豈其旦氣猶未泯耶存茹曰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壬人之禍至欲滅人天性然物必先腐而後虫生哲宗一視事卽大反聖烈稱制時事是前此嘗有不滿聖烈者先爲人所傾矣存九曰崇寧間宦者郝隨復諷蔡京欲廢聖烈事尚未果而卽有

蘇轍堂經史壽養

卷之二十一

七

昌州判官馮漸上書非都去昌州寥隔封官於朝事何預乃京師有訛而遠方小臣便有希其旨者可不慎哉爲玉曰辛毗引裾而見納陳禾引裾而見謫所遇主異也魏文修名將以盜國宋徽中昏卒以亡身侍若曰方軫論蔡京於前而身竄張克公論蔡京於後而蔡貶豈徽宗能終悟忠言哉以所嬖郭方士嘗密排京之非至以日中黑子之異爲驗適因而納之信私人不如信正人故未幾而有海上流移矣有台州羈管矣所貶者都堂議事矣雖然如郭方士者豈可以伎術卑也存茹曰天欲亡人國必先嘗以

喜徽宗之見擄胎於重貫之援馬植重貫之使遼胎於西羌之得志內自昏而外欲襲人不亡何待先生曰宋之貪燕京而夾攻遼也遼爲世仇滅仇而復故地於義未非但須料其力足以制金而後可以絕遼若力不足以當遼何能以禦金故知彼知己爲兵家之策亦接理之宜也爲俞曰曹輔陳時政言甚切直宰相余浮輩詰曰小官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愚謂大官職豈在言但能容小官之言是卽大官之職耳慶之曰幹離不繇滑州渡河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人守江我豈得繇緣堂經史壽義入卷之二十一太

善其後者蓋欲緩其金幣力疲情歸殲之河上也其時敵兵不盈六萬而諸路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十餘萬李綱亦謂敵以孤軍深入入境自投陷窵使欽宗能用其策使之一切而去不復南矣而李邦彥以和議已成百方阻撓雖有李綱之才主之於內种師道之略應之於外竟不能以二十萬勤王之師制六萬送死之虜豈不惜哉存悔曰汴京圍解之後使師道不罷則太原可存李綱不出則金兵不得至城下有將相之才而不能用古今之通恨也先生曰靖康之難慘於懷愍爲中夏所不有然徽宗朝猶繇緣堂經史壽義入卷之二十一九

邪正參互欽宗嗣服二載雖昏庸皆不可失國惟紹聖之世奸佞在度端亮屏盡卽天觀以後紛紛爲祟皆紹聖餘孽然則靖康之禍固紹聖之種其毒也而紹聖之孽實熙豐之釀其端也王介甫諸人安得辭其責哉

素菴先生栖綠堂經史辨義卷之二十二

門人伍瑞班錄臣 纂

姪 逢賁存白 輯

第二十二期 庚辰年十一月初七日

易序卦傳雜卦傳 書費誓秦誓

詩商頌 春秋 哀公元年至十四年

禮記鄉飲酒射義 史 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  
理宗度宗恭宗帝昀

時維復日先生進諸子會栖綠堂命講第九翼第十翼曰  
序卦是夫子詮次文王之易使後儒不致攙亂如賈鄭程

精錄堂經史辨義卷之二十二

朱之綱置易文然既序卦又恐人錯認易理為安定不變  
的物故仍取而雜之以見其錯綜迭換俱為微妙蔡介夫  
云序卦所云流行之易也雜卦所云對待之易也故讀係  
詞者必兼讀說卦序卦雜卦三傳正印樂章之亂其繁音  
促節總振前奏有別韻又有餘韻也就韻曰讀序卦乃知  
文王之易淵也乾坤者陰陽之本萬物之祖故尊之為上  
篇之首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故次之為下篇之首  
乾坤之門戶在坎離則上篇之終用之而以開咸恒既未  
濟亦坎離互體水火之用也則取以終篇明乎人生日用

莫大於此得其所則治戾其宜則亂不可不致謹也偕若  
曰孔子序卦大端只就卦名數理細按二篇六十四卦上  
經反對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下經反對陽爻五十六  
陰爻五十二乾坤坎離四正卦也嘗居上經震巽艮兌四  
偏卦也嘗居下經則其秘旨亦有可論者竊夫曰人無飲  
食則無以養既飲食則必有訟故乃穀之後繼以明刑存  
悔曰致飾亨盡驗之氣運推之家國皆然故老氏淡漠之  
宗亦吾儒寬福之法元白曰乾坤十變而有否泰咸恒十  
變而有損益聖人於此同有深致否泰天地之大運所以  
精錄堂經史辨義卷之二十二  
體其全損益人道之大權所以用其中凡氣數皆十而  
變變則偏通則久故貴斟酌乎此也雲將曰晉所謂進者  
徒貪其進故必有所傷漸所謂進者能以具漸故得所歸  
君子之難進良有以哉為玉曰序卦說類雖多然約之其  
綱有二天道人紀而已其端有四相因相反相須相病而  
已元呂曰雜卦傳雖聖人錯舉其義不在拘拘費說然如  
胡仲虎所云自乾坤至困三十卦與上篇數合而雜下篇  
十二卦其中自咸恒至夬三十四卦與下經數合而雜上  
經十二卦其中坎離交之中者本居上經三十卦內今雜

在下震艮兌巽交之偏者本始下經三十四卦內今雜在上上經終之以困取柔掩剛也下經終之以夬剛決柔也以此巧符却亦有辭先生曰序卦之終未濟雜卦之終夬理亦不殊水火爲人間之大用未濟則不可忘調劑也然古今人類之相水火者莫如君子小人則不可不決去也又易道不欲窮盡未濟正留窮變之意夫夬則爲純乾反其卦之初復周廻爲六十四亦無窮之理也瑞班曰夫子舉尚象制器之十三卦終于夬雜卦之序亦終于夬明知天下事不決則不定故誅少正卯却茲兵皆天道也存悔

綱錄堂經史釋義卷之二十二

曰大過而下原其亂之始生于姤極其勢之上窮于夬得夬而乾正終而復始也莊之曰伊川善易得幾變一問乃知男之窮之說易辭豈有盡哉姚韻講尚費誓秦誓曰費誓一篇千古兵法之祖也禽父初生應故整暇如此其克威厥功之遺乎治兵除道部伍期會先後整整合之魯頌公車一節直壯律臧備是矣魯人豈空恃個禮教信義謂可至道先生曰善殺云者言乎治戎之事也秦之二弓衛之戒戎其視此乎淫舍云者告軍旁居民也周之不留不處其視此乎適逃祗復者戒兵貪也晉羊祜儼人稻糧

還人獵獸其視此乎不逮不供不多非慮供役後時正恐以忽心視敵耳聖人所謂好謀而成也其與太公六韜似微有別故不得以尚功兩字目之存茹曰秦誓多盤兩字極妙盤桓安樂遂至自恕而不受人責心憂逾邁卽古王惜寸陰之意弼夫曰人言秦之霸爲用孟明不知爲思良士而原本於改過易稱不遠復誓言譬如流此穆之所以興也臣至曰古之謀人今之謀人不以古論也君子松栢小人蒺藜老成持重新進輕薄古往今來同此感慨元呂曰良士不足動人只緣番番勇士且如就只是乞乞

綱錄堂經史釋義卷之二十二

馮唐易老豈能與周亞夫之徒爭其短哉存悔曰昧昧兩字亦如止之盤不受責非全不以心浮氣于面皮處着想耳不知小人盜言孔甘初聽若覺悅正人落落難合驟見似不近情故必暗地沉思味而又昧方足洗多盤之習破受責之艱先生曰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卽秦穆昧昧所思之意霸國文字儼然帝王規模夫子刪書而終秦誓明知繼周之有秦也元行說詩商頌曰那之一章正考甫用弁商頌推本受命之始以奉祭祀其於祖功宗德善繼善述之意咸備見之存九曰行我烈祖非喜

其聲容之盛喜其有側身脩行聰明時憲之孫子也耽頤  
曰思成二字包括極大註引禮記數句惟思其志意尤為  
關鍵湯之志意在乎智勇寬仁用人改過為子孫者能思  
祖宗之德克紹其休未有不行成而名立者於赫湯孫穆  
穆厥聲政謂此也子曰先民有作實暗指二代而言此  
嘉客所以夷敦也周頌振鷺有瞽有瞽便費許多摹  
寫瑞班曰昔唐太宗奏七德舞蕭瑀以為盡劉武周等  
擒獲之壯太宗曰彼皆英傑朝臣北面之觀其故主  
屈辱能不傷乎宋藝祖密鑄誓碑于太云柴氏子孫有  
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亦不得連坐云此二君者其優  
前代子孫得商周遺意先生曰祖篇無言靡寧二語  
樂之通于治也商人尚質一本於敬而湯德又能不邇  
不殖制事制心厥後三宗迭興兢守且享祭之時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者有嚴恭寅畏不敢荒寧者有恭默  
思道納誨求言者其敬天尊祖一念政言所繇民爭所繇  
息也存茹曰天命玄鳥按毛公之說謂春分玄鳥時降有  
娥氏女簡狄與高辛氏祈于高禪而鄭玄箋乃本史記等  
書謂玄鳥遺卵狄吞而生契云素信識緯書而隱其所本

至呂成公讀禮記但存毛傳而盡刪詩箋誠以誕妄之事  
決非經傳所宜存也先生曰當湯時東征西怨南征北怨  
民之或商厥惟舊矣佑輔顯遂兼攻取侮其皇皇聖武用  
以命諸侯誥萬方者孰非此無從匪彝無即偕淫之旨以  
建中于民湯以武肇統武丁以武承基刻刻若不勝者乃  
所以全勝之也存悔曰符瑞之書聖所不道然如  
商家玄鳥其事誠異至成湯之生則白氣三月嗣後施德  
而人歸曰白狼金鉤之神傳及下帝德而祥桑枯高  
宗良入夢而得傳說雖雖鼎耳而而為長發之祥豈  
無其然具元行曰聖敬日躋從濬  
命之弗弗所以兢兢業業日躋  
動懸堦則從聖敬來調劑適中遲遲優優  
元砥曰堯使契為司徒勞來匡直輔翼  
之意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不親不遜非武何以  
服之而又恐過用其武故申之敷教在寬非寬嚴互用何  
以視民而發以應之耶為初曰使武可不則司寇之官  
不必繼司徒而設矣莊之曰相土承契之業心其中衷必  
用武以振之其佐奚仲代閼伯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



似乎武過其文載施秉鉞湯之定亂又似專用其武先生曰此正湯之武而寓以文之意也湯之定亂非惟後世人至所不可幾卽周文武脩德靖亂湯直兼之高宗中興其伐荆楚也爲之申明享王之義示不得已而用兵皆湯家法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何其紆徐而慎重乎下文所謂不敢怠遑則又聖敬日躋之此其存茹講春秋哀公元年至十有四年曰天之不欲魯邾一久矣屢卜不從而假書於麇鼠也以麇鼠輕、書至鼠技告窮不得書曰某月郊又竟未有時之、小欲魯邾之

精義

社史釋義

卷之二十

時也、其氏以爲該郊之變而道之、豈郊外別

有變哉、節曰書衛世子蒯瞶正、正名夫子志矣一以治瞶焉一以治輒焉一以存瞶焉一以輒焉趙鞅納遂有謂蒯可君衛者稱世子不許蒯以、以治瞶也宋野奔舉國蔑不號爲亡人者稱世子不絕瞶於衛所以存瞶也中子逃而嫡孫居正矣稱世子遂使輒有父所以存輒也曼姑圖而天經隕墜矣稱世子亦與輒以子所以治輒也雲將曰公穀以圍父爲伯討以拒父爲尊王父吾不知於經學何居爲玉曰桓弑於僖僖禮代運而往其不廟

宜矣倘有功宗德望開創而中興者亦將隨年代而祀之室之乎子孫得選擇祖宗而尊事之上治祖禰法有宜然而後爲人祖禰者勸也康侯以爲無是理、歟瑞珪曰哀卽位以來連歲伐邾沂西鄆東諸大夫之各盟其所得也於公何與焉獨此而書公伐邾取季康子之意欲舉而係之公可謂信史乎曰是蓋甚伐邾也、公理其田至此則俘囚其君以大夫而滅人國囚人君、曾不能禁則寧書公以殺其甚也厥後城下之、公書爲公諱也歸邾子也、書公非公事也先生曰、故救者爲

精義

社史釋義

卷之二十

善若戰者爲義則救者之不善、女能救陳救

之者更、禮耳觀其諭楚子期、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成子名既以、又以名讓人蓋年已望百而讓德猶不衰也存節、犧牲稱用謂剝其體魄取其血骨而薦之也算人之田產復奪人之家財民間之體魄血骨一時俱盡矣、田賦稱用猶用卽君之軀而叩蔡世子之鼻血然者存悔曰麟、瑞也獲麟非聖瑞也孰爲乎來爲春秋來也胡爲乎爲春秋獲也麟來知我之春秋麟獲罪我之春秋先生曰文成數萬大指

數千是卽定趾角之威儀也。賦賦而在固不亦宜乎。曷爲而搜微者之羅畢也。龍馬出河未聞紀。幾獲馬神龜出雒未聞紀。禹獲龜麟而紀。獲真所謂吁嗟麟兮也。王書繡紱忽值艱虞。吐文萬牒。至是忽棄其筆。矢雲將曰。文成致麟不特春秋致之實。刪定脩贊之大告成。六籍英華至是忽呈其瑞也。木精素王制作定世萬世之。印于此受命豈僅白魚赤鳥昭一代之曆數而已哉。子白。禮記鄉飲酒射義燕義。聘義曰。鄉飲酒之義。先。三年賓賢能也。鄉大夫。修。賢者也。州長習射也。天下何事不行乎。酒之禮不慢不爭。則。無刑讓則。無兵飲酒之。行則獄訟之禍息。王道之易易也。弼夫曰。武公飲而悔過。易云。君子飲酒。亦有禮焉。先生曰。鄉飲細事也。而可以至于治。故。禮焉大要在先。禮而後財。一語禮中作。肅體天地之義。禮用。貴和法。天地之仁存。悔曰。賓主象天地介。僎。陰陽四坐。象四時位。通乎時。既于斗柄之回。曉設席之象。天。八。復。於龍飛之德。悟生物之心。爲。俞曰。主人必居東。介必東。鄉者春也。春之爲言。養也。產萬物者也。聖德之布。蔑歷四時而

不與同消。當春則倍陽。聖德之乾。惕鼓萬物而不與同憂。當產則滋生。爲。初日月者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故讓必以三者其德象月其道象春。存九日。射以。正外直政。欲人於角力之時。觀尚德之心。非徒騁虞。雖有米菰米索之節也。先生曰。天子之射有慶。有讓。明進。細地之權。孔子。變國之射。公罔序。點仲簡賢退。不。之。涉。是。卽春秋行天子事也。存。悔曰。讀至。桑。蓬。矢。用。穀。具。見敬事後。我。然。則。爲。臣。不。嘉。賓。功。于。天。府。則。形。弓。不。無。可。試。于。射。官。小。可。輕。昇。元。呂。曰。臣。君。必。報。之。爵。祿。先。鼓。臣。下。之。氣。使。唯。靖。共。于。兩。位。卽。以。其。祿。收。臣。下。之。心。亦。不。使。天。下。貧。賤。辭。祿。而不。居。得。御。曰。禮。無。不。答。忠。無。不。報。兩。參。子。白。曰。臣。下。皆。務。竭。力。則。國。安。君。寧。可。見。皇。圖。別。只。腹。心。足。相。維。不。解。卽。真。鞏。固。雲。將。口。勇。敢。强。有。力。將。以。行。禮。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入。則。爲。龍。之。屏。之。翰。是。禮。而。兼。兵。之。用。也。鮑。韻。曰。天。地。之。菁。英。萃。于。帝。王。師。相。聖。賢。豪。傑。餘。則。爲。山。靈。物。華。天。寶。故。君。子。比。德。

於王先生曰王備仁知義信樂天地之德獨以瑕瑜不掩為忠忠乃王之最貴處故君子不求無瑕而求真忠五經講竣於是論史自高宗至帝昺先生謂然又不可不觀南渡以後觀之真可痛哭流涕令人掩卷然又不可不觀所謂以人為鑑可鏡得失借若曰張所言黃潛善而即貶澤陳六計為潛善所阻而即外轉高宗使中奸人之毒如此其非中興根柢可謂之非表九節之臣請治僭逆之罪表九節之臣

將曰宗 請起京高宗不從

此未甚失

快舉雲

為相極力

要何亦不

死士入

金東境上皇縣海道歸此見竟為所阻要知高宗懼為二帝之續其心未必欲還二帝高宗卒李綱差強人意未幾綱退而殺陳東歐陽修能許翰安張所天下事去過半矣為王曰覽時亮如金和之書有心者蓋不出口當時張浚韓世忠諸公豈不及見之耶為初曰呂頤浩既忌李綱又忌胡寅之疏而貶之是伯彥書復出也先生曰置和大事也秦檜還金

蹤跡甚賤 高宗遂相之可謂游酢胡安國世號儒術乃方之於文若安國又因酢之言賢之於張浚豈知人之明故不可學乎雲將曰觀高宗畢世

親征一舉耳然車攻之賜固不若自己終身誦之也

尹班曰喻子才之論事真加人一等

勅召張浚以為歸路及張趙僕

似此字書可 不卒耳

恢復中

原漸

為俊所

許而亡宋

公卿不容

何誅哉

飛之言

求退而

其於趙鼎也始仇之後則舉以代於

始薦之後

以為閣亦其舉動之光也

之屈志

真甲甲人下矣當時猛將不少投音時聞

非至此

則秦檜堅之王倫成之論者謂高宗恐欽宗北還位非其有故托和議以自固或亦深文之說

庸不可有為耳元呂曰始終不為秦檜所欺惟晏敦復

使張

鼎能有其蚤設去排之於羽翼成

原缺

經史稽義二十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林允昌撰莆田有金石社乃林氏宗人講肄之  
所允昌集子弟月三會於其中之棲緣堂每會講  
五經及諸史自崇禎庚辰四月始爲第一期至十  
一月凡二十二期而經史義俱講畢門人張拱宸  
等因輯而成編允昌以請學爲圃自題所居故復  
引禮記講學以稱之之語名之曰稽義

消閒錄十卷

〔明〕成勇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雍正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消閒錄十卷》提要

余坐卧偏廬寒暑  
笑讀陶詩飲杜酒  
憂乎人不能為我解  
亦無能自解以為憂  
清風入廬明月偕吟  
唱三歎之餘未始不  
然自得以為樂耶歲  
時伏牖之夕鷄鳴風雨之

晨懷一切忽不知覺	所思者此何心嗟呼日	月空長私裏徒結終朝	問何物可消偶於几	上檢前賢之緒論信手	抄錄任意發抒自屬無	益聊以消閒云	崑崙隱士成勇寶慈
----------	-----------	-----------	----------	-----------	-----------	--------	----------

甫自記



消問錄卷之一

崑崙隱士成勇寶慈著

程子曰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成子曰人於幼時最患日習穢惡所謂穢惡如食必肥甘衣必華靡言語必媚悅舉動必輕佻始之壞在耳目久之壞在心術故幼儀不可不慎也

消問錄

卷之一

程子曰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慧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譏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返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成子曰三代以上人才極盛惟其教之於豫也後世

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及其習與性成雖嚴爲教責不可救矣今之爲父兄者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不知一習於輕俊則言焉不必忠信行焉不必篤敬在家則得罪朋友得罪親族出仕則得罪百姓得罪朝廷其可憂孰甚焉然皆自輕俊之一念始可不慎與故程子又曰養正者聖人也嘗觀易之蒙卦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言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夫女之可取者以不失其身業之可教以未喪其心三徇欲而忘理教之無益故勿用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

成子曰今人讀書中無所得少年時博覽書籍馳騁才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後然自以爲有得其寶求之中心於聖賢切己之理茫如也及至衰老才

堯日盡聞見日疎。究其所知所能者。都歸無有。則以其中原無自得之學耳。自得者不假於外緣。不逐於耳目。以言致知則實有所致。以言格物則實有所格。此人不覺而已。獨覺之精微也。然非漬漸涵泳。至於用力之久。則不能至此。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

成子曰。自治不剛。則凡與吾道爲敵者。皆得以柔情中之守之。如何得固。

淵明錄

卷之一

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成子曰。聖人之道不息。故無所進退。人能體聖人之道。不怠以爲功。則亦可以有進而無退矣。

程子曰。人皆可以爲聖人。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

孟子曰。聖人不過一孝弟。故人皆可爲聖人。不爲聖

人。則必爲庸人。爲不肖。其間不容毫髮。

謝上蔡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箇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成子曰。今人爲學。多不知立志。所以後來無成人。誠能立志爲賢人。則不至於賢人。不止立志爲聖人。則不至於聖人。不止孔子。從心不貽。必自十五志學。始況其下焉者乎。

楊龜山曰。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

淵明錄

卷之一

成要何用

成子曰。爲學之方。莫如深造之以道。學成要何用。莫如自得。學而不自得。則無貴於學。故龜山又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楊龜山曰。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飾靡。以資見聞而已。故



其華不如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成子曰孔孟之言大約只是要人窮理要人盡心中言學言問言知言行言雖不一而其指歸則一也豈若後世之徒誇多鬪靡以爲學哉誇多鬪靡以爲學而不反約以蓄德則雖日誦言理之書而不能明一理日讀言心之書而不能治一心學亦何益之有

消閒錄

卷之一

王

楊龜山曰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於穀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風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悅

成子曰余嘗與人同學見有極聰明之人學而不習久之而聰明日鈍有極愚鈍之人學而能習久之而愚鈍日開此學之所以貴乎習也

司馬溫公曰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

成子曰天下惟小用之人必不能大成爲一善而必謀其利者何在則其爲善之心不專求一理而必計其功者何存則其求理之念不篤此其一人一身之事尚不能以自盡又安望其參天地乎

司馬溫公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消閒錄

卷之一

本

成子曰心之靜也能爲天下君心之動也能爲天下禍惟其無私而已人不清心寡慾則得吾心之悅亦自不易人能清心寡慾則得吾心之樂亦自不難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小終不快活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成子曰學有大。有。小。先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惑。先立乎其大。則其小者不能奪。故朱子教人爲學。必欲其先於大處求之。所謂治其源不治其流也。源治則流亦治矣。

朱子曰成已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已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如洒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洒掃小屋。模樣掃得小處。潔靜大處亦然。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卽

消解

卷之一

七

是於小處便不會盡心。學者貪高慕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大頭項底。而今也有不會從裏做。得底外面也做得如此。只是才高以智力勝。將去中庸說細處。只是謹言謹行。謹獨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論天下無不載。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做起。方能充得如此大。

成子曰不矜細行。將累大德。言小物之不可不謹也。

天下未有大聖賢而不勤於小物者。亦未有不勤於小物而可以爲大聖大賢者。洒掃應對之必謹。卽存心之學。於此基。盥櫛几杖之或疎。卽放心之端。於此萌矣。故禮記先王治天下之書也。而冠以曲禮。大學聖人教天下之書也。而先以小學。正與朱子之意相同。

朱子曰學者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消解

卷之一

人

成子曰人志於學。須有奮然獨往之意。若一有姑待之心。則學焉而無成。

朱子曰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成子曰爲學不收斂。則聰明之搖落者多矣。不端嚴則心性之操存者寡矣。欲其有所得。不亦難乎。

朱子曰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也。

成子曰若今日爲此明日爲彼則今日之所爲者至明日而已忘明日之所爲者至後日而又忘究其所學者安在耶

朱子曰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工夫亦無入頭處也

成子曰學能主敬則意無不誠之患學能致知則理無不明之患是學者入道之先事也

朱子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則工夫愈實而所得

淵明錄

卷之一

九

愈高遠

成子曰舍下學別無上達天下之至卑近者乃天下之至高遠舍卑近而務高遠未有能高遠者也舍高遠而謀卑近未有不高遠者也所謂卑近者何家庭日用之事而已

朱子曰學者須爲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着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都是自家

物事

成子曰工夫主一則凡在吾心之外者不敢馳在吾心之內者不敢疎不敢馳則心不外役而義理之未爲有者可以爲我有不敢疎則心不內亂而義理之方爲我有者可聚爲我有義此學者最緊要處

朱子曰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鄒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識

淵明錄

卷之一

十

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成子曰東萊之言與聯璧之言原是一意蓋人惟不學故往往爲氣質所蔽一學焉則氣質之濁者可變而爲清否則不可以言學氣質之暴者可化而爲平否則不可以言學

朱子曰凡人須以聖賢爲已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抑不知使聖賢本自高而

三別是一樣人則早夜孜孜別是分外事不爲亦可爲之亦可然聖賢稟性與常人同既與常人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爲已任

成子曰人與聖賢同此一性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以能盡其性人之不能爲聖賢者以不能盡其性人誠能盡其性則聖賢在我性中矣人亦奈何不以聖賢爲已任哉

朱子曰這箇物事要得不難如餓之飲食渴之欲飲

新開錄

卷之一

士

如救火如追亡似此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

成子曰天下事必須看得透做得猛況這箇物事尤非尋常可比悠悠忽忽如何去得

朱子曰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日化便是長進

成子曰欲求長進須是立志專用功篤

朱子曰爲學不可倚靠師友

成子曰人能隨處體察隨處存養則師友一言一動

皆可取爲身心之助不然則師友千言萬語亦妄如充耳於我何與乎

朱子曰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若尙有數日必置待後月今年尙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

新開錄

卷之一

士

成子曰人之爲學勤而後可以有功人將休我將不敢休人將臥我將不敢臥庶幾有益若今日不學俟之來日今月不學俟之後月今年不學俟之明年不亦深可惜哉

朱子曰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成子曰無嚴以自課之功則心將逸也無寬以自養之意則心又將迫也逸與迫皆道之所不居故勿忘勿助爲善於集義者也

朱子曰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  
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  
貧賤上做工夫

成子曰予爲歸德司李時曾以講學勸屬吏屬吏以  
刑名錢穀爲妨對予曰學在心不在口耳隨在懾  
心卽隨在是學譬如猷臬時恒存哀矜之心是刑  
名中有學征輸時恒存撫字之心是錢穀中有學  
推之事上則敬便講敬底道理接下則和便講和  
約開錄卷之一 圭

此道理亦是此意

朱子曰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  
丹初時烈火煨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  
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初勤敏着力仔細  
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覆玩味道理自出矣  
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然中出

成子曰初時不用烈火煨則理之散者不聚次後不  
用慢火養則理之聚者不精故讀書惟期能熟熟

則千變萬化無之而非是

朱子曰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研窮考  
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  
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

成子曰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便不可以  
爲人人至不可以爲人寧不猛然添省

朱子曰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  
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縱使探討  
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成子曰凡人無深修者必有佻客有佻客者必無沉  
慮古之君子有一望而知其人學問之深淺者皆  
不於其學問徵之而於其人之靜躁徵之其病正  
坐不曾切實爲已故輕揚淺露而不能承載道理  
也讀君子不重章便知此意

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去漸漸  
相親久之與已爲一如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

在外面全不會相干涉

成子曰古之人身在理中故與理日親今之人身在理外故與理日遠無他務內與務外之別也

朱子曰博學爲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

成子曰學而循序則漸而有成學而凌雜則勞而無功占之人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涵泳而靡數焉蓋

清閒錄

卷之一

五

爲此也

朱子曰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着意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成子曰天理爛熟則隨事順應無不合理不然遇一事始求一事之理求一理始得一理之安則理之爲我用者幾何譬之今人作文胸中有熟書下筆自然成章若無熟書用一句然後想一句想一句然後做一句便不可以言文矣

朱子曰學問不止於一事一路上理會

成子曰止於一事上理會則衆事之理俱廢止於一路上理會則衆理之路俱迷

朱子曰未有耳目然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成子曰欲耳之不狹莫若多聞欲目之不狹莫若多見多聞多見則耳目廣矣耳目廣則義理積矣求之一理而我心有一理在求之衆理而我心有衆理在廣乎不廣乎

清閒錄

卷之一

六

朱子曰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辯愈高明又曰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又曰當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

成子曰此數段乃學者用功最切要處不可不錄一通於座右

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成子曰凡天下之物虛則能受心不虛則無以爲衆

理之歸故順理又必自虛心始

朱子曰聖人與理爲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

成子曰以理合心則無強合之跡以心處理必有違理之時然始之以心處理久之而心不雜功不間則亦可以漸至與理爲一矣

朱子曰學者要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

成子曰道理一時不在胸中流轉則生機息矣然欲

消閒錄

卷之一

七

道理常在胸中流轉非人欲淨盡天理爛熟則不可以語此

朱子曰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

成子曰富貴顯達皆與我爲偶然之數非長計也

爲長計舍窮理修身之外別無良法蓋此理爲千古不可磨滅之理我能窮理以修身則此身亦爲

千古不可磨滅之身以一人而言則自一日以至

百年莫不以是爲究竟以古今而言則自堯舜以至今日莫不以是爲究竟

朱子曰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

成子曰明道謹守此事之在我者雖天有所不能達命有所不能制也若夫榮辱休戚則雖欲不聽命而不能往往見人多方謀營究竟不能如願豈非爲命所限

消閒錄

卷之一

大

朱子曰爲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察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成子曰精神外增一分則內減一分凡人之輕自表暴者其中必無所得以其操存省察之功疎耳

朱子曰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

有似滿秕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  
又不如秕稗也

成子曰培養以持敬為主窮理以讀書為資二者不  
可偏廢欲培養而不窮理則知無由致欲窮理而  
不培養則意無由誠然真能培養者未有不窮理  
者也真能窮理者亦未有不培養者也二者又有  
相因而深之功此誠意致知之所以通為用也謹  
謂朱陸有異同哉

清湖錄

卷之一

九

朱子曰為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  
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久久自有至處

成子曰尊聞行知熟讀精思其得力全在能久若今  
日然明日不然則雖有所見有所至亦倏得而倏  
失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  
不立直是無精力處只如而今貪祿利而不貪道  
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

成子曰人之所以不能熟讀不能精思者志不立也  
志不立寧惟書不能記思不能精必將天理日亡  
人欲日肆所謂小人下達也志之能立以之讀書  
書必能記以之思義義必能精將學問日進於  
微德業日進於光大所謂君子上達也人亦奈何  
不立志哉

子曰為學當以存主為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  
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恃以輕彼而長其驕  
開錄 卷之一 手  
客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  
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  
能去之藥但當謹守常自警覺不必舍此抽法而  
別求妙解也

成子曰凡人一有客克伐之私則所學皆足以為  
累而前此之所存皆為後此之所悔故為學而有  
見長之心此心必不可用見累而有去累之念此  
念必不可棄舍拙法求妙解愚亦甚矣



朱子曰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字  
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不知  
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  
必以格物致知爲先

成子曰學問之道必由虛而入實此致知之所以歸  
於誠意也必由實而返虛此格物之所以歸於致  
知也設或已知而不行則未嘗至之不若已至之  
爲有得也其或欲行而不知則不識此理必有破  
洞  
朱子曰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進學之功  
理之爲我惑也

成子曰不主於敬則雜矣心何由存不致其知則迷  
矣學何由進

朱子曰聖賢之教不遇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  
求博取熟讀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  
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  
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成子曰一經有一經之理一史有一史之理卽至家  
自爲書人自爲集亦莫不各有其理焉是文者載  
道之器故取之貴其多也不多則無以爲蓄德之  
資至於禮以敬爲本約禮者主敬之謂也一事範  
圍於此卽萬事亦無不統攝於此此際原自無多  
人能博文則道之用以廣人能約禮則道之體以  
存學者不可不加之意也

朱子曰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  
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  
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  
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

成子曰執一理必有一理之可疑守一物必有一物  
之爲累橫渠欲人濯舊取新此最是釋疑要訣也  
蓋前日之成見不去則今日之新意不來今日之  
新意不來則前日之疑心不解近日學者病痛正  
在於此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成子曰天下有一事卽有一理以與之相循不能明理則取所當學與所不當學者交投之必將茫然其理除正須極力研究而後理不淆於疑似卽天下亦有不待思維而理爲我有者不可恃也理不自研究而出其所得終不能深此爲學所以

消閒錄 卷之一

莫先於窮理也

三代以後之書皆三代以前之聖人窮極天下之理而著爲成說者也我之聰明必不若古人之大我之學必不若古人之廣我之學必不若古人之精微古人立一書皆可以爲天下之法古人行一書皆可以爲天下之模卽是而求之而古人在我心中矣此窮理所以必在讀書也

讀書之弊有二一中於怠忽一中於凌躐而凌躐

之患更甚於怠忽數日之功必欲謀之於一夕則其功不可以終朝數年之業必欲爲之於一時則其業不可以畢世是以古人爲學如是足以得矣而猶以爲未得如是足以成矣而猶以爲未成必優遊涵泳以求所爲從容自得之致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

天下之理聚於心心有不敬則其爲氣也必易動而難靜而其於理也亦一往而不復惟嗜慾不以

消閒錄 卷之一

書

雜於中。小喜不以動於外。則我自爲不可撓。當亦無復有撓之者。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朱子曰人無英氣固不足以語上。其或有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習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摩其飛揚屈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旣皆無此矣。則惟有讀書一事。尙

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

成子曰洒掃應對進退人多視以爲末務禮樂射御書數人多視以爲粗跡不知人見以爲末者聖人見以爲本人見以爲粗者聖人見以爲精是故未入大學而使之先入小學以爲治其末而所爲本者乃可漸而深也既已依仁而遂與之遊藝以爲治其粗而所爲精者乃可幾於神也後世不識此意徒借讀書以爲攝伏身心之助則其所以讀書者亦當尙心思而不端尙耳目事存養而不端事誦讀庶幾有當於古人爲學之意不然亦何益之有哉

清開錄

卷之一

重

朱子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

卽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淺深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卽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

清開錄

卷之一

素

成子曰朱子此章大約只是教人隨處用力及時用力耳有一處之不用力則一處滲漏有一時之不用力則一時差過雖有嚴師不能代爲之督雖有良友不能代爲之儆迨至末年始追悔於少年之不學也亦已晚矣

朱子曰工夫有間斷固是氣質使然然大患是不仔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尋一家看得極仔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稍都不曾理會得

成子曰漢儒專一經能通六經之用今人欲通六經反不能得一經之旨則以今人不善讀書耳

或問朱子曰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

新開錄

卷之一

五

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不正底思慮何難之有

成子曰予與黃石齋同以建言下理時兒輩其恕以雜慮難消爲問石齋教以兩器置豆法行之數月

石齋復問兒輩曰雜慮可漸消否對曰然石齋曰縱使雜慮盡消亦不濟事必須讀書窮理方是天下有用之學彼夫雜慮多者俗學也去雜慮而寂守者異學也習俗學不悔必有刑名之患入異學不反必有空虛之累石齋之言正與此互相發云朱子曰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慎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慎恐懼便是工夫

新開錄

卷之一

五

成子曰中字最是難解惟有射中紅心之說解中字極爲精確然予以爲解中字猶不難須常常戒慎恐懼以存養此中是爲難也一息不戒慎恐懼則一息入於偏倚不可爲中一念不戒慎恐懼則一念入於偏倚亦不可爲中致中底工夫極難極

細密

朱子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致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成子曰學問不疑則不悟不大疑則不大悟疑則能悟悟則能進矣然悟而自以爲悟者其悟必淺進

新開錄

卷之一

三

而自以爲進者其進必退朱子謂學至顏子乃可以語進正以其不自爲進也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

成子曰千古無傳學之法止有傳心之法傳心正所以傳學也亦別無傳心之法止有存心之法存心

正所以傳心也

朱子曰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

成子曰菜子不培壅澆灌則日就枯槁而已矣心體不用涵養工夫則日見放逸而已矣

朱子曰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

成子曰學口知其所不足則所以求足者必力故見爲不足正是學之將益處自見爲足正是學之將

新開錄

卷之一

三

損益之際其幾甚微其相去甚遠

朱子曰涵養致知力行要當皆以敬爲本

成子曰涵養不以敬則心放而功必疎致知不以敬則志蕩而識必寡力行不以敬則意怠而業必衰吾邑孫憐菴教子弟爲學只是要敬正是此意

新開錄卷一終

崑崙隱士成勇寶瑟

朱子曰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  
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  
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  
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成子曰人皆知寶其外寶而不知寶其內寶寶之所  
以喪也如人之寶其內寶亦如寶其外寶則所以  
保之者無不至所以求之者無不得矣

消問錄

卷之二

一

朱子曰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卻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  
不能

成子曰此言爲學貴得其全體也

程子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  
論好處

成子曰人不居敬以持志則志不立志不立則本不

定本不定則千枝萬葉皆不能以自生皆不能以  
自成

張南軒曰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  
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  
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  
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  
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  
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  
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  
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  
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  
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  
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  
放而存其良也

成子曰天之所以與我者無所不有而統之於心我

之所以應事者無所不備而操之於心聖賢證學  
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心使講學而不足以存心  
則其學爲口耳之學亦無貴乎講學矣使存心而  
不資於講學則其心爲空虛無用之心亦終不可  
以言存心矣此講學之不可已也

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於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  
能克已不能聽言雖義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  
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止益其私增其病

清開錄

卷之二

三

耳

成子曰人一私心自用則長一分學問便增一分虧  
矜是益我之處皆損我之處人不私心自用則去  
一分妄念愈增一分才識是損我之處卽益我之  
處

陸象山曰爲學但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  
間戒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  
錯節未可遽解者將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加

思而得之者矣

成子曰凡人讀書至於盤根錯節不能遽解者必其  
無沉入之功也誠有沉入之功則經史之所昭垂  
皆如我心又安得有不解之處乎

呂東萊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  
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成子曰靜多於動則其動也必無浮躁之悔踐履多  
於發用則其發用也必無虛寂之患涵養多於講

清開錄

卷之二

四

說則其講說也必皆中正之論讀經多於讀史則  
其讀史也必有折衷之識

呂東萊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  
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  
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意移而  
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  
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

成子曰今人涉世徃徃怨人之拂我人之卻我不知

人之咈我。必有可咈之處。人之卻我。必有可卻之端。氣不能以相下。則易以取人。之怒。理不能以相服。則易以起人。之爭。若能持養之久而氣和。體察之久而理明。則二者之患無矣。

呂東萊曰。士生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

消閒錄

卷之二

五

固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成子曰。是所貴乎。能自得師也。不能自得師。則善自善。不善自不善。於我何有焉。人自人。我自我。於善何有焉。

呂東萊曰。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成子曰。今之學者。多是貴耳而賤目。聞古人之善。若有生不同時之感。見今人之善。則曰是未足以爲善也。若此者。非怠則忌。韓昌黎曰。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誠學者之大患。

呂東萊曰。羣居以和。勸爲上。

成子曰。和則無亢戾之容。讓。人者。人亦讓焉。則無怠慢之氣。敬。人者。人亦敬焉。

黃勉齋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

消閒錄

卷之二

六

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望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成子曰。予每憶黃石齋。初廷杖時。理中與予聯屋而居。相對必講易卦。或時取古今名臣語錄。商確同人有謂。石齋方病。創宜少休者。石齋曰。此處幽靜。正好講學之處。此時閒暇。正好講學之時。患難中。



有良友正好講學之人我形病神未病也若幾日不講學則無限病痛從心間出所言正與勉齋之意相同因附記於此

黃勉齋曰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卽焚遇事卽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如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消閒錄

卷之二

七

成子曰凡人遇物而輒動者皆由於見得不明所以守得不定然亦有見得極明而利害當前不能不爲之動者則以除私之力不端也學者必須除斷病根淨盡無餘然後利祿不足移其慮憂患不足搖其情而所守常定矣

或問黃勉齋曰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

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

成子曰務實切已便是近聖底工夫此顏子之所以可學也學者須從此處下手

黃勉齋曰聖賢無一偏之學

成子曰學而一偏不入於楊則入於墨矣故伊尹曰志願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正是此意

消閒錄

卷之二

八

陳北溪曰近世學者有二病一病於不能立志一病於不能虛心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能爲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爲虛心旣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維新之益

成子曰人而自棄則不可以有爲人而自是則不可

以有成

真西山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爲有補云

成子曰觀論人之得失皆反而觀己之得失可以悟省身之法可以悟讀史之法

真西山曰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省察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者用藥以去疾也存養者則又調理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清閑錄

卷之二

九

成子曰視脉而知疾則何者是疾何者非疾必無自欺之藥用藥以去疾則何藥可以去疾何藥不可以去疾必無自誤之累調理愛護以杜未形之疾則無疾而常若有疾無慾而常防有慾必無自陷自溺之端西山治心猶治疾之喻可爲警切

真西山曰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

成子曰朱子教人之法無非從論孟學庸中來溫故

知新原是一理格致誠正亦自同原德性學問本

無二致盡心知性亦非殊功是在學者自思之

原清室日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雖約而無窮

成子曰人徒從事於記問則雖讀盡天下之書而見理不明究之不獲一書之用惟窮理格物以涵泳於義理之精微則心不外用而實無所不通

張鶴山曰今之學者有二由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

清閑錄

卷之二

十

實故志爲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爲博之趨若可以奪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始盛而終情始明而終闇者矣

成子曰此鶴山示人以反約之學也非歛人之廢博而求約也如廢博而求約則不歷萬殊終無以見一本之歸又失鶴山立言之旨矣

魏雙峰曰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莫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

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  
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  
其不可禦矣

成子曰古今人品或大奸似忠或大佞似直或孝焉  
而近於愚或忠焉而近於慝最難分別能分別古  
今人品之高下此必有過人之識者也既分別  
其高下而若者可法而法之必果若者可戒而戒  
之必嚴則不徒有其識而兼有其力矣再加以講

漸開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學力行於以進德也何難

許魯齋曰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如六  
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  
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讀作  
文而已

成子曰空言不如實踐師今人不如師古人然古人  
往矣而其可以爲吾之師者俱在六經語孟中讀  
得一句必須行得一句斯爲善師古人者若徒拾

古人之餘以爲誦書作文之資則不可以入道矣  
吳臨川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立乎遠大而用功  
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  
漸也漸者自流趨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  
有源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  
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

成子曰學貴造乎其深濬乎其源然不歷其淺深不  
可得而造也不治其流源不可得而濬也此學之

漸開錄

卷之十一

十一

所爲必以漸也學不以漸而遽欲深造以濬乎其  
源則必立志太銳取効太急遺其近者小者務其  
遠者大者便有欲速助長之患予嘗讀易之恒卦  
初六浚恒貞凶無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夫學必至乎其深方爲有得則求深豈有貞凶之  
理其所以凶而無攸利者病根全在一始字蓋資  
深達源俱在積久之後爲學之始而遽求至於深  
便凌躐而不恒進銳退速宜其凶也是以聖人教

人務使之循序而漸進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得爲學之旨矣學道如治水可爲善喻

吳臨川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蟬不如螻蛄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南窗錄

卷之二

圭

成子曰嘗有少年英雋之人至於壯而漸隳至於老而益衰者以其不學也有天資遲鈍之人不數年而精不數年而神者以其好學也則甚矣敏之不可恃也敏而好學乃可恃耳聰明之悞人更甚於愚昧漢魯之入道反提於穎異敏而可恃乎哉

成子曰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好學人人好學則

人人皆可以爲聖人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在養其所有

子曰學欲知其所有則不可無致知之功欲養其所有則不可無存養之功

程子曰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

成子曰息慮亦是學者養心之法但不可有心耳蓋慮之不息則心爲慮動有心於息慮則心又爲息慮動矣故慮必從定靜安而出者可以慮亦可歸於何思何慮夫何思何慮則無心於息慮而慮自息卽有時無所不慮而慮亦未嘗不息

南窗錄

卷之二

圭

程子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嘗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成子曰養之不固則心不清心不清如何記得事聖人所以能記事者以其心清耳

所懼

成子曰學者師古人師今人總不若其師已心蓋以人爲嚴師則人之所在而心存人之所不在而心

不存以已心爲嚴師則無處非心即無處非師無事非心則無事非師無念非心則無念非師安得不知所懼

楊龜山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成子曰情慢邪僻之氣一入則心放矣夫子參前倚衡之說真操心之要

對問錄

卷之二

五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成子曰心地正則所行無不正心地不正則所行無

一正

朱子曰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成子曰心爲身之君君治則百事皆治心一不定則凡天下事無一可爲况欲進學乎進學必自定心始

朱子曰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成子曰儼然若思者主敬之謂所謂平居則無動無靜而不然無事無時而不然

朱子曰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愈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愈一息不存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嘗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對問錄

卷之二

六

成子曰致廣大盡精微乃所以尊德性而道問學須想致之盡之之心是何等細密纔說心粗便將德性問學都歸無有此乃近世學者大病欲除病根須是念念操存念念涵養橫渠云一息不存即爲僞病言之最切

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嘗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

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

成子曰人莫難於自覺纔覺間斷便是相續此朱子欲人之勤自省察也然既已省察尤須涵養操存積累日久然後打成一片甚矣功之不可間斷也近見學士大夫家講學或五日一至講堂或三日一至講堂其餘日則漫不經心即或一日一至講堂不過幾時其餘時亦漫不經心此等人皆以講

清間錄

卷之二

七

學爲名耳抑思講學何事而可一日不講一夕不講耶一日不講則一日以前之所學盡荒一夕不講則一夕以前之所講盡忘學者必須任事目前所遇得事所見得理無一非學則無一不可講念念講學則念念無間時時講學則時時無間久之則心與學爲一矣

朱子曰古人直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

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

用力縱使纔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

敬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成子曰學必主敬而後可以作聖學必主敬而後可

以言學小學一書正所以收攝身心而使之主敬

也三代以上人多從小學中涵養出來所以一入

大學義理便易明心思便易治而格致誠正之功

無難焉故其時聖賢多而不肖者少三代以下人

清間錄

卷之二

八

多不識小學爲何物而遽言大學所以讀書雖博講貫雖熟而格致誠正之學日雜焉故其時聖賢少而不肖者多人欲爲聖賢必自小學始

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

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存耳衆人則操而存方其

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

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

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只是此心不存

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

成子曰如明鏡則心不雜如止水則心不搖此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之心也衆人之心則操而後存聖人之心則不操而自存衆人之心則不操而卽亡聖人之心則不操而亦不亡然聖人非不操也操焉而無操之之形操焉而無操之之跡自人之見之則以爲聖人未嘗操耳孰知聖人兢兢業業無時不有道心人心之防危微精一之戒與衆人相去所爭止在幾微之際人能致審於幾微之際則不爲衆人卽爲聖人矣

清廟錄

卷之二

五

朱子曰求放心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卽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成子曰有時照管有時不照管則心之放失已多

朱子答張敬夫書曰來論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

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

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

豈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來教又謂言靜

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處若以天理觀之則動

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動

猶動之不可不察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

義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

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

清廟錄

卷之二

五

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成子曰學問專言靜則動時之省察必疎專言動則靜時之存養必畧惟動以見靜之所存則動不

於其靜以涵動之所本則靜不踰於寂此朱子所以有取於敬夫也朱子此書語語精確字字切至亟欲全錄以爲省心之資但以其文太長故節取之學者誠能於此深思玩味則雖不讀全書亦庶乎可以知其大旨矣

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淵明錄

卷之二

主

成子曰今人不能自敬其心動言爲事所累不知事亦何能累心也惟心不靜則無事而常若有事之消我小事而釀爲大事之亂我所爲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正擾之於其心耳試觀世人兀坐一室亦有何事而終日皇皇坐臥不寧跼蹐不安者何爲乎一心不靜故耳古之人以其身入萬幾紛投之際而心不驚卽以其身當危疑交至之時而神不亂豈無事哉心靜故耳人亦自敬其心焉可

吳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又曰敬有甚物只如異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閑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統一不怠地放縱便是敬又曰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皆入得但恐不下工夫耳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

淵明錄

卷之二

三

成子曰人能以敬爲主則精神收斂德於此修學於此進其益無窮人不能敬則精神怠弛德將日壞學將日退其損亦無窮故修己以敬孔子之言也而實則敬之義不始於孔子入德必自敬始程子之言也而實則敬之義又不終於程子自古聖賢未有不以敬而能有成者朱子曰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其深知夫主敬之旨矣朱子曰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成子曰存心工夫莫要於主敬戒慎慎獨不過一敬而已後來薛文清之學得力於此居多予嘗以此

語人而能實實用功者孫悔菴而外不多得也

尚敬何以用工朱子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成子曰內無妄思恐其一思則非幾之貢必多外無

妄動恐其一動則禍幾之發無窮是以古之聖人

兢兢焉致謹於此者而不敢有一念之妄思一事

之妄動也試想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是何等氣象

朱子

卷之二

三

便知敬之所以用功處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成子曰有形之中原有無形者在無形之中又有有

形者在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

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

後有形

成子曰性不能離理以爲性形不能離氣以爲形形

又不能離性理以爲形氣氣與理出於同原者

也特自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寬

之形而上者未始不寓於形下之中形而下者未

始不寓於形上之中

朱子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

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

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

朱子

卷之二

三

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

成子曰人之一身是氣也而所以宰是身者則爲理

君臣父子是氣也而忠孝則是理忠孝不能舍君

臣父子而獨見也一事一物莫非氣也而所以須

是事是物者則莫非理故曰理非別爲一物卽存

乎是氣之中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

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

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  
久我得之不久耳

朱子

成子曰只是此理未有人之先則無人處是理既有  
人之後則有人處是理是理也人得之而爲人物  
得之而爲物庸愚得之而爲庸愚聖賢得之而爲  
聖賢非有二理也海水之喻近之矣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

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

消閒錄

卷之二

圭

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

朱子

成子曰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萬物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也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物所謂不誠無物  
也理一誠而已矣

黃勉齋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

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

而上下是也

成子曰天道是理未始無氣陰陽五行是氣未始無

理特理精而氣粗耳

黃勉齋曰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  
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常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  
通也

成子曰天地萬物各有一理萬物共爲一理一日

見理終身不能窮理一事一理萬事不能盡一理  
故理能見乎氣之先理又能周乎氣之後理能入  
乎氣之中理又能貫乎氣之外

消閒錄

卷之二

圭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  
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  
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  
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  
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朱子

成子曰太極中理氣俱有但未附於物則見理而不  
見氣故太極亦可專以理言之也專以理言之而

天地萬物俱有所不能外然太極亦一渾淪之物耳天一物也地一物也萬物又各一物也而謂太極可以概之者何曰分言之爲天地萬物合言之則爲太極謂太極爲天地萬物之總名也亦可

朱子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常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滾將去

成子曰太極先天而後天地而生後天地而存天地以爲非太極則誰爲開闢天地者天地以後若非太極則誰爲範圍天地者太極之理無日不流行於天地間無人而不有太極也無物而不有太極也無時而不有太極也太極一理而已

朱子曰太極未動之先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也

成子曰靜中有動而能動者非靜也動中有靜而能靜者非動也陰陽爲之也又非陰陽爲之也太極爲之也

朱子曰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

成子曰靜是太極之體而太極不獨有其體靜際有動也動是太極之用而太極不獨有其用動際有靜也若拘拘焉分何者爲太極之體何者爲太極之用則不可以言太極矣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之一字可見

成子曰天地間之理不生則不息不息則不生惟息而後能生惟生而後能息以一身而言不惟吾心之動者生也即靜者亦未始非生以四時而言不惟春夏之發育者生也即秋冬之閉藏者亦未始非生天命之流行固自若是可以知太極矣

蔡節齋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

成子曰靜而生陰陰中有一太極也動而生陽陽中

消閒錄

卷之二

三

有一太極也無動無靜而陰陽未分陰陽未分之際有一太極也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成子曰有氣莫非天而天不可僅以氣言也有形莫非地而地不可僅以形言也有所以運是氣寄是形者而天之氣乃得以清地之形乃得以寧矣

程子曰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

其漸

成子曰夏至一陰生漸之久而後爲寒冬至一陽生

漸之久而後爲暑然在天地爲寒暑之變其幾至

漸在人心爲善惡之萌其幾至速故易之姤卦五

陽在上一陰在下其勢至微而作易者憂之曰女

壯勿用娶言君子於此不當以微視之而當以壯

防之也陰不可與長也易之復卦五陰在上一陽

在下其勢至微而作易者喜之曰復亨出入無疾

朋來無咎言陽氣剥盡而忽有一陽之來復即此

消閒錄

卷之三

三

便是亨道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又何疾咎之有

程子曰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

久之道則與天地合

成子曰天地所以有常久之道者以其無私以其無

妄人能無私無妄則亦可幾於常久之道

消閒錄卷之二終

葉

消閒錄卷之三

崑崙隱士成勇實錄

程子曰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

地從虛中來

成子曰天下之物惟虛者無所不容天地以虛爲德

此天地之所以能覆載也使其不虛則有所容即

有所不容豈能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如斯乎又曰

天地以實爲德實者至誠之謂也不誠則無天地

矣天地從誠中來蓋以虛爲法者天地之心以實

爲德者天地之用

朱子曰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

也

成子曰天地生陰陽乎陰陽生天地乎抑別有所以

生天地陰陽者乎

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某以爲此說與周子太

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

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

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

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朱子

成子曰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說

皆言天地之理是即所謂曆理也月令疏晉天文

志皆言天地之氣數是即所謂曆法也合曆法與

曆理交致之乃可以知天地矣雖然余少時曾讀

月令天文諸書月令所載昏旦中星之數於今多

不合即天文志亦大畧耳未見細密學者善讀之

可也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爲曰天地之心

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

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 朱子

成子曰天地之心虛虛則未有不靈者伊川曰天地

無心非無心也心而不自用其心也天地之心即

寄之於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即上體夫天地之心

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常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止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 朱子

成子曰謂天地無心則凡所爲生物成物者孰生之孰成之乎所謂福善禍淫者孰福之孰禍之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豈天有聰明而獨無心思耶又曰克享天心豈天無心而故託言天心以欺天下耶天地以生物爲心生固生也卽殺亦生哉培固生也卽傾覆亦生而露固生也卽霜雪亦生許魯齋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

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成子曰陰有餘則損陰而補陽陽有餘則損陽而補陰此天道屈伸消長自然之理也人之所以不能合天者以其不明於損益之幾耳

程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

成子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非以仁與義有二理也蓋仁之節制處卽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亦非以義與仁有二理也蓋義之篤摯處卽仁

程子曰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

成子曰行仁義之事而無仁義之心則仁義不爲我有也不有諸中如何形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

成子曰天地間何莫非一氣之所爲在天爲陰陽在人卽爲仁義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仁中有義義中有仁

問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爲剛而義爲柔自物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是如此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其用則決裂

朱子

成子曰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此不易之論也凡重賢之言義者皆是主剛底分數多義之與此義以爲質固是剛卽義者宜也若非有剛決之意行其中豈能事事合宜

朱子曰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正其所

成子曰仁之體本靜而未始不動動者其用也義之用本動而未始不靜靜者其體也故爲仁義者貴乎動靜之交養

問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羞惡爲義之端周子云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爲仁心之發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朱子曰惻隱慈愛是仁而仁不盡於惻隱慈愛也決裂果斷是義而義不盡於決裂果斷也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

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滙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

朱子

成子曰此言義之全體爲仁仁之分用爲義也任舉一端之不忍皆可謂之仁任舉一端之合宜皆可謂之義無處非仁卽無處非義

黃勉齋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

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  
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  
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  
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  
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  
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  
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  
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也其強爲是名耶抑  
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  
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  
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  
也人受氣於天賦形於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  
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人之所能強名而  
五常百行就有出於仁義之外哉  
成子曰楊子爲我墨子兼愛皆竊仁義之名而足以

亂仁義者也孔子之時楊墨之道未盛故仁義不  
待辨而已明孟子之時楊墨之道已極故仁義必  
待辨而始著此孔子之言仁義畧孟子之言仁義  
詳也萬事有萬事之仁義一事有一事之仁義如  
父子仁也而未嘗無義君臣義也而未嘗無仁以  
至兄弟夫婦朋友之際有仁未嘗無義有義未嘗  
無仁是五常百行皆有所不能外也知五常百行  
之不能外則知仁義之重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  
成子曰不欺亦可云誠但不可謂誠之全體蓋無妄  
則自不欺不欺尙未到無妄底地位無妄者天之  
道也  
程子曰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成子曰誠是忠與信之極至處誠以體言也若信則  
不過誠之用耳  
朱子曰誠者實有是理誠實理也亦誠慤也古漢以



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爲誠處亦有言誠慤爲誠處不可只以實爲誠而以誠慤非爲誠也

成子曰實有是理乃可爲之誠若有理之不實便不可以爲誠矣此說始於程子而暢於朱子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然而實理爲誠與誠慤爲誠原非二誠既實有是理則自無不誠慤處既極誠慤則亦

消閒錄

卷之三

九

無不實有是理底特在存誠者善會之耳

真西山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成子曰誠之義未有精於伊尹者。後聖數千言發明誠字不盡者。而伊尹直以數語盡之。曰威有一德。言無人之不有此誠也。曰德惟一動罔不言。言無事之不有此誠也。曰終始惟一言無時之不有此

誠也。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言萬善之皆以誠爲本也。雖中庸之言誠。孟子程朱之言誠。均不能外此。

北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惟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纔得確定。盡已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有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如十分底話只說得七八分。猶留兩三分便是。不盡不得謂之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

消閒錄

卷之三

十

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若以無爲有。以有爲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是實。是信。明道發得又明暢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從已心中發出。無一不盡是忠。循物之實而言無違是信。實他如是便曰是不與是底相背。非便曰非不與非底相背。便是信。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起條暢。

成子曰從內發出無一不盡固是忠然發出來之後  
信有不實則盡之於內者恐漸涉於虛淨是信正  
所以全其忠也發出來以實固是信然發之於中  
者倘有不盡則發出來底何由以實是忠乃所以  
存其信也忠信原是合一底

謝上蔡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  
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  
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  
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  
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成子曰恕者如心之謂也我欲安則欲天下皆如我  
心而安我欲樂則欲天下皆如我心而樂我有所  
好則思天下皆如我心之好我有所惡則思天下  
皆如我心之惡推之於天地位萬物育皆如我心  
可也此便是充廣得恕字氣象忠者心之體也恕  
者心之用也有體而後有用故曰忠恕猶形影

朱子曰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成子曰忠者心也人只有此一心恕者如心也凡物  
凡事皆如心而出之有一物則我之恕於一物上  
見有萬物則我之恕於萬物上見有一事則我之  
恕於一事上見有萬事則我之恕於萬事上見此  
所謂一忠做出千百萬恕來

朱子曰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  
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  
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  
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

成子曰學者之用其始固不同於聖人之用至於其  
積力久則學者之用無異於聖人之用蓋學者之  
忠恕以用功言聖人之忠恕以至德言

程子曰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  
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  
萬物一箇物秉而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

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已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

朱子

成子曰人之一心原與天下之心相爲流通與天地萬物之心相爲涵育只爲私欲所錮遂有扞格不相入處此便是不恕了

歐北溪曰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而范忠宣公亦

清明錄

卷之三

三

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曉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爭爲不肯之歸豈古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

成子曰今人往往見人之過不見已之過見人之過故詳以責人不見已之過故寬以恕已不知恕已

之過而不責誰其代爲我責者責人之過而不恕誰其甘受我之責者忠宣公之言益有爲而兩爾若執此以註恕字之義則不必矣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紜錯綜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有同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之

清明錄

卷之三

三

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而其同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盛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

然矣。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

論語

卷之三

七

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埋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畧似

成子曰易卦始於伏羲則伏羲爲道統之祖乃孔子刪書斷自堯舜豈以先天之易雖兆於伏羲而有盡無文必待後人之發明而始彰與惟自執中之義開於堯舜而人心道心之辨惟將惟一之旨實

與易卦相表裏此古今之明道者亦惟明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而已矣知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則爲聖人爲賢人而道隆不知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則爲異端爲不肖而道污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知此意者也雜紂幽厲以及楊氏之爲我墨子之兼愛不知此意者也孔子沒後孟軻氏出獨闢楊墨而倡言仁義斯亦聖道昌隆之一會矣漢唐以來道江都韓昌黎雖知孔孟之當道而未暢其旨其

論語

卷之三

七

徐王通振經而不合於經楊雄準易而實悖於易皆不足與於斯道之傳者也後二千年而程朱出焉乃取所謂孔孟之道推明而廣大之而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於是而大著矣

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正統使其君之德不得

此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賡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子。齊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微。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二先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

周子曰。程朱以前。理學未明。老子釋氏之言。盛行於天下。故人之中之者深。程朱以後。理學既明。釋老之言。不得與吾道爭衡。故人之中之者淺。獨是章句文詞之習。則錮蔽於俗儒之胸。而莫之能禁其弊。由於國家以文章取士。而儒者遂以爲舍章句文詞。別無以爲進身之資也。不知後其心於章句。

文詞者。其理學必不精。而潛心於理學者。其文章必不浮蓋。文章不過理學之緒餘耳。人能潛心於理學。豈但文章可傳。將所爲修己治人之意。與夫所以堯舜其君民而賡斯世於三代之隆舉。於是而得矣。

黃勉齋曰。道原於天。具於人。著於事物。載於方冊。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大生而榮。死而哀。秉懿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己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

成子曰。天下之治亂。視乎人心。人心之邪正。視乎道統。道統之明晦。又視乎聖賢。此聖賢之功之所以。

大也道統歷萬古而可考者正考之於其人耳

黃勉齋曰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  
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  
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  
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  
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  
者又得其氣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  
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

潛閣錄

卷之三

五

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  
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  
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  
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  
統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  
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  
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

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

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考其  
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以堯之  
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  
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  
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  
休此湯之以禮制心以不顯亦武不諫亦入此湯  
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

潛閣錄

卷之三

幸

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收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  
公係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  
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  
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  
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  
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  
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

清國集

朱之三

五:

世

海關錄

卷之三

世

17-293

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瘥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

王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中字之義最難體認去人欲存天理正所以體認此中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必人欲之盡去而後可以言精必天理之獨存而後可以言

淵問錄

卷之三

章

一於此而省察焉則中字之義昭然矣則所以體認此中之義亦無不昭然矣

王陽明曰只存得此心嘗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成子曰存心便是學放心便不是學爲學之道其切於存心莫切於求放心思過去事則心以過去事而放思未來事則心又以未來事而放

薛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

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講何而學

學個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

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

則只須克己私意便是又恐甚理欲不明曰正恐

這些私意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

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

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

淵問錄

卷之三

書

別有個見

傳習錄

成子曰人須是立志志切則所以涵養之功自不得不深志切則所以講求之力自不得不詳講求涵養俱是就一心裏見得講講求而不涵養不可謂之講求端涵養而不講求不可謂之涵養

梁曰半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就窮理將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是敬精告虛說便謂之窮理



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

成子曰居敬窮理雖是一時事然當其居敬尚須用窮理功夫不可便以居敬爲窮理也當其窮理尚須用居敬功夫不可便以窮理爲居敬也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功夫獨是已獨知功夫

清問錄

卷之三

五

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詐僞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伯義利誠僞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功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

只是此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瞶除是稿木死灰

傳習錄

清問錄

卷之三

五

成子曰誠意功夫全在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之所獨知於此而自欺則無往而不自欺於此而自憊則無往而不自憊自朝至暮自少至老無一息而有所獨知則無一息而不當慎獨若以謂人有有念時亦有無念時有念時便有戒懼無念時便無戒懼則其爲縱逸也多矣且吾儒亦安得有無念時耶所謂無念時者皆佛家參禪人定之說也吾儒但有持念時必無無念時

問近年用功何如陳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  
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  
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  
體驗覺得意之誠倫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爲証豁然若無疑却  
又多丁格物工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  
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  
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

論語集注

卷之三

七

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  
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  
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  
海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  
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  
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聽言動心  
欲視聽言動非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  
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

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  
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  
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  
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  
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  
王陽明傳習錄

論語集注

卷之三

七

成子曰陽明之所謂格物是格去物欲朱子之所謂  
格物是格通物理然天下未有不格去物欲而能  
格通物理者亦未有不格通物理而能格去物欲  
者是二說固相爲表裏其歸於致知誠意則一也  
然則人第慮不能格物耳果能格物則不惟家國  
天下是物也卽身心意知亦莫非物不惟致知誠  
意正心爲身是格物也卽齊家治國平天下亦莫  
非格物此明明德之所以歸重於格物  
王陽明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處  
多方是後又戒陳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

下寬以居之

成子曰朋友之間自不可無規規但須婉詞以達之

庶可望其聽從不然則近於訐友必疎我矣

陳九川問此工夫却於心上明白只解書不遇先生

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

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傳習錄

成子曰讀書以心得爲主。有心得則凡詩書文藝皆

我心之所固有。一觸便通。若無心得專就口耳上

讀書

卷之三

三

討分曉則讀得一句却只解得一句與我何與

王陽明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

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

就禁禁盡靈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爲生的

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知衆人自孩提之童莫

不克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

雖問學克治也只愚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

之學知利行

傳習錄

成子曰從古有不生知之聖人必無不學問之聖人

從古有無學問之衆人必無無良知之衆人

王陽明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

樂以忘憂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

云得不得也

成子曰聖人原可學而至人之不能爲聖人者以其

無聖人之志無聖人之道耳人人能發憤忘食則

是人人有聖人之志人人能樂以忘憂則是人人

有聖人

卷之三

三

有道人人可以爲聖人矣

清問錄卷之三終

消閒錄卷之四

崑崙隱士成 勇寶慈

王陽明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

超人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

消閒錄 卷之四

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實落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成子曰用過功夫而無所得畢竟是功之不純若於

此毫無助長之心而斷斷做去久之則自有所得若於此稍有助長之心則不惟無所得前日之功夫盡失矣故助長是學者大病蓋助長則必不能實落用功易為諸魔所累用功實落則凡有魔處皆我鍊心修性之處識見至此愈透氣力至此愈堅學問至此愈深深雖遁世無悶可矣

消閒錄 卷之四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陽明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已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做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好惡就見的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的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成子曰我見人的不是所以人亦見我的不是我見人的不是自然不肯服人所以人見我的不是亦自然不肯服我若能反己自責不見人的不是則

人必服我矣。舜之所以化象者，正是如此。然不止  
舜之所以化象，凡古來聖賢之所以化兇頑者，俱  
是如此。

王陽明曰：凡朋友間難繼，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  
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  
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成子曰：我以朋友之淺近粗疎而鄙薄之，則我亦已  
淺近粗疎矣。以朋友之露才揚己而鄙薄之，則我

清閑錄

卷之四

三

又已露才揚己矣。其所失當，有不可勝言者。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陽明曰：卜筮是理，  
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  
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  
似小藝，不知今日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  
辨，篤行之數，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  
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  
易問天。謂人尙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成子曰：學問皆所以決疑。卜筮亦所以決疑也。人有

疑而不決，失其幾，而謀之詩書，或進而謀之卜筮。  
謀之詩書，是以疑而問諸聖也。謀之卜筮，是  
而問諸天也。或曰：易之中，有以理言者，所以明道。  
有以數言者，所以決疑。其用各不同，不知言理則  
數在其中，含數無所謂理也。言數則理在其中，含  
理無所謂數也。

問志士仁人，章陽明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

清閑錄

卷之四

四

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婉轉委曲，保  
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  
違了天理，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  
不過做了百千年禽獸學，要於此等處看得明。  
白。比于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  
人。王陽明

成子曰：看得節義重身命輕，所以爲臣；而必死忠爲  
子，而必死孝，看得身命重，節義輕，所以寧爲亂臣。

而必不肯赴死寧爲賊子而必不肯捐生獨不思爲節義而死死有餘榮爲身命而生生有餘辱乎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陽明日聖人何能拘定死格大異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力連笋也不會

漸開錄

卷之四

五

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王陽明

成子曰羣聖人之解易只見得易理之無窮故所言雖不同而無非易理王陽明之講良知只見得良知之無窮故所言亦不必同而無非良知今人誠能養得良知渾全則隨處皆良知隨事皆良知也看得易理明白則讀一聖之言而易理如是讀羣聖之言而易理不過如是也蓋天下之事物有盡而良知則無盡聖人之解易有不同而易理則無

不同若讀易者必拘拘焉曰某卦當作何解某爻當應何事則是專向枝節上去用功何由探得本源若要探得易之本源須於義卦未畫以前細參若要探得良知之本源須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存想

張南軒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

成子曰誠則必敬不敬未有能誠者也敬則必誠敬

漸開錄

卷之四

六

而不至於誠必其敬之未純敬寧有不誠者乎

陳北溪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遇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

成子曰堯舜不過是箇修己以敬敬之所關太平不大乎一念能敬則一念無失念念能敬則念念無

夫一事能敬則一事無失事事能敬則事事無失  
一時能敬則一時無失時時能敬則時時無失敬  
之義大矣哉

陳北溪曰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  
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

成子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二語尙盡不得  
主敬工夫然就此體認則就此亦便是敬也事貴  
隨在存此心而推廣之耳有所執而如執盈之心

有聞錄

卷之四

七

在即未嘗執而如執盈之心亦未始不在有所入  
而如有人之心在即未嘗入而如有人之心亦未  
始不有

陳北溪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

成子曰凡事有主而後有輔人必有敬以爲之主而  
後萬理皆輔我之資不敬則失所主矣

並西山曰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  
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

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成子曰敬爲學問之本在宋儒以前患於不知在宋  
儒以後不患於不知而患於用力之不實

吳臨川曰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  
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成子曰敬爲作聖之梯階則不敬爲作狂之根砥不  
可不慎也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

清閑錄

卷之四

八

坐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着纖  
差物便搖動

成子曰靜則能安能慮能得此其可以爲學一搖動  
便不靜矣物之亂我者必我先自爲可亂也故曰  
靜中一物不可着

謝上蔡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  
靜也

成子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心無慾矣心無慾故靜

不然不齋則心不齊不戒則心不一是天下之至不靜者也其何以近道乎

李延平答元晦書曰某髮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其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成子曰余自乙酉冬潛跡崑崙崙深山窮谷人影俱絕

清閒錄

卷之四

九

養石採藥而外惟有終日靜坐而已豺狼麋鹿呼號戶外慮未嘗爲之少動每至天中夜半此心空空一物不有於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恍然若睹覺向者沉淪宦海百方操存未若此數年靜坐之爲有得也讀李延平之言實獲我心矣

朱子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事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

成子曰坐禪入定則百慮枯槁非知正而後之定靜也重賢之所謂靜者只是湛然專一可以無事亦可以應事無事而靜即應事而仍歸於靜此之爲能靜

朱子曰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

清閒錄

卷之四

十

成子曰此即動際有靜靜際有動之說動際有靜則其動也能止而無馳騁之患靜際有動則其靜也能生而無寂滅之患

朱子曰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成子曰靜中動是所爲知者動也動中靜是所謂仁者靜也

朱子問滕德粹近日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敬動有莊莊有爲賢有得思有養思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



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

成子曰靜坐中原有工夫在息養瞬存正靜坐中之工夫也不然徒以靜坐而已則於君子終日乾乾之意相去遠矣讀橫渠之言益知坐禪入定之非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

新制錄

卷之四

七

成子曰君子原非爲人知而爲善小人原非爲人不知而爲不善然爲善爲不善人亦未有不知之者卽人不知天地未有不知之者我亦未有不自知之者人亦奈何自知之而自欺之哉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闇室

成子曰不欺闇室是慎獨之功能慎獨則格致誠正一以貫之矣故學必自此始

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成子曰能忍於百年而不能忍於一夕則一夕足以喪百年之身能忍於萬事而不能忍於一事則一事足以貽萬事之累卽我亦未始不悔悔之而已遲卽人亦未始不救救之而已晚可不謹歟李延平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成子曰自古聖賢多從憂患中磨鍊出來而亡身敗家者其始不過忽於幾微而其後遂至於不可撲滅然則居安者宜慎何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此帝王制事之道而實聖賢持身之道

新制錄

卷之四

七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縱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尙當兢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成子曰學問最難於持養而難者多戰於鮮終方艱難多事之時雖極中必懼震動惕厲而惟恐防維之不足及太平無事之日雖有美主亦優遊怠忽

而常若精神之有餘。余讀盧慶之論唐莊宗。未嘗不嘆其始爲之勞。而後敗之逸也。於乎獨莊宗也哉。

朱子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設以亂之也。

成子曰。凡人之私意。必有所偏重處。此處最爲難制。

朱子曰。能於此而制之。則無不可制者矣。然始不過強制之耳。強制之猶恐或有偶萌之時。惟純熟之久。則不待制而自無。不制工夫至此。又何私意橫生之有。

朱子曰。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炯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

養之道也。

成子曰。炯炯心體。人人有之。但聖人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常人則必待羈束而始入規矩。若一息不省察。則一息放逸矣。一念不操存。則一念放逸矣。此内外交養之道。不可不慎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成子曰。既省了。則何者是理。何者是欲。其知之必悉。

然不有以克之。欲不可得而去。既克了。則欲去而理存矣。然不隨即用省。則此念之欲去。安知彼念之欲不復生乎。則省克之誠。不可傾刻忘也。

張范陽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成子曰。爲善卽不得福。善亦不可不爲。爲惡卽不得禍。惡亦不可不爲。乃爲善未有不得福。而何以爲。

善者之寡。爲惡未有不得。而何以爲惡者之多。總由於不能慎獨耳。不能慎獨。則以爲一念之善。惡。未必有甚關係。孰知一念善。卽百祥之所由兆。一念惡。卽百殃之所由起。可畏哉。慎獨其可已乎。

陸象山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

清閑錄

卷之四

主

成子曰。人之病痛。未有不自覺者。特自覺而自欺之耳。恣縱不能自克者。固是自欺。自克而用功不深。亦是自欺。不自欺。則自慊矣。

陸象山曰。念慮之正不正。在傾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傾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傾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成子曰。聖之與狂。自人之見之。未有不以爲相去甚遠者。乃聖而罔念。卽此便是作狂。狂而克念。卽此

便是作聖。誠哉。念慮之正不正。只在當下。不在轉念也。

許魯齋曰。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卽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成子自耳目之所聞見。其善則心之所發者。亦善耳。目之所聞見。皆不善。則心之所發者。亦不善。人可不慎所習乎。

清閑錄

卷之四

士

許魯齋曰。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己益。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成子曰。小人惟見利而不見害。所以多害。見得而不見失。所以常失。君子惟見利而卽見害。所以遠害。見得而卽見失。所以鮮失。

吳臨川曰。夫易以濁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

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其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成子曰天下溺人汚人之事至多而色與貨爲甚然究非色與貨之能溺人汚人也人自溺而自汚之

清閑錄

卷之四

七

耳使人於隱微之際常有天地之臨我鬼神之督我十目十手之揜視我則雖有色其敢犯之乎雖有貨其敢取之乎故正心誠意之學惟以慎獨爲本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又曰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又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

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

成子曰據程子所云則是一知而好與樂俱在其中然好與樂雖始於知而不盡於知也天下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

尹和靖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成子曰通一件便行一件則知非空知乃是實心體

道之人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

清閑錄

卷之四

八

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

成子曰未知而遽欲行則行之無由既知而不能行則知之何益此知行交相爲用也又曰學問之道必虛而後能入知正所以滌其虛也尤必實而

後有功行乃所以致其實也又曰學有以識勝者知是也知者明之之事學有以力勝者行是也行者誠之之事誠明不可偏廢

朱子曰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

成子曰窮理是致知工夫涵養是力行工夫窮其所養之理是致知其所行也養其所窮之理是行

清廟錄

卷之四

九

即行其所知也

問聖門當學誰曰顏子爲有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

成子曰聖人教人用功俱是從實處做將去文與禮

皆實有可見之理博文約禮皆實有可見之功至於過此以往未之或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則在人自得之耳

黃勉齋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賢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與

清廟錄

卷之四

十

成子曰聖人之言學也惟精分明是說知惟一分明是說行乃不曰知而曰精是不精不可以爲知也不曰行而曰一是不一不可以爲行也知行必至於精一而後可以言知行後來之言知行者莫精於此又曰學始於知而不終於知學始於行而不終於行不終於知而無一非知之所蘊不終於行

而無一非行之所造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  
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  
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成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一言耳求之於近則  
近者在其中求之於遠則遠者亦在其內是之謂  
聖人之言若楊子所云則是聖人之言皆遠而不  
可及賢人之言皆近而易行也豈其然哉

清閒錄

卷之四

三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成子曰古來大聖大賢忠臣孝子百世而下獲其片  
言隻字無不摹之以爲師法所爲德盛者言傳也  
若夫人不足傳而文足傳如楊子法言之類是也  
然予每讀其文未嘗不恨其人傳亦何益哉

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  
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  
功

成子曰言出於氣者也。和氣之人其言必徐。浮氣之  
人其言必躁。所養不同也。故治言必先治氣。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  
鼓扣之然後鳴。鏗而鏗銘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  
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  
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成子曰聖人欲明天下之道則有言。欲教天下之人  
則有言。是猶鐘鼓扣之而後鳴也。若無故而言則

清閒錄

卷之四

三

是與爲文也不若其質矣。不扣自鳴豈非妖乎。

司馬氏曰言而無益不若無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  
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成子曰吾人立一言必有關於世道人心。卽詩章詞  
賦亦皆所以爲忠孝之隱明性情之正。乃爲有益。  
若夫風雲月露徒工才華而無益於身心何若不  
言之爲愈乎。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合義而後

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成子曰言之不本乎道者官南出而生疑在我先有不能自信之處行之不衷乎義者行方兆而生悔在我已有不能自果之意言不信則明志之日即變志之端於此萌志何由堅行不果則修德之端之機於此伏德何由崇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官先儒以爲心平氣和

清園集

卷之四

三

則能官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然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官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于云不得於官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官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成子曰今我乍與人相對我之性情未見也先見我之言我之學問未見也先見我之言我之事功未見也先見我之言言而善則人以爲君子言而不善則人以爲小人言可不慎與然而言不可以僞爲也言之疾徐性情之靜躁爲之也言之華實學問之誠僞爲之也言之大小淺深事功之成敗得失爲之也故治言不若治心而治心尤須治言內外交治則無不治矣

清園集

卷之四

音

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  
成子曰人必先有孤疑之心而後外物得以誘之若所見既真則豈復有能誘我者乎彼學士大夫日從事於吾道追其後或流入於釋氏而不自以爲非者總由知之未至耳

程子曰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卽一身以觀天地

成子曰遠取諸物學之所以大也近取諸身學之所以精也不觀之繫辭乎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是遠取諸物也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是近取諸身也然萬物皆備於我則取物又不若取身之爲切也

清閑錄

卷之四

五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是問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

成子曰天地間事皆吾性分中事天地間理皆吾性分中理天地間物皆吾性分中物於天地間之物

有一之不格是於吾性分中之物有一之不格也故格物者必須隨物而格之不使有一物之或遺格得萬物然後識一物之理雖於一物有特礙萬物之用

楊龜山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

成子曰學必致知而後吾心無不可見之理學必格物而後天下無不可見之事凡亦多則理愈明見理明則心愈定

清閑錄

卷之四

六

胡致堂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譬而賸此知不可亂也

子曰知之固貴乎至然知善之當好而不實用好之力知惡之當惡而不實用惡之力則又無益矣知矣此致知者必以毋自欺爲斷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義知以心



言

孟子曰知得不分曉從何處學起止此一理耳涵於內者謂之知散於外者謂之物物之所在即知之所在也譬如鏡子是知磨鏡便是致知物來輒照便是格物故致知格物不可以先後言也

朱子曰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

消閑錄

卷之四

三

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語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成子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一事不體會則一事之理不出一物不推尋則一物之理不著故必內外參合而後可不然徒言恭敬持守而於世間事物一槩不知亦非聖賢有用之學也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

成子曰窮理集義原是一事窮理是以心入乎理之中而於理無不窮集義是以義聚乎心之內而於義無不合

朱子曰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

成子曰心不虛則神念生必以天下之理皆爲不足窮慮不靜則雜念又生必於天下之理有所不能窮

朱子曰理不是在前而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

消閑錄

卷之四

五

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

成子曰天下之物無一非我身之所有特人不能體察則不知此物之爲我有也不知此物之爲我有則物不爲我有矣

朱子曰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

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  
奏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泳多後自然  
好椰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  
做那一件便不及韓

成子曰繫辭云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富有  
者言其無所不有也無所不有業之所以大日新  
者言其無日不新也無日不新德之所以盛若有  
所有有所不有則不可以爲富有矣業何由大有

潛閣錄

卷之四

三

日新有日不新則不可以爲日新矣德何由盛可  
見義理必須積得多然後見効常讀韓昌黎答李  
塏書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不知  
費多少培養澆灌乃能如此昌黎文起八代之衰  
豈一日二日之積乎考亭謂椰子不及韓信哉  
朱子曰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  
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  
去聖賢之心尙遠在

成子曰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則書無不曉以天  
下之理觀天下之事則事無不明若以私見自去  
求理則必有執我之意以晦古人之書者是讀一  
一書反受一書之誤也可乎哉

朱子曰思索譬如穿井不能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  
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

成子曰方人之初思也理欲交雜如何得清思之久  
然後知理是理欲是欲欲去而理獨存乃謂之清

潛閣錄

卷之四

三

故朱子以爲思如穿井

朱子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  
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

成子曰隨事以觀理是無一事之不觀乎理也無一  
事之不觀理則心無疑理卽理以應事是無一理  
之不應乎事也無一理之不應事則心無疑事

潛閣錄卷之四終

清閒錄卷之五

豈希隱士成勇實慈

朱子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

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

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

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

識其味此蓋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成子口稱明道德性寬和大約得春夏之氣居多程

伊川氣質方嚴大約得秋冬之氣居多其所稟不

同故其教人亦異然其究則同歸於發明道理成

就人才而已

朱子曰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

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

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

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成子曰吾儒謂有天地後此氣常運釋老則謂未有

天地以前此氣未始不運吾儒謂有此身後此心  
常發釋老則謂未有此身以前此心未始不發大  
約吾儒治其實釋老治其虛治其實則確而可據  
治其虛則荒而難憑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之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  
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  
或藝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  
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悟其極則察乎天地之  
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  
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大婚而詩以二南篇正  
始之道其以此與

成子曰君臣父子之際皆足以成名故雖在中才亦  
有時而知警男女居室之間無由而其見故雖在  
賢智亦習焉而不察不知福之興必起於房幃家  
之敗多由於床第房幃而能和則無不和矣床第  
而不知謹則無有知謹者矣是以慎獨之君子每

於夫婦之際倍加修省倍加謹慎誠重之也

又曰道不行於妻子者其人必有隱惡化不格於門  
內者其人必無實行

橫渠爲書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荅曰  
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  
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  
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  
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

清閑錄

卷之五

鳥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  
莫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  
生於西也非惟目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  
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通大率患在於  
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  
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

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  
然無事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  
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  
是聖人之心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  
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  
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

清閑錄

卷之五

四

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  
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  
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程子定性書

成子曰性之不定也由於心之多所感多所感則能  
發不能存性之定焉者寡矣又由於身之失所止  
失所止則能動不能靜性之定焉者尤寡矣故程  
子之言定性也引易之咸與艮卦以明之夫咸者  
無心之感也感而無心則虛體無所不受而本體

不見紛擾豈有不貞吉悔亡者乎至於憧憧往來則將迎之意不勝其多是以朋從爾思而非真思耳艮者止而不遷也艮其背者聖學得止之功也人之耳目口鼻皆動而多欲惟背則無欲而常定背一艮則內欲不生身而忘其有身身且不獲矣外欲不入人而忘其爲人人且不見矣不獲其身必獲其心矣不見其人必見其天矣蓋其所獲所見無非理也尙何咎之有哉是故成者心法也艮者身法也成者心法而其中未始無身法成則失志戚戚則面居戚戚則往來戚戚則無悔非身法乎艮者身法而其中未始無心法象之思不出位六二之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九三之列其負厲薰心上九之敦艮非心法乎身不離心心不離身身心不離性合心法與身法而交持之斯定性之法也

程明道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

成子曰以富貴驕人者其富貴必不久以學問驕人者其學問必不深是故君子之居心也皆當以損之道居之以損之道居之則無驕人之害矣

程明道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以消盡者是大賢

成子曰客氣與正氣不容並立者也客氣勝則正氣消正氣勝則客氣消此際正須以全力克之清心寡欲以養其原居敬窮理以析其幾親君子遠小人以漸磨其性情然後客氣可消而正氣可復也程明道曰呂與叔常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可易人無緣作得主定如虛器入水水自然人若力一節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成子曰即以人之身論。百凡病症。皆乘虛而起。若人正氣充實。則邪氣如何侵得他。惟心亦然。心宜實不宜虛。虛則外物可以竄而入。實則外物不能入而亂其中。然欲此心之實。必須仁義道德充滿其際。不使有一念之或敗。不使有一隙之可乘。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退聽焉。不然則思慮紛起。吾未見其能驅除也。

程明道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成子曰凡人之易於動怒者。皆生於氣之有餘。氣有餘則物感之觸我發焉。而不能以自制。內之自損其德性外之必喪其身。名人之不能無懼者。皆生於識之不足。識不足則變故之震我怯焉。而無可以自安。勝負關忠孝之名節。而有所不敢爲。進退係事功之成敗。而有所必欲避。惟克己則客氣消融。而怒自平。明理則見事通達。而懼自息。

程明道曰懈怠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成子曰懈怠一息則數息之所學已荒。懈怠一日則數日之所得已亡。懈怠一月則數月之所學所得已消盡。而無餘。况懈怠一生乎。讀之令人汗下。程明道曰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成子曰內重則嗜慾屏絕。故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

義禮充足。故可以見誘之小。

程明道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動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成子曰人身中具有乾坤之氣。人心中具有乾坤之理。乾坤之氣靜則屈而動則伸。也不屈則不能伸矣。乾坤之理靜則存而動則發。也不存則不能發矣。

程明道曰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

力處

成子曰纔學不知着力處則學焉而不可以得既學不知得力處則得焉而不可以久

程明道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成子曰聞過而喜是必其猛於改過者也聞過而怒是必其敢於諱過者也改過則過日寡諱過則過滋多此聖狂之分也

程明道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並秋殺蘊

精義

卷之五

本

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益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

成子曰上天之生聖賢原因氣運而生聖賢之有功川亦因氣運而發天縱仲尼於春秋之世所以圖

前此數千百年帝王之統開後此數千百年聖賢之統仲尼其太極乎有太極而生兩儀有兩儀而生四象有四象而生萬物有仲尼而生顏曾思孟有顏曾思孟而生濂洛關閩有濂洛關閩而生河津姚江講學之諸儒蓋亦皆氣運爲之也常卽以宋之諸儒論濂溪天地也明道和風慶雲也伊川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至朱子則集大成矣

程明道曰荀子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

精義

卷之五

本

成子曰荀子才高故喜於立異而不爲切近循人之論蘊子瞻之流謂李斯之焚書坑儒皆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立異之流禍一至此哉然則學者亦安可以立異爲哉

程明道曰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則至楊雄規模又窄狹矣

成子曰吾嘗謂毛萇董仲舒見道雖未明而信道則甚篤若楊雄之法言准易則名爲擬聖人而實已

肯聖人是其見道不明也至於劇秦美新則又信道不篤矣

程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成子曰文中子雖是隱君子然獻太平十二策於隋帝既不用矣而後退而著書設使當時用之則文中子將不得爲隱士矣所謂量時擇主之哲安在哉是故學至孔子而後可以轉亂爲治或隱或仕無可無不可若士君子處末世與其失身濁亂之朝不能挽回氣運無寧湮沒終身老於泉壑之爲得也

程明道曰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成子曰論學要明理必須多讀書論治要識體必須厚養氣或曰天下亦有多讀書而不明理者矣如安石是也予曰安石執拘畢竟是不會讀書

程伊川曰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

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寧操存不固

成子曰神清則夢寐自清神亂則夢寐自亂於夢寐驗所學却是實在功夫

程伊川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程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成子曰今人氣質之厚薄多歸之於稟賦年壽之延促多委之於命運不知稟賦命運者皆先天之說也所謂天定能勝人也存養者後天之說也所謂人定亦能勝天也人能寡欲則薄者可厚多欲則厚者亦薄寡欲則促者可延多欲則延者亦促人亦奈何忘生而徇欲哉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是去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驕



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成子曰讀書有矜氣則無沉入之思接人有矜氣則無退讓之雅處事有矜氣則無詳審之功故學者莫先於去矜去矜而後可與言學也

程伊川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成子曰賢士大夫之於君其所陳者非誠正之大道則經國之良謀久與之接最足以培養聖德宦官

官妾之於君不過聲色娛樂之事與夫譏間忠良之言常與之親最足以蠱惑君心

程伊川曰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薰陶成就非徒涉書史遺古今而已也今聞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出入起居之意請令講官以六三日得上殿說書從容納誨如初秋卽

令講官輪日入侍

成子曰聖學非一端而其切於經筵日講經筵日講非一事而總歸於啓沃君心蓋君心者萬化之原而百官萬民之所觀型也於此而正則莫不正矣然非常御經筵時得正人開導日聞正言日見正事則於天理欲之幾辨之必不能析生民利弊之事察之必不能詳人才進退之數慮之必不能周而君心何自而純天下何自而治乎伊川之致謹於經筵也得正君心以正天下之本矣

程伊川曰古人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紛紜於訟訴時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以煩舌感之不已淺乎伊川每進講必宿齋預戒異感動上心所論說常於文義外反復詳明務歸於啓沃

成子曰徒以辭說感人而不先之以誠心卽朋友且不可以相格況君父之前乎故誠爲進講之本不

誠未有能感悟君心者也。人臣進諫之際，貴其誠亦貴其敬。不誠則一念欺君，雖奏對詳明，不足以贖其過；不敬則一念慢君，雖忠言屢告，不足以盡其忠。誠以平日之精忠言，敬以臨時之靖獻言。然臨時之靖獻，尤必本於平日之精忠。

程伊川嘗問帝在宮中行，激水避蟻，信有是乎？帝曰：然。伊川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講罷，未退，帝忽起，憑檻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

成子曰：因激水避蟻而勸其推心，此伊川之善於開導處。至於折柳之諫，人臣以爲伊川失之太嚴。遂啓哲宗之厭，不知師道貴嚴而持論貴正。寧可道之不行，不可恐其不行而先自損其道。寧可說之不聽，不可慮其不聽而故自貶其說。伊川最得講官之體。

程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成子曰：凡與人相與，但當取人之長，不可議人之短。況前輩乎？取人之長，則我受人之益；議人之短，則人怨我之刻。

程伊川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盈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成子曰：位高而道卑，人多以爲福；君子獨以爲禍。德薄而享厚，人多以爲可喜；君子獨以爲可懼。何者？不能居益，則必損；不能持盈，則必覆也。戒之哉！

程伊川曰：閱機事之人，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成子曰：人必有機心，而後閱機事。人必喜機事，而後多機心。二者常相表裏。然機心機事，皆所以欺人也。而究之實，所以自欺。皆所以誑人也。而究之適，所以自誑。蓋天地鬼神最惡的是機心，最恨的是機事。有機心者，必多陰謀；有機事者，每遭奇禍。

程伊川曰：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

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成子曰言由氣出氣由心生言之急者其氣必浮語之躁者其心必蕩故欲治言必先治氣與心心不動而氣不撓則語言自無躁急之弊

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波

海圖錄

卷之三

七

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程伊川

成子曰性與情原非二物性之動處是情情之靜處是性如人於君臣父子之間忠孝是性及其一旦而變生家國之際或慷慨成名或從容就義毅然而不悔者便是情情一性之發也故性無有不善

情亦無有不善其有不善者習氣也伊川以水喻性以水之動喻情得之矣

程伊川曰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爲故關朗有周能過曆泰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海圖錄

卷之三

七

成子曰爲國至於祈天永命固難也然人主能仁慈恭儉以培養天地之和氣則無難養形至於長生固難也然人能謹思寡欲以強固身心之精神則無難學而至於聖人固難也然人能致知力行以深求神聖之功能則無難不然關朗豈欺我哉程伊川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成子曰學必由本而後可以及末功必由內而後可以及外已者物之本在于內者也故專志於己則

自有以成。物者已之未。在於外者也。故馳志於物。則必至於喪已。

程伊川曰。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行。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成子曰。近日儒者之弊。正坐在不分別善惡。不識廉恥。不分別善惡。則必流入於惡。而不知不識廉恥。則雖知入於惡。而不恥其爲害。豈可勝道哉。然則必如之何而後可以分別善惡乎。曰。只在致知必

清園錄

卷之五

五

如之何而後可以識廉恥乎。曰。只在誠意致知者。由一端之知善惡。以推及於無所不知。誠意者。由一意之誠於知恥。以求至於無所不誠。久之。則亦可以深造於道而自得之矣。

陸象山曰。唐虞之際。道在臯陶。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天之生人。必有能肩明道之責者。臯陶箕子是也。箕子所以狎狂不死者。正爲欲傳其道。旣爲武王陳洪疇。則居於朝鮮。不食周粟。

成子曰。講學之統。始於臯陶。前此未有也。允迪厥德。是實踐底功夫。謨明弼諧。是講貫底功夫。後來傳

說。講學於高宗之時。朝夕納誨。言遜敘言交修。極其精微。人但知傳說之深於言學。而不知其淵源實得之臯陶。今試取說命與臯謨細讀。便見其源流一致。處然此二人。遭遇甚隆。君臣相得之際。身與道俱顯。講學猶易。吾所難者。獨有箕子耳。箕子於國破君亡之秋。本心只欲一死。特以胸藏天地

清園錄

卷之五

五

民物之蘊。身接堯舜禹湯。傳之傳者。不因武王之問而陳之。則洛書疇範。幾不傳於天下後世矣。是故其伴狂不死者。爲道計。非爲身計也。觀其傳道之後。遂避地隱居。則箕子之心事。自見。或曰。假使武王當日不訪於箕子。可若何。曰。箕子愛道之心。重傳道之心。急亦只惟有藏之名山。待之共人。陸象山曰。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欲。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

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

成子曰求而不得其路與未知而自謂能知病在不  
能致知知路而縱恣不肯爲與畏其難且大而不  
爲病在不能力行然其所以不能力行則仍是其  
知之不真也若真知至道之可樂則自無四者之  
弊

陸象山曰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  
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

清田錄

卷之五

圭

成子曰人必心中無欲然後可以有爲若一念在道  
德又一念在功利百慮紛起如何立起志來發憤  
有爲

陸象山曰自古聖賢發明此理不必盡同如箕子所  
言有聿陶之所未言夫子所言有文王周公之所  
未言孟子所言有吾夫子之所未言理之無窮如  
此

成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無窮道亦無窮故一日

言之而見道終身言之而不能盡道一聖人言之  
而見道合數十聖人言之而不能盡道後聖之言  
原不必同於前聖之言而其實則亦不大異於前  
聖之言

陸象山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今世類指佛老爲異  
端孔子時異端未入中國雖有老子其說未著却  
指那個爲異端蓋異與同對雖同師堯舜而所學  
之端緒與堯舜不同卽是異端何止佛老哉有人

清田錄

卷之五

圭

問吾異端者吾對曰子先理會得同底一端則凡  
異此者皆異端

成子曰異者同之反也凡不與吾道同者皆異端也  
異端不止佛老如吾道言性善而荀子獨言性惡  
則荀子便是異端餘可類推

陸象山曰諸公上殿多好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  
可就他身上理會何必別言格物

成子曰天子之學以修身爲本格物正爲修身而設

也故就物上理會不如就身上理會更爲親切事  
謨最是經筵第一義共言慎修思永固是就身上  
理會卽其言知人人亦君身之得失所係也言安  
民民亦君身之休戚所關也皆是就身上理會者  
也然而天下之物實不外於人與民則格物亦不  
外於知人與安民矣

劉淳與參禪其友詰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

外求乎淳叟曰魯之於手釋氏是把鋤頭儒者是

清閑錄

卷之五

圭

把斧頭所把雖不同然却皆是這手我今只要就  
他明此手其友云若如所云我只就把斧頭處明  
此手不願就他把鋤處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  
喻友亦可謂善對 陸象山

成子曰予在崑崙山中嘗取道藏佛藏闕之其肯亦  
欲明心見性特其意過偏故聞過遂覺索然爲其  
毫無益於學問也吾道中自有所得到了有得時  
卽禪理亦不能外何必參禪始爲有得耶

陸象山曰善學者如關津不可胡亂放過人

成子曰一出入惟關津爲能謹其防學者制心能  
如關津則物之在外者不得進而雜於內心之在  
內者不得越而散於外而無放心之患矣

陸象山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

志也是怪他不得志個甚底須是有知識然後有

志願

成子曰心之所向謂之志今人豈盡無志特不能志

清閑錄

卷之五

圭

於學耳不志於學則無窮不好底事俱從此做出  
來能志於學則無窮好事俱從此做出來

陸象山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

見之人言却難

成子曰溺於利欲其受病已自不淺象山非謂溺於

利欲者之可與言道也特甚言溺於意見之重不

可耳

陸象山曰典憲二字甚大惟知道者能明之後世乃

皆其所撰苛法名之曰典憲此正所謂無忌憚

成子曰憲典先王之法也善行之足以致治不善行之亦足以滋亂况非先王之法而謬執以爲先王之法者乎如周禮治天下之法也而王荊公以新法爲周官悖亦甚矣此其所以亂天下而有餘歟

陸象山曰後生自立最難一人力抵當流俗不去須是着眼看破流俗方可此豈小廉曲謹所能爲哉必也豪傑之士或舉晦翁語云豪傑而不聖人者

有之未有聖人而不豪傑者也先生云是

成子曰看破流俗方能不囿於流俗此所貴乎識也然非氣力堅定則始而看破繼而委靡并識亦不足恃矣

陸象山曰見理未明寧是放過去不要起爐作竈

成子曰天下見理未明之人皆天下自以爲見理極明之人故往往起爐作竈不然則無妄作之病

薛文清爲山東提學時中官王振用事問三楊吾鄉

誰可大用者皆薦文清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任三楊以用先生出振意欲先生一見振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知爲先生也振連稱之自是銜先生矣

成子曰士君子立身寧可失之迂不可失之捷寧可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可得罪於權倖掛冠而去國不可得罪於名教屈膝以求榮學者當以薛文

清爲法

薛文清曰氣直是難養余克治用力久矣而忽有暴發者可不勉哉二十年治一怒字尙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成子曰學問須能治怒方是克己之盡

薛文清曰富貴利達在天無可求之理德業學術在人有所求之道誠欲厚其子孫以可求者教之善矣欲以不可求者厚之豈非愚之甚耶

成子曰富貴事之在天者也。在天者原不可求。而人乃專志以求。且教子孫以求之。德業事之在人者也。在人者原可求。而人多不求。且不知教子孫以求。非愚而何。

薛文清曰先儒謂學易欲人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危懼則得安平易慢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成子曰六經之作皆所以使人恐懼修省爲善而不爲惡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而易之言尤爲警切故

文清指出言之

薛文清曰陽明者善也。陰濁者惡也。人見天氣清明則心意舒暢。天氣陰晦則心意顛倒。亦可以驗好善惡惡之一端。

成子曰人人知善之可好。而不能實實爲善。人人知惡之可惡。而不能實實去惡。

薛文清曰造化人事自妙綿之端以至於充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爻一陰始生於下必至於堅冰。

成子曰易之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示人以防微杜漸之意。不獨坤之初爻爲然。舉坤卦則凡卦可知也。舉坤之初爻則凡爻可知也。是在善於讀易者。

薛文清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便曉了。此實治已治人之至要也。

成子曰有善幾而不充。則善易息。有惡幾而不絕。則惡易大。不可不察也。

薛文清曰君子性其氣。小人氣其性。

成子曰性有善而無惡。氣有正而有邪。君子純乎天理。故能以性治其氣。小人徇乎人欲。每至以氣亂其性。以性治其氣。則氣皆正。氣以氣亂其性。則性非本性。

薛文清曰心如鏡。敬如磨鏡。鏡磨磨則塵垢去。而光



彩發心纔敬則人欲消而天理明

成子曰鏡纔磨則塵垢去逾時不磨則塵垢又來矣心纔敬則人欲消倏忽不敬則人欲又長矣去來消長之幾所爭原不相遠故鏡欲其磨尤欲其常磨心欲其敬尤欲其常敬

薛文清曰康節見盛衰之際甚明康節首尾吟多盛極慮衰之意

成子曰康節深於易者也故其見盛衰極明慮盛衰又極切

薛文清曰寒中有一半陽暑中有一半陰此造化相攬接處故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

成子曰治生於亂則所以圖治之力不得不艱亂生於治則所以防亂之謀不得不密

薛文清曰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黃鳥之類言朋友

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成子曰詩之道無所不備善讀詩者貴得其大意之所存能得夫詩之意則雖一言而可以見詩之全體不能得夫詩之意則雖三百而不足以當詩之一言卽如關雎言夫婦推而至於桃夭鵲巢亦何一非言夫婦鹿鳴言君臣推而至於天保卷阿亦何一非言君臣棠棣言兄弟推而至於小宛蓼蕭亦何一非言兄弟蓼莪言父子推而至於小弁凱風亦何一非言父子黃鳥言朋友推而至於鷦鷯風雨亦何一非言朋友是在善讀詩者矣

薛文清曰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成子曰律者所以治天下之小人也若君子懷刑則自無犯律之事

消閒錄卷之五終

消閒錄卷之六

昆崙隱士成男實錄

李果齋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

氣已具之內蓋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人之生也全而得之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心兼統焉以之應事接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者是則所謂道也斯道也無物不有大而至於天地之運

消閒錄卷之六

小而至於一塵之微不能外也無時不然遠而至於古今之變近而至於一息之頃不能違也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也合而言之則萬物體統一太極也是故自一而萬則體統燦然而不可亂自萬而一則根本渾然而未嘗離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

成子曰太極印在人身中其積而爲仁義者太極之陰陽也其散而爲萬事萬物者太極之蕃變也此

皆自其初生而言也至於後來爲習所染天心漸失則有不能與太極爲一者矣惟朱子之道純然不雜渾然無間故能與太極爲一

歐陽永叔曰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

消閒錄卷之六

於諸儒之說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

成子曰人以性爲主性無有不善道率此性者也教修此性者也聖人曷常不言性哉歐陽之說恐學者不明於性之理即在身心意知之中乃舍格致誠正以別求所爲復性之功勢必有以寂滅爲性

而失之於空虛者故罕言性正所以深於言性也  
不然歐陽永叔豈不知性善之當明而漫爲是說  
也哉

歐陽永叔曰六爻之文占辭也大衍之數占法也自  
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  
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  
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  
筮占猶見非於孔子况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  
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爲君子者學聖  
人之言欲爲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焉耳 易或  
問

成子曰六爻之文占辭也固所以教人爲君子而勿  
爲小人即大衍之數占法也亦所以使人趨吉避  
凶爲君子而勿爲小人何也吉莫吉於君子凶莫  
凶於小人占吉而欲趨吉則必爲君子矣占凶而  
欲避凶則必不爲小人矣故愚以爲六爻之文與

大衍之數一理也未可二視之也能遵六爻之文  
以制行則動靜皆吉又何必占大衍之數哉學者  
毋泥於歐陽之說可也

歐陽永叔曰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  
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不得盡見二家  
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  
非猶不盡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  
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 詩譜補亡後序

成子曰歐陽之於詩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  
百七增損塗乙改正者三百八十三其間之考核  
可謂詳且盡矣而論者猶不無遺議豈非折衷之  
難與然歐陽亦曰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  
不盡其人之辭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後之學者亦  
可以知述古之貴乎闕疑矣

歐陽永叔曰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  
人而從君子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

君子而從聖人 春秋論

成子曰讀書論古則當從聖人之說處心致行則當從聖人之事衆人之事如彼君子之事如此則舍衆人而從君子君子之事如彼聖人之事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

歐陽永叔曰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傳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春秋論三

物類錄

卷之六

五

又曰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閭 謝拔擢啓  
成子曰善讀古人之書者當會其意不當泥其辭觀永叔之論可憫然悟矣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非不解其意也解而不敢自以爲解耳解而自以爲解則其所不解者必多

歐陽永叔曰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

人自說之初九爲始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夬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又曰大壯之初九曰壯於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 送王陶序

成子曰陰剝陽則小人之道長而君子退剛決柔則

物類錄

卷之六

六

小人之道消而君子進是柔之不如剛也明矣然而剛正未可恃也君子之用剛必缺才智而不事讓熟名而不居沉幾以觀變克己以圖功乃可有濟不然則其禍必有不可勝言者不惟其終之無成卽其始已不可爲矣故大壯之征凶不勝爲咎皆於初焉戒之

羅念菴曰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熙光樓若何曰將以救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

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答也而腹飢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養養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日龍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歸寂歸寂者必稿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照應照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當寂乎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於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聖愚有辨奚不力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泯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之真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良知也

良知辨

成子曰以良知之本體而言則空空如也然空空之中實無所不有蓋不參一解乃衆解之所由通不雜一理乃衆理之所由悟不動一念乃衆念之所由開故寂之所在卽神應之所在若必待歸寂而後寂則幾於滅性若必待照應而後神應則又幾於炫才皆非良知之本體也惟夫子之所爲無知乃良知之本體此固無俟於收攝而庸愚與聖人一致者惟自後來物欲汨蔽將本來良知日日消磨事事淆亂所爲寂而神應者安在乎此非有以收攝之不可收攝之正所以致其良知也羅念菴曰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嘗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絀薄霜雪之嚴凝隕獲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輒雷霆焉百弊皆萃焉苗氣蠢動盡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

且不能違而況人乎憂悔者而後可以言補過齊  
天壽而後可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惧者內無所繫  
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  
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  
人荒烟深箐狸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遇之誰  
爲祠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  
舍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目吾又未嘗  
不感於賢愚相遠而與先生厚自貽也

清江錄

卷之六

七

成子曰從古聖賢多從憂患中磨鍊而出蓋憂患之  
中最足增人神智前日之聰明至此愈歛愈歛則  
愈深前日之識力至此愈定愈定則愈堅前日之  
學問道德至此愈虛愈虛則愈進故人遇之爲水  
猶龍戰者君子視之如衮衣繡裳吾於陽明見之  
矣方陽明之放於龍場也人皆爲陽明憂而陽明  
處之甚樂人皆爲陽明危而陽明處之甚安非以  
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區爲安且樂也所以安所

以樂者夫固有超然於荒烟深箐狸鼯豺虎之外  
者也惟超然於其外而陽明之學乃於此而益精  
矣羅念菴謂龍場傳舍耳得陽明而名始著孰知  
陽明至龍場而學始純也予昔與黃石齋同以諫  
武陵奪情遣戍遐域二年赦回相遇於丹陽舟中  
則見石齋道氣益深識見益遠夫豈非憂患磨鍊  
之故與嗚乎石齋往矣獨予棲遲於海島窮谷塵  
鹿之與遊豺狼之與居波濤之與上下斷草寒烟  
之與晨夕將古來聖賢之憂患未有過於此者而  
所爲增我神智助我學力者何若乎不亦甚可嘆  
哉

清江錄

卷之六

七

王昶戒其子侄曰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  
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  
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自

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災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成子曰：古之君子，聞人之毀已，則懼；懼我之實有可毀也。實可毀而人毀之，必退而改過。聞人之譽已，則疑；疑已之本無可譽也。無可譽而人譽之，必進而修行。今之君子，聞人之毀已，則怒；怒則惟知怨人而不知責已。聞人之譽已，則喜；喜則惟務虛名而不務實修。此今人之所以不及古人也。

羅念菴曰：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原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卽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率吾真心而行，卽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興氣魄攪和得於此，未能究竟卽是自身不離凡胎。

終日談玄說妙，總是俗套耳。答廣南元

成子曰：天下有清刻之心，人必無貪污之君子。故辭受取與之間，不可不慎也。慎之於辭受取與，人多視爲一節，不知一節之失檢，則全體以乖。平日無清心寡欲之學，問臨時必無見利思義之操持。伊尹千古之大聖也，而孟子稱之曰：「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夫一介其至小者耳，然視爲一介，則一介誠小，視爲非道非義之所關，則一介又至大於一介。而濫與則無不濫，與矣於一介而不苟取，則無所往而肯苟取矣。此際之廉潔皆不在事而在心。故羅念菴謂只辨存心，伊尹當日未嘗有一介不與之事，特自其心之孤潔推之，雖一介而必嚴亦未嘗有一介不取之事，特自其心之廉毅推之，雖一介而必慎耳。學者須要打破此處關頭，志

伊尹之所志然後可以學聖人之所學

顧涇陽曰程子辨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羅豫章教

李延平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至朱子又

曰只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不可去討靜坐

三言皆有至理合而參之始得

成子曰程子教人靜坐便是聖教之學羅豫章教人

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便是禪教之學朱子教人

理會道理明透便是窮理之學

卷之六

三

顧涇陽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太極本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知言哉

成子曰聖道一太極也剖根精確則未有如涇陽此

段議論者

顧涇陽曰太學言誠意險語言無意中庸言慎思繁

辭言無思各是一個道理會得時又只是一個道

理是故其言誠且慎也非慮言無者之蕩於空而

借此以實之也其言無也非慮言誠且慎者之窒

於實而借此以空之也若以不起意格誠意以慎

思格無思此正所謂穿鑿耳

成子曰纔覺有意之累便不是誠意無意正所以誠

意也纔覺有思之累便不是慎思無思正所以慎

思也又曰誠意而後可以無意慎思而後可以無

清閑錄

卷之六

三

思

顧涇陽曰溫故而知新這溫字下得最好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極盡此一字形容忘則冷

助則熱惟溫乃是一團生氣千紅萬紫都向這裏

醞釀出來所謂新也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條始

之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道中庸終之以敦厚

崇禮可謂十分周整却於中間點入此一語更覺

活潑潑地



成子曰天地只此一理。吾人只此一心。以其既爲吾  
之所得也。則謂之故。以其未爲吾之所得也。則謂  
之新。新故之相生。其妙全在一溫字。溫者。循序漸  
進。涵泳靡敦之謂也。未得則無急於求得之心。既  
得則又無忘所得之心。乃是能溫。不然。急於有所  
得而躁念生。久於無所得而弛念生。躁與弛皆道  
所不受。故尊德性道問學。莫切於溫。故知新溫故  
則心與理相習。而心不能去。理與心相養。而理  
亦不能去。心即故中便有無窮的新意。非故之外  
又有新。

卷之六

五

顧涇陽曰讀禮樂征伐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全局  
讀誰毀誰譽一章便識得春秋一經斷案

成子曰一部春秋大意只是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耳。自天子出則爲春秋之所褒。自諸侯大夫出則  
爲春秋之所貶。然其褒也。以其事之實有可褒而  
我無譽心。其貶也。以其事之實有可貶而我無毀

心

顧涇陽曰言事者率訴當事者爲攬權。雖曰局外不  
知局內之苦。然而確有中於當事者之膏肓也。當  
事者率病言事者爲偏執。雖曰局內不及局外之  
情。然而確有中於言事者之膏肓也。二豎不除而  
欲天下治且安。必無幸已。噫。此古今之通患也。

成子曰國家之事任與議分治之。然所爲分治者以  
各盡其職之爲分。而非以彼此相撓之爲分也。彼  
此相撓則必至於彼此相委。彼此相委則必至於  
彼此相攻。而天下事不可爲矣。

顧涇陽曰河圖洛書是爲造化傳神。的八卦九疇是  
爲河圖洛書傳神的大學。是就人生以後說起的。  
中庸是就人生以上說起的。西銘是就既有天地  
說起的。太極圖是就未有天地說起的。分看來不  
相依倣不相假借。不相凌越。各各自開一局。合看  
來實是互相闡明。互相助發。互相攝持。恰好完却。

天地間一個公共的大句當也

成子曰造化所不能傳者河圖洛書傳之河圖洛書所以必傳者八卦九疇傳之皆純乎天事者也然非經數聖人之隔發則圖書之義不明終亦不能爲功於天下故八卦九疇尤賴聖人傳之大學言學人生以後之事也然學乃可以復性中庸言性人生以上之事也然性必有借於學故大學中庸分看可合看亦可西銘言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既有天地之事也而未有天地時亦此仁太極言極歸於無極是未有天地之事也而既有天地後亦此極故西銘太極合看來更妙

徐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謂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止至善之功原有體有用有本有末有終有始專於事物上求之則所謂精一之本體安在雖却事物而別求所謂至善則又恐失之虛無寂滅惟事物之所在卽就事物上用功事物之所不在則亦未嘗無功之可用直窮究夫天理之極而明德之體乃可止於至善矣

徐愛曰伊川亦云傳是宋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王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春秋之所以必用傳註諸說紛紛而未有定者以人不知讀經之大旨耳讀陽明之說乃知

人作經大旨即在春秋自文上誠能得正人心存  
天理去人欲之意則諸家傳註俱可不用矣又何  
窮鑿附會之弊哉第恐世人不善讀白文則傳註  
之功正不可少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  
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明應  
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  
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

卷之六

五

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况  
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六經以詔萬  
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  
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  
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  
先有個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  
事變之不能盡

王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物未至而我往照則物爲主而我逐物必有

所不及照之物我在此而物來照則我爲主而物  
投我必無所不能照之心是以聖人之於物皆不  
預設一成見於胸中惟自養其清明之本體而物  
即有所不能遁遇一物自有一物之照鑑遇一時  
乃有一時之作用時之未至不可強爲時之既至  
不可姑待時未至而強爲則爲之而無成時既至  
而姑待則待之而必敗聖人之所以應變不窮者  
多不於其治事也於其治心而已

清廟錄

卷之六

五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  
徒知靜養而不知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  
傾倒人須在事上磨礪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  
定

王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人必入物不逃而後可以言識人必遇物不  
屈而後可以言養不然靜息之時雖庸愚無異於  
聖賢聖狂之所以分者正於其動處分之耳故必  
須於事上磨鍊乃爲有用之學

問止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公下學上達爲二也夫曰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月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

傳不錄

成子曰日用之中具有至理耳目之內卽是精微天下至高遠者皆其至卑近者也舍下學別無上達以其用力處謂之下學以其得力處便是上達象之所達卽神靈之所達卽道豈必離此境方踏彼境止此境而已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嘗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

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二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得

成子曰靜時須要存養動時須要省察二者功夫缺

消閒錄

卷之六

三

一不可若專於寧靜上用功寧靜時要去人欲存天理至動時便可不去人欲存天理耶陽明謂功夫無間動靜只是以循理爲主得之矣

王陽明曰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尙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

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成子曰人之無不知皆自其一無所知始人之無不能皆自其一無所能始一無所知何以遂至於無不知一無所能何以遂至於無不能其中蓋有許多格致功夫在若不用許多格致功夫而遽欲無不知無不能也必不可得之數矣知陽明種樹之喻則知格物致知之意矣

陸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萬理燦然

傳習錄

成子曰性之理無所不備發之而有仁義禮智之名因而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用皆性也人惟不能知性所以不能存心人惟不能復性所以不能立命人惟不能養性所以不能制情人惟不能忍性所以不能成天下之大功此盡性之功之所以貴也

一日論爲學功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

消明錄

卷之本

音

邊故且教之靜坐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譬如貓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便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如客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

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理之於欲猶我之於敵原有不容並立之勢必戰勝而後有功故曰克我不能克敵則必爲敵所滅理不能克欲則必爲欲所便於此須有掃除廓清之功一克則無不克此心方能爭盡無累不

朱子

卷之六

三

然只是靜坐息慮亦何益於身心哉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已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已功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得到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

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能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傳習錄

成子曰真實用功久之自有會心處人之無所會心者必其未嘗用功也大悟不開由無求悟之力大疑不去由無去疑之功天下卽極聰明之人未嘗用力不知此理之可用也天下卽極朴實之人日爲循求必有見理之一日也

朱子

卷之六

三

薛文清曰衛武公蘧伯玉皆以高年而篤於進修誠可爲後世法

成子曰人自少至老無一日而可不進修之時至於老年尤當倍加修省倍加惕厲蓋少年之人偶有疎失猶有晚蓋之日高年之人一有放縱遂無贖愆之時此古之君子所以致慎於末路也末路而聖賢則聖賢終身矣末路而不肖則不肖亦竟終身矣可不慎與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陽明侍者欲阻之陽明聽之旨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令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尙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

王陽明

今之大不忠爲弟者必責兄之愛我而後盡恭便是古今之大不恭舜與瞽瞍之誼真至痛切宜鄉人感悔之速也

王陽明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成子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吾心本無事庸人自亂其所以自亂者由於平日無操存功夫

王陽明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義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過義皇以上人

成子曰人心中具有世界一日中具有古今世界

心之所積也。古今一日之所積也。人能保其平旦之氣。則此心爲義皇以上之心。人盡喪其平旦之氣。則此心爲人。消物盡之心。然剥之盡而爲復。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擬人消物盡之世。爲義皇只在瞬息間耳。

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陽明曰。固然。但初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滯。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

消閒錄

卷之六

三

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王陽明傳習錄

成子曰。人在世上。不能無聲色。但不遇聲色。則此心不爲聲色所染。不能無貨利。但不遇貨利。則此心不爲貨利所迷。入聲色之中。而不爲聲色所染。入貨利之中。而不爲貨利所迷。則其操存之密。可知矣。

友自欺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

即去。陽明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王陽明

成子曰。私意萌時。始患其知之不明。繼患其制之不斷。知之不明。則當致知。制之不斷。則當誠意。致知則無不知之時。誠意則無自欺之弊。

王陽明常與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

消閒錄

卷之六

三

成子曰。人但知眼中之不可留一物。而不知心中之不可留一物。眼中留一物。則眼受物之障。必不能見物。心中留一物。則心亦受物之障。必不能照物。人若視心中之有障。即如眼中之有障。不至於消磨之盡。不快。則心體上自不肯留滯一物矣。

消閒錄卷之六終



消閒錄卷之七

崑崙隱士成

勇

夏正夫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

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正夫諱寅華亭人

成子曰能惜此三者便非庸人然此三者之中此身

一敗尤可惜蓋此身一敗則一生之學俱爲無用

終日皇皇自媿益多學者須於此處尤加惕厲

省

陳茂烈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會顏之克己曾之曰

省豈非學之法歟

莆田人作省克錄

成子曰克己曰省俱於動處着眼然工夫却從靜中

來靜時有無窮收攝動處再加防閑方說得能克

能省若靜時未嘗用心動則無及矣公有省克錄

又有靜思錄足見公之學

黃伯固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

道斯千載不朽顧以彼易此何耶

伯固諱澤甫川人

成子曰富貴榮華皆易盡之數仕宦赫奕中不知湮

沒幾許而三不朽事必屬之立德立言立功之人

此人爵之所以不如天爵也世人多羨公卿而不

思所以立身行道之計只是見理不明耳見理不

明所以守道不篤

陳士賢曰居此官必盡此職行此事必盡此心

成子曰居此官不盡此職則多曠官行此事不盡此

心則多廢事故君子務慎焉抑此當與素位而行

消閒錄

章參看

羅舜正家居有客晨至留飯其妻語子瓶粟罄情之

有舍比舉火日已近午公不爲意

舜正諱倫吉安人

成子曰余作開封司李年友萬吉人至日已暮矣水

雪在地興得樽酒盤飧話談片時余衙內蕭然不

能具也雖不敢比美先達至家居瓶粟常罄聊爲

彷彿

蔡介夫常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

命不好。顏淵任窮天。介夫諱清晉江人

成子曰立命之學。原不必於壽夭上論。果能立命。則

顏子不可以爲天。不能立命。雖盜跖不可以爲壽。

然欲立命。須要修德。修德正所以立命也。

蔡介夫曰。喜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貽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徒夢一己之私而已。

成子曰。孔孟顏曾周程張朱著書明道垂訓。萬世皆

以一生爲萬載之業者也。文文山謝疊山一口之

忠。壽節烈而千百世下景仰不衰。彼夫徒就一己

之私者。直可謂之偷生耳。其不愛身也甚矣。

蔡介夫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至疑生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成子曰。惜分陰乃所以充學力。分陰不惜則其曠功

必多。學力何由而充乎。學力不充則其識見必不。透其操守必不堅。此遇事之所以倉惶失措也。古

人之能決大疑斷大事者。只緣他平日工夫純密。

學問充足。

張莊簡公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歆爲皆公

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遠矣。每

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豈言有

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公

性素清約。見風俗奢靡。日甚。益崇節儉。率子孫至

於待賓。日費不敢少豐。以助薄俗。嘗有言揭屏間

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

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

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莊簡公諱悅字時敏華亭人

成子曰。風俗奢靡。皆自士大夫倡之。吾邑尤甚。每晏

客動至數十器。富者以此相尚。貧者以無爲恥。是

恥非所恥。尚非所尚也。余已避世。欲矯之而未能。

但教子孫勿效之耳。

陳明卿曰。務根本孝弟上用力。培元氣忠厚上用力。

循天理無一事不然端心術無一念不然

成子曰未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未有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元氣以忠厚而培則以浮薄而戕每見忠厚者福澤延長浮薄者福澤短促總之此氣培之則長戕之則促固其理也故當以忠厚相傳浮薄是戒一事不循天理則天理絕一念不端心術則心術壞可不日爲兢兢云

陳明卿曰節廉天之大物也寵榮天之小物也孝義

海間集

卷之七

五

天之大年也修短天之小年也

成子曰人能大天之所大小天之所小則無愧於天矣無愧於天乃無愧於人

陳明卿曰趙司成頻菴過魯文恪公邸持二帕爲西涯壽魯公入索帕不得會里中饌魚食過半矣家無他物持以祝西涯烹魚沽酒卽事倡和

成子曰二帕微物也魚又微矣况食過半之魚乎先輩作官以此爲壽賓主歡然盛時景象令人可想

陳明卿曰出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

成子曰人無日不出言也能鄂鄂者誰乎人無日不行身也能戰戰者誰乎苟言出以鄂鄂則無失言之忠事事行以戰戰則無失身之咎

顧瑞屏論制義曰夫人孰無才然有才而不能盡者束於制也夫人孰無學然有學而不得騁者拘於制也此制義之所以獨難於諸體爲諸體能困人之無才無學而制義獨困人之才與學也夫國家

海間集

卷之七

六

誠欲得人而用之何不出其才與學使之橫厲一時炳蔚千古而必欲束之拘之者何此卽聖賢戒慎恐懼之心而二祖列宗用以節蓄天下之精神歛藏天下之命脉一洗其游惰惰氣而約之於大中至正之途亦卽先聖之所謂矩而特於志學之時卽欲其不踰期早收乎天下之士之用也  
成子曰凡聖賢之學俱所以洗人之游惰惰氣而約之於中正不獨制藝爲然

薛文清曰聖賢之言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成子曰依聖賢之言做去既成就箇好人又免凶禍如何甘然背之豈非大愚大惑所爲吉者不必休祥駢臻豪寐安亦是吉所爲凶者不必災患加臨憂寐不安亦是凶

薛文清曰和而敬敬而和處衆之道

成子曰今人開口便說人難處反之於己果心形俱和乎內外俱敬乎和而又出以敬乎敬而又濟以濟乎

卷之七

七

和乎若猶未盡何以輒言人之難處也

薛文清曰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善其終

成子曰無論大事小事一到手便當詳審顧慮如何結局稍有妨卽勿輕做

陳詹公曰儒者多言繁稱不如單提忍之一字尤直截而痛快大抵小忍小益大忍大益暫忍暫益久忍久益半忍半益全忍全益忍之忍之又重忍之有事化爲無事不平化爲太平矣

成子曰昔富弼云忍之一字衆妙之門清儉之外更

加一忍何事不濟諺云忍字敵災星詹公又爲之註疏一番導人以忍平時言忍易臨時能忍難若知忍之妙又知不忍之害庶幾其能忍乎

薛文清曰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成子曰取人之德義便是君子取人之勢利便是小人可不慎所取哉

卷之七

七

八

薛文清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

非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

成子曰吾知謙約自修而已人之服不服又何問焉是非自在人旣不肯認非矣自不必強與之辨安知我所執以爲是者人又不以爲非乎何若付之不辨爲愈也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孔子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成子曰合孔老之言觀之凡人之敢於慢人而敢於

憤事者皆犯孔老之戒自蹈危地

張子曰貴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  
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成子曰學到不尤人地位心中甚是快活真有萬物  
一體氣象然工夫先從三自反始

張子曰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  
矣

成子曰既知爲惡矣纖毫可容乎纖惡可指便是不  
善豈但曰粗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薛文清曰一念之非卽遏之一動之妄卽改之

成子曰惟聖人無非念無妄動若賢人不能無非念  
但能卽遏不能無妄動但能卽改然有人以爲非  
而已不覺其非人以爲妄而已不知其妄亦有明  
知其非而縱之明知其妄而護之是不卽不用省  
察克治工夫

邵子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難

成子曰無口過亦不易況無身過無身過已不易況  
無心過欲無心過先從無身過始欲無身過尤先  
從無口過始必造到無心過地位方不媿此生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一於敬而已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敬敬則萬理具在真有  
養之要法

張南軒曰敬者人事之本

魏鶴山曰敬字之義甚大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  
消閒錄 卷之七

德此義極精

成子曰合四賢之言觀之俱是教人體貼敬字敬則  
不敢妄起一念不敢妄爲一事不敢慢待一人常  
若神明之臨天下更有何事故曰一日要口本日  
大四賢之言如出一口洪範曰敬用五事盡之矣  
孟子曰持其志勿暴其氣只是一箇敬

王弼頤卦註云身安莫若無競

成子曰人有不欲身之安者乎然能無競心乎能無

競言乎能無競事乎是自貽身以危也樂輔嗣之  
解註爲之惕然

孔子曰終日言不遺已之憂終日言不遺已之患惟  
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起難也  
終身爲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成子曰往往見身懼患難皆粗心浮氣驕肆凌慢之  
人始知恐懼恭敬可除患難終身之善一言可敗  
言可不慎乎

衛問錄

卷之七

七

孔子曰依賢固不因依富固不窮

成子曰人當慎所依此富非勿物定作富於財看凡  
富於道德富於學問富於經綸皆是

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  
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雖而能遠人者欲窮而  
不可得也

成子曰我富而不思所以富人則天必忌之我貴而  
不思所以貴人則人必傾之我達而不思所以達

人則鬼神必沮之故孔子之言富貴人不可不三  
思

孔子曰強於行己弱於受諫慎於持身

成子曰行己不強則易於喪己受諫不弱則近於拒  
諫持身不慎則幾於失身能此三者便是君子反  
此三者豈不爲小人乎

劉向曰言善勿及身言惡毋及人

成子曰今人好言己之善不言人之善豈惟不言又

衛問錄

卷之七

七

從而忌之好言人之惡不言己之惡豈惟不言又

從而飾之何與古人相反一至此也哀哉

劉向曰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

成子曰膏沐人所愛也言人之善更澤之孔子所以  
樂道人之善矛戟人所憎也言人之惡更痛之孔  
子所以惡稱人之惡

劉向曰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

成子曰卽不勝貧豈可不力卽不勝禍豈可不謹卽

不勝害豈可不慎卽不勝災豈可不戒况必勝耶  
劉向日務僞不長喜虛不久

成子曰言人之貴誠實也僞不長誠則長矣虛不久  
實則久矣

張融曰人生之口止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  
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成子曰口者禍福之門榮辱之關飲食之外止論道  
義便有禍而無福有榮而無辱張融以此戒子吾

滄蘭錄 卷之七

三

以融言訓兒

張南軒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也當受不  
受亦是爲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  
也聖賢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小義之所  
在一耳

成子曰辭受取予關人大節向之司李一槩皆辭相  
知者或以爲非余應之曰恐見義不明來冒取之  
訕與其取而犯義寧過於辭今讀南軒之言茫然

自失矣

蔡覺軒曰爵有五士居其列民有四士爲之先士誠  
可貴也至夫子所以答門人者不過行己事君入  
孝出弟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朋友之間又何耶  
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  
之交也舜命契爲司徒必先於敷五教三代之學  
皆所以明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  
不然父兄之所告詔師友之所訓誨有司之所論  
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暇講也如是則謂  
之士未見其可貴也

滄蘭錄

卷之七

三

成子曰敦倫是士人之根本忘根本而徒事記誦已  
爲聖賢所不許奈何今之號爲士者並記誦亦少  
寧不深可嘆耶

輔慶源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人之心甚恕小  
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人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  
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

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成子曰此從朱註中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又發明一番執此以觀人君子小人判然矣。薛文清曰爲學別無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心不妄思一心皆天理身不妄動一身皆天理事不妄爲事事皆天理。

成子曰時自省察能心無妄思乎身無妄動乎事無妄爲乎則天理中人也。不然便是無天理豈必受人害人妬人謗人而後爲無天理耶。

薛文清曰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成子曰人於微細事多忽畧苟且以爲無大關係縱不合宜亦不妨孰知聖賢無時無事不戰兢惕厲。

視微猶顯也視細猶鉅也敢一毫苟乎。

薛文清曰寡欲省多少勞擾只寡欲便無事。

成子曰凡人終日勞擾皆生於多欲既寡欲矣又有

何事然寡欲工夫必自謹幾始。

薛文清曰余每呼此心曰主人翁在堂否至夕必自省曰一日所爲之事合理否。

成子曰此最喫緊工夫凡人作事或爲利欲所動爲客氣所使爲外物所觸豈能無過差當時不覺也夜間自省一番合理於否了然於心自悔自責甚於人之攻擊最爲得力。

薛文清曰只在動止語默之間身外求道遠矣。

清廟錄

卷之七

末

成子曰終身有終身動止語默一日有一日動止語默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此動止語默也庸愚之所以爲庸愚者亦此動止語默也動止語默之外更有何道。

薛文清曰開眼六十四卦皆見於天地之間。

成子曰此所謂無人而無易一人離易不得無處而無易一處離易不得無時而無易一時離易不得。

薛文清曰心不可斯須離正理身不可斯須離正道。



成子曰心斯須離理則喪心矣身斯須離道則失身矣

陳文清曰智欲圓應物無滯行欲方義然有執

成子曰事變無窮不圓則膠理有一定不執則流

朱子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成子曰飲足解渴食足充饑天地之大美在是又復

何求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

消閑錄

卷之七

七

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成子曰人能察之幾微之際又辨之於早而豫防之

自做不出無天理底事

許魯齋曰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

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

於義命而已彼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

此理必盡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

死生則天命也人謀孔臧亦可以免禍

成子曰不由己者聽之於天由己者盡之於己則義

命俱在我矣用智用詐人便以詐目我不肯相信

卽一步不可行何言做事忠厚存心自無不善之

事凡作事不善者皆由居心之刻薄狡猾也

程子曰居之以正行之以和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

用克己以從義

成子曰此五言可作座右銘居之以正則無邪僻之

私行之以和則無乖戾之失知過而能改則過不

消閑錄

卷之七

七

復生聞善而能用則善爲我有克己以從義則我

與義合

朱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

成子曰做人無他只是一心行善如爲人子卽當做

爲子的事爲人臣卽當做爲臣的事

胡五峯曰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

躬者辭不爲君子任己盡非者辭不爲小人

成子曰爲學莫先於克己己不可有況可任乎明知

其非而益之則益非矣安得不墮於小人

陸象山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陸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人自執己是所以不如古人

成子曰象山此言最中學者病痛如孔子至聖尚以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况孔子以下乎言勿輕出必審酌至當而後出事勿輕做必審酌至當而後做自以爲望實矣人或以爲不當便是自己錯悞勿執成見與人爭辨凡事如此何患不到聖賢地位

許魯齋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一有動於中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育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陷禍害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忿氣劇炎火焚如徒口傷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

成子曰余少年多怒一發如火不可撲滅後專用力

於此每當怒起便自省察是可怒否得無我有以致之否甫加省察火氣便退再三省之察之火氣全消而怒反無怒甚覺有益

李煥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

成子曰居官有居官之功業居鄉有居鄉之功業量力量分處處爲善便是功業農夫下士與公卿一也何分貴賤哉雖然富貴人家行善甚易貧賤人家行善最難故貧賤人家濟一人利一物卽可當富貴人家利濟千萬人

胡安國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成子曰仁道至廣大矣究其所以不過以責人者責己以愛己者愛人何其簡而易也今無人不愛己而愛人者誰乎以愛己之心愛人者又誰乎無人不愛己而責己者誰乎以責人之心責己者

如誦乎是自背於道而甘於不仁也。胡氏之言可惕然省矣。

許魯齋曰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之之惡

成子曰能責己不惟成人之善且見己之善好責人不惟長己之惡且招人怨與人相處自常覺不是則人反是之自好爭是則人反非之

胡安國曰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

而不預謀

成子曰善無微而不彰何不爲善惡無微而可掩何敢爲惡事未兆而謀之猶可挽也已兆而謀之則無及矣故凡事貴預

劉氏曰古之君子正己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

成子曰今之人未能正己先欲正物未知自治先欲治人以爲愛人耶何不自愛以爲憎人耶己先可憎矣何以憎人亦惑之甚者也

胡安國曰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成子曰語及禮義人或不慕語及危亂人未有不懼一棄禮義則危亂立至欲全身保家者欲可縱乎利可趨乎禮義可斯須離乎

陳淵曰聖賢之過二有形於事者周孔之過也有動於心者顏子之過也故有心過有行過心過不作而行過亦無矣故心過非自知而改之不可也孔子之語顏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所防者心過而已心有私焉過也仁而不私則無過矣心有偏焉過也公而不偏則無過矣心有利焉過也義而忘利則無過矣

成子曰今人動言無過不知自以爲無過便是莫大之過故人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古之聖賢非盡能無過能不諱過耳心過行過時時省察視聽言動事事克治久之則亦可以寡過矣余友孫悔菴日持功過格毫不寬假余最喜其得寡過之法每

勸吾子孫學之

張天如曰周禮儀禮既以闕失之餘難竟其深微之意後人私爲傳會而有所不能曲禮復以篇什之寡不能覆一經之用欲授受更定而有所不可則必求往古論禮之文左右相及可以整一身理家國者爲之表著其說周應而足物不必其備而升而習之大槩可具此禮記之所以施於天下也

成子曰禮記非盡聖人之書也古之所謂三禮者燕

清廟錄

卷之七

三

指出禮周禮儀禮而言耳自秦火而後周禮儀禮既多闕失而曲禮又不能自爲一書於是雜集大小戴及秦漢儒者各家之說其有合於禮者彙而記之遂成禮記一書卽如月令出於呂氏春秋則其他可類推故其文間有未純而不合於聖人之旨者有志之士欲取而更定之久矣奈嘗與天如及石齋相議裁正之乃余與石齋俱以諫武陵奪情事簡居異域天如又早赴玉樓也嗚呼禮之係

於世道人心也大矣後有作者能不係念

張天如曰郡邑之有志蓋亦古史之流也紀地里而列風俗人物政事成載其端大之等於盤庚遷亳周公營洛諸書而簡細不遺求其適用猶足蓋於山經水注之上是以作者不輕而行者可遠

成子曰邑之有志所以垂一邑之法戒猶國之有史所以垂一國之法戒也地里風俗物產固當備列以爲博物之資而人物邪正所係尤重於此而一有舛誤傳之再世幾不識誰爲君子誰爲小人矣故修史與志必須選心術端正之人乃可任其事學問典博尤屬第二義

青簡錄

卷之七

三

張天如曰不明乎六經而欲治一經未見其能理也不明於五倫而欲善一倫未見其能安也是以專經之說與夫人倫之稱古之人重乎其嚴之不敢輕以與也不敢輕以受也輕以與則有絕道之憂輕以受則有不學之刺

成子曰善讀經者卽讀一經而已可爲終身之用不善讀經者卽讀六經而不能安一日之心善讀經者寧惟讀一經卽讀一言而已該如讀詩無邪之一言卽知所以正心讀書欽明之一言卽知所以敬德皆是也不善讀經者寧惟讀六經卽讀千百書而無益如京房明於易占而無保身之哲張華號稱博物而無澤身之智王荊公自恃經學而無治天下之術皆是也

清園錄

卷之七

七

張天如曰君子之立教也使人學則必先氣質其氣質根原必由孝弟夫能孝則知有親能弟則知有長達之於學古之聖賢則親也今之正人則長者也見聖賢而如子所以愛親見正人而如弟所以承長則內虛受而外勸勉卽欲却而自遜於道不可得也

成子曰視聖賢如我之親雖欲不愛不得也視正人如我之兄雖欲不敬不得也是故疎遠聖賢不可

以爲孝子侮慢正人不可以爲悌弟君子教人必使之變化氣質崇重孝弟非徒欲其知有父兄兼欲推其知有父兄之心以親近聖賢與正人耳張天如曰古人之制作其既成而不能錄或錄而無其副以至於失者亦已衆矣使當其時有同道得志之友重其點畫及其一書之成卽施之鐫磨以廣其傳何至百世而後有亡書之歎乎

清園錄

卷之七

七

成子曰言者德之著也言而不足以訓世垂後不言焉可也然既已爲訓世垂後而有言矣則言焉皆可法言焉皆可傳也豈可聽其泯沒而不存歟尚書所紀盡屬君臣答問之辭風雅所錄亦皆士女吟咏之句古人一字一義皆欲鐫磨於不朽如此雖然著作之傳否亦若有數存於其間余生平所撰傳記及往來贈答之文縱未敢自以爲盡當然傳之於後其於世道人心未必無少補也獨奈何藏之於家者旣燼於壬午城陷之日而僅留副本

又以南渡時爲亂軍所掠去今之存者惟崑崙山中所著殘書數卷而已可勝嘆哉

張天如曰名其所自名而天下之名者已存用其所自用而天下之用者已具

成子曰天下之名不必其逐之也求之所自名者而已足天下之用不必其索之也取之所自用者而已備

張天如曰觀乎往矩治則聖經先辨亂則聖經先隱

周秦漢魏之事可得而知已

成子曰經學原與世運相關有轉移世運之貴者不可不崇重經學經學明則天下治經學晦則天下亂所由來遠矣

張天如曰不知其人者不能讀其人之詩不知其人之性情者即讀其人之詩而不敢爲之序

成子曰詩生於性情者也忠臣有忠臣之性情乃有忠臣之詩孝子有孝子之性情乃有孝子之詩故

不知屈原之忠不可與讀離騷不知明發之懷不可與讀小宛也

張天如曰善乎取友者朋友之間一以兄弟之文被之不善取友者即兄弟之間不能以朋友之文被之且朋友之正者常樂乎人之有其兄弟朋友之不正者常不樂乎人之有其兄弟所以取友者貴正也

成子曰近見士大夫家兄弟極相和樂往往以所交

非人乘間構譽遂致倪牆之變可見人當以兄弟之情推之朋友尤當以朋友之義益知重吾兄弟此伐木之章所以繼棠棣而與歌也噫朋友之所係寧弟兄弟已哉父母妻子之際皆賴朋友爲之調護則取友顧不重歟

張天如曰古者士之有朋友常比於天子之有公諸侯之有卿故朋友之事非一人主之必先自其家之尊者謀焉其家之尊者欲爲子之擇其友也

徒與聞乎故也必身爲之而多致之親見其人之可與處也然後通姓名具拜問屬之以人倫之重而託以終身之業若曰自此以往凡吾子之事不獨爲父母者聞之也朋友皆與有責焉是以子不告於親不敢私友其友爲人之友者不得其親之命不敢輕許人以友益深欲得賢者以榮其親而慮不賢之爲親辱也

成子曰君有諍臣君而無諍臣則其聞可危也父有

新編錄

卷之七

先

諍子父而無諍子則其家可危也士有諍友士而無諍友則其身可危也故取友之義古人兢兢乎慎之人子取一友必告諸父母其爲父母之所許者然後友之不許者不敢友也若爲人子而私友一人不敢以告諸父母者其友必不端若爲人之友不敢見其人之父母者其人必不良由此以觀孝子之門必無朋比濫交之士多忤親心亦千古之嗟矣天如交遍海內而其慎於取友之深思乃

若此此其所以爲良友此其所以爲孝子也歟

張天如曰遠求書說其列於學宮者五十九篇初未有定更平孔襄孔鮒及安國衛宏而不能使九共樂依諸篇之無關以是論之書之逸者多矣則晉太康二年之所發與魯共王之所得不可不同舉宏綱撮機要也蓋不善讀書伏生之二十篇不無可惑若其善讀之雖張霸之僞作得以起意造情無怪乎諸君子之憤心於墮簡也歐陽先生詠曰

清園錄

卷之七

三

本之短刀而有懷徐福之書以爲其時入海書猶未焚百篇可存則設今有異本傳自外國予樂習而明之矣

成子曰甚矣今人之好古也生古人後見古人之一器一物輒秘惜而不能捨夫器與物不過古人之手澤所存而書也者乃古人之性情所著宜乎八之好之也乃其爲耳目之所習初亦不甚留意也聞有一異書焉則爭傳而讀之歐陽詠日本短刀

思讀海外奇書其意益以爲博覽羣籍乃可號爲  
通儒耳雖然儒者讀書將以致用也讀一書須得  
一書之益讀衆書須獲衆書之情內之有裨於身  
心外之有濟於經術斯稱善於讀書者若徒宏覽  
文藝馳騁才華則雖博物如張茂先究與自己性  
命之學何與哉

張天如曰不讀賈子不知武王輕劍擊紂之妄不繙  
劉耽所書呂梁碑文不知堯舜同姓嫁娶之誤卽

清閒錄

卷之七

三

其一端史文之匡救古聖績可累舉

成子曰史之傳疑者甚多儒者但當據理考古斯爲  
得之如徒以辭而已則賈子未出之際不幾以手  
刃其君疑武王劉耽未書以前不將以同姓爲婚  
詆堯舜乎噫古人往矣其意中之事全賴後人爲  
之推求焉而始快使後人不善爲推求不惟毀古  
人無以服古人之心也卽譽古人亦無以服古人  
之心史所以難言也

張天如曰士人以仁義爲垣墉凡甚不得之遇與甚  
得之遇皆所謂風雨也故無豐蔀者不可以執輿  
無險德者不足以應愷

成子曰風雨之來必我有預防風雨之具始能不爲  
風雨所搖境遇之來必我有善處境遇之道始能  
不爲境遇所累凡人之爲境遇所累者其大未全  
也爲風雨所搖者其神未定也士人其慎於修垣  
墉哉

清閒錄

卷之十

三

張天如曰爲文一端余凡數徙而受先彈毫之始卽  
喜說道理引繩墨全以識相長初事於子繼事於  
經又繼則事經之大意取於已之本有受先每勸  
余安靜對題準之人身自然良心內生和氣動盪  
引而成文余從之輒有其驗而世輟取文乙之目  
爲寬解夫六經之有道德猶家人之有父母一日  
之間常呼父母未聞其寬解也

成子曰觀天如之論文則知天如所以作文矣觀天



如之論文并知天如所以作人矣業凡數徙則其不敢自是可知也安靜御題則其念不妄動可知也不以世人之甲乙而自改其尊經之意則其胸有定識可知也以此心而作文則能為天下之至文以此心而學道則能人天下之至道天如之所得微矣哉

張天如曰古之至人以虛自藏不示衆人以能而物咸服之其朴情和貌三尺童子可狎而與語而一

消閒錄

卷之七

七

當艱鉅世之負為英分之多者誦焉不勝而出其餘以應之無意而稱治惟其取於德之數全也

成子曰以虛自藏者其藏必深以能示人者其能必淺

是以天下皆智我不妨愚天下皆動我不妨靜

天下皆進我不妨退蓋惟其愚也乃所以能智惟

其靜也乃所以能動惟其退也乃所以能進張子

房以蓋世之才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楚漢羣

雄皆為之屈亦惟其能以虛自藏耳

消閒錄  
七卷終

消閒錄卷之八

崑崙隱士成

勇實慈

王陽明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戢然能

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飲得憤怒嗜慾正

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力者

不能也

成子曰天下極拂意之事皆從極快意之時而生極

落莫之境皆從極發揚之時而兆極橫逆之氣皆

消閒錄

卷之八

一

從極騰沸之時而起言語正到快意時則其所失

必多惟戢然忍默乃可以無失意氣正到發揚時

則其內力無餘惟翕然收飲乃可以有餘憤怒嗜

慾正到騰沸時則其禍患易至於不可測惟廓然

消化乃可以無患

王陽明曰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

遭屈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

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

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  
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中矣

成子曰居平無事之際中才坐理而有餘經營禍亂  
之時上智馳驅而不足故吾人之學問不微之於  
利害存亡之交不足以見其定力吾人之經綸不  
歷之於危疑震撼之地不足以見其功能爲政與  
爲政俱當以涵養氣質爲本

王陽明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聞  
譽而喜見毀而戚則將皇皇於外惟日之不足矣  
其何以爲君子

成子曰小人之學求在人君子之學求在己求在人  
者聞毀譽而心動見榮辱而志移故終身無自得  
之時求在己者毀譽不足以熱其意榮辱不足以  
變其節故無入非自得之境

程明道少年好獵既見周茂叔自謂無此好矣茂叔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耳一印明復  
如初矣後十二年見獵者有喜心乃知茂叔非虛  
言也

成子曰制欲而不能使其欲之盡消欲必有復萌之  
日去私而不能使其私之盡化私必有復乘之時  
以明道之篤志見獵而猶有喜心況其下焉者乎

章大力曰名於人也亦相與離矣名數更則於我益

卷之八

卷之八

卷之八

不成後之傳我者淺矣

成子曰名者後起之數也相親以其實則名自至矣  
相務於其名則實日離矣

章大力曰善惡之行有光有臭辨身獨邪正見其光  
象與不直正聞其臭

成子曰獨邪者必無邪行所以留芳百世也不直者  
必無直道所以貽臭萬年也辨身與象特寓言耳  
章大力曰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

也

成子曰功名富貴皆易盡之數福之淺者也性情爲難盡之理福之深者也譬之衍五福也而曰攸好德德者性情之事

章大力曰人之方不可取以益己力也人之智可取以益己智也在形必隔在神能通

成子曰古人之智散見於書讀書所以取古人之智爲己智

清園錄

卷之八

甲

章大力曰古人有言曰匹夫而德刑之用見矣雖勢在匹夫生殺之權少所握也物之聽生死者豈少哉夫賞罰之用則固未嘗頃而廢也故來於我者善則歡豫而受之歡豫而受之是其賞之細也來於我不善則嚴容而却之嚴容而却之是罰之細也若喜怒哀處賞罰失類則無以進退萬物矣成子曰匹夫之賞罰雖細皆可以見性情焉皆可以示懲勸焉

章大力曰五星相及遇其所好則行遲氣有相要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於草木高至於日星

成子曰星之畏惡常與人同遲疾迭伏皆以其意之好惡爲之而不能以相移

章大力曰天地之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其交也天俯而就地地天之去也近其布氣也深地得之藏於黃泉之底及其致別天地相與離日月漸以高兩間之空漸以廣氣大其施物高其質其生化盛功用成矣

成子曰冬者天地之靜而翕也然一陽初復而開者在其中矣夏者天地之動而闢也然一陰滋生而翕者在其中矣

章大力曰高山於人非有贈也然人之仰之有得焉有得於其觀也履其上有得焉有得於遠瞻也居室而之負之皆有得焉有得於其氣與方位也萬

清園錄

卷之八

五

物有得焉有得於其風露雲雨也君子之居富貴也似之

成子曰凡人富貴則物皆仰之仰之於其膏澤也凡人富貴則物皆忌之忌之於其驕客也君子之居富貴也如高山則所以利物者必普廣而不憂於澤矣所以恃危者必至高而不憂於墜矣

章大力曰善福惡禍相從故君子去非以除殃

行德以召吉吉來而善有形殃至而見惡有彰

消閒錄

卷之八

木

成子曰君子之去非非有心於除殃也而殃自去君子之行德非有心於召吉也而吉自來去來之際其幾至微而其感至速

章大力曰日月相食交道過也夫婦之事甚則傷陰陽之正聖人悼之疾過常也

成子曰夫婦之合也猶陰陽之交也陰陽得其正則無天行之咎而怨伏災異之患息陰陽失其正則有人道之禍而天札疾病之害興故夫婦之際不

可不慎也

章大力曰蟬生於濕壤攀援而登其高柯乘於清飈雖然而鳴可謂善託其聲矣不知其為萬物聽之乎其自樂乎其有偏抑而不得已耶物固有以鳴為職業者哉人不能求其謂也人之好言者終日緝緝不得其止雖所不聽猶強說之此亦不能求其謂也古人有言曰多言多敗君子之言也適足以應感而已胸中有口必陋其藏如瓶然缺然有

消閒錄

卷之八

七

寂若鐵之末端則不可以宿水注漿敗器也無所用之夫樹有孔者蠹生其間穢汁淋漓口之為我害也大矣蕭伯陳文供諂羅宣子蕭辯而陳訥既退客善蕭之辯羅曰不然謂能言者以稱乎人心不能者人共厭之今蕭言而人以為多聽陳言若見少也是陳能言也慳我謂周子曰但無張口張口吾望見其喉矣故守口不可不密

成子曰事之當言者雖千百言而猶患其寡事之

當言者雖一二言而已患其多如講學至疑似難  
明之際為諫臣至國家大利弊之所關則敷陳自  
不厭詳其他則多言不如少言之無失也有言不  
如無言之為得也自以為能辯必有窮於辯之時  
自以為巧言必有傷於巧之日大力此論當與公  
人銘並看

章大力曰天地之有神明吾不知也然吾已有心矣  
陰陽之有制使吾不知也然吾已有作矣故自然

清簡錄

卷之八

人

者成其事使然者即用其機可以名之萬物之為  
也可以名之天命之故也

成子曰吾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吾已有心則天地之  
心傳矣吾之作即陰陽之作也吾已有作則陰陽  
之作備矣

章大力曰世事紛糾亦子知之為真萬物形容寥寥  
表之為切

成子曰人能忘機如夢寐則萬物形容皆如我心矣

人能忘機如夢寐則萬物形容皆如我心矣

章大力曰鬼神之禍亦疑懼者獨受耳陰陽者災亦  
求詳者得遂耳不知其精者召之至平亦其物待  
主而見神也

成子曰世人言禍福多信鬼神而不信聖賢能不信  
聖賢故鬼神得授我以懼世人言災祥多歸之陰  
陽而不歸之人事惟不歸之人事故陰陽不予我  
以權

清簡錄

卷之八

人

章大力曰尉繚子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  
資體今文臣率陵武臣殺刺自名走徇天子重之  
以爵而要臣陰損其重上當之以祿入而要臣責  
位直以陰損其資是天子之與爵祿十而文臣常  
奪其五也害君之重得將之威

成子曰陰損其重陰損其資非獨文臣之陵武臣也  
即大吏之陵小吏亦然大吏之薦劾小吏多聽之  
於左右之毀譽則小吏不得不屈膝於左右又多

視其苞苴之多寡則小吏不得不竭力以供苞苴  
無憾乎其食饒成風也故必大臣法而後小臣廉  
章大力曰聖主用人使人各以己之利害存其中不  
徒使爲上也用人之私不但責人之公故舉必得  
而爲必成

成子曰爲忠臣則利存其中爲佞臣則害存其中使  
人而爲忠佞如自爲利害焉則孰肯不爲忠而爲  
佞哉

游朝錄

卷之八

十

章大力曰寺人之性與人啁啁同情老嫗蓋既失其  
雄性亦隨之故知形性相俱形之所虧性之所虛  
生成之後可從形損則性不獨授可得知矣

成子曰男陽也。寺人則變陽而入於陰。男剛也。寺人  
則化剛而入於柔。天下惟陰柔最足以媚人。故寺  
人之蠱惑人主較之他人而更甚。

章大力曰理者人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  
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

者也吳虞初曰說爲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於人  
之心此不爲昧天絕理者哉

成子曰理之至者未有不入乎情者也情之至者未  
有不近乎理者也理不入乎情者其理不可以持  
終日情不近乎理者其情不可以信一人

章大力曰君子欲重道必隆古人尊所從來增損精  
也是故非必不可易也而固不易也

成子曰道必尊古而後可以宜今學必隆古人而後  
可以治今人仲尼至聖也尚祖述堯舜孟子大賢  
也猶願學孔子況其後起者乎

章大力曰才識在物皆以所自有爲至矣小大皆足  
於物之自視也故天地不齊於物而物自受其齊

成子曰善予人者不能予人以才也善貸人者不能  
貸人以識也才識皆視其所自受其豐其嗇天地  
亦若無意焉

章大力曰立事而不效設術而不應是福德不優身

之鬼神不足也醫者亦以已福愈人矣

成子曰醫者有福則能愈人宰相有福則能愈國人主有福則能愈天下不可不慎也醫者欲有福必使陰陽以養其和宰相欲有福必窮理好善以澤其心人主欲有福必親君子遠小人以修其德

金廣章曰有人於此善四而惡六言者盡具其四善其惡者特不言也而人已曾聞不過矣盡具其六惡其善者特不言也而人已盜聞不過矣四善六

惡中人之地也隱顯爲言而善若天地然而言者又自全於誠也言自得其誠人自失於分况益損爲言乎  
章大力留書

成子曰甚矣聽言者之不可不察也人之譽人也顯其善而藏其惡人之毀人也顯其惡而藏其善隱顯之際善惡皆失其實而言者終不居罪聽言者已受其蔽矣

韓大力曰不必有德而與之爵爵者恃其名也不得

有功而與之祿祿者恃其利也祿失而爲刑爵失而爲名然則君所操之權輕矣

成子曰爵祿者人主與天下公之者也以天下之公物而人主欲以私用之則爵不足以爲榮祿不足以爲富故人主輕爵則君子有庸爵之懼人主輕祿則小人有倖祿之心

韓大力曰富貴非惡也常以便惡貪賤非善也常以便善

成子曰富貴之中亦有貞良而惡者常多貪賤之中不無兇頑而善者常多

章大力曰賞罰者君子之所先加之身也不善存身愀然自傷是其罰使衰息也有善存身快然自慰是其賞使增益也

成子曰有形之賞罰其懲勸嘗淺無形之賞罰其懲勸嘗深蓋有形之賞罰存於人者也無形之賞罰存於身者也

章大力曰厚必勝薄矣然而鍾磬之音薄者彰長必勝短矣然而簫笛之音短者高爲之實者少則爲之虛者多也

成子曰虛實之相生也損益之相勝也其中皆有至理存焉

章大力曰水土修天時用出物無數則地復藏地矣三年餘一則年復藏年矣生極壽事極力謀極忠

則人復藏人矣

清隱錄

卷之八

五

成子曰地藏地是一地而兼數地之謂也年藏年是一年而兼數年之積也人藏人是一人而兼數人之

馬援戒兄子嚴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知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人之愛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

高不得滿爲謹敕之士所謂畫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成子曰言人過失則必至於招禍豪俠好義則必至於喪名總由學道之氣不深耳若學道既深則檢閱已過之不暇何敢論人之過閉戶靜修之爲謹何敢務豪俠之行以自高哉

勸學錄

卷之八

五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出曰疾不可爲也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蟲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愚穀之飛實生之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穀與蠱伏而章明者也故食穀者畫筮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愚今君一之是不饗穀而食蠱也是不昭穀明而血蠱也夫文蟲血爲蠱吾是以云

成子曰人主致疾之由非獨女色也而女色爲甚陰盛而陽衰小人盛而君子衰人慾盛而天理衰皆



足以致疾然未有甚於女色之蠱惑者也蠱中於君之身則其身必喪蠱中於君之心則其心必荒蠱中於君之國家則其國家必搖亂而不靜禍結於數世而不可解醫和之論可爲三復

利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靜犯卻鞏語逆卻至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曰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

常聞錄

卷之八

七

異矣視遠目絕其義足高目棄其義信聽淫言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處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則國從之晉侯喪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毒今卻伯之語犯叔迺季伐犯則陵入迂則誣人伐則掄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武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

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乎

成子曰九疇之列五事也必以貌言爲先貌言之修不修近之爲一身禍極之兆遠之爲兩賜休咎之徵單襄公之論皆有本原之學故其應不爽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

清開錄

卷之八

七

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成子曰霸者之行事未嘗不假堯舜以爲名特其心不若堯舜之大公而無我至誠而無僞

張南軒曰學者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霸之辨莫明於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爲者天理義

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載齊桓晉文之事其間豈無可喜者要莫非有所爲而然考其迹而其心術之所存固不可揜也

成子曰學者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治體學者尤須先明君子小人之辨而後可論學術蓋王伯之辨不明則有其事近王而其心已流入於伯者矣君子小人之辨不明則有其事近君子而其心已流入於小人者矣

卷之八

宋

劉元城曰仁宗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綉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紬

被漆唾壺

成子曰風俗之奢儉皆視乎人君之好尚人君一念儉素卽無窮之儉素所由開人君一念奢靡卽無窮之奢靡所由起故人君之好尚不可不慎也然必須以實意爲之若徒以名而已則在上之恭儉且不能以自保其終又何問乎四方之風俗哉陸象山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苗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歛來歲闢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糴之以推富民閉糴騰價之計折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置實爲長利也

卷之八

宋

成子曰上古無救荒之政而民不病於凶歲後世有救荒之政而民多死於饑年則以上古之世人專農事家多積粟而後世不然也是故救荒之策社倉固不如平糴倉之爲得計矣然吾以爲救之於

臨時尤不若備之於平日勅令所在有司督率大家貧民專以重農積粟爲事使之來自爲蓄而人自爲儲

陸象山曰背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說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成子曰國家災祥無可憑而獨可憑於人主之一心人主遇災而修省則災可轉而爲祥人主遇祥而驕矜則祥或變而爲災是以九疇之言休咎曰念用庶徵念者修省之謂也易之震卦曰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明乎禍患之

來而我能有鎮定之氣則不至於有所喪矣又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者戒懼慎刑之意修省者修而又加以省也修意修事修政修教皆修也然修而不加之以省察則已修者安知其無幾微之懈乎故必恐懼修省乃爲消災弭患之至計耳

羅豫章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袞一切用洪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袞爲戒

成子曰立法貴嚴而行法貴寬立法嚴則天下畏其威而人不致犯行法寬則天下懷其恩而人不忍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立法之嚴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行法之寬也嗚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可爲千古用刑者之炯鑒矣張釋之徐有功

其得此意者歟余三任司李每遇疑獄必爲之反覆  
留連求一生路而後止如求生路而不得則情  
與罪當我亦可以無憾矣彼以武健嚴酷勝任爲  
愉快者亦獨何哉

朱子曰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  
德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  
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  
也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成子曰治獄者當以哀矜勿喜爲本若不存哀矜勿  
喜之心則是以殺人爲快事天理安在哉然猶縱  
而使死者含冤奸民得志則又不可

朱子曰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  
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生者人多爲之  
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  
爲良民地也若如饑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  
輕重大小而處之

張子曰殺人及盜抵死此無容寬者也寬之則爲枉  
法寬之則爲長姦枉法則得罪於朝廷長姦則流  
毒於善良不可不慎也至迫饑寒而爲竊盜之類  
皆上之人有以致之若邑有良有司緩征薄賦賑  
貧濟乏則民自不爲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真弭盜之良策矣

卷之八

卷之八

三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吏與  
判爲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  
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靈應其手下則  
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一以威  
怵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是而不得其平  
者亦多矣無是數者之患郵罰嚴於事而深存哀  
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在上者又當端其一心勿  
以喜怒好惡一毫先之聽獄之成而審度其中隱  
於吾心竭忠愛之誠明教化之端以期無訟爲本  
則非惟可以臻政平訟理之效而收輯人心感召

和氣其於邦本所助豈淺也哉

成子曰獄訟衰息最是感召和氣第一事然非八君實有欽恤之隱人臣實有哀矜之心則未易臻此陸象山曰獄訟惟得情爲難唐虞之朝惟皋陶見道甚明羣聖所宗乃使之爲士周書亦曰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易象亦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黃乃山下有火火爲至明然猶言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明也

清廟錄

卷之八

七

成子曰以習於法律者治獄獄未有不濫者也以純於道德者治獄獄未有不慎者也唐虞之際五臣皆有大功獨皋陶之見道精而其言道備故刑官之仕不以責之他人而獨以責之皋陶舜可謂善於擇治獄之人者矣夫皋陶一治獄之人耳乃皋謨之所諄諄致戒者絕不言及治獄一事惟是以修身知人安民爲兢兢豈皋陶故爲是出位之謀

乎非也蓋皋陶之所言者治獄之原而不事平治

獄之法也能修身則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民正而獄何由興能知人則用一正人而人皆知勸去一匪人而人皆知懲懲勸明而獄何由興能安民則農桑裕而民得所養典禮著而民得所教教養全而獄何由興故凡皋陶之所言者皆治獄之原也後之興獄專尚法律而不尚道德豈所語於知本務者哉不知本務而輕言折獄

清廟錄

卷之八

七

吾未見折獄之有當也易之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夫天下之至明者莫如火然止可以明庶政而不敢以之折獄則甚矣折獄之不可有敢心也一有敢心則獄訟之不平已多噬嗑之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以其加於民者謂之罰以其憲於國者謂之法明者反復詳審辯其何罪當加何罰曉然示則其法整勅嚴肅凜然而不可犯是爲憲典故曰勅法此

獄而非用獄也先王刑期無刑之意也豐之象曰  
雷電省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言乎保豐之道必  
折其獄之是非曲直而後可以致刑也若是非曲  
直之辨未明則決不可以致刑慎之至也

陸象山曰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  
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  
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  
之間而見之矣

論衡

卷之八

美

成子曰後世除一姦則必窮治其姦之黨與而盡除  
之甚至有連累其黨與之親戚朋友者獨不思大  
舜之罰四兇何以不并罰四兇之黨孔子之誅少  
正卯何以不并誅少正卯之黨蓋治其渠魁而其  
餘黨自散也後世之株連近於苛矣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  
知黨綱諸賢趙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  
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

却是黨綱殺戮之禍有以驅之也且以荀氏一門  
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  
滿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  
婦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  
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固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  
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  
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驅而聽之者不覺其  
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治國救民  
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  
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見得此意  
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  
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論衡

卷之八

美

成子曰古今人才之盛衰不視所生視所成培養之  
則無不盛挫折之則無不衰必至之理也人主崇  
尚經術則經術倍出漢之文景武帝是也人主崇  
尚名節則名節倍著漢之光武明章是也何者其

所培養者深也迨至黨錮殺戮之餘培養之意盡失而摧折之意過甚於是操移漢祚之日求所謂仗節死義高蹈遠引者而不可得矣嗚乎非猶是人才也哉何以建安以前多義士而建安以後無忠臣論者謂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至此豈不諒哉雖然亦顧其人之自立何如耳宋時道學之禁非不嚴也正人之淪喪非不多也而朱子講學

清園錄

卷之八

朱

不輟文文山謝疊山一則慷慨赴死於十五年之前一則從容就義於十五年之後其自立爲何如耶予故因朱子之論東漢並發而著之使後世之爲人君者知人才之一經摧折卽淪喪而不可復振其思所以培養之而爲士大夫者尤不可以人主之摧折而不思所以自立也哉

朱子曰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有所成孔子晚年

方得曾子曾子得于思予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若慈善柔弱的終不濟事况當世衰道微之時尤用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靠得然其工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俯不作自然如此不在他求也

成子曰人之剛果者多直陰柔者多屈剛果者多光明陰柔者多曖昧剛果者多任事陰柔者多推事此陰柔之所以爲小人而剛果之所以爲君子也

清園錄

卷之八

朱

然則謂剛果者非一意憤激之謂仰不愧俯不作則一切禍患自不足以撼我而奮往直前之氣常伸於天地之間孔子思狂狷正是此意

朱子曰士大夫出處辭受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成子曰今之爲士大夫者動言人心日壞風俗日靡不可挽回抑思人心日壞者誰壞之乎風俗日靡者誰靡之乎非號四民之望而爲士大夫者耶所

謂不可挽回者抑挽回之而實見其不可乎抑未嘗挽回而逆料其不可乎夫挽回之原不在下而在上不在議論而在躬行不在一日之激揚而在終身之砥礪

朱子曰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

成子曰提省此心原不費力工夫妙在一常字事

提省一事不提省不可謂常時時提省一時不提

省不可謂常常用提省則此心常在羣邪何自而生乎

消閒錄卷之八終

消閒錄卷之九

崑崙隱士成

勇

朱子曰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會便是

成子曰凡聖賢之書皆載聖賢之理日用之事皆具日用之理就讀書處理會則書中之理可得就應事處理會則事中之理可得

朱子曰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本

經大本以至天下之事事物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成子曰人雖善悟必不能於聰明所不至之處頓然悟開人雖至愚亦必不能於心思所研究之處終



於愚昧。故天下雖有至淺之義。未有用理會而得者。天下縱有至深之義。亦未有用理會而不得者。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方。大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欲之說。而外去也。黃勉齋

成子曰。寡欲則精神常入。寡欲則志氣常清。知之本

體自是不亂。然不致知尚有許多工夫在。恐非寡

欲所能盡也。

吳臨川曰。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成子曰。事於內而不事於外。其失也荒。事於外而不事於內。其失也雜。荒與雜皆不可以入道。故惟儒

者內外合一之學爲無弊。云又曰。人謂聞見所以致知。不知聞見特致知之一事。而非致知之全體也。

朱子曰。善在那裏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則與自家爲一。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

成子曰。隨在皆是行。隨事皆是行。纔說行便要憂勤惕厲。有惟日不足之意。如是而積之。又久則不待

勉強行之而自無不行。

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

成子曰。道貴行。不貴言。如徒以言而已。則聖門宰予反在顏閔之上。耶左羅石禮爾策對曰。論人當以節義爲重。著作爲輕。亦是此意。

朱子嘗誨學者曰。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

都用人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嘗用自去  
講道理。用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做  
得箇證明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

成子曰。自去理會。則理會得透。自去體察。則體察得  
精。自去涵養。則涵養得純。自去讀。自去究索。則讀  
得熟。究索得詳密。此朱子之善於誨學者處。

朱子曰。學問亦無箇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  
做將去。某是如此。啻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

須是啻辛苦了。做不是可以一蹴而得。

成子曰。學問一超直入。即入之亦不深。不啻辛苦而  
得。即得之亦不久。所以學貴積累。不貴速成。朱子  
好啻辛苦。正是此意。

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之說。遂止知於事之大者。致  
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  
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

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朱子

成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善者。大善之所由積也。小惡者。大惡之所由積也。  
勿以小善爲無益。即此便是莫大之善。若以小惡  
爲無傷。即此便是莫大之惡。

朱子曰。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  
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將去。任你  
氣稟物欲。我只是不惹他。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

必強。氣習不期變而變矣。

成子曰。氣稟與習。原限不定。人若爲氣稟與習所限。  
必是不曾用工夫的。陽氣發處。金石欲透。精神一  
到。何事不成。氣習烏足以限人哉。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  
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

成子曰。實地用工夫。則雖學識不足。亦可以入道。實  
地欠工夫。則雖學識過人。亦不可以有爲。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

成子曰須於所難勝處勝之乃見用力之篤

程子曰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

一件其餘自正

成子曰余嘗自省三者之中惟覺怒爲難制因着力  
克之凡怒欲動時必極爲制伏久之遂覺天下無  
可怒之事我亦無可怒之時非無可怒也怒而適  
得其平則怒歸於無怒矣

朱子

卷之九

尹和靖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如好財  
卽於財上克好酒卽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  
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成子曰事事皆好則事事皆宜克一事偏好則一事  
尤宜先克近日孫悔庵專於此處着力

五峰胡氏曰君子不臨事而恕己然後有自反之功  
自反者修身之本

成子曰臨事恕己則不見己之非如何肯自反自反

者見己之非不見人之非見己之非則所以去非  
者必力不見人之非則所以責人者自平

問每當遇事時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  
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  
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  
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  
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着不知  
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  
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幾須是遇事時便與克  
下不得苟且放過

朱子

成子曰人非至迷亦知縱人欲之不如循天理乃以  
極聰明之人知得天理人欲極分明却被人欲糾  
纏終身不能出頭只緣去之不果持之不堅念之  
既誤而後悔悔已無及悔之方動而又誤誤則愈  
深學者於理欲交戰之際必須以堅忍勝之乃可  
有功

張南軒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大壯之力然而方貴於壯而工夫貴於密若工夫不密雖勝於暫而終不能持於久而銷其端

成子曰克己之功莫備於大壯一卦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剛以動者明乎內有剛健之德而又有震動之用此其所以不受物欲之靡而壯也天下之迅厲者莫如雷而又在天上其壯爲何如非禮勿履是心上工夫正言其自勝之強也揮百萬之勁敵只要氣力壯盛亦不爲難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竊據於隱微之中氣不及施力不及用直須念頭起處真正割絕得盡消鎔得清淨方不形於動履之間此非天下之至強者不能故大壯爲足以克己也然而工夫不細密則今日克去明日復來私欲終未淨盡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

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也成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只在當念人亦何爲而不服藥哉

陸象山曰學者不長進只是好己勝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豈有此理古人惟貴知過則改見善則遷今各自執己是被人點破惛然所以不如古人成子曰學不日進則日退好己勝則無求進之功此其所以退也人必知過而後能改過自執己是則不見己之有過又安有改過之時迨點破而始惛然不亦晚乎然予所患乎人者終身不知惛然或偶焉惛然過此又復忘之耳若果惛然猛省即便速改無復回護無復姑待則晚節未始不可以益前愆吾深有望於斯人矣

真西山曰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

善則還有過則改

成子曰人非大聖賢不能無過人非大不肖不肯諱過蓋同一過也知而改之則可以爲善知而不改則終入於惡善惡之分只在改不改之間可不慎與

程子曰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成子曰所感之善不善其得失在我所應之善不善其得失在人然在人者又每視乎在我者以爲端

卷之九

吾方盡心責我之不暇而暇責人乎且責人亦何益之有吾感薄而應薄固報施之常吾感厚而應薄亦人情之變責之何益焉惟君子能於此處看得透持得平故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

程子曰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

成子曰所爲善處者小心詳審之謂也若不小心詳審則遇事輒錯在在皆悔吝之途又何利之有

程子曰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於命可也

成子曰人外無天能盡人事則天自我作命自我立所謂人定能勝天也故君子於綱常名教之大要以盡性爲期不得一毫推諉至於人世福澤嗜慾之類則自有命在君子不謂性矣讀孟子口之於味一章可識尊理防慾之學更可悟盡性立命之旨

卷之九

卷之九

十

程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

成子曰凡人遇事詳緩則措慮易周急速則置思多畧周詳則無失疎畧則必敗自然之理也

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成子曰不欲才過德則不恃才不欲名過實則不爲名不欲文過質則不修文才不過德則養德之功

必至名不過實則務實之心必篤文不過質則全質之力必純

人有避事欲不爲者曰事當爲者豈可不爲廢事便是廢人道莊子猶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尹和靖

成子曰一人有一人的事一日有一日的事事所當爲而不爲自多廢事

朱子曰世間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

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

潛齋錄

卷之九

五

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稍一齊擔開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

成子曰予爲童子時見我父座右揭十目十手二語於壁予請問父曰借此爲暗室中警省予曰暗室

中焉得有十手十目父曰暗室中無十目我心中嘗若有十目視我暗室中無十手我心中嘗若有十手指我余操此二語垂六十年愈覺省克工夫惟此爲緊要願學者共勉之

朱子曰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剛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

成子曰天下之有慾者皆不可謂之剛易以陽剛爲君子是無慾之剛也剛而有欲其去陰柔之小人

幾何哉

卷之九

五

朱子曰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

成子曰合寬大處行之以嚴毅則必有乖戾之失合嚴毅處行之以寬大則必有緩弛之失

朱子曰人最不可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

稿壤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隔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以下底口不得如此纔說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他只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成子曰愛官職便有患得患失之心所謂鄙夫也無所不至夫子已說過了

朱子曰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

養自然臨事有別處

成子曰用客氣則正氣退聽只緣他無集義工夫若用性理說話涵養正是集義

朱子曰須是慈祥 and 氣爲本

成子曰與人慈祥 and 氣則不失人處事慈祥 and 氣則亦不失事

朱子曰事至於過當便是僞

成子曰凡事皆有箇恰好處我只做到恰好處便了

何必過當做得過當處其後必悔所謂僞者正就其心之不安處言也

朱子曰學常要親細務莫令心怠

成子曰今人動言成大事者不親細務不知天下之大事無幾而細務在在皆是如必待大事而後經心則心之放逸也多矣細務烏可不親耶

張南軒曰廷對最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

成子曰士人立身全以勿欺爲本況在君父之前乎今人廷對動以草草完事不則襲他人之餘唾究於自家本心全不相涉此亦是自欺古之君子敷陳時政痛哭流涕則如賈長沙之治安疏愷切詳明則如董江都之天人策皆是實在經濟實在學問此其所爲不自欺也然勿欺之本却又不在于條對之時而在靜修之日不在槐宸之上而在屋漏之中

薛文清曰聖人作春秋其微意真非數千載之下所能窺測若欲句句字字盡釋其義竊恐不能無穿鑿之弊

成子曰春秋之微意難於盡曉但得扶陽抑陰貴王賤伯尊君子而卑小人之意則亦可以無序於春秋矣

薛文清曰嘗載堯舜之行事皆先德行而後事功事功之大者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觀諸二典可見矣

卷之九

卷之九

本

成子曰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莫大於用人故二典所載不過命官得人盡之矣

薛文清曰聖人不怨天不尤人心地多少灑落自在常人纔與人不合卽尤人纔不得於天卽怨天其心忿忿勞擾無一時之寧泰其去聖人之心何啻霄壤

成子曰天之福我也必我行之修天之禍我也必我行之不修於天平何怨人之譽我也必我有可譽

之處人之毀我也必我有可毀之事於人乎何尤徒自苦耳聖人惟無怨尤故聖人之心常坦蕩小人惟怨尤故小人之心中長憂戚

薛文清曰劉靜修高士也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莫不爲之興起誠足以廉頑立懦劉靜修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

成子曰元儒亦有數人如趙復許衡郝經張昞許謙何基王柏陳櫟黃澤吳澄諸君子皆有効於聖學

卷之九

卷之九

本

者也而高尚其志者則劉靜修金仁山而外不可多得

薛文清曰中立自謂從明道年久未嘗見其有暴厲之容宜觀明道之氣象

成子曰氣象者德性之所徵德性和平則氣象自不暴厲明道氣象由其德性純粹使然也人須是先養德性

薛文清曰人有以自樂則窮通爲一



成子曰樂在中則外不能移樂在我則物不能遷窮  
通特其寄焉者耳安足以動吾心哉

薛文清曰自古作史者苟非大公至正之人愛憎取  
舍之間失其實者多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莊周曰儒者偽辭劉靜修詩曰記錄紛紛已失真  
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求心術恐有無邊受  
屈人數子之言曲盡作史之弊

成子曰有孔子之心而後可以作春秋有朱子之心  
而後可以作綱目不然是非失實則反不如不作  
史之爲愈也讀薛文清之言知作史之難并知讀  
史之難矣

薛文清曰天下事有公是非秦檜祖子孫三世領  
史職亦不能掩其奸邪之迹

成子曰甚矣小人之不可爲也奸邪昭著旣不可以  
欺當世之耳目并不可以欺萬世之耳目可畏哉  
薛文清曰本朝祀典極正以不雜於佛老

成子曰三代以前無佛老故祀典甚正三代以後尚  
佛老故祀典不正武周制禮所以稱爲千古之達  
孝者以其時無佛老之說也本朝祀典一遵周禮  
最爲盡善

薛文清曰理萬古只依舊無則日新再闢天地仍是  
此理而天地之氣機則無一日相襲

成子曰四時行百物生此氣也而其所以生所以行  
者則理之爲也故自上古以至今日自今日以至  
後千萬年此理終不可易

薛文清曰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封畫而無文  
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  
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  
之名多見於書書之後乃有易之辭及諸經書聖  
賢發明性理之名雖有淺深不同實皆原於書也  
成子曰謂易爲文字之祖而不知書爲文字之祖也  
蓋易之辭始於文王而書之辭則始於堯舜故易

之理大端自書中來惠施吉從逆凶大易之全育也地乎天成乾坤之所以定位也六府孔修水火之所以既濟也大易之終始也安汝止惟幾惟康易之所謂復也慢遊是好易之所謂剝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易之所謂泰也元首叢脞哉股肱墮哉易之所謂否也人心理欲之幾剝復盡之古今治亂之理否泰盡之故謂性理之名皆原於書不特易原於書也

書

卷之九

七

陸象山曰天地開闢本只一家往聖之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世之相後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蓋一家也來書云東林之事謂自家屋裡人自相矛盾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其是捨邪而適正至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之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妄分儻黨反使玉石俱焚此乃學不知至自用其私者

之通病非直一人之過一言之失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成子曰黃石齋與予隣居年餘每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因歎曰顧涇陽修復東林故址原爲衆君子講學之地後來魏璫欲殺高景逸諸公遂指東林爲朋黨而一時正人淪喪殆盡其禍至今不息爲之泣下予曰吾道之禍雖起於魏璫亦由吾輩一二好事不能平心靜氣相激使然石齋曰此不獨今日爲然從來君子之與小人其性情邪正固自不同而君子之與君子其學問淺深又自各異深者以不爭而成其爲君子淺者必欲以爭而成其爲君子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必勝此攻擊之禍所以未有止也因牽象山之言以相示

書

卷之九

七

陸象山曰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根學人言語成子曰隨人腳根學人言語只緣不曾讀書窮理所以中無所得專於依傍別人蓋學者做人全以氣骨爲主有氣骨然後能自樹立擔當斯道之重譬

如人一身若無氣骨則隨風委靡如何樹立得起  
呂新吾曰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  
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多矣  
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  
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  
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羅以他罪。三  
則爲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爲鄉鄰所  
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爲士君子所鄙。蓋其  
俗而笑其濁。六則爲天道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  
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志。八則爲亂世  
之憂。棄之不忍。擄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  
算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牽心。憂後人不能保守。  
夫人生冬一裘夏一葛朝一餐夕一飧所需能幾  
一歲人事之資凶年之備所需又能幾大率家雖  
甚富積三歲之計可矣餘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  
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

也。爲此與二三樂義君子衣食之外各辦餘金共  
建倉庾如遇粟賤之年盡數收糴別爲歛散之法  
如左名其倉曰同善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好事嗚  
呼人未有以施貧者即以施貧不猶愈於以禍貧  
乎。達人曷審思之。同善倉序  
成子曰財者宜散而不宜聚之物也散之則多吉聚  
之則多凶蓋我有財而不能自散則天必思所以  
散之人必思所以散之夫有財而必待爲天人之  
所散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余嘗歷觀古今以來  
士庶人有財而不能散則必至禍其身卿大夫有  
財而不能散則必至禍其家人君有財而不能散  
則必至禍及於國與天下故曰守天之聚將施於  
宜也宜而不施聚必有闕昔人之作文戒厚積者  
多矣然未有如斯序之警切者讀之最足發人深  
省

呂新吾曰桃垌居民爲里社之會吾兄與焉命余爲

會名。余名之曰老實。人曰。淡之乎。其爲義也。余曰。天地萬物之道盡之矣。今之人。美宮室。飾車馬。靡施工器。用華衣服。喜笑罵。必如是。始欣然快意焉。此少年氣也。非老也。虛文盛而失真。禮節煩而多事。忘本分。而不安慕。慕華而相效。供財於耳目。勞心於門面。此夸耀風也。非實也。夫存心老實。則心有餘閑。持身老實。則身有餘樂。治家老實。則家有餘財。處人老實。則人有餘愛。幹事老實。則事有餘成。是故五穀必老實。然後可食。材木必老實。然後可用。是會也。崇實尚朴。務實守儉。以此而居鄉。則人情厚。以此而奉祀。則鬼神享。諸君免之。老實會約序。

成子曰。人之生也。少多好動。動則易於生悔。至老則靜矣。少多思進。進則易於招尤。至老則退矣。少多用智。智則易於生患。至老則愚矣。故用少不若用老之爲愈也。道德五千言。其妙用全在於老。不稱

之爲。不稱之爲聖。而稱之曰老子。老之時義大矣哉。老則未有不實者也。聖賢作用。俱於老焉。寓之。然則老實會中。不但是保身家之人。經世學問。亦在其內。

呂新吾曰。人之爲善。莫大於有所倡。君子之勸善。莫大於賞倡。人者十人。舞於趙而武靈王顧一人。則九人者媿矣。踰年而舞王莫知所顧。是一人者九人之倡也。趙王賞以一顧。而趙庭皆善舞。况稱之乎。况乎之乎。右鵠史序。

成子曰。余司李宋郡時。宋人往往爲余言。新吾居鄉。立一賞善約。凡鄉人有一善。卽錄之於冊。曰此善也。人人之所宜取則也。如射者之有鵠。因謂之鵠史。余每欲倣之以行。奈時移勢遷。隱居深山。遂不獲如願矣。

呂新吾曰。鵠史者。何紀惡也。惡何以紀。懼之也。白法網疎而後惡者肆於無所懼。由是橫逞逆施。人莫

敢何非不罹於刑也然而幸者常十五故聖人憂之而著爲史以濟其刑之所不及嗟夫刑人以史而濟惡者之術漸窮矣今有犯罪者見其識舊之人猶可以自解曰余不辜也上之人誣我識舊者亦爲之解曰汝不辜也上之人實誣汝久則事隨時遠衆論既息猶可陽然自得也至於爲一不善公然在人而攻之者輒慨然怒恚然慙一日面斥於數十人之前祖考在上父兄在旁子孫在下

附錄

卷之九

三

俯伏而受之執卷而錄之曰某也某日爲某事汗流面赤噤莫敢出一語則環視天地間無逃身處矣是史之權重於鉄鉞史錄其過重於爲鉄鉞所加約豈可無史耶夫守祖宗之約而錄有罪情之所不敢徇也以紀惡之名而錄一名辱之所不可當也惟予無赦惟予無犯凡我宗人其尚夙夜戒慎哉

右騶史序

成子曰仕宦之家族大人衆有賢即不能無不肖最

難化導公既有騶史以勸善又有騶史以懲不善讀其序文命意立言句句感動人之良心字字惕惕人之逸志其所以念其宗人者至矣今人不能如公之用心而動謗之族人難化何耶曷不取此序而深思之

呂新吾答王齊字司馬曰弟於葉老先生曾無介紹止緣誤聽老公祖與孫老先生過爲獎藉屋烏及之揆席始正引手至今茲不可謂知己乎語云士

附錄

卷之九

三

爲知己者死不肖弟至今未嘗通一名於相府豈愛一紙重於一死哉以爲相公之舉弟非私也弟上書宰相名曰謝是以謝爲求矣宰相之門豈少感謝之書哉百倍吹噓一言不謝是所以重相公爲國之公其所以報知己者至矣兄尋常寒暄多冗劇者之裁復無端竿牘增持正者之厭心少一番箋奏少一番報答是亦所以報知己也

成子曰吾人立身當以行己有恥四字爲本一涉外

競則無恥矣無恥便不可以爲人前輩諸君子每  
於此處着實謹守呂新吾之不書謝葉臺山亦足  
見其立身之有本矣彼人之善於逢迎者往往以  
奔走相門爲得意其志將以求榮也抑知宰相而  
賢而我逢迎之彼固將鄙我宰相而不賢而我逢  
迎之辱莫甚焉禍且隨之何榮之有昔宋真宗時  
王旦爲相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  
爲人所毀以告中敏中敏中從容言之且曰旦處

卷之九

宋

宋

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識知制  
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累於上前言  
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  
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  
者當何如也噫王旦雖不常有而士君子立身要  
當以張師德爲戒

陸宜公曰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  
所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

則枉直莫辨而譏間之道行此柄一窺爲害滋大  
成子曰賞罰者人主所以激勵天下之具也欲賞一  
人必明示於衆曰爲何事而賞欲罰一人必明示  
於衆曰爲何事而罰然後天下皆知其實罰之無  
私而人知所勸懲矣不然賞一人而人不知其善  
則有疑之者矣罰一人而人不知其惡則有議之  
者矣

陸宜公曰大臣通臣可以受財則庶長宋察孰爲不

卷之九

宋

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  
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  
腦筋髓耳

成子曰官箴之美莫過於庶官箴之壞莫甚於貪然  
貪不自小臣始也必大臣先倡之貪不自遠臣始  
也必邇臣先導之倡之自上其禍究及於下導之  
自近其害究及於遠蓋官吏之金玉幣帛皆小民  
之肝腦筋髓也讀宜公之言真足令人流涕矣

陸宣公曰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符者聖王之由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

清廟錄

卷之九

三

成子曰天下將治必君臣之交乎天下將安必君臣之各足未有君臣不平而天下可治亦未有君民不足而天下可安者此否泰損益之所以關乎理亂也然而君臣之孚不必責之羣臣也惟人君去猜疑之心廣推誠之意則臣志得以上交而泰由此兆矣君民之足不必責之小民也惟人君本樽節之念爲愛養之實則民財可以自給而益由此兆矣不然泰之反則爲否益之反則爲損其幾至微而其變至速不可不慎也

陸宣公曰周襄王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也

成子曰謙者美德也讓者善道也古之聖賢莫不於此爲兢兢周王降名而春秋禮之漢帝損已而史冊稱之皆以其能謙也抑以其能讓也夫帝王猶以謙讓爲貴而况卿大夫乎而况士庶人乎彼夫傲慢自是者亦可以知所省矣

清廟錄

卷之九

三

陸宣公曰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

成子曰堯舜在上則有禹皋之忠文武在上則有周召之忠兩情通故也朝廷之上有諫諍而無逢迎百僚之間有是非而無將順九弊去故也此其故

操之下乎抑操之上乎操之輔治者乎抑操之主  
治者乎

陸宣公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  
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  
從有一於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  
益之道也

成子曰余嘗讀宣公奏議而嘆君臣之遇合為甚難  
也初宣公在德宗時忠言諫論連篇累牘上之以

清開錄

卷之九

七

弼成君德下之以乂安民生播遷之際固多賴其  
經綸再造之功亦不出其籌畫亦可謂君臣之相  
得者矣使德宗能任之不疑用之不渝則翼贊弘  
勳可與房杜姚宋比烈亦何難致貞觀開元之盛  
哉奈何任用未幾隨遭謫貶逐至於溷沒  
嶺南而不復也此固宣公之不幸抑亦唐祚之應  
衰耶嗚呼忠而見疑信而涉謗古人臣之遭讒而  
不獲竟其用者獨一宣公也哉

清開錄卷  
之九終

清開錄卷之十

崑崙隱士成 勇實

李沆曰吾居上位實無補於中外所陳利害  
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  
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成子曰國家多一事必多一擾與一利必滋一弊故  
小人之得志也必紛更多制以自見北才君子之  
秉衡也必簡默無為以靜養其福讀李文靖之言

清開錄

卷之十

七

知聖相之有造於宋也大矣

李沆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  
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  
太祝奉禮懸事則已寬矣

成子曰人之居室儉樸者能久奢靡者多敗故凡事  
戒奢靡而崇儉樸可以持身亦可以傳後不但治  
第一事宜然也即治第一事觀之而李文靖之儉  
德已大畧可睹矣



富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姦人得以傳言訾毀夫之鑒人善惡皆所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

成子曰天之命討皆出於無必一如其人之善惡而爲之懲勸人君法天者也故其好惡亦當如天之無心而不可使姦人得以窺伺而竊其意

富弼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大抵小人性喜動

清開錄

卷之十

十一

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者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哉

成子曰君子常易退百方護持之尚恐其不進小人常易進極力驅逐之尚恐其不退人主若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則小人必勝而君子必敗蓋小人善嘗人主之意朝廷一有動作則彼得以其術巧爲中朝廷不喜紛更則小人之才智無所用而功名無所俸富鄭公之言不但可以救宋神宗

之偏亦千古爲人君者之炯鑒也

滕甫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

爲甫宋神宗時人知開封府

成子曰朋黨之禍雖起於人臣亦由人君無知人之明不能分別君子小人致使邪正相攻所以結成朋黨而不可解若使堯舜之主在上則禹皋稷契自慶明良雖兇共工自甘流放亦何至有朋黨之

清開錄

卷之十

十一

患哉

蘇軾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層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成子曰國家存亡固在道德而不在強弱然道德深則未有不強道德淺則未有不弱層數長短固在風俗而不在貧富然風俗厚則未有不富風俗薄則未有不貧亦相因而致之理人君不可不知也

司馬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  
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  
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則邦家之覆不難矣  
成子曰人主孰不愛邦家然往往信任利口至於傾  
覆而不悟者蓋利口之勢焰最毒機鋒最巧勢焰  
毒故與之爭者必敗機鋒巧故與之接者必惑此  
輩無時不有惟在人君能鑒別之耳堯舜在上則  
靜言庸違之輩無所容宋神宗時則呂惠卿輩皆  
滑關錄 卷之十

乘間以爲用噫可畏哉

程伊川爲晉城令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  
宄無所容凡孤寡殘廢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  
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親爲正句讀鄉民社會爲立科條旌其善惡  
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

成子曰告以孝弟忠信所以教民也嚴飭伍保所以

衛民也旌其善惡所以勸懲民也程子特民如子  
宜乎民愛之如父母爲令者皆當以程子爲法  
張橫渠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  
至與論易次日橫渠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  
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  
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  
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調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  
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  
滑關錄 卷之十

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  
誠子弟之意公著薦爲崇文院校書

成子曰易理無窮方張橫渠舉此講易時非不自爲  
有得也一見二程遂自覺所學之淺撤坐輟講命  
其弟子以二程爲師其居心亦何虛乎今人之自  
以爲是不肯就正有道者觀橫渠寧不悚然

成子曰從來有真學問者乃有真經綸張橫渠處則  
靜坐談易爲千秋之大儒由則教民化俗爲一代

之名臣其素所蓄積者然也彼夫處爲遠志出爲  
小草者皆不待於出時知之也卽其潛居之日識  
者蚤已窺其不足與有爲矣

張橫渠自崇文院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  
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  
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  
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

清閑錄

卷之十

六

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恠  
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終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  
今禮又論定井田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  
便可舉而措諸事業學古力行爲關中人士宗師  
著正蒙西銘行於世程顥言西銘明一理而分殊  
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成子曰凡人讀書用力深者其所得亦深用力淺者

其所得亦淺故人一學焉而自以爲可信者久必  
有可疑也俟學焉而自以爲可安者久必有可危  
也試看張橫渠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誌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是何等攻苦  
久之乃有所得近世學者果能如此用功否

成子曰天下之理一仁而已矣仁之理無窮西銘一  
書發明仁字極透本末體用無一不備故程子以  
爲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余每讀此書讀一

清閑錄

卷之十

七

遍覺有一遍妙處解一義又覺有一義未盡處  
邵堯夫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業於書無所不  
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枕  
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  
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  
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

成子曰聖賢考道未有不從攻苦而入者余少時讀  
書曾十年夜不就枕其攻苦彷彿古人但未知所

得果何如也

李之才受易於穆修修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其城令邵雍時居母憂於蘇門山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東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東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賾索隱

洛陽縣志

卷之十

本

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幾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微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行伏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

成子曰爲學貴於自得師能自得師則其見道也易不能自得師則其見道也難以堯夫之穎悟猶必受業李之才而後能精圖書之理况下焉者乎

洛陽縣志

卷之十

九

成子曰河圖洛書原相表裏河圖所謂八卦卽洛書之所謂九疇河圖所謂乾元卽洛書之所謂皇極邵堯夫初至洛逢草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親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遊焉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盃微醺卽已常不及醉輒至輒眠時自咏春秋時出遊風雨則不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執皆瞞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畱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爲鄉里所慕向父子兄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惡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畝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

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則答之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成子曰余觀堯夫事跡而益知吾儒立身涉世不求異人而後有以服人心之同不矜其德而後有以見吾德之大樂道人善而後天下之善皆樂爲我用隱人之惡而後天下之惡皆可爲我容試想堯夫學問何等精微道德何等深厚卽稍自表異於己未有大損也乃其待人接物之際不自表暴不設防畛人無貴賤少長皆接以誠如此此其所以足重也語云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吾於堯夫深有懷矣  
成子曰邵堯夫胸中真有天地萬物一體氣象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間哉  
成子曰聖心自有真樂若以貧富貴賤而有異則是

清園錄

卷之十

十

樂在境而不在心非所語於聖人矣

鄒南阜曰近時風俗愈下而議論益滋太阿倒置而機漸內移無論其尤者卽一美事而甲可乙否以小人之心揣君子之腹道旁之議何事無之卽一端士而朝夷暮跖以忌妬之心肆不根之謗龔龔之口何人無之此最今所當寒心者人心至此極矣握世道者譬撐巨筏洪濤中亦憂及乎難哉

清園錄

卷之十

十

成子曰人心之壞也我不肯任事而又忌人之任事故多端以沮撓其成我不受怨謫而偏欲予人以怨謫故工爲龔龔之口有挽回人心之責者須先靜其氣平其心君父之前純用性情朋友之際不事非訐則和平之操始之在於一人久之流爲氣運此亦轉移風俗之一大機括也  
鄒南阜曰依人譚說非中流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元樞寧甘遷世不敢附會以自欺寧守固窮不敢波流以遷世

成子曰中藏之珍非旦夕之積堅貞之守非倉卒可  
能俱從平日寡慾養心中得來學必至於中藏而  
後可以遷世守必至於堅貞而後可以固窮不然  
亦焉能不附會而波流哉

鄒南阜曰真正大英雄決不隨人口吻決不隨人脚  
跟至於學問中一段機軸說讀之術先賢決無此  
家法

成子曰學問不深識見不定故易爲事物所纏縛終

清問錄

卷之十

七

日講學不知講學之原終日說理不知說理之本  
童年習之髦年而不得其解此近日學者大病原  
其故總由於無自得處其所以無自得者以其深  
造之功不純耳吾輩用功須要靜心讀書潛意窮  
理勿助勿忘漸漸涵養將去久之自有所得學到  
有得時則自無隨人口吻隨人脚跟之弊

鄒南阜曰吾儕樹立乾坤全在此學學術既明如汾  
溟之無所不容不然溝洫皆盈縱有微長亦如服

烏頭毒終有時發也

成子曰乾坤無窮事業必須學術明通之人乃能做  
起學術不明通以之自治則喪自己之身名以之  
治天下必喪天下之元氣王安石自恃經術將宋  
家一代元氣喪盡只緣他學術不明通耳

鄒南阜答方鳳軒書曰近世之士卑者無足論卽高  
明者亦有住着處何者未聞道故也足下來云肩  
頭要豎得起脚跟要貼得定口頭要守得定心腸

清問錄

卷之十

七

要洗得淨弟則以爲只在一處作功吾儕頂天立  
地只靠得一個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定  
言語自定不然千派萬路應酬之所震撼無窮而  
功夫之所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今時  
士氣太卑無論大關係大節目閃爍萬狀卽纖若  
毛髮色動神疲國家氣運全係此輩今若此殊可  
憫心

成子曰吾人持心要小立志要高持心小則無怠忽

之憂立志高則無卑靡之患然人皆知立志要高而往往墮於卑靡不克振拔總緣平日無養氣功夫心中全無主宰遇貧賤則爲貧賤所累遇富貴則爲富貴所淫見王公大人則百計逢迎處患難險阻則巧爲規避志氣之卑靡至此極矣回想我平日之所自期者何等高遠而今一入仕路竟墮落於卑靡而不自覺也不亦深可鄙乎

南

卷之十

南

鄭南舉曰維持正學與充塞正氣原無分別夫學而無益於世則玄虛之譚也氣而不本之學則血氣之剛也吾輩學無可見見之於事事無可考反之於心世豈有扶正學者而無正氣耶亦豈有正氣者而無正學耶太山巖巖歷陳仁義所如不合浩然不屈孟氏之正氣孟氏之學也一生歷朝不滿期年患難死生講而不綴海翁之正氣賡翁之學也使當時謂孟子朱子而不足以維持正學則三尺童子所不信矣古人身任天下之重無一事可

少而今人視事有躲閃者必其學之未有至也

成子曰充塞正氣全憑學問之功若學問之功不深而空言養氣空言不動心則與告子之不得勿求何異南舉先生將孟子朱子之正氣都歸之於學極得養氣本源可謂深知孟子朱子矣可謂深知養氣者矣余初筮仕江右往見南舉於里中時年八旬有餘而正論侃侃道氣奕奕猶想見當年立朝風采嗚呼今先生往矣而服教畏神覺先生之浩

南

卷之十

南

然正氣依然充塞天地間先生之學真不可及也  
鄭南舉答李見羅書曰邇來正人頗難用世然正人亦不必於盡用吾學苟以吾心無愧即終身林泉實吾甘也所願先生以身任斯文之重攻之者愈堅而執之者愈力繼往開來舍此更無功課  
成子曰正人難用世皆先生經歷諄余昔與孫松石嘗以此爲歎今讀此書猶不禁泣數行下  
南舉答鄭文谷書曰士君子在仕途小人有小人病

君子亦有君子病小人病在卑污或乘機而射利或與時而競進此如面上之瘰有目者皆見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澡躬自持過於刻厲則污者忌中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慙且人情之遲速易宜強之以不堪則過天理之隆殺易宜責之以大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所自以爲是者猶入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藥丈得無類是欺一或類是今日正動心忍性之地哀多益寡之時

清園錄

卷之十

六

成子曰從來國事之壞皆始於小人君子亦不能無過焉蓋小人之病在貪利祿固有道之所羞君子之病在矜名節亦識者之所慮名高則易爲人之所忌節成亦易爲物之所爭試觀武陵元祐間則知君子之病矣并知所以救君子之病矣

鄒南皋答尤鑑峰書曰兄前柬中意大都嫉世之虛談而害道者夫虛談者世間儘有總之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孔門一

時仁賢彙集豈肯顏會之徒惟在涵養而薰陶之故人才濟濟兄只當於自己身上整頓起來世之種種自欺者亦自有所觀感而興起也

成子曰虛談之人胸中全無所得以之謀事則必廢事以之謀道則必害道不特晉之王衍殷浩輩爲然卽近世之假道學不繫心讀書不實心窮理專治昔人之餘唾播弄口頭互相附會此皆欲明道而實以害道者也然欲轉弱他正不必強與之爭

清園錄

卷之十

七

惟在於自己身上整頓起來存誠以敬業大公以衆羣實學既多則虛談之輩自然退沮矣譬之善於治病者不必亟攻其病也惟在培養其元氣元氣既盛則病痛漸漸消磨是在人之善爲理會耳鄒南皋答呂新吾書曰老兄終日省過弟竊謂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奸宄亦自滅息若終日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過固



過也省過者又誰也識此而道思過半矣弟雖愚  
鈍必不敢視此身為贅疣而漫不加檢顧弟所檢  
者與時人不相似蓋不在粧點間著脚中間省惕  
楮札難悉也

成子曰終日省過原是吾儒克己實際功夫南皋之  
言又欲向學之大頭腦處尋求不必以刻刻省過  
為念較呂新吾若深一層然吾欲人學呂公之省  
過蓋省過正所以省心也不然空言省心而與自

清園錄

卷之十

末

己過失漫不加檢則心從何處省起

鄭南皋曰夫學無窮盡欲膏之即削南山之竹不足  
悉其蘊奧惟於無可著言處煞有理會始信六經  
皆我註脚所謂塵編一字無也

成子曰孔子之所謂默識正是於無言處理會也然  
下學入手必先於有言處無所不窮究乃可於無  
言處漸有理會若掃却六經而徒言靜悟恐有逃  
入於禪之弊

鄭南皋曰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人力終不  
能勝天也

成子曰日循天理未必即得福然而禍自此消矣日  
徇人欲未必即得禍然而福自此滅矣且禍既消  
福自不遠福既滅禍必來臨

鄭南皋答周友山書曰夫貴直入直入則千難萬  
途總屬囊括而實無纖毫之不盡也雖然能信實  
難來教習氣疑根時相擾病良是良是先正云大

清園錄

卷之十

末

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不但信為功德毋疑亦指  
迷之津疑亦未可少者惟是性氣從有生來消磨  
不盡孟氏止巖巖程伊川之稜角未晦翁之屢為  
人攻總之習氣未了矧吾輩乎不肖覺吾輩學不  
長進只緣精神有滲漏處非下全力終難廓微  
成子曰學莫大於能信信則用力必篤學亦不妨於  
用疑疑則悟機必開故疑根之所在即悟根之所  
起疑亦未可少也獨是習氣不可有耳蓋習氣純

是血氣用事最足以害道若孟子之嚴嚴程伊川之峻角朱晦翁之屢爲人攻乃是浩然正氣豈可謂之習氣哉南學之糾彈張江陵志在於扶綱常維社稷亦與純用習氣者大不相同夫習氣之與正氣相去無多所爭只在公私幾微之際同一抗疏陳言也從君父起見無所爲而爲之也便是正氣從功名起見是有所爲而爲之也便是習氣學者於此不可不辨

清園錄

卷之十

手

鄒南皋答陳心谷書曰台云其功在勿忘勿助而旁繫在慎獨元標嘗用勿忘勿助之功矣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悟暴氣固不是而持志亦未有全易夫志卽心之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非如一物拘拘然執之爲己有也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爲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沾滯邇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固獨也而爲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

泳亦慎也兀坐一室之內慎獨也卽兵戈撓撓千萬人至往亦此慎獨也而磨幾孔門慎獨之旨

成子曰養氣必先持志此養氣真訣也而南學乃云持志未爲全是恐未免涉於虛談至其發揮慎獨之旨則囂然矣蓋獨雖爲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其實大本達道俱藏此門中卽推至於天地位萬物亦無一不藏於獨中一部中庸內許大學問許大經綸一慎獨爲盡之慎獨之旨作如是解

清園錄

卷之十

主

鄒南皋上朱鑑唐書曰夫學道發志易耐久難苟能耐久精神必聖跡相爲揖讓語云不變塞焉強哉矯有味哉言之也學誠有得用世而非強世愛物而無尤物古聖賢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仕之國有一毫慎也意在與道較遠

成子曰天下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仕之國惟大聖大賢如孔孟而後可孔孟而下則有不可處之人不可仕之國矣易云天地閉賢人隱又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聖賢只是不怨不尤正己無求而已。鄒南皋曰學須從自己磨鍊。默識出來。乃為自得。乃為深造。一切從聞見從意想得者。終是勦說。

成子曰博學切問篤志近思。原是存心的工夫。則聞見意想正當留心。但專事聞見。則聞見所不及之處。必無確解。專用意想。則意想所不至之時。必無妙悟。

鄒南皋曰學在得悟。終日講說。還是畫餅。終日躬行。

消閒錄 卷之十 三

還是添足。然欲入悟。須從收歛退藏入。語云收歛退藏。乃見性情之真。收歛退藏。不是將形跡做假模樣。夜半而起。見得此片種種濃醞。計較滿身過惡。方才有虛受境界。出來此收歛退藏入路也。

成子曰學必收歛退藏而後可以入悟。蓋志既內收。則氣不妄動。神既中藏。則念不外馳。故收歛退藏。凡要從心慮隱微處收攝。若徒做箇假模樣。則此中之放軼已多矣。何由入悟。

鄒南皋答史忠嶼曰學問與政事原無兩事。以為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移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闡發。此是真學。若舍却諸事。別去尋道理。孔孟復生。亦無能為。文試察之。弟近在寒寂中看民生不遂。只是吏治不精。吏治不精。上課吏治。或以交情。或以鄉曲。或喜其逢迎。一

點虛靈。遂為其所蔽。而不覺故貽害於人。長且遠。文於此等處。切勿放過。考人所以自考也。

消閒錄 卷之十 圭

成子曰天下優於學問之人。即是優於政事之人。彼平日以學問自命。而一入仕路。其政事無一足觀者。必其學問之多謬。故為政須用讀書人。此不易之論也。且始以學問而為政事者。既即以政事而增其學問。文移迎送。皆足驗吾之性情。兵農錢穀。皆足生吾之神智。隨在皆政。即隨在皆學也。雖然。吾人一人仕路。孰不欲精於吏治哉。第恐上之課吏治者。專論賄賂。則廉吏必以禮薄而見訕。專喜

逢迎則循吏或以迂拙而獲罪雖有卓魯龔黃亦不能展其所長矣南臯之論真課吏之良法

鄒南臯曰年來講學先生在仕途人皆不信其不信之由亦常自反總在塵途上躁進周世狎容夫既已冒講學之名而又官必美俗必諧非不佞所敢知也

成子曰南臯甚惡人冒講學之名而又欲諧俗做美官非刻也蓋講學之人必做美官則講學之心必

清閑錄

卷之十

七

難必諧世俗則講學之功必疎

鄒南臯曰吾輩有挺然不拔之志要有汪汪千頃之量近士喜譚奇氣勁節皆是氣習之病究竟與委靡功名者一耳一心近裏便自平常安穩

成子曰大凡清正之品易近於刻刻則難於容人故奇氣勁節可恃也而不可恃蓋奇氣自矜必是學問之淺勁節自負亦屬性情之偏大聖賢舉動惟是事事近人使人視之若平淡而其實極精微

鄒南臯答傅楚築曰台下今當雄藩孜孜知人安民是真悟也舍此而索之窮冥是視悟爲空心與事爲二矣昔象山點慈湖於訟易時趙清獻於坐堂有省此從事磨練而入不以思索爲悟境明矣

成子曰悟得來原不必擇地原不必擇時當其悟也深山可悟明堂亦可悟坐獨處可悟百事紛擾亦可悟只要此心不亂則悟機自開若必欲却離事物而索悟於冥默則非真能悟者矣

清閑錄

卷之十

七

鄒南臯答錢繼忠書曰君子不必之人而可必者此心吾心真誠則凡毀譽計較之私方視之爲蟻隴爲蜂戲而鎮定自若老其確信無惑瞿塘灩澦維機既固所向無復迷津矣

成子曰學惟求盡其在我則在人者皆不足爲我累凡外物足累我者皆我先自爲可累也若我無可毀之實則人之毀也於我無損我何爲而怨我無可譽之實則人之譽也於我無益我何爲而喜夫

至毀譽不足動其心則心無復有動焉者矣

鄉南舉東羅匡湖曰弟初食大官膳時如魚入水洋洋悠悠未幾厭心生又未幾殊覺飽懣欲吐之矣思山中藜藿如僊人掌上清露一啜令人欲僊或子曰今以未嘗世味之人而驟與言清味之美彼不信也及與之日飫於世味濃醲之中飽食而傷始信世味之甘不若清味之苦淡而不厭也余隱居崑崙已近十年日食松花餅蒼朮糕勝似大官

清園錄

卷之十

三

膳萬萬乃今而益悔入山遲矣

南舉答劉淳賓曰論衡齋坐對煙雲魚鳥不減林壘知趣自別但學如有見簿書紛挐亦煙雲魚鳥也或子曰隨在皆可養吾天隨在皆可見吾學人苟胸懷瀟灑則煙雲魚鳥皆養心之物簿書紛挐亦適心之資余昔於崑崙山遇一道人坐臥山中三十年詢之曰汝靜坐已久此心還思動否答曰時時靜時時動此心原如行雲流水

楊椒山曰介安從生生於吾心之義義又安從始始

於在天之利是故本諸心而原諸天非由外鑠者也夫人之所以植綱常弘德義參天地匹聖賢皆賴此以爲之質幹是可苟焉已乎必剛與廉二者合而介始成矣然乖愾以忤物則似介之剛而非剛矯情以駭俗則似介之廉而非廉毫釐千里不可不察也而世之號爲介者乃不求其合於天而求其合於人不求諸吾心而求諸聲音笑貌之末

清園錄

卷之十

三

故能介於外者或不能介於內能介於始者或不能介於終則似介非介不過欺世之機械要寵之筌蹄耳其害介也不既深乎觀李封君之介自心而身而家而鄉其介之操同自少而壯而老其介之操又同夫固合內外始終而一之者謂之天下之至介非歟則以之名軒也固宜論者猶以封君之介不及於天下惜之然述之者有司寇禹江則天下之頌其介也固有待矣噫不苟和之謂介然

介而不和者偏也不苟取之謂介苟有意取名焉  
雖非貨利亦謂之取矣敢以是尼介說之義

介軒說

成子曰椒山天下之所稱至介也故其說介之義獨  
精而其立介之防亦獨嚴俾天下後世名爲介而  
實非介者俱不得而托之噫椒山之介真不可及  
矣余少時讀其劾嚴嵩十罪五姦疏未嘗不歎歔  
感歎想見其爲人及壯而簪仕爲言官諫武陵奪  
情被逮下理沉淪三載時奉廷杖之旨人亦有以  
爲

清閒錄

卷之十

宋

楊椒山曰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  
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  
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  
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

一已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已則其憂也私  
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  
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  
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焉不可不辨也

送張龍翁拜相序

成子曰張公初拜相頌美者皆以爲可喜也而椒山  
獨以爲可憂且不欲其去一已之憂而欲其憂天  
下之憂蓋憂在一已則爲姦相憂在天下則爲賢  
相其念慮在幾微之際而其關係即治亂之分故  
爲相者不可不慎也擇相者尤不可不慎也

清閒錄

卷之十

宋

楊椒山曰律呂與天地相爲終始方其隱而未彰也  
天旣生哲人以作之則於其旣晦也天忍任其湮  
沒已乎闡明之責蓋必有所寄者苑洛先生自做  
秀才時便抱古樂散亡之憂博極羣書凡涉於樂  
者無不參者旣而得其說矣於是有直解之作終  
而觀其深矣於是有志樂之作曰志云者先生自  
謙之辭也非徒志而已也律生聲鍾生律司馬遷

著之矣而律經聲緯之通變體十用九之明示則未之及也圓九分積八百一十分班固著之矣而管員分方旋宮環轉乘除規圓之圖則未之及也六十調八十四聲蔡子著之矣而起調則例及正變全半子倍之交用調均首末長短相生之互見則未之及也六變八變九變之用周禮載之矣而以黃鍾祀天神以蕤賓祭地祇以太簇享人神一造化之自然以黃鍾一均之備布之於朝廷宮闈

卷之十

手

實古今之絕唱則又有出乎周禮之外者也宏綱細目一節萬變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盡於是矣志云乎哉昔人謂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敘疇同功先生是書豈口小補云乎

韓范洛志

序樂

成子曰世稱公爲南曹時關西大儒韓公邦奇掌書樞公從之受樂二月而得其數乃搆桐竹絲漆手製管已製琴瑟簫笙塤篪之類諧而合奏之以復

韓公韓公大悅曰技進是乎吾欲製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鍾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鍾也公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雖然樂不足以盡子吾爲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

卷之十

手

今讀苑洛志樂序始知其精微有若此也噫公之氣節已與日月爭光矣而其精於經世之學又復如是然則古之大儒其學貫天人者類如是耶吾嘗以此意教吾子惜吾子之愚而不能通也此其義吾願與天下共明之

樂安成崑崙先生消閒錄

十卷乾隆戊申四月

消閒錄卷之十終孝廉鍾諧九龍韶



消閒錄十卷

明成勇編  
天一閣藏本

明成勇編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啟乙丑進士官至  
南京監察御史崇禎十一年以劾楊嗣昌逮治戍  
寧波衛福王時起爲原官不赴披緇而終事迹具  
明史本傳是編乃其講學之語皆纂輯諸儒論說  
而發明以已意史稱勇初授饒州府推官謁鄒元  
標於吉水從之受業故多傳其緒論云



顏子繹五卷(存一卷)

〔明〕張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顏子繹五

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枯瀉血而皆融今也則亾未聞好學之毒語  
頭剔出抽引在人道州狀之爲太極河南標之  
爲一體陸子靜乃立其大楊敬仲則號精神在  
姚江爲不學不慮之良在安豐爲嘗知嘗行之  
物亾乎否耶顏子繹萬繹究竟讓顏之自繹而  
顏之自繹要湏玩孔之繹顏子何人斯敢侈口  
而繹顏子

楊雄法言擬論語瀋洛論語自爲十卷然則論

學而不得不內之云

繹從絲。絲從繭。繭一也。有詹何之獨繭焉。有園客之妻之繭繭焉。繭之盈車。牽之一緒。孔顏之傳而不傳。不傳而傳者。厥其似乎。

說文繹。抽引也。長也。大也。終也。克也。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抽諸環轍之勞人。引以陋巷之寔子。忽然頓斷。涕寂絲僵。烏在其長大終克哉。雖然。濟黃孤流。卽泆地經川而難混。祖禰正受縱滲。

爾之嘆。若尋鈴跡。若覓象臚。方所不居。則語言文字。中曰有顏子。不可然。曰遂無顏子。又寧渠可乎。尼山親口授記。曾孟親身奉持。念五條無一非義學。卒無一是義學。向質諸高景抑先生云。此一卷文字。似爛熟見過。又是爛生。從未見過。或新向秦灰孔壁間破板出之者。那小子敬謝不敏。曰。當來之世。仍以顏子傳。決不以顏子傳傳內篇云者。非對外而內之也。誠對一種義。

語之顏子。獨不可以論語乎哉。十第不。不敢不嚴。悉冠之曰學。貫之以學者。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孔顏千古。只留得此個字在。

或謂朱陸聚訟。良知沸羹。子時復取彼教語。以繹顏。無乃爲繹類乎。夫物不通方。則用窮。學不通方。則見陋。况一尊定。卽九譯同文。一宗傳。卽百家合派。白沙嘗嘆宋儒之嚴。以成其陋也。顧亦有不然者。或問朱子。言其上下察。也是如此。

朱子曰。恰似禪家。青青翠竹。莫匪真如。粲粲黃花。無非般若之意。又言不見龐居士偈云。神通與妙用。運米及搬柴。宋儒又何嘗不用彼教中語。

近谿起服入京。謁江陵相國。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較昔差有味耳。予向業舉時。嘗欲尋孔顏合命處。私竊擬次。間或示人。今閒居十五六載。乃繹乃頌。以畢斯懷。摸象殊慙。予所云。

差有味者不敢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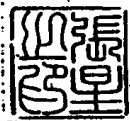
或問吾子之繹顏也。師顏乎。師孔子乎。曰。昔韓昌黎對大顛有言。和尚門風高峻。某甲於侍者邊。得個入處。孔顏針芥水乳。全在流賞。咨嘆逗漏。春光於此識顏。便覺一聖一賢。我相去遠。

孔顏授受因緣。散在兩論二十第中。似一屋裡父子兄弟。元氣渾淪。何用另開門戶。喻如衲子按禪。必標首座。喻如軍營動衆。總認率旅。喻如

近代選士。三百五百名中。舉首撰述。畢竟行纔足。轉移風氣。提掇聞見。肆今再起。周程張朱。於九原重拉。薛陳胡王。於一室金口木舌。朝唱暮宣。不若表章顏子。後兩論而先三書。比學庸表章於戴記之例。或者聞予言而非之。或亦有以爲然者。

崇禎昭陽協洽菊月穀旦。稽燕農史受菴張星

漫題



內篇引終

內篇引

內篇目次

學傳第一

一則

學證第二

一則

學契第三

四則

學化第四

四則

四則

學用第五

三則

學素第六

一則

學守第七

一則

學感第八

二則 四條

學惜第九

三則

學位第十

一則

學淑附

一則 二條

內篇目終

四則

顏子內篇

明 稽燕 張星 次 頌

學傳第一〇三千七十同耳莫聞顏氏之傳

薪火相因

〇問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設博取約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隨文示禮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撫衣便走大事現前

釋曰此孔顏易學傳心也義文周孔一易傳

心孔之傳顏德業源頭具在於是易以乾為純陽復為初陽初又不遠後二爻象以下仁也仁以純陽為體初陽為幾幾乃動之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全托出個知幾消息禮者陽明之跡其象為火正幾之發

洩透現也已禮天下許多名克復歸許多

事由已兩字總持法門出生入死出有入

無自由自在是這終日視聽言動而未常

視聽言動的主人翁耳孔顏以復傳仁似

從後天一晝起實本先天一晝來

頌云七日來復一日來歸克己由己歸復同

幾四勿致精幾則唯一仁禮真詮晝前之

易

學語第二〇論二十篇一嘆畢掃顏氏之證

豎起放倒

〇喟嘆

顏淵喟然嘆夢中啼哭實假實真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有景道不得詩從想處來夫子循循然

善誘人上竿撥梯傳我以文約我以禮虛張聲勢假露

腹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情熱囊空難分難戀如有所立卓

爾雖欲從之鏡裡摘花鼻頭舐蜜末由也已失路尋知人

緇曰此顏子見心直指也。復彖詞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惟復見天心。所以有卓立之擬議。惟利有攸往。所以有欲從之變化。擬議變化。只爲他陽剛方長。天行正健。真有終日七。囊之勇猛。無奈言思道斷。心行雙絕。何耳。得力處。在夫子有格有則。把個禮來。程量。禮子是訓是行。把個禮來。依據。忽地一步。

踏空方知是止。啼黃葉。家珍什襲。到此不值一文。行到水窮。畢竟竿頭有路。明曉得。夫子從心所欲。現前却欲從末由。夫子明說破爲仁由己。當下却末由也。已正爾躊躇滿志。正爾自視欽然。單聽一搥腦後。頌云。黃中通理。禮原是中。中則未發。何立何從。顏苦孔卓。其苦將伯之呼。如兒泣乳。

學契第三○天眼高懸。冷觀熱枯。顏氏之契。

師忙弟閒。

○庶幾

子曰顏氏之子。

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一樣家法。

其殆庶幾乎。

繫接知。

有不善未嘗不知。

如人飲水。

知之未嘗復行。

也。似虎見奔。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最後一尊。虛塑以待。

釋曰此見顏子有契于知幾之學也。六經首

易易序道統自庖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釋內篇

文武帝王之外只明夷插入箕子爲其洪

範本自河圖也。繫辭接入顏子爲其獨復

始于庶幾也。故先儒謂庶幾兩字足窺顏

學蓋謂知幾其神前知如神其殆庶幾者。

已直擊到堯率天宮與義農諸大老相見

矣。寧止及門羣弟。卽累代散聖。詎足稱譜

系哉。後來曾之致知思之知微。孟之幾希。

未常不是幾之一脉。都落了後天一層。所

以陽明謂只傳得一種義學者。以此○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隨即於顏氏之子。歸以元吉。元者善之長也。仁也。顏子至今在。吉孰大焉。

頌云善則儼然。幾所不居。不善變動。晦朔盈虛。未嘗不知。識轉爲智。智不復轉。超出二氣。

○擇中

子曰回之爲人也。一般囊袋貯金不同擇乎中庸。色禮膠味得一善沙中見寶衣裡獲珠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在爾指端我觀明月

釋曰此見顏子有契于執中之學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視聽言動之已發謂之庸。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擇中於庸也。一日克己復禮。庸外無中也。堯之授舜。允執厥中。舜之傳禹。惟精惟一。顏子擇乎中庸得

一善則精之學矣。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則一之學矣。究竟由中曰庸。曰一曰善。原無殊體。曰擇曰得曰服曰弗失。亦無殊功。拳也。膺也。皆已也。拳非指相膺非肉相。人之爲人。回之爲回。具是已的。孔顏相見處。惺惺人我未生前。

頌云帝王傳中孔顏傳人。中行獨復擇守金臻。擇守確然。乃思狂狷一間長席。天人如

綫。

○不違

子曰回也其心。血團宛然却是自底三月不違仁。神不遊方有呼應其餘亦凡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應必亦凡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釋曰此見顏子學契原本也。一部論語言心者只此句。與從心相映消息。冷然但夫子差四十年功行。卽心是矩不更標仁。顏子煞恁精靈見心卽仁。幾抵離合要識三月

不違。卽復以自知四字。夫子於忠清者曰。未知焉得仁。仁是何物。乃所知之矩。知是何物。乃能知之欲。復見天心。卽能合所覲。體相呈。朗然嘗在。三月不變。再無變時。此謂嘗住。亦可謂之無住矣。不違仁如鉛汞。妻夫交成。魂魄不踰矩。則龍從火裡出。虎向水邊生。莫可方物境界也。却總之在視聽言動上。顏子原本映發。嘗知故不違其。

顏子釋內篇

七

餘一念相應。卽至亦不知。夫子冷眼中。認定。滴血兒男。交付祖宗家業。爲此。

頌云。心仁判然。不得名一。不違融然。不得名二。非二非一。暗逗天機。旁觀者清。當局自知。

○庶乎

子曰。回也其庶乎。又減之屢空。以至無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增之億則屢中。更添公案

繹曰。此見顏子學契。虛無也。虛無者。空也有。若無實。若虛者。屢空也。曾子兩句。似從屢空脫胎。却正是屢空註脚。夫子旣贊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此曰其庶乎。抹掉幾字者。何故。要知繫辭知幾其神。吉凶先見。只是空空洞洞。太虛也。無極也。則空者。正幾之別名耳。無爲萬有之宗。虛爲萬應之府。莫之致而致者。命。不億不逆。先覺是賢。空。

顏子釋內篇

八

空如也。神哉幾乎。庶哉回乎。朝聞夕死者。唯此知生知死者。唯此。借聞一知二。多學而識者。打一照面。貧兒辛苦積儉。一世家私。五侯七貴家。一物不中。仲尼空聖也。顏子空賢也。聖法天。天法空。至矣。

頌云。實者繫識。有者繫情。情識雙遣。是曰物空。物空則性性空。則道空空。屢空。孔顏同妙。



學化第四○泗水舟師濟一切渡顏氏之師度自度。

○如愚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

腔板只一副知音慈阿誰不違如愚天

地啞亦是家翁作略退而省其私滅竈再燃亦足以發

顯其能回也不愚

釋曰此見夫子之化有春生之蘊而顏子得之也春者元也而起于貞下發者顯也而

顏子解內篇

九

本於藏用。人盡將聰明精彩來迎夫子之言。更添一層遮。顏子單守一個屯蒙。屯有大亨之道。蒙有開發之理。不違正遵養時晦。潛龍勿用於未開口前。拈得第一義以無聽聽契。無言言分明。有氣有聲。到他的視聽言動裡。都顯出上天之載。吟風弄月。曲壘旁通。比他人聰明精彩。倍徙千萬。但叫做聰明精彩不得。還他箇屯蒙之初。

而已。終日言者。天何言哉。亦足以發。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顏自逗鍼鋒。何迷不關小子。

頌云。不驚不怖。不增不有。則形則著。混沌則剖。藏闔設覆。善誘之術。覺者嘿然。置者自失。

○非助

子曰回也。知也。知他怎生。子曰回也。知也。知他怎生。子曰回也。知也。知他怎生。

顏子解內篇

一

無所不說。知他怎生。

釋曰此見夫子之化有秋成之實而顏子得之也。說者兌也。正秋也。正秋之時萬物充遂。油然而適。故曰說言乎兌。又曰入而後說之。入者山澤相通。屬乎氣。不涉形聲也。又曰說而後散之。散者風水相吹。屬乎機。非關推盪也。夫子無所不言。或詮事。或詮理。原初有不涉事理者。從何處啓口。顏子

無所不聽。亦作事解。亦作理解。究竟有不  
落意解者。向何處歸。殆只於山澤之氣  
風水之機。囑和運合已耳。要知詩賢之助  
如花。發旁枝。交生岐。總非不可喜。可愕。必  
如回之能說。方是能療。自饑能果。他腹所  
謂成已成物者也。

頌云。孔不亦說體備。四時顏無不說。其殆庶  
幾。再非不說。口是心非。殆顏學孔。但時習

顏子釋內篇

十一

之。

○不情

子曰語之而不情者。話中有話。其回也與。碧眼

認定  
是實

釋曰。此見顏子得化於天行之從也。情者。息

也。陰也。不情者。不息也。陽也。自強不息。至  
誠無息。略不相似。卽陰晦乘之。中行獨復  
者。既奮起於六陰之坤。方日進於七日之

復。純是乾乾精神。正合着循循善誘。似矢  
離絃。借勢不返。如風鼓葉。借力輕提。沛乎  
誰能禦之。若一向靠着肢體。有勤卽有惰。  
一向靠着聰明。有銳卽有惰。兩俱墮黷。心  
息相依。卽微細懈魔。永無依傍如此。夫子  
說個語之而不情者。遍觀及門。誰承受不  
厭倦的。潑天家業。單指道其回也與。只此  
是吾門千里駒也。不亦難哉。

顏子釋內篇

十二

頌云。魯則弘毅。勇亦恐聞。不情之選。如愚一  
人。情不在力。不情非識。薦在語前。活潑潑  
地。

○知十

回也聞一十處。以知十。一處。賜也聞一。雷聲以

知二。鐘鼓

釋曰。此見顏子得化於返聞之聞也。一與二  
固是對待。知見一與十。亦是邊際。知見蓋

虛空無盡。虛靈亦無盡。乾三爻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卽始卽終。更不以終爲際。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卽終是始。原不以始爲因。是以聖人聲入心通。自稱耳順。如有邊際。便有不順矣。順者圓通之謂。人聽以耳。龍聽以鼻。六根可以互用。乃近從心境界矣。顏子墮肢體。則無耳。黜聰明。則無識。忘形去智。同於大通。正返聞聞自性。真得耳。

順寂妙者。端本多寡。劃然分量所限。聞性天後。當不作此語。

頌云。聞之通塞。分淨不淨。不淨而塵。淨則麗性。一三三四。數則固之。離數出塵。通晝夜知。

學用第五。○無用之體。龍肉瘠。饑顏氏之用。顯精達微。

○言志

顏淵曰。願九州也。被無伐善。無施勞。萬法從本

將釋曰。此見顏子志伴神禹也。舜贊禹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唯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正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故顏子一簞一瓢。何所表見。大口發願。在聖師前。豈敢妄語。孟子大賢說個禹稷。顏回同。堯。禹。地皆然。世經百年。煞口許斷。豈敢阿。

私要見精一執中源頭。默相授受處。理會得不曾欠缺。一箇潑天世界。只爲害中有金。一個害中有金。不少潑天世界。如斯言志。較農山願得明王聖主事之。還須等待。言下便覺功能現前。

頌云。屢空便便。寶藏興焉。卽之不見。望之燭天。施伐則無。善勞則有。百世之下。兩無不朽。

○問邦

顏淵問為邦。打破個桶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五侯之爵樂則韶舞。只此一門放鄭

聲遠佞人。莫待肚皮寬鄭聲淫佞人殆。防緊

繹曰此進顏子業。參大舜也。作樂崇德叶和

神人。至於百獸率舞。此方是帝德格上下

底極則夏時殷輅周冕各係禮之一事。平

日杏壇陳設之宗器。交付領受為邦時特

搬出來行之乘之服之耳。至於學成於樂

德崇於樂。有黃帝以來相傳專門只韶舞

是也。後來雖有大夏大濩大武。姑舍是。蓋

以道心惟微。關淚極則在此。反是則淫哇

貪壬得而參禱。真要似龍蛇之放虎豹之

遠。所謂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子三月

學韶。一生志業。醉心處。知音說與知音聽

不是知音莫與彈。舜孔顏一堂未散。

頌云禹湯文武法近則稱無念爾祖道近則

虞業。續子在德紹于帝唯微唯危君師客

請。

○用舍

子謂顏淵曰。一肚皮不用之則行風來舍之則

藏。落唯我與爾有是夫。四隻

繹曰此時乘六龍御天之學而孔顏體用相

合如此也。潛見惕躍飛亢與時偕行乃純

乾之體聖人之能事。顏子一陽來復何以

遽有同然。要知七日來復天行也。夫子斷

定其與乾之大象是一無兩。所以歷歷贊

嘆俱是許他時學顏子欲罷不能正是自

著時譜。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其唯聖人乎。夫子平日辭聖不居此亦

不覺引手和將寫出春風面孔矣。此句似

只說潛見二爻。至於惕躍飛亢都攝在程

許一部全易。即復即乾。即知幾。即如神龍。德正中蒙。括包裹學問。莫作等閒顯晦看。頌云。上下無嘗。六位時乘。保合性命。幽人之貞。四母二無。此不諱有維其有之。步趨瞻後。

學素第六○以生養生憂煎樂煎顏氏之素知光湛然。

○賢哉

顏子釋內篇

七

子曰賢哉回也。昔說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肉亦書回人不堪其憂。賢聖回也不改其樂。凡夫賢哉回也。

釋曰此見顏子中庸自得之實際也。鮮于仇問伊川顏子不改其樂是樂道乎。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此語甚脫理障。今只將中庸合之。樂者喜怒哀四之一。其未發謂之中。顏子擇乎中庸。庸者。饑食

渴飲。行住坐卧而已。它人見為飲食居處者。顏子見為中庸。不但樂處是樂。喜怒哀無非是樂。人都在舌根上過飲食。顏則曰能飲食的不係舌根。人都在屋子裡。顏則曰骸顏則曰佳形骸的不是。屋子不改其樂者。不改其未發之中。正無入不自得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顏子其知味乎。頌云。凡名識食。聖名知食。起居潛見。智轉則

顏子釋內篇

八

適日中。樹下踪跡太奇。疏水曲肱。中庸是依。

學守第七○有待有為。儒因儒果。顏氏之守。主張在我。

○庄後

子畏於匡。顏淵後。奔軼絕塵子曰吾以女為死矣。來則來須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住則住不釋曰此見顏子知幾善道之實際也。自來聖



知也而顏之學人衆則不知人必如顏而人之視聽言動始不滅耳知予之爲予人之爲人則顏至今不死唯不知予之爲顏顏之爲人則夫子當日俱喪能無噫乎能無慟乎然自此一噫一慟而予也人也當時憮然於及門迄今恍見於千古則聖人以哀爲教也如此

頌云孔也夢奠曾也易簣誰其噫天獨顏之

顏子釋內篇

主

側孔不續顏曾學斯傳孔哀顏樂掘井及泉

○父子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推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門人欲厚塋之子曰不可門人厚塋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合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

釋曰此見孔顏之非父非子其實滴血父子也父子主恩師弟子義重聚樂仲尼於子路不許入門於冉求至於鳴鼓顧於顏氏曰猶父猶子且曰天喪予則分體而同體者矣此豈是恩義兩字無斷得明白豈是厚薄常情擦得它痛癢但直從喟然一嘆想之循循善誘博我約我則入中行責種

顏子釋內篇

主

子之得氣受孕也微罷不能自持吾才則長中行道胎子之凝結不墜也如有所立卓爾則肖中行覺胤子之十身靈相一時具足也雖欲從之末繇也已則接中行呼吸子之瓜熟蒂圓直須時候也繇前從本體下工夫都是借後天滋養繇後即工夫合本體仍是向先天成就一朝落地必標正聖之旨此日噫天還爾未生之面則聖

人以薄爲教也如此。

頌云各言其子。財命之窮猶父猶子。大道之

公嫡宗殄息。庶宗崛嗣。厥嗣則一。厥宗則

二。

學惜第九○既已墮矣。顧之復之。顏氏之惜。

晞顏者知。

○獨惜

子謂顏淵曰

是邪惜乎吾見其進也 入高地未

非邪

見其止也

海枯石爛時

釋曰此惜顏子之進止以著進止之宗也及

門之賢各有進止如求也以進爲進繇也

以退爲進一病具一藥卽具一効進處固

是小入手止處亦是小歇脚唯顏子之進

乃是一陽之復從前所傳所証所契所化

所用所素所守俱是復之著見卽是進之

推遷自此而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

大壯五陽之夬直至六陽之乾方是天行

合體處他三十二歲時陽到某位丹到幾

轉顏子自知之夫子在他視聽言動上稔

知之其進其止相視莫逆一朝魔難爐敗

未飛可惜孰甚焉要知進如顏子人道之

剝復關天道之陰陽日月相推而明生寒

暑相推而歲成歲有是月有是以至十二

時莫不有是人但宜尋它進處不必問他

言

言

止處則仲尼此惜爲不虛者

頌云復以自知知進知止通乎晝夜無方無

體無首者龍不尾者顏晝夜而舍川上空

言

○同惜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

學不遷怒不貳過 淺叩漆鼎不顧俗眼 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不說未來待人猛省 季康子問弟



子就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口不言而神傳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不留餘地餘地耶然

釋曰此惜顏子之好學以著好學之的也洙泗門牆淺者以為丘索墳典之府深者亦以為義理道學之門不知孔顏秘授全是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所謂中也浮舟大海單認指南作室平原但按日表是以生前捐點克己由已而已死後追思不遑不貳

顏子稱內篇

五

而已怒者喜怒哀樂之一不遷不已發凝然未發見其擇中守中也過者氣盈朔虛之微不貳則克復已臻無悔見其庶幾中庸也這喚做獨爾抽絲又正是一絲不掛無論穎達之賢意解隔絕即唯一之哲義路正懸一段本地風光寂寞少人拈着所以鍊口判定今也則亡懸示未來俟聖無惑天長地久有窮盡此恨綿綿無了時為

留千古正法眼在

頌云子罕言命直言在顏顏短孔短嗣續弗延有不短者慧命立命道情永傷為俗眼鏡

○友惜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旁觀竊聽分數井然有若無實若虛太空名貌犯而不校止水安瀾昔者吾友何年嘗從事於斯矣僥倖同

顏子稱內篇

五

釋曰此惜顏子之從事以著請事之氣也聖人出世為此一大事聖賢傳心正欲不斷此一大事至於殊塗同歸百慮一致總期會歸於此一大事顏子生平只一請事曾子則隨事精察而力行之適值顏子命短尼山望孤獨從唯一之餘企仰得一之友在顏原不立能否多寡之見曾則不妨對待以觀在顏併空夫有無虛實之歧曾則

不妨比擬以似在顏則天下歸仁淳風化  
雨曾則不妨假犯較之恒情以况之要其  
所云以者若者較者非從名色上作想都  
在本體上摹肖是則聖人之大事而顏與  
曾所同參而互証者也顏子死四十年後  
大學之書始傳分明歷盡有與實歸根無  
與虛知止屢空造車合轍兩宗並峙一綫  
綿綿其事之揭乎日月者如此

顏子釋內篇

三

頌云師則式嘆友則式欽大夫士則式  
臨顏氏之學亦實亦有曾也思齊忽焉在  
後

學位第十○主器真傳以嫡以長顏氏之位  
不喪七也

○論定

德行顏淵德科高授  
統宗會元

釋曰此見顏子得法傳真人天齊擁一時證

果萬派滙宗之定評也繫辭曰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德行二字若只說得諸心體諸身則閔  
冉三賢可以同傳必推原到神明默成上  
去則四顧無侶獨立稱尊蓋神明主於變  
通默成臻於渾化唯孔子體備全易足以  
當之顏子一陽來復三月不違庶幾一人  
乃堪承接夫子原不以此設科者或已

顏子釋內篇

三

窺見至隱首屈一指上不在田  
龍德而正中者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德行者中行也中者未發也幾也堯舜以  
來相傳之意也中行不幸轉思狂狷狂者  
有爲狷者有守德行之儲也而顏子不可  
及已要而論之予所雅言詩書執禮後來  
代代兒孫總只傳得雅言一派至於予欲  
無言是乃易學也易在畫前者也顏淵得

之而後來不傳。

頌云德見天心行配天行與天爲徒人則焉  
承人存則傳不傳則待以不傳傳孔在顏  
在。

顏子釋內篇

二七

學淑附○學契學用

顏之徒。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禹  
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  
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思顏子易

顏子釋內篇

原缺

顏子釋五卷

浙江巡撫  
採選本

明張星撰星永城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光祿寺署  
丞是編取論孟中所載顏子事實語言釐爲十則  
每標題下係以四言四句若釋家之偈每則之下  
係以釋說頌語謂之內篇又取家語中所載釐爲  
八則謂之外篇取韓詩外傳所載十四則謂之釋  
餘均有釋無頌復取諸家之論顏子者四十則謂  
之統釋末以陶宗儀所輯顏子九篇附焉謂之舊  
本其大旨皆入於禪蓋自心齋坐忘之說倡於莊  
子皇侃論語義疏遂以屢空爲心虛無累焦竑因  
之顏子之學爲異端所假借久矣星當心學橫決  
之時又著爲此書言之加詳耳此所謂陽儒陰釋  
講學之極弊也於理當入釋家以所載皆顏子言  
行姑附之儒家類而糾正其繆焉

性理會通七十卷續編四十

二卷(一)

〔明〕鍾人傑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成祖文皇帝御製性理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  
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  
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  
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  
乎道以爲治也下及秦  
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  
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

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  
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  
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  
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  
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  
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  
遼絕歟此無他道之不  
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

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  
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  
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  
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  
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  
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  
治也哉續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  
位以來孳孳圖治恒慮  
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

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

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

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

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鋟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



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

遂書以爲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御製序

八

人

性理會通叙

道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也  
道之不明性之不明也性  
之不明譚性理者或附會  
支離穿鑿分裂或荒唐

雜錄一

幽謬亂真論甚矣也吾  
友子首開近遠之旨孟氏  
人皆可以爲堯舜是千  
古性學大頭腦一本萬殊  
而後事物條件節、從此

中出此性學之根柢也吾  
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  
何等親切故曰率性之謂  
道二帝精一之傳亦不出  
此漢晉而後交流不一言

蘇軾上

人殊各執其私以爭勝  
譬一闕之市不勝異說堯  
未立定一尊者迨有宋大  
儒輩出羽翼聖人苦心力  
索洞微後歸如濂歙之太

極通書子序之西銘正蒙  
堯夫之皇極經世易學啓  
蒙諸君子性學多以蒙明  
而散漫無歸我

明紹統

蘇軾三

成祖文皇帝聖學淵源命  
儒臣輯性理大全列之學  
宮家誦而戶習之真理學  
之派明道治之之通經  
也邇來士子多務標竊新

奇以取青紫猷是書乃布  
橐不之省覽而高者則又假  
竺乾柱下之緒餘以為名近  
季又有西學天主教一種  
士紳多好之至以身為篙矢

張鉅四

今天下風俗日靡盜矣交誼  
民窮官貪生心害以貧為禍  
未必不釀于此

聖天子畱心道學取監年十三

經註疏宮中省覽又

詔天下士社師發明小學考經

許學臣命題試士力挽辭  
章陋俗可謂同符

咸祖上接二帝心傳者矣蓋林

鍾子人傑余門下士博雅好

華嚴

學于書無以不讀而不敢

梓近取性理大全魏闕

復輯近代名儒圖說語

錄附之名曰會通竊余京

師正當其時聞仰崇正大

有功世道之鴻書如異日  
者用以進

呈御覽因大全通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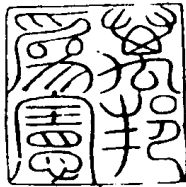
亦可謹一言以張之爾示同

志云

張敬岳

崇禎甲戌四月濟南張延登

題



性理會通序

甫里先生有云百家祖

也荀楊氏川瀆也六籍海

也而後世彙百家言以發

明乎聖人之道惟性理一

錄一

書為然自天道五行象

數以至道脈之源流世運

之升降靡細不載迄今班

之學宮傳之都邑真如日

行天如水行地用之治身

於淵善躋世于雍皞使心  
志醇一耳目不易即彼二  
氏興而輸攻墨守詞章訛  
詰之儒進而封畛自小矣故  
道非人可益然而待人行

錄二

非言可述然而以言寓則性  
理一書何可少也第當時  
談理遍及諸家原道復性  
之篇何以獨黜易家收及  
九峰則元包潛虛似當並

列寧免通儒學究之誚

余因較刻是書旁羅百

氏如陽明龍溪白沙整

菴復所諸講語栢齋後

川之五行青田梁山之

錄三

象緯皆近代宗工大儒

翊經聞聖之編采輯為

續附之卷末以便學者

商正云

武林後學鍾人傑瑞

先甫書於擁萬樓



錄四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

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

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

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繕寫總二百二十

九卷裝演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性理會通不進書表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

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

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

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

開八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

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修春

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

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

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道既衰異說蠡起燭烈

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獎其間存者不絕如綫  
莫究其旨歸一切起於苟且資緣故習鮮克正  
之於乎聖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  
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益發  
前修之永歎夫必有泰晦必有明錄夫濂洛  
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歸蕪  
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阮狂言既揚復抑  
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無能會其說于一蓋必  
有待於

今日者矣

性理會通不進書表

二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

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

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智繼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

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  
猶以爲未成體道謙冲游心高遠乃者渙起

宸斷修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  
發舒幽積鉤集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  
聖之輔翼合衆塗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  
海涵天濶日皦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  
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聰已晦不明  
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  
述自古所無之武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  
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  
性理會通不進書表

三

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  
仁義徑趨聖域之歸頓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  
沿之陋習煥然極備倚歟盛哉竊嘗觀之周衰  
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  
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  
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

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闢奧圖

冠方屢固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劇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視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

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

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性理會通不進書表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等謹上

臣胡廣

奉

勅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翰林院修撰承務郎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翰林院編修文林郎

性理會通不纂修姓氏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

翰林院簡討從仕郎

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

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

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王羽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黃棠	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沈升	承德郎刑部主事章啟	承德郎刑部主事楊勉	性理會通纂修姓氏	承德郎刑部主事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	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
------------	------------	-------------	----------------	-----------	-----------	-----------	-----------	-----------	-----------	----------	-----------	-----------	---------------	------------	------------	-------------	----------------

先儒姓氏	周子 <small>惺願</small> 濂溪	邵子 <small>雍夫</small> 康節	安定胡氏 <small>翼之</small>	眉山蘇氏 <small>軾</small> 東坡	榮楊呂氏 <small>希哲</small> 穎濱	王氏 <small>巖</small> 一	廣平游氏 <small>定夫</small>	銘氏 <small>質夫</small>	藍山呂氏 <small>大忠</small> 進伯	性理會通纂修姓氏	京兆呂氏 <small>大鈞</small>	蘇氏 <small>季明</small>	龜山楊氏 <small>時立</small>	壽安張氏 <small>思叔</small>	華陽范氏 <small>祖禹</small>	永嘉劉氏 <small>安節</small>	東平馬氏 <small>仲</small>	河間邢氏 <small>恕叔</small>	致堂胡氏 <small>寅</small>	陳氏 <small>恬</small>	馮氏 <small>忠恕</small>
程子 <small>顥</small> 伯淳	張子 <small>載</small> 橫渠	涑水司馬氏 <small>光</small> 溫公	山谷黃氏 <small>庭堅</small>	嵩山晁氏 <small>說之</small>	元城劉氏 <small>器之</small>	上蔡謝氏 <small>良佐</small>	李氏 <small>端伯</small>	京兆呂氏 <small>大鈞</small>	范氏 <small>育</small>	河東侯氏 <small>仲良</small>	和靖尹氏 <small>彥明</small>	河間劉氏 <small>立之</small>	河南朱氏 <small>光庭</small>	邵氏 <small>伯溫</small>	武夷胡氏 <small>安國</small> 康侯	五峯胡氏 <small>宏</small>	陳氏 <small>淵</small>	陳氏 <small>亮</small>	馮氏 <small>亮</small>		

祝氏	平菴項氏	西山真氏	山陽度氏	廖氏	北山陳氏	潛室陳氏	北溪陳氏	九峯蔡氏	西山蔡氏	陸理會通人	三山陳氏	東萊呂氏	象山陸氏	樂菴李氏	屏山劉氏	延平李氏	李氏	張氏	呂氏	呂氏
巡	安世	德秀	性善	子晦	孔碩	器之	淳安	仲默	元定	姓氏	祥道	祖謙	子靜	彥平	子翬	愿中	翀	本中	稽中	聖中
張氏	彭氏	鶴山魏氏	慈湖楊氏	吳氏	范陽張氏	盤澗董氏	果齋李氏	觀物張氏	節齋蔡氏	二	雲莊劉氏	勉齋黃氏	默齋游氏	南軒張氏	朱子	章齋朱氏	豫章羅氏	歐陽氏	章氏	呂氏
行成	長庚	了翁	敬仲	壽昌	子部	叔重	正叔	文饒	伯靜	伯靜	勝伯	直卿	九言	敬夫	晦菴	喬年	仲素	集	憲	聖中

耶律氏	揭氏	元氏	李氏	劉氏	周氏	高氏	陳氏	董氏	魯齋許氏	陸理會通人	黃氏	鍾氏	庸齋許氏	魯齋鼓氏	臧氏	李氏	雙峯饒氏	天台謝氏	覺軒蔡氏	進齋徐氏
有尚	侯斯	明善	希廉	璋	坦		協	訪	平仲	姓氏	瑞節	遇	仲翔		格	士英	仲元	無柁	仲覺	幾與
圭齋歐陽氏	古洲馬氏	邵菴虞氏	牧菴姚氏	臨川吳氏	鄭氏	鄭氏	雙湖胡氏	吳郡李氏	王齋胡氏	三	謝氏	黃氏	長樂陳氏	習軒吳氏	孟氏	建安熊氏	楊氏	平巖葉氏	萍鄉胡氏	思齋翁氏
元功	伯生	集	燧	幼清	孫	庭芳	一桂	叔	方平	方叔	嚴孫	櫟			康	剛大	養	仲主	叔安	永叔

陳氏

皇明姓氏

劉基  
字伯溫  
青田人

王禪  
字金華  
金華人

胡粹中  
字山陰  
山陰人

梁寅  
字孟敬  
新喻人

商輅  
字叔敬  
浮安人

王守仁  
字伯明  
餘姚人

王宗沐  
字昭甫  
臨海人

羅倫  
字彥正  
永豐人

性理會通  
朱氏

陳獻章  
字新會  
新會人

鄭善夫  
字晉安  
晉安人

唐樞  
字吳興  
吳興人

湛若水  
字增城  
增城人

王廷相  
字汝川  
汝川人

郭孔太  
字泰和  
泰和人

陳壇  
字永嘉  
永嘉人

王可大  
字東吳  
東吳人

田鑑  
字錢塘  
錢塘人

劉元卿  
字安陽  
安陽人

黃氏  
晉卿

宋濂  
字景濂  
婺州人

方孝孺  
字希古  
天台人

張九韶  
字美和  
臨江人

丘濬  
字仲深  
瓊山人

蔡清  
字介甫  
晉江人

程敏政  
字克勤  
休寧人

唐順之  
字應德  
武進人

薛瑄  
字德卿  
河東人

林兆恩  
字龍  
江人

鄭曉  
字海豐  
海豐人

王叢  
字山陰  
山陰人

薛蕙  
字亳州  
亳州人

羅欽順  
字泰和  
泰和人

何塘  
字懷慶  
懷慶人

王鴻儒  
字南陽  
南陽人

朱昇  
字海陽  
海陽人

朱俊柵  
字山西  
山西人

于益  
字金壇  
金壇人

蕭漢中  
字泰和  
泰和人

吳繼仕  
字新安  
新安人

郁天民  
字同邑  
同邑人

周汝登  
字古刻  
古刻人

陶望齡  
字石簣  
石簣人

陳仁錫  
字明卿  
蘇州人

胡惟霖  
字梨山  
梨山人

王文祿  
字海  
海人

程鴻烈  
字台門  
台門人

管志道  
字吳安  
吳安人

楊起元  
字嶺南  
嶺南人

袁宏道  
字中郎  
公安人

張廷登  
字華東  
華東人

性理會通  
朱氏

王

性理會通目錄

卷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太極圖附錄



卷二

通書一

誠上

誠幾德

慎動

師

性理會通不目錄

思

順化

禮樂

愛敬

樂上

樂下

卷三

通書二

公明

顏子

幸

道

聖

誠下

志學

治

務實

動靜

樂中

聖學

理性命

師友上

師友下

過

勢

文辭

聖蘊

精蘊

乾損益動

家人睽復無妄

富貴

陋

擬議

刑

公

孔子上

孔子下

蒙艮

通書後錄

卷四

性理會通不目錄

西銘

西銘總論

卷五

正蒙一

太和篇

泰兩篇

天道篇

神化篇

動靜篇

誠明篇

太心篇

中正篇

卷六

正蒙二

至當篇	作者篇
三十篇	有德篇
有司篇	太易篇
樂器篇	王禘篇
乾稱篇	
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纂圖指要上	
伏羲始畫八卦圖	八卦正位圖
八卦重爲六十四卦圖	六十四卦方圓圖
性理會通入目錄	三
陽九陰六用數圖	
卷八	
皇極經世書二	
纂圖指要下	
經世衍易圖	經世天地四象圖
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經世六十四卦數圖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
卷九	
皇極經世書三	
觀物內篇一	觀物內篇二

觀物內篇三	觀物內篇四
觀物內篇五	觀物內篇六
卷十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七	觀物內篇八
觀物內篇九	觀物內篇十
觀物內篇十一	觀物內篇十二
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觀物外篇上	
性理會通入目錄	四
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觀物外篇下	
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答	無名公傳
附錄	
卷十四	
易學啟蒙一	

本圖書第一	洛書
河圖	
卷十五	
易學啟蒙二	
原卦畫第二	
伏羲八卦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文王八卦圖	
卷十六	
易學啟蒙三	
明蓍策第三	
性理會通不目錄	五
蓍策掛扃圖	
卷十七	
易學啟蒙四	
考古變第四	
占卦凡例圖	伏羲則河圖以作易圖
大禹則洛書以作範圖	先天八卦合洛書數圖
後天八卦合河圖數圖	先天陰陽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圖	邵子天地四象圖
朱子天地四象圖	掛扃過揲總圖
近世揲著後二變不掛圖	

卷十八	
家禮一	
家廟之圖	祠堂之圖
深衣前後二圖	著深衣前兩襟相掩圖
裁衣前後法	深衣冠履之圖
行冠禮圖	昏禮親迎之圖
衿鞶篋笥櫛梳圖	小飲圖
襲含哭位之圖	大飲圖
喪服圖式	冠經絞帶圖式
斬衰杖履圖	齊衰杖履圖
性理會通不目錄	木
喪舉之圖	本宗五服之圖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妻為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神主式
櫛箱藉式	尺式
大宗小宗圖	正寢時祭之圖
每位設饌之圖	
卷十九	
家禮二	
通禮	冠禮
婚禮	

卷二十	家禮三	喪禮	卷二十一	家禮四	祭禮	卷二十二	律呂新書一	律呂本原	黃鐘第一	黃鐘之實第二	性理會通八目錄	黃鐘生十一律第三	十二律之實第四	變律第五	律生五聲圖第六	變聲第七	八十四聲圖第八	六十調圖第九	候氣第十	審度第十一	嘉量第十二	謹權衡第十三	卷二十三	律呂新書二	律呂辨証	造律第一	律長短圍徑之數第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鐘之實第三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	和聲第五	五聲小大之次第六	變宮變徵第七	六十調第八	候氣第九	度量權衡第十	隋志十五等尺	卷二十四	洪範皇極內篇一	九方數圖	九九積數圖	九九行數圖	洪範皇極內篇上	洪範皇極內篇中	洪範皇極內篇下	卷二十五	洪範皇極內篇二	五行植物屬圖	五行動物屬圖	五行事類吉凶圖	五行事類凶圖	五行人體性情圖	易象之圖	範數之圖	卷二十六	理氣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論	太極
天地	天度 <small>曆法附</small>
卷二十七	
理氣二	
天文	<small>日月星辰 雷電</small> 陰陽
五行	時令
地理	<small>潮汐附</small>
卷二十八	
鬼神	
總論	論在人鬼神兼辨神魂魄
性理會通入目錄	九
論祭祀祖考神祇	論祭祀神祇
論生死	
卷二十九	
性理一	
性命	性
朱子性圖	人物之性
卷三十	
性理二	
氣質之性	
卷三十一	

性理三	
氣質之性	<small>命才附</small>
卷三十二	
性理四	
心	
卷三十三	
性理五	
心性情	<small>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small>
卷三十四	
性理六	
性理會通入目錄	十
道	理
德	
卷三十五	
性理七	
仁	仁說圖
卷三十六	
性理八	
仁義	仁義禮智
卷三十七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卷三十八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孔孟門人	
性理會通不用錄	十一
卷三十九	
諸儒一	
周子	二程子
張子	邵子
卷四十	
諸儒二	
程子門人	羅從彥
李侂	胡安國 <small>子寅宏附</small>
卷四十一	
諸儒三	

朱子	張栻
卷四十二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朱子門人	真德秀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卷四十三	
學一	
小學	
性理會通不用錄	十二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持敬附	

卷四十七	學五	存養持敬 靜附	省察
卷四十八	學六	知行 言行附	致知
卷四十九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雜論處心立事附
卷五十	學八	性理會通不用錄	十三
卷五十一	學九	力行 理欲 義利	君子小人之辨
卷五十二	學十	教人	
卷五十三	人倫	師友附	
學十一			

讀書法一	卷五十四	學十二	讀書法二	讀諸經法	論解經	讀史附
學十三	卷五十五	史學	字學			
科舉之學	卷五十六	學十四	論文			
論詩	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墨子	
莊子	管子	荀子	董子	申韓	孫子	
孔叢子	荀子	諸子二				
卷五十八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	王安石附
卷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	舜
禹	湯
文王	武王
宣王	伊尹
傳說	總論
春秋戰國	
魯衛	管仲
荀息	狐偃
趙衰	趙文子
子產	商鞅
樂毅	孫臏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蘭相如
廉頗	蘇秦

張儀	屈原
范雎	總論
秦	
始皇	茅進
陳勝	總論
卷六十	
歷代二	
西漢	
高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宣帝	元帝
項羽	董公
蕭何	韓信
張良	彭越
曹參	婁敬
周勃	
卷六十一	
歷代三	
西漢	
陳平	王陵

叔孫通	四皓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鄭寄	張釋之
周亞夫	賈誼
袁盎	賈山
馮唐	鄒陽
枚乘	田叔
晁錯	竇嬰
灌夫	田蚡
性理會通不目錄	
卜式	公孫弘
張湯	霍光
汲黯	阮廣 <small>受附</small>
魏相	趙充國
丙吉	黃霸
匡衡	劉向
蕭望之	龔勝
王莽	總論
卷六十二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和帝	鄧禹
吳漢	嚴光
黃憲	李固
杜喬	朱穆
荀淑	陳寔
竇武	何進
陳蕃	趙苞
臧洪	總論
性理會通不目錄	
三國	漢昭烈
魏曹操	吳孫權
諸葛亮	荀彧
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溫嶠	元帝
賀循	顧榮
謝安	王導
子 17-450	

殷浩	符堅
桓溫	陶潛
崔浩	總論
唐	
高祖	太宗
中宗 <small>武后附</small>	玄宗
肅宗	憲宗
王珪	魏徵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陸贄
性理會通不目錄	
楊綰	陽城
張巡	總論
卷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後周世宗
馮道	
宋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神宗	欽宗
孝宗	寧宗
向敏中	王隨
楊億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呂公著	王安石
范純仁	鄒浩
曾肇	宗澤
李綱	汪伯彥
黃潛善	趙鼎
性理會通不目錄	
洪皓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秦檜	胡銓
張九成	李椿
總論	
卷六十五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臣



性理會通續目	卷一	元包數義	卷二	潛虛圖	卷三	卦序圖	卷四	混古始天易	卷五	性理會通續目	三十六宮圖	卷六	論乾龍義	卷七	陰陽管見	卷八	陰陽管見辯	卷九	象緯新編	卷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樂經原流	卷十一	樂律管見	卷十二	太和元音	卷十三	歌學解	卷十四	詩論	卷十五	性理會通續目	酌古文武禮射圖	卷十六	大學疏畧	卷十七	讀書錄	卷十八	復性書	卷十九	中說	卷二十
------	-----	------	-----	------	-----	-----	-----	----	-----	--------	---------	-----	------	-----	-----	-----	-----	-----	----	-----

道論	卷二十一	新論	卷二十二	陽明語錄	卷二十三	白沙要語	卷二十四	潛溪遠言	卷二十五	性理會通入續	郁離子微	卷二十六	華州危辭	卷二十七	侯城雜誠	卷二十八	近思雜問	卷二十九	心學直指	卷三十
										三										

南遊會紀	卷三十一	禮元刺語	卷三十二	疑齋筆語	卷三十三	林陵紀聞	卷三十四	三山麗澤錄	卷三十五	性理會通入續	經世要談	卷三十六	傳習存疑	卷三十七	九解	卷三十八	古言	卷三十九	約言	卷四十
										四										



求志編

卷四十一

困知記

卷四十二

正誤

性理會通

五

性理會通卷一

吳郡汪明

錢塘鍾人傑訂正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明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起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潛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

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種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種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種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避英宗名舊名按宋安懿王允讓之子仁宗嘉祐七年立爲皇子賜名曙仁宗崩遂即位改元治平在位四年道州營道縣按一統志道州本禹貢荊州之域唐初置南營州治營道縣貞觀間改道州以營道縣併入屬江

南西道天寶初改江華郡宋仍爲道州元明爲州路國朝初陞爲府降爲州屬永州府清溪按一統志清溪在道州西二十餘里宋儒周敦頤所居張氏爲撰祠堂記云清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及寓於他郡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耳廬山之麓有溪按一統志廬山在九江府城東南二十五里古南嶂山也周武王時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故名廬山廬山在九江府城東南二十五里城內一十五里周子寓此因取其故里之號以名之宋內翰震按宋鑑朱震字子發荆門車長林人政和中進士爲國子博士經學深西人稱爲漢上先生所著果遷翰林學士經傳皆按述無遺不祿仕隱居真源人豐祐過人經書一覽無遺不祿仕隱居華山周世宗召至拜諫議大夫不就宋太宗時來朝待之甚厚賜號希夷先生所著有指玄篇及萬籙能文與月隱居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

宋太宗召之不起賜錢養其父母卒復賜錢助其葬召授左司諫寵賞甚厚尋乞歸山後數召至詢問其經以對頗多裨益拜工部侍郎從居嵩山卒贈工部尚書穆修按通鑑穆修字伯長郾州汝鵬人宋真宗東封賜進士果官領川文學奉詔修其後復尚書偶修獨以古文稱所著有詩書序記誌等數十篇嘗傳學於李挺之至邵子遂大顯

陽動

乾道成男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爾

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

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

者之根也

者之根也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入者陽之變也

入者陰之合也

水陰盛故居右

火陽盛故居左

木陽稱故次火

金陰稱故次水

土冲氣故居中

而水火之

八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

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

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火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  
 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  
 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  
 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  
 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  
 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  
 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  
 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  
 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  
 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  
 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  
 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  
 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  
 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  
 ○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  
 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而吉  
 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

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  
 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  
 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  
 之謂也  
 群書句解太極圖說朱子據圖而釋其義也後有  
 動靜誠已山陽度氏之說亦推朱子之意耳陰陽  
 朱子之言初學一時難悟因重附此以便觀覽朱  
 子曰○太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是所言無定極  
 極之○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所以為動而  
 陰本然○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然又不出於  
 之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然又不出於  
 陽而指其本體就陰陽中指不離乎陰陽而為言  
 爾不外陰陽○陽動此○太之動而陽靜而陰也  
 此即太極之動而中○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  
 生陽靜而生陰也中○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  
 用行○陰之靜也謂靜即所○太極之體所以  
 立也靜者為體故為○陰之根也乃陽  
 所由以○陽中○陰之根也乃陰靜之所  
 生也○陰中○陽之根也乃陽動之所  
 此陽變陰合是陰陽動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陽者陽之變也陽之合也陰者陰之合也陰之  
 盛故居右左陽右陰水乃陰火陽盛故居左火乃  
 盛故居左左陽右陰水乃陰火陽盛故居左火乃  
 丁左木陽稱故次火火陰稱故次水  
 金陰之少土冲氣故居中土為中央而水火之  
 故次于水

爲最 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則凡所言人  
 在蓋人心即然形陰之爲也但人之形質聚合神  
 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不五性五常之性曰  
 五行是即稟五行之理以爲性智木  
 火神則禮土神則信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  
 五者之德蓋無不善善惡猶言貴賤也男  
 女之分也陽而貴者爲男陰而賤者萬事事有萬  
 物之象也是萬物形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  
 此凡天下之動而吉凶悔吝吉者動之善凶者吉  
 所以紛擾錯雜而吉凶悔吝之反悔者吉之未成  
 吝者凶所由以生也而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  
 之未成於此有聖人又得二氣五行之而有以全乎  
 精一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一而不一  
 極連會道本卷十  
 ○太極之體用者也自有以全乎太是以一動一靜  
 各臻其極所以或動或靜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  
 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通之於此蓋中也仁  
 也中爲禮曰感也禮屬夏仁屬春造化流所謂  
 陽也○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爲用即正也義也  
 正爲智曰智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學所謂  
 智曰義欲收藏之時乃寂之事  
 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爲體即中正仁義渾  
 然全體禮智仁義乃渾而靜者常爲主焉靜者常  
 中則人○極於是乎立則人之道而○太極  
 行天地日月天地之大四時鬼神四時之運  
 日月之明



性理會通

性理會通不參



性理會通入卷

性理會通入卷



性理會通

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  
 物總具一陰陽此理非虛也蓋天地萬物之氣  
 先有此理然此理不虛也蓋天地萬物之氣  
 物之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此理不虛也蓋  
 則此理又全在天地萬物之中所謂天地萬物  
 而生陽靜而生陰是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  
 之理便能靜而生陰是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  
 於陰靜之中然則理便有天地萬物之氣  
 全在這氣裏而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得先為氣裏而後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五非有欠合而為一邊無端陰陽無始  
 則自無而人於有非有餘言太極之妙  
 推原求只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性  
 性為火之神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五行為水  
 人性為智之神在五行為仁之神在五行為  
 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土無  
 位只寄處於四位之中木居春火居夏金居  
 居冬而土無專氣只分於四季之間四行無  
 便都無所該義理便是信却易曉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之分明又要在五行何處看得  
 逐作看得分明又要在五行何處看得  
 是知得確定在五行為何處看得  
 只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  
 非知地而不可須知得此方能成此物  
 成始而不可須知得此方能成此物  
 太極流行之一理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  
 湊合成一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  
 然然後實得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渾  
 之三極者以是才之中之各具一太極而  
 妙無形於一才之中也外此三家諸子都說  
 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渾渾渾渾渾  
 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

性理會通

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渾渾  
 物而道又別是一箇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  
 與太極分爲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  
 通行者而言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渾渾渾  
 二理即一理也所謂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  
 無形太極即是三才未判渾渾渾渾渾渾渾  
 矣然則邵子所謂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  
 師所釋也邵子所謂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  
 各具一理統會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  
 操存不識流行者萬理同出一原不知統會  
 極易變易也夫所謂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  
 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  
 字便爲太極而無極之理也先儒皆以太  
 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之理也先儒皆  
 之旨其所謂太極亦是三才未判渾渾渾渾  
 而有一言而或爲周子言無極之理也先  
 者王易而爲言也周子言無極之理也先  
 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太極則太極有  
 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耳然其理未嘗不  
 或曰夫子何爲主易而周子何爲主太極  
 貴易則當主易周子則當主太極則當主  
 疑焉○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則當主  
 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而理存焉  
 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天下之物而理存  
 屋脊爲屋極此皆有極也而理存焉  
 一物只有一理故曰太極也天下之物而  
 太極只有一理故曰太極也天下之物而  
 陽未動之前則此理也自陰陽以下則  
 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渾渾渾  
 無形無象之中萬理具足非所謂太極而  
 ○黃氏居深曰通書云水陰根陽大陽根  
 陰也而生於一陽之本乎陽也又云五殊  
 此參

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性理會通 卷十

科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問太極動而生陽以千余氏曰此只是理而已發看不得又問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思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即見天地之心如此做兩節看不知得否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闢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處又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人物上推求不得如何終知之蓋就天地之生陽難未發已發處看却何終知之於動而生陽難與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兩節看切恐若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父以顏子不遠復為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不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道者陰陽之理也曰此說得之○陰陽何以謂之道當陰陽合看○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由以一陰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以心言之而物之中自始至終皆實理之所為也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主實而無一息之妄故從生至死無

七

主筆

月為一歲其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然則  
 為一段事則其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然則  
 亦可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  
 言然就中間該斷言之則不得不言其有先後也  
 如大動動而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嘗靜矣靜  
 極復動則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良物不克就中  
 後也○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良物不克就中  
 間該斷說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  
 無動如蠶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  
 今日為頭已前底更不管理意思○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圓周往來更無休息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農分兩儀意思又  
 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  
 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  
 陽之氣混成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顯  
 而兩儀始立卻虛靜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  
 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個大動  
 闕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  
 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  
 蕩無根蘇子發動山動川溼人物有盡曹勝大派  
 惟聖會通卷一  
 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或  
 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  
 高者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陰陽有個流行底有個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儀一曰變易便  
 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  
 行底則只是一個對峙底則兩個○陰陽若論流  
 看亦得做兩個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是一個消  
 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  
 有兩個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峙底則  
 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個背而若論流行  
 處却只是一個○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  
 曰從動靜便分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  
 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  
 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  
 兩儀正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從圓不窮之妙  
 程子所謂無哉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  
 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

性理會通卷一

性理會通 卷一 二十七

素

素和始而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性理會通不卷上

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水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水金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朱子曰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個理運分作兩個氣象而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問以實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水火土金水此豈即其運

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峙而生其端是天一便水地二生火火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都是這個物事○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可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水之陽乙便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個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全銀坑有兩端而陰中自陰其光氣爲陽○統言陰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華陽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陽而不可謂其無陰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陰陽雖是兩字然只是一氣之清息

性理會通不卷

一進退  
處便是陽而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  
古今天地間無閑事所以陰陽做一個說亦得祇  
兩個說亦得○南軒張氏曰新安朱熹云太極立  
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兩儀分則四象變合而五  
行具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語至於  
是則造化之功用無餘蘊矣然此亦推本其所以  
來非以爲至此而始具也○勉齋黃氏曰陽變陰  
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安意謂  
陰陽分兩儀立矣陽中之陰陰中之陽變合相得  
而五位成質猶未先生云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  
與陰陽相爲升降上不得而剝焉木金者土之華  
實其性相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而得生火  
然而不離蓋得土之精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  
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  
火相得而不相害燥之則反流而不耗蓋得之浮  
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  
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相害燥之  
則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華於水火之交也土  
者物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

少耳使其序各由少而老上則分旺四季而位於  
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  
具實並行而不相待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  
氣則陰陽兩端相環不已質曰木火木金益以陰  
陽相間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  
火金土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  
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  
易也○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  
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却有此兩樣看來只是  
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個大水爰  
後便成火此兩側是母木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  
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  
來故水木火金土成次序以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爲物精便是  
水氣便是火土產曰物生始化曰魄陽曰魂便  
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  
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木天  
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者有兩樣來天  
一生水地二生火三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  
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盡二天  
地而已所以洪範亦只說水木火金土謂之五  
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善使  
物本生之始○五行有是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  
生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  
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有初無兩樣只是  
水木火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  
殊故以水木火金土爲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  
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此也蓋積質之數非火  
爲一故曰三生木得奇而爲三以一運之圖而生三  
故一而爲三也地得耦而爲二以二運之圖而生二  
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爲四以二運之圖而  
爲四故二而爲四也水者初生之陽木者極盛之  
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陽極而生陰陰  
極而生陽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爲次序也自初  
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除陽奇耦一初一盛  
則謂曰水木火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今以爲次序  
則誤矣水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木火金土分

性理會通本卷一

主本

其奇耦初盛而為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  
兩極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之極少  
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文兩文非謂  
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則一水生二水  
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成後成水二  
大而成火成火必至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  
七而後成木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  
矣六之成木也猶坎之為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  
水也六之成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陽居外陰少  
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天七包於外陰少陽  
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在內者為生  
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理矣又曰  
五行之序某微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  
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  
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曰木火土金水  
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畫一  
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  
陰陽之二而反以未之太極之所以為陰陽者亦  
不出乎二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未流無往而  
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

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為木火一陰分而為金  
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  
之終物各有終始則二分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  
始則知其所以為是四者亦道之與四天下之物無  
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  
不然則亦足以見其道體之自然也雖為太極不  
名狀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  
智特就人心而言生不息不止是個氣必有大化  
流行生不息不止是個氣必有大化流行生不息  
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  
生未嘗止息也○平產葉氏曰木火土金水五行  
也問五行之序也五行之序與五行之相生序不  
五行之相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  
地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五生土所謂陽生陰  
變陰合而生水木火土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

性理會通本卷一

主本

水木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日其  
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流行者原於對  
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有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黃氏應孫曰程子云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  
地○道夫陽變動而交於陰陰凝合而交於陽陽  
變交陰則生木金水陰也全亦陰也陰合於陽則  
生火木火陽也木亦陽也土則居中而旺於四者  
自是五行之氣順時而布木行於春萬物以生火  
行於夏萬物以蕃土則交旺於四時而四時行矣  
冬萬物以藏土則交旺於四時而四時行矣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  
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  
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  
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具  
性理會通本卷一

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  
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  
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太  
極本無極一句蓋言理之極者妙於無形所  
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滯一物者是也  
朱子曰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  
極是元亨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元亨利  
是陽五行是元亨利貞是火利是金貞是水○陰  
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  
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却  
是陰陽二氣做這五行個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

○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卽理也○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卽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問程先生說道天下誠者物之終始○問格槁之物亦有性是又如何曰惟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問各一其性固是消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却如何見得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墜在氣質之中非別爲一性也又問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却不容無分別敬謹誨語謂陰陽五行所爲性卽太極之全體始信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人不具人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

性理會通本卷一

又可見矣這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闕文義顧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南軒張氏曰五行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嘗不存也故曰各一行各專其一焉○性之本一而己矣而其流行發見則人物所稟有萬不同焉蓋何莫而不由於太極亦何莫而不具於太極是其本之一也然有太極則有二氣五行網緼交感其變不齊故其發見於人物者未嘗不各具於其氣稟之內故原其性之本一而察其流行之各異知其流行之各異而本之一者初未嘗不究也而後可以論性矣故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論性而不氣則昧夫人物之分而太極之用不行矣論氣而不及性則迷夫大本之一而太極之體不立矣○鄭齋黃氏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妄意謂此三言者卽所謂混今闕今也恨學者支離其說故又舉而言之謂混今原始而委其終今之言迴流而窮其源五行陰陽同一大極而不相妨也○北溪陳氏曰天下豈有

性外之物而不符於性心是理之中也哉理之所  
在太極於無陰而動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  
前發乎萬古而無不徹○平岸葉氏曰此四即繫  
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義而推明  
之耳也易以其又言圖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  
造化也○然推而上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皆不  
外乎陰陽陰陽異分動靜異時皆不能離乎太極  
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無聲臭之可言不離乎性  
之本然天下無性外之物故金木水火土五者之  
生質行於地氣行於天隨其所稟燥濕剛柔不同  
故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  
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  
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  
性理會通不卷一

三九

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  
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  
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  
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  
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  
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  
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  
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也  
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  
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  
與理合而成性也○問人極淵曰以人身言之呼  
吸之氣便是陰陽軀軀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  
理○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氣合故能成形○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  
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  
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  
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  
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藏百骸之身  
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無極  
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爲之主而二  
氣五行絳緯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結聚自  
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  
○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不可得而推

四

南人便似而今人身上益自然變化出來○天  
地生氣其字面如此道其言氣化處可見○天丁  
莫前載是無外天丁莫前載是無內謂如若有則  
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若得一物在若云無內至  
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南軒張氏曰朱元晦云有  
是注則有陰陽五行有陰陽五行則有是物生生  
而無窮焉此皆無極之真者也陰陽五行經緯  
錯綜混融無間其合妙矣於是陰陽又各以類聚  
結而成象焉陽而健者父之道五行之所以布其  
氣也陰而順者母之道五行之所以成其質也是  
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爲男女者非指  
男女之身而言也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於  
是二氣交感陽施陰生而萬物各隨氣質以正性  
命陰陽五行之類有萬不同其本亦一太極而已  
○勉齋黃氏曰夫所謂五行之生各一其性者言  
五行之成質雖其別有五而各具一太極也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無極之實極具於二  
氣五行之精相摩相盪而妙合凝聚也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者言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既妙合凝聚則男女之象已分而二氣交

四聖

感化生萬物如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  
構精萬物化生也繼之曰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  
焉言天命流行而不息萬物形化而無窮也蓋生  
生不窮之理中漠然太極之先成象成形於化生  
之際而無一毫之間斷也通書云二氣五行化生  
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  
一各正大小有定其此之謂乎○氣虛而形實虛  
者聚而後實若成如人氣聚呵而後成木也○北  
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論一個理是一箇太  
極分而言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各有一  
太極又都渾論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  
道理似散了就萬物上透論則萬物孰脫渾論又  
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爲太極  
所以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諸道爲太  
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爲太極者只是  
萬理總聚於吾心此心渾論是一個理爾只是道  
理之一二一理之義也○蘇黃齋語云此理之爲  
然則是又各一大極就萬物通言言者余嘗只是  
一理是渾論一大極也譬如一大塊銀包地圓  
散正爲萬萬小塊個個皆圓合爲一大塊復爲一

大觀依舊又德地國陳災月落萬川處處皆顯  
之譬亦正如此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末  
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於  
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一極耳此理流行處  
只是渾渾淪淪一個理總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  
皆圓無一處欠缺總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  
之太極太極本自圓也○落室陳氏曰氣化  
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人物言既  
有種類之後以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  
謂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  
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  
萬事萬物皆原於此此理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  
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  
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平崖葉氏曰繫辭天也網羅  
萬物統歸一太極也○黃氏產孫曰程子云石無縫  
於氣本諸此○黃氏產孫曰程子云石無縫  
實露出少隙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不生此理  
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猶大人類不及者矣知其  
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有其氣化之  
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焉有  
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有草生焉有  
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  
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也曰今天下未  
有全氣化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  
化到合化時自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也既有  
人身氣化後便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  
云萬物之始氣化而後已既形氣相禪則形化而  
氣化消○性無不在故無極之理真而無妄陰陽  
五行之氣情而不二有是理方有是氣有是氣則  
氣是理故理與氣混融無間是所謂妙合而凝者  
然又各以其類陽而健者成男則乾父之道也陰  
而順者成女則坤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定  
而三者也陰陽二氣凝聚成形成二氣交感遂以形  
化而生人若物人物生而生而變化之道始無窮盡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  
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  
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  
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  
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  
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  
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  
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  
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還禽  
獸不遠矣  
朱子曰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  
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  
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  
論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  
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戊己屬土戊便是陽己  
便是陰庚辛屬金庚便是陽辛便是陰壬癸屬水  
壬便是陽癸便是陰此理至明而不言者蓋耳曰然  
則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  
無有不自在人則動靜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  
差處如不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  
然聖人主靜以立太極與曰然○二氣五行交感  
萬物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  
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  
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  
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  
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正端直以其受天

地之正氣所以識道有知焉物受天地之偏氣  
所以能守其性而不變者此其所以為物之性也  
大知者一與物異者此其所以為物之性也  
物之性一與物異者此其所以為物之性也  
相好而生惡死趨利避害此其所以為物之性也  
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此其所以為物之性也  
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性也  
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  
形若人稟之不同則理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  
稟之昏蔽故如此所稟之理氣有昏明厚薄之異  
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曰惟其理氣有昏明厚薄  
如此事又問物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  
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其言之則不能無偏也  
其氣之精者爲人得全其氣者爲人減一氣者爲  
也但稟受隨其所付其氣者爲人減一氣者爲  
有輕重昏塞尤甚於陰陽五行之中又復稟得  
中精者爲人查一陰陽五行之中又復稟得  
爲聖者爲人查一陰陽五行之中又復稟得  
氣知覺者爲人查一陰陽五行之中又復稟得  
若草木是也其分生之氣已絕而理未盡不與  
其分生之氣已絕而理未盡不與草木同但以  
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不能不與草木同  
編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無焉但其所知覺者  
與物則未嘗不具耳以氣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之所得而全哉此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人之心便是所謂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  
木火土金水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之理五  
各專其一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也問通書多  
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問通書多  
我之陽行以勤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個道

理在人如何有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  
之性便是理也發到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  
以爲善惡事○問陰陽都將好說也得以陽爲  
陰爲善亦得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  
也陰陽善惡論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其  
情則可以動善言而善言而善言而善言而善  
善惡可以動善言而善言而善言而善言而善  
則可以動善言而善言而善言而善言而善言  
便是性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  
信化生萬物是萬事○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  
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陰陽  
有善惡是後一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陰  
日人之性不能不爲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  
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而  
也善之不善則情流而無涯之性則固水之本  
淨或貴焉則用之矣雖用之而水之本淨者  
也故貴焉則用之矣雖用之而水之本淨者  
然生之化之根則人則二氣相和而動靜惟  
論其天地之知惟人則二氣相和而動靜惟  
其爲天地之知惟人則二氣相和而動靜惟  
則心體不既廣大矣○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  
理理本萬物故太極之理本萬物故太極之  
各無不渾渾渾然一氣正且通而太極之理  
各無不渾渾渾然一氣正且通而太極之理  
通得渾渾渾然一氣正且通而太極之理  
異則又正中之偏一偏中之正塞中之一體  
位與人其相近又偏中之正塞中之一體  
之有不能以言盡又偏中之正塞中之一體  
公武強則上之所付皆一版而人隨所值又  
渾渾渾然一氣正且通而太極之理本萬物



生知賦性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禹  
其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聖國皆百餘歲  
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之  
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極極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  
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  
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  
只緣氣稟得不長所以天賦大抵得氣之清者不  
然透見盡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  
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微在木便能昏暗相  
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  
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易發得厚了如盡底銀花子  
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  
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  
義上儘有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秉載得道理多  
雜說請是又賦質不粹此如非泉其清貯在銀  
底而亦透底清微但身脈從微土弱木根中芽  
來味不純耳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白米則成  
赤湯煎茶則酸底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  
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眾  
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  
如井泉味純甘絕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  
如如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麼子正大資  
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  
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正甚為二程所不  
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拘自立一家  
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夾雜了及或遺  
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遺  
崖石頭橫截衝斷不帖順了反成險惡之流看  
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清明純粹或相  
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平竟清明純粹或相  
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心故陰陽五  
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得者其秀而其心為最  
靈所謂天地之性也及形骸已具神氣之發心知  
之居五帝之性也及形骸已具神氣之發心知  
又形生之後氣質之性矣故五性之殊散為萬事  
於此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而主靜無欲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  
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聖人稟  
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  
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  
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  
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  
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  
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酢酢事物之變而  
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旋而  
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  
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  
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  
人修道之謂教處○人雖不能不動而主靜者  
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若於動也無不中節而  
不失其本然之性矣○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  
則失其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遂以靜  
字形容天地之妙則不可○人性雖同稟氣不能  
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剛隱之心常多差惡  
謙是之非之心為其所害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  
羞惡之心常多而剛隱謙是之非之心為其所害  
而不發木火亦然惟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



定理仁則惻隱慈愛之處義則裁制斷決之事主  
 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亨仁是元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  
 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利即義貞即正  
 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正與義為休中與仁為  
 皆是此理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  
 用聖人只是主靜目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  
 須是沉然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個言語  
 底意思○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  
 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非四物事  
 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中正仁義這四個物事  
 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個靜底做本若無夜則  
 做晝不分曉無秋冬時似得春夏不長成且如人  
 終日應接歸來敬雲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  
 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却去則便分了期元氣也須  
 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  
 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  
 皆是○主靜看衣氣一章可見○問聖人定之以  
 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靜極而動動極  
 復靜靜也者物之終始也陽物始乎靜陰物始乎  
 動○聖人主靜曰若如此則衛其一個矣伊周云動  
 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靜字勢重耳更宜靜  
 玩之○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  
 休立而後用有以行如何曰休必先有已矣言  
 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中正仁義中正而已矣  
 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問仁  
 義中正竊謂仁義指實德而言中正指體段而言  
 然害疑性之德有四端而聖賢多獨本仁義不及  
 禮智何也曰中正即是禮智○問自太極之動言  
 之則仁為動義為柔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  
 用柔義之用剛不如如此說得否曰也是如此仁  
 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  
 高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主靜二字乃言  
 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  
 四者之中又自有個主靜處方可有容說此進步  
 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有容說此進步  
 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着力耳○大  
 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  
 二卦皆有靜止之象○或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  
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

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  
○康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  
故靜者以爲虛靜則惡入釋老去○南軒張氏曰  
君子修之以爲虛靜之謂吉也小人恃之以爲  
理之謂凶也順理則平直坦易而無悔非吉乎逆  
理則艱難險阻而有嗾非凶乎○西山真氏曰朱  
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要人靜定  
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  
交涉却說個敬有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  
義同而處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  
似人禪生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  
以靜爲主朱子於程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  
云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須靜坐始  
能收歛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則本原定又云  
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富  
靜事定不專一則不能直達焉問時須是收歛做  
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靖一方靜時便湛然在此  
不得因頓如鏡照遇事時方好又云爲學工夫須  
要靜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是一個敬又

性理會通卷十

三

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下節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尔國非違事絕。物閉目入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至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尔來敬又謂某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遂易爲敬。雖爲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本末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体用不離。而後爲無差謫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盡以善之左席出入。觀者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手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也。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

故引之以證其說

性理會通人卷二

五毒即

性理會通

有知

性理會通

萬物本乎五行五行本乎陰陽陰陽本乎太極而  
太極本無極也則原始之義其理豈有窮乎始  
終一理也知始則知終矣古今元生晝夜語無  
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為一事也晝夜理已  
○勉齋黃氏曰天之道不外乎柔剛山川流峙之類是也  
人之道不外乎仁義禮智之類是也陰陽以  
氣言則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雖若有所不同然  
仁者陽剛之理也義者陰柔之理也其實則一而  
已天地亦大矣人以義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為三  
自其為道又與天地並然之身乃與天地立為三  
義則亦不可謂之仁矣不謂之仁則與禽獸異  
哉由仁義則與天地並立而無間由不仁不義則  
無以自別於禽獸學者其亦知所擇矣○惟人也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咸備而  
善惡分焉事出於此即人而明太極之理與萬物  
之一致也蓋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人居萬物  
正三才之尊故序萬事之理盡性以至於命致中  
和贊化育參天地而相為無窮者聖人也故繼之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引  
易之辭以明之曰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此見聖人與  
太極為一也而其所以然之妙則原於主靜焉聖  
人立極固不假修為而後能然推本其經綸之所  
自因其用以言其體則有在於是也主靜云者非  
不動也猶易所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敬義固未嘗相逆也而敬為之體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中  
極之意初非有先後次序也又曰夫學者指為聖  
人之事高遠微妙而不可及則又誤矣學者指為聖  
之吉小人皆之凶而不可及則又誤矣學者指為聖  
而趨焉則一而無適而克已復禮則力久行  
矣吉者天之所命惟拒之以不信德之以不為聖人  
欲其天理其禍可勝言哉玩吉凶之二辭何其為  
天下後世憂之深言之切如是乎又引繫辭以明

三才之本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於此見天地之  
與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無極也○原  
始有陰陽柔剛仁義之名而無極也○原  
無極之理使人知生之說此申無極而太極本  
久視佛氏謂輪迴不息能脫是則無生滅者皆誤  
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之既盛氣  
日反而漸散至之謂神陳氏曰人始而得天地之氣  
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原其始而得天地之氣  
則受其理而死可知矣只緣受得許多道理須知盡得  
則而自無鬼死而後亦只是這二五之氣听其自消  
息而已所謂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此道便  
是與造物爲徒後有私慾有私愛割捨不順便  
大化相拂○平產葉氏曰陰陽在地以形言曰柔  
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大極之體所以立也死生  
在物之終始也知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  
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  
全體大用故引以結終一圖之義○黃氏原曰  
程子云原如足而知其終反終則足矣知其始  
有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厚知其  
類也又云但得理求又云人知死生之說不須其  
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難千萬般安排著亦  
不濟事又云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是理不待著  
只於身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  
居七日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伸往來只是理不必  
其理須知如生有伸之氣伸往來只是理不必  
既返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伸往來只是理不必  
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  
貴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  
開闢自來見之氣息然不必須假復人取諸身其  
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於天地之間而自來然  
生不生之氣如海中之水自盛而涸及盛而涸  
此理也蓋則便有氣如水因水自盛而涸及盛而涸  
則便有氣如水因水自盛而涸及盛而涸則便有氣

地間如洪鐘何物不銷鍊丁又各成開闢之理  
云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如要終之說  
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故言天道之  
所以立曰陰陽言地道之所以立曰柔陽言人道之  
所以立曰仁義言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故以仁義言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  
義也物之終也又言推原其始復反其終原始則  
知生之說反終則知死之說可以觀變化不窮之  
妙矣

###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  
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  
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

### 性理會通卷一

李九

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  
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未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大  
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  
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  
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  
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若問獨未嘗及此圖何耶  
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  
索求之當自可見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  
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個大道  
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  
程因處此推出生氣之性○周子太極圖却有氣  
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明道濂溪俱高下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起  
意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  
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  
之於濂溪亦若鑽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  
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論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

諸因疎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  
吟風咏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  
後來二先生學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  
行狀所謂反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  
之大全則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  
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証者耶○又端明書言二程  
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想思不曾考  
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  
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學廣耳○問明道之  
學後來周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多日當時既未  
之耳但不知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日當時既未  
人知無人在後只得如此○薛蕙泰氏曰圖說皆  
本於易生陰生陽即兩儀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  
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  
事三才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於易者  
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紜  
苦於耐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

### 性理會通卷一

李九

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  
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  
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  
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  
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  
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  
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  
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  
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

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辯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

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審矣其曰體用一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



性理會通 卷上

本

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問中也仁也聰也所謂陽者太極之體所以立或疑如此分也寂也所謂陰者太極之體所以立或疑如此分醒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裁斷一定之體○中正仁義之說若謂言體義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爲刺語矣熟玩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一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爲無動靜乎近日深玩此理學得一語一點起居無非太極之理正不須以分別爲嫌也○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爲体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一理是無間也且旣曰有理而后有象則理象便非一物故伊川也旣曰有理與無間者其定体用顯微之分則不能無也○体用是兩端而不相離故可以言一源○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別顯微是見得分明然後說此四者之中又見得仁義禮智是個大界限如入地造化四時流行而其間不啻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

又見得仁字是個生成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是仁之本體也義固是仁之所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各則生之義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斂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個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礼是仁之著智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乎四者之中也○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這個意出方得今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聞而今只管去拾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問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胸懷讀書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歉吝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西山真氏曰大宰此理自文公盡發其秘已洞然無礙所慮學者欲自立一等新奇之論而於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此老先生是用幾年之功沉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性理會通

卷一

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繼而無所明也○黃氏崖孫曰尹和希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大洩露天机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能解悟又朱子云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正說体用一源

性理會通卷

木

熹旣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荅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謂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



性理會通卷一

本

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閩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

既望熹謹書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也夫處只是如何朱子曰焉知其不嘗說曰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如何已哉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言此恐徒長人臆度私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同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以此圖示人今乃違為之說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已廣若不說破却令後生任生疑慮故不得不曰而為之說爾曰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為大極者只是於渾學中認得個昭靈靈能作用底便是此是太極而不加所說太極也乃學者雖自易聖人之理直在吾人今猶摸不破者乃是以為教誨不及易至於教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個極難理會底

性理會通卷一

本

物事非他書比如古者先王廟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亦不及於易○易是個無形影底物不如此先王詩書禮樂要○子所難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黃氏岸孫曰張問中以書問伊川程先生易傳不傳先生答云易傳未傳自量精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弟患無受之者爾又呂與叔東見程先生先生語之曰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個清虛一大極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大極圖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性理會通不卷一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熊氏曰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至六十十四卦○文王演易作卦下辭此蓋言乾元而下乃孔子所作○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象傳非文王之辭也○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通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取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北溪陳氏曰無極而不可說此句中間微有兩義看無極只是說理之無形狀方休正如言無極之極耳愚按老子曰復歸于無極極者子日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老子係子○戊申六月庚辰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也  
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

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為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為前修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為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

○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稟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大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

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來也自見得個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此個道理元無虧欠也

○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同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在玉山起過洪景廬內翰按一統志玉山縣屬揚州之域唐初析置玉山縣以縣

有懷玉山故名初屬衢州後屬信州宋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廣信府文云通近不窮而會也按  
宋鑑洪邁字景廙平人熙寧中與初中博學  
宏詞科既而假翰林學士使金書用敵國礼金人  
怒領使節後得還人以內翰稱之孝宗卽位拜中  
書舍人終端明殿學士諡文簡蘇子容爲父辯謗  
之故請川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從之按  
宋鑑蘇頌字子容晉江人徙居丹陽皇祐間舉進  
士累官右僕射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司空器局  
間遠於書無所不通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  
遵職杜絕僥倖深抑強梁要功生事晚年雖獨  
立爲時雅德君子云嘗以父綽上疏極言時政利  
害其多與果遂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詆故語曰草  
頭木脚脂人到卓然亭中請以此語刊附國史神  
宗從之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  
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

性理會通卷一

本

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  
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  
生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  
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  
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  
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  
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  
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  
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

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  
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  
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  
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  
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  
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  
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  
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  
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  
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

性理會通卷一

本

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  
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  
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  
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  
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  
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  
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  
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  
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  
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

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問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凡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

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問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遂寧傳者伯成按一說遂寧郡名本禹貢遂州之域本為蜀郡地漢為廣漢郡後周置遂州又改遂寧郡唐初為遂州後改遂寧郡復為遂州置武信軍宋陞為遂寧府元改府為州本朝初因之尋降為縣屬潼川州府志云伯成出處未詳其後在永州按一統志永州本禹貢荆州之域春秋戰國為楚南境秦為長沙郡地漢置零陵郡隋罷郡置永州唐屬江南道宋屬荆湖南路元為永州路本朝改永州府該湖廣道書藁無恙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云古昔北方大荒中有獸作人則病疾急曰恙常臨人村落人人室屋人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人皆得無疾今人問恙猶曰無恙者此其始也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

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寔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斷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啓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者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

性理會通卷一

七

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為天三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

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

性理會通卷一

七

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按朱子說無極而大極處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蓋太極本無極處則曰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謝氏於此乃截其辭而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又曰非太極之外別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似有未契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効以此

最後臺臣排擊偽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厚熙宋孝宗年號慶元宋寧宗年號林特即秉按宋鑑林東福清人紹興中進士累官兵部侍郎謫監館廟秉爲人強介偏執而論事端辨可觀

### 陸九淵與朱元晦辨無極書

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

性理會通卷一

主四

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簾弄於類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奚可哉朱子發爲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

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曾此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之不察何也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何據之篤乎

### 朱熹答陸子靜辨無極書

誨諭之悉敢不承教然以其觀之伏羲作易自一

性理會通卷一

主五

畫以上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上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上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至極無加於此云爾初不以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宸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

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物之極嘗在此物之中非指極處而訓之以中也蓋通背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無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又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若不如此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

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卽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畧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剛善剛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萬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

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

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貜于訖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命也者養之以福不能者貶以取禍注劉姬姓子簡也康公字季子周定王母弟食采於魯邑註爲康公中卽成湯之所謂東是所謂也





性理會通卷二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諱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性理會通卷二

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集釋按濂溪先生所著有大極圖易說易通未刊曰易說也無他本依經以解義者此則通論其大旨曰易道有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始於何熹自將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

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

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

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

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

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

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

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序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于於人而為性命之本源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性理會通卷二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

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

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欠缺處○此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或者疑陽之卦其義為健

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言乾道之元萬

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麗形質爲陽時自爲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爲金木水火土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自古至今地氣將下只是這個陰陽是就使然也○道也從此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爲物渾之一個道理故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之善此則屬陽○問樂之者善成之者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樂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陰善成爲四哉曰樂成屬氣善性屬理○問此理爲何屬理○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道陽主仁○問樂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者何○曰乾陰黃氏曰此言陰之分陽之分未說陰陽又曰絪縕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絪縕見行合口是未有無時節只是要善與人看便須





誠下第二此篇論聖人之心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卽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  
他恁地聖人仁便真個是仁義便真個是義無不  
實處○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  
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  
聖誠而已矣卽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  
實有此理而言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  
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  
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西  
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  
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理人之自壯

性理會通卷上

至老自始至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

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体地盤○問誠五常之本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  
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  
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問心本是個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  
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  
謂靜無而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  
動而後有以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  
理已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日無見但見聞之  
虛見神一章乃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  
一理處且如鬼神有其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  
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  
亦有其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秉養之性纔存主著  
這裏便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  
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爲至誠貫澈實有是理無端  
無方無二無緣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  
所不通緣溪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  
於此亦可以見之○人自有生卽有知諸事物然  
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  
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接以日用流行者爲  
已發而指夫暫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  
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不動  
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融之  
而竟蓋有渾然全休應物而不旁者是謂天命流  
行生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  
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  
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  
本之無所  
不在矣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非明而暗非達而  
塞孝理帝天惟存誠者則五常百行皆自然  
無一不備也心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  
依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  
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雖然無妄動微內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入焉

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行而必果知其難守而必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陰陽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李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

故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已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朱子曰克已復禮則事皆是天理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

也曰謂身之私欲也與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德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也○上章言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性理會通卷二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

陽之象也

問看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朱子曰然周子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幾善惡也無為幾者然不動也實理該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者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巳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矣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一個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有一向反復顧結了如何別認得善惡廉侯言誠無為幾善惡幾微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旁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矣然有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

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而意誠誠而心  
 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欲端水自已不得  
 如田軍火牛自止不任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  
 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  
 行其備豈有不善及戰兢戰兢兢兢兢兢兢兢兢兢  
 便是惡古之聖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戰兢  
 是欲動未動之問便不有善惡須如此○幾是動之機  
 於發者之其則亦不事矣所以聖賢說成慎乎至  
 其所不慮也其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幾是動之機  
 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幾是動之機  
 的當數數拈出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幾是動之機  
 是自家切已處○天理人欲之分爭些子故周  
 子只言幾字然○幾字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  
 像字○極力說個幾字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  
 邪正趨避切第一工夫此處有破發一辟透是此  
 所謂精微第一工夫此處有破發一辟透是此  
 所注云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已復發便是此  
 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  
 同周子曰誠無為樂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  
 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  
 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體而已或疑以  
 謂有類於胡氏同休異用之云

此明周  
 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證胡  
 子之失  
 誠  
 幾  
 善幾  
 惡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首宗  
 善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  
 末上下相連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  
 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健秀若寄生疣贅  
 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  
 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

準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害或乘王孽或代  
 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萌動之  
 善凡其萌動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善凡其萌動者  
 有本旁出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善凡其萌動者  
 旁出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善  
 功於此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  
 命矣於此者為善凡其萌動者為善凡其萌動者  
 謂不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  
 對彼此兩端所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  
 其此兩端所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  
 同此兩端所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  
 是惡惡室太極之動為陰陽為善惡為善惡為  
 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  
 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動而善  
 惡生焉善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善惡之  
 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  
 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  
 理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行必  
 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所  
 未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只是說得善之一所  
 謂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善惡則善惡也此似只是  
 是心之所發處有善惡則善惡也此似只是  
 為善為惡之理無所作為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  
 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  
 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孔子曰道二  
 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身有此五  
 者而已仁義禮智信是也德者人之所得於身有此五  
 之川理謂有修理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  
 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素情性而言也○當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

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性理會通 卷上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阿性者同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  
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  
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  
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  
此運而安焉者聖也復

發微不可見、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

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也。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  
不可窮。不可窮。即是神。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  
聖。又有一種別是地位也。神卽聖人之德。妙  
不可窮也。非聖人之。實有所謂神人也。發

動也微也言其不察而連一念方萌有三理曰  
其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克底也則微也言其不行  
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  
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卽盡大上三句之  
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  
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他人  
見其不可則耳○勉齋黃氏曰誠幾德此一設文  
理案然只把休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休幾  
是用仁義禮智信是休安宜理通守是用誠幾只  
是德望來成在誠爲仁則具在幾爲安在誠爲義  
則其在幾爲宜性焉安焉矣誠不可見是休安焉  
致焉克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克舜性之也復如湯  
武反之也是克矣了却再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  
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是克也把捉發是源頭  
底克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克也周而  
不可窮是謂神格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  
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  
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  
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  
之得於心者也以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

性理會通 卷上

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衡者惟聖賢有之  
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於發之微克  
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  
不及賢人也曰所說大槩得之但其聖幽折更有  
合細講處誠性也末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  
智信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情以明性性  
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也克周也主情  
而言聖賢體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周  
子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周周子  
言爰曰仁者愛情也仁性也精用也性休也此書  
解所謂日用以名其休也孟子既言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只此端字便見因用以明休謂之端則如  
之有萌芽而巳發也曰所以然者此大極數善惡配陰  
陽之氣也此曰五行之中知此現之理却貫通  
諸人論及此的見太極圖說五行此亦要看得清  
楚方好不然不若門戶虛設不是不得與後  
章論性之旨相照全上○問之謂聖之謂賢之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

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

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未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有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然本在誠者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

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幾雖已感却未是方感

在理會通不卷上

七

之初通則直到末稍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極和

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

些子○問幾如何在此動靜休用之間曰似有而未

有之時在人識之○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

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個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

是自然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愈疎周子說

精字最好誠情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

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言五

其義同言曰當道所有有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

故不測曰指造化而言言曰然在這裏又忽然在

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

觸其手則知痛觸其足則知痛便是神曰神是神

妙○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神動靜之理故

感也動也而動故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

本不動而動故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

實則各乘動靜之機誠則誠則誠則誠則誠則

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

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

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

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得道德題目却

唯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

理便是道若動而不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

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

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  
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  
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  
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  
旦之氣旦晝所爲相似○節齋蔡氏曰道卽太極  
流行之道德卽五性之德動而正卽前所謂幾也  
川而和卽後  
所謂中節也

道第

道道自矢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生理會通 卷上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靡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予嘗謂夫太極之數自一而二剛柔也自二而四剛善柔善剛惡柔惡也遂加其一中也以爲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個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稟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渣多最微

卷三

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難此五者爾○同濂溪  
論性自策專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  
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善如荀楊便不可  
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  
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  
之太剛柔底人則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  
先克治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可  
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  
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  
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固此  
理順發出來蔽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固多者  
則私欲勝便是得本源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  
來昏濁則隔了孝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  
性須氣質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天地之  
性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問天地之  
性既善則氣質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緣  
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  
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天地間只有一個道理  
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  
有清濁二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

性理會通卷二  
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  
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基本上說來  
說得極切只是不曾發出萬殊一理所以象氣稟  
世紛紜之論蓋是性之五以有萬殊一理所以象氣稟  
不同這氣只是性之五以有萬殊一理所以象氣稟  
便是性之五以有萬殊一理所以象氣稟  
少如一氣之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合之時  
光風雲月之變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此不一等  
之氣如有一等入非常剛烈是謂陽氣多有一等  
人極是軟弱是謂陰氣多有一等陰氣多有一等  
陽氣之運者有人便轉也有一等極陰氣之運者  
言亦有不入都是氣稟如此湯武中有一等善惡  
中亦有善惡如此書論善惡中有一等善惡之類  
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有善惡之類  
然成粹善惡因氣有粹善便有粹惡有粹善便有  
非而人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工夫最  
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

性理會通卷二  
孟子曰中也者天爵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  
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  
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也者中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恣  
地說君子而時中便是恣地看○中庸之中是兼  
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  
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得此理  
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雖惡必明雖柔必  
強正謂此耳○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  
木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汙之則不  
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汙之則不能不腐  
耳然清者其先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  
後也先善者其然於性也後惡者其然於性也  
故所謂善者起於性之非相對而並出也所謂惡者  
出於有性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所謂惡者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彊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  
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  
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  
中也

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  
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美論語  
○問註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  
及之中書傳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休便有無  
過不及之意○或問子思言中和如此而周子  
之言則曰中也者和也○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  
舉中而合之於所謂中者孟子曰心之官則思  
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也○孟子曰心之官則思  
而不相侔焉者○可也○此蓋陳氏曰中有二義有  
已發之中有不發之中○不發之中是性中說已發是  
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  
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  
子亦曰中也者是也○是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性理會通不卷二

主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梁  
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  
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則易其惡  
則至其中在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  
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爲學却是要  
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  
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  
稟不好不向不須如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力克治  
昏昏地又不前不得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力克治  
裁其勝而端於中乃可○問子路不能變化氣質  
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矣  
○所論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欲勝之在吾日用之  
變化之道夫知其所以自勝之在吾日用之  
屢尚而痛惡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  
其中之說豈能人之所得而與於其間哉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

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

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即其中

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

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剛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  
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  
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  
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解以善惡

性理會通不卷二

主

凡物皆然如何一凡物具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  
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在其理亦只消如此說  
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端於此康節却推到八  
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  
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爲八卦也現此則  
可知矣

幸第八則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

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

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為重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誠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非是鬼然由人操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更而止之類只是幾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幾思而便通耳曰然

性理會通本卷上

三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智而言智是休睿是深通處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細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机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聖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本思通用也言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

性理會通本卷上

二十六

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為賢賢當志於為聖聖當志

於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希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須臾忘所法則希字朱子曰天自是用人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出天者大哉天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朱子曰遷移也怒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此言士希賢也

同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卽是志於行道否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本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敵敵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爲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周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諾

性理會通 卷二

此說則是孔顏刪次無些西落底氣象只是李  
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棄堯舜  
之道只是出作人息飢食渴飲而已卽是伊尹在  
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遂旋呼喚起  
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理會去○志  
永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理會去○志  
伊尹又有志李顏子之所李志固是要立得大然  
其中又有志後發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  
未到伊尹田地依不得不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  
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民遭酷  
虐自家寧不惘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  
家爲念又那裏叫作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  
樂天之誠益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  
今人若不惘然不以天下爲志便又切切然理會  
不干己事如他問一樣卒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  
是如比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只恁地空說裏  
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  
面有幾多工夫○問李顏子之所李一本作顏淵  
孰是曰顏淵底須是○勉齋黃氏曰才說爲李便  
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

量自是有許多節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可有短  
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願子則曰李大本既言  
明德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季又曰  
願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性理會通卷三

美

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飯孔子  
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爲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宋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陰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便是收回底仁道人心作夏長仁也伏飲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人合一之理也立與曰此即此冬二氣五行之說也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窮也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性理會通本卷上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

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之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崖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卽此意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

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性理會通人卷上

幸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廟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周子盡得敬不啻不啻。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是自和。臣臣父父子兄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歛。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爲貴。解者多以和爲樂。某思以和爲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沒論。曰。所謂禮者。猶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載然甚嚴也。及其用則天道下濟而光。明德道里。而土行此豈非和平。亦恐只是影響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曰。其詳不知何者。爲和。曰。和因不可便指爲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甚當。如曲禮之目。皆禮也。然言理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

各得其宜而後和乎又曰無禮之節則無和之節  
惟以節而後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  
記以樂爲先則樂與和異曰然則和者分於樂而  
此樂陳氏曰只是個和緩有和而物不相干涉只  
是箇序樂只是個和緩有和而物不相干涉只  
是箇序樂只是個和緩有和而物不相干涉只  
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個父子君臣  
兄弟夫婦之禮無義序則便如此○禮樂無所  
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  
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幾  
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而  
兩個同行纔存長少次序長少後便自和順而  
無爭其所以有爭則處皆緣無個  
少長之序於此却見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  
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  
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一

三

則偽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  
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爲  
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實實爲實不  
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  
也若夫好名者則徇物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謂無善可  
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李欲教有愛  
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

敬也  
用其愛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

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

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性理會通入卷二十一

三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

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

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

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與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爲過而速改

則無矣若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



動靜第十六  
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爲聖

人物神妙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集老物滯方一脩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

性理會通卷二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無而無靜動而無靜  
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神者即此理也問  
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  
物則何故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  
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  
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体而言然自有一個變動  
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相互不離凡物  
皆有此理且如這箇椅因是器到用處自有道而  
其中此章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  
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  
了那靜方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  
火就這箇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  
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  
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  
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  
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陸相涵  
大陽相陰水陰大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淫

性理會通 卷上

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

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  
物者如水爲陰則根陽火爲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

物之體而言也

一云承上文而  
言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有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  
疑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也又上文而言自

五而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若道有個物時  
又無形而自生無個物時又怎生會慧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

運如循環之無窮盡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

也曰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闢也自五而動

靜而動陰而陽也一闢一闢如循環之無端而天

地之造化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圖言之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

曰其無窮今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故為萬

物無窮盡也  
○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

造化至五行處是一問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

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

焉却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

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益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

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

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二者初無斷際至此

之妙合非皆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

既具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

有次第故有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

有間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教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  
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  
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

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

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闔闔風西北方

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是也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

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性理會通不卷二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

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

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

希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

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

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宇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

惟一所以至之允統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

云於動用上說却竟未盡不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  
向下節定元聲纔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  
從存者只這此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杜撰不  
得譬如製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

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  
貫頭太極許多道理○周子如何使得無欲故伊川  
只說無欲字欲人只就心上除去底幾幾捉得定  
有周子手裏○問周子云一者無欲一者無欲也如  
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問看無欲之時心  
體不一又問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  
敬下一般只是發字分作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  
不知無欲發與人心固有欲此心便千條萬緒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

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逆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周于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如以察為明皆主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故齊

性理會通不卷三

稱龍子朱啓明而竟知其謬誤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

一本

厥彰厥微匪靈弗登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

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晦靈弗登言彰與微猶萬物之理然理無形微也此三句是言理則一本意自生理義理之彰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其顯微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

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

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

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

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

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

性理會通不卷三

只是一理自上一而下只是道一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個理此理處處皆然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運復

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生一花便結實又成氣運復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初問只是這

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理如千部文字字字如此好面而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

字如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萬箇是一箇印板印將去○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萬箇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印板印將去○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印板印將去

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理然理無形微也此三句是言理則一本意自生理義理之彰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其顯微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去如地之無不待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

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日有細小去遠道並行而  
不相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  
地之覆載底不待相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  
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  
何謂書這都似不理會得這箇道理又曰一貫萬  
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五殊二實一  
實萬分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  
皆以實目之者蓋曰此皆實有之理而強為之名  
耳曰五二一萬皆實字殊實實分皆虛字以此推  
之則所謂殊實分實者不相礙也○周子此章其  
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之  
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句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  
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  
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  
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  
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  
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性理會通本卷三

通書

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

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

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

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

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

言語解會而已

問顏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  
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  
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  
貴至富乃是對於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  
欲未去如口是對於食味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  
是私欲未去如口是對於食味而言今引此說恐淺  
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  
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中然其樂不可樂此與貪  
妻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顏子之樂  
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此理樂去未之否曰非  
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理盡性去私欲又曰  
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個看大小快活  
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無不盡則與萬  
所至樂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樂○顏子自中自  
性理會通本卷三

性理會通本卷三

通書

四

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為累累心  
底做樂○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一  
處與富貴貧賤了不相礙自是改他不得○問學  
者看文字如何對曰方思量顏子樂處曰不用思  
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  
明日用間禮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是地快  
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  
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問尋孔顏樂處曰先  
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況今  
師非聖賢若實用力虛求之於克已後禮致謹於  
視聽言動之間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問  
程子云使顏子以道為樂則非顏子矣然而此章  
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顏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  
至富至貴以道為樂把來弄後見得這道理後自  
樂故曰是其一也○問周子令程子尋樂何事  
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王以為所樂何事  
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

其樂可知有息則緩矣。○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  
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  
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樂子謂之西山真氏曰  
集註所引程子三說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  
樂其本初今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約  
禮亦有其樂而告人者似有所隱而不以告人  
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者似有所隱而不以告人  
所樂者道也程子以非由今觀之所謂樂者道之言  
豈不有理而程子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  
理而已非有一物事可以玩弄而悅也若云所  
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為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  
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  
禮上用力博文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  
功之廣也約禮者言以禮檢束其身而用力之要  
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  
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為  
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筆駟困倦不知其為  
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  
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  
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  
性理會通不卷三

使人目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  
出此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自  
然自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  
而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賤  
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  
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程子曰聖人則不思而得中顏子則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  
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問見其大則心泰則子何  
故就見上說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問顏子能  
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化異但言消化却貧  
賤富貴之念力能齊齊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  
是調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  
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

是已顏子正在此  
若化則便是仲尼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慕可貴人必  
降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  
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德由師友有之人  
無師友則之此師友之義重

而聚  
樂也

性理會通不卷三

通書

木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

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令  
各人而過必至於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

疾而忌讒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勢之所趨輕重而不可反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霸諸侯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南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勝東

惟理會通不卷三

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顧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

轅為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

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

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惟理會通不卷三

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

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

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

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

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

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也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蘊實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說見論語言聖人

欲學者勉於用力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

言如此

行之貴有不待言

則可謂至明白矣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似斥無迹貌

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

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

性理會通

張

全體大用無不一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縣

正以深厚之極警

常人言薄者深則

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盡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盡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蓋卦以示聖人之蘊罔卦以  
 濂溪看易却看得活○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  
 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罔卦以發者也  
 ○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  
 性理會通不卷王

聖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其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承飯蘊袍之蘊是先儒亦以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蘊信手曰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問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夾雜都在裏面同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有精有義面正是蘊頭是白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陰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執那事要見世受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定言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畫如衆師之言衆師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定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與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性理會道入卷三

通書

十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上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  
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愷則用無以行。  
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  
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  
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言要不息須著去  
忿慾而有所遷改中程子曰只是其字則無義理  
說不盡曰損言改過是益也中程要字蓋只修德  
而人亦言改過而不能得長道君子乾乾不息於  
此而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底事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  
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言要不息須著去  
忿慾而有所遷改中程子曰只是其字則無義理  
說不盡曰損言改過是益也中程要字蓋只修德  
而人亦言改過而不能得長道君子乾乾不息於  
此而遷善改過遷善改過底事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是兩項通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達而成就十分

吉凶悔各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

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周此章前而後念室慈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  
後而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慈念室慈遷善  
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  
之前審之方無凶悔各所以再說箇動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十三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去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

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

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  
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娼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娼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

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十四

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思

易於檢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

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率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

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取陳轅平而不

能制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魏徵而後不

謂門慝德顧不免焉蓋賤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

易勝此其所以難也必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

唐之君立本則難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

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妒忌而險諂者故

二女同居則猜嫌易生更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

重其難也夫天下之難不疑也身之所正者由其心

誠者身之所正者由其心誠者身之所正者由其心

不善之動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性理會通入卷三

通書十五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萬事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解問者之器一不問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其理也蓋天下之理亦其約也後之人始知言之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以為動多於聖人然始之無所補無之無所賜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況不得其要則雖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極矣然初意學

為如是之文版有是言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也天自是氣聚必有日月星辰之氣地自是精凝必有山川草木之氣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則聖人之文必有是理於中而後有是文於外也必自是理而後有是文也理之於文猶水之於魚也理之於文猶木之於葉也理之於文猶根之於枝也理之於文猶心之於言也理之於文猶身之於行也理之於文猶性之於情也理之於文猶道之於德也理之於文猶天之於日月也理之於文猶地之於山川也理之於文猶水之於草木也理之於文猶火之於金也理之於文猶風之於雲也理之於文猶雨之於澤也理之於文猶雷之於電也理之於文猶龍之於雲也理之於文猶鳳之於梧也理之於文猶麟之於靈也理之於文猶聖人之於文也理之於文猶天之於日月也理之於文猶地之於山川也理之於文猶水之於草木也理之於文猶火之於金也理之於文猶風之於雲也理之於文猶雨之於澤也理之於文猶雷之於電也理之於文猶龍之於雲也理之於文猶鳳之於梧也理之於文猶麟之於靈也理之於文猶聖人之於文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性理會通入卷三

通書十六

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朱子曰動是方脈動他變則已矣其言俗然向有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後言之否曰然○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與與天地同德品物成而後下理以于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謂天自

自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集京齋錄情偽微暖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南軒張氏曰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智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是詳刑本末具矣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性理會通入卷主

通書

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

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繼嗣曰後嗣子而所新遷學釋朱說辭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

蒙艮第四十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

性理會通入卷主

通書

十八

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一有漸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濟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為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十九

問蒙學者之事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意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性理之意○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非樂不語無所聞目無所見也蓋聲色不聞見明淫樂則止於其所不見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所止於其所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止也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地不獲其身行其旋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止之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天理為之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

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潛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熹傳以太極圖傳神放散舊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仲則以仲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和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諸誌而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二十

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與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若曰易之謂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謂天下之道也猶獵公之罔象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存經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三

性理會通  
卷三

—

主

子 17—525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人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爲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

性理會通不卷三

通書

三十五

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

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

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

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意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

性理會通不卷三

通書

三十六

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俟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

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操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今五行順施剛柔雜操今美惡不齊稟生之類今偏駁其宜有鍾粹美今會元之期聖雖學作今所貴者資便偃皎厲今去道遠而

性理會通卷三

通書

三十一

明道先生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補註天地儲精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

形而動於中外物私欲之謂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鼻之於臭耳之於聲觸者感而發之也中者心之謂也七情動中而發外也喜者樂之也怒者忿之也哀者傷之也懼者畏之也愛者愛之也惡者惡之也欲者嗜之也情既熾而益蕩熾如大之始然也蕩如水之飄流也情既熾而益蕩熾如大之始覺者知而守之者也約束之也心爲一身之主宰故必正其心性爲應物之權衡故必養其性明諸心知所往不流之於他岐也力行求至務造高明之域也吁爲聖爲賢之道孰有加於此哉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性理會通卷三終

通書

三十二

性理會通卷四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朱子曰：「此篇乃張子所著，其理至深，其言至簡，其意至明，其法至易，其功至大，其德至厚，其澤至廣，其光至遠，其氣至清，其味至醇，其色至白，其聲至和，其容至正，其心至公，其志至剛，其行至直，其性至善，其理至明，其法至易，其功至大，其德至厚，其澤至廣，其光至遠，其氣至清，其味至醇，其色至白，其聲至和，其容至正，其心至公，其志至剛，其行至直，其性至善，其理至明。」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性理會通

西銘

西銘

西銘

西銘

西銘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性理會通

西銘

西銘

西銘

西銘

西銘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見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道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各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也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伊尹之於桀，孟子之於齊，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明事天以明民物，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尹說破也。難理會，然看又自覺裏面有分別。○問：物吾與也，莫是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黃巖孫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也。物不得有也，人只為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物看，大小大快活。

性理會通卷四

五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

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喻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都無干涉，而姑為是言，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稱之宗為喻。爾繼稱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類，皆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性理會通卷四

六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畏天自保者，循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循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特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以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特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之體，于特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愛兩處。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益衆人有足形又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而無憾也○西山真氏曰天之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孟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

性理會通不卷四

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如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之謂歟○如知得天地便生知得天地便死知得天地便消知得天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地進退消長隨處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飲食湯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行父子之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統統做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是神統統得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於知化非問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與天地之知同

不愧屋漏爲無吝心養性爲目惺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忤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通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性理會通不卷四

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

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言酒至勇於從今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言酒有英才是事天願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字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西銘無所待意中生意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怕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

性理會通不卷四

九

也曰舜之成德實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至願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願令願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實自況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居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述論也○黃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履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而衣採亭花而食清廟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扶琴而歌曲終投杖而死家語曰曾參違妻告其子曰前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謂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死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病與曾子之孝後母如何一日家語載程子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子建大杖以辱其嘗曾子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大處若是舜自事父母只是若舜須遇問如中生待親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遇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得無好今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之我富貴而不妄安得無不好今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之我貧賤而不怨

性理會通不卷四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傳說誤矣然今改云存吾之身存則其事親也存則其事天也存則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

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  
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  
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  
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  
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  
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  
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  
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

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

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如者過之  
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  
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  
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  
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  
如西銘之說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  
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  
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  
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  
稽其所敏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  
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  
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特  
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  
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  
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  
所能窺也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謂何如  
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  
人信去俟更下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



性理會通卷四

十三

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充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若前  
聖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  
二也分殊之敵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異兼愛而無  
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  
而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千比而同之  
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  
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厚示  
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謨  
也時昔從明道即按以西銘使讀之尋釋累日乃  
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  
民為同胞其長幼其幼以寡寡為兄弟之書以  
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  
者默識於言意之末焉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  
竊恐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  
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  
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

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  
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也蓋何  
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  
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昔者竊意西銘  
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  
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敵無分無則  
妨義義之過其疏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  
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  
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難知固前  
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  
達可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  
惑也○近平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  
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  
無不純備而流物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  
諸益發淺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  
廣得甚且云人之性之所以為人而與乎禽獸者  
以是性也若夫天地之中所生之物不得而與焉  
此說亦不無天地中所生之物不得而與焉若如  
草木生而亦無天地中所生之物不得而與焉若  
最靈而亦無天地中所生之物不得而與焉若

性理會通卷四

十四

所以與也若謂流動發牛自然之性與天無異  
停息則斷即食飲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無理推  
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未精於他處便見差  
也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無雜處方見渾然與  
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  
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以一貫之  
蓋五帝三王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  
之却以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而分殊龜山  
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所謂理一而分殊龜  
蓋全在知字上用力○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  
乃人之所以為人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  
某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  
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各具此理其  
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有血氣者有無血  
氣息更體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  
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不知而行之  
仁物得其偏故不能知其本具此理而不知而行  
仁而存之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  
仁而存之則仁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

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否口  
大槩得之一句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  
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  
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今內外  
為何又問合而言之則其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  
之微毫之間同異畢舉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  
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以  
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  
推尋之也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  
包容和粹涵育體識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  
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  
括人道已盡義而不備出乎仁之外亦不離乎義  
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  
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者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日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  
其分殊所以為義而分殊知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  
仁各自成一段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流出底便是

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  
哉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  
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  
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  
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

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  
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  
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  
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

能理會通入卷四

十五

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  
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  
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  
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  
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  
極遠日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已後日用酬  
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  
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

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  
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

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  
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  
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  
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  
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  
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奉  
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

能理會通入卷四

十六

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  
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  
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  
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最上徹下無  
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  
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  
物只自人物而出此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  
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  
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  
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  
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  
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  
不仁不孝也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卽淚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諗其旨愚謂中庸躬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爲天地克育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卽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性理會通 卷四

七

或謂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達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

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

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每履處皆不細審其

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

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正淺也○韓退之却見

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一層上面一層却不曾

見得大體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

一層原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

宗祖蓋

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

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夏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不曾說理一箇理一分殊因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子有孫其相此卽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此合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這句恁地又分殊從頭至尾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這句恁地又問他說乾乾謂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日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

性理會通卷四

一

日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  
 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  
 皆是理一分殊與做乾稱便是分殊如云知  
 化則善述其如是我乾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  
 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設吾寧也以自家父母  
 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  
 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  
 何澤庵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  
 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一大無我之包  
 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一句足以包括西  
 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  
 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為父坤為母便是理  
 理一而分殊子茲藐焉泯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  
 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  
 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草  
 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  
 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  
 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  
 此推之舊嘗看北寫作旁通圖千分為二截下  
 推布亦甚分明○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

性理會通卷四

子大問家相與民物等皆是一味處否曰也若如  
此但這兩種看這是一味處否曰也若如  
只從這看雨種看這是一味處否曰也若如  
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  
從這處便理一分殊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  
宗子為大也而家相與民物等皆是一味處否曰也若如  
吾與裏面也有一理一分殊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  
吾與裏面也有一理一分殊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  
川說這意較多過山便正疑同胞面與否與也  
墨氏之兼愛不如他同胞面與否與也  
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他同胞面與否與也  
路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一般○問西  
乾猶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  
只是以民吾同胞物與我長幼為理一別他  
殊口龜山是直說底意吾與及長幼為理一別他  
頭一小截伊川意則謂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  
說底意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  
性理會通卷四

形客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  
梁先生所以示人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  
一而分殊者為母所理一者為父也則其分不得而  
之為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理一者為父也則其分不得而  
不殊矣故以父母為同胞物與我長幼為理一別他  
父母者一身之理一者為父也則其分不得而  
自其一身之理一者為父也則其分不得而  
曰同胞吾與曰宗子之家相曰老幼曰聖曰  
賢曰顯達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  
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實乎分殊之中而夫始相  
維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始相  
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  
分而銘做兩節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  
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

性理會通卷四

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說清虛實朱子  
曰朱子云清虛一大為伊川結釋了清虛實朱子  
兼實一兼二大兼小兼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兩而  
下最足於此陰陽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湯而  
陰陽有太極陰陽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湯而  
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極即氣乃是格理為  
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又氣作一  
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  
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  
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  
弘之道  
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性理會通卷四

道夫問尹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  
看平時箇是不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  
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  
意還是教他如天地間有箇道理把西銘與○尹  
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道理聽他說話曾先祖  
云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說話曾先祖  
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若能自處以  
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  
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  
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池齋黃氏曰音記師說西銘自乾極處以下至顛  
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子碁未曉其  
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母坤母至混然中處此  
遇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  
地之塞歸爲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爲天地之子之  
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  
則皆人同胞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  
吾體爲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  
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爲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  
子于時保之以下卽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  
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  
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性理會通 卷四

律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事。親各有攸原。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這理只說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  
孝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樂志達事日是

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達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追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解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有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

性理會通卷四

三

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

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

性理會通本卷四

三十一

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一之者斯周流而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

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

性理會通本卷四

三十二

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

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信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

性理會通不卷四

十五

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憊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

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

性理會通不卷四

十六

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顯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足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足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

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  
然事親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  
為善事其親者也

性理會通卷四終

二十七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一蒙者蒙昧未明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一終之所  
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天  
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微  
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仰之  
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  
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知入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  
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知人倫之所以風雲  
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之理以辨人倫以正風雲之  
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于一道  
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  
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推而放諸  
無不盡矣無大不可過矣無細可遺矣無言不包  
矣○門人蘇頌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  
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  
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  
在人功而已又如晝盤示兒百物具在願取者其  
何爾於是類就其編會歸義例累效論語孟子篇  
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子厚以清虛一大  
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誠有過  
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  
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不遺  
李若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  
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聖所未發  
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  
也語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  
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  
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  
十而知則所如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  
也幸者富求之聖人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  
說道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  
散處其流乃是個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致非  
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之名  
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者有心之名也  
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性之謂道也  
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說伊川所謂積聚  
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黃瑞節曰朱子探取  
原之未安等語繁可見矣○朱子探取  
周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  
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  
書當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  
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  
二序伊川程子之筆

太和篇第一 造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  
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  
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為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集註曰太和者理無外通事無不周而天下之達  
道故曰太和存理者理之隱顯升降者情之出入  
動靜者心之宰制相感者三才之氣之盈虛屈伸  
于此道中涵之性相感而游者氣之盈虛屈伸  
于此時之消長皆陰陽相感而成者也絪縕交客之  
者時之消長皆陰陽相感而成者也絪縕交客之  
狀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氣化者也絪縕交客之  
謂理在氣之先也始端也幾微易簡道之性于至  
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廣大易簡道之極于至  
大而易知則簡而莫能散也分而莫能散也絪縕交  
清而通達也野馬絪縕散而莫能散也絪縕交客之  
蒙之旨篇朱子所謂張子以太和為道體也與中  
漸發而中節之和無異蓋謂天之道無外通事無  
絪縕感之理乃生二氣厚薄勝負屈伸之端勝負

若日月之為虧屈伸若寒暑之往來一陽之謂道是  
為天地萬物之祖道生天地一陰之謂道是  
也是性為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其細密  
而剛直其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其細密  
幸萬物仰其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其細密  
道故順于乾而不知其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其細密  
德及其數于萬葉凡可謂之氣者為氣之所成全而為  
人偏而為物者皆謂之氣者為氣之所成全而為  
無間乃謂之神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克塞無間  
測者乃謂之神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克塞無間  
不如此則問之野馬絪縕交客之性相感而游者  
豈足謂之太和哉必其或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或  
屈而伸或伸而屈而後必其或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或  
太和之道也故語之李之者必知此見此而可以名  
之知見易也故語之李之者必知此見此而可以名  
皆不謂之道又何足稱乎氣之中而實不離于氣  
所以然者道也何足稱乎氣之中而實不離于氣  
庸不謂之事于高遠故言之如此李者其致思于中  
二氣五行成男成女之間畫知理之所在氣之流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行有進者如斯之嘆  
不流于虛無寂滅矣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  
事聖人不如是說只說本無極也然太虛亦指道  
釋太虛無形猶言太極本無極也然太虛亦指道  
而言本無形者主也內也客形者賓也外也盡性者  
踐形之聖人也夫太虛在上至空而明冲漠無朕  
者也理之所至氣由出焉何嘗有形狀之可見也  
至於氣之或聚或散為鬼為神為生為死為成  
矣為成之或聚或散為鬼為神為生為死為成  
而情則變耳惟變化之客形使然于靜無為乃吾性之  
本源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至于外物所交比有知  
迷通者也此非物交物而我外應之耶以本作為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四

內不可不致其養以客感為外不敢不謹其防若  
 是則外之所致者有以然為內之所主者無感無  
 形惟盡性說形之聖人然為一之所有一之則內不  
 大所守外不離于正然為一之所有一之則內不  
 二矣則太虛者全於我應變無窮豈空寂者之比  
 哉但張子以本休客形分之二途與一本萬  
 殊者若常從故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  
 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  
 而下而巳以愚論之張子謂太和者是和也者是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有無感無形之說語太虛者  
 下惟張子能契中虛之旨也夫然終不及周子無  
 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雖然太虛在天則  
 皇矣上帝赫赫在上是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生  
 是也人在人則吾心之理至靜無為者也客感客  
 應事接物是也學宜致思焉○補注太虛無形  
 也萬殊之本休在人也至靜無感即性之淵源道之  
 氣之流行在人也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  
 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休用一原隱顯

無簡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說者皆謂張子  
 曰太虛為太極不知張子言太虛無形氣之本体  
 猶周子所謂陰靜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猶周子  
 所謂陽動而其所以神化何後篇又言太極邪又  
 果如說者以大虛為太極何極無極之中陰陽未  
 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有  
 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見  
 之極中神化之理至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  
 化本無形也○集解客感客形以上見神化之妙  
 氣客感以下明理又不雜於氣道雖無形然所  
 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由此而發焉則成形成性  
 形實道之所為也故言為感之用者不外乎形性  
 形道雖無感然所以為感之理實無不具由是  
 而發焉則成形成性形性則  
 用者不外乎感感是感實性之所為也故言性  
 失其本原也故曰追本太虛而無形性之聚散但  
 因變化而成猶客之自外至非道之本有是形也  
 性之源本至靜而無感感之知誠但因交于物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五

而生亦猶客之自外至非性本有是感也然性  
 極則道惟有形之理也故能成形成性惟有性  
 也故能有感否則形感道則不  
 相開道為虛無則其性知死灰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為大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  
 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集解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  
 或金或水勝火也順不妄者氣為春也則生之  
 理順之而出氣為秋也則收斂之理順之而藏  
 保累於私也安藏者佛氏之徒有生者老氏之類  
 夫天地之氣生而聚死而散而為萬物而為萬  
 散也然氣中之理順而取何嘗逆害而虛散哉且氣  
 散而為物散而為無形一虛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  
 之為物散而為無形一虛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  
 休氣本虛而無形一虛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  
 順適不妄而無形一虛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  
 何常少變哉是以太虛為天之常春必行春夏  
 不能不聚而為萬物人得全之氣以為人物得  
 偏之氣以為物究其端也則萬物又不可以不散  
 為太虛如人死皆散而為太虛者乎然散之者  
 于乘虛之表此皆散而為太虛者乎然散之者  
 化于無之說非復散而為太虛者乎然散之者  
 者循環以出以入由虛生而為物自物散而為  
 其故惟聖人獨盡道于其間心木虛靜物未接  
 事至能應及其過也終不著其間心木虛靜物未接  
 仁義而主靜也故能兼休天地聚散之道動靜之  
 性而終不係累于物者存其神妙不測亦云至矣



不及聖人而論之則不使過于中而致成之  
 乎蓋天地之理三才各一太極也立天之  
 矩參天地之化育此三極大中之道也  
 義參天地贊化育則能至太虛空本氣也  
 虛則神為氣而實理之所寓一而無二道  
 顯則神為氣而實理之所寓一而無二道  
 有無者道之微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妙外命者道之微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  
 為形散入之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必  
 于易道者也然則知神無方易無體不可  
 者有限之物也若謂虛能入于老氏有無  
 之論又無不為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大極又無不為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無是無為本根有為枝葉通一無二道者  
 謂萬象為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能相資而為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所成者為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性理會通下卷五  
 物則萬象之形自形太虛之性自性人形性天  
 不相待而有者矣如此則陷于浮屠山河大地  
 見病之說物皆歸于無性亦寂滅矣又豈通一  
 二有無之說哉此道之不明皆由儒者之惑  
 知體虛空之寂然不動者為性不明皆由儒  
 而遂通者為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  
 大乃見其各為一而無二道者神化者道  
 是以遂說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之道不  
 至要遂說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之道不  
 而動自淺近而深遠不悟太虛太易之旨得  
 陽之理範圍天地之化通乎晝夜幽明人鬼  
 三極大中之矩以為聖人旁理盡性至命之  
 遂使吾儒之正其與老莊佛氏之異端混為  
 凡語天之道性命者不與于恍惚杳冥之中  
 境則陷于幻如夢無是是非非之問去君臣  
 夫婦之倫為離絕絕俗出家之說又定以天  
 物皆有不生不為窮極遠之論原其入德之  
 皆不知擇術而求之喪身唐德由之召亂多  
 于諸老儒而求之喪身唐德由之召亂多  
 性理會通下卷五

而分吾儒老佛之殊途者可不擇哉○  
 夜則該幽明死生人鬼之理于其中三極  
 陽剛柔仁義之理廣大中正之極而為天  
 物所取法故曰知也知即易道字也大抵  
 意謂太虛即氣而人乃氣之所生性即太  
 今欲一切棄之而以虛空為性是何理也  
 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  
 夜陰陽累其心意同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  
 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  
 梢柏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  
 在四時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  
 性理會通下卷五  
 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  
 成者若融結梢柏煨燼即是氣之查岸要  
 是示人若融結梢柏煨燼即是氣之查岸  
 息但人若融結梢柏煨燼即是氣之查岸  
 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  
 問始字之義如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  
 物都從這裏生出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  
 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  
 至德與孔子教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  
 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粗底上發見  
 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  
 都是經綸底語須無念細看○  
 塵埃也氣之充滿也若塵之飛揚無際使  
 氣也生物以息相吹也若塵之飛揚無際  
 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然專以氣言虛實  
 陽剛柔兼以理言實則氣之充滿也若塵  
 爐中火氣大抵湯鍋相似陰陽之氣細網  
 下冲動如滾湯去也生出許多物來朱子  
 來二氣滾來滾去也生出許多物來朱子  
 性理會通下卷五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十

雪霜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為精粗煖燠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

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曰光說或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日是也○集釋離目也客字猶說有字法象易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而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十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集釋水聚而後有散散則無可見太虛之氣猶水也若無形無也三人相雜曰參五人相雜曰伍參伍者參錯之象伍有五數之通易曰參伍以變參者三數之伍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太虛之中猶水凝釋于太虛之上氣之聚散猶水之凝散也

神妙不測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致盡于參伍之一子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集釋參伍者參錯之象伍有五數之通易曰參伍以變參者三數之伍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太虛之中猶水凝釋于太虛之上氣之聚散猶水之凝散也

性理會通 卷五 上

是神即存參伯之問。其理也。  
之神。允言陰陽交易之理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濇濇則礙礙

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感周而無創說氣非神○問太  
虛是兩之也清者爲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  
虛是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  
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  
落在一邊下便是准說聖人然下說出便恁地平  
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  
外無精神外無氣謂清者爲神則濁者非神乎後  
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  
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是還是理形而下  
者是還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  
便是與濁對了○集釋或問太虛之說本是說太  
極却是說得無字張子之意蓋謂太虛是氣之清  
清則無滯礙所以爲精神則無方不濇則反爲清  
濁則滯礙濇礙則成形象爲惡人爲雜物不及聖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

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集有此行氣

殆不專指太虛言之故下遂言聚而有間則履行而聲聞具達此清之驗以其通也不行而至此通

之極以其神也蓋以發明前言太虛爲清以下之意耳有解風行爲不我而速據指太虛之氣爲言

性理會通入卷五

後又解爲凡人之氣者皆有未運或謂凡物身天地太虛一體也其氣之清者無所滯礙莫不通

達如野馬之相吹大順之扶掖無所不至也其  
濁者則壅遏而不能通矣清之極者則虛靈不昧

妙用無旁所以爲神及其氣之聚而少有間也  
散而風氣流行聲聞具達在天地則入風以宣在

聖人則四方風動豈非清之舉歟不然而猶不行而至豈非通之極歟凡天地之間不達者因于不

清不至者出于不通也清且通者天地之妙用也  
人之神化乎○集解昏則車濁之氣如玉石之類

是也解而動故曰寢間也陽氣聚而有間也故

周旋不舍而爲聲聞以達于遠矣此蓋由其氣之清故其行之通如此故曰清之驗風聲之清者

也清之發通也通之極也此率用一氣以通之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爲然孝者當自擴克

之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





能者乎○集解天道之所以不窮者皆遠而巳  
聖人之所以不窮者皆遠而巳  
鬼神之所以不窮者皆遠而巳  
鬼神之所以不窮者皆遠而巳  
鬼神之所以不窮者皆遠而巳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兩之用不立則一之體不可得而見一指大極不

可見言太極隱于無也太極之體隱于無也

實陽虛故動陰吸故靜陽之體隱于無也

氣長則為陽氣消則為陰二氣之運於一氣之往來

類一者神也虛實以理言動靜以事言聚散以氣

言清濁以質言兩氣之用有所不立而無動靜

息而有神豈可謂兩體則虛實動靜聚散清濁之用

惟行于其終則神之使然一也豈二道乎惟一故神

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本者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所以立

中則通變于彼是皆神之所為也故不有兩則一

何從見乎故聖人以一剛一柔為之定位然後變

通以隨時若乾坤之見易之變矣乾陽乾凡陰皆

以虛封之定也又豈能變矣坤陽坤凡陰皆

必兩相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

而後有一者也剛柔乾坤是有兩也本與易是為

一也○集解乾者彼此相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

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

神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見哉故曰不有兩則

無一以剛柔立本以作易言乾坤即剛柔也指卦

此皆明理氣不相離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

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足

發明理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

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而成之也○陰

陽性命便有一游氣紛擾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

陽八卦相叠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

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

性理會通卷五

物之萬殊如乾磨相似其四邊只磨磨出天

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磨磨生出人層層磨出天

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磨磨生出人層層磨出天

轉不知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磨

物散他這箇幹轉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磨

既散他這箇幹轉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磨

氣散他這箇幹轉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磨

既散他這箇幹轉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磨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變化者能此章皆易之辭曰往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往推盪而明生焉寒暑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迂而歲功成焉聖人則範圍而曲成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一陰而又一陽不可窺測皆所謂兼乎幽明生死鬼神之道也日月寒暑天之感應自然之常道無方體而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性理會通 卷五

正宗

末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息者人身之寤寐也一日之息者春爲  
也一年之一息者歲功之終始也春爲  
夏反爲人爲物之類也對者春與秋之類仇者寒與  
暑反之屬反其所爲者春生扶教夜暗曉明生和  
而能解者暖生而寒退涼生而暑消也天之愛惡  
之情如寒暑晝夜皆同出于天有愛有惡之私不  
過人之物欲也故如春之生可愛秋之殺可惡固  
爲太虛之所出入愛之惡之則人心之私矣及  
春也後然而生扶也然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  
分毫之失者豈非太虛者神之所爲乎此皆

性理會通 卷五

正宗

未

對必反其爲者如日晝而月夜男外而女內善  
反也有反斯有仇者時而反目矣雖未必盡然  
矣如男女異姓或有時而反目矣雖未必盡然  
使有仇必由于有反也仇必和而解者如日月  
循其昃則蝕者復明矣男女各得其欲則怒者  
睦矣仇者惡也和而解者愛也愛惡之情其初  
本于太虛之理而生本無不善也但卒歸于物  
凡遂歸于物欲耳非謂愛惡之情不由于太虛  
非謂初稟太虛之理而有是物欲也性本善氣質  
有不善之說肇于此矣條而生忽而成言太虛  
生物倏然而生忽然而成不容有毛髮之間息  
蓋無爲而無所不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所謂  
心而成化者也  
故曰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集釋其  
育一物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網

組二端而已集釋萬物之形與色不遠乎此  
餘事耳若性與天道之妙惟在易焉至

于人心。剪有萬物。自形自色。則感于天而吾未嘗不一焉。正猶萬物。自形自色。則感于天而吾事之萬殊。則感于心。各有入物。同異大小內外之

事之萬物。則無所不包。更無外之可名。然其分也。若上天之大。無所不包。更無外之可名。然其爲萬物。不過陰陽一氣之網。緼克塞流行而已。則人

心至小而所感之衆天道至大而所感之小此其德之簡易而过于人之紛擾也○**集解**萬物形色

卽是神之檜柏固不可卽以形色爲神然神卽寓于形色之中形色特其軀迹耳實不可謂形色與

神爲二也此言理不離乎理易指陰陽變化者言

氣也。其所以變化卽性與天道也。故曰易而已矣。

此言理入心外。一也。非心中元有萬殊也。故曰寂然不動。又曰至靜無息。此言理不雜于氣。天指太虛。同前曰由太

以爲感者不過陰陽綱紐二端而已其非有外于

氣也氣以載理理以主氣但氣自氣而理則太虛耳此言理不離乎氣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有與動于彼即應于此或形于彼即融于此事利于

用也神與心則能一萬事萬物之妙者故是乃形而上之理也此章專論神之妙而人心之妙亦猶

是乎○集語如日月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終始山川之流峙皆物之屈伸氣也而其所以相感者理

也。利而出入往來無碍無不通貫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所謂齊之格思不可度思往來游衍無所不在而

不可漸者也故曰一萬物之妙一名曰理之意也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動志志一亦能

動氣天定則能勝人矣則能勝天矣矣  
交勝之理也卒其突而言之所謂洪水之害雖帝  
堯在寸而下民咨世水災之氣一能動聖人之志

也舜之爲治功成樂作而鳳凰來儀是聖人之志

此章又兼理氣而言

參兩篇第二陽常衰之道  
以兩分則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義而象之性也。集釋天圓地方者徑一而圍三

者一而圍三三合一奇故參天而爲三分者注

性理會通 卷五 正蒙 三

法也剛柔男女所以爲兩太極之理寓乎陰陽性也太極陰陽所以爲參攷地象天人之參天地者

○補注此什易參天兩地之義也兩儀卽天之氣

太極卽天之神附乘男女卽氣之化而神之未始  
愚謂張子之論太極與周子相表裏周子之意謂

太極圖說  
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極

未動之先而見于陰陽既動之後故曰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化卽太極陰陽之妙也此太極難在

陰陽未分未發之先而實未嘗不存乎陰陽未分未動之內非陰陽之外復有所謂太極也此橫

先儒所未發之秘  
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一勿兩盡氣也一故神而在故兩致化一推行此天之

一物兩體第七 古語不無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解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

是時行軍之暇，方陽間，人作行旅。

子 17—552

下以謂兩在故不測而化自注推此一陰一事  
所以謂兩在故不測而化自注推此一陰一事  
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端而推乎此一陰一  
陰中有一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  
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  
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  
神變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感之而通不竟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發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竟不待  
不疾而速也發于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心下思  
一團動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心下思  
處終動一陽氣即發于外自然有所感通○集釋愚  
謂是孤陽則不生孤陰則不長也推此草木之生  
以施之坤則翁受坤之過行乾之過行也○易繫辭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終始之道也推此草木之生  
子正引張子之言曰○愚嘗讀周子之書無極以氣言  
太極以理言之則一陰一陽五為其根太極是生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業 三三

兩儀也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與  
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同五行一陰  
陽陰陽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同五行一陰  
而效之法也同道章如此已言性與法矣此章則  
言一者故神其具一太極而生陰也兩儀無不  
治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也兩儀無不  
陰不有陰陽各具一太極所以推乎一今學者  
專指氣言誤矣如是一太極所以推乎一今學者  
有全相背馳一物而兩儀也一太極所以推乎一  
本一物而有兩儀之陰陽也一太極所以推乎一  
焉言神則有太極之理行豈可專言氣乎故張子  
亦曰散殊而可象為氣精而不可象為神已分  
氣分神言之末又曰神者太虛妙而不可言氣則  
太極也故以神兼氣理言則可專以氣言則不可  
但未及性中仁義之理而已○補注一物兩儀即  
一太極兩儀也雖一也然陽動則太極在陽動之  
中陰靜則太極在陰靜之中故神妙不測在陽動  
靜止生萬物雖是兩端之亦推乎此一陰一陽動  
而不可知其理之妙者也全體在陽而動靜無不  
在陽而動靜無不

其在陰也全體在陰而靜之所無動也  
不測也化者是氣之消縮者也其土也無跡而  
留其應也有漸而升達自于亥而化成一白  
初一至三十而化成一月自一月至三月而一  
成焉白春至冬而一歲  
成焉所謂推行有漸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  
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月  
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  
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  
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  
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  
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木附日前後進退而  
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  
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帝節曰此說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常一者二十八宿恒星之不  
變者月連日緩者曆家右行之說以遲緩第也此  
又明天地一氣日月星辰運行之道地則純陰而  
凝聚于中為山川草木也天則浮陽而運旋于外  
為日月星辰也皆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  
言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氣之浮陽者  
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天而  
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  
星雖順天左旋而所繫十二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  
稍遲則反移徙而右旋矣非其旋也其緩速不  
齊則日月五星之性不同已然月為陰精借陽



謂日月天上顯速五星與月行顯遲月如蟻行  
上顯慢十磨日如蟻與蟻子同行磨間蟻子又疾  
少遲則反移徙而右之意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  
配然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  
云地對天不道○補注地亦太虛中之一物耳本  
不可以配天但有地斯有天不有兩則無一有似  
于配者也沈毅齋先生曰天形周圓而包乎地之  
外地形空濶而附乎天之中是以形而包之也乾  
無一而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而有乾以始之是以  
數而言之也是  
皆陽全陰半也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  
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

理學金鑑卷五

正學

二十六

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  
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鄭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  
也○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  
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  
為節耳○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及  
證以海水潮汐之外西晉陸機說今考先儒皆謂地  
在天中水環地外西晉陸機說今考先儒皆謂地  
在東方五千里其下洋如其勢秋遊過西方五千里  
其上升如其勢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在北  
故日在其下此冬夏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  
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  
轉也○朱子曰海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氣之  
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  
升而地沉則海水沿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  
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

理學金鑑卷五

正學

二十七

日之間潮汐皆其說與地有四道相為表裏然  
以風天而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中又其南  
十六度夏至之日道天在地最高故晝長又其南  
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最高故晝  
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  
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三十一度而已此晝  
夜長短乃天休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潮汐消長則惟余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  
息皆係乎月凡月之陰陽消長與潮之消長  
皆係乎月凡月之陰陽消長與潮之消長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于太陽三刻有奇潮  
信之來幸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晝夜故潮  
晦復緩一晝夜潮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  
潮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外則潮望于  
望之後一蒙則潮盛于春秋之中春夏潮常大  
秋冬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係乎月之進退亦非  
因地之浮沉也此潮之消息乃係乎月之進退亦非  
見之○集釋修長也二氣陰陽之氣也朝日潮  
日之小大潮汐之小大也夏至日長冬至日短  
成則月與日合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盛故潮水大  
對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盛故潮水大  
和潮亦大月行弦上而潮近故似遲月行中天而  
伏高故似疾非月行有遲疾也恐遊氣之說深不  
足信○補注愚按此章張子之意專以二氣升降  
言之首句地有升降地之升降此章張子之意專  
從而不自已非謂地之升降此章張子之意專  
之中不自已非謂地之升降此章張子之意專  
夏而日以長陽上陰下故曰虛自午月以後陽氣  
日降地氣日升則為秋為冬而日以短陰上陽下  
故曰盈此一歲寒暑之候有在干地氣之升降也  
至于午時以後陰陽升降則夕而後此一晝夜  
之盈虛月降以後陰陽升降則夕而後此一晝夜  
之盈虛月降以後陰陽升降則夕而後此一晝夜







不變而日月常滿月多易若陰陽之氣而  
合其終交聚散者相為樞紐上下升降者相  
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而已微一升之而不  
降欲一降之而不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屈伸無  
方而合于鬼神運行之理神妙之道而何哉○集釋  
而然是不日性命之理神妙之道而何哉○集釋  
日陽精質本陰月陰精質本陽陽中有陰陰中有  
陽故曰五藏陰陽互藏其宅陽者老陽之外而老  
之位四河圖以老陽之九居其外而少陰之六居  
少陽之位三河圖以少陰之八居其外而老陽之  
之七居二之外是少陰之入而居三之外少陽之  
陰麗于有形雖萬古而不變至于陰陽之氣如環  
之運此來彼往或聚或散交相摩盪或升或降交  
相感應細細交容而相雜揉蓋相摩盪而行相克  
成欲奔之而不可得此其或屈或伸了無方所運  
行天地無有正息非有以使之而然此則性命之  
不窮也○福廷陰陽有以質言者有以象言者則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若日月之形是也○集釋  
者環運至若四時晝夜之類晝夜相推若溫涼寒熱之類是  
也○集釋風雨雷之類細細相推若溫涼寒熱之類是  
之理也○集釋陽之精而無陰則其散而不成物矣必  
陰陽交合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藏而不散陰得藏而  
不陽也故各得其所安蓋性之相交形必相資以主  
成也日之休本陰陰之精蓋性之相交形必相資以  
待以久也相兼者相資也則萬古不變相資以成相  
也獨陽不生有陰以成而後其生之功以顯者相資  
陰不咸有陽以生而後其成之功以顯者相資也  
其成而巳矣成者成其生而巳矣矣不相兼手陰者  
欽也陰長而陽消也陽者發也陽長而陰消也消  
長相克反復循環也○集釋不相制乎是皆以兩而  
所必有故曰欲一之而不相制乎是皆以兩而立理  
有商則無一語之至精者也最宜詳玩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集釋易曰

而能久照夫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  
改能久照此皆得自然之理而能若蒼蒼者天之  
形耳非日月所得者也○補注此與易恒卦彖辭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之意同言理氣不相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  
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  
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  
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躔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  
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  
十分日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與天會  
教也月躔天而尤遲一日與天會不及天十三  
分度之七積三百六十九日九百八十分日之  
十九而與天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六十九日  
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  
六不盡三百四十八是月行之數也  
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  
候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  
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  
率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七十五  
日曆家以一百四十四日為九百四十分日之  
所謂餘分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  
如日法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  
十分為一也○集釋得六者得六日也○集釋  
八者得八日也○集釋得六者得六日也○集釋  
三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  
日而日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二合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八十分日之  
二合是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八十分日之



九十二分也... 陽之德至於遂陰之德至於開...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 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舉歛聚而未散者也... 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陽... 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 實故雷風有大小暴暖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為戾氣瘴癘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 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精陽氣正升忽遇陰... 陰氣正降忽遇陽氣正升忽遇陰氣正降忽遇陽氣正升... 陽而為雷也陰而為風也陽氣正升忽遇陰氣正降忽遇... 陰而為雷也陰而為風也陽氣正升忽遇陰氣正降忽遇... 飛電之類也雷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 不正之氣所以為木稼之類也青黑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若陰中之陽集輝天象日月...

也日本陰質月星夜明本陽中之陰也○補注天象陽中之陰所以聚而不散風遠於中之陽所以聚散無常也○集解陽者氣而已矣天象則稍有象故為陽中之陰風交于物遂起于地本陰之類也然實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為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聲之緩緩而歷春秋終秋凡擊物之先亦擊發也德之盛者聖人也故能旁神知化以剛陽之氣擊發之

類之物作甲折之品若有神以主之故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開而受者隨材

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金水相生本一類也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開而

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之妙也與火日能照而不可犯金水產親而可入此其驗也

又曰水之明鏡之光隨才各得也所應無窮也

美惡未嘗有隱而必由于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

之道也形因感則得地所以不倡也施者所應無

旁隨在光皆至焉神與天之通也神與地之通也

所以倡也此以火日金水之道與形神天地相合

故以之配說非即以火日為

神與天金水為形與地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

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

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

水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

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鏢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

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

得理透○問金木水火土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

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火土與火却不屬土○陰

外明○西山真氏曰火曰外景金水內暗火曰內景

金水潛光于內故無旁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

現其初也不得制者陰陽之氣行乎地中也金得

之際得燥濡者也火然不離火非火不相害也

黃赤之色生冰土之際故水火相得而不相害也

有土所以成始而成終即土也蓋物不遺無物不

存者也○集解此解洪範與陰陽升降者陰陽氣

也升降而無定休水火亦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

陽之氣同升降于天地之間亦無定休潤下與陰

無光焰者是也土之精則其精定著于土中而為乾

潤不己者水之華也土之精則其精定著于土中而為

濡疑是土之濡即水之濡後論五行處引注作土之

言相資也反流者反覆也水火相資故水火相資

水火之精于土之中而成質故鍊之乃復流動如

相資而不相害也際即交也水火之氣雜在土中故

其堅寔者精也際即交也水火之氣雜在土中故

日自土之精華于水火之氣雜在土中故

後故口火之終化者水火之氣雜在土中故

質也物兼體言水火之氣雜在土中故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第釋陰氣為水陽不能勝之故陽氣為火陰有未

盡之濕蒸暑熱也散而不能受者光也四出而界

不能受物也○補注水字恐當作水蓋陰多陽少

陽氣于陰則成水陽多陰少陽麗于陰則成火○

集解水水所成水生于天也其體質本陽也至冬

陰盛則凝結而成冰者成于地六陰之外故有光而

中之陰微不勝陽而火則陽麗于陰之外故有光而

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火氣曰蒸薰也散猶施也指其光之燭物氣之蒸

人而言言火之烈然炎熱人之能受之而蒸薰者有

影而已非有形也散而無形也蓋疑今者有

火本有質塊而紅者是也散而無形也蓋疑今者有

木之有質塊而紅者是也散而無形也蓋疑今者有

火之有質塊而紅者是也散而無形也蓋疑今者有

之體堅火不能壞木之體疎火焚之則壞耳固不

可遂以木之見火而壞者為火也故曰火無形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像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集釋坎離二卦皆屬造化

陰陽之理天地之所以高下日月之所以運行風

雲雨雷之所以鼓動金木水火土之所以凝聚腐

爛腐蝕薄蝕之所以成者推類以盡其餘不可以

為高遠而忽之也○補注此承上章而言陽陷于

陰所謂陰凝而陽未勝也陽附于陰所謂陽麗而

陰未盡也○集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在內者

無光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

外者盛故陽陷陰外揚其氣也而烈焰有光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集釋行與生天道之動也至教者聖人也

至德者天德也四時行百物生天所以示

乎人所以成人物以成物聖人所以示乎人以

定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之動莫非如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語出宋荀揚豈能到

事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有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微他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天為物事以仁為體非是微他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微他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無一物不將這微他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經之禮也感儀者曲禮也○補注葉氏曰禮儀者

禮特虛文矣詩大雅板篇出王謂出而有非仁也

且亦明也衍寬從之意言天道昭明此人之往來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像

勝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存

因是以語此理無往而不存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也無聲無臭之誠而為之則無感通矣此天地無

假勉強者不得為而為之則無感通矣此天地無

心而成化聖人有心得而為之則無感通矣此天地無

日有歲必通上天之神而為之則無感通矣此天地無

解如日月寒暑之往來星辰之顯晦皆上天之事

也而有感必通者自然之常理天無所容心也得為

理聖人亦無所容心也然則天人其一與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動於彼神之道與

現天之神道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下服不惑者誠聖人亦誠而己是以四時行百物生神

誠行陰陽之氣而己是以四時行百物生神

道設教亦不言也故誠于此有感必通故應于彼

天下自然而服焉○(集解)神道設教者道以爲心  
高聲色也誠于此自動于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  
也是之謂無爲而無不爲發微不  
可見而充周不可方故曰神之道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春夏而夏天道之信也或者神之無私何意之有  
福善禍淫如影隨形人知世焉成威此之神聖人之  
神同也德氏曰天本無言而神道行於天地之間  
也神妙不測赫赫在上則怒而威天命推移莫  
無妄故能信天道生

天之不測謂神而有常謂天乃妙神非鬼神之神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集解)德  
運行有常理而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兩名非二也  
之無聲無臭兩在而不可測言即謂之神以神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四十一

上者本無形體是之謂道形而下者未免屬于形  
依則器而已矣不可以道言也○(集解)理不離于  
氣而實不倚于氣故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  
之道曰運于無形非外形而別有一理運于無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集解)無心之妙聖人之神也易  
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顯之而發造化生

育之仁藏之而本成物机誠之妙一顯一藏以成  
化此天地鼓動萬物也皆以自然之理聖人循天  
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愛天地則無憂也聖人  
憂萬物之神妙不可知也然無憂者無心之妙有  
心正憂者又難及天道也

聖則不可測度至于聖則清萬物而無  
心是豈容心計較者所得而企及哉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

成爲物不貳也(集解)此解中庸至誠無息章義有小  
是也聖人則其誠之明者焉不爲而化者焉無爲

而不言飛潛動植是也聖人則不言而化者焉無爲  
而成以悠久無疆而言誠一不二也聖人則諸各  
付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者焉不見而章顯諸仁  
也不動而變藏諸用也○(集解)不見而章以成已

言故曰已誠而明明即解章字言已誠而已其明  
爲天性之所發也何見之有見者力以未明之稱  
也神不動而變以成物言故曰神而化言其不動  
而德成已成物而推原其本故曰爲物不二爲  
物不二誠也誠則德無不爲自然成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補注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四十一

富有廣大不繫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集解)  
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易辭也不繫者不可嘗  
也疆無盡也作易聖人德業如此○(補注)本易大  
傳之意而言蓋富有即廣大不繫之盛日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于民心口皆此理  
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集解)明顯明  
之也明其善長也耳目心思者人也無所不見天  
之目無所不聞天之耳無所不盡天之心思然皆  
出于自然此見天從乎民民心即天心也故民之  
心于天猶天之命之以爲于民難心于榮紆天亡之

而失國古之帝王日新厥德保小民而高貴也  
為匹夫而不可得良可然致垂民則自求  
書卑陶謨蔡氏注威古文作畏明者顯其善厥者  
畏其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集釋四時一周歲也百刻一晝夜也陰陽兩儀

我通其變是將已裁定者推而信之也故曰通當

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

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成之

因變化論人因人論德行朱子曰此易因爻象論變化

性理會通卷五 正義

化者在人所以能神而明之在德朱子之意欲人

于四時晝夜見而裁其通之之道一陰一陽是其

也一歲之滿百刻之終舊歲變新今日變昨裁成

歲與日矣然春而秋秋而春晝而夜夜而晝行之

通達無有旁乎○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知化之事

存字就心上言之蓋存四時之變於心則百刻之

化吾可得而裁之也此存晝夜之變於心則百刻之

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于易推而行之存

乎通意○集解此後所易多非本旨然有至理存

焉不可不察周歲之化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二十四氣行其陽老少之數不能及也

必以四時之變陰陽老少之數不能及也

之重開參合然後其化可以裁成而不亂變則必

四時之變而獨以日月行何以致周歲之化一日

冬春反易子丑易位矣其何以裁周歲之化一日

一百刻之化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之

不同必以其晝夜之變日之行度所以出寅人戌

出卯入酉出辰入申者存而推之然後其化之流  
行者或長或短或晝夜相半可以裁成而不亂使  
其何以裁百刻之化其子午卯酉之變皆無以考矣  
欲于造化裁之當存其變而行之也周歲之通即  
二十四氣之化所以反復流行而不息者推四時  
之變而行之以之布算積分均時定歲則歲功不  
差故曰能存周歲之通百刻之通即一日子午之  
化所以反復流行而不息者推晝夜之變而行之  
以之分刻數定長短則日度不忒故曰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衍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集釋

之載神而明者當在文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

當在眾人孝者此張子發明易卦之意也物性者指

人物之性即道也○補注此引易示人以旁神之

事存字亦就心上言之蓋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

王于心中此釋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孝者常存

得性于心中則自然默成而信此釋易神而明之存

乎德衍之意又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

物性之神又伸上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

故張子引以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雅贊文王之

而有所不知是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雅贊文王之

知而有所不知是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大雅贊文王之

能達天道而神明之矣然所存文王者又豈有他

我王自然默成而信者能存德性即能存德性即

神明天道矣故曰默而成之存乎德性即能存德性即

明矣存德性之道已復禮而已神即天載也即

日神存者存其心也衆人

即即子所謂以物理物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集釋）谷雖若神所成尺時天下

至虛至靈隨感而巳萬萬之物皆能知之此聖人

之神從天道萬物而成之極其廣大之功也（補）

應之者而能應以是為自然之妙理也故曰神非

則聖人之乃神化之自然也天之神能妙萬化無

所不生聖人之神即天也

故能周知萬物無所不達

聖人有感無隱正循天道之神（集釋）遇父子之感則

若此聖人有感無隱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

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

何隱之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

掩聖人有感即應又何言有隱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

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集釋）形而上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聖中

之之道得于心斯有仁之名有仁斯有父子之象

象猶言物也故道雖無思無為乃自然有象者是

以有物有則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若

哉（補）此與邵子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之

意同斯也形而下者也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也凡

象皆氣也形而下者也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也凡

名得象則名言亦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補）注熊氏

皆知道之自然非可以勉強為而所以不待勉強

自然之木作則衆人由之而不知也（補）注熊氏

之者既足矣雖氣而不言非也氣而不言非也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補）注至誠無息

中庸之意而一言而盡其道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集釋）人之道

心與天合故能一言而盡其道

明見夫道

等千日月天地也尚何眩正之有（補）注本易之

意而言觀示也蓋日月之道則常明何眩之有天

地之道則常示何眩之有（補）注本易之

明必為日月之明所掩奪若君子之正明則包羅

萬物無所不照與日月並明也豈為所眩乎之不

日月所眩明之至也常人之所以為眩者守之不

堅雖小有變易亦將改節况天地之變乎若君子

之正觀則神道設教久而弥彰雖天地變異亦不

能迷故曰不為天

地所迷觀之至也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補）注天

已本形而下者也其神妙不測者六之德變化不

窮者天之德乃形而上者也然神者化之合一能

二物也（補）集解神理也所以主張萬化而運於無

形者自其微而言故曰天德又曰體化即此理之

發而流行升降變化群動而不已者就變化之

上言故曰天道又曰用所以發其神而神

于用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人

之生死皆氣之化而道之所在也道因氣矣而

此是神也神又豈外于氣者哉故曰一于氣言神

寓于氣非指氣為

神也當精察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補）注神即天德神一

大故無體（補）集解神無所不在故曰無方易即天

也勝負屈伸變遷無定體故曰無體無方易即天

物靡常是固大矣然易者氣也理之發神者理也

氣之主理以主氣氣以理合而一理是理二物

故曰大凡一故神之一不問也

氣之意與一故神之一不問也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克塞無間也（補）注此與前篇凡氣清則通章之意

近幽深而利用出入是神克塞上下無間也天與

神人能然（補）集解虛明照鑒理之體段也固不可

神人能然（補）集解虛明照鑒理之體段也固不可

神人能然（補）集解虛明照鑒理之體段也固不可

見然即其用以驗之則可見矣神之功用克塞無窮  
顯然昭著且居高臨卑禍福吉凶無一不備者使  
本體之不明安能如此哉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遊衍也故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象設封繫者以人之未占則有所疑疑則占則無  
疑矣自然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與  
神遊之也○草廬吳氏曰鼓舞者以鼓舞作舞  
容鼓聲愈疾舞容亦愈疾鼓聲不巳舞容亦不巳  
提振警奮振揚發明各為其所當為自然而然不  
知孰使之者所謂神也則凡天下之動為皆易  
道神妙之鼓舞也故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  
張子專論神化故言及此非為易而言也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四六

之始端往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  
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  
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  
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  
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竭矣○集釋此  
章又以二氣對待言則則神者陽之靈見者陰之靈  
子以二氣流行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及而歸者為鬼  
萬世論鬼神之說無踰此也○補注按周禮大宗  
伯之屬掌三神之職天神人鬼地祇之事多矣未聞天  
詩書所言二帝三王天地宗廟之物祈禱為未聞天  
神人鬼地之說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視  
知鬼神之情狀中庸曰鬼神為物而不可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聖人神  
言鬼神如此而已未嘗分也劉歆漢書卷之九  
示人鬼之鬼鄭氏又謂聖人之精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急  
而不可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  
而可測之謂神神有方易有體皆是急辭化是漸  
形而上者也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也○補注神化  
斯得象者也太虛乃氣之體其理謂之神陰陽氣  
之用其理謂之神一而已矣故緩辭不足以盡  
神化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人在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四七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徒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以為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

化所可同日語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極神化之妙然亦不甚分明惟是  
極其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曰一故神而後知不測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在陰陽全體中故不測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一故將全體中故不測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去便成全體中故不測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若此則全體中故不測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以神化全體中故不測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集釋大可力而至化不可力而及故化則大而能不勉強也化之不已而神乎其妙不可測者若孔子之至于聖神之位矣言其欲赴公山弗擾之召

于陽虎之欲見可以止矣而然其亡也而往拜之行而絃歌七日此皆聖人神化之妙也孝者則自

至誠致曲始聖人則大至于天亦非聖之外別有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集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為德意之所為與道契知理知是奉而行之是

先後天而不違也其順至理以推行一天而已何

惟理會通入卷五 正蒙 五十一

嘗不合哉故居聖人之地者皆可勉強而至雖未

至于化而不害其為聖但至化之為難焉若伊尹

聖之任矣而終不能化夫榮柳下惠聖之和矣而

終不能化夫顏淵其德或勉焉而至于偏而不全未

其所以然則居有德而天德自推孔子儒而至于聖神

咸矣與天同德故曰天德惟孔子儒而至于聖神

神有不可測之妙也○集解天者道而已矣先後

以推行即是左右參合從心不踰矩之意順至理

道無不合也此聖人之事化者之妙也○大則其

任言能盡得聖人之所任者正所謂大也○大則其

然勉力而已不勉而為木化也故曰不害為木化

管有一龍便自現以為有餘故驕大則無所不有

浩浩然自忘其龍矣何驕之有惟有人惟有人惟

能融為一物欲淨盡矣何客之有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

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集釋無我至公無私也成

德盛仁然是也不可知致知聖而不可知謂也○補

注亦明孟子大聖神之意無我私意盡去也大成

性天理渾然也聖神之德與天合德也○集釋人

性本善不待思勉而能者大雖具體聖人猶有為

也推至于聖人則不待思勉而後聖神就聖人之身

復性之本體故曰大成性而後聖神就聖人之身

指其位天德不可致知而言即聖人也○非謂聖人

未位天德至位天德而後謂之神也觀上二句境

而後此句直說謂神張子之意亦可

見矣此皆其用意精密處不可不察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惟理會通入卷五 正蒙 五十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

集釋見幾則義明以下進德之事也○章釋易

知化與天為一成德之事也○下二章釋易



見易則神其幾矣。集釋變近也。神無形。其幾矣。易即化也。變近也。神化合一。故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集釋知幾其神。二文義經正者。常道之性命。無不順通于也。常

而若是以其見動之微。先得不形之吉也。幾者。性。命。則。經。必。正。不。俟。卜。之。吉。而。吉。已。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集釋知幾其神。以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易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神

朱子曰。人神是入至于微妙處。此却是向內做。夫非是作用。于外然。乃所以利用于外也。故言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集釋玩物喪志。其謂忘物累。無我。也。○補

物者。謂人見變于物。欲而不留。如冰之釋。如風之休。吾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集釋知幾其神。以

西山真山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

而化不足言矣化謂變化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集釋靜而空則佛氏矣吾儒中

妙也然物故又無能之而後得夫正己所存者神

注也去已私則修身之道盡矣所存者神然後能

應事接物而妙無迹矣為備全之模範則不窮

也天地之化無窮于人窮則天地之化不窮于

中道過于中道則溺于空虛淪于寂滅既不能窮

理以致其知則不能盡性以知天命矣○集釋無

我至之感此與通書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

之神也同其化而範圍以求之不可過求隱僻也

之化當因其化而範圍以求之不可過求隱僻也

者如寒暑之往來日月之推遷星辰之顯晦人物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之生也死也莫不有自然之數焉是化也則神也于其

義入神則無方集釋應事合宜本神也至于無休之

化之妙則動矣○補注反復也義以反復為本經

正則義精精義至于人神由動而靜也神也于

中故無方效厚也仁以義化為深化行則仁顯

而能致其化由靜而動也化行于外故無仁不

方所也○集解處事之謂義義以復常存心之謂仁

復常道非義也而仁以義為精存心之謂仁

其用不獨愛物而已以義厚其教化為深不化

人仁未至也故必化行而後仁顯義以處事動

也于處事之義而能精入神由粗造精微而難

化由內而外靜也仁以存心靜也發其仁而致厚其

精粗隱顯而一之是無方所也此言全體大用之

也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五十七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

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

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

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

○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謂神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

要錯綜局而視之神中有伸屈中有伸伸中有

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有靈是也○人

物本類聚者自草木上立者根向地此本諸地也



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得于天者  
自然之倫序有小人則有高下相連並立然有  
文以者見此其然不可奈之禮無非天也上天  
生物若有不可易之序則大經以  
之知有此禮而後孫以行之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集釋物能相感如男女壯之類鬼神之  
施受陽施陰受之道也○補注能相感者是動物  
不能感者是植物鬼神之性不有不能感者如草木之  
類是也然鬼神之性不有不能感者如草木之  
存焉而不易見耳凡物能相感者男女相交是也  
草木而更生也如彼之相感然施受之性亦在焉如  
實種而受也喬木附華亦受也然則鬼神之神無物  
不感也  
明矣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本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集釋有同有異形同而性異成物同而氣異也屈  
伸氣散而屈氣聚而伸也又有氣屈而伸伸氣屈  
而伸者終始事或各異始末也夫婦化壯同異  
相感而成也無屈伸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終之物豈成乎屈伸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無此物有同無異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乎婦不同夫也夫不同女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施受之者有也夫不同女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言屈伸之者有也夫不同女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物之成功者有也夫不同女也非同異屈伸而始之  
言之先言物不立而有相感之功以成其道也  
之用事物之不立而有相感之功以成其道也  
之義也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本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集釋深末隱僻過為荒異  
人而終怪誕焉非其才之病則心之妄也衆之所  
共見衆之所共聞雖有大不同于我而我定天下  
之公理乃陰陽乾坤之正氣焉中庸所謂吾為  
之又曰君子居乎中庸惟聖者能之是也○補注  
獨見獨聞若鬼物形象雖小異為怪非出於疾則  
妖誕之說也共見共聞若日食星變雖大異為  
出陰陽之正非疾與妄也○集解疾氣為疾非理  
之正為妄春秋陰陽之正非疾與妄也書域小異  
亦怪日月代  
明大異亦誠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劉氏說堯曰邦君將  
昌天通其道大夫將

呂氏之七府人將曰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闔以氣言生必有息即天地之象○補注童氏發

微口息謂陽呼陰吸易大傳曰剛柔相摩又曰闔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

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

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集釋五藏之變肺虛夢金心虛夢火之類寤則知

新事于見聞夢多想像舊事于所習此亦陰陽相感

之一端也○補注人動則魂交于魂則寤寤則知

在外陰在內知新于耳目知之分明如火日之外

影也靜則魂交于魄則寐寐則陰在內陽在內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主

生氣不離形純乎陽也言寐時則氣閉在內故有

夢陽中之陰也死則氣已離形純乎陰也當寐時

則魂來附魄故有應陰中之陽也然數往者順知

來者逆夢與死皆陰也故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

桴鼓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鼓矢之類氣軋形人聲

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氣軋氣而形者以形軋形形數軋也故莊子作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集釋形見于目聲聞于耳

臭應于鼻味見于口溫涼之於肢體動靜之于容  
貌同者言其與者皆○補注形有曲直尖上從革周  
下辛鹹與夫溫中涼中溫動中靜靜中動故莫  
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也帝則即天理也詩曰  
順帝之則也○集解形有五曰為木耳為火口為  
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又筋為木毛為火肉為  
腎為水皮為金又肝為木心為火宮為土前為金羽  
為水臭有五酸為木苦為火甘為土腥為金朽為  
水味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時為  
土動靜有五動之始為木終為火秋為金冬為水  
為水動靜之問為土相生為木終為火秋為金冬  
為水動靜之問為土相生為木終為火秋為金冬  
為水動靜之問為土相生為木終為火秋為金冬  
故極無不全帝即太極也察耶著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主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至誠無妄非異體也理無不攝心無不知又豈異

也哉誠則明明則誠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

也若曰天為大與性為小庸人之見乎中庸之言

與張子異者中庸言聖人天之道也○補注誠明在天

則為陰陽五行在人則為健順五常故性與天道

不見乎天人之異小大之別也小謂人大謂天○

集解性在人天之道在天分雖有性天之然

合天所知所用者皆天道也斯之謂誠明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之也事合于道者精微之出出于天者知合一而居合一而存乎理矣仁無不体知無不知則合一而居有聖之道矣動而不括而無方所謂有常而能善應則合一而有神之神化矣陰陽以常而施之則一也蓋一陽謂之道交陰無虛假天道與一純于天道亦不已謂之誠矣誠以格祖言仁知以体用言動靜以內外言陰陽以氣化言性與天道以天人聖賢言此繼發誠明之義一誠可貫天下之道以仁為本在天為命在人為義故曰義命合一存乎理仁者休之存知者用之發故曰仁知合一存乎聖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本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得天而能久成不昧不息以其誠也然遠無疆則其久也誠之誠于仁孝事天誠身如西銘之仁孝于乾坤父母也○補注仁人事天不已于仁孝子誠身不已於孝即天之誠也此君子所以誠之為貴也釋中庸之意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已誠是理天人之分如此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得之所有是物非性也所謂理者性之所由出是物非理也物而論之氣賦人而性成於此也蓋道之性非出於陰陽之氣賦人而性成於此也蓋道之性非出於一源乎出於天則非得而私矣○葉氏曰性非出於天而人之性蓋性命本無二也故已有所立必與能盡人之性蓋性命本無二也故已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已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同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養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有成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于禮以之成于義李之始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于禮道曰立如足而後或微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于理則亦無如之何然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人孝明明德于天下中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本

蓋其性之當然之能也大人即聖人也盡性窮理以盡其性之當然之德之盛而仁之至此能于人也○補注天能謂人物之性而人謀謂盡人物之性盡性蓋天能立教所以成性皆善由于天德非人之性蓋人能立教所以成性皆善由于天德非人之地之能者也○葉氏曰天能然性雖皆善而天德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天能然性雖皆善而天德非人之是乎不能不賴之天能然性雖皆善而天德非人之為人能也大人盡性者不恃其天性之善而惟勤焉以人謀為能故曰不以天能為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蓋不加損君子所性也○補注生死皆言氣之聚散其聚其散皆氣之本體故無所得亦無所喪惟盡性之人能知之然東坡曰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于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富貴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貧者失其勇勇者失其勇是誠使之然哉其必





意也愛親敬長吾之良能即天賦之仁義不愛不敬吾良能皆失之○補註天性在人故天之良能人所共備所以人不可不有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集釋反者失而復之也徇者偏而依之也

○補註葉氏曰反天理則所趨日以沉溺也高遠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

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

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

憂而問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因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

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本八

近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休這道理古今盡

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

此理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味理方感然感

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集

釋性則理之德名有仁義陰陽兩道也命則所受

之以吾身心之有則也則一也神也是以不極也

其性德之要道則不至於能受之安分也以則言

之正以旁理盡性而不可變也可變豈可謂之則

乎則之全命能受矣推本其然蓋知天之與天為

休陰陽消長寒暑往來自不能止息者命也其心

之情不無所感接夫父子君臣鳥獸草木之福有

以爲有則之理者皆性也惟其然則吉凶禍福有所

不較仁義禮智所當自修也雖然若聖人則不謂

已能至於命已能盡其性當以有可憂者憂之不

同于無憂者焉所以然者正以參贊在吾身之不

修齊之理旁若畫樂在其中可憂者如德之不

不講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

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

物之時湛然統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日之欲色

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

是○集釋湛一氣之清純攻取氣之濁失攻者力

勝之名取者必求之謂屬厭屬厭也屬厭足也攻

之性即人心也食色氣味之性亦氣質之性也本

湛一也○補註熊氏曰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

之本也○補註熊氏曰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

之動于欲者也飲食臭味之性即氣質之性也君子知

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欲之

未累失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無以口腹之害爲

心害無以爲屬厭也厭平聲國語韋氏注屬厭

也愚其心以爲屬厭也知德者屬厭足而已不以嗜欲

累其心而以爲屬厭也知德者屬厭足而已不以嗜欲

德者遂閉口枵腹絕取攻取之欲者也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本九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集釋

也物能休我成物也此與中庸至誠盡性章參看

性諸道性原于道也○補註因中庸言盡其性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也○補註因中庸言盡其性可

盡人物之性則知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不性諸道其性同也命諸天其命同也我體物未

嘗遺我之性命即我之性命也性命我知其一不遺

斷故推而極之天命所存然後能成已成物各盡

其性無一毫有我之私也○集釋盡人物之性造

其福也人之化造物之成若是我是也蓋人物與

未嘗遺物之休亦有性命也我亦知其不遺人已  
也然後能一以貫之而不惟成已  
而且成物兩盡其道而不失焉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妄不可不詆集釋告子以生為性○補註生者氣也

也愚謂性即人物所以生之理也蓋人得氣之全

偏有陰陽不偏故其性亦全物得氣之偏以生或

出於胎胎自氣論人物之性固不可專以理論人

可來也聖人以氣論人物之性固不可專以理論人

物之性亦不可也○集解通合也與易通神明之

德之通字同晝夜即陰陽也凡幽明死生鬼神

類皆是晝夜氣也晝夜之理也理不外乎氣而

道也在天地為晝夜之理無形聽之無聲所謂晝夜

道在人為性其理本無二者故亦寓于氣而不離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七十

於氣然後為性若以生為性則是氣而已矣與晝

夜之道既已不合且人與物皆有主也等而無辨

何貴于人哉故告子之妄

不可不詆恐其亂道也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

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集釋性于人無不善本然之

存乎其間齊之功反不反也反復也過天地之化

舍其正路事于高遠天地之化則至中正無過

不及者也性之善不善命之順不順皆由一繫字

繫者物之繫于此也明善以復其初善反者也

明乎善不誠乎身不善反者也順者會得也不順

者不當得也○補註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故

曰性于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莫非命

也順受其正故曰命于天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

而先其性也命以吉凶禍福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

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

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之一本

天地之性是理也理則有陰陽五行之性氣質

之性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氣質之性則

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

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

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

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

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

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

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

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

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

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

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

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

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

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

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

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

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

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

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

處以本然之性無不善我當猛省何為一而不善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由是克已復禮必善而後已  
論性無出于此其孝問善反之道則子思孝知困  
知利行勉  
行者也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才與孟子天之降才

不能柔剛之才偏也能緩不能急緩之才偏也能剛  
本參和不偏者三才相參謂之參陰陽無特謂之天  
和緩之以生物涼之以成物既賦于民亦賦之仁  
物此相參也然天以生為心民既仁之物亦愛  
之此相和也陰陽迭運剛柔相摩天道之不偏也  
本然之性善問以氣質之有惡是性未成而盡混

性理會通卷五

正義

七主

性之功未至也查查勉而不已也惡盡去則善固  
以亡者惡與善對惡之去則善全然善者性中之  
一事性既全盡而無惡不復見其善而惟見其性  
之成矣故捨善不言而獨言成之者性乃益見其  
不偏人之才則氣之厚不才則氣之薄此又偏之  
本也○補注童氏發微曰此言氣質之性有剛柔  
緩急才否之偏人能養其氣反之本則性盡而與  
天本參和不偏者一矣易大傳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集解夫太虛之理也參和不偏者一  
矣易養成則雜于氣質氣質有剛柔緩急之不同  
故善惡混非謂本然之性有惡也本然之性固無  
不善者必待養而後成者氣質指之也善因以亡  
者為有惡故相形而言純有善之名惡盡去則純  
然一休矣何善之有故曰善因以亡此解繼善成  
性承上節之意而  
言與易本旨不同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性理會通卷五

正義

七主

氣至義之干君臣仁之干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這個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于  
氣是性命都出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其自然性命于德是性命都出德則性不能全其  
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方言性命  
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作  
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于氣由于德曰性此文字  
自如此○問旁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  
命如何分別曰性是天地定者而言命是將性得  
行而後言命便是水底流底性便是將性得  
未大故盛得少小故盛得少理不勝氣稟則性與  
命皆隨氣稟中六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  
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多善若義理勝氣稟  
氣謂血氣之性于問之直無先不遇欲以義理勝  
血氣之集釋性命于氣稟中來所以多不善若義  
于德稟乾坤之德為主也性天德命天理德勝才  
質矣備乾坤之德為主也性天德命天理德勝才  
君性受天之命以為天于是曰成位天地之中

死生有命氣之短長富貴在天理當否全視其  
武乘理勢而取高宗王求復乎耶家非志意所  
則性命皆本于氣故若智愚賢不肖皆天賦其  
性皆天德愚不可智不可賢獨死生修天而巳蓋全  
盡天理能使天下悅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之  
者如仲尼乘匹夫之賤則伊尹則公遇繼世之  
君也其他若舜禹若禹若禹若禹若禹若禹若禹  
者哉葉氏曰義理與氣質相為消長德不勝氣則  
氣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劣萬物之理而  
為之主而性命全乎本然之善劣萬物之理而  
一已之性此幸問之極功也存至于是則查洋厚  
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者即天之理  
尚何氣質之為累哉獨死生之德所命者即天之  
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旁理盡性則不但德勝其  
氣而已且將性命于天矣德以所得者而言理以  
德今日天理而已矣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七十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  
見聞不弘於性集釋聖富也利順利也薄聲而  
固不可通故為物所以風雷至速矣然有形可  
其生有時而發有時而發有時而發有時而發  
則應隨物接應不能速于心焉心者有物則有  
性也性則無時不應然無物不有至小天下莫  
至大天下莫能載心所藏性之妙而又大下莫  
蓋心不過一身血肉之軀故性則兼夫微顯曰  
之德心不可比其大也○補注意氏發微曰利  
無礙滯者有象風雷有象故不能感而遂通如  
心之速人心若止于謂利風雷雖輕清之物有  
則猶不免為物也故千之謂利風雷雖輕清之  
所及不知幾千里之瞬息之間無所不至蓋心  
所察則亦不若千里之瞬息之間無所不至蓋  
安能如性之無不包哉蓋作者理也理無所不

良性者心也心之小特枯于見聞耳能不枯于  
聞則性與心合因無小大之分矣故曰大其心  
性天下

上知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性下愚甚于習性不相遠習相遠耳東勝與西  
之子也愛親敬長孩提皆同性相近之謂一孝  
因物而遷一孝敬于成人之後習相近之謂  
若天賦本然之性無不善者又何遠近之有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察之功有小疵之累故為粗也○補注惡是私欲  
也葉氏曰成性者全其本然之天童氏發微曰  
不盡察則善無由精粹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謬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集釋帝天一理也聖人  
所性出于自然無過行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七十五

天地無聲無臭行其自然而無所妄動則成  
無此聖人則至誠無妄然能順帝之則則亦天  
形此釋詩大雅皇矣篇之意言文王能不作聰明  
以循天理故人有思慮知謬則是自喪其天也蓋  
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苟有思慮知謬則  
天地不相與矣不自喪其天哉亦非莊子墮肢體  
集釋明離形去智不自喪其天哉亦非莊子墮肢  
也即性也人雖動靜皆不動時而言也帝則天理  
而寒不火而熱食其飽必知飽不飽則又安能  
而皆當與天理一哉故必知飽不飽則又安能  
理完固靜同富矣由是動也動亦皆順天理而無  
所違焉不然未幾于喪其天也何也天地之道  
必靜而專一故動而能直迷君子所性與天地之  
靜皆當者哉同流一理也異行一大一八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集釋在帝左右詩大雅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以告成王言文王降在帝左右蓋謂人之死各返其根魄休陰也故降而在帝左右蓋謂人之死各返其根魄休陰也故降而在帝左右蓋

其沒也精神而在上與天為一故子孫蒙其福澤君

有天下○有問文王降在帝左右曰理是如此

若道真個一上一下則不可文王是此理天亦是

此理孝者教人行已亦是此理張子指時義為天

義時中而合宜也述傳信無作爲也天理無古今

人之素行○集解在帝左右見詩大雅在察也

言察天理與之相左而不離也下言君子

教人行已皆不外天理正見其在帝左右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集釋富有則樂可大月新則樂可久

性也其久則萬古無不在大則六合無不包○集

不遇爲義異之行則我之所務爲同知同行之理而

故曰可大言可以推之天下也樂然也人至于

也久大道也大以和推久由樂得故和樂爲道之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釋陰陽剛柔之性莫非天所予也領字未詳

惡好皆去声或曰領首也首能盡其所可惡者而

全其所可好者可惡者物欲可好者德性也○

也○集氏曰領惡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惡而

陽明陽清而陰濁集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

用集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

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

于孝乎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者乃耳○集

解應氏曰領謂撫掖收拾之也劉氏曰領惡猶言

克已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知僞且

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集釋僞慢者

流弊也非性之德也僞則不誠慢則不莊○誠出

於心莊形于貌○補註上知字張子就自己言下

僞慢者言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七上

怒而威者與集釋誠爲信莊爲禮未嘗不出于性

然也必盡性安理斯性之德不言而信先輝篤實

也其爲慢之病根在莊中正也○補註勉而後誠莊則

不當勉但謂勉而後誠莊則是與性爲二免未純

爲一矣君子其可以能勉爲足而不求至安哉不

言張子信之以明人不可安于小成耳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勉難於苟也集釋同邪也詩大明篇厥德不回

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  
險幸也東齊情寔也仲仲相感以列生易之道也性  
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而生由此而感生之正也其相  
亦無止息感以誠也情感相感而生利有害者因  
也誠之感而利生偽之感而害生利有害者因  
以微作其吉凶之謂乎○集解情偽相感言有時  
而誠或有時而偽也在一人身上言故曰雜之偽  
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  
理窮欲人為之招也集釋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  
極人欲不正而  
死豈曰命乎

大心篇第七

性理會通入卷五

正蒙

七上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休猶仁休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  
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休則便有不到處包  
括不盡是心為有外意○問問隔而物我對立則  
性事今人理會卒先于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  
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個道理若到  
大心處其大知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

子之意只是說旁理之至則心自然然其外何  
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  
是自家身已足物皆不與心相則便是有外之心○  
問如所是不足以致合天心曰相則便是有外之心○  
物理何在○集解此說則善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  
相則無端著此心欲固好然只帶如此說相將便無  
規矩無端著此心欲固好然只帶如此說相將便無  
世道無端著此心欲固好然只帶如此說相將便無  
是無外之實○集解此說則善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  
其心無一毫有私則能體天下之物但一物  
有未休則心便為有外非我與也○集解此說則善  
也天大無外無一物非我與也○集解此說則善  
為仁也世人心止于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見聞格其心而孟子止于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  
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未  
足以為智也味朱子注自見

性理會通入卷五

正蒙

七上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  
謂之心可乎集釋象物也由于父子則知吾心之仁  
幾微忠孝于君而不格正反表其心之義孝于父而不  
者心好色若君而不可謂之心○集解此說則善  
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集解此說則善  
無不為象故由象而求之可以盡心蓋心之理  
之理也狗象則未嘗外乎象內外合一體用交資心  
則心為所溺而天理喪矣安得不喪其心哉知至  
也此下言狗象喪心之意主象而後能為萬象之  
主使心存于象而溺微一物不象然後能為萬象之  
一象矣存象之心則不能神其象而主之與象同  
一死象而巳安得謂之心乎蓋心失其職也故曰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  
心喪



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內耳目雖外知合于耳目之外知德性也耳

明之知也知德性而內合一故有過人之知耳

目所見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物故知之也

非耳目之知也耳目之知也耳目之知也

由耳目之知而見之可見人心之自外之理也

而耳目之知而見之可見人心之自外之理也

性所發乃真知也夫子所謂一以貫之是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

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

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太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

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

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盡其心

以莫大於太虛也人有萬民物有萬類以吾心之

知何高何遠之亦不能究其極充塞天地於六

地何流也然必思盡其心則知此理之所從來者

明也幸其可不必盡其心則知此理之所從來者

言心大於耳目之知也

能自其大而知其小也

方外以直內有養省察而盡其心之功而己

本于大而作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理本亦無

所不也也是為心所從來也人自小便心為起

天不相似故安于淡狹而不能盡知所從來則必

自謂心之大矣故自

不能加盡心之功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要也

為德性之累然聞之見之而聞其知于物欲則

則此聖人之貴于多聞而因以擇之也

此章又言聞見之不可偏廢也

有性者性非耳目之知也

吾心合內外以爲德必須有耳目聞見而後能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

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

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

知爾

此爲天之神功而耳目之知也

出於天性之自然但因其目之聞見而發其智之

相形感不一者自謂能見聞之私意不覺物欲之

相參尚何爲凡民之有知識乎

天理人莫不得天理以爲性由是因性而復其身

自能因其性而求之於外以發其智也人之所以有知

是貪天之功爲己力矣此不惟不知吾性本善而

其所知者亦必不能盡也安得謂之智乎此明人

善性本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



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物身待道是主其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以物身待道是主其義理只知有義理非便是以物身待道是主其義理只知有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性理會通卷五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性理會通卷五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

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何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

性理會通卷五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米者與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

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入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果聖明顯然也。佛氏之言其欲人于空。雖為管度之中。皆去髮而袒裸。為衣冠之小者。皆游方而供養。就為耕稼之夫。此其不可之小。此又不可之大者。必正經常而邪。或自息必人。其大其書。盡其居而後。王道明天下治。○補註。六根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蓋皆根之微。人見之小。因緣天。範圍天道。為用法。以六根之微。人見之小。因緣天。地之通。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不能。知性也。厥此身之小。則微其用。而不能用。推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知其用。而不能用。推虛空中。通皆失。其中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語。小展轉。空。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虛空之微。此皆不能。旁理。盡性之通。塵芥六合。謂虛空無旁天地有旁。夢幻人。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人十

性理會通卷五。正蒙。人十。世其知所從來也。○集解。釋氏以眼所見耳所聞。鼻所嗅舌所味。身所觸。意所思。為六根。其道以不六根所不。膏有者也。遂因緣天地之道。而明之。不能盡。遂亦謂天地日月為幻妄。亦道之所不。膏有也。夫天地日月。本皆道之所為也。安可以為幻妄。必欲去之。而馳其志于虛空。哉。此釋氏之所以妄也。謂天地為有旁。而馳其志于虛空。六合則是離道于氣。視天。地為有旁。而馳其志于虛空。六合則是離道于氣。視天。之在世。有死生禍福。動止于奪其所從來。為過。皆如。所為本非小也。夢幻人。世則是視身為無。過。皆如。夢味妄誕。欲飲小之矣。是謂能定其所從來。子故。于小。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虛立

中正然後買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

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集解。大居正。止之辭也。得所不偏。皆止于至善之地也。致推極也。足僅足也。仁則守之固。智則擇之精。亦中正之理。聖人之止。一性。淳厚。言德性淳厚。而不孝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知之外。見以成其大。乎此。樂正子所以善信。能輝光外見。以成其大。乎此。樂正子所以善信。之聞也。顏子仁。守知其大。乎此。樂正子所以善信。化耳。謂之未至聖人之止。其未得。止者。乎非。未得。所止也。得所止而未能。同于聖人也。蓋止一也。大人之止。勉而存。聖人安而得。顏子蓋物未至。于安如聖人耳。豈可謂未得所止哉。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人十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曰。進而止。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止未詳。是否。○集解。位。地位也。也。旁。說言極也。空也。旁大。而失其居。務高遠。而反失其地。也。中道也。故與不及。同。所深究之。已未見其止也。也。中道也。故與不及。同。所深究之。其居若。而必。後。則。中道也。故與不及。同。所深究之。中道也。故與不及。同。所深究之。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若。而必。後。則。中道也。故與不及。同。所深究之。可以崇德。于無以崇德。則與之卑陋。自小。溺于私。

欲者同矣克已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知行並進一不偏固求道之方也極即中道也求道不可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惜之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惚恍前後不可為像此顏子之嘆乎

於此其視聖人惚恍前後不可為像此顏子之嘆乎  
集釋大中正之極所立卓爾者也博文為是極之用天下事無不知識也約禮為是極之休天下理無不合一也此即大中至正也○補注文見乎外無過不及大中之極也約禮于中不偏不倚至正之極也此所謂聖人之止也童氏發微曰此明論語精義所隱然嘆章言聖人所立卓爾之道乃大中正之極博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于中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恍惚不可為象○集釋博文于文而不能致其用則汗漫荒唐約以自持而不能致其用則心如稿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也故大中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蓋其大中也切于理約也常惺惺法此其所以知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業 八十六

行而不偏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集釋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仁該萬善志在于

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善人矣仁該萬善志在于之言克清于中若形于外謂之美塞乎上天下地也荷聖矣則與天地流通而無間隔陰陽不可測度其神之所為乎於陽而不測蓋聖人之心言之於聖性也成性則復其本然不勉不思而從客中道矣改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嘆也補注高明不可窮仰之許高也博厚不可極鑽之深堅也則中道不可識曉之在前忽然在後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集釋外以成身仁義之人內以成性仁

人之所以為身成性也本自至善但人壞于物欲故失其性而身即壞矣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言君子之道以身而身則能成其性而無所礙以性而言則能復其初而無所失從容中道與理為一是一則君子之所以為功者也非謂成性之外別有一種成性之功也

大而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集釋未化

大也大之克定先一而後久則化之自致也○羅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業 八十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集釋知至至之本易乾卦九二文言而言

之意知李即是知德以大中為極勉即

是固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集釋正者聖人也矯勉  
也致曲即矯也此變化與易不同變則於變時雍也致曲則於變時中也知至者知四方八面無不盡其行而弘得其中正四方八面無不盡其行而弘得其中正二事然必得中而後可大也矯勉變也

也致曲于誠者乃是性之變而後大能化  
中正者也故必矯以變之然後大能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中大中之中也如博文約禮大也卓爾中者也此又  
大與中之相判○補註中謂時中止其中者大又

能化也與上大而中道而後立則有以弘之又言  
○集解前言李者中道而後立則有以弘之又言

矯而得中然後可大茲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又  
先大而後中者何哉蓋其意以中道而後立矯而得

中為勉以求中者何哉蓋其意以中道而後立矯而得  
人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也所謂化也故必極

其大而後可以勉求而至此章即前章大而不  
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之意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不修者為聖之任聖人即性與  
天道也自然而然何勉之有

性聖會通卷五 正蒙 八人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

焉者也○集解異與人不  
同而爭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集解不安故不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中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集解  
絕四子絕四也絕四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  
豈徒靜虛而已哉必有事焉存天理之功也但在聖

人所為不可知之耳○集解心可之可當作所字  
○集解言心不可如精木死灰聖人絕四之外豈

遂無所用心哉可存處蓋必有  
事焉但聖人微妙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

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

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

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集解私意

正也正物無意于正之也由之由仁義行也有意  
為之則私無心為之則公物正無意也正物有意

也則意為善尚不可有為意為未善則不可公私之  
間不容以髮故或謂其各或利其利俱為有意之

累也為善不可不為于惡于兩端之教上下精粗  
本末大小無所不盡也意必在乎事而固我常在

事後始學十五而主成德七十不踰此○補註  
教况于有意無意物正正物之分辨也耶○補註

葉氏曰意必固我蓋私意見于應事接物之間自  
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解絕無皆為禁止之

性聖會通卷五 正蒙 八人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集解  
不得已而後為能行能止是智之明也○補註此章言不

得已而後為至于不得為而止智者利仁之事前  
篇言聖人之為得為而

為之仁者安仁之事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集解待期也方局定也公則  
補註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

于終故曰有待問者希于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  
于已私故曰有方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一

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于私意而  
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

日絕一則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整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集釋聖賢穿鑿

直養一以貫之也○補註天理一貫上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集釋妄虛偽也不誠之謂無所感而起若

心童氏發微曰易序卦傳云有妄妄然後可畜故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集釋立者字之固

又推本之也○補註有教以先之所謂豫也精義

至于人神豫之至也故立斯立動斯和正釋中庸

凡事豫則立意○集釋凡事豫則立故欲民之善

者必有教以先之欲盡其教人之善非知則又不

能行也故又必精義以研之精言其善至于入神

則知之即明行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

動斯和矣所謂豫則立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精

義也哉此立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

矣集釋張子以四事作兩事說○補註釋論語之意

言志道則能據德而依仁依仁則可游藝也以仁

故不失和○集釋德而能據則日新月盛故曰不

止能依于仁則與理為一故不惟大者不失小

道也蓋人多勉于大而忽于小與理為一則小者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補註釋論語之意不惑則知之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集釋正經約禮之謂正其經常之道一歸于禮也

○補註言博文之功可以至于約禮之地童氏發

微曰集義所以求其一本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

吾不知其知也集釋此言順理從義為窮理精義之

也○補註知而不行則是不知之未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

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集釋

也其本先乎知至乎仁成乎勇各有差等也五者

天下之達德也即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

也○集釋本初也蓋三者之異也生知安行者德

成于天而自無私欲誠而明也故屬于知困知勉行

行者由知而進明而誠也故屬于勇此正所為本

則勇在立前勉力以爲之故屬于勇此正所為本

與朱子不同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

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集釋無欲無惡但知實已自

畏而惡不仁正是安仁天下一人言難得也

此以上四句見表記下一句是張子解詞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集釋〕篤者已厚而益求其厚也○〔補註〕所謂篤之篤者非敦篤之謂也如天道不已而然然後篤之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

〔集釋〕達即助也達即共悅其循理者不悅其不循理者此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也只一其字生出天下二字乃見其達即孔子三人行必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集釋〕名以善人止言其志于仁而無惡也

佳理會通不卷五 九十一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集釋〕致其李致力于李也室道之深奧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

〔集釋〕徒善者或流于不察故未必盡義徒是者或失于兼愛故未必盡仁好仁仁也惡不仁不仁也蓋其語不及義然于推言有耳○〔補註〕蓋氏曰人能惡不仁則其惡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從知之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末之察所行者或末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于不仁而莫之察矣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何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仁則雖有何善之意而無樂

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集釋〕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集釋〕繹以下皆傳文約禮之類文者至著之物札者至簡傳而不約則不可不背于道此孔子之意張子以為意小異○〔集釋〕至著者文至簡者札也多識以下皆是解溫故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又是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緣舊所見聞而察來又是解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集釋〕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鑒也妄也夫子所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集釋傳言之者似聞所語而  
行之者見所為而效行之不關其所未信也孝  
行之多見而識之雖有篤孝緩行之分然又愈于  
不知者亦勝于中人也不知其理而妄作  
者則下矣○補註此亦推諉論語之意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仁也集釋隱其能與多及私以傳其道皆未施于政  
問而有善其身此隱而未見之仁也○補註以能  
之也私淑艾以教人形雖非親交業然其吾之思  
澤所及以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  
蓋非顯顯然可見者故曰隱而未見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吾鄉之進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也集釋為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  
也平地方覆一簣五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集釋為人喪已故失之于寡外之多好高不  
苦難失之于得中之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李  
已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  
仰高鑒堅以求  
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補註猷謀也李者終  
日就規矩然後可以入道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  
人者禮義也不義之如在干正容休齊顏色順時  
令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

而得也集釋心外無道也不旁乎理心動求之不  
不思而得而知之明乎從容中道聖人自得其有  
之知人待我而后知也豈若人之自立自得其有  
平限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  
無失集釋考道以為無失出表記考道必稽古昔稱  
先王也蓋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  
失矣考求故迹如前人犯其事以某例斷其罪  
有正條而人猶私挾勢考求形迹之相合以免罪  
戾例蓋有行律則無裁若是者畏罪之人耳豈近  
道乎故曰考道以求無失而已矣○補註釋表記之  
意蓋謂至道以王仁者安仁之事義道以窮知者  
利仁之事考道以為無失畏罪者強仁之事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  
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集釋窮理窮其性之理  
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性理會通不卷五 正蒙  
道而指空為性豈知性即君臣父子之實理哉  
補註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是其一偏  
之說不可推而行也童氏發微曰中  
庸曰率性之謂道佛氏曰作用是性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補註此釋中庸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所謂誠則形而體象誠定則文節  
著見則明所謂明則兼照則必將從義所謂明則動也  
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所謂通變則德自通變也  
則德自通變所謂通變則德自通變也  
本旨不同姑就此解之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  
而推之以至於此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  
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休象是連面字休  
象既以清而和則文節必自著見于外雖非全體  
大用然一曲便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善亦可



兼照所謂明也則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偏而後  
之義從而從之矣誠而至于此是義則休用全備故  
德自能通矣通變者事變多端無不能隨時  
變遷以通之也通變則圓神無滯故謂之化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

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集釋有不知者則

竭其兩端受命如響也無不知者則無所不知空

然無思無為也此皆聖人感通之妙而本之以靜

無索隱行怪務高難行也致幽有誠之化如此才

如顏子問仁之才分如哀公問政之分聖人一言

盡天下之道泛指而言空與論語意不同○

釋此釋論語之意蓋聖人以無知自處所以告人

之際無所不盡如易無思無為而受人之命乃如

響之應也淮南子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李本**

耶知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耶即此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之謂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

**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切而孫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

**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德教**

**之是誣也**集釋言人未能傳授我之教也難而惡者

言美惡以實言極大小之事各有至當之理也

語以為非是實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張子

以為切近之事長大而後教之人必能怠語意不

同○後注此引李記以釋論語之意繼謂繼聖人

之事陳氏曰至于李也鈍者至之難教

者至之易教者何道不美者叛道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

**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集釋問同答異如答顏淵仲弓司馬牛問

仁之不同也○補注此又釋李記之意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

**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

**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集釋孔曰善問者如扣鐘

○補注李記曰善問者如扣鐘孟子曰善問者如扣鐘

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

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我木石乎日有不

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

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

**性理會通卷五** 正蒙 **李本**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集釋正其志

不待譬說之明而自曉矣若言杆格而不入安能

微妙精微而藏人之中乎教人者貴如是也○補

注釋李記之意云繼志謂能使學者之意與師

無間也罕譬而喻此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

微而臧言不較而善則明矣○集釋善教者能感

動人使我不較而善則明矣○集釋善教者能感

彼自喻矣藏善也教者之言皆人心之所固有而

易以人焉則不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

李記而不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

**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集釋官先事者仕

書旁理凡講清律令修明刑案治人事神皆所以

為李○補注釋李記之意劉氏曰自皮弁祭服至

大節耳官先事士先志窮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



仕者謂已仕而為李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為李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集解此亦訓解李記大倫先言大槩大端事著其所主之事而教也如典則教之禮典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著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管性來底凡當為謀度皆意也○集解此意私已之意非私欲也○集解法制禁令物也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而不尚政刑故為運于物外已遇事而運量營之謂意已著于物故為私智則未遇事之時大槩立志也故為公言論人者不待其意已發而後禁之當先其意而躬行以化之使其志于聖賢無不翼順可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

性理會通卷五

正義

九十九

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

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

三術也集解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

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

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集解不已樂而眾樂同親親而敬長此皆

通于天下無遠近古今之聞者也○集解此言達于天下無物我之私也與前達者達不善章意同

子而乎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集解民物

而以誠信感化之眾好所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則吾儒之教行也○補註太玄經曰陽氣乎微

然則乎者物之始化也言教人者如子而乎化之乎化覆育之也眾好者翼飛之翼飛引誘之也則

吾之道可以行矣○集解于言安民如子也好善也翼飛也助也翼飛者助之翼飛引誘之也則

遂其志如羽族之得遂其志也言君子之化于民愛人之如于而翼飛之得遂其志也又明揚有遺凡眾

使得如羽族之克遂其志則民必勸于為善吾道之行矣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爾

之螟蛉桑上小青虫也蜾蠃土蜂也取桑虫負之木空中秋日類我類我七日化為其子穀善也橫渠之言蓋取諸此

性理會通卷五

正義

九十九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實

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而身適壽富而康

寧德者得其至當者一本萬殊是也無過不及故

日當必有德而致諸福故曰德之基君子其尚德

者之謂備樂記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至德集釋張南軒曰中庸之德中人以下可及而

此易行也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至德者坤順乾健

大業極其盛矣一事之善一偏之德不足言也易

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出易大傳○集解易中易

簡之善即天下之理也出易大傳○集解易中易

相合無

大德敦化仁知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

之也集釋仁知之道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釋中

或入而有以合

大德不貽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集釋器者有用之物不器者可用不可用之物也

釋論語之意大德不貽閑則大者器而體之所以

立小德出入則小者不器而用之所以行也○集

解大德敦化不當與大德不貽閑連屬以字為仁

以化為知出入可也猶語云德直皆

好之意大德以體言小德以用言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集釋性之善質之

但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有時而失之君子當明善

而力行則無不得之也○集解性以本然之性言

實以氣質言仁義禮智之德皆此所固有而具於

氣質之中可以求而有之者也故曰凡有性質而

中而可以求而有之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則不已德盛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謂盛德謂大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存之意○集解日新之謂盛德蓋謂其事至誠無

事過即冰消霧釋不至有之凝滯於心而不化如

此則是察理精細制於外因可以養其中心物欲不

行德性常用心得其正而日新無窮矣故謂之盛

性理會通不卷六

德不然則欲動情勝必將人化而

滅天理安能日新而德至於盛乎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浩然無害即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謂也無微不燭無遠不照日月合明也酬酢

剛柔性未出入與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也酬酢

應變也不倚中正不倚著於物也萬物皆備於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之義一是一行禮者明器用之制故無用無不利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禮運即道也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常而有所拘子夏之言與禮不同○補註釋禮運禮器二篇之義禮器謂以禮成器不泥於小者猶言不拘拘於小者也小者若禮食親迎之類○集解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禮器之中皆言修身之理之事故曰禮運其言未及於效也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禮運之中兼言移風俗和天人之效故曰用無不利利順也即禮運中所謂順之至也禮運云者

性理會通不卷六 正蒙 三  
以下又申解其命名之美運用流通之妙也修身慎禮而馨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則是運用流通無所隔者此禮運一篇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運言其達也達即運也舉者言孝者養成德器之美也人能循理則私欲不行而德器之美無不成就此禮器一篇之意也故其取名曰禮器言其成也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也○補註釋孟子之意素者謂素具也本於性而有者也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俛於天下○補註熊氏曰脩己而人未安則是脩己之道未盡且不行於閭門之內况可怒天下之不感乎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乎外之盛者與○集解雖一事謂之不願乎外正己而不求於人則事不妄矣故為不願乎外之盛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補註釋論語之意仁道有本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性理會通不卷六 正蒙 四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集解為己而不循行非為人○補註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之意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集解為同衆以為是如鄉人之皆好皆惡者不亦異而異乎一說必欲人之如此非正己之道亦通○補註必物之同者必有苟合之行必物之是者必無反己之心此二者皆非自然之理也○集解同者善則我之異正所以同也安在其為異哉故朱子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集解同乎人者通天下無不感○補註聖人盡性能通天下以感人心是聖人所以同乎人而無一毫有我之私者也○集

解通天下之志者存德上言同平人而無我即是我  
通天下之志德者天下之志之所同然之理也我  
私耳安能感動人心而使之化故必能通天下之  
志合人心之所同而無我之私德之盛也又必  
聖人而後能焉否則已私之雖欲強之而不可  
得也故和平天下之道非一端也教以道之禮以  
一之政以節之刑以幸之皆可以勉於外者也非  
盛也而為感動人心使之於變時雍乃為極盛蓋  
感動人心必本於有聖人之德而求者也  
通天下之志非心以動而求者也  
道遠人則不仁集釋仁遠乎哉未嘗不切於人之身  
所以為仁之理即道也為道而遠人則必失其仁  
矣故為仁之理即道也為道而遠人則必失其仁  
不仁也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性理會通本卷六 正義 五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集釋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  
順之道者為知幾幾者動之微也知者平達道即  
乾坤之道亦所以具尊卑親疏上下大小之理知  
之則正正自能行矣利用所行無不順外之理也  
安身所居無不宜內之正也○補註易簡之理得  
則能審其善惡之幾經常也即易簡之理也所以  
經正者蓋由其知善之當行不善之當去使君臣  
父子夫婦之道悉當於理而無不正矣○集解天  
地易簡之理不越一誠易簡理得誠也無幾者於  
事理知利用安身之要其反相須以為道者歟以  
而知行言知為義行為仁蓋知為精義為體道者私  
也仁義之為用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理  
而義則仁之所附則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  
仁義之為用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理  
而義則仁之所附則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  
仁義之為用則仁乃人之所以為仁之理  
而義則仁之所附則處是也先有仁而後有義故

定事豫立事事皆有本而行之不疑矣  
利用安身之要孰有先於五達道者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集釋錯分置於其間也君臣父子天之經  
義有所錯性之故仁義行父子仁也君臣義也○  
序卦傳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集釋通極其性天理人倫之至之謂

者統四德原萬善通極其性心無不仁矣由是內  
有涵養靜無不適焉通極其性心無不仁矣由是內  
知而行為仁有不當故能盡其道之顯者而所動  
能變通焉仁存乎內故以養言義行諸外故以文  
言○補註能致養而靜以安性之本也  
動以文禮之盛也於此見仁有以統乎義孔者者  
矣

性理會通本卷六 正義 六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集釋以義行仁故曰仁之動一於義  
仁者於義或害則義割之心多而或殘忍故傷仁以  
心為主故曰休之常一於仁則慈愛之  
心多而或不當故害義必相須而后可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集釋立必正方者則安于  
仁仁生靜不易方者則安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集釋有常心不暫行忽止也安於所遇則富貴貧  
賤無適而不自得故其本心之仁益厚而大矣是  
以心之不變而物常被其仁愛焉君子常持是心  
由是而親親由是而仁民由是而愛物無須史之  
戒俾無疎遠之不屆此物  
之所以及受其惠矣乎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仁之人其心公非有意以恩結人也但因人之不足求其救於彼然後施以惠之自無不偏有其思耳物欲也常愛也以上言仁者愛無不周以下又言其愛無私心樂天以下又言其所以愛無私心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

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乎居患難無不可也如是則所行所知之通乎理者亦極其大矣達而上之天下之理無不備而充之將存帝之左右則達於天達於天純天理也性無不全身無不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性理會通卷六 正義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知來物者窮天下之理盡事物之情故事至能應物未能接無不利於所用也通晝夜者識動靜之造審得失之幾故隨寓而安皆悅乎理而不愧作憂懼也聖人成其德而不私愛其一身故終日乾乾自強不息乃所以成其天行也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故終日不交亦天之無強矣是聖人身也豈私之甘自怠乎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集釋病猶患害之也如賢能之謂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濟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集釋達諸天道無窮聖人亦孔子不得位之類清混也混然私欲大人豈能知之○集釋君子之道達諸天道之全體也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濟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

集釋匹夫匹婦之謂然其有所聞有所見皆不以聖人而有之聰明然天均賦是理亦均稟是氣公無私以天下之聰明為聰明耳故曰天聰明則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焉○集釋天之聰明性也必稟是性而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蓋理以主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集釋夫樂之也徇隨之也無去無徇直也養生之然善惡仁壽香臭皆生於兩門此有容而愛之也末善棄去之依循之乃直也若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曲成之道也○補註天以直理生養萬物後者培之傾者覆之各因其材而篤焉為人君者曲成萬物而不害其直理斯盡天之道

清為異物和為狗物集釋清者水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背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也遠矣集釋金以宣而玉以振故不流乎道

可久可大焉集釋金以宣而玉以振故不流乎道

則不遇明聖人知運則同乎天貞一則同乎地所

樂者必先以金和玉其聲則知運者也集釋其聲

即貞一仁也但不過言其處常之容不流言其處

養之權蓋不遇於荒唐不流於詭詐皆以其智仁

何附乎天依形附氣地更相依附然後其

高明也久其傳厚也大人之知仁之道本於天地

故必若知天仁如地仁智相資與天地有焉而不

離然後可入可大不然則知而不仁其所以知者荒

性理會通不卷六正業

不說詳而已仁而不知其所行者耳目所及而已

不如天地非性也達道也達矣尚何又大之有久

者至誠無息之德也大

者富有無窮之業也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集釋一者字之正兼者蓄

以可久可大兼天

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剡故不習而無不利集釋絞曲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

則不陷於險既簡而又知險則不困於阻一之易

簡所成之道也乾健坤順之德備諸身剛柔仁義

之道得於已以此處天下之理行天下之事就難

哉知幾與知權相似幾者動之微善之兆也集釋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

矣又何爭集釋人直而我曲明於自知也人曲我不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集釋隨其屈伸其伸

而常直者理在我而無室礙也感者動之始也無

不容人則不校矣至虛無私理常直矣屈伸一動

而君子處之裕如其知幾何如哉若精其義而功

於不爭之地知

幾又豈足言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集釋以屈為

變也理直於人而我知已之曲理曲於人而我

明已之直非知幾於天下之至變者孰能與於斯

能明屈伸之變即盡之意言天下何以思慮為哉但

月往則日來日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

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此所謂屈伸之義也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集釋柔能制剛

勝子前欲取之必固與之易師以退為進皆明屈

之法莫備於武侯八陣圖蓋四方為正兵曰人也  
風雲四開為奇兵曰龍虎鳥蛇中軍大將據之  
正兵也九陣之外餘奇之兵為提批印遊兵是也  
八陣布之於外四面入向則以正為奇以奇為奇  
不移也其前後左右防其有奇以奇為奇  
不移也其前後左右防其有奇以奇為奇  
奇為正以正為奇以奇為奇以奇為奇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集釋敬者百行之本以敬為  
事可為者也○集解有立則必守之固故有可立而  
以休言有為以用言也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補註此左傳魯僖公十  
晉侯命歸告之辭註云敬載禮而行使內史過屬  
行不敬是無與也故上慢下暴禮不能自行○集  
禮以文言  
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集釋  
律理會通大卷木 正蒙 十二  
愛乎人博節愛乎已退讓雖推愛於人而實能愛  
其身也故為愛道之極○補註釋商禮之意蓋田  
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文  
也辭遜之心仁義者也君子博節退讓所以明禮之用  
也蔡氏曰恭敬者禮之本博節退讓者禮之文誠  
能從事乎此則視所言動之謂天理流行人欲消  
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搏節  
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集釋  
或作克明未詳倡作興以求明道也已不能明其  
道則人與道及教也皆不能作而成充大之○補註  
熊氏曰明謂明也人必以禮而成就耳  
道必以禮而弘大教必以禮而成就耳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集釋書曰直哉惟  
蓋心無私曲則直矣故其心潔白而可以事神撓  
物欲皆之也曰和曰樂兼樂而言也利順也○補

註直者禮之休和樂者禮之用故也○集解心  
私曲之謂直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斯潔清  
而有以定其理之本撓曲而不直則私欲橫行昏  
亂而不明矣何以其行其禮乎此制禮之本也和則  
其所制之禮又得其自然之  
理不強為也樂行之熟也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集  
致用出而行道也幾不可緩非可好從事而亟失  
其功至乎至微至幽之處也易曰四多凶四多懼  
乾乾者自強不息所以進德必趨乎時者所以致  
用道可行不行皆視時之何如非汲汲於進取也  
時不可行固不可出時可行矣可以深藏固閑致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集釋言動而動當靜而靜義也不失  
律理會通大卷木 正蒙 十二  
則理自光明著見皆由義之前定自  
無可病者焉病則動靜皆失時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集釋吉凶利害外之來者人謀大業我之施  
則範圍曲成之類乎○補註言凶害之時則人謀  
作至於反凶為吉轉害為利則大業生矣說苑所  
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成  
勝災是也亦釋易大傳之意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集釋易曰憧憧  
于日天下何思何慮矣非自然也此言天下同歸  
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故何思何慮以此措之耳故  
行其所無事事之至也因其  
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焉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集釋兼  
生人見而知之知崇高厚遠大矣然易曰知崇  
知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補注性也葉氏曰說見繫辭人能

通晝夜陰陽之變智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龍守

品節事物之理性期成焉所以法地也智孔相資

而定而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此引孟子與易肯

聞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此篇論聖人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性理會通不卷本正蒙

非有述於人者也補注熊氏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

湯之與王皆以身為天下先非有所繼述於人也

武謂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特教民稼穡者

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者也舜始受

禪者也故謂武王為作則已足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

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

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受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補注不輕去未彰之罪堯

民不德而去之也○集解堯考德而後用民

大臣之心素服其德弗肆其罪未彰而為臣四臣

故得以厚吾終而容之舜初亦未彰而為臣四臣

素大家見非君子也一旦則防如舜者起而處其

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肆其惡固民所厭也

舜當始政而使更容之其何以肆其惡而正朝廷

乎其為國家之累也大矣故不敢不處其始而去

之程子曰四凶之小皆可不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

以其才任大位而不取露其不善之時堯非不知

匹夫之中而禪其位則必因四人之歸德懷德怨不

平之心而禪其位則必因四人之歸德懷德怨不

稽眾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補注開前問也式法也雖事之無所前問者而亦

無不合於其法度雖無所諫爭之者而亦未嘗不

入於善○集解此言

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性理會通不卷本正蒙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集解別白

析其象類不越人物之圖明察也○補注別生

分類出書小序漢孔氏曰生者姓也別其姓族分

其類使



好問好察迺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愛亦愛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集釋因惡而隱四善而揚無心自然也若惡而揚善而隱弟愛而喜弟喜而愛則不近人情者也惟行其所無事故能之至于與人為善取人之善而為己之善是助人為善也得夫問察之智而造夫過化之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德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巳在

人在巳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集釋替喪之

集釋事之者順也湯武放桀紂之君逆也舜不幸而有是父湯武不幸而有是君均其不幸也然舜

惟理會通卷六

正蒙

十五

明察庶物人倫之理是曰精義以致生知之用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曰性其仁而行以著安行之功舜之事也湯雖放桀則有德德欲救桀則畏上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干與迂同出文王世子○集釋無方不問其類也問之則疑矣聖人公天下賢則立之任之何私疑之有於其身者仰而思之下以待旦不

身望道而必吾之見也○集解立賢無方正是公天下坐以待旦正足于其身于其身與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巳不敢違天縱赦既巳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已不敢不聽集釋克勝也論語以為天下之賢皆上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集釋縻繫猶

王其勢不可動也詩大雅維翰之篇曰虞芮質厥成

文王既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奔

走予曰有禦侮此文王四友之臣也○補註釋詩

惟理會通卷六

正蒙

十六

之意言虞芮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為天下縻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日多助於天下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諱

而聽天命者與

補註釋易如卦九五爻辭蓋瓜陰陽

厚下也瓜以文王之德而事紂猶以杞而包瓜是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與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

為政不革命為有中國黑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

惟文王乎命未詳是日承子用詩記而以不革為不革

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而難求文王能全天道

者也正惟取法文王自當冥契天道而萬邦信悅

矣不必遠求也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而求天道於

天則微而難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休而可法也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

易旨不同不革命為有中國言不有心作為以求

革命而有天下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修己安百

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張子所言之也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曰可欲之謂善

於願欲之道也然不致必其所不能與否焉此聖

賢之心也○補註可願所願善可者儘可而有所

未盡之詞故橫渠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補註釋論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補註以謂為婉以正

也淮南子謂介桓卒而不密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者

道成非其人三家是也魯則人亡而法存齊則人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耶集釋若天使其不知也仲尼則

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

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欲封以尼谿

之田晏嬰不可公或之孔子遂行反乎魯蓋聖賢

之出處開時運之盛衰晏嬰獨不智於仲尼豈晏

嬰之使不智無非天命使之然也

山奈藻稅為藏繼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

補註藻稅與節同山節藻稅孔子言其不智事見論

語海鳥曰爰居祀爰居展禽言其不智事見國語

門之外三日城文仲以為神使國人祭之柳下惠

也今茲海鳥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

笑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援文

仲聞柳下惠之言曰信吾過也

樂不與僑之病與集釋子產為君子則可與民樂則

仁以愛民可使之義○補註此周孔仲尼燕居言

子產猶衆人之母也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

民美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使

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

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

獻子之所賤矣集釋資其勢利其有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為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集釋器於禮器者洵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

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集釋旁理至命四十五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距也不願

也

集釋

十九

同公聖之矩也欲知周公之行道而老不得行故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補註人處困之時則能覺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集釋聖人繼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集釋不以無道必天

也

集釋

三十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釋義  
語意不同德備者仁義有諸身孔智得諸已誠一  
無妄文質得宜道尊者孝非佛老事非伯功○補  
註此言聖人之出處蓋  
委吏乘田所以仕貧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禮樂禮義會通卷六  
正蒙  
五十一  
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集解先達意不同此言對  
外之  
備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集解不居位以行道  
語意不試  
試藝意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集解文明之瑞既不至  
至文章之道必不顯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集解儀章器數名物  
也禮文則博矣語意不目張  
子之意以爲魯之禮文之闕不正如孔子之手猶  
有馬者不借他人乘之也○補註祝史宗廟之官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集解夫子反魯以後樂始得正非失次也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沒階趨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  
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集解與語小異  
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補註此言禮意  
上如揖下如授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集解冉子  
冉求魯人孔門弟子居政事科孔子嘗曰求也藝  
於從政乎何有仕於季氏後世追封公原思按  
一從志原憲宋人孔門弟子原思也爲人術介所  
居蓬廬亮牖于貢過之曰夫子病乎憲曰無財之  
謂貧若思病也非貧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胎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補註詩傳畔離畔也援援  
於言合此而取故也蓋佛胎  
子欲不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補註此張子推夫子之意不得行道於中國

陋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補註不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補註如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惟理會通入卷木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補註不亟言子貢晚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補註於天下之有不善則愧矣不使加乎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取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補註行而未成

見其人也

補註行而未成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補註釋論意能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補註龍德聖人修爲之功之極至也欲

回非助我者無所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

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補註達夫異同造於萬殊之異

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益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補註法也鄭聲佞人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放

遠之可也損益者爲治之大權放遠者爲治之大

補註法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

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

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補註放居

仲由樂善故事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  
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集解）

進於聖人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  
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集解）子路何必讀  
其於禮樂文章誠未盡知故未  
足盡為政之道適者適可而已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  
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集解）修業者修功業也  
潛見顏淵而孟子見也（補註）命世見經世內篇修  
業若表孔經界之已廢壞者孟子預命世之才不

**性理會通不卷六**

王

得不出而脩之以教諸人傳諸後願  
回已有孔子在上所以與孟子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驂且角縱不為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補註）大祀若郊社之類而  
次祀與小祀謂山川之祀

**有德篇第十二**此篇論人  
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集解）有德者必能言能在一有字志仁者必無惡  
能在一無字（集解）有所當有無所當無為能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補註）徇曲孔之責蓋行

人所取法豈待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也故往教  
妄求悅于人者非取人之弊也（集解）取人以我

為善也而禮曰禮聞來季不問別後  
又曰孔不安說人說人求以悅人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補註）此孟子  
所謂大人也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倣此（補註）寧言之不顧猶言寧言之不  
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身被困辱此三者能

知和而能以禮節之蓋張子合二章而言也

**性理會通不卷六**

王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集解）善無常主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言盡之最切（補註）德主天下之善是解善經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善原天下之一善是解善無常主

勝于克一蔡傳曰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  
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次行一者其本原

後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  
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偏於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

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  
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李始終條理之

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終又曰保  
言往或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  
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

四時運動春夏長罔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  
只藏於其中故引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兩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性理會通 卷末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違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凡減而違

以進爲文射進而反以反爲文漏是選謬謬簡牘

選對向兩着加去側故以選乃文益是合轉強起  
快滿底意思是集之休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  
有收合向裏放以反爲文口

若夫不文不使過中乃所以爲文也

樂後席宴樂宴安

言形則上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忘

所謂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是也○（集解）易

存辭傳以有言也阿馬而以言其受命也如擊  
夫人之言一形而十卽應之如響蓋由吾之誠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寡不剛直不紆

化而歸厚矣。補註澤論語之意。蓋知恭慎勇直必

以已爲先則民化而歸厚矣集解以禮爲先恭慎

爲後

受陽也其行陽也參少交古方一二三之陽之

陰險也物之象其生者必取信於人評變亦賜以  
惑人也惟君子剛者不信焉一說因其似者而生

明之事蓋浸潤之講席受之想不行焉是陽也其

行是也。明君事之文。亦以爲

性理會通入卷六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集釋罪已自咎也釋  
論語告子張之意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拜無怨者

無怨已雖不欲勿施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論語之意或疑恕已二字卽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學者宜辨明之若易之口能

忽人以仁已豈則庶乎自得之

也

七  
聚百傾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集注此音同聚與孟子不同○**〔補註〕**音卽聚也引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集解此已行吾之道  
也集解世言地色迹也聖賢及其心也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集解有序如小德役大德卑不踰尊之類孟  
子之言用卑踰而抑尊威表記之言任君子  
而退不肖者不可不詳者正以  
治亂之攸繫也故言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惟聖會通本卷末 正義 三十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集解有德有才  
實也○集解調者本心正而脈理皆直制求如法  
也然引勁而發矢不直故弓調而後求勁服  
者不踰易控御也然則惡馬人不可  
近雖善走有何為哉故馬服而後求良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上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呂聲之變非此之謂也集解  
天答曰天人曰地答曰地空谷傳聲是也命呂曰  
律如黃鐘仲呂夾鍾大呂應鍾南呂夾宮變徵旋  
相為宮八十一聲也○補註命呂者律呂聲之變  
經世書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所以唱地之用  
是聲一百五十二者也谷神之應豈有如此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集解  
虎變

者光明文顯也○補註引華卦九五文辭輝中廣  
之意也本義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色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補註引齊洪範釋論語之意荀子曰上易  
知則下親上親則下畏上矣此聖  
人不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也  
有司篇第十三 此篇論有司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補註大者司綱小者司紀此  
集解論賢否率賢才之事也言先當正其  
已在位者之有司然後率賢才而用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集解為政不以德則人不  
得率蓋德者治人之  
具以簡御煩之道也  
惟聖會通本卷末 正義 三十一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息矣補註此釋孔子告康子惠金之  
以子不欲之物雖賞子使竊子豈肯  
竊之哉此以論語句字為假設之辭  
為政必身倡之且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集解先  
無倦是也愛猶惜  
也此言為政之勤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隣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鉞鉞則征討之名至

周始定乎以集釋計者征不定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

世君臣之戒者也湯征自葛始曰十一征則非征矣豈有桀在上而湯恣於下如此哉必請於桀而後敢為也○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補

此釋孟子告子告畢戰井地之意蓋謂野九一而助是郊外都鄙之地為公田而助法也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都鄙之內鄉遂之地田不井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禮理會通卷六正義王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集釋節用愛人存心者也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補

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集解

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此必由修德而致也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則有沮之報此則報之而令乎

德者由是天下皆謂之為善慎於為德矣豈非天下之利乎不然則君子公物故利於世治則天下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集釋上言大極

而不繫果於物終於無日無而不歸涉於虛終於有

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休用相因精粗因問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不明始以道為無以器為有有者為幻妄為土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所有無而二之者諸子之陋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

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集釋厭難也難見一車之類隱顯

高極內之論而君子厭之者若大鵬之說此窮不可惡也○集解隱顯妙顯無亂也不可惡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

性理會通卷六正義王

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集釋氣質出於天地者

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於一物一卦之理為義故曰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

變凶為吉君子謀也陽貨未嘗無語古者不為小人

小人方用曰君子吉小人否皆為君子謀不為小

人謀也撰德小大見易  
大傳小謂陰大謂陽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

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

不有乾坤之道集釋兩卦陰陽也乾與坤也皆兼

成造化詳密可見故曰法之效是呈如陳獻也

剛柔仁義皆兩也天地人三才也剛仁與陽乾之

道柔義與陰坤之道象法與性皆太極沖之一物

也理也氣也指太極之氣曰陰陽其質曰剛柔理

有陰陽之兩體地一物也而有剛柔

之兩體人一物也而有仁義之兩體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

則無以見易集釋易者趨時應變之謂三百六十爻

也易不越乾坤之理若乾坤毀則易何從見乎易

者爻易一乾而又一坤一陰而又一陽一吉而又一

才之卦具趨時者三才之用行凡陽皆乾陰皆坤

乾坤毀卦盡不立也○補註童氏發微曰易太傳

曰剛柔者立本者也爻通者趨時者也又曰乾坤

坤解剛柔以見易此以乾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

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集釋盡利而動者利

之理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上六為天

陽偏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

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集釋此因係

之道曰猶休仁覆之矣曰其事義從之矣二君一

民爭奪之矣一君二君皆無之矣○補註此章泛論卦

之矣二民一君臣服之矣○補註此章泛論卦

按朱子本義震二陽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

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震兌為陽卦皆一陽二陰

何矣故動必精義言精合乎義理也象卦之象何  
用不具故尚象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卦之  
用者固矣然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卦之  
知者固矣然則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卦之  
之益不然則以易之理為出於人而我亦或容私  
心於其間必不能言之不奇動皆合義法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

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

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

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恒其德或承之蓋辭也元龍有辭龍戰于野震也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也精足以著問易受命如衡遠近幽深皆通其志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集釋顯道者道微妙無形因其詞說出來是凶是

吉方得明著故曰顯道神德行是人微的因易數

推也易使傾懼凶也示以憂虞如夕惕若如履霜堅

冰至不過欲人之無然也我然不動者靜而無思

無為也冥會于萬化之微者感而遂通莫知為之

者也受命如響者因言吉凶與人因易卦方著見故可

以佑神張子之

言與易小異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先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惟理會通不卷木 正蒙 三本

措於民者遠矣集釋事物有吉凶卜之而明曉於

指其有變而避凶則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前

知其事而避凶則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前

此也○補註○弭止也易言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

之謂事也者君子所以卒而措之天下之謂占通變

也○集解○以弭字解藏故字解往言人之舊所習

行之故曰藏往也易言卒而措之天下之謂占通變



雖用中而不勉強也不為其大不有其大也大人  
若顏子以下是也峻大也○補註聖人指乾九五  
而言大人指九二下又引莊子中庸論語之言以  
明之○(集解)不為即不勉之言不勉其大而自然  
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補註陳氏曰橫渠此說不妄作得時位大人  
人造也○補註人指孔子看所謂若有義用臣有臣用聖  
人有聖人用者有者用此善者若易者若專指  
為是舜湯武則不誤易矣○(集解)躋至也易曰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受命首出受命而為天子首出  
庶物也大人造大人作也起而作聖之功也與易  
不同易言  
與起在位

性理會通卷六

正義

中主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薄  
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  
求龍德中正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  
安吾止也○補註此詩乾之九二常言亦信常行亦謹  
之大人也○補註易之詩如此張子則以為德化文明  
倫無不明矣故德達道明知仁勇無不全矣五  
德皆備猶忽正以無方休而不致安吾常也○(補註)庸  
言庸行說九二文言變夫子之忽焉  
前修其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  
利貞其此之謂乎○(集解)六龍六陽爻也龍者純陽之  
時消息隨時變化也順性命各正性命也乾始謂元終謂貞與  
性天德也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聖人明乾  
道之始終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  
行天道此元亨也是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  
又各得其性命以自全此利亨也聖人行乾道如  
此正與孟子終始條理集全聖智者同一轍承

性理會通卷六

正義

中主

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  
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  
也○(集解)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宜居  
是位也此復明大人造於九五也○(補註)文言曰  
飛龍在天以上治下  
本義居上以治下  
大而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  
貴不足以言之○(集解)李問寬仁得乾坤之道遇有君  
化而造進於九五矣始則未受命為天子而今受  
之是以位乎天德居上治下日未九二之大人與  
之共事而已○補註大德居上治下日未九二之大人與  
心矣○(補註)大德居上治下日未九二之大人與  
之故不曰君而曰天德居上治下日未九二之大人與  
位以受命言此二句先泛論理當貴不足不足以言之  
言富貴乃其所自必有不足不足以言之矣蓋大  
德自當成位也故舍曰君位而曰位乎天德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集釋則行之可出而後也愛則

也若善世而不伐其功人其德而無所不化是九

二有龍德而已見者初九則無之但知為已不似

九二之及人焉○集解心無偏倚感而見是謂

求志言惟求其志之合乎道而已無所求於在外

之富貴也故得見如二則化及

上下未見如初即為已而獨善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集

成德為行又言申初九之意成德已成之德也初

九因成其德其行未可見獨惟自信不疑俾其所

外以俟其時焉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性理會通卷本 正義

非為邪也終其義也集釋九三文言也修辭立其誠

時不測之所龍之所居也居業也謂者上天下淵深

則或躍在淵九三進德修業必如周公之勤九四

當終其業欲及時進耳惟其進退未定欲躍而發

在淵但可免咎而已故進德修業於終日不可少

廢也言周公又出易外之意○補註釋乾九三九

四文言修辭立誠本義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

不實也龍不忘於躍乃可免咎蓋不忘於躍非為

邪也所以終其義也故可免咎終猶止也

乾道至健而易則所行無難唯其至健而易故知

其險不可階而升也坤道至順而簡則所行不煩

謂仲尼至順而簡故知其位不可勉而升也子貢所

升勉而至故曰其致一也○集解飛龍在天者不可階而

以德言言其德合於天我龍之飛於天也

坤至順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集釋至柔而

易曰坤安貞安順之為也柔也貞乾之守也剛也

行地無疆此動以剛也坤厚載萬物則物無不載

其動必剛而從此種大勢成也○補

註釋坤卦文言此以下細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

簡能○補註繫辭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朱子曰知

故為主也乾健而動即其所以簡能始物而無所難

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

變而不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焉按無難與

而無休也

性理會通卷本 正義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無絲者虛也虛則靈且明故為感速東北安朋失

道也西南得朋則得其常也○集解陽先陰後其常

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分非所能辨也必迷或

而不知所從故失道失道者行不中事機也居于

後而順听乎陽則倡之者陽也我得其

所特以為安矣故為得其常而有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

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集釋帝出乎震

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集釋乾震坎艮

兌陰柔也巳下解卦計○補註釋說卦乾健也一

陰也柔也巳下解卦計○補註釋說卦乾健也一

也次陷也陷也長止也兌說也此言八卦之性

情在子日此陷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上者正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也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

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

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集釋繩木紆之曲也而取

直者所遇而從為白者白無不入白受采也巽二

陽外達故為臭張子曰入者以臭入於人也陽氣

盛者愛少陽勝者類廣其有二陽故多風至矣

而為震則陽躁也補注釋說卦其為木一節所

遇而從者二木與庚金合而從其色也於人為寡

髮廣顙皆蓋其究為躁卦有入之象也徐氏曰愛

陰也陽盛於上為寡髮二陽在上為廣顙集釋此以下八節所說卦傳所廣入卦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集釋

身為氣坎水在人身為血中父得乾之中畫故赤

色血之勞者勞乎坎也蓋人一日夜之呼吸通計

一萬二千五百息行六十共得入百六十尺故氣

血乎周身少有不則疾生焉所以勞也水周流

於天下亦然惟勞故

多險者以其不息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集釋科果之附

必乾躁且科中虛象離○補注釋說卦離為火一

節躁當作燥胡氏曰張子謂附且躁是不以科為

木科為木盈科之科謂科果之附於木上者也科

者必折也集釋一陰附於

也物成上柔者必折又兌主悅而一節徐氏曰柔

其上也柔者○補注釋說卦兌為澤一節徐氏曰柔

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金兌為澤一節徐氏曰柔

於為毀折○集釋內實指下二陽外指上一陰

兌於時為秋成物之時也故曰成物成物

而上柔必折也所謂木實柔者披其反也

坤為文眾色也為眾容載廣也集釋坤六畫為眾中

間雜故曰文○補注釋說卦坤為地一節

徐氏曰坤畫偶故為文偶畫多故為眾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永健極而寒甚也集釋健極

故寒甚且西北乾之位剛堅者水也○補注釋說

卦乾為天一節胡氏曰乾為天而貞四時故在秋

在夏為大赤

震為萑葦為蒼莨竹為虋皆蕃鮮也集釋萑也葦也

惟理會通卷六正集

竹也莨花葉下定而上分者與華通蕃鮮草之蕃

盛鮮美也震上陰兩分而下一陽為之根有似于

短仰之草木竹者上虛下實之物震居東方正

春時也○補注釋說卦震為雷一節吳氏曰萑葦

華蘆蒼深青色其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

虋作嫩花帶下連而上分為花出者也

子 17-614



以亨行時中也正言九二以亨之通終人之蒙  
而父得其時之中故循循行之象曰山下出泉蒙  
蓋以泉水之始出必行而有漸故無遠利之理○  
集解蒙象傳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朱子曰九二  
內卦之六以剛居  
中能發人之蒙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

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

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集解此解豫之六二以其  
中正自守其介如石疾蹕

於正則吉也疾則知幾也○集解豫六二爻辭曰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九四陽也居大臣之位而天  
下由之以深者勢位薰灼足以動人故人多累六  
二爻位皆陰則異於四為無所累挺然而特立者  
矣故其介如石  
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惟理會通不卷木正蒙  
中下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集解此解坎卦上下皆坎為  
重險但以剛陽在中實心  
亨之象○補註釋習坎有字維心亨行有尚之意  
坎陽陷陰中而有險之象苟處險而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  
矣有功用即有尚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乎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集解上巽風也順以  
施之於下下兌說也  
說以承之於上感化而出信及豚魚孚字上八下  
子有覆乳之形象復生其子也○補註釋中孚卦上巽  
辟兌而巽乎乃化也○補註釋中孚卦上巽  
其德為其下兌其象為下兌也○補註釋中孚卦上巽  
也上順理以施於下下心悅服以承於上上下  
相得其中必有感化而出於義理者蓋黎民於夷  
象乎字義也六書正諸曰中孚字也从爪从子鳥  
卵會意因義借為孚信字矣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集  
萬物之衆必因雷以鼓動如驚蟄萌生之類  
雷之動也未曾差妄則物之發生亦未曾差妄故  
云物與無妄與之一字指雷而言也○補註釋无  
妄象辭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之意本義天下雷行  
是物動而生萬物各正其性命  
是物與無妄之以无妄也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

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集解此解復  
動也以靜而動則無休息之期故卦言反又言復  
陰陽消息終始有始循環無窮天之運化即往者  
來者皆然也故人但指其化而裁之就其一反之  
來於衆陰之下而斷之曰復若出而反乎家也其  
至氣自五月始是七爻之深久也昔陽為陰所消  
至此七爻始復是七爻之深久也昔陽為陰所消

惟理會通不卷木正蒙  
中下

今則復來於下乃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幾萌也

故曰反復其道陽動于下而坤順行于上已之出

入必無吝也但陰陽動于下而陽復生則天地生物

之心幾手滅息至此通復可見其端故曰復見天

地之心張子曰幾即天地之心也○補註釋復之義

惡極必善之端而有所用力焉○補註釋復之義

反以終之復以始之循環無旁也反者已終故深

其反復者已始故幾其復故曰已下皆復卦之象

辭也○補註釋反背而去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

來也動也始也終則有始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

復之意也言終始循環無始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

然之化也人則因循其化而無始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

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

動靜相因固未有不終而有不始反而不復者故復卦

辭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然則聖人之言其

有不因天地可安為之說者哉出即復也入即反

也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井漂不食二井九二爻辭漂者不停汙也是井可  
沒而人不食故爲人之所測且不稱計釋井卦九  
三爻辭蓋井漂故食於人而行者皆以爲爾然  
竊以其不見售而食之是作易者嘆賢才之急於  
進用也○集解漂漂也君子之漂身慎行猶井之  
漂不停汙也如是而不爲人所取如井漂而不食  
亦當隨時暫止以自安苟使強欲以施而行焉豈  
惟中出惻然且不能售也亦何利而強施爲哉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彙釋形人之戶也。乾闔坤翕而陰坤終翕受於乾陽人之寢息而無見聞寤起無不見聞之矣。○補

生理會通 卷末 正義 明末

註釋繁詳國戶之象也蓋寡則無聞而志  
內故目無親耳無聞國戶之象也蓋寡則  
交於外故目有親耳有聞國戶之象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  
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  
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  
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  
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三負且乘致寇  
九四也情偽相

在陰以感乎五也屯九四求婚媾往吉以構求乎  
初九也蒙六三見金夫不有其躬以偽感乎四也是皆本  
漸九三夫征不復孕不育者偽感乎四也是皆本  
情素勤者待著而成者但其情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矣以情言者辭之會人有吉有凶  
之當遷改也情不相得如火珠林之課有凶神動  
與世不相于則無害若克世應則有害意與易同  
繫辭所命如此存之則見卦辭封爻之吉凶乎又  
有義命各當吉凶否亨者有一定之道故聖人不  
能使之趨吉避凶一正遺固守而勝定之不復顧  
其凶否如否之六二曰大人否亨言大人當安守  
其否而斥道亨婦之九五合章有臨自天本無而  
候有以回造化之陰勝當否當亨者大過上六曰  
過涉滅頂凶无咎是才弱不足以濟難而足以成  
其仁於義亦為无咎損益二卦皆有龜不克遯者  
不能辭也一自佑一自外來其吉必然者泰之上  
六曰城復于隍貞吝其命乱也故復否得正不免  
蓋吝是當內宿吝者首以辭言次以變言終又言

而陽爻化柔夜而陰矣流行一卦六爻之間約之

以其節乘有和之道故曰相讓之昭昭之流也

章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者必繪以青

集釋或文居質後質居文後不可常也此段從素以爲絢今一句而又出於頤人之詩子夏之

專後素之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爲稱之  
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也與

一動一靜莫非天理非真有神靈而在之旁者張子之意又推於孝者之身

正統

終有患而其嘯也歌集釋媵從嫁之女也類自媵者嫡之嫁必以媵行而不與之行

惠雖不及而亦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絕其私故  
不以媵備數其後被后妃夫人之化卒能自悔而

臬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過與集釋采采卷耳及所以金縢哭饒張子以爲女子之義自食李實友乃厚君親之事詩意則言

藻一於奉公家承祭祖者同也酌者以爲酌臣

序之意所以與朱傳不合

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去而不忍斨而又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其無也。集釋怨苦吁嘆馬瘠僕蕭云何吁矣之謂

綢直如髮貧者紒紒無餘順其髮而正韋之爾綢直

儀容之美而作以嘆惜之辭直如張子以爲貧女無飾之詞未知何據紉卽髻綰髮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保終言○補註參政張華皆小  
雅名詩言善辨此處友樂也

集經商頌之篇言烈祖成湯以受上帝之降

祖考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棟之不韡為無飾誠也○補註釋詩小雅棠棣之章意釋釋光明貌言棠棣之華不韡韡也與朱傳亦小異○集解此燕兄弟之樂歌明言棠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凡公之人則豈有如其兄弟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音作此說切疑當作物

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集解旃之也承芣之詩刺難說者人於審聽則造言者何所得以為言哉與張子小異○補註詩唐國風篇而張子釋之也旃之也蓋人之為言以告子者則未得其所以為之也旃之也蓋人之有所試而無遠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今簡今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議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集解如虎從于舞位聞樂而樂與簡今不同○補註釋詩都風簡今之意言賢者為祿而仕為不恭也容色之盛如云赫如渥赭是已善御之強如云批響如組是已皆玩世不恭之意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又引王風君子陽陽之詩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曉之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折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集解此軍士答曰武庫既破其家又傷工室也周公東征臣正之不足怨也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之怨者乃哀我故為之王四國焉○補註釋詩幽風破斧之

意四國首亂武與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四國之人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子

小子其新逆

集解此詩東人言平日得見周公之難而今日得見之易張子解之不同也○補註伐柯詩幽風之篇言當加禮於周公也書金縢篇言成王能加禮於周公也詩當作親逆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集解之詩言周公之承家德容如此恐上復求于東張子則以衣冠為禮命之大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集解凡几德音不暇乃周公不失其聖也愚嘗仰是面知天下之大操行天下之大聖乎其能守天下之大義親遺讓言之變他人處之專龍昌祿不去可也

集解天下之汚天子欲我公無私且無疑緊天下之重清

性理會通不卷六

集解此詩天下之大公也而周公方以為小謂不足計大位不足留天下所當安王業所當固使我歸老於豐鎬守先王之故國依先王之教處一身之謀也

集解王心益疑流言日甚位尚不保師可行乎思之難

集解日得之待旦惟東都是避居焉居東都則身負天

集解下之感下絕家國之安危莫善於此也上待成王

集解流言亦正吳天以雷風而彰上公之德四海以震

集解怒而行必詩之師此知天下之大權也是時管蔡

集解於私小而欲搖動于周不悅天下之疾之四海忿之

集解於天者罪於周公也於是受天子之命誅天

集解下之人若無罪於周公也於是受天子之命誅天

集解寫凡凡則自當也出是武庫之管蔡四郭叔

集解放霍華一毫之已私行天下之大義也嗚呼非

集解人之罪能致又知求人德聖人之徒也○補註

詩曰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綽有言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綽有言狼跋其胡載震其尾公孫綽有言  
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自聖而欲言不瑕也朱子  
曰周公雖獲麟其意則與之不失其常故詩人  
其安事乎得乃公則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  
天有不不足言者所以道人愛而不失其常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  
之法也集釋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月養公田一井  
九萬之田取一萬而  
已故為九一之法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集釋堯七  
居攝之始為堯舜之中后稷本高辛之後上帝不  
寧詩大雅生民之篇乃言后稷之本於炎帝之後  
性理會通卷本  
美辭廣巨人之跡有人道之感乃受命於上帝  
于常人無折災裂害之苦上帝之心豈不寧乎今  
雅生民之篇孔氏曰鄭氏謂姜嫄為高辛氏後世  
子孫之妃則是后稷乃高辛子孫所生而詩云上  
帝不寧為文武二王後人所稱也○集釋高辛按  
史記帝警高辛氏姬姓玄囂之子生而神靈自言  
其名聰而信筮身而天下服建都于亳以  
而感惠而信筮身而天下服建都于亳以  
本德王天下而其肇基于辛故號高辛氏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誣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宋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同其類而物  
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而不思則何物  
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謂其反而  
為反經合道也○黃端節曰張子以唐棣為常  
棣又誤集傳偽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  
詩也○集釋主有遠者以王室有近輔之理則管  
蔡有遠君之意如此○補註張子以唐棣即唐棣  
人情也張子之意以為常棣木文王無兄弟之詩此  
入章以後之詩以為常棣木文王無兄弟之詩此  
唐棣一章是周公所加仲尼以為不必常存而去  
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集釋鄭風蟋蟀之詩曰蟋蟀在東莫之敢指朝  
于西崇朝其雨朱子曰蟋蟀在東莫之敢指朝  
侯然成實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  
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蟋蟀者暮虹也虹隴日所  
映故朝西而暮東也此將淫奔之詩言蟋蟀在東  
而人不取指以此淫奔之惡人不可道時也  
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止矣蓋淫  
之氣有方於陰陽之和也○南軒張氏曰蟋蟀見  
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陽和則成雨  
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能成也由朱  
感其正反為之解散故雨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  
今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其情矣喻婚姻  
之得禮亦不然淫惡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子  
淫奔之惡害乎人道之正皆所以為婚姻之失道  
也何得  
禮之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集釋子居空其中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若鶩鳴而潛聞人故不可掩也魚潛而  
海君之辭鶩鳴而潛聞人故不可掩也魚潛而



或躍于淵理無定在也其下有澤愛而知惡也石  
可攻玉潤而知善也長聲聞之不識者張子別有  
所見愚嘗讀是詩而悉誠意旁理之功好善惡惡  
之正也其三代之知聖者乎其善於誅誨者乎  
李者日吟咏而玩味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心目矣○補註此引易人傳之註明詩小雅鶴鳴  
意也

航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  
依深林而止也集釋晨風鳥名與其未見君子而心  
之憂而不得其所依也○補註釋詩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  
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  
知也集釋白蹄白足也豕衆也言武人出征不違朝  
夕不深入而不復出水患之多勞苦甚矣安

惟理會通入卷木正蒙  
及他事乎夫登高峻之處遇滂沱之雨無一窮之  
暇有深入之憂將師之勞苦甚矣上之人讀是書  
其知恤哉○補註漸漸之石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  
行也集釋出詞氣言也動容貌動也正顏色幾乎行  
行也○補註勅客稅與議札皆動也正顏色與制  
度皆行也出詞氣

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  
氣之應也集釋此以下解書君與去周公留之  
成也謂召公也降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考老也造  
民則民蒙其澤誠信治而鳳可致所謂休信達顯  
之道也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鳴鳳在郊故

周公云耳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集釋此解洪範九  
皇極人君事必建乎中也○補註釋書洪範大禹  
思也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實師也五紀康  
月日星辰曆數也三德正直剛克柔也稽疑兩  
蒙騁克貞悔也庶徵兩陽燠寒風時也福極壽  
康享攸好德考終命短折疾憂貧惡弱也皇極二

性理會通入卷木正蒙  
字自漢孔安國訓爲大中故張子言求  
大中不可不知權亦以皇極爲大中也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  
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尊賢之等則於親尊  
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  
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  
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惇敘九族庶民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  
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  
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集釋親親尊尊  
見大傳親親尊

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集釋親親尊尊  
見大傳親親尊

子 17-622



性理會通 卷六

正蒙

木

皆書梓也義民俊民皆賢者立政以謀人之國而爲賴於德則三宅之官無賢者洪範以咎徵之應

而寒暑失宜則賢者不用也○〔集解〕立政曰謀而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義民〕訓順也宅

任用之也三宅者常伯常任掌人也書之本旨謂天子用人當審其實行若徒操之而貌用以爲大

順於德而遂宅任之則其三宅之人皆無義民矣

義民徒言賢者也張子厚章取義以義民爲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才大德也官能盡道則道豈

義民之所歸哉必其居於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牧卽常伯也俊民用微出洪範政治

昏昧不明則無所賴於賢者必不能奉而用之故

云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之言也舜命禹曰子欲罔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今言

重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出洪範蔡氏註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愚謂卜筮之法先王所用今孝者皆置而不講

故術家得以肆爲妄說以欺人若龜之主靈聚義  
甘之互牀納甲飛伏之類要之皆非先王之法也

按周礼大卜三兆之法一曰王比二曰瓦比三

曰原其龜之身皆百有二一公一六  
百十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

義州曰引兆其詳不可得而聞古人學古

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氏曰觚兆象

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臺也休有吉凶也  
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

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賁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喜墨大圻明則逢吉其大略亦可得

而知之矣至於筮法出於周易孔子大傳詳於性理朱子啓蒙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三篇無可疑

若但考爻占猶有可議愚意以爲凡卦六爻皆不

爻三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與六

父審要者此通明是於經蓋用力則不月一  
知用六則不用八可知然卦占之卦彖辭如訟晉

嗟嗟責之煩是也然則謂其與屯悔  
豫皆入左傳且之讀亦可見矣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

以祠爲春以繪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

宗廟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  
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始  
祖即太廟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  
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此常祭爲特大  
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  
裸將名雖不同通謂之禘然凡廟皆有主皆居室  
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祭之則獨於始祖廟中  
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  
以配之也不王不禘此周之禮諸侯不得禘矣而  
夫祀先之礼自彌而祖自祖而始祖祀已備矣而  
祫又推始祖之所自出按本追遠用意深悉豈私  
意常情之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  
於人心之愛者謂之孝與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  
無適者謂之敬交於神明愈遠而心愈篤非仁孝

三

木

不禘。又歲闕一祭。卽四夏也。蓋夏商諸侯更當禘而不禘。而特一禘。此所以有禘不禘也。稀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集解禘祭夏行於夏而周行於春。當祭夏自於秋而周行於冬。二氣

陰與陽也。○補註祭統曰：不禘陽義也。當至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當者，祭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石林葉氏曰：約，當者，祭其川物，薄主於灌，祫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爲用也。當，至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爲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約至者，蓋陽達於春，物方盛，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祫則以禘嘗對之，亦各其盛者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

1519

未

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禘禘禘禘禘禘既以禘爲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牲皆從舊諸侯禘如天牲一牲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大禘時祫者祭始嗣與親廟而不及祖廟也大禘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儀禮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祫與人祫之祫不同張子所云假祫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猶約者春祭昭穆不偏故每廟特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祫皆合群主於祖廟也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群主於祖廟也秋冬之祫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祫則或一牲焉或一於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祫又著見於此釋王制說也慎音特約禴通○集註追享者祫也朝享來朝而享獻方物也嘗享配言秋嘗而冬享也祠舊也諸侯一值也并祫祫則六也歲嘗一歲祫則來也祫祫之明年又值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補註按禮記祭法享嘗乃止謂四時之常祀周禮司尊彝追享朝享謂四時之間祀蓋五年之夏有稀謂之追享三年之冬有祫謂之朝享張子以享為追享朝享兼常祀罔祀而言也諸侯歲闋一祭者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夏祭西方諸侯理會不通卷末

正儀  
本七

侯夏祭畢則秋來朝故闕秋祭北方東方亦然惟初禘非有異也爰文而已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亦然祫一值一祫張子本意講諸侯於夏當祫乃不祫而特一祫也餘見本註

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考而不止言主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父

為親之孫其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故又發此文

與稱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集釋宗子而祭之明其有宗子主之也亦不敢祭於其家應了不為己之長子斬哀以已不敢繼祖與稱而祭之故亦不敢如宗子之斬其哀也此以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斬所以重宗子也但前言不祭祖者蓋為適子立廟祭祫及稱今兄弟適庶俱為適士適者得廟祭之庶者上立稱廟不敢立祖廟而祭明其宗子在適也爰言不祭稱者以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稱也○補註見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祖祫祫小宗祭之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見曾子問註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新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禰者父之庶也

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礼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祭之曾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與居之道焉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礼○釋殤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婚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已若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祔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得祭之也庶孫不得立父祔故無後之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世數以祭以祖廟在宗祖之家此殤而成人者附祭以祭以祖廟在宗祖之家此殤與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故曰從祖祔食適子殤無後死者行之也祭祖庶之殤者以已爲祖之庶孫而或庶子所生之殤則已亦爲祖矣無所祔食故自然之焉然所當祭而用特豚之殤則雖在宗子之適也祭法曰天子不祭殤五

性理會通 卷六

正蒙

六十九

詳爾

朱子帝昶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

祖以上親盡則

而逝

昭穆

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曾祖遷于昭之二新人廟者祔于昭之主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主祭者及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遠主改塗易櫛示有所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也見穀梁傳及註

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祔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禮曲

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主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日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爲太祖不窋爲昭穆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二世至王季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爲昭故書稱文王爲穆又爲穆武王爲昭考而左氏傳曰大伯虞仲天下

易稽吹塗以爲納納上示有制若何耳盡撤而  
 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三宗其詩今不可攷獨周  
 祖虞之神宗殷之則七世三宗其詩今不可攷獨周  
 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  
 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  
 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  
 同然其位制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  
 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  
 而祖繼居昭之北廟太王居廟之北廟王季居昭  
 之南廟入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而已至成王時  
 昭祖糾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  
 康王祧而武王祧至昭王時則文王祧武王祧而  
 昭王祧自此以上亦皆立爲五廟而祧亦皆藏于  
 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  
 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王時則武王  
 王季昭王祧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  
 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  
 武王廟而爲七廟矣自是而  
 佳理會通卷六 正彙 七主  
 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王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王  
 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  
 克殷即遷二昭二穆之上又兩廟焉以祀高祖亞  
 圖如前通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王世室於三穆之  
 上至孝王時始立武王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  
 同耳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  
 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  
 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  
 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  
 室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  
 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複廟重  
 簪諸侯固有不得降爲者也諸侯止于廟室斷不  
 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  
 士以上父子皆與宮生也與宮不天下得與宮則  
 有不得盡其事生事有之心者是以不得而亦以  
 廟議詳矣愚故備述之○補註此釋王制天子七  
 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之意蓋殷以上七廟爲五  
 并遠廟高之父與高之祖二祧是也無不遷之太

祖廟至周方有百世不毀之祖武世室是也蓋殷之遠廟為祿者亦一世一遷者也周之文武世室百世不遷者也故謂之二宗別立二廟于其下為祖為祿大夫無不遷之祖謂高曾二廟祭法謂也請君于洽此出于大傳蓋大夫士裕祭不敢私也亦上及於高祖于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裕尊者之禮故謂之干裕而或者又以為在太廟則大夫得祭太祖士得祭高祖何必問君以求裕而宗而士亦非繼高祖小宗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注云同之為言謂也祭者以其祀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于尸也出于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

性理會通卷六

正統

七

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初個更廣作貢反○補註按祭統注云筵席也几所憑以安者人生則形依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詞云以某配也禮記註云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焉祊也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此交神明之道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集釋天莫報之祭百神

註社土神稷穀神五祀春祀戶夏祀龍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百神山川之類按荀子曰社祭社稷祭稷加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補註按左傳隱公八年無穀卒羽父諡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

以賜姓諸侯之士以命之氏諸侯用字為諡因以族則諡正當作諡未子作氏非也又按諸侯服本謂太天子統領百世而不遷之又上祭太祖而不易是尊統遠小宗子惟統五服之內是尊統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張子引之蓋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賜姓即喪服尊者尊統上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為諡因以字為氏即喪服卑者尊統下之義若以諡為氏則上文請諡與族一句不相應矣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於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屬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承託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為妣武王遂賜胡公滿為姁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賜氏本于賜之後即因以字為氏因以字為氏因以字為氏

性理會通卷六

正統

七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集釋藏之藏朔在是矣○補註長樂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太廟每月之吉則以儉羊告朔祭於太廟而行事也因而聽其用朔之政則服皮弁焉耳

受命祖廟作龜祠宮次序之宜集釋此卜郊或卜郊於祖廟而行事此尊祖之義用龜以卜而於祠宮此親考之義○集釋上二句見郊特牲謂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祠宮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

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

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集釋父母之喪適子得執杖

則去之衆人視君喪亦然○補註按儀禮喪服講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履傳曰公卿大

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

臣杖不以卽位疑義與庶子同蓋衆臣之與貴臣猶庶子之於嫡子

近臣卽貴臣也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集釋中

士二官師一各有分也○補註此以周禮春官九

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義蓋適士三命

性理會通卷下

之官官師一命再命者而已○集釋適士官師見

祭法周禮九儀之命一命受職謂王之下士與公

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而受以所任之職

再命受服謂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

卿皆再命而受以所任之職三命受位謂王之上

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而受以所任之職

民此朱申周禮之說諸侯命天子之命卿也命卿而亦謂

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也

與天子之上士同其爵也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問於長者禮所

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黃帝節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

之職達官之長見禮記檀弓而張子引之以達官

爲官師之長爲適士也○集釋周禮六官之屬各

六十謂自宮正州長贊人司饔餼士以下皆曰大

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長六官之長如家宰

小宰人之類以至隨其官之大小又各有所司

正官人之類以至隨其官之大小又各有所司

是探玩大事於其長也故王曰官有尊卑則所

治之詳畧大事則畧而尊者治之小事則詳而卑

者所治也是故事之大者不聽其長則卑者從而

敗事治之小者不專決則尊者須其長而功先王

相濟今謂得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謂達官各

有所指不必牽合見檀弓曰公侯之喪諸達官之

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達於君似非文意禮所

官皆指有長二此以長言則不及二也禮所謂達官

可移之解小事專達是也但不得臣其士也○補註

賜官使臣其屬也○官則不得臣其士也○補註

性理會通卷下

之建官以治家邑臣其屬者名

其屬爲臣得以君道自居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

親之如家人焉集解公宮祖廟也祖廟未毀謂五廟

也此二句見昏義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毀教於公宮公雖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

則其親於公同爲有服之屬也故曰有服族人非

諸侯猶服族人喪也中庸曰期之喪達于大夫

諸侯絕矣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

親仁也中不以私恩掩公義亦不以公義廢私恩

聖人大中之道

子 17-629



使之升堂取解自下堂而立飲也其所謂  
爭非以力而爭也習謙恭退讓之實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為力不  
華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

同科之一也補註張布為侯樓革為鵠亦釋論語之  
意也○集解侯即今所謂鵠箭者也革

又樓皮於中以為的名之曰鵠鵠鳥之小而飛最  
疾者取其難中中之為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則  
是已申其革特不貫爾  
故曰中鵠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

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

焉補註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出曲禮畏壓溺由  
惜弓方氏註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  
乎君子不立巖墮之下其有墜而死者乎孝子舟  
而不避其有溺而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不淑也

性理會通本卷六 七  
詩王風中谷有雅淑善也○集解禮引曰死而不

弔者三畏壓溺畏威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於

桎梏者或謂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為備方氏以戰陳無勇為有畏而陳氏又以自經

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托者則無以驗其實而  
於詩之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雖服冕弁而  
裳之類先王制禮作樂各有所歸為煩雜者皆不  
之於孝而不能退息遊觀行禮者之難服則無以  
盡職其制而於禮之文必彷彿而不能安者矣朱  
子曰古者祭服各有殊等降殺若理會得難服禮  
半矣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集解春秋一書聖人不得已而作  
故首曰元年春王正月示其一統以尊天王也扶  
王綱於將頹迴狂瀾於既倒故知我者惟春秋以  
一字而有褒貶以匹夫而行  
實則則罪我者亦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補註此論語二  
章張子合而言

性理會通本卷六 七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之虛寂不

補註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為篇名  
今自為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愚按此篇亦  
與首太極篇多相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

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

不可遺也補註凡可狀若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  
也蓋天地間無一物而非大虛之神與性所生則亦無  
一物而非太極之神為性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  
遺也沈毅齋曰天地間於氣則由地以上皆天  
氣也若於極遠之色則然人猶有於天地之中  
其呼吸之氣與天之氣相為流通者乎  
也吾之氣與天之氣相為流通者乎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是也凡形象皆陰陽二氣之流行其間也然氣之理本虛靜而神靈則神靈與性氣之所固有也非二途也是二物也此鬼神所以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乎是姑以氣之可求舍氣又無意之可盡二者又何氣則無象之可求舍氣又無意之可盡二者又何皆有止息乎故人至誠則盡性於已而能窮究神之所以然不息而知化之所以然此皆聖人之事也蓋聖人至誠自然之天性如此無妄也至於悠久不息自然之天道如此流行也若春而夏秋而冬冬復爲春其於穆不已又何不久之有若李而未至知化則非真有得者焉○補註此以中庸性命之理明易神化之意○集解人之至誠卽天之性也其發而通變而流行不息者卽天之命也故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言與神化合一也學未至於知化則推行有碍內之疑故其發之潛也豈爲真得乎言人必以窮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集釋太極在中本無也虛

也故曰無極然無而有虛而實故曰太極是通爲一物氣理皆具者性也人有是氣則有是形有是形則具是理若氣自爲氣理自爲理非能旁極其性之所以然也故飲食所以濟飢渴男女所以行夫婦亦皆天性也是必有而豈可滅哉飲與食對男與女對則有與無對虛與實對亦皆性之必具者矣莊老以虛無爲言釋氏以空滅爲教豈暢通直理者乎此姑以飲食男女論之也

補註曰有

曰實以物言形而下者也曰無曰虛以性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莊老浮屠皆舍物而言性非達實理者也愚謂氣質之中有性無形聲之驗及發乎情見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  
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最然異矣人能盡  
性知天不爲最然起見則幾矣集解所感者氣也固不外於乾坤陰陽二  
端而所性之理實卽在此本無內外也何合之有  
本無耳目也何引求之有其與人物之最然蔽於  
耳目徇外而遺內者異矣然其天獨異於人哉人  
得是理以爲性本與天同也但人蔽於外而自失  
之耳人苟能盡性知天不爲最然起見則是能合  
內外耳目而一之矣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全  
之而無所喪矣故  
曰幾之近於天也  
有無一內外合同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性理會通不卷本  
正蒙  
六十一

者虛也。感卽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  
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  
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  
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集釋動而  
則靜有而  
若無此性與心一也。出而應物內而守中亦一性  
與心也。人心之所從來自古及今無不能一無不  
能合者。聖人同也。在聖人則全休大用自無不感  
故不專以聞見爲心。亦以聞見爲用。德無不有化  
無不至。非止於聞見之知而已。而其所感於物亦  
自然而然。無所不感者以其虛明於中。隨物而應  
應卽合於已。內於外者矣。卽所謂咸和者矣。如是  
者盡萬物皆歸一体一則合其不同而內於一也。  
能合不同故謂之感。若非不同又何求合焉。且天  
性不過乾坤陰陽之理也。固有是理則氣之感生

性理會通卷六

正蒙

全

行所以合其異者物有二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

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

物而謂之性故謂之神此神字專指其發見處言而

通書曰感而遂通神也之神字同休猶言主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

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一得之明耳實而不堅固者惟吾儒至靜中之動

雖守一而靜易消數非一本而萬殊也雖動而不窮

則在者來來者往常性過來往天地之化其旁乎

形主靜之動動而不窮即首篇至靜之客感一字

焉又以其能一萬物故能合之也是以天地生萬  
物所稟受雖不同而皆無須更之也不惑者以無為  
本一也是以聖門謂性即天道哉○集解言人心之  
所自來本皆無有內外道為一物者但人蔽於聞  
見之小而不失之耳若聖人則不能專以聞見為心  
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其所以無所不感者應曲  
當者本其心之虛也無所不聞見為心之專以聞見為  
心者天性自發是不專以聞見為用者由天性所發  
而見也感即合也以下是不外於乾坤陰陽雖有  
二端所以推行其一而一即所以合其二者其理  
之不一而於氣也如此天地生萬物以此理付之於  
物其所受以成其形者雖大小不同而其理亦不離  
於氣也故皆如天地之有兩端無須更之氣感而  
無不能合者人其可不求其合而難道於氣哉所  
謂性即天道也此又解上文性字蓋性理也天道  
以氣化言理之發也言上文所謂性即天道之流

當什來○集解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  
實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實而固則形也形無  
方安能實而不固則有其理也實無其形也理無  
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  
也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故動而不窮不  
秀則性且來四時是也實以休言動以用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太極之有而極于無極之無無物不有者也氣則  
不遇其一物耳以性言之在人而為物之義在物  
有虎象之父子在人而為君臣之義在父子之親在物  
而臣以氣言之則命不可為物之義在物而為命之義在命  
同已命者上天之所命今人賦於天猶命於人然與性  
也而有商均之不一乃由匹夫而為天子孔子亦  
聖人也而有孔鯉之過庭乃有聖德而無天位

性理會通卷六 征蒙

非所遇之時然千人之勞理盡性用百倍之功  
有不遇者未可以為性之如此但可言氣稟有  
不充耳至于德行之同而報應之不同難言天命之  
本然但可言時之適然也此言性命之通於無  
即太虛蓋欲人之修己而後其時耳○補註性  
通極之理稟同於性命即氣化之理果能此通  
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故百倍其功猶難語性可  
以言氣也

猶難語命可以言言  
遇也詳見前篇

性理會通卷六

征蒙

全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游魂

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門有金均死生一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

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瞶因謂聖

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謠

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集釋受生循環今生為

理也居塵世為虛端淫繁為實是真妄人也天

一物天與人相表裏天生物參天地而謂之天故妄矣

而取天舍天而取人也以其道而謂之天故妄矣

游竟為變易之辭言物之氣聚散而謂之天故妄矣

居乃謂之輪迴可乎知天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

也精氣為物游竟為變可知鬼神之情狀也得道不

免釋氏以誦經生福為可長生不死而免輪迴之

苦也淪胥陷溺也佛敎自漢明帝入中國至其末

武唐憲則其俗熾盛達之天下矣佛氏之害甚矣

法於俗儒崇尚之言昏冥冥其目恬習之不長則

域延諸吾聖人大道可不幸而至而知之也是以

未識聖人之道其心已謂不必求踐聖人之迹未

見有道君子其意已謂不必事其文李之言此人

倫庶物所以不明察治德所以常反亂怪異詭誕

妖嬈神獸之言淫濫人耳上之司治者無禮法以

防偽下之為十者無正孝以猶奸而致其禍

之辭翕合而興起皆出於佛氏之門若如

蘇軾之徒利得陷溺其中蘇晉何充又甚可

天子且愚之聖人則陷溺其中蘇晉何充又

幸為無人倫喪失之婦爾若尚敬之况凡民

信之君子有夫之婦之婦者何以能正立其

之較是非論得失哉嗚呼聖道之不明也甚

儒之不出也夕矣是以佛氏之害若足之甚

主之責吾儒之罪天雖之不幸也幸乎孟軻

而闢之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無邪惡

治佛氏先明吾道吾道明則人人皆明吾道

若化然後佛氏之教十去七八而吾儒之道

治佛氏之用矣矣愈則曰人其人火其書儒

之言人主吾儒之責如此此張子朱子今又

通廢崇正李而明吾道也夫口補註淫屠佛

也其推明是一字言人之死也神識不取實

形而受生如環之流轉遂厭苦人世之生用

欲未遂得免是不知鬼神之神理也人生日

天理之當然佛氏指浮生幻化是不知人之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

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

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

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道不流不過者也

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

性理會通卷本

正錄

卷本

其言流通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  
 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  
 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  
 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  
 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  
 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某發際處也交會之門也  
 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為真雖真亦妄此幻妄之  
 子以黃帝堯舜為恍惚此皆言皮上之結肉譬無  
 用者此五濁也堯舜亦若是是皆以誠為空也釋  
 命濁此五濁也堯舜亦若是是皆以誠為空也釋  
 氏言實處正吾儒知道者之所謂誠天之德也其

言語所及反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真歸以有為  
 寂者為清淨故皆厭父母妻子女之屬而不有  
 遺居室田畝鄉土之類而不存就使得之雖為誠  
 實乃不能格致知而求明道者也儒者則因明  
 致誠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也教而入人道  
 也誠致明者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所致李而可  
 天道也天道人道合而為一也故致李而可  
 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在人之事  
 即易所謂曲成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遺者存正之仁  
 而無所流曲成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遺者存正之仁  
 謂幻妄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岐路蓋與吾儒  
 然究其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岐路蓋與吾儒  
 二本而殊途所行均為過差也夫天地聖賢  
 之道一而已矣石吾儒之是則釋氏之非不可同  
 日而語者况其所言流蕩遠逝則失守其至公旁  
 用詩大則或過乎中道推其小則多邪而不正求  
 故而不平其極此等之弊無不有之既不公乎  
 其終歸一於此等之弊無不有之既不公乎  
 中正則皆儒門之寶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

性理會通卷本

正錄

卷本

抵能知天地之晝夜陰陽其向靜不失健順之德  
 則吾受之性天賦之命能一之耳知之則入道之  
 極造化之迹者豈不皆知之乎釋氏直語太虛皆  
 從事於空寂陰陽晝夜亦不少係於心則是未嘗  
 見易豈不更語真際晝夜之累乎具是理者而且不  
 見又豈可更語真際晝夜之累乎具是理者而且不  
 鬼神乃見幻妄也故大易之實理健順之常道彼  
 雖能語其幻妄而釋氏以空為宗以本有天地之  
 註實際謂真際也釋氏以空為宗以本有天地之  
 先為吾與天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其事都為粗迹  
 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就便得其真乃誠而惡  
 明者也考即者字之誤一卷謂釋書彼欲直語太  
 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而不知太虛即氣欲舍  
 晝夜陰陽而言太虛則是未能見易又烏能更語  
 真際真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即  
 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  
 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釋夫子直告季路之言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  
 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  
 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  
 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實一物指事與名爾集釋其休周流不息而不偏滯  
 實偏滯於晝夜陰陽特物而已如道則兼其體而  
 不累於偏滯也惟其道兼其體而已如道則兼其體而  
 陰消則陽長休無窮也又云陰陽不可測度又云  
 一闔一闢者靜之極動之極則不偏於晝夜也論其  
 也又云通乎晝夜之理則不可測度則謂之  
 推行於外則總名之曰道論其不可測度則謂之  
 神易者變化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實則謂之  
 神易者變化無窮論其生生則謂之易實則謂之

以無方無體也○補註蓋夜陰陽即物也與首

太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

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集釋老氏况諸谷謂谷神

之報也蓋可為善不可為惡夜亦不可為善也善惡

而無不包也無陽無陰無偏無倚也一陰而一陽一

靜之極矣人之為德虛以氣言善以理言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何心哉哉者培之傾

者覆之自然而然也故曰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

之神○補註况諸谷謂谷神也谷神者謂太虛氣之本

地之道靜虛則不居靜則不變愚謂太虛氣之本

而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惟其所命若俄然

皆神之所為也曰是而知神者即氣之性化者即

性知化則知神矣

惟理會通不卷木 正蒙 八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

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

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

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

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

為文非如蜚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集釋一段

好湛然與一神也太虛之道也神則理也數則命

無窮其實湛然理之真一者常清明之理也而

二氣散行於天地人物之間將有萬殊之理而

其理之一本苟理之混合為一使萬殊之理而

為一道豈復又見其有異哉此理之實一而無二

也然理是氣而生形聚之則為萬物形散則為

歸其本原如此之聚必有如此之散易所謂精氣

為物游氣為變之說與字如人之游漸漸而去

變者理聚而散漸成消變也故一變字對聚散有

亡為文聚而散存而亡又亡如此也非如腐草

雀之變化者焉此論太虛之氣散無不有神之理

也前身何人後身為畜前身為人後身為人此

氏之言何嘗有是理哉天生人物如軀如相如

軀之出何嘗有是理哉天生人物如軀如相如

如此○補註况諸谷謂谷神也谷神者謂太虛氣之本

無窮直言無時不聚不散也散見成物也非消散也

言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反言者謂其氣復還

於天地也腐草化為螢螢化為蛤故曰蜚雀之化

程子曰萬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還本原之理天

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資既返之氣以為造

惟理會通不卷木 正蒙 八

化哉况既返之氣已散豈有復在天地之間造化

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生自化至如海水

潮因勢盛而漲及陰虛而生亦不是理也或問人死

其氣雖散只返本還原去朱子曰不須如此說若

說無便是散也是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

得散便是散也是無了性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

之理所謂誠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是也神即太虛

聚而為萬物故形聚為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

虛故形消反原蓋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

故死則依舊是太虛之氣如冰之釋而復為水者

相似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為一化之理而先儒

數辨其非亦求之過也蓋在之化見禮記月令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

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

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集釋益曰有孚中行

又曰有孚惠心則益

子 17-635

物者必誠如天生而不息也幸者自若也  
如水之方至日有為得者行之不誠幸之不為以  
求自益而益人者為難矣又言過言易長裕而  
不設謂遷善改過以長善但充裕之而不可造作  
則益矣豈不信夫文王于美里蓋如此也一說曰  
息曰滋息也已○補註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幸之  
不誠也

將修已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

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已者親無如改過

之不吝集釋不固之則以為固滯之固○補註東氏

苟輕浮則無受道之基然徒重厚而不為善則德

亦固滯而不進矣然進德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

改過則無所施其責善之道賢者亦不我親矣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

性理會通入卷六 正業 八九

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

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

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  
無毫餘濫家之氣非明康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  
無微不盡之矣考索者如操料於物見彷彿  
觀識微書識之矣考索者如操料於物見彷彿  
條暢又曰子厚謹嚴謹密便有迫切氣象無寬  
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印更銘對看○伊川云非明  
察所照而考索至此蓋微平却是一向苦思來將  
向微云考索至此蓋微平却是一向苦思來將

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同為一理  
獨物我之問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未始  
相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  
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言之亦  
究其說求其所以為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  
殊錄而較之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取以  
錄凡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所撰著云○  
朱子曰正蒙規摹大知  
銘警已以教人者人之戲言出於心思之所欲  
也人之戲言見於四休以為動何嘗不出於心  
明其理而若是以四休為動也謂非出於心此  
欺人也至於過言則非已之喜言過動則非已  
正動也失發於聲氣或移述其四休而致其然  
非理也謂已之自當如此則其欺矣欲他人從  
而不疑則欺人之矣豈不自知其不可乎或以  
性理會通不卷六 正業 九

出於中心者但端為已戲失於心思者則自誣  
為已誠者出于非偽者是皆不知其出於已之  
職及端者于其無知識之甚矣苟知其然則非  
惡庸有既乎其無知識之甚矣苟知其然則非  
之戲無心之過皆無知識之甚矣苟知其然則  
過矣幸者豈可忍其小而不力焉○愚謂正蒙  
以言動亦欲事於細微亦至高遠也其間多有  
聖賢所未發者戲動也知戒則長傲不出汝者  
出汝者戲動也知戒則長傲不出汝者過  
言過動也知戒則長傲不出汝者過  
端者則達非

性理會通卷六終

性理會通卷七

皇極經世書一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性理會通卷七

皇極經世

一

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

性理會通卷七

皇極經世

二

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嗣



趙氏震曰皇極經世書元會週世十六卷月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易物十二篇之文所以暢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囿於數而數實該乎道昔之負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事於數

校本書六十二篇并門弟子所記外  
十有四篇其首三十四篇則以元會運世相經  
列甲子繫歲紀事以驗夫天時人事之得失其  
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爲圖三千八百  
四十以窮夫萬物之數其後內外十四篇之文則  
皆所以敷暢前二致之義也然前之二數邵伯溫  
氏嘗著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要約後西山蔡氏  
因其圖而推衍之者爲經世指要一書足以盡  
五十篇之義而晦庵朱子謂其於康節之書推  
繹密矣故今不復具載康節全書但取蔡氏指  
諸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爲二卷列於內外十四篇  
之首庶與觀者卽圖以明其數因文以求其理則  
聖理會通本卷七 皇極經世 三

西山蔡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

爲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唐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同

性理會通人卷七  
伏羲始畫八卦圖

皇極經世

甲

伏羲始畫八卦圖

乾

兌

離

震

1

與

坎

良

坤

八卦

## 四象

兩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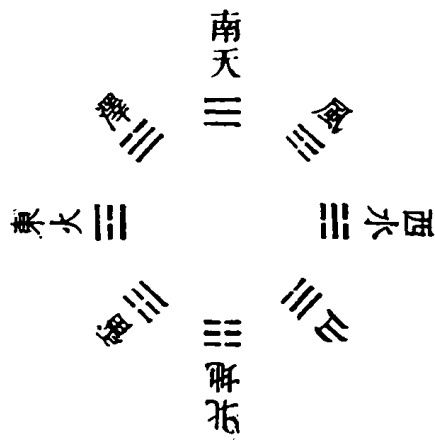
太極

10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性理會通不卷七  
八卦正位圖



五

邵伯溫曰先君云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為少女乾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

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

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

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

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

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

陽也其敘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補註

正位之圖而曰南天者三畫皆奇上下皆乾天之

象也其曰北地者三畫皆偶上下皆坤地之象也

其曰東火上下之畫皆陽中之畫為陰是謂之離

離者火之象也故謂東火其曰西水上下之畫皆

陰中之畫為陽是謂之坎坎者水之象也故謂西

水上之畫為陰上二畫為陽其名曰兌兌者澤之

象也故東南曰澤上之畫為陽下二畫為陰其名

曰艮艮者山之象也故西北曰山上二畫皆陽下

二畫皆陰下一畫為陽震之象也震之象為雷故

東北曰雷是故天地相交雷風相薄水火

不相射山澤通氣造化之功罔斯著矣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性理會通卷七

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恆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震

性理會通入卷七  
皇極經世  
九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性理會通入卷七  
皇極經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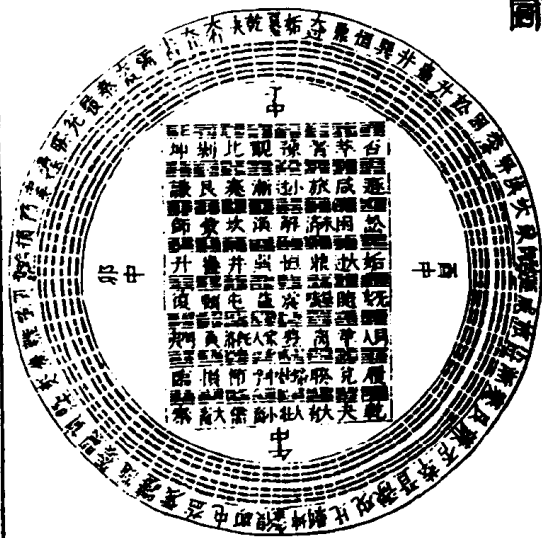
西山蔡氏曰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

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  
三十二卦為陰古往今來者也補註昔者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  
奇偶之象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始畫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文王於八  
卦之上各加八卦重之而為六十四教人卜筮以  
占吉凶則陰陽變化之理品物咸亨之道皆自此  
而流行矣且前三十二卦為陽陽乃奇之數也後  
三十二卦為陰陰乃偶之數也伏羲所定之卦不  
過三畫文王亦加三畫是為六畫如三畫皆陽乾  
也再加三畫是為純乾三畫皆陰坤也再加三畫  
是為純坤如三畫皆陰下三畫皆陽是為天地否  
泰也上三畫皆陽下三畫皆陰是為天地否也其  
他之卦亦多放此李易者潛心於觀象玩  
占之間而藝文之蘊奧豈不可鑽研之哉

性理會通卷七

星經經世

十一



邵伯溫曰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  
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  
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  
繫辭實述之矣圖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  
在是也○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圖布者乾盡午  
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  
於午中陰生於子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  
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  
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圖於外者為陽方  
於中者為陰圖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性理會通卷七 星經經世 十一

陽九陰六用數圖

星經經世

十一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六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

十為一卦之數

月日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  
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

四千六百有八之數

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  
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  
之因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性理會通卷七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為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八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二是為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

六十是為一卦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

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

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

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聖人

所以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之  
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並數不並萬物  
之數耳

性理會通卷七終

性理會通卷七

皇極經世

十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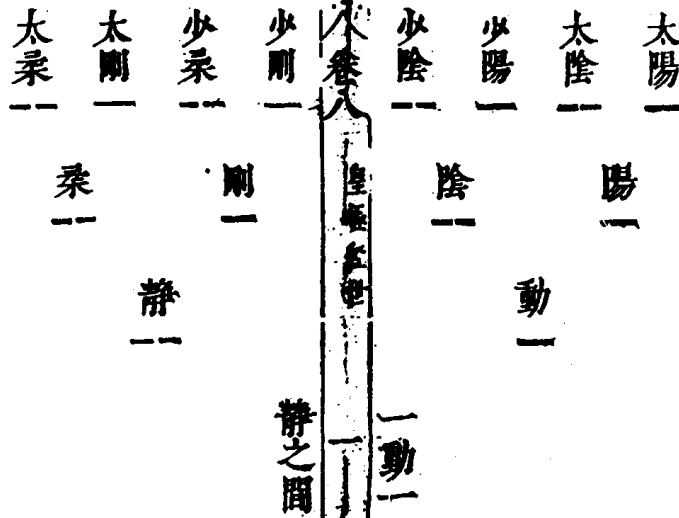


性理會通卷八

皇極經世書二

纂圖指要下

經世衍易圖



西山蔡氏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  
 動靜者易之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之所謂  
 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  
 者易之所謂八卦也補註此邵子衍易之圖所以明陰陽之義也陽動而陰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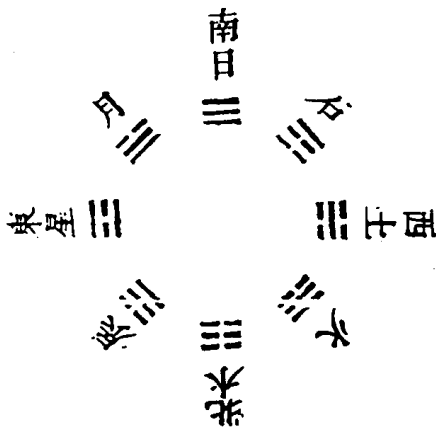
故易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動極而靜  
 道也其曰剛柔亦陰陽之謂也其曰少陰少陽  
 陰即易所謂七陽也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謂不變之陰陽也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其道理由是也邵子點契易理作為  
 是圖蓋亦前聖所未發為後李之階梯者也

性理會通卷八

皇極經世

二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	暑	性
目	元	皇	
太陰	月	寒	情
耳	會	帝	
少陽	星	晝	形
鼻	運	王	
少陰	辰	夜	體
口	世	伯	
少剛	石	雷	木
色	歲	易	
性理會通	人	卷八	皇極經世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西山蔡氏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陰者動之極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

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動之極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陽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之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風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

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  
 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  
 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  
 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  
 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  
 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  
 圖書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  
 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  
 而為十六千。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  
 一之物為巨物。一一之民為聖人。蓋人者萬物之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五  
 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  
 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  
 大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  
 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與。一動一靜  
 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  
 靜。而生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  
 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  
 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  
 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  
 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

之說矣。  
 然而陰陽之中。各有陰陽。此太陰少陽。少陰  
 之所。以名也。剛柔之中。各有剛柔。此太剛太柔。少  
 剛少柔。之所。以名也。曰。為太剛。月。為太陰。星。為少  
 陽。辰。為少陰。乃天之四象也。若者。日之為寒。者。月  
 之為暑。者。星之為夜。者。辰之為乃天之四象也。水  
 為太柔。火為太剛。土為少柔。石為少剛。地之四象  
 所以名也。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霧。石為雷。地之所以  
 化者。此也。蔡氏之言。備矣。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大			
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一	一	二	二
乾一	元之元 日之日 乾之乾	會之元 月之日 兌之兌	履十二
二	二	二	二
夬十二	元之會 日之月 乾之兌	會之會 月之月 兌之兌	兌一百四十四
三	三	三	三
大有三百六十	元之運 日之星 乾之離	會之運 月之星 兌之離	睽四千三百二十
四	四	四	四
大壯四千三百二十	元之世 日之辰 乾之震	會之世 月之辰 兌之震	歸妹五萬二千八百四十



四	三	三	二	三	一	三	八	七	六	五
豐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離十二萬九千六百	華四千三百二十	同人三百六十	同人三百六十	同人三百六十	同人三百六十	泰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太富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需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小畜十二萬九千六百
運之世 星之辰 離之震	運之運 星之星 離之離	運之會 星之月 離之兌	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元之辰 日之火 乾之艮	元之日 日之火 乾之艮	元之月 日之火 乾之艮	元之歲 日之火 乾之艮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八	七	六	五
震二千八百六十六萬三千四百	噬嗑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隨五萬二千八百四十	无妄四千三百二十	无妄四千三百二十	无妄四千三百二十	无妄四千三百二十	臨六千九百八十七萬四千	損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四千	節二千八百六十六萬三千四百	中孚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世之世 辰之辰 震之震	世之運 辰之星 震之離	世之會 辰之月 震之兌	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會之辰 月之火 兌之艮	會之日 月之火 兌之艮	會之月 月之火 兌之艮	會之歲 月之火 兌之艮

四	五	三	五	二	五	一	五	八	三	七	三	六	三	五	三
恒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鼎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大過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姤千二萬九千六百	姤千二萬九千六百	姤千二萬九千六百	姤千二萬九千六百	明夷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	明夷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	賁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賁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賁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既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家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家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家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歲之世 辰之辰 巽之震	歲之運 辰之星 巽之離	歲之會 辰之月 巽之兌	歲之元 辰之日 巽之乾	歲之元 辰之日 巽之乾	歲之元 辰之日 巽之乾	歲之元 辰之日 巽之乾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辰 星之火 離之艮
四	六	三	六	二	六	一	六	八	四	七	四	六	四	五	四
解六十七萬五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未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困二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訟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訟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訟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訟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	復萬四千三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復萬四千三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頤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二萬	頤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二萬	頤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二萬	屯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益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益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益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月之世 辰之辰 坎之震	月之運 辰之星 坎之離	月之會 辰之月 坎之兌	月之元 辰之日 坎之乾	月之元 辰之日 坎之乾	月之元 辰之日 坎之乾	月之元 辰之日 坎之乾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辰 辰之火 震之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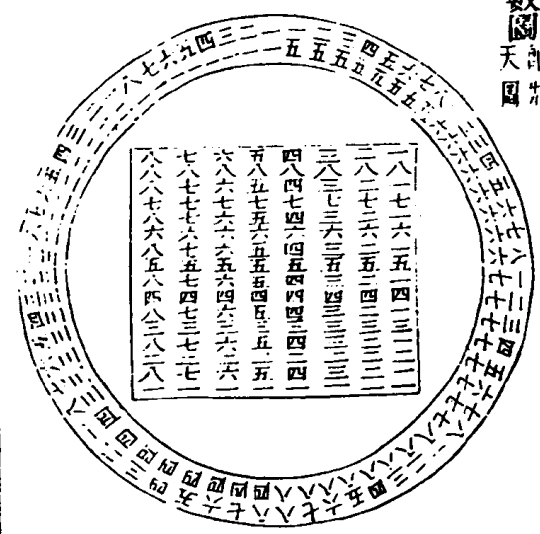
四七	三七	二七	一七	性理會通入卷八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小過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一萬	旅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咸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遯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升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蠱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六十萬	井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萬	巽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日之世 火之辰 艮之震	日之運 火之星 艮之離	日之會 火之月 艮之兌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皇極經世	歲之辰 火之水 艮之坤	歲之日 火之火 艮之艮	歲之月 火之土 艮之坎	歲之辰 火之石 艮之巽
四八	三八	二八	一八	九	八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豫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晉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萬	萃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否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師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蒙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坎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渙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萬
辰之世 水之辰 坤之震	辰之運 水之星 坤之離	辰之會 水之月 坤之兌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皇極經世	月之辰 土之水 坎之坤	月之日 土之火 坎之艮	月之月 土之土 坎之坎	月之辰 土之石 坎之巽

四七	三七	二七	一七	性理會通入卷八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小過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一萬	旅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咸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遯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升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蠱六萬四千六百六十六萬七千七百六十萬	井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萬	巽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日之世 火之辰 艮之震	日之運 火之星 艮之離	日之會 火之月 艮之兌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皇極經世	歲之辰 火之水 艮之坤	歲之日 火之火 艮之艮	歲之月 火之土 艮之坎	歲之辰 火之石 艮之巽
四八	三八	二八	一八	九	八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豫一萬四千八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晉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萬	萃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否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師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蒙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坎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渙千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萬
辰之世 水之辰 坤之震	辰之運 水之星 坤之離	辰之會 水之月 坤之兌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皇極經世	月之辰 土之水 坎之坤	月之日 土之火 坎之艮	月之月 土之土 坎之坎	月之辰 土之石 坎之巽

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天地之數至于八八而遂窮乎曰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者也。元會運世即歲月辰日月星辰即水火土石猶形影聲響也故經世舉元會運世而不及歲月辰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水火土石也。

黃氏瑞節曰經世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復乘之也元之元一會十二是以十二乘一也元之運三百六十是以三十乘十二也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是以十二乘三百六十也元之元會運世歲月辰即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元之元即乾之乾元之會即乾之兌元之運即乾之離元之世即乾之震元之元之辰即乾之巽元之月即乾之坎元之日即乾之艮會之元以下放此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十一



邵伯溫曰乾之數一兌之數二離之數三震之數四巽之數五坎之數六艮之數七坤之數八交相重而為六十四焉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為陰在地為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地理也。

西山蔡氏曰八卦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序也一一為乾以至八八為坤參伍錯綜無不備也則者為天方者為地一二三四為陽五六七八為陰即先天圖也一一起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十二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元	會	運	世
日甲	月子	一星三十辰	三百一十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月丑	二星六十辰	七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臨
月寅	三星九十辰	八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泰
月卯	四星	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姤
月辰	五星	一萬二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乾
月巳	六星	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姤
月午	七星	一萬四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姤
月未	八星	一萬五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遯
月申	九星	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否
月酉	十星	一萬七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觀
月戌	十一星	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剝
月亥	十二星	一萬九千一百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一十二	坤
邵伯溫曰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一元在大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十三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十四

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日甲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亥月之數十二歲十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十周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十有六開物於月之戌星之戌三百一十有五月至巳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爲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至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爲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焉除四正卦凡六四六二十四三百八十有四去其二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正卦謂乾坤坎離居四方之正位反復不變故謂之四正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虧之法在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

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名焉巍巍乎其有成  
功煥乎其有文章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  
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  
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  
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  
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  
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  
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至巳爲息自午至亥  
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開物於

性理會通

卷八

十五

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  
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  
朔虛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  
爲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  
間矣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  
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  
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嗟夫皇極一元之運始於  
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一

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  
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  
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又曰元會運  
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  
所得而數者卽日月星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  
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歲有  
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  
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  
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  
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入者之數皆三百

性理會通

卷八

十六

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  
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  
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  
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  
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  
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胸  
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  
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  
七歲爲元以八十一爲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

差

性理會通卷八

卷之十七

七

言曰以今日天

之運日

之行

言曰以今日天

之運日月

之行

產子會之終故曰天開於子濁氣難搏在中間然  
 未凝結堅實故未有地又五千四百年當丑會之  
 中濁之氣凝結者始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  
 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為火頭而不隱水火土石  
 四者成形而其為地故曰地開於丑又五千四百  
 年而丑會終又自寅會之始五千四百年當寅會  
 之中丙間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集覽前  
 至元元年甲子至元本元世祖年號即宋理宗景  
 定元年泰定甲子泰定本元  
 泰定帝年號即泰定元年

性理會通不卷八

皇極經世

十九

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

萬物之數

日日聲平開

水水音開清

多良千刀妻

古黑安夫卜東

宮心●●●

乃走思■ ■ ■

日日聲七下唱地之

水水音九上和天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平聲開音平聲開

謂開音清聲開音清

音一千六十四

聲一千八

日日聲平之一開

水水音開之一清

開音清 一之一 一音古字和 聲至十聲

平聲開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唱呂 聲多字唱

一之二 一音黑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一 一音黑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三 一音安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三 一音安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四 一音夫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四 一音夫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五 一音上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五 一音上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六 一音東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六 一音東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七 一音乃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七 一音乃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八 一音走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八 一音走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九 一音思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九 一音思字和 聲至十聲

一之十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一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一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二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二 一音至十聲

性理會通不卷八

皇極經世

二十

日月聲平翕

水火音開濁

禾光元毛衰

口黃口父步兌

龍○●●●

內自寺■ ■ ■

日月聲七下唱地之

水火音九上和天之

用音一百二十五是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平聲翕音平聲翕

謂開音濁聲開音濁

音一千六十四

聲一千八

日月聲平之二翕

水火音開之二濁

開音濁 二之一 一音古字和 聲至十聲

平聲翕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唱呂 聲未字唱

二之二	一音黃字和	二之二	二音小字唱
二之三	三音口字和	二之三	三音元字唱
二之四	四音父字和	二之四	四音毛字唱
二之五	五音步字和	二之五	五音寒字唱
二之六	六音先字和	二之六	六音龍字唱
二之七	七音山字和	二之七	七音○字唱
二之八	八音自字和	二之八	
二之九	九音寺字和	二之九	
二之十		二之十	
二之十一		二之十一	
二之十二		二之十二	
日星聲平關		水土音開清	
開丁臣牛○		坤五母武普土	
魚男●●●		老草口■	
日星聲七下唱地之		水土音九上和天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平聲關音平聲關		謂開音清聲開音清	
音一千六十四		聲一千八	
日星聲平之三關		水土音開之三清	
調音清 三之一	一音坤字和	平聲關 三之一	一音至十音

三之二	一音五字和	三之二	二音○字唱
三之三	三音母字和	三之三	三音臣字唱
三之四	四音武字和	三之四	四音半字唱
三之五	五音書字和	三之五	五音○字唱
三之六	六音土字和	三之六	六音魚字唱
三之七	七音老字和	三之七	七音男字唱
三之八	八音草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日辰聲平翕		水石音開濁	
回兄君○龜		口吾目文旁同	
烏○●●●		鹿曹口■	
日辰聲七下唱地之		水石音九上和天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平聲翕音平聲翕		謂開音濁聲開音濁	
音一千六十四		聲一千八	
日辰聲平之四翕		水石音開之四濁	
調音濁 四之一	一音口字和	平聲翕 四之一	一音至十音



四之二	二音字和	四之二	三聲字唱
四之三	三音字和	四之三	三聲字唱
四之四	四音文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旁字和	四之五	五聲字唱
四之六	六音同字和	四之六	六聲字唱
四之七	七音慶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書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十	
四之士			
惟理會通卷八	皇極經世	壬子	
四之士			
月日聲上闕	火水音發清	甲花亞法百丹	
可兩典早子		妳哉三山莊卓	
孔審●●●		火水音十二上和天	
月日聲七下唱地之		之用聲一百一十二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是謂發音清聲發音	
謂上聲闕音上聲闕		清聲二千三百四十四	
音一千六十六		火水音發之一清	
月日聲上之一闕			
發音清一之一	一音甲字和一聲至十聲	上聲闕一之一	五音字一音一聲可字唱



四之二	音牙字和	四之二	二聲示字和
四之三	音見字和	四之三	三聲九字唱
四之四	音齒字和	四之四	四聲〇字唱
四之五	音胡字和	四之五	五聲水字唱
四之六	音單字和	四之六	六聲虎字唱
四之七	音聲字和	四之七	七聲〇字唱
四之八	音才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音口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音宗字和		
性理會通 卷八 皇極經世 二十七			
星日聲去闕		土水音收清	
个何旦孝四		九香乙口丙帝	
衆禁●●●		女足星手震中	
星日聲七下唱地之		土水音十二上和天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之用聲一百一十二	
謂去聲闕音去聲闕		是謂收音清聲收音	
音一千六十四		清聲二千三百四十四	
星日聲去之一闕		土水音收之一清	
收音清 一之一	音九字和	去聲闕 一之一	音至土音
和作	聲至十聲		聲个字唱

一之二	音香字和	一之二	二聲向半唱
一之三	音乙字和	一之三	三聲日字唱
一之四	音以字和	一之四	四聲聲字唱
一之五	音四字和	一之五	五聲四字唱
一之六	音帝字和	一之六	六聲果字唱
一之七	音女字和	一之七	七聲葉字唱
一之八	音足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音孝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音章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音聲字和		
性理會通 卷八 皇極經世 二十八			
星月聲去翕		土火音收濁	
化況半報帥		近雄王口葡第	
用○●●●		年匠象石口直	
星月聲七下唱地之		土火音十二上和天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之用聲一百一十二	
謂去聲翕音去聲翕		是謂收音濁聲收音	
音一千六十四		濁聲二千三百四十四	
星月聲去之二翕		土火音收之二濁	
收音濁 二之一	音至字和	去聲翕 二之一	音至土音
和作	聲至十聲		聲化字唱

二之二	二音雄字和	二之二	三音見字唱
二之三	三音王字和	二之三	三音半字唱
二之四	四音日字和	二之四	四音報字唱
二之五	五音養字和	二之五	五音師字唱
二之六	六音第字和	二之六	六音用字唱
二之七	七音年字和	二之七	七音○字唱
二之八	八音匠字和	二之八	
二之九	九音象字和	二之九	
二之十	十音石字和	二之十	
二之士	十一音口字和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二十九			
二之士	十二音學和		
星星聲去開	土土音收清		
愛且良奏○	丘仰美口品天		
去欠●●●	呂七口耳赤丑		
星星聲七下唱地之	土土音十二上和天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之用聲一百一十二		
謂去聲闕音去聲闕	是謂收音清聲收音		
音一千六十四	清聲千三百四十四		
星星聲去之三闕	土土音收之三清		
收音清 三之一 五音丘字和	去聲闕 三之一 五音主音		
和律 歷至十聲	唱呂 歷至十聲		

三之二	二音側字和	三之二	二音直字唱
三之三	三音美字和	三之三	三音良字唱
三之四	四音日字和	三之四	四音奏字唱
三之五	五音品字和	三之五	五音○字唱
三之六	六音大字和	三之六	六音字唱
三之七	七音品字和	三之七	七音大字唱
三之八	八音七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日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耳字和	三之十	
三之士	十一音奏字和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三十			
三之士	十二音奏字和		
星辰聲去翁	土石音收濁		
退瑩異○貴	乾月眉口平田		
兔○●●●	維全口二辰呈		
星辰聲七下唱地之	土石音十二上和天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之用聲一百一十二		
謂去聲翁音去聲翁	是謂收音濁聲收音		
音一千六十四	濁聲千三百四十四		
星辰聲去之四翁	土石音收之四濁		
收音清 四之一 五音泉字和	去聲翁 四之一 五音主音		
和律 歷至十聲	唱呂 歷至十聲		

四之二	二音月字和	四之三	三音眉字和	四之四	四音口字和	四之五	五音半字和	四之六	六音里字和	四之七	七音雙字和	四之八	八音全字和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十	十音二字和	四之十一	十一音辰字和	生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壬土
辰日聲入闕	舌○○岳日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調入聲闕音入聲闕	音一千六十四	辰日聲入之一闕	石水音閉清	癸血一飛必■	■ ■ ■ ■ ■ ■ ■ ■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調閉音清聲閉音清	聲五百六十	石水音閉之一清	唱呂	一之一	解去字唱						

一之二	音血字和
一之三	三音一字和
一之四	四音聲字和
一之五	五音聲字和
一之六	六音聲字和
一之七	七音聲字和
一之八	八音聲字和
一之九	九音聲字和
一之十	十音聲字和
一之十一	十一音聲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聲字和
辰月聲入翕	石火音閉濁
入○○霍骨	揆賢寅吠鼻■
○十●●●	■ ■ ■ ■ ■ ■ ■ ■ ■ ■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
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入聲翕音入聲翕	謂閉音濁聲閉音濁
音一千六十四	聲五百六十
辰月聲入之二翕	石火音閉之二濁
開音濁二之一	人聲翕二之一
和律	習呂





[illegible]

主極經世

性理會通卷八

美

邵伯溫曰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凡四十太陰之數十少陰之數十太柔之數十少柔之數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凡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千二百二十是謂動植之全數一百六十內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內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動植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唱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一萬七千二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四唱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于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卽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則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則元之世日之辰也自餘



皆可以類推之也

西山蔡氏曰凡太陽太剛少陽少剛之體數皆十

康節曰陽數一衍之爲十又日月星辰四象相因而爲十六以

十因十六爲一百六十凡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之

體數皆十二康節曰陰數二衍之爲十二又水火土石四象相

因亦爲十六以十二因十六爲一百九十二爲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體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

二得三萬七百二十爲動以一百九十二因一百

六十亦得三萬七百二十爲植是爲動植之全數

於一百六十中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三十九

十八得一百一十二爲日月星辰之用數於一百

九十二中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

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

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動物之用

數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亦得一萬七千二

十四爲植物之用數又以一萬七千二十四乘一

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爲動植通數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

性情形態耳目口鼻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數皆

百六十水火土石雨風露雷走飛草木聲色氣味

歲月日辰易書詩春秋之數皆一百九十二其去

體得用宛轉相因同一法也物有色聲氣味唯聲

爲盛且可以書別故以正聲之平上去入正音之

開發收閉列而爲圖以見聲音之全數其○有其

聲而無其字者也其口有其音而無其字者也但

以上下聲音調之則自可通其●即所去之四十

入其■即所去之四十也陽數用十陰數用十二

者即易之陽數用九陰數用六也

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

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

性理會通入卷八 皇極經世 四十

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

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

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

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

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偶數

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

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

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

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據

圖觀之直看則第一字爲日聲水音第二字爲月

聲火音第三字爲星聲土音第四字爲辰聲石音  
橫看則第一行爲日聲水音第二行爲月聲火音  
第三行爲星聲土音第四行爲辰聲石音

鍾氏過曰伊川門人云音非有異同人有異同人非有異同方有異同謂風土殊而呼吸異故也東方之音有齒舌南方之音有唇舌西方之音有舌北方之音有喉舌便乎喉者不利於唇便乎齒者不利於舌由是說正牽乎辭論是不出乎曲說繁然淆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噫聲音之生也久矣其必待人而後正者耶人能正而復有待者耶如其說者從天地之道而不爲私焉始可與言聲音者矣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剛柔召有剛和一聲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剛一柔交而平上法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物生焉金木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生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

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隨陽而出。有隨陰而入。隨陰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全土火水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者之道。可以行土施火。日生日。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止焉。是知律呂聲者之道。可以行人事矣。日之律數十。耳之律數十二。鼻之律數十二。口之律數十。二氣之律數十。味之律數十二。色之律數十。聲之律數十二。進自鼻。氣色之律數退耳。口味聲之律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退耳口味聲之律數是爲正呂之用數。是爲正呂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正聲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一十一。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惻然從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

以歌詠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入音也生  
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風風來儀則足率也豈  
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視氏澤曰宮商角徵羽  
分太少爲十二聲管以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  
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  
分乎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爲圖三千  
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  
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  
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成  
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  
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乎上去入也音之位去  
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  
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  
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  
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交及於無聲無音  
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微高下遂其  
坐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  
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  
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交始於一萬  
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人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以取其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息也○上官氏萬里曰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細切母奪造化之巧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丁義區域蓋但欲爲細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之法超越南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指矣詳見說氏鄭夾際云西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之儒爲韻書知纖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今考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呂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統一衡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音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十音者仲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於聲之音而切韻生焉翕四清濁辨具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黃氏瑞節曰節子之書伯溫畧發其微至視氏而其說詳其用與蔡氏蓋由博而之約也右四

柔德而圖取本書學括爲凡今以本書詳之日  
月星辰四象爲聲日月星辰又自相如八卦相如爲  
四象爲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如八卦相如爲  
六十有四也其爲圖凡三十二音爲四  
圖共一十六圖開收開各音爲四圖共一十六  
圖共一十六圖開收開各音爲四圖共一十六  
二十四音之數每圖一千六百六十六音共一十六  
十四音之數每圖一千六百六十六音共一十六  
蔡氏取十聲爲十圖取十二音爲十二圖如第一  
聲圖多字平聲而可全吞上去入三聲隨之矣第  
一音圖在字開音而甲九發發發附三音隨之矣  
至於一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之數但以一十一二而得  
一百五十二其所以爲自然之妙也若夫以聲起數  
以數合卦則其所以爲自然之妙也若夫以聲起數  
○集覽鄭夾添按宋鑑鄭樵謂田人博李強記搜  
奇放古遺藏書家必借留讀畫乃去過目不遺  
辨紹興中以薦召對授樞密院編修官所著書凡  
五十八部有通志皇極經世  
性理會通卷八  
皇極經世  
四十四

邵伯溫系述曰至天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  
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  
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  
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爲物物化  
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  
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  
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  
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  
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  
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  
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  
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  
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  
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  
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  
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  
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

性理會通卷八  
皇極經世  
四十四  
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  
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  
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  
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  
也造化之源也日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  
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時之  
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  
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  
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  
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

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  
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  
分毫釐絲忽渺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  
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  
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也太陽爲日太陰爲月  
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太剛爲火太柔爲水少剛爲  
石少柔爲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二剛之數十柔  
之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  
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有八四而因之  
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  
性理會通人卷八

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體數退  
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體退而本藏則變化見矣  
故謂之變化之數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  
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  
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  
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  
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  
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  
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  
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  
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  
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者  
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  
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  
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凡在  
天地之間蠻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  
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  
於天地而後萬物之理昭焉廣之於陰陽而後萬  
物之數觀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陽唱於前陰和  
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

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自取之耳至于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攷而知聲音爲甚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觀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

性理會通

卷八 星極經世 四十七

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爲動陰爲靜陽之陽爲飛陰之陰爲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栢石類得之則爲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孽飛類得之則爲梟鴞走類得之則爲虎狼介類得之則爲蛇蠍草類得之則爲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材石類得之則爲礪礪萬物亦莫

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致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鳥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庶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順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

性理會通

卷八 星極經世 四十八

運而人從循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歟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唯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惟人乎有其時而無

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脩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

性理會通卷八

皇極經世

四十九

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聖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興之則爲治廢之則爲亂用之則爲中國舍之則爲夷狄五伯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世之諸侯去伯也遠矣鄰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性理會通卷八終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書三 邵伯溫解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而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天地之道不過陰陽剛柔而已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一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爲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爲大者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與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爲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七

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爲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爲日、在地則爲火、先天圖以乾爲日、乾之位、在正南、

太陰爲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爲月、在地則爲水、先天圖以兌爲月、兌之位、在東南、

少陽爲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現、故少陽爲星、在地則爲石、先天圖以離爲星、離之位、在正東、

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爲辰、在地則爲土、先天圖以震爲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爲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爲水、在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王

天則爲月、先天圖以坤爲水、坤之位、在正北、

太剛爲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爲火、在天則爲日、先天圖以艮爲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

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輭緩、故少柔爲土、在天則爲辰、先天圖以坎爲土、坎之位、在正西、

少剛爲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爲石、在天則爲星、先天圖以巽爲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

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也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四

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始終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土火石交而地之益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五



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  
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  
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  
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  
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  
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以至於無窮。皆然。  
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  
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  
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

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本

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  
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  
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為暑

太陽為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為寒

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為晝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

辰為夜

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  
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為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為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為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七

石為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  
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為霖。火雨則為  
雨。則為苦暴之雨。土雨則為霖。霖之雨。石雨則為  
雹。東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霖莫白切。霖莫切。

上切。小雨曰霖。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  
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爲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爲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爲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爲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

陰也

性理會通本卷九

皇極經世

八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

更相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

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平

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者

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

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

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

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

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

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

性理會通本卷九

皇極經世

九

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

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

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感夜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

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

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

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

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

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

應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

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走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性善口。木之性善鼻。走之情善耳。飛之情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形善口。木之形善鼻。性理會通人卷九 皇極經世 十一

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只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千萬物不亦宜乎

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走飛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

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已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 觀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

性理會通人卷九

皇極經世

十一

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已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已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已與人物本同一道妙一身也

體本無體故唯化是體用本無用故唯變是用體  
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  
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  
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  
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  
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  
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  
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  
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

性理會通

卷九

十一

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  
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  
有兆物之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  
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  
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  
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  
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  
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

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  
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  
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  
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  
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  
之不齊物之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  
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  
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性理會通

卷九

十一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  
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  
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  
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  
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  
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  
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為心  
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  
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

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爲哉故  
唯能無爲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  
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  
理故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  
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  
物者焉。集覽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調理之意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

性理會通八卷九 皇極經世 十四

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  
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  
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  
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  
揆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  
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  
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

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  
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  
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  
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  
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  
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  
易簡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  
知易簡之道奮私知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  
惡夫鑿者也。

性理會通八卷九 皇極經世 十五

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  
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  
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  
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

天地爲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爲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爲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爲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爲天地之物也。道之道盡之於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於地矣。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十本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爲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

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能知天地

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爲一道，聖人與昊天爲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爲一道。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十七

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

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昊天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

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

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

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

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

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

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

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治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性理會通

卷九

十八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爲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爲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爲消長。污隆萬物萬民盡於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霸之事業也。五霸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詩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爲消長。聖經更爲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修夫意者也。生長者修夫言者也。生收者修夫象者也。生藏者修夫數者也。長生者修夫仁者也。長長者修夫禮者也。長收者修夫義者也。長藏者修夫智者也。收生者修夫性者也。收長者修夫情者也。收收者修夫形者也。收藏者修夫體者也。藏生者修

夫聖者也。藏長者修夫賢者也。藏收者修夫才者也。藏藏者修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修夫意者三皇之謂也。修夫言者五帝之謂也。修夫象者三王之謂也。修夫數者五霸之謂也。

皇帝王霸之道如此

修夫仁者有虞之謂也。修夫禮者有夏之謂也。修夫義者有商之謂也。修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

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修夫聖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誓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霸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

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霸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霸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修夫意。五帝修夫言。三王修夫象。五霸修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修夫

仁。有夏修夫禮。有商修夫義。有周修夫智。故仁義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

禮智為書之用。文王修夫性。武王修夫情。周公修夫形。召公修夫體。故情性形體為詩之用。秦穆修

夫聖。晉文修夫賢。齊桓修夫才。楚莊修夫術。故聖

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

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狃矣。文中子所謂適道者不知其殊也。



唯聖人爲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性理會通卷九

黃極經世二十一  
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孰能辨之哉。  
黃極經世二十一

求劍刻子說符篇古人學劍水中劍舟求之  
言拘執不通也。揚果之徒。揚朱字子居我。國時人  
乃與會。辯論其說。在於爲我。而無君墨翟宋  
人皆墨子之書。宗大禹之道。其說在於兼愛。而無  
父與楊  
子不合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  
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  
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  
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  
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  
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  
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性理會通卷九

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  
朴。其斯之謂與。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  
則無爲。所以爲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  
事功著。故有象。霸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  
理無爲。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  
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  
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  
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

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

并包編履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勸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五

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存存王邪以王存賊安有弑君邪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洽度備故曰同形霸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洽度備則形見於天下矣形見於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五

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王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

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

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爲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  
五帝則有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固聖矣  
而謂之同賢者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  
於三皇之道則爲賢也三王與事造業唯恐不及  
故曰同才而異勸五霸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  
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五霸以術以率則  
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力有強弱故  
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霸爭利而猶假虛名  
者尚有所畏憚也然名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以  
爲霸也王者則唯仁義而已五霸雖不若王猶能  
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六

有功於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  
尚能維持數百年者蓋由五霸有尊王室之名也  
能以力率天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  
履履虎尾啞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  
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爲于  
大君之象霸者之事有類於此  
天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  
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  
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  
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

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  
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  
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  
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霸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  
體用之間有變存者焉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  
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  
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

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七

化教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  
也存乎用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  
變以隨時也變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  
生成息矣聖人無權教化壞矣非生物非生民而  
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已矣惡孰大焉得謂之  
權變乎

觀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  
而已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  
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

功力爲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霸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霸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爲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八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爲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爲古也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

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民極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二十九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體消長知損益也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日正命

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受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霸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爲而已。因而革，舜循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

政政由舊是也。革而革者，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爲春，長而消爲夏，消而長爲秋，消而消爲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霸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霸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

謂也。

霸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効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乎皇帝王

性理會通

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

霸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知之也。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惟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知之。何止於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

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

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

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

性理會通

卷九

主主

柔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

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

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

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

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

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

地人之妙用也陽開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

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

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

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

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

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

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

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齊戒焉夫所謂密所謂

齊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

也聖人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

性理會通

卷九

主主

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

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

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

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

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

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

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

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

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不容髮豈有間乎

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

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  
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  
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  
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  
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  
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  
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  
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  
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  
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  
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一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  
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  
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  
文而下孫五霸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  
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大德尊  
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  
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霸卑之而有  
所不足道也此則兼舉之矣孫五霸可謂卑之也  
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  
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  
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霸雖得罪於聖人及  
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  
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二

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  
儻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  
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  
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  
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  
德三王五霸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霸  
以力以道則爲化以德則爲教以功則爲勸以力  
則爲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

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霸之所  
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  
尼中開生而爲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  
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千萬之數所以爲古  
今也仲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  
治世少而亂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  
皇五帝時雖不同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雜乎霸  
而霸亦有所不足也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爲大唯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王本

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無爲而治者其舜也  
與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  
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  
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  
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  
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  
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

年蓋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  
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  
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  
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獨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  
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

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故  
曰仲尼以萬世爲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七

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  
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  
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  
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可修而得之不修則不  
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  
貴者求其可得者也非其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  
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已之能得也故矜之求  
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  
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所可修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修而至故不可不勉世之人不務修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感之甚也故未得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懟苟能知己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人與是知人作之各國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災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性聖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九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於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寶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爲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尙存故至赧王而後失性聖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三十九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此之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爲不

善其亡也速其爲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爲大惡而天下之爲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爲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爲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霸有戰國有暴秦民墜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爲十六國羯胡腥羶漬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爲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爲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爲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爲天下害也深桀可見矣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四十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於時故聖人取之始於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四十

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千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於未濟卦而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子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太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公戎狄徙王東都洛邑用

存王國爲天下霸者之倡。桓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

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

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

擅之。則人君之權移於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

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

侯獨能攘夷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

於夷狄其功亦可向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也。

（集覽）桓圭圭瓚之錫。周禮九命。然後錫桓圭瓚。以祭祖廟。桓圭黑黍也。瓚香草也。以黑黍。搗鬱金草。

性理會通卷九皇極經世 四十二

（集覽）取計以養之和。醴爲酒。其氣芬香。條暢故謂之桓。也。所以降神也。漢禮贊祭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

祭口徑一尺。又禮玉。人曰裸圭。尺有二寸。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

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亡者

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

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

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

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

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有虛名。故欲去之。

聖人用心深遠。以爲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

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因其羊而行禮。循其名

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

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

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好名之人。於道雖爲未至。已能讓千乘之國。則與

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間矣。或

曰。好名之人。矯僞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僞

爲善。豈不賢於矯僞爲惡者乎。竊嘗論之。爲人君

者。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好之

性理會通卷九皇極經世 四十三

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爲人臣者。能

知稷契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好之而不

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

顏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孔顏。好之而不已行

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修身之

具也。烏可一日關於天下。但患不知所以好之耳。

豈不貴哉。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父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

國命祿太公室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欲其臣下奉已不亦難乎厥後齊祚卒爲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霸也韓魏趙之於晉也既立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於齊也既得其祿又專其政既絀其君又移其祚其如天下之事豈無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之衰三綱五常絕矣篡君弑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性理會通入卷九 皇極經世 四十四

道不明故也諸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能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猶不知禮況其餘乎其甚則魯之三家以雍徹用八佾舞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況於執國命乎始於僭喻卒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魏之於晉終逐其君而盜其國嚮使齊晉之君不敢僭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

不思之甚矣易曰履霜堅冰至君子方履霜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至宜辯之早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爲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滅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理義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於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集覽宋襄公名宋襄公之子爲魯上之盟欲伯諸侯乃伐宋而楚人來救遂與楚戰于泓楚見宋請及其未陣而擊之公曰君子不困人於既遂爲楚所敗也笑宋襄之亡君子所恥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去中原特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爲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爭勝負而修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王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降漢唐爲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中於孝  
性理會通卷九 皇極經世 四十六

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陽兵潰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恣大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秦誓一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錄聖人之心如此然終於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污隆可知之矣穆公有此一善可稱

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并吞海內而乃尚刑好殺止于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況本以商鞅之治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又無敵於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公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十一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辯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

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為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其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十二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君子邪為小人君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在外小人在內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內而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

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內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內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爲內疎而遠之則爲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絕誅竄而後爲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爲外也所謂小人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治哉集覽四曰左傳所載與前地養養壽機也尚書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民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三

也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爲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不如此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无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患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四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爲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之維心亨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

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放弟，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也。

性理會通入卷十 皇極經世

五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懷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詭譎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懷奪之風所以行也。也皆本乎土之所好，與夫君子小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霸用詭譎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霸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

性理會通入卷十 皇極經世

六

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行之以無事，盡於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爲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功，則一矣。言之於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則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於心者，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知之者也故君子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可欺也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謂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見於事爲之際思慮一萌苟離於道是爲過矣既無心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知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則下於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其誦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於時故聖人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割季子虜其如人心未易何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謂之獨夫紂也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而又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

殺以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已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之則所殺者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已殺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以白刃殺之耶於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於塗炭可知之矣

秦二世萬乘也求爲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

性理會通

卷十

九

免爲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爲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爲匹夫

而不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秦二  
世三年  
初趙高  
數言開  
東盜無  
能爲者  
及秦兵  
敗二世  
責讓高  
高懼乃  
使暗殺  
發卒至  
望夷宮  
行獄二  
世曰吾  
願得一  
郡爲王  
弗許願  
爲萬戶  
侯又弗  
許願與  
妻子爲  
黔首樂  
曰臣受  
命丞相  
誅足下  
足下多  
言臣不  
敢言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

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於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其爲光矣能爲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爲忠矣能爲其忠者不亦希乎

性理會通

卷十

十

忠臣之節見於危難故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死於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成天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

性理會通 卷十

皇極經世

十

與生也生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於死則非君子之所得已不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也如舜不爲象所害孔子不爲匡人桓魋所殺是也凡能爲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可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死未爲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

性理會通 卷十

皇極經世

立

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  
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  
難者有之矣是特犬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爲  
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矣嗚呼君子之出  
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景覽魯定公十四年

孔子適陳過匡匡人嘗爲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  
虎匡人以兵圍之五日既免過曹適宋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桓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左傳哀十五  
年衛孔悝取太子蒯聩之甥孔伯姬生悝太子自  
戚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  
人介與段從之欲用以盟迨孔悝於廂強盟之孔  
氏告季路故劫悝欲令逐鯀遂劫以登臺棄卒聞孔  
路將入遇于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路曰吾始至  
焉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路曰食焉不辟其難于  
羔遂出子路人及門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  
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乎  
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俱下石乞孟黶敵于路以  
戈擊之絕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忠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  
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  
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  
於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於漢唐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  
爲區區之小忠以投人之耳目志於遠者大者而

已

巳

觀物內篇之九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

變極亂爲極治亦必有漸故必至於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於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爲極亂變極亂而爲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於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

皇極經世 卷十 十三

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煥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霸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煥淒冽其變如此

春夏秋冬者大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

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

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天也雖

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人事而後

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於天則人事廢矣是猶

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

者也

皇極經世 卷十 十四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

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迹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

道則已在乎形迹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平易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

又曰道若大路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

人語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

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

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

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事。小人行大事。中國行小事。夷狄行大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

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由此以垂教于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無父無君爲天下之害也大矣。

性理會通卷十 遺經 十六  
自三代而下。漢唐爲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舍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

盛衰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小人之勝君子夷狄之陵中國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亂世多而治世少小人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奇而陰數偶陰常多於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也常難而退也常易小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如是也

天地尚由是道而生况其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十七

者也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於物者乎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萬物

###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

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之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之矣

皇極經世則日月星辰元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焉

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二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十八

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

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於辰之元。自元之辰更相變而至於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引而伸之。可至於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數見於前此不復詳其消息盈虧之說不著於書使人求而得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

性理會通入卷十

皇極經世

十九

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冬行冬之時也。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天運亦然不過乎陰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霸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德行道之事也。帝之帝以德行德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功之事也。帝之霸以德行力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事也。王之帝以功行德之事也。性理會通入卷十 皇極經世 二十 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王之霸以功行力之事也。霸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霸之帝以力行德之事也。霸之王以力行功之事也。霸之霸以力行力之事也。皇帝王霸一世之事其道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盡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

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則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北五朝霸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為春五帝典章備矣故於時為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為秋五霸刑殺尚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二十  
矣故於時為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霸而已漢雜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餘三國霸之盛強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也唐方之於漢猶兄弟也皆不足於王而雜乎霸者也隋李諸郡唐李諸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之餘波日月之餘光日未出之星也

後秦姚萇西秦乞伏國仁燕慕容紹泰後趙石勒秦苻堅  
西燕慕容冲北燕慕容皝後燕慕容皝後涼呂光南涼  
五代謂宋齊梁陳後梁也北五代謂元魏北齊西

魏東魏後周也隋李諸郡之霸漢之餘波也唐李諸鎮之霸漢之餘光也後五代之霸日未出之星也

自帝堯至於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二十一  
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亂或強或靡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決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於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蓋自堯舜以來一治一亂興廢之間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決天



下始一變矣。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亦非三十年則不可。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功成治定也。然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子孫又未必皆賢而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人之難又如此。則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觀物內篇之十一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十。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十。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一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

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

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日陽也。止於十月陰也。止於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六。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六。是爲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六得四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兩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兩

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水草之性。寒變飛走。水草之情。暑變飛走。水草之形。夜變飛走。水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菴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兩風露雷。菴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也。有寒暑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菴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兩風露雷則有走飛草木。蓋兩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也。暑寒晝夜兩風露雷又相交感而變化焉。此萬物之所以生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於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

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者也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陰之太陽者也月星之物太陰之少陽者也月辰之物太陰之少陰者也星日之物少陽之太陽者也星月之物少陽之太陰者也星星之物少陽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陽之少陰者也辰日之物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少陰之太陰者也辰星之物少陰之少陽者也辰辰之物少陰之少陰者也物之感化如此

日日物者飛飛也。日月物者飛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辰物者飛草也。月日物者走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走草也。星日物者走木也。星月物者走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

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也

飛飛者飛而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者也。走走者走而走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草者走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者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類乎木者也。木草者木之類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類乎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類乎草者也。物之氣類如此。

性理會通 卷十 皇極經世 二十八

有皇皇之民者也。有皇帝之民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皇霸之民者也。有帝皇之民者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王之民者也。有帝霸之民者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之民者也。有王霸之民者也。有霸皇之民者也。有霸帝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霸之民者也。有王之民者也。有霸王之民者也。有霸之民者也。

無爲之謂皇尚德之謂帝尚功之謂王尚力之謂  
霸皇皇之民者皇之皇者也皇帝之民者皇之帝  
者也皇皇之民者皇之王者也皇霸之民者皇之  
霸者也帝皇之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

皇皇民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霸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民者農工也帝霸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

由道之謂士務本之謂農興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帝王霸世變不同如此故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如此

飛飛物者性也。飛走物者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草物者性體也。走飛物者情性也。走走物者情也。走木物者情形也。走草物者情體也。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形情也。木木物者形形也。木草物

者形體也。草飛物者體性也。草走物者體情也。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體也。

性情形體有同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士民者仁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商民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民者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禮也工工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智仁也商農民者智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智也

仁義禮智有等差民俗之所以不同也

性理會通卷十

皇極經世

幸

飛飛之物一之一、飛走之物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草之物一之千、走飛之物十之一、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之物十之百、走草之物十之千、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物百之十、木木之物百之百、木草之物百之千、草飛之物千之一、草走之物千之十、草木之物千之百、草草之物千之千

飛飛之物一之一謂爲一物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等差以至於草草之物。物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物之巨細如此。

士士之民一之六士農之民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

百士商之民一之千農士之民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之民十之百農商之民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民百之十工工之民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千之一商農之民千之十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之千

士士之民一之一謂爲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差等以至於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爲千之千人之賢愚如此

一之飛當兆物一十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千之飛當千物十一之走當億物十十之走當

極理會通

卷十

三十一

萬物十百之走當千物千千之走當百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木當千物百百之木當百物百千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當千物千十之草當百物千百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一物

此物之所以有巨細也

一之士當兆民一十之士當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千之士當千民一十之農當億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之農當千民十千之農當百民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工當千民百百之工當百民百千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當千民千千之商當百民千百

之商當十民千千之商當一民

此人之所以有賢愚也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物之至者也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兼兆民人之至者也爲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者也爲千千之民而分一民者人之細者也

極理會通

卷十

三十一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於天地者矣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以能生兆物養

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八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於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惟理會通入卷十 皇極經世 三十一

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

鑑以金爲之。工出人手。鑄冶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照物。有時乎差矣。故不若水之爲明。出於自

然也。水能照。表不能照。裏微風過之。清明動於上。重濁亂於下。則不得。夫形之正矣。故不若聖人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洞照。幽明洞燭。天下之物。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反觀者。以萬物皆備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則能物物。而不物於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物觀物者。能無我故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能明乎理。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

惟理會通入卷十

皇極經世

三十一

物者。能無我故也。爲天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自而可矣。世之人。所以至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善爲惡。以惡爲善。以治爲亂。以亂爲治。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顛倒錯亂。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爲之蔽也。故君子之患在蔽。於我衆人之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物。君子衆人雖不同。其害道一也。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人之生也。同乎天地。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聖人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以盡

物之性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趨利避害好生惡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與物未嘗異也一有我於其間則責於已無所不怨責於人無所不備施於已無所不厚施於人無所不薄推是心以往則無所不至是皆聖人之罪人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

聖人能同乎天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

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此篇明觀物之大旨所以謂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況於已乎已亦物也而況于人乎人亦物也而況於物乎夫天地人物至於一已皆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物之旨不亦深乎天地之大有生之類皆物也物皆有理自非有道者其孰能觀之哉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目觀物者見於前

性理會通不卷十

皇極經世

三十五

而忘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心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烏足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無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矣無得而逃於吾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矣天下之理皆得所以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而後知性者盡之而後知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聖人之真知也知是三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矣夫鑑之能不隱萬

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不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以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如是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矣且我亦人也則烏有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則烏有所謂物哉無物無人無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能合天下之耳目心口其於聞見謀論不亦廣大

性理會通卷十

性理會通

卷十

性理會通卷十終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書五



觀物外篇上

邵伯溫曰康節先君既捐館門弟子記之合二卷雖以次筆按不能無小失張氏發明成書者為多故名之曰觀物外篇○張氏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際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李先之言也內篇理際而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性理會通卷十一

體者八變用者六變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



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故爻止于六  
卦盡于八策窮于三十六而重卦極于六十四也卦  
成于八重于六十四爻成于六策窮于三十六而重  
於三百八十四也補註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  
而用者三也之體數四而用者三故曰用者三變  
下以卦象應之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  
反易者二震反為艮巽反為兌以六變而成八也  
重卦之象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順中乎大小過反  
易者二十八如屯反為蒙需反為訟  
之類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  
天有四時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四四十六而各去  
其一是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也四時體數也三  
月三十日用數也體雖具四而其一常不用也故用  
性理會通本卷十一  
者止于三而極于九也體數常偶故有四有十二用  
數常奇故有三有九補註天有四時一時四月凡十  
有六也四時有十六月一月四旬凡六十四旬故  
經世天數十六合地十六地數十六合天十六共  
六十四也此天地之體數也十有六月之中去其  
休數四凡十有二月六十四旬之中去其休數二  
十八凡三十六旬  
此天地之用數也  
大數不足而小數常盈者何也以其大者不可見而  
小者可見也故時止乎四月止乎三而日盈乎十也  
是以人之支體有四而指有十也補註張氏衍義曰  
也小者常盈人物數也大者不可見小者可見故  
年包乎時時除時無年時包乎月除月無時月包乎  
日除日無月大者  
統而小者分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于六而餘于七是以人知其  
前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補註張氏衍義曰周天三  
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餘則皆潛南極出地二十  
六度餘則皆見天與人皆背北向南故南見北潛  
也用數三成于六  
兼餘分故有七也  
天體數四而用三地體數四而用三天尅地地尅天  
而尅者在地猶晝之餘分在夜也是以天三而地四  
天有三辰地有四行也然地之大且見且隱其餘分  
之謂耶補註按古本皇極經世書則地之大字當作  
數四而用三亦三陽三陰而用三三陽三陰兼在地  
餘分之一為七也天有四辰謂日月星辰地之三辰  
者辰全不見也地有四行謂水火土石然地之火  
半見半隱即天餘分之在地者也地有四行左傳  
性理會通本卷十一  
行作五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也天有  
四正地有四正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也是  
以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  
者八變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乾坤離坎為三十  
六卦之祖也兌震巽艮為二十八卦之祖也補註天  
曰乾曰離而用兌震二變地有二三曰坤曰坎而  
用巽艮二變所以成八小成之卦也天有四正乾  
離兩中乎而用兌大有等二十八  
變所以成六十四大成之卦也  
乾七子兌六子離五子震四子巽三子坎二子艮一  
子坤全陰故無子乾七子坤六子兌五子艮四子離

三子坎二子震一子與剛故無子補註乾七十兌離

六子去乾而言也離五子去乾兌而言也餘微此  
此以八卦次序言之也乾七子坤兌艮離坎震巽  
也坤六子去乾而言也兌五子去乾而言也

乾坤七變是以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也兌艮六變是以月止于六共為十二也離坎五變是以日止于五

共為十也震巽四變是以體止于四共為八也補註

變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坤七變艮坎震離兌乾  
也兌艮坎震離兌乾又次于艮兌故五  
變震巽又次于離坎故四變也乾為晝坤為夜  
夜之極不過六分七者餘分也兌為陽月艮為陰  
月離為陽日坎為陰日震為  
天之體數與為地之體數也

卦之正變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則用數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

之策也三十六去四則三十二也又去四則二十八

也又去四則二十四也故卦數三十二位去四而言

之也天數二十八位去入而言之也地數二十四位

去十二而言之也四者乾坤離坎也八者并願乎大

小過也十二者兌震泰既濟也補註按古本皇極經

字蓋不易者八卦之正也反易者二十八卦之變

也共三十六卦二百一十六爻所以合一卦用數

之策也三十六去四謂乾坤離坎又去四并願中

乎大小過又去四并兌震泰既濟也計數三十二

位先天圖天自乾以下地自坤以上各三十二卦  
也天數二十八位先天圖天自震以上地自離以  
上各二十八卦也地數二十四卦先天圖天自明  
夷以下地自謙以上各二十四卦也張氏衍義曰  
兌與震與艮與坤與離與坎與震與兌與離與  
之卦兌震泰既濟屬天故地之位不用也然二

十八者屬之天二十四者屬之地豈  
非天數七地數六天與餘分之謂耶

日有八位而用止于七去乾而言之也月有八位用

止于六去兌而言之也星有八位用止于五去離而

言之也辰有八位用止于四去震而言之也補註張

曰日月星辰各備八卦之數故有八位存本而用

用其用每歲者上不得兼下下不得兼上貴賤之

等也愚謂用止于七所謂晝夜之極不過七分也

用止于六所謂月止于六共為十二也用止于五

所謂日止于五共為十也用止

于四所謂休止于四共為八也

日有八位而數止于七去泰而言之補註上言去乾

也蓋日有八位日之口為乾日之月為兌日之星

為離日之辰為震日之石為坎日之土為坤日之

火為艮日之木為巽去乾去其首去坤去

其尾所謂去其交數取其用數者是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

月自兌起者月不能及日之數也故十二月常餘十

二日也補註張氏衍義曰日起於一者乾也月起於

十六日也二者兌也月不及日之數故日一年三百六

一年盈六日月一年三百六十四日也餘十二日者日

陽無十故不足于後陰無一故不足于首陽數終於

陰數起於二故無一

乾陽中陽不可變故一年止舉十二月也震陰中陰

不可變故一日止十二時不可見也兌陽中陰離陰

中陽皆可變故日月之數可分也是陰數以十二起  
陽數以三十起常存二六也補註乾為年兌為月離  
二故陰數遂以十二起日之數三十故陽數遂以  
三十起以三十乘十二則三百六十以十二乘三

舉年見月。舉月見日。舉日見時。陽統陰也。是天四變。

含地四變。日之變。含月與星辰之變也。是以一卦含

四卦也補註天之四變日月星辰地之四變水火土石也鮑氏發微曰形有四方氣有四時天有

四象變爲寒暑晝夜含地四象  
化爲雨風露雷天足以包地也

日一位、月一位、星一位、辰一位、日有四位、月有四位

星有四位、辰有四位、四有十六位、此一變而日月

之數窮矣。天有四變，地有四變，變有長也，有消也，十

有六變而天地之數窮矣。補註按此節一變當作四變日月之數當作日月星

辰之數益日月星辰此四變爲十六位而日月星辰之數窮矣天之四變含地四變地之四變含天

性理會通卷十一

四位而天地之數窮矣

日起於二月起於三星起於三辰起於四引而伸之

陽數常六，陰數常二，而大小之運窮。補註鮑氏發微曰：陽一爲奇，陰

二爲偶是以一元之數起于乾爲起數之端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爲之也乾之爻有先兌爲月其

數二衍之爲十二歲有十二月也先之後有離  
離爲日其數三衍之爲三百六十一歲有三百六

十日也離之後有震震爲時其數四衍之爲四十三百二十一歲有四千三百二十時也此一

四爲天地生物之始數陽之所以先乎陰也震四之後繼以巽五陰元之氣莫先于此是爲巽元之

年數衍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爲起數之端吹六  
繼之是爲吳元之月數衍之爲一百五十五萬五

千二百月良七又辨之是爲癸元之日數衍之爲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若夫癸之時數則居

坤之八爻又後之而得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一  
五千時此五六七八又天地成物之終數陰之所

以承手陽也大抵乾兌離震之數包與坎艮坤在  
其中自子至巳上六辰皆屬乾謂之先天自午至  
亥下六辰皆屬坤謂之後天後天皆效先天而爲  
之也故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可舉隅而知  
也之

也之

三百六十變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十二萬九千六百

變爲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一百六十

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變爲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

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三百六十

爲時以二十二萬九千六百爲日以一百六十七億

九千六百一十六萬爲月以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

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爲年則大小適

補註此言一元大小運之數

之數立矣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

六百爲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乘

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二千四百五十六

大運之數也蓋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三十二歲  
運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共十二萬九千六百

年此休數也休數有三百八十四一十二萬六千一百之中取其七此用數也用數有二百六十用

數之用有二百五十二所數大造  
之數也用數之用小運之數也

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

十六億分而爲十二前六爲長後六爲消以當一年

十二月之數而進退三百六十日矣一百六十七日

九千六百一十六萬分而爲十以當一月十日之數

隨大運之消長而進退六十日矣補註此言大運之數也分而為十以

當一月十日之數兩十字上當有三字蓋開物於寅之半開物於戌之半止得八會分而為十二以當一年十二月之數張氏衍義以其為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之數則一年十二月即一元十二會一月三十日即一會三十運此說非也

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而為十二以當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矣三百六十以當一時之數隨小運

之進退以當晝夜之時也補註此言小運之數也十

二休數也以當一日十二時之數而進退六日用數也張氏衍義以其為以運經世之數一日十二時即一運十

十六變之數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得二萬八千二百

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二萬

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

六億分而為十二限前六限為長後六限為消每限

得二十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一百六十七億九

千六百一十六萬每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

六萬年開一分進六十日也六限開六分進三百六

十日也猶有餘分之一故開七分進三百六十六日

也其退亦若是矣補註此中說上文大運之數也天

變令天四變亦八變其十有六變也得六十四卦之數天自黃以土地自謙以上用數也天自明夷以土地自否以下交數也去其交數取其用數得四十七卦之數分爲十二限前六限爲陽爲長後

六限爲陰爲消二十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之十二字與下年皆衍字宜去之六陽限開物六分進三百六十日也六陰限開物六分退三百六十日也張氏衍義曰陰陽之分在年則以消長在月則以晝夜而分也

十二萬九千六百去其三三者交數也取其七者用數

也用數三而成于六加餘分故有七也七之得九萬

七百二十年半之得四萬五千三百六十年以進六

日也日有晝夜數有朧朧以成十有二日也每三千

六百年進一日凡四萬三千二百年進十有二日也

餘二千一百六十年以進餘分之六合交數之二千

一百六十年共進十有二分以爲閏也故小運之變

九性理會通入卷十一

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補註此言小運之數也

凡六十而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補註此言小運之數也

女六切縮遲貌○補註此申說上文小運之數也

之文數也寅戌以上七所取之用數也以下三分而

爲二天之用數也寅戌以上七所取之用數也以下三分而

半之得四萬三千二百二十年各進退六日共二十四

日加餘分各六萬三千二百五十二分合交數爲二千

六日四分是故三百六十以二百五十二爲用數

之用二百五十二爲實用之數也故小運之變凡

六十又以休數言之則成三百六十有六日也張

氏衍義曰先生於小運數專言其用未有此語者

以明小運之體既同於大運法專明其用則小運

也小運之體既同於大運法專明其用則小運

之數何疑故張氏衍義曰陰陽之分在年則以消長在月則

也交數幽陰也天統乎地分乎用自一元之數  
而言用數七交數三陽勝乎陰者天在地者十  
交而在地下者三主坎離卯酉而言晝夜之分也  
陽侵陰晝侵夜三天兩地之理也以一日言自寅  
至戌以十二會言開物至閉物於十二萬九千六  
百中取九萬七千二百二十數為用以日數言于三  
六十日中取其七得一百五十二為用以一  
歲言冬三分不用以一日言夜三分不用也

乾為一乾之五爻分而為大有以當三百六十之數  
也乾之四爻分而為小畜以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  
數也乾之三爻分而為履以當一百六十七億九千  
六百一十六萬之數也乾之二爻分而為同人以當  
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  
十六億之數也乾之初爻分而為姤以當七秭九千  
佳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  
萬四千八百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  
兆之數也是謂分數也分大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  
陽數當之如一分為十二二分為三百六十也○  
風俗通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秭十秭曰垓  
○補註乾起于一猶一歲包年月日時而為之也  
乾之五爻分一陰為大天大有以當三百六十之  
數乾之四爻分一陰為風天小畜以當十二萬九  
千六百之數乾之三爻分一陰為天澤履以當一  
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六十六萬之數以三十乘  
十二而得之也  
天統乎體故八變而終於十六地分乎用故六變而  
終於十二天起於一而終於七秭九千五百八十六

萬六千一百一十垓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百  
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兆地起於十  
二而終於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萬七千三百八  
十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  
百二十萬億也補註天之休數四而用者三地之休  
數四而用者三天統乎地故四變為  
八八變為十六地分乎用故三變為六六變為十  
二天起於一以二十乘十二終於姤之七秭九千  
五百八十六萬之數上節所謂分數是也地起於  
十二以十二乘三十終於坤之三百四秭六千九  
百八十萬之數下  
節所謂長數是也

一生二為夫當十二之數也二生四為大壯當四千  
三百二十之數也四生八為泰當五億五千九百八  
十七萬二千之數也八生十六為臨當九百四十四  
兆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  
之數也十六生三十二為復當二千六百五十二萬  
八千八百七十垓三千六百六十四萬八千八百京  
二千九百四十七萬九千七百三十一兆二千萬億  
之數也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當無極之數也是謂  
長數也長小為大皆自下而上故以陰數當之補註  
一為一元也先為二一之為二為澤天夫當十二之  
數震為四一之四為雷天大壯當四千三百二十  
之數坤為八一之八為地天泰當五萬五千九百  
八十七萬二千之數以十二乘三十而得之也五  
十萬

有地然後有二有二然後有晝夜二三以變錯綜而  
成故易以二而生數以十二而變而一非數也非數  
而數以之成也天行不急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以  
爲晝夜旋以地上之數爲人之用也

一右之謂也線者總而一低一昂之謂也○陽  
一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爲十二陰之生陽  
三而十之爲三十十二三又覆乘之此參天兩  
地而倚數所以錯綜而成也一雖非數然無一則  
無二并三十則無以乘十二也天左旋一日止過  
一度故天行不急未嘗有晝夜人居地上爲地所  
隔所以有晝夜也此明有地然後有二有二然後  
有晝夜意去地下之數爲地數取地上之數爲用  
數蓋天爲一地爲二人爲三  
地上晝夜之數即人之數也

天自臨以上地自師以上運數也天自同人以下地

自剝以下年數也運數則在天者也年數則在地者

也天自賁以上地自艮以上用數也天自明夷以下

地自否以下交數也天自震以上地自晉以上有數

也天自益以下地自豫以下無數也補註按古本皇  
極經世書則制  
字當作通字此以伏羲先  
天六十四卦圖圖言之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于無者天辰不見也地

去一而超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

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一時止于三月

一月止于三十日皆去其辰數也是以八八之卦六

干四而不變者八可變者七七八五十六其義亦由

此矣補註先天八卦自乾至震天之數也自巽至坤  
地之數也天統乎地而地統乎天以爲體常隱其  
者所謂參入于無而天辰不見正指地之數而言  
地地分乎用而承天以爲用常藏其用者所謂地  
四即一時四月一月四十日之體數也七七四十  
九即一時三月一月三十日之用數也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

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

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集覽衍明切凡口含物曰  
銜○補註先天八卦二十四  
爻此陽爻皆晝數也凡陰爻皆夜數也春夏陽爻  
故晝數多夜數少八卦自震至乾亦陽爻多陰爻  
少也秋冬陰爻故晝數少夜數多八  
卦自巽至坤亦陰爻多陽爻少也

體數之策三百八十四去乾坤離坎之策爲用數三

百六十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去乾與離坎之策爲用

數之用二百五十二也體數之用二百七十其一百

五十六爲陽一百一十四爲陰去離之策得一百五

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爲實用之數也蓋陽去離而

用乾陰去坤而用坎也是以天之陽策一百一十二

去其陰也地之陰策一百一十二陽策四十去其南

北之陽也極南大暑極北大寒物不能生是以去之

也其四十爲天之餘分也陽侵陰晝侵夜是以在地

也合之爲一百五十二陽一百一十二陰也陽去乾

之策陰去坎之策得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爲用

數之用也

補註此又詳言伏羲先天圖圓休數用數之義蓋六十圓其休數之策三百八十四

爻去乾坤離坎二十四策為用數三百六十以當一年三百六十之數也休數之中去其爻數取其

用數為休數之用二百七十以當寅閏戌閏之數也休數之用三百七十之中去乾與離坎之策為

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蓋開物八月止用二百四十

陽三十六三之為一百八陰三十六三之為一百八

三陽三陰陰陽各半也陽有餘分之一為三十六合

之為一百四十四陽一百八陰也故體數之用二百

七十而實用者二百六十四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

也補註三陽三陰陰陽各半者所謂用數三而成于六也陽有餘分之一為三十六所謂加餘分故有

七也或曰用數三百六十用數之用三百五十二何也張氏曰主天而言一年用十二月止地而言

性理會通本卷十一

一年止用開物之八月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

用止于二百一十有六也六十四分而為二百五十

六是以一卦去其初上之爻亦二百五十六也此生

物之數也故離坎為生物之主以離四陽坎四陰故

生物者必四也陽一百一十二陰一百一十二去其

離坎之爻則二百一十六也陰陽之四十共為二百

五十六也是以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也六爻用四

位離坎主之也故天之昏曉不生物而日中生物地

之南北不生物而中央生物也

補註卦有六十四爻有三百八十四去其

交數取其用數分陰陽陽得一百一十二陰得一百一十二去其離坎之四陰四陽則二百一十

六為三十二卦之數并餘陽之四十共二百五十六為去其物上爻之數也陰陽之陰當作餘張氏

曰先天八卦用六爻乾坤主之者休也六爻用四

位坎離主之者用也所以縣數實統三百六十運

之全用數止當二百四十運則六之四也

體數何為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為者也運行者也

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

乘而以用數之用為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

數之用陽乘陰為生物之數也

補註用數陽休數陰休數而為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生物之數也

休數之用以陽乘陰為二百七十生物之數也

天數三故六六而又六之是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

性理會通本卷十一

地數兩故十二而十二之是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也乾用九故三其八為二十四而九之亦二百一十

有六兩其八為十六而九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用

六故三其十二為三十六而六之亦二百一十有六

也兩其十二為二十四而六之亦百四十有四也坤

以十二之二十四六之六之一與半為乾之餘分則

乾得一百五十二坤得一百八也

補註六六而又六六也十二而十二之十二個十二也乾用九九個

二十四亦二百一十有六九個十六亦百四十有六

四也坤用六六個三十六亦二百一十有六六個

二十四亦百四十有四也坤以十二個二十四為

二百八十八六個二十四為百四十有四內以六

之一個二十四與半十二也共六十六為乾之餘

分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并除分三十六為二百五  
十二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除三十六為乾之餘分  
得一百八也本文一百五十二當作二百五十二  
張氏義曰用數之用二百五十二自物數言之  
則自草木萌動至地始凍為閉物八月而加開之  
年得二百一十六日當乾之策一特二分為年  
得三十六當坤奉乾一分之策也所以然者人為  
天之用其用無冬夏而有晝夜以日計雖用十分  
之七總於一年則十用其全者是謂兩地而三天  
故天統乎地也物為地之用其用無晝夜而有冬  
夏以日計雖用十分之全總於一年則十用其七  
者是謂三天而兩地故地分乎用也

陽四卦十二爻八陽四陰以三十六乘其陽以六十

四乘其陰則三百八十四也集覽乘平声因之也

也陽四卦乾兌離震凡十爻八陽四陰也八

個三十六四箇二十四共三百八十四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一

卦之反對皆六陽六陰也在易則六陽六陰者十有

二對也去四正者八陽四陰八陰四陽者各六對也

十陽二陰十陰二陽者各三對也補註此言六十四

謂上下經六陽六陰如泰與否對各三陽三陰也

十有二對二十四卦也八陽四陰如大壯與遯對

各四陽二陰也八陰四陽如臨與觀對各四陰二

陽也各六對亦二十四卦也

對各五陽一陰也十陰二陽如復與剝對各五陰

一陽也各三對十二卦也并四正六十四卦也

體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于三百六十何也以乾坤

坎離之不用也乾坤離坎之不用何也乾坤離坎之

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故萬物變易而四者

不變也夫惟不變是以能變也用止于三百六十而

有三百六十六何也數之羸也數之羸則何用也乾

之全用也乾坤不用則離坎用半也乾全用者何也

陽主羸也乾坤不用者何也獨陽不生專陰不成也

離坎用半何也離東坎西當陰陽之半為春秋晝夜

之門也或用乾或用離坎何也主陽而言之故用乾

也主羸分而言之則陽侵陰晝侵夜故用離坎也陽

主羸故乾全用也陰主虛故坤全不用也陽侵陰陰

侵陽故離坎用半也是以天之南全見而北全不見

東西各半見也補註此以先天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六日之數蓋二卦半而當一氣二十四氣共六十

四也餘乾坤離坎四卦不用者蓋乾坤立天地之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一

體離坎為天地之用而六十四卦之所由生焉得

列於其中用止于三百六十而有三百六十六

者問數也蓋主乾坤而言乾在上坤在下故乾全

用而坤全不用也主離坎而言離開物於寅之中

坎開物於戌之中故離坎半用也乾全用故陽侵

陰也坎離半用故陰一分為陽所剋而十二中氣皆

起於月半地氣之後應也此問之所由生也胡玉

齋不知乾坤離坎四卦不用乃以二至二分四立

之為六十四卦多寡不均其法疎矣

離坎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

蓋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寅父數不過乎申

當卯坎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為陰所剋坤四十

八而四分之一分為所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



坤得十二也。陽主進，是以進之爲三百六十日。陰主消，是以十二月消十二日也。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也。乾四十八，兌三十，離二十四，震二十，坤十二，艮三十，坎三十六，巽四十，乾三十六，坤十二。離兌巽二十八，坎艮震二十。

補註：解見易學啓蒙家。

圓數有一方數有三奇偶之義也六卽一也十二卽二也天圓而地方圓之數起一而積六方之數起二而積八變之則起四而積十二也六者常以六變八者常以八變而十二者亦以八變自然之道也八者

性理會通卷十一

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地分一爲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爲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爲十六也。陽主進。故天并其一而爲七。陰主退。故地去其四而止於十二也。是陽常存一而陰常晦一也。故天地之體止於八而天之用極於七。地之用止於十二也。補註此言天地之用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合地之三爲六。天之用也是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之體四合天之四爲八。兩其八爲十六。退其四爲十二。地之用也是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天一爲六。地兩其八故曰

六坤一也十二則二也鮑氏晉徵曰天地各有六  
卦八者四而已天圓以四爲主依則統乎坤地方  
以休爲主居則從乎天大哉四爲三以三爲用也  
折一爲四以四爲休天重三則六六從之爲三十  
則七去本則六故陽常存一以主進退之爲三十  
六地二用十二二從四起并本則十六去本則  
十二故陰常萌一以主進退十二月消十二日也  
是故天之元氣從地而右轉地之元氣從天而左  
行又曰四九者九之休六六者六之用陽六又兼  
陰六之半是以爲九坤用四六兩其十二兼用  
九三其十二是以爲陰六之半故曰休  
有八而用有六卦有八而爻有六也

圖者方以爲用。故一變四。四去其一。則三也。三變九。九去其三。則六也。方者引圓以爲體。故一變三。并之四也。四變十二。并之十六也。故用數成于三。而極於六。體數成於四。而極於十六也。是以圓者徑一而

雜理會通本卷十一

圖三起一而積六方者分一而爲四分四而爲十六  
皆自然之道也。補註圖者列方以爲用即上文天象  
方爲圖而常存其一變其體而不變  
其用者也方者引圖以爲體即上文地分一爲四  
而常執其方變其用而不變其體者也。○列五官  
也。

一役二以生三三去其一則二也三生九九去其一則八也去其三則六也故一役三三復役二也三役九九復役八與六也是以二生四八生十六六生十二也三并一則爲四九并三則爲十二十二又并四則爲十六故四以一爲本三爲用十二以三爲本十爲用十六以四爲本十四爲用

補註此申言上章天地方圓之數也

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也重地則六天得兼地故用六變地分大爲十

一變六十六變而三百六十此天之六變也一變而四十二變而十六變而六十四此地之六變也而六十四變而二百五十六此地之四變也六爻用四位坎離主之者生物之數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以天六地四有六氣地有四維也鮑氏發微曰折一為四折四為十六折十六為六十四折六十四為二百五十六此地之四變也一蒼白草木萌動至於地始凍而十六日而已

一八為九裁為七八裁為六十六裁為十二二十四裁為十八三十二裁為二十四四十裁為三十四四十八裁為三十六五十六裁為四十二六十四裁為四十八也一分為四八分為三十二十六分為六十四以至九十六分為三百八十四也

補註九裁為七以下即裁方為圓天

惟理會通入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二  
之所以運行也一分為四以下即分大為小地之所以生化也蓋四裁一為三則入裁二為六存本而言則九裁二為七也

一生六六生十二十二生十八十八生二十四二十四生三十三生三十六引而伸之六十變而生三百六十矣此運行之數也四生十二十二生二十二生二十八二十八生三十六此生物之數也故乾之陽策三十六兌離與之陽策二十八震坎艮之陽策二十坤之陽策十二也

補註一卦用六爻六卦用三十六爻天之運行一年之數也一卦用四爻九卦用三十六爻六十卦二百四十爻此地之生物入月之數也

同有一變則生六去一則五也二變則生十二去二則十也三變則生十八去三則十五也四變則二十四去四則二十也五變則三十去五則二十五也六變則三十六去六則三十也是以存之則六六去之則五五也五則四而存一也四則三而存一也三則二而存一也故一生二去一則一也二生三去一則二也三生四去一則三也四生五去一則四也是故二以一為本三以二為本四以三為本五以四為本六以五為本也

補註此申言上文運行之數也

方者一變而為四四生八并四而為十二八生十六并八而為二十十二生十六并十二而為二十八十六生二十并十六而為三十六也一生三并而為四也十二生二十并而為三十二也二十八生三十六

并而為六十四也

補註此申言上文生物之數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為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為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著之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著之小衍也故五十為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為大成也著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

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著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為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為本故去四也圖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補註著者本一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德同圖者本一一方者本四故著存一而卦去四也

著之用數七并其餘分亦存一之義也掛其一亦去一之義也著之用數掛一以象三其餘四十八則一卦之策也四其十二為四十八也十二去三而用九四三十二所去之策也四九三十六所用之策也以當乾之三十六陽爻也十二去五而用七四五二十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二五  
所去之策也四七二十八所用之策也以當兌離之二十八陽爻也十二去六而用六四六二十四所去之策也四六二十四所用之策也以當坤之半二十四陰爻也十二去四而用八四四十六所去之策也四八三十二所用之策也以當艮坎之二十四爻并上卦之八陰為三十二爻也補註所去之策蓋以過標之數為新也艮坎二十四爻蓋艮八卦自遁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以其半言之有二十四爻并上卦八陰為三十二爻也

是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也九者陽之極數六者陰之極數數極則反故為卦之變也震巽無策者以當

不用之數天以剛為德故柔者不見地以柔為體故剛者不生是震巽不用也補註或先艮離後兌離○補註

乾用九故其策九也四之者以應四時一時九十日也坤用六故其策六也補註張氏衍義曰乾用九進之為三百六十日坤用六而三十四陽主進故虛故二十四氣交虛虛得二十四日之名也一三五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二五  
五者三天也故乾用九二四者兩地也故坤用六數六而地以九為用者六自九而消也是故天用地地用天易有六爻故為天數玄有九黃故為地數自六而消則二四當成數也

奇數四有一有二有三有四也策數四有六有七有八有九合而為八數以應方數之八變也歸奇合掛之數有六謂五與四四也九與八八也五與四八也九與四八也五與八八也九與四四也以應圓數之六變也補註張氏衍義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本以應圓數者用數也五與四四三少也三少之餘四九三少也乾老陽之數也五與八八三少也四九三少也坤老陰之數也五與八八三少也與四四兩少一多也兩少一多之餘四八三十二

與釋兌少陰之數也九與四入五與八入兩多一  
少也而多一少之辭四七二八坎艮少陽之數  
也老陽老陰受者也各正於一數則是不夜也  
少陰少陽不變者也各分於二數則是夜也  
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五  
一也十則二也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奇不用五  
策不用十有無之極也以况自然之數也補註著法  
奇而五只用餘卦一即四也兩個四為偶而九不  
用陰掛一即八也三奇為九老陽之策也三偶為  
六老陰之策也兩偶為八少陰之策也  
卦有六十四而用止六十者何也六十卦者三百六  
十爻也故甲子止於六十也六甲而天道窮矣是以  
策數應之三十六與二十四合之則六十也三十二  
與二十八合之亦六十也補註三十六者老陽也二  
十四者老陰也三十二者  
少陰也三十八者少陽  
也皆過揲之策數也  
乾四十八坤十二震二十巽四十離兌三十二坎艮  
二十八合之為六十著之數全故陽策三十六與二  
十八合之為六十四也卦數去其四故陰策二十四  
與三十二合之為五十六也補註乾四十八至合  
之為六十其數未詳  
九進之為三十六皆陽數也故為陽中之陽七進之  
為二十八先陽而後陰也故為陽中之陰六進之為  
二十四皆陰數也故為陰中之陰八進之為三十二  
先陰而後陽也故為陰中之陽著四進之則百卦四

進之則百二十百則十也百二十則十二也補註此  
卦與過揲之數也九與三十六老陽之數也七  
與二十八少陽之數也六與二十四老陰之數也  
四與三十二少陰之數也皆數五十半之二十五  
四進之則百也卦數六十半之三十進之則百  
二十也乾氏發微曰天數二十五合為五十  
進為一百地數三十合為六十進為百二十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  
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  
數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  
八也為九者一變以應乾也為六者一變以應坤也  
為七者二變以應兌與離也為八者二變以應艮與  
坎也補註歸奇合掛一得五與四四則過揲之數四  
九三十六也合下五者則為九者一為六者一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二十七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八三十二也九與八八  
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  
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  
成九八七六之策也補註四八三十二入字是衍字  
宜去之詳見啓蒙玉齋胡氏注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  
也補註此連繫於夫子所謂河圖之數也參伍以變  
錯綜其數亦繫於夫子之語邵子引之以明天地之

數亦參仿  
錯綜者也

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三為四，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六六為三十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大衍之數其算法之源乎？是以算數之起，不過乎方圓曲直也。  
此承上言河圖大衍之數為算法之源也。玄範太玄範謂洪範。

性理會通卷十一

主人

陰無一陽無十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注：算法有九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貨變易。三曰衰分，以御實處廉稅。四曰少廣，以御積累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微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綜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大而百千萬億，小而厘毫絲忽，其為數不過一乘一除而已。

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故著數四而九卦數四而十也。猶幹支之相錯，幹以六終而支以五終也。  
注：補古。本皇極經世書四而十，字乃六字之誤也。蓋昔屬陽故其數四，屬陰故其數六。而九為陽，所謂陽得陰而生也。卦屬陰，故其數六。十六為陽，而十為陰，所謂陰得陽而成也。陰陽之相得，猶幹支之相錯。

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成，故著數四而九卦數四而十也。猶幹支之相錯，幹以六終而支以五終也。  
注：補古。本皇極經世書四而十，字乃六字之誤也。蓋昔屬陽故其數四，屬陰故其數六。而九為陽，所謂陽得陰而生也。卦屬陰，故其數六。十六為陽，而十為陰，所謂陰得陽而成也。陰陽之相得，猶幹支之相錯。

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甲子  
丙子戊子庚子壬子壬子壬子壬子  
於五者終於六，生於六者終於五。五即十六，十即七，五即六，相乘為三十，又曰一五成六，六二成七，五陰中六，康節取此二中以作皇極經世之書。所以明大中至正之理。

三四十二也，二六亦十二也，三其十二，二十四也。三八亦二十四也，四六亦二十四也，三其十二，三十六也。四九亦三十六也，六六亦三十六也，四其十二，四十八也。三其十六，亦四十八也。六八亦四十八也，五其十二，六十也。三其二十，亦六十也。六其十，亦六十也。皆自然之相符也。  
注：此蓋陰數分其陽數耳。是以相因也。如月初一全作十二也。二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主人

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亦可因以明之。○  
補註：此言推著之數與天地之數皆相合也。蓋一四為奇，三奇成爻，一爻三其四，十二也。二六為偶，二偶成爻，一爻三其六，十八也。三其六，亦十八也。六其三，亦十八也。六氣三陰三陽六句，六氣亦三十六也。以此推之，見可。

四九三十六也，六六三十六也，陽六而又兼陰六之半，是以九也。故以數言之，陰陽各三也。以三爻言之，天地人各三也。陰陽之中各有天地人，天地人之中各有陰陽，故參天兩地而倚數也。  
注：補古。天地人各三，衍義曰：陰陽各三，各有陰陽也。而三也。三才各二，各有陰陽也。三而兩也。天必有地，故三而兩地。

必有天故兩而三三無非天兩無非地故曰參天  
兩地而倚數陽九陰六者亦三天兩地也故曰陽  
六而又兼陰  
六之半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  
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  
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  
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  
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  
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  
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  
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  
性理會通入卷十一 皇極經世

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  
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補注解見啓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兌艮再交也故震陽

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  
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補注此言先天  
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補注此言先天

素明玉  
齋注

一氣分而為陰陽判得陽之多者為天判得陰之多  
者為地是故陰陽半而形質具焉陰陽偏而情性分  
焉形質又分則多陽者為剛也多陰者為柔也性情  
又分則多陽者陽之極也多陰者陰之極也補注一

子所謂無極之前分而為陰陽二儀也又半陰半  
陽而地之形質已具一陰一陽而天之性情已分  
四象也形質又分則為太剛太柔少剛少柔  
性情又分則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八卦也

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  
為天地用也乾陽極坤陰極是以不用也補注此言

也解見啓蒙劉  
雲莊胡玉齋注

乾四分取一以與坤坤四分取一以奉乾乾坤合而  
生六子三男皆陽也三女皆陰也兌分一陽以與艮  
坎分一陰以奉離震巽以二相易合而言之陰陽各  
半是以水火相生而相克然後既成萬物也補注乾  
天八卦也蓋先天八卦共二十四爻陰陽各分十  
二陽為乾陽爻十二陰為坤陰爻十二與坤即三陽也

性理會通入卷十一 皇極經世

陰為坤陰爻十二四分取一以奉乾即三陰也三  
陽為乾陽爻十二四分取一以奉坤即三陽也三  
之坎分中一陰以奉離乾之震以中上二陽易巽  
言之二陰坤之巽以上中二陰易震之二陽合八卦  
水陽交於陰故相生水濟火陽交於陽故相克而  
成也

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離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  
震巽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兌艮名與位皆可易也  
離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頤肖離小過肖坤大過肖  
坎是以乾坤離坎中孚頤大過小過皆不可易者也  
離在天而當夜故陽中有陰也坎在地而當晝故陰  
中有陽也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

陽在陽中之時改陽助陰鮮陽之性有以得陰

下皆時於中焉所以輔相裁成而與天合是故天



以午為中地以子為中陽以卯為中陰以酉為中  
天地陰陽無不本乎中也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  
虧移則邪虧則偏矣此君子所以貴時中辨正曰  
寧按邵子謂天地之木起于中中者所包者廣以  
理言之中即太極也以數言之即五  
六是以方位言之即午是也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六

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

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

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

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四有三則有六有

四則有八補註二謂乾坤六謂六子入謂八卦邵子

六者三而已矣去矣離兌而言也八者四而已矣

去坤艮離兌而言也下文又推廣之言天而不言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 主

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

蓋天得地而萬物生而地不有其功也君得臣而

萬化行而臣不有其功也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

成而子婦不有其功也其尊陽卑陰之意槩可見

陰陽生而分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

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定天

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八卦生

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也體者象

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乎象生則未

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月一類也同出

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往物曷逃哉補註四象

定天地之體四象四方是也四象生八卦當作四  
象生日月八卦定日月之休日有十二時月有三  
十日日類天而月行一月而一周則以初出為震中  
天為兌中天上弦為乾月逆天而月行一月而一周則以  
初生為震上弦為兌乾為乾重卦定萬物之休  
蓋二篇之策言萬物之數也類者生之序故以二  
儀四象之卦言萬物之休也象生之也同出而異處異  
卦言之日月一類是也象生之也同出而異處異  
處而月觀乎日月則天地萬物皆可知矣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陰

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逆

而陽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

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

子貴道也補註按先天八卦自震至乾是陽交陰應而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 主

物必順成也柳子厚曰道之化也生五行一氣一化之

化也生二儀二儀之化也生五行五行之化也生

萬物萬物之化也生五行五行之化也生五行之化也

以歸一氣一氣以歸五行五行以歸大道夫惟無形故能為有

形之祖夫惟無用故能為有用之宗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

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

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

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

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補註天

應之如天變為春而日以溫應之天變為夏而日

以溫應之之類是也故凡變者從天而應皆法日

也星也辰也土也火也水也草也肺也肝也胆也應

道也日也月也水也火也草也肺也肝也胆也應

之道也。鮑氏發微曰：變者從天，天左行而日移一  
度，應者法日，日右行而天應一度，皆左右相應也。  
坎也。火潛於石，艮也。月會于辰，兌也。水生於土，坤  
也。艮也。走者，依草震坤也。心將相連，乾  
也。肝也。相屬兌坎也。皆內外相應也。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對  
也。補註：上章曰：紀于星月會平辰是本乎天者親上，變于上而應于下者也。水生于上，火潛於石是本乎地者親下者也。

陽交於陰而生辟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莖之  
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  
幹之類也。天交於地，地交於天，故有羽而走者足而  
騰者，草中有木，木中有草也。各以類而推之，則生物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一 三十六

之類不逃數矣。走者便於下飛者利於上，從其類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  
交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  
也。

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鷂之羽，猶木也。補註：虎豹猶草，走之草也。鷹鷂猶木，走之木也。

木者星之子，是以果實象之。

葉陰也，華實陽也，枝葉軟而根幹堅也。

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

補註：天一地二可見陽數常小而陰數常多也。

動者體橫植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補註：動物謂生橫者為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為經，故靜至于人非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於萬物為最貴也。

飛者有翅，走者有趾，人之兩手，翅也，兩足，趾也。補註：飛走所以兩手象翅而兩足象趾。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體必交而後生，故陽與剛交而生心肺，陽與柔交而

生肝膽，柔與陰交而生腎與膀胱，剛與陰交而生脾

胃，心生目，膽生耳，脾生鼻，腎生口，肺生骨，肝生肉，胃

生髓，膀胱生血，故乾為心，兌為脾，離為肝，震為腎，坤

為血，艮為肉，坎為髓，巽為骨，泰為目，中孚為鼻，既濟

為耳，頤為口，大過為肺，未濟為胃，小過為肝，否為膽

膀胱。補註：人合天地而生，陰陽天也，剛柔地也，心生目，胆生耳，脾生鼻，腎生口，目耳鼻口四者皆見於外，故心脾腎四臟皆屬于天也，肺生骨，肝生肉，胃生髓，膀胱生血，皆肉髓血四者皆隱於中，故肺肝胃膀胱四府皆屬于地也。

天地有八象，人有十六象，何也？合天地而生人，合父

母而生子，故有十六象也。補註：此中上章卦象之意，氣即地之氣，天地一大父母也，父母一小天地也，合天地而生人，謂天地初生人之時，所謂氣化者也，合父母而生子，謂天地既生人之後，所謂形化者也，八象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十六象并泰中孚

補註：此中上章卦象之意，氣即地之氣，天地一大父母也，父母一小天地也，合天地而生人，謂天地初生人之時，所謂氣化者也，合父母而生子，謂天地既生人之後，所謂形化者也，八象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十六象并泰中孚

既濟順大過水濟  
小過否而言也

心居肺膈居肝何也言性者必歸之天言體者必歸

之地地中有天石中有火是以心膽象之也心膽之

倒懸何也草木者地之本體也人與草木反生是以

倒懸也口目橫而鼻縱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

而反橫植者宜橫而反縱皆交也補註心與胆天行

蓋人在母胞先有頭而後有心以生此身猶草木

在地先有根而後有心以長此幹皆反生是以倒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

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生理會通卷十一

補註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

中三才之道也補註人在胞胎時先生頭而後生身

自下升上故氣統乎腎地之象也人身之氣皆

人之四肢各有脉也一脉三部一部三候以應天數

也補註一脈三部十開火也一部三候浮中沉也所

以應之九數也愚謂脉之理亦微矣人有四時之

正脉有平生之常脉有內傷之變脉有外感之邪

脉有重陰之脉有陽虛而陰乘之脉有陰虛而陽

有獨見之脉有兼見之脉有初病之脉有將愈之

脉有可治之脉有不治之脉其左右上下表裏之

以識脉之休天

心藏神腎藏精脾藏魂膽藏魄胃受物而化之傳氣

於肺傳血於肝而傳水穀於脾腸矣補註絕氏發微

之佐使而並其出入水能生木木為之土故脾中

藏魄其使也人之土也精神魂魄性之用也血氣

盛性者受之天必有藏焉心者神所藏腎者精所

藏肝者魂所藏脾者魄所藏其藏者心也故能

形者資于地必有藏焉肺為傳氣之府所以為

濁穢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

生理會通卷十一

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覆地

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補註張氏

圖如虛地地斜隔其中西北之高蓋乎天頂故北

極出也極三十六度降及東南履平天未故南極

見矣地勢不增峻以其休大故人居其上而弗覺

手地而顯平南不登乎西而流乎東也天包地地

載天天地相函以立乎太極之中而能終古不壞

命之理可知也

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

所建天之行也魁建子构建寅星以寅為晝也斗有

七星是以晝不過乎十分也史詳之○補註斗之所

建一晝夜而偏歷十二

日是以爲閏餘也。日一大運而進六月。月一大運而

之道陰陽之義也月望亦東出者敵陽也非常道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  
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補註張氏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月相食於望正望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  
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  
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補註張氏

性理會通卷十一  
然及日而會常在星後星隨月者見於夜也半  
半縮者在陽度則應在陰度則縮半動半靜者

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  
於夜貴賤之等也補註張氏

月晝可見也故為陽中之陰星夜可見也故為陰中  
之陽補註張氏

陰中陰月不可見故為陰中陰星夜可見故為陰  
中陽月不可見故為陰中陰星夜可見故為陰

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觀  
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矣天

體客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於道也補註張氏

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死地也  
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

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補註張氏

截言天地交而物之所由生也蓋夏運在南而  
日隨斗在北而天運在北而地運在南而天

之氣常交而寒暑和萬物生也張氏行義曰天之  
陽在南陰在北地之陽在北陰在南而天之

能伏陽故地天之北陰在上故極北大地雖有陰  
者結而為山地雖有陽為所伏故也蓋陽性

其極則融陰性凝其極則結也張氏行義曰天之  
北宜寒而南宜熱南宜熱而高者氣寒從地

水柔也屬陰以陰不勝陽故為陽用山剛也屬  
以陽不勝陰故為陰用是以形則從乎地之柔

是以震巽天之陽也地陰也有陽而陰效之故至陰

者辰也至陽者日也皆在乎天而地則水火而已是  
以地上皆有質之物陰伏陽而形質生陽伏陰而性  
情生是以陽生陰陰生陽陽剋陰陰剋陽陽之不可  
伏者不見於地陰之不可剋者不見於天伏陽之少  
者其體必柔是以畏陽而為陽所用伏陰之多者其  
體必剛是以禦陽而為陰所用故水火動而隨陽土  
石靜而隨陰也一說云陰効陽而能伏是以辰在天  
諸前章是以震巽以下當有所主也○補註觀  
之字宜衍蓋地之陰伏地之陽而性情生若日月星  
辰是已天之不可伏者火也陰之不可剋者辰也  
水火伏陽之少者而  
土石伏陽之多者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

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補註水陰  
根陽而生

於一故水先成火陽根陰而生於三故火後成陽  
非陰不生陰非陽不成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

金火相守則流火木相得則然從其類也補註金中  
伏火故金

大相守則金能生水其流而為汗水之象也火  
藏於木故火木相得則然火能生土其化而為灰  
乃土之

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

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  
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陽則不能為雷雨柔

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屬體  
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補註張氏衍義曰陽  
唱而陰從則流而為  
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陰唱而陽從則蒸而  
為雲柔畜而剛動則激而為雷陽唱而陰從則雨  
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  
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  
雨陽得陰然後成而陽成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  
不能為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平天  
之陰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與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  
也雷之聲剛也屬陽者出乎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

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筮蹄也言意則魚  
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筮蹄可也舍筮蹄而求魚兔

則未見其得也補註筮香草也也可以餌魚蹄兔骨也  
係其脚故曰蹄見莊子張氏衍義曰  
頸謂成書之後也健順動止陷麗說入凡可意者  
皆象也既有其象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其數可  
數矣是故易起於數也太極分十數斯具天五地  
五各以一而變四其二無休所存者八有天地  
效之所謂入者四而已故卦止於八而象止於四  
也由此四象八卦行而推之至於千萬億兆當此數  
者必具此象有此象者必應此數大言揚揚於心而  
麟介龜厘不差吐於口者可得而信此伏義作十言之  
訓曰乾坤坎離艮震巽兌消息更三聖人  
無出乎此者以象數有定不可增虧故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  
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  
以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

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  
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  
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  
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  
以君子從天不從人補註此章亦作兩段意看自天  
段意自變中之應至君子從天之應中有一意  
蓋以元亨為變則利貞為應是天變而人效之以  
吉凶為應則悔吝為應是人事而天應之元則吉  
以下所以申上意也變中之應天應之元則吉  
有不善故元為變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  
應中之變人事也人事則有得有失故變則凶應  
則吉變則吝應則悔此君子所以從天而不從人  
也悔者吉之先二句又申上變則凶應則吉四句  
意蓋變則凶則必悔故應之以吉  
交則吝吝則必凶故應之以悔也

元者春也仁也春者時之始仁者德之長時則未盛

而德足以長人故言德而不言時亨者夏也禮也夏  
者時之盛禮者德之文盛則必衰而文不足救之故  
言時而不言德故曰大哉乾元而上九有悔也利者  
秋也義也秋者時之成義者德之方萬物方成而獲  
利義者不通於利故言時而不言德也貞者冬也智  
也冬者時之末智者德之衰正則吉不正則凶故言  
德而不言時也故曰利貞者性情也補註此釋易元  
元貞言德而亨利言時也勉齋黃氏曰元亨利貞  
之五言則本之生氣貞乎五行以配肝心脾肺腎  
之五臟何獨不貞之以肝而獨主之以心哉蓋五

行者造化之用也而化皆行于五臟莫不有氣  
而心獨藏神五臟莫不有精而腎獨藏精五臟  
不有氣而肺獨藏氣五臟莫不有血而肝獨藏  
血五臟莫不有精而脾獨藏精五臟莫不有  
形精非心莫為之運也此心所以為一身之天  
而為五臟之主與朱子云心中一點血陽中  
中一點精陰中陽先生曰一身之內氣此氣而  
為五臟氣以主者為主故心統肝脾腎一之  
內具此理而為五性性以生者為先故仁義禮  
智信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  
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  
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  
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偶以

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上經起於三下  
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補註西溪今氏曰上篇首乾  
坤終坎離下篇首泰否終於陰陽五行之用  
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遠於陰陽五行之用  
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水火  
之交終焉變胡氏曰咸恒為下經之主自既未濟  
外諸卦皆見兌  
與震之會遇

經終於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

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於此

見聖人之心矣補註按乾繫腰云孔氏曰陽三陰四

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三所以象陽

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象陰也見

山室考索一說上經乾坤二老對立序卦各隱其

名而言屯是起於三也未濟當六十四卦之終

道生天天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以

乾退一位也補註道生天自震而乾也天生地自巽

震而乾也補註道生天自震而乾也天生地自巽

乾坤交而為泰變而為雜卦也補註雙湖胡氏曰乾

性理會通不卷十一皇極經世聖人

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兌艮震為下篇之用也願

中乎大過小過為二篇之正也補註厚齋馮氏曰乾

以立造化之象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

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

則有始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

位離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與艮雖不交而

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

不用之位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

用也補註伏羲先天八卦易之本

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

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

理也補註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交陰合則有

數則有名者用其數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補註休戚

也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

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補註按先天

北是太陽在南而陰在北也人合天地而生者坤

南乾北是也陰在南而陽在北也人合天地而生

者故陽在上陰在下天之象也素問曰天不足西

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知左明也地不

滿東南故東南方陰也而人左手足不知右強也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乎

補註按渾天之術本於舜之璣衡至漢洛下閎耿

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

卵之殼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

也先儒皆用此說以理推之亦然愚意以為天地

之形體如熟物然天起於寅之中終於戌之中如

熟物之在上者也地起於戌之中終於寅之中如

地即天氣之渣滓凝結於下者也故天之氣又行

於地之中如熟氣行於熟物之中天輕清在上其

人成地多子壯在地重濁中行非謂地之下亦有



辰數十二日月交會謂之辰辰天之體也天之體無物之氣也補注張氏行義曰辰十二從地數也無物

故為陰天之陰者天之休天之所以立也從地數者天之地也過謂日與天會月與日會皆在於子

日行起于子之半終于子之半大過一辰故日終則過一度矣積而至三十日則過一辰故日

月正月會於亥亥在子也二月會於戌戌在子也三月會於酉酉在子也一月會於辰辰在子也

子之中故一歲有十二中氣皆在節之後也無中氣故在月交會之時故謂之月對溫舒曰其辰有屬者乃

位中則臨二十八宿之主星會也故當其生與宿之會同為明焉故也而星會又有正副焉如尾火

虎與水豹皆在亥九金龍角木蛟皆在辰餘例此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

則不能致用也補注釋易繫辭之意

性理會通不卷十一性理會通五十一

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陽數一衍之為十十干之類是也陰數二衍之為十

二十二支十二月之類是也

元亨利貞之德各包吉凶悔吝之事雖行乎德若違

於時亦或凶矣蓋卦雖行乎德又若違乎時亦或凶矣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

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

不若四之近君也此論卦之六爻也

天之陽在南故日處之地之剛在北故山處之所以

地高西北天高東南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

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補注人之五臟肺

陽中之陰也其位在上其屬在外肝主血陰也左腎主精右腎主氣陰中之陽也其位在下其屬在

內人之陽謂之陽神存於心陽神存於心則神在

氣血運行於外陽陽分於上下所以目與耳則神

持足行莫不有陰陽之分神存於中則神合而為

主關所以寐也寐則氣血閉藏于中陰陽合而為

一所以目無視耳無听手不能持足不能行也脾

之門故將寐未寐將寐未寐神在脾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補注陰氣聚而

雲也雨也陰之類也陽氣發而有光震而有聲電也雷也陽之類也

性理會通不卷十一性理會通五十一

吹噴噓呵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萬物各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次亦有古今之象

補注有此太極便有此兩儀有此兩儀便有此四象有此四象便有此八卦本無先後之次但其一

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

自簡至繁則有古今之象耳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補注張氏發微曰水

石雨電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

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木雷玄大雷震土雷連石雷

雷故一物必通曰象

二至相去東西之度凡一百八十南北之度凡六十

補注日冬至在斗出赤道為二十四度夏至在井

出赤道為二十四度秋分交於角春分交於奎

天腹如兩蓋相交處赤道以北為北極內宮如上

覆蓋赤道以南為南極外宮如下山蓋日所行者  
為黃道按淮南子曰冬至至午夏至至卯冬至  
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歲近六日終而復始註云  
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也如今年甲午冬  
至則明年丁酉夏至今年甲午冬至至次年冬至  
三百六十六日得已亥應用天數若前後有餘分  
積方得庚子凡弄曆  
不過此二日故樂言

冬至之月所行如夏至之日夏至之月所行如冬至

之日四正者乾坤坎離也觀其象無反覆之變所以

為正也補註此以八卦言之坎為兌為艮反為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

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補註解

朱子

惟理會通不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五十一

自然然而不得而更者內象內數也他皆外象外數

也補註鮑氏發微曰先天陰陽二圖內象內數先後

有倫變之則亂蓋自然而然不得而更也後天卦

氣詞及他象數皆錯雜無定又曰內象

內數立休之經外象外數應用之變也

草類之細入於坤補註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

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補註詳見內

得天氣者動得地氣者靜補註張氏衍義曰動物得

血脈為天形骸為地性

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補註張氏

之類圓方也成方則方交於地而成也陰之類

方地也成方則方交於天而成也故陰陽

形休方根發方

而故葉圓也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補註天道之變無一定之法也

武曰皇帝王霸即天道之權也

夫卦各有性有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

于天而各為其性也在人則為人之性在禽獸則為

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為草木之性補註陽為性陰為

而巳陽者乾也陰者坤也愚謂天以陰陽五行化

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所謂性也性即

陰陽五行之理惟人得其氣之全故其性亦全禽

獸得其氣之偏故其性亦偏草木得其氣之愈偏

故其性

天以氣為主體為次地以體為主氣為次在天在地

惟理會通不卷十一 皇極經世 五十一

者亦如之補註天以氣為主休為次陽中有陰也地

以休為主氣為次陰中有陽也至於天地

所生之物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補註

發微曰堯之前每事皆先天而造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

補註張氏衍義曰神用不可測者太虛之變化也

是故象數推天有明不驗聖人不貴乎術獨重乎

理者蓋以此也故邵子謂

天之支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

故變而易也補註支者土之所成幹者石之所成土

老火之所成水火  
動而隨易故易

自然而然者天也唯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  
行時止雖人也亦天

生者性天也成者形地也  
也成者所以賦形  
於地陰之屬也

日入地中構精之象也  
陰陽冬至子半夜至子半相與會合於黃泉之宮  
所以胎育元造萌芽萬物也故曰男女會精氣而  
後生人日以陽精交地氣而後  
生物知此則知性命之學也

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也氣變必六故三百六十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在入為四股神則太虛氣則太和也神者太虛之  
氣其充為血氣者太和之發其液為精四作者神  
氣所自成而復寓其間以致用故六地先生曰陽  
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一主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  
形六主氣是故三百六十日者氣變必六運行之  
數也二百五十六位者  
休安則四生物之數也

凡事為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  
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辯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夏至之日六十刻兼之以晨昏其餘分尚可辨色  
矣庶幾乎十中之七也  
大數五地數五合之十天也  
四用三合之而六故氣以六爻而爻畫象之陰分  
使地不過乎七故歲有周條畫強七分而著數法  
之也以一歲而三分不用以一日而言夜三  
分不用以有本也  
本不用用乃不勞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  
時可見之矣

白故肺白北方水色黑故腎黑中方土色黃  
故胃黃此五行之氣色也  
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也  
氣之不同則各有本體之色  
三元白髮有年十月日白時白年印者六十  
為一元一百八十年分三元泰定元年甲子為上  
元至大明洪武十七年甲子為中元正統九年甲  
子為下元上元甲子年起一白中元甲子年起四  
白下元甲子年起七赤並逆布以求直年星既得  
前年星即移入中宮順飛出入方月白者十二年  
分三元甲子年正月戌五黃寅申巳亥年為下元正  
未年為中元正月卯酉年為上元正月辰戌丑  
月起二黑並逆布以求直月星既得直月星即移  
入中宮順飛出入方日白者冬至後為陽通分三  
元冬至前為陰甲子為上元起一白雨水前為甲子  
為中元起七赤數兩前為甲子為下元起四綠並

性理會通卷十一 皇極經世  
順布以求直日星即移入中宮順飛入方夏至後  
為陰通分三元夏至前為甲子為上元起九紫處  
暑前為甲子為中元起三碧霜降前為甲子為下  
元起六白並逆布以求直日星即移入中宮逆飛  
入方時起一白辰戌丑未四季日為中元起以甲子  
甲子時起一白辰戌丑未四季日為中元起以甲子  
時起七赤寅申巳亥四季日為下元起以甲子時起  
四綠並順布順飛方夏至後為下元以甲子時起  
上元以甲子時起三碧寅申巳亥四季日為中元  
以甲子時起六白並逆布以求直日星即移入中宮  
子時起六白並逆布以求直日星即移入中宮  
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及中五之數與此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之意亦不異

圖雖無文先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  
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兩用合乎一天地萬  
物之理各在其中矣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補註朱子曰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所以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一半至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張氏衍義曰天度相去各二百八十二有半在天為度在人為日故二至二分之日相去常一百八十有餘此云一百八十者天度本三百六十也氣之多者為陽之盈年之出者為陰之縮此天之變化所以不測而謂之所以生也愚謂一至二分間平四立立春立夏謂之開四立節氣也二至二分中氣也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天之道也陽中之陽日也暑之道也陽中之陰月也以其陽之類故能見於晝陰中陰之類故不能見於晝

之陽星也所以見於夜陰中之陰辰也天壤也補註張氏衍義曰日者天之精曜月者天之精曜星者天之精曜辰者無物之氣天之休故曰天壤也辰之於天猶天地之休也地有五行天有五緯地上有水火天復有日月者月為真水日為真火陰陽真精是生五行所以天地之數各五陽數獨盈於七也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補註有也生也陽之動無也死也陰之靜而聖出入于其間

干者幹之義陽也支者枝之義陰也于十而支十二是陽數中有陰陰數中有陽也補註乙巳辛癸陽數中有陰也子寅辰

午申戌陰數中有陽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補註乾之元亨利貞即性命之理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生而成成而生易之道也補註易曰八卦自震至乾成物生則成成則復復生循環不窮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補註淮南子曰夫形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大形者非其所安而處之則廢氣非其所充而用之則耗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魚者水之族也蟲者風之族也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神為神唯神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鳥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補註天地數三重地則六地數四重天則八天得六地以兼地而地不得以兼天故天地合而為十也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神為神如禽得陽之多者故其聲清氣得陰之多者故其聲重濁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故無所不能

目口鼻耳而鼻最靈者受氣物或不能閉之凸者視色別味物則能閉之也四者雖象于一而各備

其四矣

補註口舌也受臭之嗅當作聲人之耳目口鼻之聞言其用也日月星辰言其休也既交則交備

其四言其用也日月星辰言其休也既交則交備  
胆生耳故耳象月星為脾脾生鼻故鼻象星辰為

燈之明暗之境日月之象也

補註暗之境得燈以明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

情鬼

補註月者日之光故日月之影也情者性之動

有倫故鬼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黑者白之地寒者暑之地

補註水氣上騰於天則為火故水者火之地寒者暑之地

性理會通

卷十一

辛

地危者安之地柔者剛之地弱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補註心指人得是理以為

萬物自然

形可分神不可分

補註形可分若天可分而為日月

無不在故不可分也與上天分而為地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

之然也

補註獸為天之陰草為地之陰陰與陽一類

陰事大半蓋陽一而陰二也

補註陽數奇陰數偶故

陰卦畫一為陽二為陰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吸

補註冬至以後為陽為呼夏至以後為

水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

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補註生物之初天

天地生之之性遂各以神自相生非惟木也盈

天地間萬物莫不皆然此實天地生生之理也

性理會通卷十一終

辛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書六

觀物外篇下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補註因物之

當悲此性之

石之花鹽消之類是也水之木珊瑚之類是也補註

花剛交於柔而生也水之木柔交於剛而生也

水之物無異乎陸之物各有寒熱之性大較則陸為

陽中之陰而水為陰中之陽補註陸之物屬陽陽中

之陰也若甘遂土鼈之類是也水之物屬陰陰中

性寒而有性熱者陰中之陽也若澤蘭鰱魚之類

是也

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耳目口鼻共為

首髓血骨肉共為身此乃五之數補註天數五地數

日月星辰是也地以一而變四水火土石是也四

可見而一不可見也人合天地而生者故首之耳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補註火陽性陰性

不我物則能物物補註我亦物也物亦我物也

辰至日為生日至辰為用蓋順為生而逆為用也補註

按經世四象圖辰至日自震至乾也日至辰自乾

至震也乾為年元為月離為日震為時積時成日

積月成月積月成歲年故自辰至日為生至辰為用

日月用日五日用時故自日至辰為用

日月用日五日用時故自日至辰為用

日辰至日者言天左行為順布氣至物日至辰者

言日右行為逆變氣用時故時可逆推物必順時

子雲曰巡來六甲與斗相逢言天日之相逢也

易有三百八十四爻真天文也補註先天六十四卦

陽非真天文而何哉

鷹鵬之類食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虎豹之類食

生而猫犬之類食生又食穀以類推之從可知矣補註

鷹鵬之類食生陽也而雞鳧之類不專食生陽中

之陰也虎豹之類食生剛物也而猫犬之類又食

穀剛中

馬牛皆陰類細分之則馬為陽而牛為陰補註馬牛

也細分之馬性健則為陽中之陽故周公以羴為

龍而夫子以為馬也牛性順則為陰中之陰故文

王以坤為牝馬而

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

禽蟲之卵果穀之類也穀之類多子蟲之類亦然補註

天地間正氣生者常少繁氣生者常多故人生生

一而獸生二三禽又倍之蟲又倍之自然之理也

蟲之類今歲蛾而子來歲則子而蠶燕青之類今歲

根而苗來歲則苗而子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久則復北

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理也

補註元會運世之數一通當三百六十年故可以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補註

在水者不曉在風者曉走之類上曉接下飛之類下曉接上類使之然也補註

曉接上類使之然也補註

在水而鱗飛之類也龜鱉之類走之類也補註

夫四象若錯綜而用之日月天之陰陽水火地之陰

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補註

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補註

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補註

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補註

陽星辰天之剛柔土石地之剛柔補註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違補註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違補註

陽主舒長陰主慘急日入盈度陰從于陽月入縮度

陽從于陰補註

陽從于陰補註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補註

飛之走雞鳧之類是也走之飛龍馬之屬是也補註

性理會通卷十二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

也補註

神無所不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

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補註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血氣使之然也補註

身地也本乎靜所以能動者血氣使之然也補註

天賦形於地而生身形屬地故靜氣血屬天故動  
蓋氣引血行血隨氣轉日得血而能視耳得血而  
能聽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運按醫書血爲  
榮氣爲衛六腑六腑皆有血而統之於肝六腑六  
腑皆有氣而充之於心此血內者也氣血出六腑  
而行於六陽經由六陽而於六陰經血常在內  
謂之榮所以榮於內者也氣常在外謂之衛所以  
衛於外者也經流於內者入於絡絡流於外者入  
於脈如小之周流於身有自上至下者有自下至  
者有自左至右者有自右至左者此在外者也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補註生群  
生長庶類

者天地之成功也別其生分其  
類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又言正  
在膽

生理會通卷十二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註補以物理觀物者本乎性以已意觀  
物者任乎情說苑曰公生明偏生暗

陽主開而出陰主翕而入補註先天八卦圖自震至  
乾爲開而出自巽至坤爲

翕而  
入也

日在于水則生離則死交與不交之謂也補註按古  
本經世書

日作原  
今從之

陰對陽爲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

主于陽則歸之於一也補註陽來則陰往陽往則陰  
來二者常相對也然陽主生

陰主死大而天地開物於寅陽之來也開物以成  
陽之來也小而萬物裁者培之陽之來也領者覆

之陽之來也萬物歸地地歸  
於人歸道故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補註神在天故無  
方性在人故有質

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補  
註

如仁者性也則隱情也聖  
仁民愛物也表禮智皆然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補註魏氏發微  
曰午則日寤天

在南子則日寤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  
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

也人之神書在心  
夏也夜在腎冬也

以天地生萬物則以萬物爲萬物以道生天地則天

地亦萬物也

水之族以陰爲主陽次之陸之類以陽爲主陰次之

故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

生理會通卷十二

龜黿鵠鳧之類是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補註天地之數十陽六陰四  
餘分獨用其七故七爲用三爲交

也按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圓蓋天地之運未嘗有  
一息之停至成旋旋不行故開於戌至亥則天交

於地結而爲繩至于則其魂漸復故天開於子至  
丑其魂漸成又化盡天地舊時滄洋故地開於

丑至寅其氣機漸復行故開於寅  
此天地之所以再造而生生不窮也

一變而二二變而四四變而八卦成矣四變而十有

六五變而三十有二十六變而六十四卦備矣補註張  
氏衍義

曰一變而二者得二卦也二變而四者得四卦也  
故三變而八卦成四變而十有六者得十六卦也

五變而三十者得三十二卦也故六  
爻而六十四卦備此先天圖卦變也

天火無體之火也地火有體之火也補註天火有二  
若雷火象火有



火也陽燧之火天交於地之火也地火亦有二若  
石火木火地火也野鬼之火地交於天之火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補註

能用萬類若牛使之耕馬  
使之馳夫使之司夜之類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

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氣變而形化補註氣化於上若日月星辰是已  
已形化於下若水火土石是已

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火無體因物以為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

物而然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

性理會通卷十二

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

哉則猶即也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

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

凶夫何畏之有補註蓋人之死也其魂氣離散而體

氣如野上暴骨而陰而魄氣行之時亦可以復之也

體魄止于地謂之鬼而魄氣行之時亦可以復之也

所謂葬乘生氣此之謂也然魂氣離後而無心或

聚或散聚則若有所知散則無知但鬼之有知與

人不同人陽也所知者皆已往事故曰數往者

順鬼陰也所知者皆未來事故曰知來者逆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補註管子曰思之思之不

也其精氣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補註凡有一物必有一理或

合置此理而別窮一理

星為日之餘辰為月之餘補註鮑氏發微曰日為陽

之氣魄星為陽之餘精辰為陰之餘魄月為陰精天

之神辰者天之體日月在天如人之真心命門陰

散精血神之於天則人之體魄是也

星之至微如塵沙者隕而為堆阜補註即子云星在

則為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

性理會通卷十二

也補註虛心即心一之謂不動即不分之謂管子

曰物至則應通則合矣舍也者言彼所以運也

藏者天行也府者地行也天地並行則配為八卦補註

藏即四臟所以配天之四行府即四腑所以配地

之四行也按醫書藏反為陰腑反為陽愚意以為

藏本為陽其經絡為陰府本為陰其經絡為陽

聖人利物而無我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補註日月陰陽之質則明

幽而難知幽

易有真數三而已參天者三三而九兩地者倍三而

六補註三三而九九為老陽倍三

而六六為老陰皆倚三而起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復蓋剛交柔而為復柔交

剛而為姤自茲而無窮矣補註說氏發微曰乾坤為

小父母以生一陰一陽陰陽之一往一來始于此

矣日復姤而臨通則二陰三陽之往來是為五未

申之月以至四陰四陽之往來而為六五陰

五陽之往來而為六五陰六陽之交相轉

易後姤復為乾坤乾坤復為姤姤復為乾不可無陰分

於十二宮之中有陰不可無陽有陽不可無陰分

之內是為三十六陰三十六陽散見於三百六十日

變易為用六十四卦生無窮矣補註李筌序

素問陰符七國時書也補註得此編於嵩山石壁中不

曉其義後至雲山逢一老蛇有火生于木羽發其

之書受於廣成子又云受之元女或謂為黃帝

與風后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補註經世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

善惡形於其中矣補註朱子曰春秋之書且據左氏

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

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得中

中庸之治自中者天也自外者人也補註自然得中

之道也自外而入者所謂誠者天

韻法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補註音有開閉所以

唱呂又按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前十六圖聲如

日月星辰日月星辰相因得一百六十圖聲如

地之音音屬水火土相因得一百九十圖聲如

次和天之聲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圖日聲水音

也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圖月聲火音也第九第十

十一十二圖星聲土音也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圖

辰聲石音也後一圖聲分平上入音分開發收

閉且有則第一多未開因長光丁兄日聲也

口坤口黑黃五音水音也第二字可大率每兩廣

井永月聲也申口巧口花華无牙火音也橫看則

一聲多二聲良三聲千四聲刀日聲也一音古二音黑

二聲安四音夫水音也口即所公之音口二音黃三音日

四音父水火音也○口即所公之音口二音黃三音日

取之用數也體數二百五十二音至戊戌生之物之數也以

數也月數二百六十四音至戊戌生之物之數也以

各得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為萬物之數也

韻法先開後閉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

也冬則閉而無聲補註按韻書東方喉聲先開後閉

也西方舌聲先開後閉於時為春南方齒聲先開後閉

而無聲於時為冬開即所取之用數開即所公之

素問客語之類於術之理可謂至也補註玄子之所作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補註經世

也其人要皆論五運六氣五運若甲巳之歲正月

月起丙丁火運三四月交戊巳土運三四月交庚辛金運統之

歲正二月起戊巳土運三四月交庚辛金運統之

之類六氣若子午冬歲自十二月交庚辛金運統之

後開氣大君火為司天火為天火濕土為天火風木為天

之歲自十二月交庚辛金運統之

司天次相火為天火濕土為天火風木為天

而上在人足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緊繫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以辛熱之藥攻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由經入府又當審察之浮緊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府也以寒藥解之浮緊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攻之浮緊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寒藥解其標發於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緊依以甘寒重劑解標之浮由經入府又以熱藥攻其本

之浮緊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浮緊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是浮緊者寒水本也三陰經受之太陽經受之少陽經受之厥陰經受之

陰君大症其脈沉而大大者其本寒藥解其標少陰

標也發於三陽經則以辛寒之藥治本之大佐以甘溫輕劑解標之沉寒於二陰經則以辛寒之藥攻本之大佐以甘溫重劑解標之沉少陽相火症其脈浮而數太陰濕土症其脈沉而緩本末同故從本也厥後風木症其脈沉而弦陽明燥金症其脈浮而短本末異中不同故不從標本從乎中也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補註觀其為物於

善藏其用之一端此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陽動于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補註臨川吳氏曰草

以教榮見虫不養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

以貴於後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禽

之後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渾史之復者也

莊荀之徒失之辯補註如莊生詭譽孔子之徒荀子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

東為春聲陽為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銜凡

冬聲也補註按韻者一東居初為春之開聲十陽在

也中為夏之發聲銜凡二韻在物為冬之閉聲

不見動而動妄也動于否之時是也見動而動則為

無妄然所以有災者陽微而無應也有應而動則為

益矣補註天地否下交交皆陰不見動也而動則妄

矣補註天雷無妄初交一陽見動而動則為無妄然

所以有災者無妄初與四交陽微而

精氣為物形也遊魂為變神也又曰精氣為物體也

遊魂為變用也補註此釋易大傳之意但易以人之

生死對言邵子專以人之生者而言

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為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馴劇者才力也明辯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

不可闕一

無德者責人怨人易滿滿則止也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

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也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為仁而已

三人行亦有師焉至于友一鄉之賢天下之賢以天

下為未足又至於上論古人無以加焉

性理會通卷十一皇極經世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先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補註維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

言其極者也補註易曰麗澤兌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以謂之學補註天人性

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醫

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為人

所不能為之事也補註處人所不能處實以忠難之

事也為人所不能為道德仁義之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為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為高也補註荀子曰

之以愚功破天下守之以謙勇力撫世守之以性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至於學問亦不可自足備行不加少而為多

人苟用心必有所得獨有多寡之異智識之有淺深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

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獲補註熊氏曰凡處事先失後得則難處矣必至於隕獲然失之亦不為喜若先

得後失則得之有素驟然失之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皇極經世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為卿相為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命亦潤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

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補註漢洛下閎作太初曆魏甘公石公著星經

漢楊雄作太玄經

一歲上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

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

易補註一歲之中於常數進六日陰進六日為陽所以置閏即天時以及於地理人事三者皆知之

不易也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為二章章有七閏八

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

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

閏十二月此處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分大率

為此月之正取中氣以爲正月閏前之月中氣在

無中氣則謂之閏月也

資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皇極經世

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

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

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

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人

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補註司馬說玄

手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十卦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平初九冬至之初也順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時歲二贊成三百六

十一月四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時氣  
贊大雪之末也亦謂而後始此玄首皆以易卦氣  
為次序而變其名稱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顧者  
養也開者也少者謙也反者睽也餘者傲也故  
玄首曰八十一首或寧或真謂曰延乘六日  
與斗相逢曆以紀歲而百最時雍肯謂是也

楊雄作太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廩實府庫充兵強名正天  
時順地理得然後可舉

易無體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恐遂以為有體  
故曰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常也不可為典要變也  
莊周雄辯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踞蹠四  
顧孔子觀呂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 十五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  
知其卑下者也

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一  
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本家  
為國本國為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不欲身能行  
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如

利刃物來則割之若恃刃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刃與  
物俱傷矣

言發于真誠則心不勞而逸人久而信之作偽任數  
一時或可以欺人持久必敗

人貴有德小人有才者有之矣故才不可恃德不可  
有補註恃才則妄  
作有德則驕者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君子處畎畝則行畎畝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  
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 十六

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  
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軌轍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  
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  
為得矣

欽天下之智為智欽天下之善為善則廣矣自用則  
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  
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

中無權者猶為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補註一端猶言一偏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為弓弱無力者以為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已之力有餘而以為弓弱無力者不以已之力不足而以為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饑而見之若相讓則均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其食矣此惟理會通入卷十二皇極經世

二者皆入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誠孰能與於此補註若復言七日來復是闢之於未然言至于八月有凶是闢之於未然也

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補註大過初上爻皆陰故曰本不弱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大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及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而防是謂易之大綱補註此言聖人序卦之意其初作姤氏時是君子陽長之時夫是五陽決一陰君子道盛之時姤是一陰生於下小人根萌之始是必絕去其方萌之惡以固其已長之易則亂可反而治矣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惟理會通入卷十二皇極經世

先天圖中環中也補註此言天地發微曰以上下觀之乾至乾左為天巽至坤右為地天地包地外陰陽一氣萬變一理循環無端此所以名環中也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春秋三傳之外陸淳啖助可以兼治補註左氏公羊陸淳啖助皆當時釋春秋者也程子曰春秋傳為按經為斷又曰以傳為經之害也

偽梁氏寅曰自漢以來三傳優劣之論何紛紛而莫之一平要之根籙國史考事精詳此左氏之長也然而傳而不知義者而不求實則未免於日矣發明書法義理頗正此公穀之可取也然以日月為義利一字為褒貶又且點周而王魯則評謬亦甚矣至唐趙國啖助陸淳始辨三傳之非而專求聖經之義雖未能盡善而其開示後人者其功已多

所謂皇帝王霸者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五霸而已但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則禽獸也

無為以道化民也恩信以德教民也公正以公勸民也智力以力率民也

季札之才近伯夷補註吳季札者吳子壽之幼子也

札又辭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餘祭以次必

致國於札子餘祭四年卒夷補註夷齊十七年有

夷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逃去吳人乃立

夷昧之子僚劉向說死曰夫不以國私身損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補註姓羊舌名肸晉之公族

也廣識多聞能以禮信聞於諸侯在悼平昭三公

之時嘗為國介聘於楚楚飲教以所不知而不能

鄭鑄刑書責子產以開端治罪不私其親孔子稱

焉古之遺直也補註叔向晉大夫子產鄭大夫晏

嬰齊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補註管仲

與謀者皆勝管仲者之事晚識物理若陳齊侯

聽鄭華之奸謀辭周王川上卿之享禮則幾乎王

才矣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

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

必錄之不可不恕也補註春秋之義其曰春秋雖因魯史而

之事時王不能正其官而故春秋為之褒善貶

惡以冰亂賊是以大義而人子行賞罰也

始作兩觀始者貶之也誅其舊無也初獻六羽初者

褒之也以其舊僭八佾也補註按左傳魯哀初年始

兩佾中央闕然為道也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

大謂之象觀使之觀之謂之觀然兩觀也象觀也

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教於魯仲子曰天子用

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

羽

其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

修理會通不卷十二補註皇極經世

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

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

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況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

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

治春秋者不辯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

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

求之則無緒矣補註集覽後宋儒朱子謂魯南人博

景遷起居舍人唐本以宋文筆少變○按宋儒後

鳥古文以儒時所尚自是文風少變○按宋儒後

字明後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居泰山著春秋尊

上發微十二策范仲淹富弼程頤校書郎國子監

直講召為通英說書遷中丞卒仁宗命其門

人祖無擇就其家得書十五篇言錄蘇秘閣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

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太告朔之餼羊羊名

也禮實也名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存其名

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補註春秋之作

名以待後世王者之作以正其實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

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

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

維理會通入卷十二皇極經世三十一

國之功過而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

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

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補註能遷善改過則

道而為霸者之最晉文侯序五霸之功而下止言

四國無宋襄公也宋襄公為楚所執見公羊傳僖

公二十一年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

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

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

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

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

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

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

春秋盡性之書也補註春秋之作

注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也不然郊矣

僭三望公羊曰祭泰山河海季天不得祭泰山則

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定公

五年冬十月作新雉門雉門象魏之門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補註春秋

分臣而正名

聖人之難在不失仁義忠信而成事業何如則可在

於絕四

有馬者借人乘之舍己以從人也

維理會通入卷十二皇極經世三十一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

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

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

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

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

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

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枨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

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

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



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爲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爲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於善惡同矣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忒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逕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盖有天人<sub>之</sub>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

性理會通卷十二

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  
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  
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魯之兩觀郊天大禘皆非禮也諸侯苟有四時之禘以爲常祭可也至於五年大禘不可爲也

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廣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

誰能出不由戶戶道也未有不由道而能濟者也不由戶者開穴隙之類是也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

或問顯諸仁藏諸用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之成歲是顯諸仁也其度數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是藏諸用也

洛下閎改顓頊曆爲太初曆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

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

山首良之易而作也祖河圖數十衍爲百百分四  
偁二十五以應天數四分度之一也秦用此曆建

亥爲正至漢武帝改爲太初太初曆者武帝卽位  
唐都洛下閎等所作也以建寅爲正太玄曆者漢

楊雄所作也與太初曆相應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者九九也太玄以七十二爲日法者八九也

惟理會通入卷十二 皇極經世 二十四

為妙法者九四也以玄北初分於九而減一妙於

而放一圖得二十原自九十二相類  
與同朱子又曰太玄擬易司馬說玄亦曰易與太  
玄大義同而玄易畫南二曰陽曰陰玄畫有

三十一日二日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

八十一百易卦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每

九寶名經七百二十九寶名經之數五十一其用

四十有九。五地之義。各十位。合三十一  
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牝之以

易有象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

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雜爻玄有圖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德易有雜卦玄有錯

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天而  
與時變化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九分九日也經

分既有時二百九日則平故曰九日平分也

**補註**正數卽眞數也朱子曰天地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

盡康節却以四爲數

元道之應也

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

神之情狀也。補註張氏理學類編曰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

應題以爲愚是皆愚民無知之  
論曾何以此論正大之思神哉

而直言以明事有像象擬一物以明意有數象七

八月三年十年之類是也

象若復七日來復臨至  
于八月有凶之類是也

補註見經

有内象理致是也有

成雖有智巧不能變其象而逃其數若外象外數體若一定然爻有飛伏卦有消長六位八物不能

人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道成陽坤道

陰

理會通卷十二 皇統經世 三十八

見體而本無體也

道路之道而爲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陰一陽

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

是而一陰物由

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

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

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於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補註正音律數如黃鐘為宮人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故經世圖日四位月四位星四位辰四位皆七聲是也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夏至之日出寅入戌此六十刻兼餘分之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也程子有言堯夫嘗窮味有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也一萬八千六百獨聲之數只得半蓋聲陽也只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補註括日月本無光猶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圓而光稍滿大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皇極經世 二十七

水在人之身為血土在人之身為肉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補註泛指天地萬物而言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補註地之萬物皆天之所生是謂天主用地主體百姓雖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唯聖人則知所以親所以義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是謂聖人主用百姓主體

膽與腎同陰心與脾同陽心主目脾主鼻補註月為膽辰為腎

故同陰心為目脾為腎故同陽

陽中陽日也陽中陰月也陰中陽星也陰中陰辰也柔中柔水也柔中剛火也剛中柔土也剛中剛石也

補註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

汰始乎伏羲成乎堯葦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

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日為心月為膽星為脾辰為腎藏也石為肺土為肝

火為胃水為膀胱府也

易之生數一十二萬九千六百總為四千三百二十

世此消長之大數演三十年之辰數即其數也歲三百六十日得四千三百二十辰以三十乘之得其數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皇極經世 二十八

矣凡甲子甲午為世首此為經世之數始于日甲月

子星甲辰子又云此經世日甲之數月子星甲辰子

從之也補註歲三百六十日以十二乘日也又以三乘歲則其三十年之辰數矣辰數即世數

也自甲子至癸巳甲午至癸亥皆三十日故以二

甲為世首按世紀自洪荒混沌之時有日盤古氏

即前一元之末會也繼天而開於子之半則有

皇氏兄弟十二人即十二支也各一萬八千歲當

作一千八百歲即經世月子會也地開於丑之半

則有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各一萬八千歲當

一萬八百歲即經世月子會也人生於寅之半則

有人皇氏兄弟九人各一萬八千歲當

人分掌九州自寅之半至亥之半凡九會九人分

九會長治九州也唐虞之際正當已會之終猶一

年之半芒種而時正清和也至禹八年甲子又自午

一日辰時也直至戌之半人始不生猶一年之  
降而萬物不生也至亥之半人始不生猶一年之  
而天地之氣為泥也至子之半人始不生猶一年之  
又開矣一元十二會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會三  
十運一萬八百年一運十二萬九千六百一十會三  
三十年又按先天圖六十四卦除乾坤坎離四卦  
之不用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布諸一運三百六  
十年之中凡六十年有餘而當一卦一運三百六  
一爻三十年有奇而當五卦其半所以為有餘而當  
六十五年有奇而當六卦其半所以為有奇所以為  
半用此乾之所以推歷代之治亂矣

鼻之氣目見之口之言耳聞之以類應也

倚蓋之說崑崙四垂而為海推之理則不然夫地直

方而靜豈得如圓動之天乎補註按天文志云言天

日宣夜三日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

周髀之說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

西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

不見為夜倚蓋之說即周髀之術也金氏履祥曰

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勾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

脈絡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為海

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

高之所聚江河諸源之所出即崑崙而崑崙之山

東北為崑崙之連綿其南為崑崙之山而崑崙之

西北為崑崙之山其南為崑崙之山而崑崙之

以西諸山尤為崑崙之山其南為崑崙之山而

李氏曰周語伯陽父曰天也或問地氣之說蓋

過其序民之配也陽伏而不陰陰通而不陽不

能升以至地動也陽伏而不陰陰通而不陽不

里其山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限一云山有

三角北名閼風嶺西名閼風嶺東名崑崙宮有石

城十二樓又按淮南子崑崙之墟玄圃之宮崑崙

在陝西肅州肅城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肅山

連其嶺峻極峻積雪不消世呼雪山後京張峻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

時酒泉大守馬炭言周禮從之  
王母於此宜立王母祠崇之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補註

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於陰而潮生午後陰升之

時陰交於陽而潮退如人之喘息之象也一日之內

潮自三時而生之潮則長猶一日之後也故

潮勢大十八日之潮則長猶一日之後也故

也故潮勢亦大此天地間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

其所以然而然者或係余公之意為之說曰日

為陽精君之象也月為陰精臣之象也水為陰

月之屬也月常向日而水亦從之此潮沙之所由

名也知潮沙之所由而水亦從之此潮沙之所由

矣是故潮日之出於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午

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

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

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

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

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

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

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

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

月右轉在午則南海卯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午

時潮左旋在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

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子則北

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午則

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在子

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旋在

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左旋

在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潮左

旋在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時潮

左旋在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卯時

潮左旋在午則南海午時潮左旋在酉則西海酉

時潮左旋在子則北海子時潮左旋在卯則東海

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

在根。補註：動物先生首故命在首。植物先生根故命在根。或問：人性命之所，在口命既在首，性當在

心。性即人之生氣。皆以氣言，非以理言也。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體

補註：神者理也。易者陰陽也。

循理則為常理之外，則為異矣。

風類水類，小大相反。補註：在風者飛小而走大，在水者飛大而走小，相反者也。

震為龍，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物

者，豈非龍乎？補註：重淵謂二陰也。動物謂一陽也。

一十百千萬億為奇天之數，二十百二十千二百萬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 皇極經世 三十一

二千億二萬為偶地之數也。補註：二十下當有二字。

天之陽在東南，日月居之地之陰在西北，火石處之

火以性為主，體次之，水以體為主，性次之。補註：火外氣而無質者也，故以性為主。體次之水，外陰有

內陽有質而無氣者也，故以體為主。性次之。

陽性而陰情，性神而情鬼。補註：得天之陽為性，性公而明，故神得地之陰為情，情偏而暗，故鬼。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

義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補註：發微曰：伏羲之卦，先天也。天地之氣也。文王之卦，後天也。天地之方也。先天八卦應天四時，後天八卦應地八方向。而卦用者。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

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

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

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補註：詳見卷六。

堯典：椿三百六十旬，有六日，夫日之餘盈也，六則月之

餘縮也。亦六若去日月之餘十二，則有三百五十四

乃日行之數，以十二除之，則得二十九日。補註：日行以十除之，每月得二十九日也。愚謂此歲節亦舉其大數耳。若論其細數，則日之餘盈也，五日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月之餘縮也，亦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月之餘盈也，亦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十五，歲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

惟理會通不卷十二 皇極經世 三十一

之一章也。金氏曰：章法雖云氣朔齊然，然強弱之積猶有分秒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三會為終三終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無餘分，却得

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則又為曆元矣。鮑氏發微曰：康節藏問顯問之說，其詳未易言也。姑以日

前言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而餘分六日六十三百六十之中，是六甲兩月之中，藏了一日六六三百六十

中藏了六日，顯問者自開物至閉物，十分用七去交數者，五三百六十本用二百四十得二百五十

二日，以開數十二變

五十分之則為十，若三天兩之則為六兩地又兩之

則為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

三十六為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

十有六為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為坤，一爻之策

積六爻之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四為坤之策積二篇

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補註合三與兩則為五合六與四則為十此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而各其數以至於十也六其四一當有地之變有四一句

素問肺主皮毛心脉脾肉肝筋腎骨上而下外而內

也心腎骨交法也交即用也補註人之五臟肺最

最在外也心在上之下故主血脉血脉在外之內也脾在上下之間故主肉肉在內外之間也肝在下之上故主筋筋在內之外也腎最在下故主骨骨最在內也膀胱生血與腎同在下而心友主之肺生骨與心同在上而腎反主之故曰交法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

霸補註三皇謂義軒二帝謂堯舜三王謂文武五霸謂桓文

惟理會通八卷十二皇極經世

乾為天之類本象也為金之類列象也補註蓋乾為天為圓之類

伏羲先天本卦之象也為金寒之類文王後天列卦之象也按史氏管窺曰先天卦位天居上地居下艮為山居西北兌為澤居東南離為日居東坎為月居西震為雷居東北巽為風居西南後天卦位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火之離火生土故坤土之坤土生金故兌乾火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不能生木故艮次之

易之首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水火之交不交皆至

理也補註既濟其交者未濟其不交者也

天地並行則藏府配四藏天四府地也

自乾坤至坎離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濟未濟以人

事也

太極一也不動生二二則神也

火生濕水生燥補註火陽燥陰水陰濕陽之意

神生數數生象象生器補註神也奇偶數也健順動以順麗止說象也天地

雷風水火山澤器也

太極不動性也發則神神則數數則象象則器器之

變復歸于神也

復至乾凡百有二十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

百有二十陰復至乾凡八十陰補註二十當作十二

乾奇也陽也健也故天下之健莫如乾坤偶也陰也

順也故天下之順莫如地所以順天也震起也一陽

惟理會通八卷十二皇極經世

起也起動也故天下之動莫如雷坎陷也一陽陷於

二陰陷下也故天下之下莫如水艮止也一陽於是

而止也故天下之止莫如山巽入也一陰入二陽之

下故天下之入莫如風離麗也一陰離於二陽其卦

錯然成文而華麗也天下之麗莫如火故又為附麗

之麗兌說也一陰出於外而說於物故天下之說莫

如澤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

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補註離二陽在

大之用用外者內暗外明可以照物而不可以鑒物也失一陽在內二陰在外故水之用用內者外

皆內明可以鑒物  
而不可以照物也

人謀人也鬼謀天也天人同謀而皆可則事成而吉也補註此釋書洪範稽疑之意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

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

武是篡也補註蓋言湯武所以繼後世之為人君者

同歸雖萬  
世無弊焉

諸卦不交於乾坤者則生於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

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極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 三十五

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矣自否至泰其間則有隨矣

補註此釋先天圖言之蓋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

蠱壞也先壞而成法而漸至於否也自否至泰其

間則有隨隨從也而漸至於泰也自泰至否其間則有蠱

蠱壞也先壞而成法而漸至於否也自否至泰其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

謂理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

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補註變從時

也時

朔易以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

也補註此釋書洪範稽疑之意

春陽得權故多旱秋陰得權故多雨補註亦有春多

雨而秋多旱者

元有三有生天地之始太極也有萬物之中各有始

者生之本也補註元始也有生天地之始皆體統一

太極也

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補註鄭氏發微曰五星

日熒火鎮土五辰而已至其石則畫露矣石中觀人

星經非德亦同時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出

諸生亦出三家總數三百八十三名種數七百八

性理會通卷十二 皇極經世 三十六

占候之要其餘載者所以備上象之全體而已按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觀象授時以辨九象之法所界封域

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劉氏曰星占辨九州角亢氐

虛危青州也室壁井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昂畢箕

州也參井州也鬼井州也柳星張三河也翼

軫而宿夫度亦如之故

觀其妖祥而知其事矣

天地之心者生萬物之本也天地之情者情於也與

鬼神之情狀同補註張子曰後見天地之心成恒運

天有五辰日月星辰與天而為五地有五行星金木水

火與土而為五補註日猶在地之木辰猶在地之金

在地之土也地之金也辰在地之木辰在地之金

三即可以盡地辰之外別名天土即所以為地也  
漢志日月生於口之所以照象星被耀因水轉光

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補註

實故不能從陽陽體

有雷則有電有電必有風補註張氏衍義曰雷者震

者異之氣也陽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人智強則物智弱補註張氏衍義曰

陽數於三百六十上盈陰數於三百六十上縮補註

性理會通卷十二皇極經世 三十七

有奇

人為萬物之靈寄類於走走陰也故百有二十補註

百有二十

雨生於水露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

為陽之極故有電必有風補註張氏衍義曰雨者水

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出於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

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

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

智與下愚不移故也

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體者也補註孟子曰康節嘗言老子得易

有老子之體用孟子曰自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

況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

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

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

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則

性理會通卷十二皇極經世 三十八

不和無思無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補註言易無思無為乃天

以其為神妙致一之地也蓋寂然不動故能藏而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之

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之所以錄於書

末也

劉絢問無為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為也



補註無為無所為而為  
非道乘焉務然

替曉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文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久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象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性理會通不卷十二皇極經世

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為無為之理順理則無為強則有為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志於道者統而言之志者潛心之謂也德者得於已

有形故可據德主於仁故曰依

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

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

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春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上

漏言也君不密則失臣故書國殺補註射姑音亦又音夜被公羊穀果二

傳晉襄公將與狐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之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曰陽處父言曰朝而走邵子引易以見晉君漏言是君不密則失臣故以國殺言之也

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為至矣補註心

之妙鬼神所不能窺

作易者其知盜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補註知所以致寇之至也

太美可和玄酒可滿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滿也補註太古之羹食味之本也玄酒即明水也按周禮司

恒以鑒取明水於月古者無酒以水行禮因謂水性理會通不卷十二皇極經世

為玄酒清與醕同以水養糟曰醕醕薄酒也

有一日之物有一月之物有一時之物有一歲之物

有十歲之物至於百千萬皆有之天地亦物也亦有

數焉補註三年之物馬三十年之物凡飛走之物皆可數以數推人百有二十年之物○列子曰荆之南

有冀壤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上有菌

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蟪蛄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可見物之數有久有速也

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素色之本也太乙

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補註太玄

太素前漢藝文志黃帝有太素二十篇太乙日家有大乙統紀之書太初卷下開有太初曆皆本易

太極而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補註易地而處謂能說身處其地則無有我之私也

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補註即上篇所謂體四而變六兼神與氣者也

以尊降卑曰臨以下觀上曰觀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

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

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

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已也

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補註或問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朱子曰只曉曉後遺其意自在

性理會通卷十二皇極經世

章而不在于漢及韓誠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時然後言言不在我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補註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故爲主性之具

具

性理會通卷十二終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對嵩山晁氏口邵雍先生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櫓息肩坐於磐

石之上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

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

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

也吾與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

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

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

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

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

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

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

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

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

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

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

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

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  
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  
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  
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  
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  
體也用生于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  
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  
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  
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一  
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  
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  
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  
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  
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  
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  
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  
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  
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  
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

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  
爲言者也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  
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  
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  
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  
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  
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異矣又  
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  
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一  
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  
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  
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  
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  
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  
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  
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  
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  
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况  
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  
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附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  
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  
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  
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  
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  
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  
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  
食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者必以名衆人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 四  
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  
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  
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  
之微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  
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  
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  
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  
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  
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  
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  
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  
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  
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  
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  
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  
耶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  
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  
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  
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  
惟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 五  
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  
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  
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  
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  
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  
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  
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  
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

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

六

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

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釣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

七

難逃已天降之災釀之矣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

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途者哉。

達九達之通也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性理會通。卷十三

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子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為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為天地而已也。

太極分而為二。先得一為一。後得一為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四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為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未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

九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通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

施命詰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

性理會通卷十三

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

性理會通卷十三

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經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得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百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

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  
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  
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  
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  
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  
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  
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  
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

性理會通下卷十三 皇極經世 十三

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  
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  
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  
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  
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  
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  
之神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  
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  
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中者各求其類

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  
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  
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  
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  
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  
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  
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  
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  
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  
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性理會通下卷十三 皇極經世 十三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  
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  
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  
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  
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  
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安其分也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  
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  
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



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不能而皆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

性理會通

卷十三

皇極經世

十四

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

之臣生平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平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

性理會通

卷十三

皇極經世

十五

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

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鈞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觀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於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於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一作今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淳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於天性理會通卷十三皇極經世十六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淳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

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假爾形骸弄九餘暇九謂太極開往開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誦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膏命之性理會通卷十三皇極經世十七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懷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舉矣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

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惠家貧未嘗求于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寤未嘗憂飲不至酢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性理會通不卷十三

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教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

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純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名有所因而入者與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性理會通不卷十三

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張氏嶠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

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鳴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蓋嘗觀之而陋識

性理會通不卷十

皇極經世

三十

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華玄蓋用此耳卦氣起于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

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非是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風雨露雷皆是相配

性理會通不卷十

皇極經世

三十

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撥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樣○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其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

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頗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果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性理會通

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于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

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  
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  
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  
想見他看得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  
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  
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  
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  
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  
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學似  
楊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邵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  
性理會通卷十三

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  
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  
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  
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  
一東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  
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  
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零星補湊得可笑  
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  
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  
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  
性理會通卷十三

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  
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  
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  
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  
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  
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正則芸芸並驅日  
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  
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咏歸毋寧使曾皙獨見  
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  
象讀者當自得之

性理會通卷十三

皇極經世

五

黃氏瑞節曰邵子於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  
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  
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  
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  
終以易疏其說於是顯微闡幽其說太著學者由  
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

性理會通卷十三終

